

集部第六一冊目次

焦氏澹園集四十九卷

〔明〕焦竑撰
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

..... 一

焦氏澹園續集二十七卷（一）

〔明〕焦竑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金勵刻本

..... 五三七

焦氏澹園集四十九卷

〔明〕焦竑撰

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焦太史澹園集序

夫文奚爲而作以詮道也
世之畸人韻士自託於清
虛一切上苴詞章而不知
其用至子墨者流又第取

序

序

序

古之勝語而離合之鉤章
棘句以相矜嚴總之於道
無當也焦太史弱侯之文
播於海內者久其全編未
出也直指黃公頃板行之

而以書勉余曰子宜有序

憶自先恭簡倡道東南一
時從遊者衆而弱侯以弱
冠輒爲之先行解兼勝先
恭簡特屬意焉計其所得

序

序

序

當在淵參之間邪久之識
彌高養彌邃綜萬方之略
究六統之歸其於道深矣
迨時：泚筆爲文要以闡
古先之微言抒胃懷之本

趣而止卽海內人士得其
片言莫不歎以爲難得而
弱侯不以屑意也蓋其所
苞蓄者秘且富故有吞天
浴日之奇而莫測其涯所
冥契者淵且醇故有弄丸
承蜩之巧而不見其跡予
之言曰辭達而已矣夫未
有不通乎道而能達者也
弱侯挺命世之才而負窮

理盡性至命之學宜其旨
遠辭文直指橫發偕書於
手無不瞭然以至于達也
歟余無似浮湛世塗上之
不敢溺於清虛之見而下
之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其
何足以當弱侯竊自謂與
弱侯所切劘有出于語言
文字之外者姑以是復直
指公云爾非敢爲海內心

儀弱侯者嚙矢也

萬曆丙午季冬通家友弟

楚黃耿定力簣

焦太史弱侯先生集序

延州吳夢陽撰

弱侯先生之文之行於世者人皆誦習而宗之而猶以不得盡窺其全為憾會其友直指黃公將刻而布之因出其詩若文若干卷而屬不佞為之

大序

序

叙曰文之無用者其文非文之無質者其用非用故善觀文者觀其質而質不易觀也仲尼有云其旨遠其詞文詞達其旨不期文而文者六藝是也文不以旨為質而以無文為質淺之乎觀質已苟能不悖其旨文不必

六藝之襲而質猶其遺也至廼昧其旨而強援六藝以自文此在僭為經者導之而後世競為貌言者溺其波而莫可挽已吾必求文於頂舍弱侯先生之文奚觀焉弱侯弱冠而志於道其文未嘗鑿求合乎道而出之皆

欣賞齋

卷八

二

道也未嘗祖法言而詣益精未嘗祖中說而理益暢未嘗祖中壘父子而識益括而終不以文掩其質者皆為之也論其詩而為古之正始為唐之大曆為其後乎此者而負無所貶論其文而為唐之元和為宋之元豐為

其前乎此者而質無所加則詩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非求似於倡而似其質之所自有者而已在易之賁以志文也賁之上九文之極也而必舉質以基之白而賁斯曰無咎用之占也是足以觀弱侯已或謂後質以觀文誠無切於用而用之則易先質以觀文誠切於用而用之則不易是乃人事之適然而君子所不道也試論兩漢之文厥質存焉其時汲大夫黯宗大夫弘皆無文者也一黜樂府之非真一點繁聲之奪雅同時嫻於詞

者皆所勿逮即其言有用有不用而要
之一言而溯其旨其用微矣矧迺賢
有其文奚患無用哉昔弱族以廷對
第一人進其文指斥時事反覆數千
言甚偉而約其旨則唯曰求其寔而
已有如江都平津皆以廷對第一人

齊賢齋

序

昌

進其所陳皆讜言也或如其言而不
用或變其言而用之此其質較然已
用不用暇論哉延今三事大夫賢如
直拍公者在率之

上以實求下以實應將無江都其人
平津其過而其足以究弱族之文之

實用嗜是亦人事之適然而君子之
所願也

齊賢齋

序

五

尊師澹園集先生集序

傳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世乃析言
之曰有術德之儒有功業之儒有
文學之儒夫通軀合三才寧有偏
致之用歟勝之塲哉自三立分途
文士曰文爲經國大業而學術者
嗤以爲雕蟲小技談術講學不獲

已修辭爲務而文士僅僅以絳章
琢句相雄長後世競效爲之衣冠
形似神情不傳無論學失其宗而
文章詞賦亦非其真久矣夫寧有
不知學而能文者乎又豈有通天
人而文不足傳者乎思古孔子彖
繫易卦幽人思神條析周禮刪述

卷之三

序

三

詩書麗若疊曰何嘗不極文之妙
用又何嘗以德業爲大而遂廢文
章特未如後世之沾沾模倣已求
工耳而當時如史佚明有能窺
其藩者乎自漢至宋稱文者自爲
文言學者自爲學歟韓歐曾王蘇
氏諸君子知本之六經曰爲文有

志于聖人之學而不肯爲徒文之
士庶幾足傳而學猶未能知性理
已猶未免于文人之名我
朝惟王新建伯安唐中丞應德志
眞儒之學而擅通人之才其爲文
得古人之蘊不尋今人之習王與
何李同時唐亦先李王而繁兩先

生務先舉所重不近取文之名而卒舉文以實今試舉兩先生集與諸君子較之可觀之然猶惜兩先生弱冠登朝名太著用太蚤坎壈中外周旋兵革皆逾五十而已身殉國猶未竟其晚歲透悟之妙于文顧亦絕倫紹群矣小子典不及

欣賞齋

序

事兩先生而幸已薄技曲澹園集先生之門先生之學已知性為要領而不廢博綜為諸生已迨上公車人詞林無曰不蒐獵于古人之載籍間有異本秘冊必為購寫又曰與海內名流討析微言訂正謬誤墳索遺義朝家故實無不如指

掌維其精神所注壯大術與經史而不杜于為文乃感觸酬應發為詩文積久益多小子典嘗請為詮次已傳先生未遽出也小子典間請佐者之旨先生曰僕于此術蓋嗜古而無成有其志而未暇之憾十五六始得左傳國語戰國策史

欣賞齋

序

四

記莊騷讀而好之摹擬為文儕輩姍笑不為衰止顧已舉業榮懷不得專力迨晚歲入仕閱歷日久見古人之著述日益多洞朕悟為文之灋度益信近世剽竊支離者之為非欲奮然大肆其力而卒已後矣又念大術難聞餘生有限不欲

敝精于此先生宣猷示爾典則謂
先生惟功深好古故妙契古人之
作灋惟學先聞道故盡洗文人之
習氣已明道象幽之見解連昌黎
南豐之筆力語無不透說必有據
即使博如子政與如子雲不能傲
之已所不知雖相如含毫少陵苦

水竹齋

序

三

吟亦不敢謂此儒者不閑于詞而
默遜此席之蓋所謂舉其大而細
無不苞先沃其根不必葉葉雕枝
者之豈弁夫學步效顰詩必初盛
文必秦漢乃稱工者同日語哉嗟
乎真儒不世通才實難理學文苑
名臣可合為一傳者歟餘姚武進

伯安良知一脈歟契千古勲名爛
狀而惜未竟其用于賢仁應德有
新建之具體而功業未就併其文
而疑信者半若先生之學力仰接
聖真其為孝廉時已身任斯道之
重出人承明

東朝啓沃功壯

水竹齋

序

三

社稷雲卧累歲天下靡不日為蒼
生望茲

賜環名欽行且已學術變輪宇宙
俾斯世復見三代之盛潤色黼黻
之大固不盡于茲集侍御黃公攬
轡江北特已付梓蓋深知先生欲
已先生之文為鵠于今日其垂盛

甚不厭曰文為先生重也小子典
辱先生之知感侍御之知先生非
壺相知之比輒為引其端如此
奉訓大夫右譽坊右諭德兼翰林
院侍講門生攜李陳懿典擬

焦澹園先生集叙

侍御內黃黃公既為吾

師焦澹園先生梓其集序而傳
之矣勸適受事

侍御屬宣旨末簡序曰韓退之
有言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
言易好夫情之愉莫愉於占上

第登玉堂故達官貴人務在采
天地之和美以寫其快夫是以
無幽情境之窮莫窮於禦魑魅
伍山鬼故逐臣遷客務在快天
地之黠黯以泄其不平夫是以
無曠趣要以朱弦疏越之音與
彈絲擊筑分曹而奏則聽者異

馬

明興東觀之詞恬淡春容爲宗布
鵠於潛谿樹表于鳥傷固入作
者之室矣一時魁標龍翔之英
徒取大雅未遑千秋而至鳳采
星華爲國黼黻乃過而問之澤
之畔湘之濱何也即其間才獨
高名獨重三踰德涵用脩兩君
子然德涵中道廢斥用脩則沒
齒碧雞親干戈老矣兩君子皆
遭古文之代栢梁雅奏寶劍雄
篇終不足勤
聖明之一顧獨其遺文藝鼎千古
距今讀對山外菴諸集矣如韓

如真育不可磨滅者天挺名世
文非藉窮工也而實因窮而著
天下高其名而悲其廢嘆其才
而寄其賞而窮於兩君子有助
焉並先生而三矣當先生翱翔
中秘簪筆侍

主上姓名噪乎媼豎蓬瀛伏其高
騫而又嫺於古而給于才一時
訓誥制敕之詞勒金銘石之章
此經鉅裁則無以耀鴻景流盛
美抑何盛也一朝以直道忤時
輟侍從而棲遲於家遭延七八
載其視兩君子踪跡不必同廢
有久近困有甚有不甚要其無

妄以取蹟一也先生渾外沉約
情性和平與幽渺相劑為用然
自其蠟居久著述益富文益工
而世若有羨先生之窮而掩其
愉今隸諸集者彬々矣其權故
實繙經典若倒囊若湧泉若數
一二足與兩君子為敵國意天

之生是才也將假以經國之鴻
業而不徒以科名岌嶸獨步當
代則必投之坎壈迤邐之鄉使
耀華呈寶益致其造而已耶嗟
乎賢者於世晦屯夷而高晉泰
讀明良喜起之歌未嘗不諷咏
之也誦卜居吊湘之什未嘗不

嗟嘆之也人生世為丈夫其得
廁蘭臺木天之選蓋千載一時
即令按轡和鸞鳴清廟明堂之
盛意有孰難而中途蹉跎僅託
之逐臣遷客之懷而為文若詩
天下不遂目為文人與詩人此
其時可念也

今上博采輿謀徵自田間鼎先生
以不次宣室諷議頃刻以冀旃
厦葉間抒謨遂歌斷非兩君子
澤吟湘咏所可彷彿則茲集為
嚆矢矣

萬曆丙午嘉平朔整飭潁州兵
備河南市政司右叅政兼僉事

前奉

敕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禮
部儀制司郎中琅瑯門人臧爾
勸撰

通家子方時俊書

澹園先生所著多不自惜頃

直指黃雲蛟公欲刊布之乃稍稍檢括裁什二
三耳屬謝和州嵩摠校入梓而何州端台龍含
山爲光王學博中啓參校督刻皆有勞焉先是
有焦氏類林八卷老莊翼十一卷陰符解一卷
焦氏辛東六卷續筆乘八卷養正圖解二卷經
籍志六卷京學志八卷遜國忠節錄四卷業行
于時 東宮講義六卷獻徵錄一百二十卷詞
林聖官表三卷詞林嘉話六卷明世說八卷筆
乘別集六卷尚藏于家餘刊行文字書籍托名
者衆識者自能辨之門人許吳儒識

大寶齋

附錄

焦氏澹園集目錄

卷之一

敕誥命

擬諭朝覲官敕

戶部尚書耿某贈太子少保謚恭簡誥命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許某贈太保謚文穆誥命

卷之二

策

廷試策一道

卷之三

疏

因早修省陳言時政疏

恭請元子出閣講學疏

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疏

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

卷之四

論

原學

論史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河如

卷之五

議

備荒弭盜議

國計議

修史條陳四事議

卷之六

考解說

郊祀分合考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

兼言心性解

公卿大夫士說

卷之七

策問

卷之八

銘贊

原心亭銘

思陵破研贊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彌勒贊

觀世音菩薩贊

王春沂先生像贊

孫溪亭像贊

華中翰之臺像贊

欣贊齋

目錄

胡靜樓先生像贊

歸義寺閣佛菩薩像贊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贊

墨苑圖贊

卷之九

表

狀元李進士謝恩表

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疏表

卷之十

啓

修應天府學與按察啓

謝周王啓

許座師請啓

本房座師請啓

荅周襄陽啓

荅重蓬來啓

請同館先輩啓

欣贊齋

目錄

賀周戶侍啓

荅胡長治啓

荅程榮澤啓

荅趙節推啓

荅沈廬溪啓

荅陳中丞啓

荅黃令啓

荅王節推啓

荅馮宮詹啓

答鄭蒼梧啓

答郝永嘉啓

答張中丞啓

答儲鄱陽啓

答金樂平啓

答程節推啓

答劉宣城啓

奉范座師啓

答衛工部啓

答譚巡撫送川扇啓

二

三

答張內黃求學記啓

請新狀元啓

乞致仕啓

答錢知州啓

答歐陽氏婚啓

答龍溪院送校士錄啓

賀王殿學生日啓

賀申殿學生日啓

答朱日照啓

答王當全生日啓

答邵都諫請會講齊雲巖啓

卷之十一

上梁文 帳詞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送陸邵闡帳詞并序

送大都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并序

卷之十二

書

答耿師

又答耿師

答耿師

答陳景淵

答錢侍御

答耿師

荅友人問

荅友人問

與友人論文

卷之十三

書

荅耿學憲

與日照宗人

荅蔡崑石

荅陳京兆

荅馬杞縣

與張兵部

與柯學臺

荅顧中丞

荅周中丞

荅張太學

荅沈座師

荅石京兆

荅王福州

荅陳尚敬

與史彭德

荅陳乾室

荅史觀察

荅馮司成

荅喬給諫

奉許座師

荅顧中丞

與姚鳳麓

荅張準齋

與何巡臺

荅柯學臺

荅方伯雨

與李學憲

荅李戶部

荅鄧端孝

與陳晦伯

荅光太康

荅張侍御

荅傅太史

荅張太學

荅馬肥城

荅周京兆

與王江浦

荅陳兵憲

荅俞戶部

荅許中丞

荅方僉憲

與魯菴

荅張叔廣

與夏雲峰

荅殷玄洲

與王方翁

荅陳侍御

荅繆別駕

荅江永寧

與張叔廣

荅錢太學

荅周翰檢

荅劉翰編

荅金生

荅王方翁

荅李子大

與郭和州

荅李戶部

荅張任宇

荅江中丞

荅朱孝廉

荅劉孝甫

荅吳太史

荅鄒爾瞻

荅樂禮部

荅繆別駕

荅禹純初

與劉司空

荅萬純初

荅丁以舒

與李儀部

卷之十四

序

詩名物疏序

毛詩古音攷序

春秋左翼序

宗儒語略序

國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

刻傳習錄序

京學志序

忠節錄序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老子翼序

莊子翼序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上元縣志序

荆川先生右編序

刻蘇長公集序

卷之十五

序

養正圖解序

國史經籍志序

刻白氏長慶集鈔序

書文音義便考序

沈氏世傳錄序

姑孰李氏家譜序

汪溪金氏族譜序

青陽陳氏族譜序

內江蕭氏族譜序

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

孫仲可先生遜言引

雅娛閣集序

瑞芝詩序

五雲山十景詩序

環碧齋稿叙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獻花巖志序

紀遊集序

彭比部集序

陳石亭翰講古律手抄序

卷之十六

序

寒松齋存稿序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由庚堂集序

弗告堂詩集序

陶靖節先生集序

玉露堂稿序

蘇叔大集序

青谿山人詩集序

劉元定詩集序

南遊草序

常談考誤序

清賞集引

王氏家乘序

杜日章集序

禪寄筆談序

何仁仲留都篇序

余韋雲偶記序

墨苑序

盤山語錄序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卷之十七

序

贈汪少臺參軍遷劍州州端序

送溫守衛淇竹公入覲序

賀少司馬中丞徐公平臚夷序

贈葉石渠司城遷督府審理去金陵序

贈蔣翰吉道力歸龍溪省覲詩序

贈豸谷朱翁之任河間序

贈印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贈張任宇年兄之開州序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予廕序

贈吳禮部序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慧寺序

卷之十八

序

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又

許蒲塘七十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元輔荆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李如野先生壽序

右史春亭黃翁壽序

劉太孺人六十序

封君夏翁暨記鄭孺人偕壽序

贈兵憲鄭一所公暨配某宜人雙壽序

余封翁筆峯六十序

金全州思馨七十序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蔣隱君七十壽序

金之色翁七十讌會詩序

周光宇六十壽讌詩序

常國寶五十壽讌詩序

張懷南九十壽讌詩序

惠菴楊太公七十序

孫太公榮壽詩序
賀汪隱君暨配閔孺人五十偕壽序

卷之十九 碑

敕賜吉祥寺重修碑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明卓忠貞公廟碑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卷之二十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太倉銀庫記

重修濟寧州濟川坊記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和州重遷儒學記

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同仁書院記

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墓祠

記

若虛精舍記

卷之二十一

記

日照縣重修廟學記

崇報祠記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大中丞馬公墓祠記

督理楊州權政戶部尚書郎游公去思碑

記

尚義坊記

涇縣幕山浮圖記

重修旌德令睂源蘇公生祠記

冶麓園記

成功莊記

幕府寺修造記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雲鶴觀碑記

卷之二十二

書後題跋

國子監奉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

跋語

書曲洧舊聞後

題般若照真論

書李維明尺牘

書鹽鐵論

書甘生家藏先賢尺牘卷

又

題孫過庭書千字文後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題類林後

題謝康樂集後

恭題 兩朝諭祭文後

書王氏集古帖後

書信國畫像并墨蹟後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書四體心經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題陳純甫鳩居樓壁

題陳少明詩

書葛萬悅制義

題嵇叔夜帖

題鄧寒松詩卷

又

跋甲申十同年圖

庸言跋

題子昂書法華經後

跋王冕泉聯句詩後

題華秘書集

題詞林人物考

書金剛經解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書漢延熹刻字

書黃庭經後

題集虞書王司徒墓表

書袁太史卷

書董子誠卷

書唐子張卷

題殷汝餘十六阿羅漢卷

書李君煥卷

題維摩畫像

題周府蘭亭書畫卷

題小山玄賞

讀莊子

卷之二十三

經籍志論

制書部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卷之二十四

傳

潘朝言傳

馮大夫傳

王憲副汝贊傳

景中允傳

少司寇吳公傳

太宰張恭懿公傳

參岳王公傳

大司空余公傳

常國寶傳

卷之二十五

傳

熊長君傳

少司農王公傳

旌德周氏家傳

薛童子傳

萬純齋傳

上園朱封公傳

劉處士傳

洪孺人傳

謝母賀孺人傳

節孝王媼傳

韓節婦傳

李節母小傳

翟道侯世家

卷之二十六

神道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楊太母黃孺人墓碑

河南左布政使龔公元配封夫人趙氏墓

碑

卷之二十七

墓表

墓表

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儒學訓導蛟嶺黃公

暨配郭氏墓表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

表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鐵峰蕭先生墓表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

表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

表

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心斐樂公

墓表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

先諱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蜀府紀善雙山馬公墓表

江母楊氏墓表

丁母黃孺人墓表 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墓表

卷之二十八

墓志銘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志銘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高君子聯墓志銘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墓墓志銘

唐居士貢之墓志銘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

合墓墓志銘

代聯聯作

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宇墓志銘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

提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鹿園萬公

墓志銘

龍田包翁墓志銘

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志銘

卷之二十九

墓志銘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司郎中沈溪苑

公墓志銘

戶部山西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

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人段氏墓志

銘

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贈太保謚襄毅王公墓志銘代許師

中憲大夫賀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

使毅菴顧公墓志銘

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

銘

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

卷之三十

墓志銘

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

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人

胡氏合葬墓志銘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

君墓志銘

游擊將軍貞菴吳公墓志銘

太醫院吏目面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銘

趙翁仁卿墓志銘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墓志銘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午橋徐君墓志

銘

范長君本禹墓志銘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叅將田君墓志銘

卷之三十一

墓志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張饒山先生墓志銘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

史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志銘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

蕭公墓志銘

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

墓志銘

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

配宜人高氏墓志銘

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

贈將仕佐郎南京戶部司務芸莊石公墓

志銘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李隱君元美暨配孫氏合葬墓志銘

養閒區公暨配易碩人合葬墓志銘

卷之三十二

墓志銘

陳母姚孺人墓志銘

李仲良繼室阮令人墓志銘

封孺人任室孔氏墓志銘

太孺人陳母勞氏墓志銘

封孺人王母郭氏墓志銘

雲南永昌府同知簡齋李公配宜人胡氏

墓志銘

別駕龍岡黃公元配孺人徐氏墓志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焦君元配安人王氏墓

志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元配孺人

方氏墓志銘

宜人何母孫氏墓志銘

贈安人鄒室江氏墓志銘

太恭人王母林氏墓志銘

新安柳塘洪翁墓碣

太孺人沈節母廖氏墓志銘

卷之三十三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

贈太子少保謚朱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陝西按察司副使電川沈先生行狀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

卷之三十四

誄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孫母王氏誄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卷之三十五

祭文

祭盛仲父

祭澹朝言

祭耿封翁

祭許石城太常

祭吳伯恒

祭徐存齋少傅代耿師作

祭顧宮贊

祭程司徒代許師作

祭查毅齋代許師作

祭吳都闖

祭汪座師禮書

會奠張春臺洗馬

會奠陳碩人

又

祭莊松屏隱君

祭耿天臺尊師

祭少司寇敬所王公

館閣會奠王太夫人

祭趙翁

祭刑部郎中苑公

祭沈霓川座師

祭楊封翁

祭朱少司寇

祭陶母太孺人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祭馮太公

祭史惺堂先生

祭金面山隱君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祭鄒母羅氏

祭王閣學夫人

祭陸仲鶴中丞

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

祭王涉縣

祭沈孺人

祭朱納言虞封

祭潘符卿

祭汪孺人

祭尹都督暨配趙夫人

祭鴻臚張公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祭金子公

祭顏京兆

祭施筆峯

卷之三十六

四言古詩

宗人時中之南鴻臚索余詩爲韋弦之佩
作此與之

卷之三十七

五言古詩

贈王東崖先生五首

送別

送李比部

別四子

送史比部

賦得明月照積雪

贈別

三餘

秋日瀛洲亭講業作

和淵明九日間居

聞西陲捷音

嘉善寺石壁

荅楊密雲寄丹書

孫子荆酒樓

贈別

西園

賦得秋風吹海水

天闕山

花巖寺芙蓉峯

獻花巖息心堂

田家二首

題董望峯逸老堂

卷之三十八

七言古詩

謁定山先生墓

謝公墩

送界公遊清涼

送蔣道力還漳州

征虜將軍出塞歌

盆菊吟

和韓昌黎石鼓歌

帝京篇

喜雨

燕子磯放歌

壽座師少傅許公分得黃山

東山草堂歌送楊子漸給諫還平原

玉陽草堂歌爲沈奉常作

雨花臺歌贈陳盡卿

雲池篇贈王子美明府

雪湖老人墨梅

梅花行新安張梅友七十賦壽

卷之三十九

五言律詩

將之陽美留題退園草堂二首

同李比部永慶禪房小集二首

靜海寺送別

挽常生堯臣三首

羅生挽詩三首

題顧侯明月軒二首

鄒女真李又仲羅敬未李承烈盛伯年李

君錫集冶城飛霞閣分得巾字

送元甫還武昌

送教未還豫章

舟中口占別思兼

送文仲遊薊門

永慶寺竹院納涼分得木字

湖西別業二首

寄宏甫二首

九日登謝公墩分得入字

和明甫移居三首次韻

集國寶振藻堂

訪茂承

挽方思善太守二首

人日南郊僧寺作

初夏同馬李二明府姚大名吳觀察集德

載谿園

王孟起百花莊

祈澤寺

嘉善寺蒼雲崖

梅花水

崇化寺

送張光祿北上

龍泉庵

齋居對雪

賦得雲近蓬萊

送鄒太史歸安成省覲

送全太史冊封趙藩便歸省覲

送袁太史冊封楚府便歸省覲

送朱太史冊封周府

送蕭太史冊封淮府便歸省觀

送劉審理還亭州兼簡宏甫二首

題黃生大有山房

贈吳封翁

暮春署中作二首

神策門城樓望後湖得閑字

贈林生還蒲陽

追輓張都諫二首孫左諫正學索賦

送梅景靈之丹徒

送陳孟芳之天台二首

送王行甫還黃州

李嘉紹挽詩二首

送歐陽宜諸守平樂二首

邵武丞鄭公祠名宦奉常王大父

鄭處士祠鄉賢奉常王父

翟德孚生日約同志賦詩壽之余得二首

胡安人挽詩

徐氏園二首

贈楊學博二首

王節母

立春後一日冶城送王生二首

七日立春集肅卿宅同用人字

送楊參軍之漳州

贈陸生還晉陵二首

和余學士金陵登覽詩二十首

卷之四十

五言排律

寄壽司徒盛公二十韻

送嚴師孔之潁州

同翟思吉尋湯泉寄老庵遺址

端午 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贈李先生十六韻

松麓山房聽雨得連字

孔廟分獻一首

送馮宮詹還青州觀省

王太僕以王事次厥子都憲公索余詩紀

之得十四韻

東朝出閣叨勸講之後 賜燕 文華殿

恭紀一首

書劉司理尊人榮封卷

醉石齋

趙封君偕壽詩

蔣莊甫自滇過白下訪李長者而還賦贈

薛公儀鴻臚過訪有作賦荅鴻臚西原公

後

趙司寇索賦節孝詩

看竹

曹能始嘉篇見詒微及往事賦荅

贈游戶部

馮母貞壽詩

鄭崑巖中丞六十 孫太公壽詩

卷之四十一

七言律

初還退園

殷太僕六十二首

赤壁樓上作

留別天臺耿先生

寶光寺訪耿克明

與邦師克明汝教鵝鳴寺看後湖作

同黃徵士李比部黃參軍登東山分得公

字

奉懷王東崖先生卻寄

病中劇思三子

寄荅沈少參座師

述感六首

周柳塘太守同天臺先生遊匡廬隨同呂

正賓訪余林陵卽席贈一首兼簡正賓

靈谷寺酬呂正賓

劉節婦

寄王世新博士

寄題沈少參座師存石艸堂四首

寄李子弼

訓盛伯年見懷之作

送殷生還丹徒

人日登靈應觀潭上亭子

憶別

送大宗伯萬公應召還朝三首

送楊戶部還晉江省觀

臨淮侯六十壽章

送盛仲交北上

題李公子喬松圖稱壽尊君臨淮侯

既作李公子喬松詩因成贈章

寒食

桃花

寄潘嚴州朝言

別楊思兼次韻

渡江候天臺先生伯年以詩見懷奉荅

太僕館逢許孟中

送吳伯恒太守之杭州二首

九日登棲霞絕頂同伯年作

宿白雲庵和伯年作

送姚叙卿

讀朱侍御疏卻贈二首

贈鄒二爾瞻謫戍貴州

陳昭祥見過陳爲潘朝言客

李文仲陳孟芳周吉甫集忻賞齋得山字

送懋德兄弟還新安

題寓目松楸卷

寄贈蕭翰編二首

張以和王德載見過齋居有作奉荅

董文憲出示梅花詩屬和一首

訪沈太學巢雲館留贈

訓胡微貞題欣賞齋作

送潘吉甫護漕北上

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

黃安訪克明

自題小像

送君錫遊金焦二山

荅友人見寄之作

贈沈翰檢

送王德孺郡丞二首

代維遠贈友

代質甫

代子玄

同友人遊攝山

聞汝餘別業是孫楚酒樽遺址欲往看之

先貽此詩

友人以詩召飲未赴次韻

荅德載題金粟齋

友人題金粟齋以根矩隱居爲比賦荅

孔殷初贈詩漫荅

贈杜允修

李太宰陰司空同集姚大名宅燈燕次韻

贈漸庵李公應召還朝三首

龍洞

送劉學憲之滇南兼訊張方伯李陸二憲

副二首

荅國寶苦雨見懷作次韻

贈深公

鴈宕看龍湫天柱峰晚宿能仁寺

石梁寺

桃源洞

江中孤嶼別去華

送梁子仁之乍浦二首

楊太宰桃花嶺二首

卷之四十二

七言律詩

送彭太史冊封便歸省覲

送唐太史冊封周藩

送徐太史冊封便歸省覲

早入禁中

早春

玉河水泮

萬壽節朝賀

送馮廷用之安肅

孟夏 太廟薦新麥

黃金臺懷古

秋雨言懷

送鄭司馬行邊

南宮詳定試卷作

華司訓遷國學

李惟寅燈燕同王道諸太史作

源公以造經像至自蜀中還贈此詩

慈聖萬壽節皇極門朝賀一首

弘濟寺江閣得令字

贈鄒爾瞻應召北上

別喬世昌給練二首

送黃昭素冊封韓府因扶持還蜀

題鄭計部招隱園

許都諫乞詩爲兩尊入壽

高子宗晉府書至作此答之

原心亭撫庭柏有感題文肅公手植

送吳太史冊封楚藩

送楊太史冊封周藩

送史太史冊封代藩

書太末方翁卷

書逍遙游卷

題戴生卷

送何公露僉憲豫章

送董職方秉憲衡州

贈高子大

贈李光祿

送華兵部還錫山

送葉生讀書棲霞

徐吏部父子朝天圖

立秋日集杜居士齋中作

送茂承藩端之粵西

讀齊雲山志寄丁以舒

送馬侍御

史觀察按部臨邛謁先學博於賢祠有作

輒和

高龍南生日

贈楊茂才

書淨輪卷

李築巖生日

范子喬自臨安過訪賦贈

陳少明過訪見贈二詩賦荅

許南珍生日

送祖心朗目二上人之山陽兼柬王明府

壽崔母

九日登謝公墩

送包彥平還秀州

贈王子美明府

冶麓精舍燕集

四弟六十生日同都閫兄觴之因賦二詩

成山伯母夫人壽章

憑虛閣雨中秋望

天陽山

桃花塢同王子美諸君作

巨源宴坐齋

蓋卿移居兼納新姬一首

冶城送肅卿北上

至日登齊雲巖作

涌泉庵

中丞耿公奏最蒙恩增秩還任奉贈二章

松風堂燕集

喜何司李蒙恩放歸簡公露參岳

賦贈望峰董郡丞

劉司成幼安祈母筭於真館臧芝蓮之瑞

作二詩紀之

卷之四十三

五言絕句

夜坐

題黃伯舉一几軒四首

梅花水得轉字

題梅花塢老圃壁上

刻竹

杜日章烟駕園八詠

卷之四十四

六言絕句

性公自高陽過訪賦贈四首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卷之四十五

七言絕句

雨中作三首

寄潘朝言二首

海棠二首

送別

爲陳子野作三首

別克明

宮詞

送方子及學憲之滇中五首

考溪四首爲翟駕部賦

詠上苑桃花二首

讀史四首

涌泉庵得南字

送馮正子還四明

送范子喬還杭州二首

贈李中丞開府遼陽四首

葵花

口號

羅震谷七十贈二絕句

一宗開士七十壽以二詩

錢舜舉深宮戲嬰圖

講師極公之蛾眉

送劉承烈四首

子真寫菊爲其世父九十壽邀余題二絕句

蒼崖圖

題許鎮江山水小幅二首

遊仙六章贈陳鍊師

劉生

題查養晦真二首

題陳石亭內翰山水

卷之四十六

詩餘 三十六首

卷之四十七

崇正堂荅問

卷之四十八

古城荅問

卷之四十九

水竹居

目錄

卷之

焦氏澹園集卷之一

勅 誥命

擬 諭朝覲官勅

蓋聞人君奉天子民必置之吏以保乂之朕託於億兆之上垂二十載崇德屏會嘉與士大夫共臻斯路乃付託寡效澤不下宣吏肆民殘未見哀止朕甚憂之甚愧之夫朕學治深切而察吏者率取便文微幸爲姦其敝至朕削以厭交游之心而小民愁嘆置之不聞故彌縫之術售綜覈之道微交

欣賞齊

卷之一

際之禮隆拊循之意薄民生寡遂職此之繇朕間者洞燭茲弊司道庇姦長惡者輒黜之之一二撫按貨賂流聞且寘之理矣今于來覲諸臣復命所司大加澄汰謂爾等能以勞勩最于審官特簡留之所爲久任責成藉以佐元元慰萌庶者有厚望焉其務盡滌穢習勵精自新以稱朕憂勞萬民至意異日者積功久次當有右遷朕不爾愛也書不云乎慎終如始終乃不困尚一乃心無替朕命欽哉

戶部尚書耿其贈太子少保謚恭簡誥命

制曰大臣輔世之功踰時而後顯人主勸賢之典沒世而猶施國有彝章朕不敢廢爾戶部尚書耿某性資端亮學識闡深持白簡以繩違範清冷而有造澄冰朗玉洞流略之精微大敦清鑄識典刑之髣髴急推賢獎善之誼懷憂國愛君之心頃思得人而襄天步之安乃由執法而畀地卿之任功成身退望彌重於具瞻憲老乞言政尚須於入告豈謂飾終之請在予求舊之時世咸悼其云亡朕

欣賞齊

卷之一

可徵於愍卹茲特贈爾太子少保謚恭簡錫之誥命於戲疏恩進秩升華青禁之班節惠尊名加貴黃局之祿庶幾精爽不昧歆承

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其贈太保謚文穆誥命

制曰朕光宅萬邦式叙羣品必綜名器之用以篤始終之恩眷予舊臣特崇異數蓋國體之所寄匪耆俊而莫居爾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其博大清明方嚴信厚儲英史

局納約經幃持文柄而俗爲還淳長賢闕而士知
率德直清著於南省水鏡名於左銓屬眇躬更化
憲之初以舊學踐宰衡之任朝端正色聿弘綏靖
之功國本系心累效憂危之論凝重見廟堂之器
公忠推社稷之臣彊健乞身廉退彌高於士類老
成去國謀猷尚軫於朕懷倏易簪而長終悼賜環
之無日爰加殊卹以飾全歸茲贈爾太保謚文穆
錫之誥命於戲爵能馭貴等階已極於三公謚以
尊名令問丕延於百世仰之不昧尚克歆承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

策

廷試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一稟于禮法使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後體統正于朝廷教化行于邦國所以長久安寧有此具也當周之隆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分職率屬而萬國理朕甚嘉之甚慕之是操何術而臻此迨其叔季先王之遺澤固在也何以陵夷

大賞齋

卷之二

若是其興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歟至漢文時有以棄禮義捐廉耻長太息者神爵中有以述舊禮明王制爲本務者宋嘉祐間有論審勢稱殷之先罰者有疏謹習比唐之季世者或謂西漢貴刑名而闕于禮文宋盛聲容而疏于法制然則諸臣之言果皆應古誼合時宜者歟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敷政立教嘗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乃集爲禮制者爲定式頒律

令大誥于天下洋洋 聖謨布在方策可得而

揚厲歟朕以冲昧嗣守 鴻業十有七年夙夜

兢兢惟 成憲舊章是監是率聞者深詔儒臣

進講禮經重輯會典使諸司有所遵守庶幾紹

休 聖緒以興太平乃世教浸衰物情滋玩習

尚亦少敝焉其甚者士伍辱將校豪右凌有司

宗庶訐親藩屬吏傲官長陵替若此何以消其

悖慢使就約束歟貪黷敗節奢侈踰制讒說珍

行虛聲實詭異壞心術傾危亂國是流禍若

欣賞齋

卷之二

二

此何以救其頹靡使還雅道歟今詔書數下申令既嚴而廉陛之間輦轂之下猶有壅閼不行者無乃禮教不修法度不飭歟抑風會日流而不返積習已成而難變歟將朕聞于大道無能率作省成而示之極也茲欲禮達而分定法舉而令行綱維振肅習俗淳美以觀揚 聖祖之光烈而遠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爾多士其悉抒所蘊詳著于篇稱朕意焉母有所諱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治之實政

然後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謂實政飭制度明憲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成行而志懾口絕於精明嚴密之規而清和成理者是已何謂實心懲玩愒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嚴不刑名而肅獨運於淵微有密之妙而鼓舞莫測者是已實政厝於上則相維相制能制之必能行之能倡之必能遂之是明示天下以軌也而我之治具既綢繆於禮與法之著實心乎於下則相漸

相靡身奉之又心安之始從之又終守之是潛喻天下以神也而我之治本又縮結於禮與法之先古帝王所以陶範一時易奕千載端居黼黻而朝廷之上巍然體統之常尊高拱堂皇而裨海之遠蕩然教化之四達者此道行焉耳藉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備則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於經畫之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其本不豫則雖欲國紀世風之振而卒病於幹旋之無機此治古而下化瑟罕調王綱絕紐而一代之隆理不能不

有待于 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挺聖哲之英姿纂 祖宗之庥烈 經筵臨御親賢講禮而匪事乎文爲 齋閣箴銘養性收心而豫端乎軌則百寮奉法四海嚮風蓋已收太阿於掌上鼓大冶於域中而成周之治行且軼而駕之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而策之於 廷諫以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之道隲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陵夷且欲挽悖慢澆漓之習而明乎率作省成之術也臣愚何足以及此雖然發憤畢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

不披瀝以對臣觀人君之於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乎下也爲紀綱則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下之化於上也爲風俗則世之所爲漸摩成就之謂也乃紀綱之所繇立風俗之所繇歟必有具焉有禮則上下辨民志定而收天下清靜寧一之功有法則寇賊息姦宄寧而杜天下倍畔侵凌之習有率作履省爲禮法之本則禮嚴於無體法威於不怒而神天下潛移默化之機此其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紀法立而風化行繇此出也嘗稽成周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以三百六十屬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其和邦國者曰六禮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無非肅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其禁邦國者曰五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異無非凜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其董正治官也必曰祇勤於德師聽五辭也必曰敬逆天命而又曰

比官齊

卷之二

成攷日月要攷月歲終則命百官府各正其治會共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然則興事省成之說雖肇於有虞而惟周爲備矣故教化纏綿法度悉勅當其時免置備千城之材游女勵貞一之操下之化也方沛如建錡則在上可知也而何風俗有弗醇周禮可以寒省雖之大夫明德可以折問鼎之楚子世之哀也猶憚於委裘則盛時可知也而何紀綱有弗飭昔人論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以此具此本修也迨

及後世卽維持世道之具不能備舉而況其本乎故漢宋諸臣因時立論有不能槩同者賈誼以棄禮義捐廉恥而太息王吉以述舊禮明王制爲本務彼非不知法制不可疏而顧倦倦於禮也蘇洵論審勢則稱殷之先罰司馬光疏謹習則比唐之季世彼非不知禮文不可闕而顧倦倦於法也炎漢尚刑名而禮教多乖趙宋盛聲容而威刑或弛故諸臣各就其所不足勉之乃矯世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何也漢當列國離析之餘危疑震撼

庶官齊

卷之二

而非振刷之以法其勢終衝決而難行宋承五季陵夷之後寡廉鮮恥而非馴擾之以禮其心終頑頓而難格然而治偏則補敝則救極重則反以彼創業之主審於時繼體之世闇於變卽諸臣陳見惴減補苴罅漏亦託之空言而已欲其厚風俗正紀綱而復觀成周之盛也必無其矣我太祖高皇帝驅除元孽用夏變夷乾坤闢而載正日月滌而重朗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明政紀與關石而俱垂經緯禮文婉典則而俱茂又何其醇

上備也嘗 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
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故集爲禮制
頒爲定式與夫律令 大誥諸書其所以示 十
一朝之型範開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朕我 皇
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唯 成憲舊章是遵是式
故 宮闈有貫魚之序藩輔絕剪桐之嫌憂旱災
則躬步禱之儀敬大臣則降詔對之典其修禮也
卽天澤之辨不秩於此也凌肆雖貴近必斥權橫
雖身後必誅馬湖蠻莫之覈不以功掩夙沙監紹
之黜不以昵釋其修法也卽雷霆之威不赫於此
也固宜治化紹休 祖烈趾美周南易易耳何世
教衰衰物情滋玩於習尚不無少敝焉者故春秋
之法貴理賤尊統卑所以肅紀綱也乃令長分符
而豪右得以扼其吭閭帥建牙而悍卒得以譁於
伍以宗庶而訐親藩以屬吏而傲官長則凌替甚
矣而何以成迂臂使指之勢有周之罰析言破律
亂名改作所以正風俗也今 貴顯與汰侈齊彰譏
說與虛聲並肆尚權譎者以危言搖國是標奇詭

者以左道壞人心則澆漓甚矣而何以弘風行草
偃之化故德雖覆六合而廉陛之間或墮而不盡
究威雖譬四裔而 輦轂之下或亢而不盡行誠
有如 聖制所言者茲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約束
挽其頽靡而還之雅道非有他也臣願 陛下於
實政加之意而已何則禮教之不修非可易復也
臣以爲行之莫要於倡夫貪婪邪侈至亾行也彼
乃甘心無悔者誠見夫鴟張之得志而惴惴者之
無以自完也故機巧者珪組立升真誦者黃緣自
免至恬澹拙訥之人且退而不敢脅息則何行之
能修雖然不盡爾也其特立獨行者必有一二人
焉廉其實卽一舉而風厲之世方輕恬澹也我則
必重世方賤拙訥也我則必貴如李牧之立標命
射人無不赴者則孰不回心嚮道以象上指乎此
所謂修禮教之實政也法度之不飭非可易振也
臣以爲行之莫先於斷夫犯分冒上至亾等也彼
乃肆行無忌者誠見夫恣睢之幸免而檢押者之
無以自異也故辱監司則解監司之組凌將領則

奪將領之符至瞋目語難之人且任而不敢誰何則奚憚而不爲雖然不盡爾也其裂眦首亂者不過十數人焉廉其實卽一舉而大創之攘臂干行則渠魁在所必殛訛言動衆則兩觀在所必誅如董闕于之論高山深壑馬牛不入者則孰不搏心肯志以奉上今乎此所謂飭法度之實政也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有重關出有鳴佩寢有絰結而後修潔之行成焉造父之馭馬也齊輯於轡銜正度於胸臆執節於掌握而後調良焉禮教者士人之絰結而法度者釋民之轡銜也是可不行之以實也哉雖然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蓋禮教之不修則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飭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表正之原規恢綜覈之務率於修禮明法之先而省於教成法行之後則臣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意也臣願 陛下一加勉焉蓋講戴記修 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而務實以興之玩好可以悅心曰得無爲禮之妨乎美麗可以適志曰得無爲禮之蠹乎法行威嚴

而沁水之田園必裁威始貂璫而斜封之恩澤必節雖禮法未備而虛已竦神悅而承流者翕如矣回風會挽積習此下之事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 畫接不可劾矣而章疏之出入必稽 日講不可曠矣而典制之廢興必嚴誅姦欺則不使有漏網之疎釋冤抑則不使遺覆盆之照將禮法具舉而奔走服從聞命恐後者靡原矣蓋禮法之維天下也是耳目形體之相攝屬也而率作省成則精神以紐戴之淪浹之者也譬首有所向足不煩

大寶曆 天之二
諭而行心有所之口不待言而喻實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終以實之一言爲 陛下告蓋非能爲新奇可喜之論而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此伏望 陛下矜其愚不錄其罪而 垂神采納焉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

疏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臣聞漢臣王嘉曰人主應天以實不以文夫人之相與猶難以虛文相誑惑上天明命至爲顯赫今以稜祥示其譴怒乃所爲消弭而挽回之者僅僅取具文而止欲以動天意來嘉祥不可得也臣不揣固陋爲陛下陳其崖略試垂聽焉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而人君一身耳目弗逮精神難給乃

多其官職以翼之猶奴耕婢織各致其力以成家一耳奴不耕婢不織見謂失職至民不聊生未有一執其咎者如此則小大臣工取主上爵祿各饜其欲以去而民怨於下天怒於上獨委其責於君也豈不悖哉昔人論早有三驕曰肆兇民或病飢爲天旱德涸仁枯爲亢癘爲國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人心焦勞靡所逃死爲人旱臣以爲天旱者人爲可轉也國旱者君德可沃也人旱者政修可解也往歲東南赤旱萬里陛下不難大蠲以惠

之又特遣近臣董賑事不謂非曠恩矣臣時訊鄉人之來者未聞閭閻小民受朝廷涓滴之賜也詔條兩稅旣在蠲除之數而有司敲朴無日不聞夫以救死扶傷之餘旦夕不保而并征其數年之積逋抑何忍也以彼其人豈不知詔旨當重民瘼難堪而顧出此者則以上之殿最勸懲不在此耳狼貪狙擊巧市聲名即殃民無斥實心強項違廷時好卽愛民無進故貪黷者雄飛廉直者頓首矣豈唯不能惠民是教廉爲貪化仁爲暴之術也故臣以爲守令監司之失職未有甚于此時也顧其擇守令在銓部而激揚之在按臣銓部按臣其平日非盡無憂民心也至其銓授舉劾往往以供請謁愛憎之用此於設官之初意不大刺謬乎守令雖多而銓部按臣不過數十人而已陛下精選冢宰總憲而冢宰擇司屬總憲擇屬御史宜無難者乃民食困乏老羸轉死異命日布解澤不流至於旱災盜賊焚然四起曾不思一大創而改圖之臣不知其解也書曰僭恒暘若政多僭差則言不從

下不正陽無以制上勞而下憂臣初濫仕籍親儕輩分符而去其講求者非興除之實事而交際間餽之文也其欣豔者非惠利之實功而趨奉規避之巧也士習剝敝徇爲故常近一二發憤糾摘者乃不言貪者之罪而議摘者之苛覲摘者如背芒護貪人如懷璧衆口一詞牢不可破則公論之不明至此極矣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而好惡在理財與用人財積於上而不流吏蠹於下而不去皆足以隔釀民怨上干天和故臣願陛下加之意焉語曰君門遠於萬里臣嘗以爲妄乃今知之蓋百里雖遠行一日無不至也千里雖遠行十日無不至也乃人臣累百日而不得階咫尺奉清光則君門萬里殆非虛語陛下高拱法宮喜怒恣意鞭撻鮮節而股肱大臣不與之朝夕握手討論時務欲以風厲諸司剪除敝習此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成湯六事自讓宣王側身修政古之憂旱者臣未暇遠引卽陛下曩歲步禱郊壇精神一奮而群臣竦意承流甘電

立應天人上下捷於影響豈於今獨不然乎伏願陛下垂意至寧必以身始勤政事親股肱平好惡擇大吏然後守令得人民生鬯遂而天心有格上理有不臻無是理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財擇

恭請元子出閣講學疏

臣聞古帝王之於太子也皆以蚤論教爲急蓋御殿閣近書冊雖親接非久節目若細而定有繫於宗社萬世之謀不可忽也頃大小臣寮累請建儲定國家根本之計繫字內之心章無慮百上皇上抑而未允無非以朝廷巨典務存慎重非有他也願元子龍德尚韜麟姿日茂出閣講學今適其時禮庶人之子八歲就外傳以彼編戶之家箕裘幾何然父之于子愛深慮切必求其良心淳固情實未生俾就近正人相切劘於仁孝之道恐一失時後悔無及况皇上之愛元子者何如元子繫於天下萬世者何如天下四海仰望元子者何如可令其就學之日出凡庶後哉雖磨折

岐嶷天性邁衆乃講讀之儀久而未備侍從之人
虛而未擇殆非所以別主器之尊答元元之望也
或謂未冊立而出講於禮不應臣請有以曉之夫
儲貳貴早定又貴豫養 皇上嘗諭立子以長
祖宗家法朕敢不遵是冊立雖遲 聖心自定獨
豫養之道當及時修舉不可緩耳 成祖元年有
司請立儲官勅曰姑緩之欲正元良宜豫成其學
問卽選博聞道術之士如黃淮楊士奇等充官寮
仍賜聖學心法一書又賜務本之訓 聖慮孳孳
承賞齋 卷之三
輔養備至 穆廟在藩雖青宮未闢而絳帷時開
講讀官寮鱗次而道此尤 皇上所熟知也仰惟
皇上聰明特達動法 祖宗臣愚謂宜乘春和
勅諭禮官請 元子於文華殿擇日開講自此
問安視膳昕夕嗣舉可以慰 皇上樂育之懷益
一虛明之初習與智長可以時元子養正之功益
二羣寮濟濟望清光樂盛美可以杜天下猜疑之
端益三臣愚犬馬之誠爲 皇上計無亟於此伏
望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恭 進圖解以仰裨 諭教疏

臣蒙 恩拔擢列於禁近萬曆二十二年恭遇
皇長子出閣叨與勸講之役供事以來荏苒四載
學術空疎靡所補益頃 皇長子天姿日茂睿齡
加長多識前言往行此適其時而日所講讀止尚
書論語二書雖聰明饒於天授而觀記猶爲未廣
於臣等自效之義竊有未安伏覩 太祖高皇帝
諭教太子諸王自經書外旁及資治通鑑大學衍
義諸編三書並授著爲成規已又選秀才張宗濬
等陳說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故事及民間疾苦
稼穡艱難之類爲法甚悉卽先臣鄭紀鄒守益霍
韜亦並爲聖功圖以獻於朝無非循典制重元良
爲宗社長久計也近該輔臣題奉講解通鑑謹候
旨行無容別議臣愚不自揆仰遵 成憲竊比
前修擇載籍中故事有關法誡者稍加訓釋并繪
爲圖名曰養正圖解裝潢成編上塵 乙覽夫以
輔臣輪侍觀劇旣深同官敷陳開導備至豈臣之
區區能爲有無獨念 皇長子罷講以後居多暇

時尺璧之陰未宜虛擲輒抒一得之愚稍爲緝熙之助如蒙 皇上不棄菲葑謂爲可采特勅 皇長子於退食餘閒時加紬繹庶幾虛明之心先入爲主典訓所漸不言而化其於升高陟遐未必無補臣愚冒昧上言不任惶悚緣係恭進罔解以仰裨論教事理謹題請 旨

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

昨聞科臣項應祥曹大咸以科場事指議及臣自當靜聽處分而臣顧冒昧有言者以事關大體不

大書事

卷之三

容默然也臣自入詞林知典試一差皆以序及先年有建議不次差遣以杜弊端者向未舉行昨順天府臣以考官請 皇上特點陪者二人以中允全天叙主之而臣副焉識者謂作姦者既授之無隙當事者亦藉以自明都城喧傳以爲 聖明舉動出于尋常萬萬也不料忌者眈眈虎視協謀傾臣故命下之日卽造作流言互相鼓煽有非一端臣侍 皇上天日照臨置之不問今科臣果撫拾其餘形之論列矣應祥言涉風聞尚無意必大咸

隨聲醜詆意必逐臣以快忌者之心是使用正不用陪必可豫擬而 皇上一不得以自由也豈不悖哉臣之立身自有本末大咸既所未知科場校閱各有分職大咸亦所未諳而輕信邪人聽其指使不思甚矣文之好惡本無定評乃 祖宗以來必以去取之柄付之文學侍從之臣者爲其有專職也今諸卷具在 皇上勅九卿在廷諸臣虛心詳閱當否自見獨於舉人吳應鴻汪泗論曹蕃鄭棻等中式謂爲臣罪則尤大謬不然者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載在詞林典故甚明如吳應鴻汪泗論鄭棻皆正考全天叙所取也其有無弊端天叙任之臣不待言中惟曹蕃一人爲臣所取耳春秋禮記名爲經佳卷原少禮記入試止百八十人臣徧加品閱茲之四經五策詞義獨勝是以首拔之今落卷具在其優劣可按覆也大咸乃摘其數言而遽疑臣甄分校何崇崇至有千金一擲之語不知千金以投之臣乎抑投之崇崇乎果誰爲過付誰

證據乎崇業與蕃同寓虎丘當問之崇業北監未就倏准部考當問之禮部於臣何尤汪泗論選貢之雋也往歲爲臣子授經三月而去臣不謂無然臣兩子應試以臣爲考官遵例迴避塾師例無迴避則法之所不禁也臣謂有意退人與有意進人皆屬不公臣不敢爲且書經分屬正考臣亦安得而予奪之蓋場中閱卷正考或可兼副考之事副考不能侵正考之權於理易見今置正考不言而以正考所取之人混加之臣此其言非公平意主

羅織行路知之矣况臣等自承 命以至入簾僅隔一夕迅雷掩耳敏者莫措謂諸生能遽實緣於臣等臣等能遽爲諸生地非鬼神不能也是天叙與臣可皆無辨獨大察一事則臣尚有言焉臣於壬辰奉 差南還次年抵京傳聞中傷之人有誣臣借徐性善銀買房者都御史李世達等查性善簿籍借銀者多無臣姓名又性善抄沒三年之後臣始借居今房入非臣所買也一時諸臣以公議爲臣辨白臣友家居相去三千里安能逆知其事

而免之臣非縣官安得私役水手臣非將官安得隱占軍丁所扣糧餉不知出何衙門問之大咸當有不能置對者夫莽操懿溫古之篡逆亂臣也自非手握重兵威權震主者未易以此擬之而大威不難以加臣則其餘固不足道已臣束髮砥礪朝野共知一旦爲言者汗鑷至此其塵點清班慙負夙志亦已甚矣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嚴加根究有一于茲甘伏斧鑕至于臣行不足以服衆事必待於自明其爲材品已自可知尤望速賜罷斥以塞忌者之意卽栖遲林壑歌詠太平未必非臣之福也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

論

原學

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復其性也人之爲性無舜距無古今一也而奚事乎學以復之也曰性自明也自足也而不學則不能有諸已故明也而妄以爲昏也足也而妄以爲歉也於是美惡橫生而情見立焉情立而性與始泯故性不能以無情情不能以無妄妄不能以無學學也者冥其妄以歸於無妄者也無妄而性斯復矣蓋嘗論之情猶子焉性則其母也情猶枝焉性則其根也世之莽莽者豈顧欲離母逐子撥其根而培其枝哉冥冥之中無獨見生生之外無朝徹於是寶康瓠爲周鼎視珠貝如瓦礫其流有四離性則一故有清虛之學焉有義理之學焉有名節之學詞章之學焉其蔽也日疲於學而不知所學爲何事此豈學之罪哉知學而不知其所以學故耳或曰無思也無爲也易言性也而學則思與爲不能廢矣以其思爲而求

夫無思無爲將無之越而北其轅耶曰性無思爲而非思爲不能致之蓋思爲者有也而所思所爲者無也故求之思爲之表以入乎無思無爲之域而後至焉至此則灑埽爲精義日用皆天德不捨枝而得根不離子而見母清虛學也義理學也名節詞章亦學也無所往而不爲性故無所往而不爲學也而又何不足與明之有苟蕩心於俗學汨欲於俗思而不知復性於初豈獨名節爲逐物詞章爲溺心清虛增其桎梏義理益其蓋纏爲力彌多收效彌寡則其所繇學者異也或又曰古之言學者至傳說孔子而詳皆未言復性爲的也乃諄諄然以此命學不已固乎應之曰傳言終始典于學孔言學而時習之未及性也不知惟性故學可終習可時自非然者力於始必替於終習於此必輟於彼惡能時又惡能悅世言學之當急而問其所以爲學則茫然無入亦不求所以入是不知穿井所以通泉習射所以中的也無泉則無所穿無的則無所射而世皆忘其泉的之本然徒矜穿射

之未功此以塵飯塗羹戲而無意於求飽者也則無爲貴學矣

論史

史之職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語史得其人不專其任不可以語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無將何以稟令得人而不專其任如將中制何以成功蘇子謂史之權與天與君並誠重之也漢時號曰太史令郡國計吏上計太史然後以其副上之丞相御史而又父子世其官或有欲書而不得書者則父子爭歿其職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當世之大人顯者勢力烜赫或可追於王誅而卒莫逃於史筆及其里巷山澤處士貞女抱德不耀者又歲有采風之使以貢於天子是以太史所書謂之實錄自二史虛員起居關注衣冠百家罕通述作求風俗於郡縣討沿革於臺閣著作無主條章靡立人自以爲荀袁家自以爲政駿矣而又置監修者以總之欲紀一事載一言必行關白法春秋者曰必須直辭宗尚書者

曰宜多隱惡甚者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致使閹筆含毫狐疑相仗劉知幾謂之白首可期汗青無日蓋歎之也夫馬記班書冠絕後世然而左國世本楚漢春秋與夫漢著記大年記會欲揚雄班彪之纂著固有以爲之地也乃近世所按以詮次者臺省之章疏與夫縉紳之志狀而已夫忠臣義士感時抗論匡主犯顏其中崇論宏議不謂無之而任情附會輕搖筆端者其徒寔繁也古之志銘唯述其生死時日以防陵谷之遷變而後世子孫稍有贊力妄爲刻畫蓋無不銘之祖父亦無不美之墓銘是兩者不煩齒頰而知其無當矣乃連篇而存累牘以附至聖天子之密勿宸猷賢公卿之造膝秘議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忠直之士遭讒被譏屈抑而不得顯遐州僻壤孝子貞女食荼而不獲達又何以抽揚小善察納爾言以請焉夫蓋諱乎蓋古之國史皆出一人故也何一代之百代而欲以烏集之人勒泐金石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則工於

白虎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史則優此其證也今之開局成書雖藉衆手顧茂才雅士得與館閣之選者非如古之朝領史職而夕遷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爲公卿而猶兼翰林之職此卽終其身以史爲官也自非遯有志與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舉其職哉嗟夫史之廢久矣改絃易轍則疑於紛更循途守轍則疑於膠固野史家乘則疑於越俎甲是乙非則疑於聚訟故議史於今日難之難者也必不得已章奏采矣而又參之時論志銘收矣而又覈之鄉評館局開矣而又總之一家則僞不勝真同可爲證權不他移事有所統然後道法與事詞並茂刊削與銓配兼行雖未必進之作者庶可以備采來茲矣

大器潛規矩準繩論

君子非用世之貴而能自治其身治之難何者自治其身乃其所以用世者也伊呂起隴畝之中定

商周之業非不賴世倬羣流光遐紀矣然尹、咎、幣聘之勤望微後車之載卽終於莘野之農棘津之草有弗顧者彼誠知身爲本用爲末而以末易本固其所不屑也譬之規矩準繩然方員平直先在我矣而物之爲方員平直者自不能外焉非大器疇能當之管仲者蓋量其才之可用與夫世之必用而不勝其沾沾自喜之心以亟於一試故棄故事讐不以爲耻三戰三北不以爲浼脫纍囚之車賡邪許之曲不以爲辱以彼定霸匡時之術操之有素而又際銳治之君故隱忍而就於此此君子之所謂小也觀其因敗爲功扶微之周遏方張之楚功高列國而名顯諸侯亦庶幾略酬其志矣三歸反玷饒簋朱紱豈不知非褻身之律令哉以謂吾事驕淫之主而不爲之分其過是形之也吾不形人之過而後可以濟已之功彼且無町畦吾與之無町畦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期達之入於無疵而已此其術非不妙事非不偉也而仲尼曰其小器者謂夫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於

人而或喪之已焉耳嗟夫古之大人道雖絲棼行則基布理雖龍變事則鳳舉此豈爲區區法度所束縛哉性分融則功皆命表事也道機微則名皆身外物也故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蛇我無心而定大業者歸焉矣何也規矩準繩人成之也人自成之而反求方員於規矩平直於準繩者以其無私也儻其身之不方不員不平不直矣而苟以幾幸於人廉於克已而工於課物此必無冀矣故昔人惟飭躬繕性之爲亟而經世之務且以爲土苴且以爲浮雲非薄之也其一於自治乃治人之精者也繇斯以談伊呂者道在而功隨古之博大天民哉上也管子者時不必商周主不必湯武不差小節而以竟功名於天下次也用有大小而中於器一也乃若上不足以全道下不足以濟時徒抱夫無用之芻狗以覬覦於一中及其無濟則又曰時之不能盡我也此則不足謂之器矣而又何小大之技云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天人之際至難言矣蓋天非蒼蒼之謂乃萬物之總名也故謂志帥氣則可謂氣之勝志則不可謂人感天則可謂天之勝人則不可何者以氣志天人非二物也夫志氣之分古無其說而昉於孟氏嘗繹而思之持其志無暴其氣固也而所以能無暴者誰乎蹶者趨者固氣也而所以爲蹶若趨者誰乎儻不索諸感召之原而謂氣志天人理相交勝是氣之休咎人不能常主天乃以其積氣之偏雜出而與吾角也豈理也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夫天也而視聽自我民是夫待命於人而非以命人也人也而爲天地之主主人主持乎天而非待主於天也何者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之所在日可回月可捫水可蹈石可遊龍可下馬可角故燕臣拊標而霜飛秦女顙號而風振天固無如匹夫匹婦何況聖人乎聖人者權足以樞萬化政足以柄四時言脫於口而和可以翔海甸意動於心而精可以通鬼神行成於身而效可以格象緯是故

其始也嘉祥災青聽之乎我其既也彌綸調燮藉之乎我其終也宇宙造化生之乎我蓋人於天若通呼吸若鼓宮商叩靡不鳴求靡不應乃執其常以爲志動氣人勝天當其變以爲氣動志天勝人亦過爲剖析而不達於天人之理矣豈知人者天之志天者人之氣志卽氣氣卽志人卽天天卽人惡有兩相亢而相勝如敵國者然之謂哉曰此以論於盛世之理也乃叔季之代災沴橫生人不自主安得不舉而歸之天曰殆非也人志正天以其善氣應之人志佚天以其戾氣應之無非志者由是有驕陽亢旱以應其紆結間阻恩不下逮之象由是有淒風苦雨以應其冤抑無聊情不上通之象由是有彗孛飛流山鳴地震以應其偏頗窮極政多疵癘之象是何也則在上者人不修而志多爽也然則堯澤之水旱何繇乎曰謙遜靜懿天表之應應之以福有不必於德者是驕之而速之敗耳驕佚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有不必於暴者是警之而相之興耳知此則堯之潦甘霖也湯之

魃溫煦也大戊之桑穀蕢莢也高宗之雉維儀鳳也宋景之熒惑景星也非獨不爲治累而且爲德資則我之志常定耳不然是聖人者亦隨時俛仰世隆則隆世污則污惟天之從而居然一贅旒耳又奚貴聖人也哉自此義不明人主始得以自追其責至于災變踵見猶然秦越視之慮不勤于旱溢頗不輟于孤惲而壹意于厭縱之求故旨酒宴遊馳騁戲豫志非不適也詭詞諛語俯眉承睫志非不順也佳冶柔曼席寵希恩志又非不曠也卒之敗德日滋天心厭棄氣化之運猶江河之下而不可復返人寔爲之天曷故焉洪範之言庶徵也其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聖時風若其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急恒寒若蒙恒風若蓋休與咎在人而天不耳天固未嘗爲休咎也至此然後知中和位育皆吾度內而人主之責毫髮不可自委已然而亦有難致詰者宋之五石六鷁可爲異矣而內史叔興以爲非吉凶所生魏王基墓于管輅

曰君家有三怪而無凶兆非所憂也基之家卒無
患夫由管輅之言而知家不可以變怪論也由叔
興之言而知國不可以災祥論也然則君子亦道
其常而已矣

焦氏澹園集卷之五

議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爲之計者此徂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纖悉備具而除盜賊卽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衆民窮財盡姦宄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

聖王之民不餒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上統馭方內義震仁懷靡所不至宜粟陳貫朽民生阜康氛祲廓清暴民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閬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岨水涯群不逞之徒鈎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荒弭盜皆今急務而備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侍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流通移粟移民東益西縮下也咸無焉而

率率糜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簞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遺人所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其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惲之平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人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糴說二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世斂散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旬月責州郡豐歉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進納優隆興崇義之獎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翔踊閉糴者配如辛棄疾之榜湖南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

救荒而非所爲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罽
氊蔽淫霖者晴旱而理襪襖苟平日無以待之而
取辦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况饑者嗷嗷以待
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廩予已半爲溝中之瘠
矣彼羸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強有力者以爲等
死耳與其舛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
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焚焚不可遏
矣夫無其備既可驅農而爲盜有其備自可轉盜
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

猶有萑葦之警出於叵測吾以義倉保甲相輔而
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孰有以不貲之軀試
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甚予第
無效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平居盡
其衣食之資迨其歿且畔也胥屑焉啖以濡沫之
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 天子德意奉
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爲不事繭絲之尹鐸無爲矯
詔擅發之汲黯寧爲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爲賑饑
發粟之韓韶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

哉若曰此業已耳熟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
愚之所知也

國計議

臣聞善爲國者常欲使財勝事而不使事勝財財
車馬也事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必馬輕其車車
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
車不潰馳峻坂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不盡取
民力訕矣而齎用不足平居無事猶難自贍事變
之生復不可測是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也昔

人云非力本農無以足國非崇儉樸無以化人臣
竊妄論今之當議者有四當節者亦有四輒畫一
以獻冀稍爲苴補一曰議墾田昔商鞅計秦地廣
人寡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力耕於內而
使秦人以應敵遂能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
侯今東南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西北彌望皆爲
曠土蘇軾所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
餘之外其不均甚矣世如趙過張全義豈無其人
誠求而勞來督責之草萊盡闢遊惰有歸近不廢

可耕之田遠可蠲難繼之餉居可爲役出可爲兵而使之窮苦憔悴無業自立至生齒繁衍之地肩摩袂錯摘遺利地之生育有盡而民之鋤耨無已敝且陰陽動傷風俗巧僞相率而爲盜所謂二者皆病也臣以爲移南人以實北地去狹而就廣田墾稅增實富國振人之要二曰議關稅國初有商榷無船鈔宣德中設鈔關者七又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稅有本色有折色本色鈔歸內庫折色銀歸太倉其大凡也內廷養子之需

取給別孔此獨資歲時鈔賞而已鈔法久廢雖朝廷時以充賜無裨實事又主者歲歲入金錢易鈔以進此以有用博無用也 祖宗朝曾屢改折色以助邊需事例具在今儲侍彈竭臣以爲宜從其例盡解折色歸之太倉便三曰議贖錢 國朝諸司舊有贖錢法古束矢鉤金之義以備荒賑後經用漸虧法取一切乃令撫巡檢括解部顧解者什三留者什七第充囊橐之入若問餽之資而已近旱荒半於海力乃捐贖賑飢者何寥寥也蓋士

習大壞知營身家不知有民瘼知急交遊不知有吏職稍自好者以寵賂公行勢難獨立有相隨而靡耳臣欲申明萬曆八年之令撫巡互相勾考務見諸司聽斷幾何入贖幾何支消幾何餘悉佐太倉之急一不得以貽膏潤屋一不得以帑藏市恩漏者聽人察舉必法母貸庶官邪可清而國亦少得其助四曰議內供國初金花銀歲額百萬原供南都武臣俸入各邊緩急間取足焉後從南改入內帑自俸給之外金錢粟帛茶蠟之類半需 御

用蓋通融舒縮期於濟國而止非獨爲內設也比復益買辦二十萬金此因事而增事辦則止尤不可以爲常者今公私兩貧無復厝手唯 皇上沛然盡指之外庶幾少濟而猶然封殖如故豈 皇上以內帑之財爲我之財而外廷之用非我之用乎災漢少府水衡金錢宋朝藏奉宸諸庫名雖積貯寔備非常軍興賞賚則發之災荒賑給則發之三司用殫則發之明道中有司以用不足告仁宗曰國家禁錢無分內外蓋以助經費也 皇上聰

明特達豈後仁宗誠卽其言思之盡出私藏不以自奉一復國初之舊至買辦名目斷自今始不得復進豈獨理財亦可昭德語云涓涓不塞將爲江河夫不窮財之所歸第沒則之所出與水實漏卮何異况水旱頻仍上下交困非痛自檢節卽選桑孔之儔授之握美無能爲籌矣夫內有供需外有祿廩遠有日肆而不肯抑之駘廢近有日益而不可已之宗藩固也顧遊賞燕樂貴戚近幸無名之予不經之費獨不可減乎工匠廚庫旗校勇力名

大書

卷之五

存實亡虛糜廩獨不可覈乎曩金陵蕪杭間有織造今靡歲不供而又益以澤潞之機杼不可輟其役乎歲賚羌胡如奉驕子督撫諸臣猶請增給日引月長虧國計啓戎心不可示以節乎臣觀統綺之子尋常歛散略不厝意及朋儔臧獲靈餽殆半一旦覺寤猶能苟完則世無不可理之家故也衛文公當小國窘急之秋布衣冠振厲洗滌卒克有立方中之詩至今美之以皇上全盛之天下奮然有起敝維新之志其不轉匱爲贏易弱以

強無是理也惟加意裁察

修史條陳四事議

一本紀之當議 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紀 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爲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 德

懿

熙

仁

四

祖

本

朝

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 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而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 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距躋亦書寒族雖夷貊並詘何以闡明公道昭示

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橋杭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也累朝實錄稟于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寔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旣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塗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于纂修無益有損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于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啓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繕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

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其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重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卽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藉令班馬名流何以藉手攷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

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于是爲備國初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多寡爲提學

官之殿最書到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
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
化未必無補

焦氏澹園集卷之五

史學

卷之五

十一

焦氏澹園集卷之六

考解說

郊祀分合考

禮莫嚴於祀祀莫嚴於祀天乃其說如聚訟然迄今莫之能決也漢祠五帝孝文增雍五時宣帝三年間幸河東祠后土至丞相匡衡始建南北郊分祀之議嗣是一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秦始太和而唐若宋益焚焚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靡神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攷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答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因鑑於震之宮取乾出乎

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爲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日至於南郊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禴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

騁已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聖祖以神武肇四海吳元年嘗分祀天地當齊期風雨深用爲憂及覽京房之言慨然定爲合祀以首春三陽之候行之是時草創之初未皇禮樂一二儒臣亦未有能宣揚古義潤色大猷卓然當於聖心者故爲分爲合聊以從簡易便人情非盡古法也迨我世宗皇帝以天縱聖明覃精制作諸郊廟百神咸欲靈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謂並祭天地

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夫若也又屋而不壇於禮經不應下群臣議之已乃采言官議斷然定爲分祀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北爲皇寧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祗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復念父子同列連袂並配爲非禮於是南北郊禮露祭於壇奉高皇帝配歲首仍祀上帝大祀殿用以祈穀至大饗殿舉於季秋儼古明

大實齋

卷之六

三

堂而奉獻皇帝配蓋尊天親地敬祖嚴父之文爲備且當而聖心所未究且禮尊乎不盡復三代九祀之禮不止也此則一歲之祀分合並舉而詩書周禮皆不爲空文可謂盛已或者乃謂古禮親祭甚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爲難今禮親祭甚少歲間行之而不以爲易蓋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不繁其衛甚簡用材有節以其時天子所治不過主畿惟以賓祭禮樂爲政事守此而天下自服後世事與古異而必欲備舉分合之禮亦見其難已

愚以爲禮者先王囚人心而制之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也今不病費之多於古而第欲禮之減於古毋乃輕重緩急盡失其序乎抑又論之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蓋雖天地並祀而其義皆主於天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故子思論郊社之禮而總之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並尊天之義較然矣是以人君戴天履地而謂之天子蓋奉天爲父母

大實齋

卷之六

四

而身爲之子也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祀大先王升中於天而陰陽和風雨時饗帝於郊而禮泉出蛟龍在宮沼以和召和一氣孚格非偶然也禮后妃夫人有故不得與祭以公卿代之未聞人君祭天而可以臣下代者祭天而可以臣下代則人子之事父母亦可以他人代乎故人子一日不見父母則於親有違心人君一歲不祀天則於天有違心故水旱沴災沴並作未必無以召之然則明古誼以格上心非末禮之

臣誰任哉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

言心性解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二書皆出子思而孟子又其所稟學也乃大學言心不及性中庸言性不及心孟子兼之何居曰無以異也所從言之異耳大學挽於情識既鑒之後故詳示其功中庸救於性命未散之先故直指其體至孟子

大學

卷之六

上

則憂彌深言彌備者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心始生焉憂患忿懣愛惡哀矜皆心也心既動性斯隱矣心不作性斯見矣尹喜曰性者心未萌也蔡離曰性者心之本此其別也聖人非無心也如鳥游空如影涉水有心而寔無心也衆人非無性也心之所動交相攻未始有窮終懂懂而莫觀其性焉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之初也故上焉者超象先悟繫表喜怒哀樂靡非中

和三重九經靡非天載費而隱顯而未嘗不微也其次不知源於流邇之未覩本於末循之蓋天命無形而憂患愛惡人所時有也憂患愛惡人心有之第之其所則辟有所則不正靜以集其虛疏以通其礙日感日應而汎乎無之泊乎無所將來其爲心且不可得奚性之累哉然則知性者不言心心在其中矣正心者不言性性亦在其中矣何者性猶水也心猶波也水至清波能搖之澄其波而水自定矣然不可謂波非水也性至靜心能撓之

大學

卷之六

六

澄其心而性自復矣然不可謂心非性也至孟子而其說長彼以謂無不善之性而有不正之心也特別白而言不欲以人化物者而殺性真也故繇惻隱以識性仁繇羞惡以識性義繇辭讓是非以識性禮智約心歸性卽惻隱羞惡無之而非性奚根杪之辨焉夫心曰正猶得而倪之正與不正性皆無有則善不善二皆離矣無善之善孟子所謂性善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者泯絕無寄群情盡曰心盡心盡而學之能事畢矣是道

也孔子傳之顏氏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驗也顏子而下子思契之作大學并中庸四十七篇傳之孟軻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雖其幸存而義亦寥寥無聞焉嗚呼書可以亡性無不在乃任其缺廢而不揚則吾爲罪人耳矣

公卿大夫士說

先王之班爵也名之公卿大夫士以等之非爲此名而已以命德也公之爲言公也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也善明理也夫者扶也士者事也不任事

凡小齊

卷之六

二

非士也不扶善非大夫也不燭理非卿也而公可知已業名之必求實之業差之必求稱之材適士也而冒爲大夫必蹶材適大夫也而冒爲卿必顛譬若以儋石之力任烏獲之器必無幸矣况夫舉無之焉而以據高位者乎惡得不廩廩哉古者於公則君之卿大夫士則子之君若子民所怙也德匪君子而都其津要是挈餅小夫皆可據爵析圭以恣睢於上而放其無涯之欲豈不殆哉嗟乎獨仁不足爲君子獨不足爲君子而君子也者又

第以其號而已則夫衣緼食蔬槁於巖此者吾未見其不得也故著之說而以爲時規

焦氏澹園集卷之六

卷之六

二

焦氏澹園集卷之七

策問

問人君所托重而致太平者三三大臣而已孟子品士所云大人天民社稷臣事君人者非篤論乎乃恒言以社稷臣爲重何也漢人態臣募臣功臣聖臣其所臚列與孟子同歟否歟近世之論又有權臣重臣與腹心之臣亦有與昔人相發明者歟漢武帝目汲黯爲社稷臣而駟策羣材謂爲各當乃樞機之地令石慶劉屈氂者得廁於其間何以

庶賞齊

卷之七

故也嗣是或決勝帷幄而比蕭何之功或感悟女主而返廬陵之駕或定策親征而弭虜患或正色立朝而除大姦此其人可方駕古大臣否歟抑其委任權力亦有不能盡其才者歟夫人臣必以道事君而後收安社稷之功人君必知人善任使而後盡大臣之用古之所以成泰交而臻至治者殆必有說焉多士其務切研究之以觀求志達道之學

問兵家率言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

庶賞齊

卷之七

二

勝皆能制勝一時折衝千里矣而總之不如節制豈節制有出於三者之外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不知將而無能制將焉出豈其意有所重而言之低昂遂至此歟兵法原本孫吳其言攻圍合變繇之則勝不繇之則敗所謂制也乃其所爲佐吳而強魏楚者果盡在此歟以往事言之行無部伍軍卒無功固也而歐市人以戰者何以成井陘之捷悉更約東坑率長平固也而不按陣圖者何以卻金人之師將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亦有可勝者歟而又有謂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者此何以談也今需材方亟多士拔藝而來當不以無能自命願評隲古今而著其所得者於篇將以下所存焉問滇南自漢土流竝設酋長安其地郡縣治其人其來尚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僭亂逆作至我明威德丕冒黔寧賴國先後底定之其遺事父老多能侈談者諸士亦可舉其槩歟近歲緬酋煽亂三宣不靖直滇一隅耳而當事者業脊脊苦多事則

彼經營之虎臣獨何人歟麓川潞江之敗端其失安在思化蠻莫之革面其跡可尋此固滇事得失之林也亦可較而言之歟古有絕水道縱反間而斬翁指定西夷者有求武士重購賞大破封離而三十六種皆降者有用其豪杰而財賦足給軍國者有說以大義而謝絕吐蕃歸附益堅者此其策亦可用於今否歟諸士生長於斯必有熟於國故可佐一籌者其究言之無隱

問世儒言天人之學必本春秋與洪範二書然或

謂先儒駕妖妄之說以欺人與天者然與否與妖妄大咎也而至後世相承罔敢失墜又何與今欲杜其妄絕其妖以盡還二書之舊果何以與且五行之沴各以類應似也而離中有水坎中有火何以徵與周木德而有赤鳥之祥漢火德而有黃龍之應又何以談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者三十六地震者五大水者八唐三百年日食踰百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動百二十四延平一月郡國三十六大水豈漢唐之盛時顧不如三五之季代

與又何其不倫也昔人有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一一質之以爲禍福應者有五石六鵠之異而以爲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者有蛇銜筆鳥燕圖而言無凶兆非所憂者由前言之則多拘忌而啓疑信之端由後言之則忽事應而阻修弭之志將如之何而可頃星象示異且天鳴地震凶荒沴臻皇上毅然下詔與臣民更始其於脩行弭災之道且次第舉矣多士有可爲芹曝獻者其盡言無諱主司者幸藉手以聞焉

問自神禹盡力溝洫爲旱潦備此萬世功也漢以來中外瓜分碁布歷歷可見有穿龍首渠與六輔渠於京師者有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則引河首又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蓋僻郡窮邊靡不食灌溉之利如此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春夏霖雨輒成沮洳關陝土燥獨不宜曠齊魯河南北廣袤平衍旱乾則千里赤地水溢又無所干歸此何以策之夫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瘠

土爲饒不則填淤嚙食靡所不害茲欲講其利病
令畿輔諸郡無墊溺之憂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
之術何先關陝齊魯河南北欲亢不乾下不浸其
漕防決引之法何在趙充國韓重華屯田邊塞之
蹟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究之以觀經濟
之實

問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同而偷恃一時之安
非所以經遠也夷狄貪悍人外而獸內其來已久
西漢名儒有欲說以厚利與盟於天拜質其子者

夫賦斂行賂減於戰守之費指天自結不殊貞士
之約而令邊城緩帶父老咽哺非便計乎胡以有
遺議也自餘策紛紜自許石畫然或謂嚴尤辯
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然歟否歟其於時事孰爲
最切乎且其所言五敗者可舉而言之乎自虜酋
款塞中國藉以息肩者二十年所當時固謂可乘
時修備非欲其因循墮壞一至此也疇曩所定八
議者尚可一振刷而審核之歟唐謀臣有言感守
戰三策者其說當何先歟頃有志者無不欲一犁

虜庭以雪羣憤議者多以財力自詘然則可安坐
而受其敝歟今之西鎮固昔日之秦也秦嘗惴惴
焉爲列國之備無中原之助猶能攘却西戎拓地
千里今以百倍秦之勢而無秦毫毛之功此何以
說歟且以屯戍假於他方芻糧餉於內郡戰騎質
之番部一方用兵而諸邊皆困又何怪也諸士其
借前箸籌之

問士君子立朝未有無所與而能有成者乃孔子
曰君子羣而不黨夫黨與羣何以別也漢唐宋之
有黨也皆起於季世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
攻君子或以君子而自相攻也其得失可臚列而
品隲之歟或言漢爲羣而不黨之君子唐爲比而
不周之小人然歟否歟漢受黨之名其俗清唐行
黨之實其俗敝固也近又有假漢之節文唐之機
以佞文儼誼之實而被之以喬固腐滂之名其利
甚羶其塗甚徑非歐世之躁競者而盡歸之不止
也茲欲渙其羣而偕之大道佐蕩乎正直之化消
背公死黨之風必有說矣不佞願與聞之

問日本朝鮮以東南夷求通上國非有異也一則累朝而累絕之一則禮以屬國不察何居乎倭夷自國初以來垂三百載然閩廣浙直屢罹其毒而一至遼海嘗盡其類殲焉登萊閩浙其瀕海等耳何東南禍頻年而不已西北一入寇而不能也頃平秀吉篡逆權使洲島輒欲并吞朝鮮蹂躪其國主上特令將吏往援之自平壤一戰倭奴逃跡其於摧強恤小幾無遺憾乃議者焚焚求多而未已此果何說歟吉以羈旅募人國衆未服得無慮

人之乘其後乎何議者猶恐其遠出爲邊鄙聳也封貢之典先朝屢以廢之何今獨不可行也議者謂醜夷欲藉封號警服其國人議者多拒而不信則永樂中封其鎮山與之符券也果皆非乎卽朝鮮以李易陳信使勤渠給以印詔而後定豈今日獨不類之乎漢終童以嬰年請纓繫越至今壯之子大夫其抵掌以談勿復讓古人矣

問論語孔門問荅語耳而古有以爲六經之菁華者有以爲聖人之至教明王之大化者何以見其

然也頃白焚童習家有其書乃漢至文帝始置博士至平帝召通知者駕封軺傳詣京師何今顧易知而在古爲難曉歟漢傳齊論者四而最王陽傳魯論者六而最張侯其優劣可校而言歟史又言張晚節兼講二論除其煩惑不知禹何所見而恣爲詮釋也嗣是有讀思無邪以爲三字銘者有以節用愛人爲時名相者有講簞食瓢飲不忘進規者有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終身無暴怒者可謂能讀書矣乃如舉徑路荆棘而悟歸仁之旨聞秋

香滿庭而達無隱之義問時習一語茫然失對而輒以得終身之益何其易寤也夫聖言譬之海也唯其所取苟繡其鞶帨而於身若治無裨焉與說鈴何異願舉所獨契於中者以對

問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帝王以明德登上理者不少矣何舜獨以無爲稱也攷典謨所載舜之用人圖治羣萃如不及所稱無爲者安在乎或者謂若道勞于索人佚于使人似也乃議者又何以深非之也後世有專務德化與民休息者有

臨朝淵默者有謂海內無事欲委政中書者皆近于無爲有綜覈名實信賞必罰者有衡石量書者有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皆近于有爲顧成敗頻異是非相反者何居乎 皇上瑩精太平宵衣求理者踰二十載頃乃深居法宮陰拱而觀其自治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可測識顧不知于古何當也夫寬仁如孝文使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政不至于廢堅督責如宣帝使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體不傷于煩苛此必有道矣諸士其悉意究之主

司者將藉手以聞焉

問言世風者靡不以厚與讓爲美談乃其倡之者在士君子矣傳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上興讓則下不爭厚薄爭讓其大較若黑白然而趨者常在彼不在此何歟漢有崇厚論晉有崇讓論載在信史詳哉其言之也可指而評騭之歟史稱二子感時澆薄廉遜道缺乃著論云不知當時能傲悟其言于俗之流失能有瘳否歟夫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非也顧選誹謗而忘

臧否能無失之混淆歟一官缺擇衆官讓多者用之似也乃馳騫進趣得無自此而長歟兩人所稱引如馬韓邴張之純篤禹益伯夷士之推讓欲盡施之當世得無有古今不相宜者歟抑猶有選也攷二子爲人盡身蹈其德者宜言之深切若此多士其悉著于篇藉弟令浮囂之習變長厚之道興凌跨之風微揖讓之路遂回懷世教之慮者所樂聞也

問君子當世治安從容籌策宜若易然若夫軍書

狎至羽檄輻湊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舍膽智無繇矣古謀臣策士輝映簡編未易縷數試卽近事與多士評之或請移兵彭蠡而謂勅敵之當先或笑寧夏解圍而謂援師之當止或決親征之計而校謀伐或攬監國之衣而危疑定或置無臣上游而靖逆藩之亂或書密謀掌中而清君側之惡當其時事機閃爍目不及瞬而奇謀秘計如探囊而出之卒以警姦雄之心捍國家之難斯已奇矣不知數公者何以能爾歟昔人有謂成事在膽而不

以膽許人者有謂凡百當用智者豈膽得於天授而智乃可學而能歟抑有不然者歟今聖明在御方內又寧而懷不必然之慮者往往以乏人爲歎茲欲得應猝之材爲濟時之助其何道以別白之願悉意以對卽多士之自獻而欲效者且執此以觀焉

問博物非君子所急也然學者操學性之說而置名物於不問仲尼亦嘗患之故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何貴而欲識之也世言名物

八

卷之二

二

莫詳於爾雅乃其援詩武及後代而謂爲周公所作何據乎抑後人有所託而爲乎詩言鳥獸草木而爾雅詳之說者謂爾雅爲釋詩而作然歟否歟詩有風雅頌而此獨以雅名何也嗣是有邶雅小爾雅廣雅爾雅翼諸書亦有所發明否歟又有著鳥獸草木蟲魚疏者有著昆蟲草木略者亦足羽翼經傳否歟有問豹文煒煒知其爲鼯鼠者有兩山之間物如小兒知其爲候囊者有知蜀中桐樹刻爲魚形可扣石鼓者有筮得老蠶枯桑知以蜀

守終者其博物亦有足稱否歟有因魯郡之器與齊景之樽而辨鄭玄犧樽之說者有因槐枝生烟青白如焚而知將士禍發必克者斯又足以訂經疑識亂始其益非淺鮮也諸士有蘊于中其悉意究之無離物而言理則幾矣

問神農有言曰雖有金城湯池無粟不能守也故國之當厚者無如農而費農以養者無如兵兵不可去則凡可爲兵食地者所當講矣乃兵之有土著與名募也漕之有直達與轉搬也何者爲長策

八

卷之二

二

歟漕若河非兩事也第吏業分曹人挾其見微獨河鮮安流灌輸爲梗而捐不貲之財填無窮之壑所爲國用計者亦左矣當何以善其後歟夫論治者猶之醫然有本有標世以戰守籌邊以轉漕足國使天下枵然財詘力殫而無以望果然之腹皆標說也必也厚邊氓以還板升之衆興營田而省飛輓之力斯國家根本計乎而又有謂迂而濶於事者則何術而可諸士含吐古今待時而動久矣其借前箸籌之蓋謀國者所樂聞也

焦氏澹園集卷之八

銘贊

原心亭銘

人總三才厥資也深旁魄變幻皆君於心包絡乾坤萬形攸始橐籥人倫百工咸紀遊泳恬漠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虛而不竭動乃愈出方寸爲鑪陶冶鉅曲誰持道筌以闡妙門坐令塵滓澆我靈根名欲都捐性真斯悟曾參以濯顏氏始庶一無能宰萬應長閒靜也如蜚運之若環莫知其鄉不見厥朕獨天與游心乃可盡庶幾觀妙敬爲作銘朝顧夕思其於茲亭

思陵破研贊

思陵破研陳天樞得其半於鹿苑寺廢井中有高宗手勒銘并瓢印御書二篆字後歲餘復得其半於鄰人某千戶家天樞以一端研易之文士奇其事多爲賦詠余贊之

其頤也陪天球大弓之側而其晦也落頤垣廢井之間其離也似神劒豐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

合浦之還豈其數之不終於陸沈抑理之不必於瓦全者邪雖然晦起於顯合生於離斯又奇而非常而奇而子墨客卿所以咨嗟感慨而動其文筆之淋漓也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自聖真寔遠古學日希涉之則茫於觀海梯之則高於登天非夫體包恢量神凝域表百行醇備玄心內融不足以續承前緒規模後進矣明興真儒代作學人人殊譬之川塗異而驅之咸可適國懷

欣賞齋

宋之八

桷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載闢日月重朗一灑漢宋之翳而歸之廓如何其偉也故謂學爲扣寂則河汾之敦篤可法謂學爲窺言則餘干之質行可憑謂學爲局方則契悟孰如新會謂學爲寡用則建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能小用之大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效也 真人御宇冀勸學爲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輝金懸互設蓋明示之鵠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敬爲之贊以旌蒙之仰止焉

大道一貫入乃異塗其歸既同曷論厥初矯矯河汾學先復性力距權璫柄國以正亦有餘干先民是程忠信篤敬無遠不行江門蹈道以靜爲倪顏瓢陋巷點瑟風雩脫略訓故知爲妙門不有新建孰閒羣昏希古抗心昌言義色絕步遐哉茲其軌轍悟超繫未神遊象先玄心緬矣茲爲先鞭靡白非玄卽事爲理默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管可闕嗟四先生明明我師

彌勒贊

次

承之人

諦觀唯識識心圓明國土悉空矧乃世名佛本無處誰缺誰補空山水流一笑千古

觀世音菩薩贊

菩薩法身無有邊垂眉趺坐示人天水灑楊枝生紫烟神光晝夜籠層巖慈悲普現衆目前誰其苦難相糾纏空山冥冥月映泉願同觀者心超然

王春沂先生像贊

其器也凝其貌則怡若將偕童冠於風雪之游登赤子於春臺之熙此士苦民之所共惟者也至其

逍遙寵辱之外浮游山水之涯玉以璞完淵與珠暉抑孰睹其杜德之機也耶

孫溪亭像贊

豐下而頤盡美且慧其托者賈而衣則儒旣不欲語人於舊牖而又能樂志於溝池故觀其饒者疑爲洛下之筭而攷其行者知爲巖處之奇意者如江影之自屯於田宅而少伯之潤跡於鴟夷也邪

華中翰芝臺像贊

玉立者貌淵澄其神眉宇之秀潤蓋貴介之公子

被服之儼雅則山澤之儒紳故行業之溫恭如未雕之璞而藻思之渤發如欲雨之雲宜其從學士於碧山不以爲詘而升天子之玉堂不見其伸此其爲人始可詠可思不可得而疎親者耶

胡靜樓先生像贊

氣充於貌神止於瞳秀眉龐然舞雪而風蓋嘗涉秣圃以沿洄問大道於鴻濛宜其不動不搖者巍如斷山而若隱若現者曄如長虹雖然此猶其粗耳迨夫棲居靜默遊物之初也雖先生莫能自名

而又惡能盡得於斯容也耶

歸義寺閣佛菩薩像贊

大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至人形聲居聽觀之內或爲言或爲相蓋因言以擊蒙因相而生敬於有情類總爲悟門歸義寺住持某公畫佛菩薩若干軸復造閣以貯之於微塵中現億刹衆卽彈指頃具多神變蓮毫吐照珠浦晨開月面澄華金雲夜敞如遊鹿苑還升說法之堂譬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夫範銅刺繡不若繪事之纖微也觀想諷誦不

若觀貌之親近也造之者誠不得不感助之者福不得不應吾師谷峰先生之言具矣輒抒愚管聊爲之讚

於維十方大導師能卽一法現多法三十二相度羣迷復現重重大樓閣功德無邊不思議其心寂然無所動卽色與空等無礙不住有爲亦不捨我今深達真實空知此色相體清淨願以廻向塵沙衆隨所見聞得解脫

竹坡孫翁暨吳碩人像贊

古有宗炳妻羅協趣疑之娶郭乘輦適市遺榮合志隱操兩全如竹坡翁乃與後先散財睦族婆娑林木疇其相之內德則足宜有令子終身慕之蕭然三載式是墓廬古今流聲粵弟若孝仰止家風是則是效

墨苑圖贊十首

崑崙天柱

崑崙名區天之八柱日往月來光明隱避誰登此丘遺其玄珠天風颯然爲爾滌除

大壑五山

巨壑汪汪五山盤錯仙靈遊焉與波出沒龍背擎之大地現前一念還真清淨本然

河圖

景龍呈文易數斯顯四十有九是名大衍環中無窮一焉常虛疇能演之載茗一車

洛書

洛有龜書易入苞欲開地符斯吐如碁斯布道乃有常之豈不易方

太極圖

兩儀四象八卦攸出誰實尸之厥維太極昭琴未
鼓點瑟方希欲言靡從以問庖羲

恭默思道

道可受兮不可思天何言哉行四時惟默與恭契
希夷列星降之爲鹽梅殷邦嘉靖其在茲

二室繙經

古佛道場嵬峩二室誦聲喃喃匪朝伊夕孰知墻
壁說法熾然三藏雖多在一指端

兌

天一氣地兩澤疇象之曰友德用則共翊文明舍
則相守以默

巽

自青蘋之末而生者帝宣其結也極萬竅怒號而
成者以遍下國也熏兮其解慍者 九五之澤也
嗟世其永寶之見者必作也

松心

厥維松心上黨所采曾閱歲寒柯葉不改鬱爲醇

烟紫雲霏微黼黻 皇猷日麗星輝

竹箭

於維竹箭擅美東南浮筠玉立天風珊珊誰對此
君翰舒鉛摘獨注太玄賴茲子墨

焦氏澹園集卷之九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 代王宗作

伏以闢虞俊之門方延士論射漢廷之策誤玷賢
科人知稽古之榮國有用儒之盛恩施逾望寵至
若驚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總攬衆材彌綸大化
離明昭晰垂二十年寧臺之休解澤滂流衍億萬
載和平之福推崇經術雅意人文當九重側席以
求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猥承清問深究治原謂
欣賞 升

人心教化之衰緣紀綱之未肅而移風易俗之要
非法令所能爲思邁衆之遠猷奉廣庭之大計于
以詢言而底績庶幾今重而君尊豈意凡流叨塵
異數羣多士而試以藝靡不兼收取一人焉拔其
尤哀爲首舉荷采菲之無下愧揚糝之在前御筆
親題驚覩奎文之爛宮袍下錫更兼輦帶之華寶
鑑均霑博學至坐飫八珍之品究分九府之藏
臣敢不勉率同心益堅素學鵬之大幾千里而化
爲鵬識恩波之浩蕩鳥之驚累百數而不如鵲願

直節以馳驅共殫忠孝之圖少荅高深之造

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

伏以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丕闡乎王章莫不
先施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旦述周王
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
七略九流而唯寫近事于丹青奉特王爲著蔡蓋
以年祀遠則聽睹爲難而於耳目親斯續承尤切
矧於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馳帝驟聖賢
六七作子燕孫貽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爲
欣賞 升

之業雖允文允武各馳驚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幸
昭垂于二史勒景鍾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
巍乎配天球而軼圖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凡
茲 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
校錄千三餘何以備覽觀于乙夜恭惟 皇帝陛
下纂六合華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嘉樂時
勤周禮之三百三十仲達尤力尚謂累朝之憲典
寔爲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
非安世默識未能學異于雲湛恩何補謬執西

之銀管俾裁前史之金根韋竹蜚烟聽蠶聲千筆
陣芸莢吐潤散雲氣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
之規拂塵埽葉彌知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內之
觀稍爲 睿哲登閣之助敢呈御覽附進警言惟
統天獨盛于本朝而享國莫延于 世廟願其智
者千慮之失不無晚節一贊之虧大祭弗承乃留
情于祠禱正朝稀御又晚建乎元良獨以規畫晰
于一心疇咨徧乎羣輔剛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
彌縫四十五年之闕庶幾后佑百千萬載之盛伏

冀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警心加之意而高明
允大因言攷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挹 祖
德于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匠聖謨于文字簡編之
外王猶允塞帝德無愆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伏以西清委珮夙奉討論朔漠馳峰間疎經籍顧
古道晦明之候繫人心消長之機奚辭會弁之勞
敢冀凝旒之補臣師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自昔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資資道揆

以開人戒一暴於易寒慮十陰之可惜殫精乙夜
總覽羣書蓋百王傳授之真布在方策而千古廢
興之跡可鑒安危非徒潤色三代之典謨寔以啓
沃一人之心志多聞建事匪事至而替求聞之功
文德格戎豈戎興而廢尚德之治思離明之繼照
必晉接之非遙恭惟皇帝陛下如日方中法天不
息謂二帝三王之法當窮極其高深而一祖二宗
之書已允昭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
文頃因戎馬之憑陵暫輟銅龍之勸講臣念世方

格文學之士因使爲侍從之臣不但優之燕閒謂
能華國蓋將需之緩急相與致君以禁廷頗牧之
有人知樽俎干戈之足賴矧不進則退者學可忘
鑽仰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當及春秋之富經書
勿以方隅之多故而息講論勿以宸居之至尊而
忘先哲不以爲迂濶而難行愚儒不以爲膚淺而
易侮無以歲月爲可玩而不寶居諸無以盛明爲
可常而自生滿假錄微至著從古迄今皆備載於
箴言用發明於經學庶不虛天祿石渠之延接用

以資金華琳館之鑒觀伏願宵旰思皇聰明憲
思大君照臨之道廣大事包荒知小夫誦說之智
專不遺采菲銘諸心臆冀收藥石之功置之座隅
爰比韋弦之助庶心不朽王業無疆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

啓

脩應天府學與按臺啓

代作

伏以本人倫莫先贊序建首善必自京師矧茲京兆之上庠曾是 高皇之太學睠二百年俊造之選何人不出其門豈七十子俎豆之宮其徒不爲之守意江山之有待或氣運之將還梁木其壞其頽幾發兩楹之歎宗廟之美之富未新數仞之觀封疆誤屬於代庖芹藻敢忘於樂泮因俯從多士

大行

卷之二

再三之請抑仰體明臺萬一之心蓋非廣拓旁開欲聳賢閣之耳目惟思增高益下少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明公誰與濟者伏惟臺下甫輟席前之耐未幾相後之冠善政欲布于東南先聲已動乎遂接猷代獨囑之衆少陳瑣瑣之辭所冀率後來之英其登夷壇捐不費之惠無事徵科非徒升堂而問金石絲竹之音庶幾藉手而得杞梓棟枏之用某無任顒仰之至

謝周王啓

伏以臨軒而遣來從簪筆之餘一節以趨幸廁曳裾之末恩私猥被徒御生輝恭惟 殿下擅江閩之大雅摘鄴下之高文賢明久著于中原禮遜不遺乎下士繫繫官宴饌玉羅珍藹藹仙韶敲金戛石錫之佳筵况披菟苑之雄風當此驕陽更沐龍樓之化雨逢時特異載德奚酬客行難久居空深就望王其愛玉體願保期頤感戀之私敷宣罔既

許座師請啓

伏以寅亮而弼

一人望高槐棘吐握而求多士

大行

卷之二

援及茅茹士知元氣之還人歎儒風之盛欲哉脩於燕喜敢仰讀乎鴻慈惟國家設科以來於前代得人爲最頃自學疎於根柢浸令文尚乎佻浮脩詞者獵異而莫探其原說經者鈎深而寔謬於理豈知文詞淳薄之際實繫世道升降之機方海內如波斯類必達者知風之自並受王明之福允資師匠之功恭惟門下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泰山喬嶽無運動之跡人象潤而不知甘雨和風以長養爲能物有生而感遂至于文學之偉又皆充養之

餘讀八索九丘之書期于適治黜諸子百家之說
意在尊經將廻文海之倒瀾坐握士林之朗鑑念
鑿鑿乎粟帛之用斯謂真才况炳炳然日星之垂
有如 明詔體裁痛排於軋苗議論務采其崇鉉
散木輪囷必歸繩墨祥金踴躍悉入陶鎔蓋元老
廟堂夙秉中行之尚故文章寰海漸還大雅之觀
師門成就之恩深化治幹旋之力重冀終聆乎大
誨敢預秩乎初筵敬諏月之某日南呂知秋北平
選勝金甌嶸廓當烟霞召我之時玉鉉燕間又文
欣寬齋

卷之一

酒啓予之會下高羣之鵷鷺發和奏之笙鏞榴花
浮酌杯搖日月之光葛蔓調弦座擁神仙之氣豈
獨解頤於清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道術之門伏望
早賜鳴騶不辭曳屨五雲縹緲庶瞻躔極之三台
六經紛綸再覩殿廷之重席其爲榮幸莫既敷宣
本房座師請啓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賢書奏士幸歸師
匠之模自知報稱之難人歎遭逢之盛樽俎載脩
于燕喜涓塵仰瀆乎鴻慈恭惟門下天真朗徹地

望高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爲德經兩川之
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閣
天散宜生而爭烈蓋蒼生待爲霖雨而學者仰如
泰山爰輟朝聯付之文柄以專門易學而旁細疏
通知遠之書以絳井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
璠璣博采非但爲一時宗廟之輝杞梓兼收固欲
作異日棟梁之用遂致溝中之斷咸爲席上之珍
鵬搏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州之數一十八
人愧糠粃之在前喜葑菲之無下此上臣事主不
比介

卷之一

以已而以人乃志士酬知在立功而立德冀祇承
於大誨敢豫秩乎初筵敬諏某日候爽氣於層霄
置清觴于別院鳳城西敞雲屢起而帶山虎坐南
臨風時來而度水間關巧囀覺林鳥之能言荏苒
盈條觀海榴之弄色一曲寫無邊之恩紀千鍾汎
不盡之情瀾所望儼然不辭貴止豈獨解顏引坐
得分雙燭之餘光抑亦問字質疑共閱八經之過
影其爲榮幸莫既敷宣

荅周襄陽啓

伏以嚮風有日脩問無階顧瀛海之舊樓連陰梓
里况蓬山之新籍接武金昆自惟幸會之多曾是
趨承之晚敢謂特煩於軫念不難遠損乎郵書幣
也孔嘉辭無不腆搗謙已厚會愧謂何恭惟門下
風誼溢於鄉評敦博稱乎國寶操刀之能製錦未
殫巨材鳴琴而不下堂自成美政知華奎之必踐
豈遠器之易量某望阻門屏感抒竿牘惟以時而
自重冀慰民之所瞻過此以還未皇占叙

荅董蓬萊啓

伏以

伏承

伏承

遠頒腆幣兼辱良書觀訓教之丁寧知愛助
之深厚顧惟末學雅慕古人累茂棲遲雖未忘於
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况險阻艱難之備
嘗於紛華盛麗乎何有苟一旦逢時而遽變將廿
年所學之謂何恭惟門下清門譽望奕世科名石
城鍾阜之間久藏豹霧方丈瀛州之側再試牛刀
顧於製錦之餘忽墜如蘭之語敢不聞茲規獎奉
以周旋抗志風雲竊自比韋弦之助矢心冰蘖願
共爲桑梓之光

請同館先輩啟

伏以北門視草聲光久挹於後塵更親臨筭步武
幸追乎先達冀瞻矩范敢迓輜軒恭惟門下清規
照世大雅不羣氣儲十嶽之菁華學冠九流之津
涉俯慙末學亦廁英游短翮附飛附翼層霄之上
祥金可鑄置身大冶之傍望屢非遙傾心自切詎
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羣仙爰從客卿子墨之餘
請備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
者之車雖拂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顧隨

伏以

伏承

伏承

賀周戶侍啓

伏以紫極宣綸文昌擢貳六聯近綴方妙選於英
賢九職顯司宜真除於亞旅士林聳望從橐增華
恭惟門下器姿凝遠韻度清真練達本朝之舊章
學能探賾洞明當世之先務才足濟時棠陰久庇
於周南版部輒資於留後惟豐鎬乃國家之根本
而儲峙繁兵食之樞機矧邊書狎至之秋又荒歲
洊更之後非雅望方爲之經畫豈熙朝得茂其事

功簡注所歸士民咸慶某受知有日展賀無階投刃皆虛知無煩於餘地追鋒有各行別迂於寵靈唯善攝於寢興以副時之瞻望某不任馳仰

荅胡長治啓

某偶徼天幸獲附德輝顧淺薄之無堪辱庇存之特厚白巘分牧乃漸遠於今儀赤牘無階因自疎於常禮徒極高山之詠敢承褒衮之榮恭惟門下賢行擅珪璋之英雄文鍾江汝之英一方覽試乎牛刀萬里終騫於鵬翼寵靈交至風問日隆詎謂高明過自貶損畀之腆幣獎以溫詞仰銜眷注之深彌重疎頑之愧末由占對竊冀保綏將羽翮之材還居機要令茅茹之拔共保太平某無任感悚顙望之至

荅程榮澤啓

竊念遠阻光儀忻承風問九齡接武因閤子靜之淵源一士登朝可卜吳公之治行顧傾心之自切欲緘問而未皇豈圖高明特垂存記知推情之已厚如揆分之謂何仰惟門下才諳肅敏器範恬夷

直哉懷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世維榮澤之要地寔周南之舊都方藉循良鎮此襟帶操刀之能製錦既最官方鳴琴而不下堂自騰民譽名實獨高於中土推揚奚借於半辭仰銜挹損之深彌重迂疎之愧伏冀慰人瞻望順序節宣乘茲求治之良時益暢庇民之遠業願言所寄敷叙莫殫

荅趙節推啓

三年奏績久著民庸六察聯華更諧輿論方切巘瞻之仰敢厯鼎翰之臨恭惟門下麗藻瓊敷英規玉立以燕山之丹桂汎幕府之青蓮蕩漾邗江旣特書於謀最蒐戔魏闕計高步於禁塗蘭臺薇省之間行持正論風靡波流之日生挽狂瀾某久阻風期時霑霧潤屬長牋之俯逮歎雅春之難酬感戢盈懷指陳奚喻

荅沈廬陵啓

伏以掄材禁路分節廬陵方報政于三年觀懽聲之四起恭惟門下文該六執行備一身昔彥璋料事特有天才暨演之好學而爲嘉令覺祖風之未

遠宜民譽之蚤馳吏仰神君人歸慈母蓋獄訟征
輸之劇非游刃孰能濟之矧旱荒疾疫之餘惟福
星可以庇此中和宣布課既最于名都獻納論思
位自階於法從辱遠勤乎華札彌增激于懦衷暑
令方中燕堂多暇冀謹寢興之節永諧遐邇之瞻

荅陳中丞啓

帝用中朝之舊人思南紀之安榮戰一臨邛遐胥
慶恭惟門下風猶膚碩氣韻沈雄投以幾微燭照
數計而龜卜富之問學日光玉潔而蛟翔一方久

藉其拊循兩粵悉歸於節制他人所冀惟政平訟
理以安民宿望臨之必武緯文經而爲憲馬人龍
戶咸聽令於和門豹尾雞翹卽歸班於法從某嚮
風有日脩問無階覲前後之奉主恩知繇特簡
方東西之瞻使節忽墜華牋荷謙施之相先激感
悰而無已

荅黃令啓

伏審策勳南紀課最西清當惠政之久孚宜頌聲
之四達恭惟門下性資端諒學識高明以愛人利

物之心行省刑薄斂之政一麾布令欣望實之兼
行三載奏功知拊循之有裕民之攸堅載興豈弟
之謠王曰遙歸卽遙弼諧之列某分光鄰燭自曠
書郵辱榮問之相先激懦衷而愧甚冀益調於茵
鼎以大慰乎士民其如感藏未皇殫叙

荅王節推啓

伏審策勳南紀奏最西清祥刑逮下覩茂績之有
成正色立朝計造班之日峻方欣華問遽辱名牋
恭惟門下文高典則學洞淵源抱渾金璞玉之姿

士知景仰廓地負海涵之度民所歸心雖贊察三
年未究中藏之經緯而平反一路已占大業之規
恢阻深獲耀於光明禁近寔資於論列風聲鯁峭
行開白獸之樽諫墨縱橫備著阜囊之疏乃酬久
次豈曰殊遷某仰斗時勞披雲未卽弼相江之五
教日注風微聯騎省之七人願聞緒論其爲依向
未易殫裁

荅馮宮詹啓

伏審青宮進秩白社歸榮恨無羽翼之奮飛與操

几杖顧辱緘書之託寓俯慰瞻依形愛意之拊循
枉題評之獎引恭惟門下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
華國之高文抱據經之宿學九重興歎幸此人之
同時四牡遙歸及高堂之請老言離鳳掖日對鯉
庭難莫難於父母之具存樂莫樂於田園之初返
歷數清時之卿相究觀詞苑之英賢孰爲畫錦之
遊兼及彩衣之適父子一時之盛古今莫比之榮
三最優勤雖漢恩之予告巨川思濟如商夢之懷
人盈朝系心有識引領揮金故里可爲甌傳之淹
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其爲瞻跂莫旣揆裁

荅鄭蒼梧啓

日暎風表曠有歲時屬遙阻於川塗因自陳乎問
訊幸緣奏最首辱誨言締繆旨之勤拳若清徽之
晤挹恭惟門下風猷警邁志節清脩文章天分之
高道義躬行之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勤撫字於
蒼梧人云挾山起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
迴銅柱坐觀三年之有成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
察又何慚以去中朝某條問未遑荷知最久

民之攸暨非賜金加地之可謂王曰遄歸計鳴玉
朝天之甚邇其爲傾企未易喻言

荅郝永嘉啓

伏以控斗口以立都古爲望國擁瀛壖而作令今
藉名賢弦歌比及乎三年銓序獨高於六察敢勤
緘問兼况誨言竊稽古治之休明一本道真之作
用唯微言之寢遠致正學之日疎故事功文學之
高問推於流輩乃道德性命之術多遜於古人覩
知言之一書竊斂衽而三歎觀禮於視聽言動旣
勿之後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伊洛所以
教人至延平而隱垣陳王因而立論邇孔氏以來
戶喻家傳雖人誇其握壁白琴童習竟罔悟於迷
津意汲汲以使淳疇冥冥而見曉撫牙弦於流水
難矣賞音抱卞璞於荆山罕能識寶豈期入耳猥
來好音恭惟門下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
浸潤淵源之興鉤深六稅闕見天人之交坐令德
澤之深淪於民髓抑亦抒寫之妙直涉聖涯託於
副墨蓋皆咳吐之餘傳之通都已如金玉之貴某

獵纓拜賜刮目披文方精神曠耗於京塵俾心目
開明於理窟中原辟舍敢相屬於橐鞬小草向榮
幸自同於臭味惟冀銚車之蚤召庶幾宿霧之盡
披懇摺之誠聆言莫究

荅張中丞

伏以疏榮上國晉武中臺以一時禮樂之宗工付
今日腹心之巨鎮除書無布與論攸歸恭惟門下
卓然名世之材久蘊濟時之略容臺贊法文部典
銓世傳周澤之風規人服山公之啓事方藉羽儀

於九列俄持節鉞於一方惟河洛之名藩實國家
之重地近觀黃河之汎濫遠而赤魘之頻仍瘡痍
溝中待拯實同於望雨恩來天上噓枯一旦以回
春榮戟遙臨旄倪共悅某欣聞蒞政倍激懼悚梓
里相鄰幸夙依于宇蔭和門甫屈辱飛示於緘書
氣序漸和拊循多暇冀慎寢養之節行參廊廟之
崇僕無任顙仰之至

荅儲鄱陽啓

伏以入覲四門方寵光之休被坐麾百里乃茂最

之已成竊深欣幸之私遽拜誨存之辱雖其厚可
以敦薄而於禮有如過中恭惟門下器量闊深材
猶通敏雲蒸霧潤赤子爲之歸心雪厲風行老吏
於焉斂手故其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占美政
於民謠聯華六察走旌賢之召節比及三年宜膺
簡注之求莫測飛騰之勢某備員閒局遙仰餘風
聊同輿誦之言少荅函封之誨其爲感悚莫旣敷
宣

荅金樂平啓

伏審奉六察以牧民蒞一方而始事教條清簡未
煩頤指之勞遐邇欽傳已滿口碑之播方仰風猶
之盛忽承雲翰之臨恭惟門下學術淹通才華博
達寔爲廊廟璠璣之器豈獨東南竹箭之材澹浦
鄱川雖牛刀之暫試蘭臺薇省計鵬運之非遙豈
謂誨函猥先散局文詞有斐蔚爲桑梓之光禮數
過優尤匪榛菅之稱感忤之至徒切下懷謹附啓
以謝不宣

荅程節推啓

伏以稷下聯陰幸託交之已素天中援跡忻報政
之有期辱展翰之遠頒緬風猶而增感恭惟門下
器資膚碩天韻崇絃學以仕優吏而儒飾溫恭兩
雅有二南公子之風悃悃無華貞兩漢循良之選
言念東西之警方深廊廟之憂顧惟祥刑可以弭
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園扉則人自不寃安
得弄兵之赤子適六條之課最知衆望之有歸瓠
水持平共覩呈沈於貫索薇垣振武卽看雲接於
蓬萊某袖手閒曹拭觀美政歲歷三而計吏驚茂
光贊

卷之一

五

譽之游騰柄有八而詔王冀華塗之必踐其爲企
仰莫究揆裁

荅劉宣城啓

伏以百里分符拭觀治蹟六條最吏鬱有能聲慰
同籍之前期占司功之上考方忻茂譽遽辱華牋
恭惟門下文鍾南浦之波瀾氣攬西山之雄秀推
而爲用遂擅一時有聞無聲風負圭璋顯印之望
隨施輒效以宣中和樂易之風故於躍然鵬徙之
初暫爲完爾牛力之試蓋當世泰方亟民庸此國

家所以課功而主上于焉注意況盧坦之爲令
以善政而得民胡宿之判州能辨疑而著績有如
美政益副羣瞻聽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
下某自悵盍簪之未卜喜聞報政之有期所冀工
歌聽勞還之四牡豈徒使聘荷憶別之雙魚感慰
之私序言莫旣

奉范座師啓

伏審予告歸榮過家上壽詞臣休沐下萬石之里
門郡守乞言授五更之几杖勝傳遠道驩劇負牆

卷之一

五

恭惟門下逢時休明爲國俊乂金薤琳瑯之貴作
爲文章玉壺風露之清雅推氣韻雖丹青之去尺
五身到鳳池而白雲之望迢遙心懸鶴髮省觀少
紆于日月論思暫輟於班聯頃壁津山水之間知
賀客簪纓之盛地靈人秀有來鸞鶴之續紛錦席
高雲坐想魚龍之曼衍芬若千金之酒翩其五色
之衣問絳縣老人之年遐算洊增於甲子續益部
耆舊之傳賢澤陽重於粉榆某等以毛髮絲粟之
材在權度錙銖之內永忝雞壘幸勤藥籠之收蟲

臂鼠肝敢忘化鱸之自願介有嚴之眉壽何辭不
腆之溪毛廣成子二百春直並僊齡於上古汾陽
二十四考更觀相業於中書祝頌之私揆裁莫既

荅衛工部啓

伏審言從勝地分治起曹屬祖帳之無何荷書郵
而爲好恭惟門下風規美邵器韻清醇鑒和隨動
而有聲琮璧不雕而自貴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
燕閒通達古今雅已從容於雜案乃得君重使若
予工方上簡於舜咨輒過臨於禹會匪但流錢
地上欲倚重於名郎抑亦攬轡部中俾增華於膚
使頃學郎弘開於東駕而書帷誤點以下材
高帝子孫自是殊人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
於菟園必成溫文恭敬之風使知父子君臣之實
顧心雖長而力短如功無補而愧多自惟龜勉之
難敢辱眷勤之况仰銜知與深切佩銘憶王司馬
昔之巨公暨楊冏卿時之碩士咸自權關而發軔
旋皆柄政而濟時諒召用之非遙惟襟靈之善齎
其餘悃悃未易揆裁

荅譚巡撫送川扇啓

伏審封奄四履播閭澤於閭閻惠重五明分清涼
於掌握馳書甚寵銜感若何恭惟門下卿高惟月
之班國有蔽棠之蹟邇其德宇蓋端良溫厚而有
餘發之忠謨又侃直瑰奇而絕擬帝思南劔之
最重乃俾元戎而啓行豈獨坤維井絡之民悉歸
拊定將以龍戶馬人之衆一屬戡夷頃爰新筆之
上呈不靳餘波之旁及雪楮霜筠巧裁蜀匠金
泥銀鉸價倍齊紈愧寒淺之微蹤借榮施而生色
況之便面直披千里以吹噓願廣仁風盡掃一方
之炎暑其爲嚮往未易揆裁

二

閩制風開廣漢仰使星之重郵書再至條融分卿
月之輝手握增榮襲藏惟寶恭惟門下麾能制勝
動則生風精神之折遐衝不愆於素謀略之懽勅
敵克壯其猶故能傳檄而定久驕之夷不假折箠
而振方張之業三巴二水久勒茂功五明九華顧
來新貺湘筠破玉得披掌上之清涼蜀繭飛霜何

憚人間之酷暑其爲感慨未易揆裁

三

伏以融精一播莫辭炎熾於鑪錘華睨三施又布
清涼於掌握銜私自遠翹首爲勞恭惟門下諤諤
士之楷模堂堂朝之柱石一從開府久蒞華陽文
翁興齊魯之風廉范詠袴襦之政叱馭而忠臣著
選材而樂職揚蓋盡揜於前規計卽承乎新眷
乃若同心之什襲奚啻異代之九華光分赤野之
精色映鬱金之瑩班姬麗之明月王融以書飛雲

庚子年

卷之二

七

顧遙錫於三川得奉揚於千里蒲葵增價自慙安
石之高標白羽揮軍尚憶孔明之遠略其爲感頌
未易揆裁

荅張內黃求學記啓

伏以五載於茲不造下風之請三輔以內忻聞首
善之規矧賡翰之先施緬風猶而增感竊惟學政
實繫化源顧於斯道寂寥希濶之中孰有古人扶
持興起之力下之僅以急期會簿書之末上之不
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乃以衮衮臺省之儔獨塵青

青衿佩之慮居然盛舉未易名言恭惟門下才足
濟時學能稽古旣据師儒之上以繫民心尚資經
術之餘而飾吏治思激昂於俊造特締構乎宮牆
庠序改觀閭閻動色宜有泮水采藻采芹之什以
頌魯侯允文允武之功如僕挈鋌僅供覆瓿諸
貞石竟何補於後人藏之名山徒負慙於作者勤
多儀於幣帛形妙語於篇章固知草木之味同奚
啻粉榆之誼厚其爲感悚莫盡揆裁

請新狀元啓

南宮薦士觀天府之先登上席邀賓喜故人之盈
座秩初筵之俎豆侈盛事於鄉閭恭惟門下天韻
沈雄器姿凝重學優而瞻抽揚大問之數條意婉
且忠彷彿清衷之獨契月旦夙推其文學聲名累
壓於英髦價彌重於鳳池會可徵於燕賀特涓甘
一之吉日敬偕三五之同心繼平野以升歌比櫻
桃而開宴名先鴈塔佇觀他日之朱書花滿杏園
共醉一時之紅雪其爲顙望莫既揆裁

乞致仕啓

竊以任人期於適用陳力止於不能苟疹疾之滄
增業弛驅之難效豈宜塵冒以曠官常職賦才粗
疎爲性拙直講讀儒臣之常也而獻納過當校閱
文字之末也而品藻不明自投畀獲之危機幸賴
乾坤之再造尚曲憐於舊物俾勉佐乎方州端委
臨民其榮自在枕戈禦寇亦非輕荷可竭其涓
埃敢少分於中外第爾然慕齒櫻以沈疴老以困
而益衰力不前而難強况狗馬之念唯日系於蓋
帷而鳬雁之蹤又無關於多少冀自安於私義輒
仰乞於殘骸伏望矜其至情賜之轉達庶蒙葺朽
質獲安環堵之居卽祿隱殊方均沐清朝之澤其
爲感幸未易揆裁

荅錢知州啓

門下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魯諸儒之稽古以飾政
刑漢循吏之近民寔原經術豈謂高風之獨厲過
憐遷客之難前曲賜柑存遠頒教凡伏念某昧於
量已失在信書志徒切於憂時事浸成於忤物乃
以孤危之跡致煩朋黨之攻罪重罰輕猶曲回於

上意磨鉛策蹇俾仰佐於名邦自揣分涯已爲踰
越况小民相從事本屬素懷而奉君子以周旋
尤爲上願顧沈寘浸劇龜勉莫能收種焦牙歎吹
噓之靡及驚駘下駟縱剪拂以何施輒以微誠布
之別楮伏望察某心樂於退藏本無矯飾固其力
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有此冒干俯從私願物還其
分庶少獲於安全心匪無知詎敢忘於銜結自此
以往莫知所言

荅歐陽氏婚啓

執友無堪久懸倚玉連姻有約忽冒采葑薄材積
愧於仰高盛禮首勤於削牘締百年之永好寔二
姓之夙緣恭惟門下凝然人海之標藉甚士林之
望筆精墨妙擅徐景山之風流玉友金昆有陳元
方之雍穆矧遙遙之華冒本赫赫之巨公參韓范
富之勛名軼韓柳蘇之詞學必有亢宗之英物以
還華國之舊觀豈主器之長男乃問名於弱息貴
之儀物申以醪醴鬱鬱書香欲借餘芬之播暉暉
玉潤更增朽質之允某荷肇講於新盟當彌敦於

雅契匪報爲好雖自乏乎雙南拜命之嘉願珍藏於十襲其爲欣抃未易揆裁

荅龔按院送校士錄啓

伏審奉符行部馳傳遵塗顧此閭閻已稔風聲而胥服有如矜佩亦依雲蔭以自新愧馳問之未能荷良書之遠及恭惟門下清標猷時與學淵洄鶚立臺端議論動關乎大節鳳儀詞苑文章無讓於昔人凜然形寒謬之風藉甚得中和之譽頃以澄清之餘刀運其興起之妙機鼓舞羣才俄頃悉霑乎春雨銓衡衆執重輕不謬於秋毫迨窺入彀之詞英幾欲相傳而紙貴揭聲華於白日開塗轍於青雲豈徒回軋茁之奇陶錄文體實以冀棟梁之出匠石國材某晚接緒言早欽鳳望掄文銀管已幸觀北海之端接武金鑾卽覩選西清之席其餘瞻向莫旣揆裁

賀王殿學生日啓

伏以五百年之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秋願上大年之祝門屏交慶朝野歸心恭惟閣下

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主上諒其至公血誠海內推爲巨人長者爲蒼生而起勉酬作雨之求從赤松以遊遽抗浮雲之志心雖游於澹泊身寔佩乎安危九夷八蠻想整頓乾坤之手青天白日鑒扶持社稷之心駿功長勒於鼎彝鶴算定繇於箕翼坐閱熙明之盛事益垂平格之名周拜前魯拜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帝尹格天績堯舜君民之業永隆國壽共對天休某樗櫟散材門牆末品方一人修三老之問肇舉上儀慶八荒轉一氣之鈞爰陳善頌其爲傾嚮未易揆裁

賀申殿學生日啓

伏審寵辭上宰歸榮故鄉當俯月之嘉辰舉懸弧之勝會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襲壽豈之祥在於庇休孰不慶抃恭惟閣下元精發秀冲氣鍾和早射策於楓宸薦什草於袞路清規亮節應五百歲之聖時緯武經文垂十四年之相業片語定羣疑之可否一身繫四海之安危建辭

寵利以弗居彌覺身名之俱泰頃始開於七襄寔
豫兆於千齡輕霞迅商會現老人於南極觀濤作
賦更同交友於中秋閒揮漢殿之全笑對謝庭之
玉在前輩或難於兼美惟哲人適得其全昌斯爲
地上之仙奚啻山中之相宜永延於椿算期再踐
於槐庭恢張未竟之經綸揚厲無前之事業躋斯
世於仁壽致吾君於唐虞某朽櫟散材門閭舊
物鉅壘量溢愧久負於吹噓家齋恩深詎敢忘於
荷戴敬托魚書之咫尺稍抒燕賀之悃誠欣躍之

懷揆裁莫盡

荅朱日照啓

解綬投閒久愜歸田之願分符出牧忻聞布政之
新遽期千里之遙乃拜一函之辱恭惟門下性資
端亮才力恢闊粵海蒞之遐方被仁風之廣播餘
膏所燭其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
草木變霜來之色閭閻回日域之春暫憚節於花
封旋疏恩於芝檢某衰遲無狀向往則勤況門下
屈臨百里之間寔部中受賜一人之數擬馳書而

未敢荷華問以相先蓬轉萍浮莫克敬恭於桑梓
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風謠感慰之私揆裁莫既

荅王當塗生日啓

劬勞莫報尚敢憶於孤懸恩紀頻繁顧重勤乎臺
餽申之嘉幣達以好音白顧庸虛祗深慙感恭惟
門下英規玉立麗藻瓊敷既恒悌以宜民更儒雅
而飾吏風譽夙高於薊北中和久布於圻南念此
衰蹤亦部內一人之數特推餘潤及河濱九里之
間煩重疊而錫之儀借雙魚以華其老某猥承流
問祇服寵光廢弟子蓼莪之篇方增涕淚誦召伯
甘棠之詠倍切歸依存撫所加感藏莫既

荅邵都諫請會講齊雲巖啓

伏以多病蚤衰方穩一山之臥絨書遠至俾塵重
席之餘拜命則嘉捫心知愧竊惟學之不講雖先
聖以爲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意矧聯六邑之
衿佩每歷一歲而周旋能守其道待後學之嗣興
必居是邦有大夫之賢者恭惟門下言爲著蔡名
重珪璋置之白玉堂詞足以鼓天下之動升於青

瑣闥學足以格君心之非猶推餘力於巖居川觀
之時欲振斯文於聖遠言湮之日特招謫劣俾與
討論某未窺聖道之藩籬徒識古人之糟粕念昔
並遊於英俊頗嘗杼思於道真差識見之甚卑復
仰鑽之不力今將竊黃山白嶽之勝且以奉巨公
長者之談庶幾精進於前時兼以激揚乎後進儻
稍裨於大道冀仰荅乎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一

上梁文 帳詞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伏以石城右界龍阜中經誕惟啓宗之嗣惟稱仙
靈之宅嗣恢堂構益廣淵源我天臺夫子以龍
德而作人擁皐比而論道化雨均霑手遠近仁風
丕振於東南一時之俎豆方新多士之儀刑具在
乃眷真遊之館載營聚講之宮賴二三子之同心
成百千年之勝事茂林修竹爲不斷之藩垣綠樹

青山作自然之丹雘匪但趨庭而起敬庶幾居肆
而事成勝據一方幸舉目而瞻太山喬木之象垂
之異世將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成都亦有講
堂覺文翁之非偶月巖豈無精舍軼周子以爭先
知吾道之將興樂修梁之肇舉願和索綯之力聊
磨擊壤之歌

拋梁東英才濟濟盡幘幘雨化神龍方出海雲開
杲日正當空

拋梁南碧瓦朱甍霄漢參賢人上感星文聚俊士

潛從月窟探

拋梁西垂垂槐柳蔭青溪會得涓涓原不舍始知
滄海卽涿蹄

拋梁北數仞宮牆攀不得百官宗廟美趨蹌山靈
自此增新色

拋梁上青霄萬里無遮障不用冥心樂考樂用之
抗手爲卿相

拋梁下不比雲亭兼月榭居然一室坐春風頓令
萬古同長夜

伏願上梁之後廟貌嚴而神心喜即道立而善人
多聞風者持一瓣之香而來得意者分半炬之燈
而去無邪無曲洞開方寸之重門後覺後知盡被
萬間之廣廈皇風鼓嚙道脉光亨

送陸都閫帳詞 并序

伏以承顏維舊並京華之履絢受命方新東海邦
之節鉞雖甲兵之間久徹警於九重而帷幄之籌
自折衝於千里風行邊瑣喜動簪紳恭惟大都閫
陸公材閎天賦望峻地高以鵠峙鸞翔之學而錫

巍科固已冠韋布奪標之選以龍驤虎視之姿而
應期運尤足壯樞機決勝之謀幾沉三畧六韜望
重萬鈞九鼎方便蕃於寵渥宜馳騁乎事功擒巨
寇於孟河勛名早兆徵漕艘於京國料理時勤殲
大河之倭奴弭昌國之盜盜既使錢流於地上復
消兵弄於潢中威嚴素著於真州號令一新手禁
旅精明旗幟手麾玉帳之萬兵鎮壓江山身作金
城之千里因比閭無吠犬之警知在山有猛獸之
栖居中可寢謀於淮南捍外尚何憂於江左乃重

劉河之託益隆遊擊之權豈眷顧周行見大夫無
可使者遂儀圖宿望一敵國爲之隱然不妨玉節
之遙臨敬覩金甌之有命尙在目中久矣繼今新
禦侮之功吾以馬上治之會見措懷夷之策磔鼠
輩而尸諸市智略縱橫肅佩情而昇之畊規模清
簡顧我難借寇之舉徒踰行贈繞朝之鞭恨大旆
之遙征秩初延以爲餞珠簾捲暮綉圍春衰柳
垂垂寄無邊之別恨長江衮衮泛不盡之恩波某
等喜交一代之偉人幸接九河之雄辯激昂儒氣

俯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油幕曾同執筆草
破賊之檄書欲寬分袂之懷敢作攀轅之語詞曰
釀酒江干同一笑幾行旌旆翩翩將軍幾見一臨
邊珣弓青雀尾錦帽碧由前莫用臨行同惜別功
名不爲情牽欲看戈騎鬱相連凱歌歸玉帳重聽
聖朝宣臨江仙

送大鄒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并序

伏以詔下法宮寵分帥閫地肺帶江山之勝人方
重于中樞天目崇筦鑰之司帝又煩於外補禮
隆推轂情切焚轅恭惟大總戎侯公閣下氣槩沈
雄機謀明快好時經武實能畫而能兵營平奏章
幾立功而立論勤伐高于羣辟聲名動手一始
蒞吳淞之兵繼總京營之旅檠戟剋期翔于瘴嶺風
猷彈壓乎狼山遐邇相安封疆荐歷屢臨鉞鎮借
六轟以蕃宣一踐斗樞轄五兵於寄密信臣精卒
允資拱扈之親虎踞龍蟠克壯金湯之勢兵車震
疊草木光華曉兩浙之要衝寔一方之鉅鎮疆連
甌越外如唇齒之相依地接京畿內欲腹心之無

恙有嚴有翼復紀律于舊圖維屏維藩峙屯營于
東道悍俗方更而未固驕兵甫輯而猶疑非資已
試之良曷飭不虞之備兵事不由中御合朔河左
海而格師戎乘以先啓行徙豹尾爲旗而建節千
里聽和門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某等久託門牆
親承警款窮年吹律已令枯卉之生春三載播鈞
會使頑金之成器何依仁之有幸乃沐德而倏違
聊寄謳吟用明沾戀詞曰江海渺無際一舸駕長
虹等閒倚檻舒嘯輕浪舞迴風揮手高城四望雲

卷之十一

水調歌頭

裏白門烏榜功業更誰同疊鼓鬧清曉千騎引雕
弓武林外西湖上瑞烟濃平生豪氣飛動談笑淨
胡戎今日樽前貔虎欲定天山無處一箭落高鴻
歸夢未應久麟閣待非熊

水調歌頭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二

書

荅耿師

差人到得頌教尺爲慰承諭學術至今貿亂已極以某觀之非學術之貿亂大抵志不真識不高也蓋其合下講學時原非必爲聖人之心非真求盡性至命之心祇靳一知半解苟以得意於榮利之塗稱雄於愚不肖之林已耳猝遇一二明者扣以安身立命一着輒展轉支吾莫知置對此時能返照回光更思出路豈非大丈夫哉乃中懷疑沮外示剛懷其剛懷也適以爲拒善之藩其疑阻則懵懵終身而不之釋豈不悲哉某所謂盡性至命非舍下學而妄意上達也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今之談學者偃然自命爲知性矣然非實能知也中能無疑乎未敢無疑也而強以欺人愚不肖可欺也賢智者可欺乎已之心可欺乎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而不知其不可假也某

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心乎以彼所託意出禪宗顧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誠無爲之本體云耳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泯然無別也是無我無作無受也是不動之第一義也乃孔門空空之宗也乃子思未發之中無聲無臭之天載也爲之徒者旣不能契其妙詮而反拾他人餘唾以文其謬柰之何哉孟子論暴行必先邪說邪說所以濟暴行邪說不熾暴行不行也然則非身擅倫物之矩無以挽暴行之流非心徹性命之原無以開邪說之口舍吾師其奚望哉薛鴻臚傳至譯異編頗悉人還甚迫信筆作此冀更有以教之幸甚

又荅耿師

士龍遁至手書知拳拳以人惑於異學爲憂某竊謂非惑於異學之憂無真爲性命之志之憂也學

者誠知性命之爲切則直求知性而後已豈其以
焚焚議論爲短長第乘人而闕其捷哉佛雖晚出
其旨與堯舜周孔無以異者其大部儒書具之矣
所言本來無物者卽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
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也當喜怒哀無
喜怒哀樂無喜怒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
而直指何思何慮之體此非佛法何以當之顧學
者不察而猥以微言與理獨歸之梵學是可歎也

次書

卷十二

三

近世談學者旣不足以知此卽吾師所舉學佛數
公皆未能稍窺其藩况其他乎潘生行草草附此
何時合併乃究此懷臨風不任耿耿

荅耿師

昨姜司寇公遞至手札并錄伯淳先生語見示知
吾師爲學者慮至深也某之寡昧何足與議於此
敢私布之以求正伯淳宋儒之巨擘也然其學去
孔孟則遠矣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獨其言
約旨微未盡闡晰世之學者又束縛於注疏玩狎

於口耳不能驟通其意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
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
卽孔孟之義疏也而又何病焉伯淳斥佛其言雖
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
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
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
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
而斥之可乎然止非程氏殄滅消煞之云也良其

庚寅

卷十二

四

肯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
見其人不拘事以爲空事卽空不滅情以求性情
卽性此梵學之妙孔學之妙也總之非梵學之妙
孔學之妙而吾心性之妙也此卽謂之玄機而舍
帖身無玄機此卽謂之微旨而舍就事無微旨恐
不必會之而爲一亦欲二之而不能矣若所言殄
滅消煞之云則二乘之斷見而佛之所訶也豈佛
啓哉伯淳人品雖高其所得者猶存意地乃欲以
生滅之見纏測淨明之性海難以冀矣學者誠有

志於道竊以爲儒釋之短長可置勿論而第反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謂之梵學可也謂之孔孟之學可也卽謂非梵學非孔孟學而自爲一家之學亦可也蓋謀道如謀食藉令爲真飽卽人目其餒而吾腹則果然矣不然終日論人之品味而未或一噉其載不至枵腹立斃者幾希譯異編語錄共二冊悉有鄙見箋注其上并往請教然不可以語他人唯吾師可也

答陳景湖

都門得一瞻奉恨不能少相周旋以奉緒論爲快快耳承損手書訊以所疑僕何足以與此顧來問不敢虛也輒以億對惟吾丈察之吾人應事雖屬勞紆乃其樞紐之者却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者于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卽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顏子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却於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與之楚而北轅何異蓋

道近而人自遠之道易而人自難之故耳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卽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幸丈悉銳堅城之下畢力攻之語云一蔽旣徹羣疑盡亡到此方爲真覺悟之人與對塔說相輪者不同矣復所先生方和朝夕自能爲丈悉之亦不候喋喋也信筆無次統惟垂照不備

答錢侍御

辱手尺拳拳所以開發不敏者甚悉可勝感慰狂環鄉愿之論正世道人心之關鍵然甚難言也鄉愿之賊德非孔孟具眼不能識之至近世所推以爲中行者皆其支裔耳狂環襟期正與相反只真偽二言足以定之大氏中行其猶龍乎狂猶鳳猶虎其卓犖俊偉皆任道之器至於鄉愿者孤也孤肖人之形不能辨其孤而反爲所惑至一逢狂猥衆口嗷嗷必力排之而後已世人之無識良可悲也夫君子貴自信而已苟有狂猥之一節卽爲孔孟所印可矣卽庸流排沮之何傷哉雖然中行

狂獍器足以任道故孔孟思之而非與其竟於此也中行如顏子一間未達者也達之則聖矣狂之高明獍之介特視世俗之稱譏利害不啻鵠雛之於腐鼠而何足以入其靈臺耶此等人物日仰鑽于斯其覺悟而之中庸也何難故僕尤望足下無以踽踽涼涼自安而更進於大成也宋儒如周公程伯子邵堯夫陸子靜諸公皆於道有得僕所深服至伊川晦庵之學不從性宗悟入而以依倣形似爲工則未得孔孟爲之依歸故耳藉令學者不知學之宗趣而以此爲法竊恐其入於鄉愿而不自知也儒釋之辨尤今日一大公案僕非左袒釋氏者但以學者不究明已事日勞勞二氏之辯所謂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故一爲曉之耳異日者足下一到彼岸自能知其指歸亦非筆舌所能罄也未間惟努力自愛不盡

荅耿師

南都寄至老師學象一書手之幾日未能暫釋復承惠教易測不任歎服久聞易學一派流傳蜀中

頃爲纂脩事盡繙石渠之藏中以易數著書者不啻數十家大抵蜀產也言人人殊未易卒解某舊所服膺者慈湖先生已易耳讀老師書反求諸心不以卦爻求易甚矣吾師之類於慈湖先生也未段言聖祖佛理精深而以程朱立教意雖甚妙却成兩截語矣柳子有云舍禮不可以言儒舍戒不可以言佛蓋已克矣斯視聽言動靡不中禮心空矣斯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世之談無礙禪者則小人而無忌憚者耳奚足與于此哉然

老師憂世之心某則深領之矣李君還適冗劇之甚草草作報不能詳細便風不惜時惠德音爲望

荅友人問

問論語開卷首言學而次章卽引有子孝弟爲仁之本則知學者學爲仁也仁道多端必自孝弟始子夏謂誠于盡倫爲已學是矣先儒謂其流必至於廢學則四者顧不得謂學與他日又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吾人自少至老

莫非學也仕乃學中之一事而謂優而仕優而學何也豈仕自仕而學自學耶抑所謂學者別有指耶若是與孔子之所謂學同耶否耶

自古獨提學之一字以示人寔始孔子而學也者所以學爲仁也編論語者首言學而卽次以孝弟爲仁之本意可見已然仁爲人之所自有非其既失之而復得之與其既壞之而復脩之之謂也故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默色笑仁也而就其中之最切而易知者無如孝弟故獨指而示

於其

卷十二

之令其一覺悟間而仁道卽此而在此豈待有所脩爲積累而得哉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學者覺也此之謂也知孝弟之爲仁則無往而非仁可知矣知無往而非仁則無往而非學可知矣而如賢賢也竭力致身也信也獨可以未學言哉其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特抑揚之以致其決乃遣詞之法如此而儒者不知遂謂其流至於廢學是蓋謬以行之不著者當夫倫而又謬以記誦詞章者當夫學也豈理也哉子夏見當時之人有

判仕學爲二者故語之曰仕而優卽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也蓋子夏本欲合之而爲一而解者反岐之而爲二明乎非西河之意矣若此者皆由後世學之一字體認不真遂至支離如此信如其說則子夏之文學當爲景差宋玉之流而不可與顏閔齊稱並軌矣然則博學於文何能約之以歸於禮而博學詳說初非爲反約設也豈不悖哉

文

卷十二

問良知一語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陽明先生指良知爲聖學之要是矣却謂由讀佛書而後悟夫佛書雖與妙豈能精于孔孟之學陽明必由佛書而後悟何也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歸之孝弟又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等明白簡易佛氏卽心卽佛雖甚捷徑然屏棄物理滅絕人倫與孟氏之說何啻天淵何陽明竟由此悟入耶試使西方聖人而主世教果能平治天下否陽明先生固治世之學也乃其

說云云何也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晦蓋自伊川元晦誤解格物致知至使學者盡其精力旁搜物理而於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講陽明先生始倡良知二字示學者反求諸身可謂大有功矣夫良知卽前之所謂覺與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此良知也呼而與之不受是行道有此良知也蹴而與之不屑是乞人亦有此良知也此豈待於外索哉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皆可爲堯舜在孝弟而孝弟在徐行後長天下有不能徐行後長者乎則無不能爲堯舜可知已卽孝弟卽堯舜與卽心卽佛本非二說蓋人心一物而仁也良知也孝弟也則皆其名耳誠因其名以造其實則知所謂良知則知舍人倫物理無復有所謂良知卽欲屏而絕之豈可得哉此理儒書其之特學者爲註疏所惑溺不得其真而釋氏直指人心無儒者支離纏繞之病故陽明偶於此得力推之儒書始知其理斷斷乎非後儒之所講解者張

商英云吾學佛而後知儒亦猶此也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紛觸途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千心而不可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孔子耳順悟意於滄浪孟子引言不遺於陽貨聖賢之心空洞無物何善不取而何必過爲分別乎佛氏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未嘗屏物理也以淨飯王爲父以羅睺羅爲子未嘗滅人倫也若學之者如二乘斷滅之見則其徒往往有之非釋迦之罪也

問聖門之學莫先求仁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取譬書痿痺不仁爲譬極爲親切但此言真體耳至下手用功處莫要于克復敬恕姑以克復論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強制耳回也三月不違仁直勿視勿聽而已耶其餘日月至焉抑勿視勿聽矣而又有能視能聽者在耶易曰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四勿之功果相同耶孟子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抑與四勿相發明否耶

仁者一名孝弟一名良知一名禮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而非我強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

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已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于已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孔子示顏子以克己正於此處一刀兩斷當體消融則已克已克而禮自復矣蓋孔顏之學只是禮之爲體認得精認得既精則真禮在我一有非禮之禮自無所容留參雜於其間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三月不違仁所謂約我以禮皆指此而言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幾者動

之微言其微動於意見卽能知之能克之也若待著見於聲色浸淫於尤悔而後徐爲之計非但措手不及卽果如其說亦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者耳何以爲不遠復何以爲知幾也哉來論云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強訓耳是也但所謂主者乃其體之固然而非我有以主之苟我有以主之程子所謂是以敬直內非敬以直內也知直內則方外可知此正毫釐千里之辨所當精意以擇之者也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正言心無存亡無出入無方所乃心體之妙如此非贊操而賤舍也此於視聽言動間一默而識之當自得矣問陽明先生謂養德養身直是一事則知立命之學亦修性者所不遺也以致今之士大夫耽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二氏之學果能不滅且長生耶夫子曰仁者壽曾子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盎于背此有中形外之

實理非無徵不信之談也士大夫頌舍此而求
彼何也又有取佛氏之定以澄心資老氏之息
以止慮必欲將神明不測之體束縛之若牛羊
然此于身果何補耶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
偽惟有操心是要機然則心果如何而操耶

來論云耽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
老氏之虛足以長生夫既空矣則不滅者何寄既
虛矣則長生者何物蓋二氏原無此說而傳之者
之謬也昔入云黃老悲世人貪着故以尸生之說

康黨素

卷十二

十一

漸次引之入道知黃老則知佛矣蓋佛因人之
歿也故以出離生歿引之既聞道則知我本無歿
老因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久視引之既聞道則
知我自長生初非以軀殼論也觀老子曰歿而不
亡曰壽亦可見已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
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
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
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此皆忻
厭之妄情揣摩之億說而豈足爲知性者道哉孟

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
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誠知性命
則聲臭且無何壽天之可言乎天壽既無何貳之
可言乎故曰朝聞道夕歿可矣蓋聖人無歿地故
可以歿也此謂之立命而豈區區衛生執有者倫
哉雖然世人謂養生不可無物也故騁無益之求
謂有身不可不愛也故營分表之事不知厚其生
而生愈傷養其身而身愈病耳然則聖人之盡性
至命卽謂之養生之要訣可也豈故遺其生哉

卷十二

十一

荅友人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箇有且以出離
生歿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
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
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歿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
乃脩玄玄脩既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歿乃學佛
佛慧既成卽知我本無歿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
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歿爲利心豈其絕無生

歿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歿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生歿終不能不爲歿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趨生歿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歿脅持人也

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

程伯淳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祇是直上去如

何曰否道無上下

伯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然後以爲道然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

伯淳言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內外

伯淳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卽名上達學而求達卽

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

伯淳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真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卽伯淳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任任之說是否曰古德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伯淳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髮胡服而終曰削髮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者也然安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髮胡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戎而效獍言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

伯淳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淳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灑掃應對與佛家然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

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過羅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牽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

伯淳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淳唯未究佛乘故其掊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賊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

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耳也

與友人論文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宵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卽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

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誦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焉唐之文

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漸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餐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塗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蜜藥在酒始也下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

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歟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
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斯不謂
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
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
云乎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
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
天吳紫鳳顛倒亵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
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
雜而紐之則綈繒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以一
二陋者爲之不足怪也乃悉羣盲以趨之謬種流
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
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
無意也而況苟以冀人之知乎漢雅不能文又力
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於此輒因執事之論
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三

書

答耿學憲

久不聞動定懷企爲勞使來審起居佳勝爲慰濂洛關閩古方鄉魯今八閩先哲遺風必有存者得兄振鐸其間收效弘矣吾師弭節敝鄉時都人士日受益而不知今去之廿年士知向方鄉有美俗誰之力也弟嘗謂賢者之賢不若薦賢者之賢薦賢者之賢不如成賢者之賢殆非虛語惟兄勉之

與日照宗人

令先後作人之功一歸耿氏豈不勝哉弟年往志盡乃叨一第亦何足道然吾兄期望之厚亦不敢不求勉副百一也冗中撥忙作此尚圖嗣布不宣

不忍怠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巍科清秩夢想不到一旦得之皆我先世祖宗之積德我父母之教督非某一人力也登第以來竊念我賢宗遠在海隅實一氣而分限初仕薄力未能相顧心寔愧之乃承我宗兄不遠數千里視我薊門感甚愧甚兒輩以九月初方到欲遣之一上先人丘壠少展積懷而勢有不能先令家僮代申此意府縣坊銀到日卽儘數置祭田一處所入田租以供歲祀餘察兄弟之甚貧者量周之俟後有力陸續增置爲經久計鄙意亦漸爲歸老之地耳望裁酌見示餘情縷縷小僮自能口之不及一二

答蔡崑石

蘭居丈至接手尺具感垂念之厚且聞進脩甚力本地風光日有下落浣慰如何古云爲道日損損有兩端損事障易損理障難也人性湛然本無一物不知者至多其意識以蔽之蔽去而性自若若能增也昨一友云但盡凡情別無別事

聖解而凡情不盡將奈何僕語

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僕曰卽聖解是也
丈謂此言如何南北書郵易通幸時時教我不盡

荅陳京兆

承不鄙以書尺寵之且佳刻種種如觸目琳瑯應
接不暇何其盛也感慰感慰東南荒儉自昔所未
有入春種蒔以時雨雪應候疲甿有更生之望矣
非明公焦勞潛感天意未必轉歉爲豐易危以樂
如此之速也金陵六代遺蹟班班可攷又高皇
帝之豐芑在焉江山文物若有司掌故皆孟堅平

尺牘

子賦材也明公馮軾遊其間一抽豪而揚扆之豈
獨三都二京不能擅美亦可以明昭代之懿垂示
來茲矣明公儻亦有意乎使還裁書叙謝屬冗劇
略無倫次統惟崇炤幸甚

荅馬杞縣

頃再奉尺一拳拳唯學道是念世之巨公才士知
及此者鮮矣何幸於桑梓之鄉得覩吾丈也着衣
喫飯卽本來面孔本未嘗迷亦不俟覓了此則真
詮吏牘何異何同丈云愚人忘已之頭別尋首領

者已自道破其云云者無亦冀引未悟者而偕之
大道耳劉布衣還草草布復布衣有蘊藉而時流
不能得之牝牡驪黃外荷吾丈善調護之敢代爲
謝諸唯爲道自重不備

與張兵部

京邸得奉色笑馳仰之懷若可斃意而干旌復南
指矣矯首莫雲可勝苑結醜虜跳梁國本未定言
者焚焚頃幸升儲有期戎馬漸遁顧當事者拮据
則已甚矣南中宦遊在圖畫間真成吏隱幸時以
一觴一詠消之勿成當面錯過也家兄淺薄蒙庇
得稍稍遷轉坐川塗相間未卽稱謝意極愧之惟
垂亮幸甚餘不盡

與柯學臺

僕跼伏衡門日竊梯接癸酉秋明公首舉上京得
其制義讀之如鳳采星華私心歎服因講聞明公
之爲人尋知自循良爲執法蓋所至有鐸鐸聲焉
客歲濫竽一第幸從薦紳大夫遊此奉顏承教之
會也乃明公以督學載簡書而南矣跂望光塵彌

增延結項家僮來知明公垂念眇末樹楔展禮綱
繆備至且感且愧不自知所以堪之也東南士習
剗敝歲以彌甚詭僻者獵異而罕閱其原凌跨者
妒前而不顧其禮託籍冀進倩人飾醜者在所而
是而又者利鮮恥之朋羽翼之非名世大賢執化
標清倖實杜絕巧僞之端靡能返也而適得明公
非東南之厚幸乎僕爲弟子員時士迷沿瞽蒙羣
蟻慕羶徒利祿識耳追耿先生振鐸於茲士心霍
然如醒得解乃知覺性之固存冥冥之可旦也而
非明公其曠能踵之蔣廷評行草草附言一鳴謝
悃且感明公風義巋然而幸鄉人之首被之也不
覺覲縷如此惟崇炤幸甚

荅顧中丞

曩僕於管登之所習明公高誼知其僞僞扶義人
也心竊嚮往之尋宏甫歸自滇雲問所游從則首
舉以對知明公非獨才豪一世蓋有超超玄著之
風焉計異日者世出世事業嶽峙淵深合爲一人
者必明公也今明公之勒彝鼎銘旂常者果踴絕

一時較兩公之言真成左券矣蓋僕嘗歎相知之
難有同室不知而千里之遠知之者亦有同時不
知而千百世之後知之者乃僕卽未承謦欬之音
于明公則敢謂知之者也顧不識眇末亦有當於
明公否頃溫詞遠至所爲提獎者良厚知明公之
知僕不啻僕之知明公也幸甚幸甚雖然士非相
知之難相成之難也今時肩巨任重有明公等在
非僕所敢知乃若研究真乘直了大伴於明公必
有獨詣焉其何以津梁末學令不長迷也哉望之
望之使還直冗劇據案草草占謝不盡欲言未間
惟爲國自重

荅周中丞

昨舍弟傳敝郡奉有明臺公移欲爲寒門樹楔前
張簿書中已力控辭而巡院移文又至矣明臺冀
察獎淺薄風厲後學不自知其過厚如此顧不肖
無秋毫裨於里閭父老也而此役不無少煩之且
以非才塵上第循省之餘含愧方切敢更濫盛典
以益其不德耶吳中荒儉自昔所未有賴明臺拊

循安集之今幸稍寧貼而明臺之焦勞小民之委
瑣則已甚矣故不肯尤不願以此爲明臺費也兒
輩相從京邸又書尺若不盡意敬託舍親張上舍
特詣門牆道此拳切萬萬垂諒而俯從之幸甚感
甚蓋明臺所爲不朽於僕與僕之仰答明臺政不
在此也情切詞直干冒尊嚴不任悚仄

答張太學

使至領手書厚幣知犬馬之年尚厯齒記此情此
諒非淺薄所能堪也愧之愧之不佞潦倒偶竊一

大寶齋

卷十三

第顧欲以薄於鄉井故人實所不能乃丈至以爲
僕譽則又過矣先君子嘗稱南國薦紳如周約翁
王石翁諸公視同鄉情禮兼施人已兩得僕蓋慕
之而未逮焉然不敢不勉自鞭策求副獎借之意
也撫臺樹楔高門蓋酬賢勞之萬一雖丈不爲望
報而主司表揚善類諒當如此書郵中卽當道尊
首耳使還率此布謝餘懷百不及一尚圖嗣布

答沈座師

使至辱書幣之況發函伏讀不任浣慰至人出世

之學非獨爲患苦而設顧能留意卽一切世緣如
空華在眼自不足挂之靈臺間矣吾師真性恬愉
本與道合繇此竿頭進步古人佳處知不難到也
雅製以示一二識者靡不賞音蓋詩以興寄爲宗
而世類求之才學問故去之彌遠此編出學者得
指南矣辱諭爲序所不敢辭第使者戒行甚迫不
能待容脫稿卽覓便奉寄未聞惟尊生自厚以副
瞻依

答石京兆

大寶齋

卷十三

承手尺具審南都雨雪以時麥秋可望疲甿有更
生之漸矣明臺勞來鎮靜殫竭心力宜其所致乃
爾人心晏謐江山風物足助吟嘯計燕寢生香雅
歌投壺日有餘樂何慰如之鄙薄辱在下風仰庇
方切顧恐鋒車之召在旦晚間不能久爲豐鎬留
耳使還草草覆晨風北指時示德音幸甚

答王福州

丈手書已領令弟至問知且蒞任矣甚慰甚慰劉
忠宣公轉官時恨不得氣氏力求補外以行文意

亦猶此耳第古之人不分靜喧爲二念世出世間爲兩條蓋具五力者向三界中作如意事入魔王宮爲魔王侶況臨民實用朝施而夕被其澤者耶幸丈勉之夏經歷行草勒奉訊夏爲舊句容亦知向往者敢附具之不盡

荅陳尚敬

榮轉屬忽劇未及展賀煩書尺遠至彌深感忤兵餉二事也而寔相通以長才遠識如足下有餘於此而顧不足於彼者乎頃黃侍御疏請儲樞筦之

虞賞

臣一節謂必由兵曹而邊道由邊道而撫院由撫院而樞筦乃得結練精熟而與嘗試湯爲者別鄙意甚然之當事者於足下蓋亦此意耳使還草草謝復諸不能百一統容嗣布不一

與史彰德

使旋會以數行上復計微墮矣頃杞人劉悟性不遠千里過訪今歸取道貴治今之吾謂悟性在留都時門下曾以大篇贈之年來以事母故何肉周妻一隨俗尚而學道之念無異疇昔門下退食之

餘倘能梯進之俾盡吐胸臆以相証亦旅中一快事也夏木方陰起居多福唯倍加保練以幸斯民不次

荅陳乾室

慙山往雷陽曹溪非其地也作一書與天湖丈求其照拂計必能加意耳古之善知識多罹困阨道力彌堅慙山此往亦諸佛欲以萬里之行調伏之當不爲怨尤也晤間爲道意幸甚餘不盡

荅史觀察

虞賞

卷十三

十

都門瞻奉甚慰契濶頃拜教賜溫詞獎借溢於言表益非僕所敢當矣感愧感愧門下千載名家一旦乃有以睚眦之微薄骨肉之說者有識自能辨之其奚能爲惟門下雅度一意兼容古所謂安于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者也如何使還草草占復并謝諸容嗣布不盡

荅馮司成

伏承教賜知門下再入成均秉教鐸矣以留都風物之嘉兼多士服習之素皆門下所樂就者聞之

不任浣慰國庠衰涼昔賢所歎然得袁山甫而興得韓公而不落莫亦存乎其人耳門下卽慙賢關然所爲財成鼓舞必有聳然改觀易聽者都人士首先被之又僕之幸也使還草勒謝復未間惟倍加保練以副眷倚不宣

荅喬給諫

昨舍親還領誥勅并手書知勞神用多矣感甚感甚選司聞君具一書託見樸兄轉致之務求不誤正月題請爲妙西陲幸卽蕩平倭患尚不可測然

欣賞齋

卷十三

此非所急也國是搖搖人心不美此國之大患顧不知收拾挽回之當自何處著手耳都門汨沒日思故鄉之遊歸來倏忽半歲其爲擾擾乃倍都門時人生欲求適意豈易得哉二月中準擬北發晤言不遠遣書不敢多及

奉許座師

奉違顏色幾易日月矣旣乖王喬越竟之送又乏趙至山陽之駕師之遇弟子何其厚弟子之事師抑何薄也卽大雅之度不加督過自覺無所比數

於人理矣伏聞吾師得謝歸榮望舍揮金班荆道舊綠野香山之致儼然在望可勝浣慰竊念古大臣之去國者間嘗有之大都取辭榮激貪爲世名高已耳吾師和平惇大地負海涵平居坦夷不見汙浹至于大義所係不難危言悟主計先國本而後其身憂在邊陲而忘其去大節凜然朝野興歎非獨門牆之士能言其盛而已某淺薄辱吾師知遇希文大科之薦鮑叔國士之知蓋僥兼焉古稱知己重於感恩言兩得之難也夙夜皇皇靡所欣賞齋

卷十三

荅顧中丞

稱塞是懼惟種學績行冀異日鉛刀一割庶幾上不累知人之明而下可自脫於凡陋此某之所用爲報也而淺才下質自奮不前不知吾師何以策之附具不腆聊見區區諸生薄有聞訊并贈言一帙統希麾入嚴寒時進匕箸以副瞻依不任惓切辱手書并大疏讀之不勝快啍何門下審於事而辯於詞若此也前此僕竊料東事屢爲人言而大疏靡不一一懸合又自幸其億中矣封貢先朝舊

事可鏡但人言嘖嘖衆而難犯假虛名以縻之至舉朝合力以爭若許以入貢將愈益焚焚矣門下毀譽得喪捐之度外而精爲國謀非奇男子不能然文中子不云乎安身者所以安天下也惟酌彼已之中處之取無僨謀無召闕足矣使還草勒謝教未間惟強飭自愛

與姚鳳麓

客歲還故棲辱雅眷深至感慰不可言頃却埽妙觀當復深入圓明盡蠲法縛此非百劫千生種有

所冀齊

卷十三

三

夙根何能一旦臻此僕大事未明乃汨沒風塵莫自解脫回憶蒼崖燕磯之上把臂論心歡言酌酒可復得哉言之太息南都風雅坐檢括乏人日就散佚得門下彙粹成編遂令一方文獻有徵非獨豔稱秣林而已倘未入刻幸寄示蒙本僕願爲門下傳焉諸惟爲道自重

答張準齋

自南都一望顏色馳仰不忘顧未以片言奉候自明其耿耿也使至辱手尺拳拳所以垂念者甚厚

且獎借踰溢彌增愧感昨歲以職事課讀禁中念主上高拱深嚴之中所奔走給事者獨宦豎輩耳倘少能啓發令知所嚮往卽涓埃之念可藉手自效因取古宦者行事日指示之亦頗有樂聽者昨稍葺成書編慕未就得大疏讀之知有貂璫史鑑上獻甚矣門下之得我心也以此甚思一見其書而不得承瑤函遠至且展且讀何快如之僕已改直起居注前事未竟託敝寮終之得來刻卽可就此敷衍不必更摻討矣大學說獨抒胸臆足破

所冀齊

卷十三

四

支離之敝不任敬服使還草勒謝教未間惟若時保愛以副遠想不宣

與何巡臺

敝縣日照者濱海陬地也曩苦凶歲民半流亡遺田久荒不治額糧未有減也頃得縣父母前奏今杜加意勞來民乃復業張墾田莊百四十三所杜復增四十八所土地漸闢人烟日湊令海方小邑更覩庶矣之俗真良師帥力也第此業名之官莊暫令入穀未與縣民一體輸納不獨土著賦重

難勝卽新至者籍無編名未有固志似非長計明公雅以民瘼爲急敢以僭聞倘郡有申文幸一允行之敝邑士民當世世載德非獨一時之感而已高車東指屬小疾未能面罄托故同年喬君轉致未知微聾聽否風便附此申告于冒清嚴臨楮悚仄

荅柯學臺

客歲不揆以竿牘自通甚愧率略顧蒙辱賜報言獎借踰溢非不佞某所敢承也捧讀刻卷言人人

欣會序

卷十三

殊總之雅淳清妙不詭於正爲之歎服蓋文敝久矣後生小子未暇窮經晰理輒取古文奇字鱗次爲文因之取上第者纍纍而是當事者至奉詔條三令五申之不能止也門下歲比旣以此殿最之而又明示之鵠如此士習其有瘳乎昔歐陽子痛排軋茁之陋時得士如曾蘇而物論譁然未能遽服蓋久之而慶曆之文追還古始誰之力也惟門下堅持之而已夜氣二字孟子發千古之所未發此真前人所云夢覺開也門下於此提撕可謂

得其肯綮蓋知此卽爲知存此卽爲致非有二理所從言之異耳僕性寡昧卽師友漸摩最深且久而欲策高足一涉道津未之能焉門下其不鄙而教之至望未間惟爲斯文自重不宣

荅方伯雨

一別未能嗣音乃此心無日不東南馳也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

欣會齋

卷十三

一六

古人所以貴知味也幸吾子勉之見泉文事鄙心自切顧當事雅未相聞俟另圖之以報草草不盡與李學憲

門下曩弭節舊都時自朋游講聞高誼雖未能樞趨請益而心嚮往之非一日矣迨門下以文章主盟區宇聲實巋然遐邇傾注蓋昔而郎潛今也豹變大丈夫得時而駕其風華照映彪炳卓越如此乃僕得與編氓齒于部內顧不敢以竿牘一道其區區瞻跂謂何頃兒輩就試冀收之藥籠以方洩

渤之儲此本懷也詎意門下嘉獎而優錄之題評
鄭重踰溢涯分感作交并言楊以翁竊念凡乘在
塗孫陽一盼卽聲價爲增而責之過都歷塊未之
能也異日者恐鞭策不前以竟爲知人之累則僕
懼彌大耳門下何以終教之晨風東指聊繫片言
一鳴謝悃未間惟爲斯文自厚以副馳仰不宣

答李戶部

丈克已奉公盡心職業乃謗議橫生紛紛不已其
故由丈所言縉紳及子弟親戚冀優免而不得也

欣賞齋

卷十三

十七

怨尤旣深不論虛實肆爲誣詆聽者不察羣然和
之誰復覈其真哉昨一二知厚皆欲僕作書奉勸
稍稍從寬而手教適至甚幸聞丈泣事半年所入
已大溢額外倘滿歲于常額倍而又徒不止也如
此則在前者旣暴其非處後者亦難爲繼寮友之
中不勝其憾矣況自今又以丈所入爲正課有不
檢者於正課之外復營私案則貽害商民無已時
也此非丈本心傾勢有必至謂非作俑于丈不可
矣往者勿論自是更願一意弛以便民蓋國初原

無鈔關後之增設不得已而濟匱非其正也往楊
止菴公在潯墅半歲以後正課旣盈恣商往來不
復榷稅一時頌聲滿于吳中此僕所親見也幸丈
法之僕非敢隨俗悠悠以議賢者亦論其理如是
耳唯照察不盡

答鄧孺孝

承示易詮知足下之留意此道何其至也所纂校
前加密第以鄙意還從古本爲當易自康成始以
彖象連經文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文詞

大貨齋

卷十三

連屬難附卦爻者乃仍其舊遂至破碎支離不成
文理使後世不復見古文者二人之過也足下堅
持往見而無與俗同幸甚周易義海僕有之卽凡
例中所謂房氏書也向爲人取去未還純甫易億
留於家唯石澗易說二冊附往近以史事得盡窺
石渠之藏知宋人經解甚多恨無力傳寫爲足下
助也宣聖蓋晚而學易此書之作欲傳無窮不妨
從容數歲而出貴於不可易耳序引決不敢辭俟
獻歲脫稿另上草草復不盡

與陳晦伯

不佞結髮時從事鉛槧卽聞明公盛名博聞好古者也頃與二三同志論列海內文學之士靡不以明公爲稱首每讀所撰著竊有以得於心夫其文理貫綜叙致雅暢經疑證隱語類摻奇收百代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頗挫萬彙囊括九圍非曠代之通材孰與於此不佞望結心良非一日而幸相如之同時阻魏昭之自近川塗繇邈我勞如何頃被璽書肇脩國史乃人與世寒材不任稱竊自

愧之

卷一三

七

昔晉資秘本於張華梁定官書於任昉古今學士以爲美談惟門下識洞雞碑學兼牛乘方之前哲未足多讓諸所收藏采葺有涉國典朝章人材世故者能悉傾囿教之否司李程君僕之親友也輒以鄙懷託之代請倘蒙惠然許錄其副將一代鉅典寔有裨焉非獨不佞藉以擊蒙愈疾而已惟門下其圖之

答光太康

以丈爲人猶不爲世所容甚矣涉世之難也顧丈

不唯不以爲尤而以自進其學譬之根莖着地雨露霜雪靡非成我之資耳程子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何幸於吾丈見之別論三間字丈雖不言其聲如雷矣龍江者猶欲着語則揣摩虛空者耳如何如何使還附復并謝餘惟爲道自愛

答張侍御

都門一再披接雖未罄款談而高雅幸略閱其一斑矣使至辱損誨函所以開示之良厚讀之不任感慰國家九邊皆屬重地而宣雲密邇畿輔尤稱要害自虜款以來或闢入襍居驅之不能留之不可識者抱辛有之歎乃當事者往往奉法循理取營目前自非度外之士靡能消來豐收長策也門下才名燁燁一時聖明軫念時艱特假節鉞澄清之計輶軒所至必有竦然改觀易聽者瞻矚風猶可勝歎仰使還草勒布謝冗次不能百一統惟垂亮不宣

答傅太史

一別忽易歲時雖日懷高雅未能以竿牘一訊近

沉耿耿如何承損良書知種學績行日有勝進可
勝浣慰吾儕未第多爲博士業所困及脫此累則
世務嬰懷難復厝意所謂時過而學自古難之如
弟輩是已丈以妙齡穎出殫精學殖以需大受其
疇能踰之先輩如鄭端簡黃宮詹皆留意國朝典
制語有用之學者必歸之其視閒汎詩文真土苴
耳世顧多務華而去實則識不足也丈以爲如何
使還草勒附復晨風北指時惠教言爲望餘不盡

答張太學

欣賞齋

卷十三

三二

前兩得手書具感垂念周公建坊事雖托張簿辭
之還煩吾丈一行蓋他人不能言其曲折耳僕雖
不肖然不能益於鄉人亦豈敢累鄉人乎此不敢
當者一也地方旱荒之餘有一金可活一人乃以
此不貲費之無用此不敢當者二也古人不朽自
有所在僕能勉強樹立異日或能彰一時相成之
美敢徒以建坊煩民力此不敢當者三也幸以
此力言之縱工作已興必求罷免爲望吾丈纖造
事近復何如知見聞亦不妨自言蓋無損公家而

小補生事亦明達所可從也餘小份能口之不具
陳

答馬肥城

自附世講以來未皇沃聞雅教第得大製讀之閱
偉竦絕知其拔足風塵之表非世人也肥城爲齊
巖邑風土雄奇而丈以儒雅飾吏治風裁峻整頓
今應原德讓還於舊觀何盛如之鈴齋吏舍百條
蟬集卽廣度淹通拮据無暇乃辱存錄之厚拊慰
三復區區愧謝非言可喻未間惟爲民自厚以副

欣賞齋

卷十三

三二

遠想不宣

答周京兆

頃因開館晨人暮歸無寸晷之暇尚未能專啓奉
謝兒輩北征更辱明公津遣之尤心感也留京亢
旱異常厘明公焦勞厝置至請移工曹當入者賑
之可謂曲盡心力矣晤主者喬君謂明公在臺時
建白力以那移爲下可今觀此疏甚有難色言之
再三始從其半則僕之縣薄不能爲桑梓出力以
分明公之愛可恨也事可懼宜處分不俟上請者

有明公自有妙裁又非此一節可限耳使還撥忙
修復稍暇容專布不盡

與王江浦

一別因循未皇占訊頃小僮至自秣陵傳門下曲
賜存問且辱臨先坐以生芻糞焉父老生悲松楸
增色古以式閭表墓爲政之美談蓋非名賢莫副
異典而以加之寒陋之衰門誠不知所以堪之也
弟匏繫遠方日虞樵牧不禁爲丘園憂嗣是寵靈
所被人自知戢豈獨弟之戴德將先大父而下寔
欣賞焉

答陳兵憲

相別歲餘無能以片言奉訊愧愧東夷跳梁海外
於中國未以一矢相加遺也而渡遼之師守邊之
卒自爲紛紛如此不知倭于西北決難以騁蓋馬
步相懸水土不習外有風濤之阻內無接濟之人
故三百年以來國廣漸直時中其禍而一詣遼東

尺箠不返此可以觀矣今兩都警備費已不貲然
倭固不至至亦無益於用也民貧財殫不自愛惜
一旦有急何以待之頃風波主於朝堂干戈繫於
唇脣家騁其私人思爲政僕以謂可憂者不在夷
虜耳自惟疎直寡諧隱憂徒切思養而懷之未知
所出也足下何以教之諸不盡

答俞戶部

客歲過清源辱雅眷拳切感慰不可言賤眷舟行
又蒙照拂之厚其不敢受餉則一路皆然不知通
家骨肉之愛不可例拘也言之但有感懷閱邸報
卽知狂生事蓋無恥者利輩敢於犯分處處有之
今石楊二公皆洞燭其事聞昨大察時力爲丈分
明之又復何慮弟初入京同年兄弟尚有六七人
今遂至無一人聚散不常如此回憶舊游可勝惘
惘惟丈早至期以晤言消之耳冗劇不盡惟垂亮

答許中丞

頃拜書尺并大學述一編發函展讀如聞謦欬感
慰可知格物之說夢夢久矣性本無物惟澄然廓

清而不以忿懣好樂憂患敖惰涵之則德明而至
善可止修齊治平一齊可了蓋聖賢之學得其一
萬事畢非如後儒之支離零星補綴得此面失彼
之比也門下頃爲國家肩巨任重令八閩喁喁嚮
治無一竊檐蔀屋不耀於充明不佞方執此以觀
格物之實焉又不獨以楮筆發明經傳之奧而已
承諭倡明聯屬甚愧未達然不敢不勉也使還草
勒謝復未間惟爲道自重不宜

答方僉憲

晤中丞公卽達尊札曾揭二君當可望也黔國事
李意甚不謂然蓋此地本其先人力戰所得聖
祖卽藉以彈壓其衆二百餘年羈縻夷漢皆其力
也書生無識日思侵削之尋至沐氏輕人心解向
之爭體面者盡掉臂去然如國事何往者二司欲
自尊盡改其數百年體勢逮今郡縣皆起而凌之
此何理也聞向日土官應襲者皆教養於沐氏異
時承襲自有臂指相使之勢恩威兼攝此妙機也
而撫臣必欲散遣之今已不可復矣此輩淺識非

爲國深謀於滇中可語者幸以告之然此非獨李
意也餘不盡

與魯菴

一別不覺三易歲朔日月如流未能一脩法席之
問愧罪不可言鄙薄縈戀浮名久而未舍頃獲一
第回憶脩業廿年在上剎者強半中間調護備至
有骨肉所不能及者僕方爲時疎棄而師雅眷有
加無谷乃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恨緣力未能爲
報耳小价南還特令一候起居餘懷種種未能悉
布未間惟爲法自重

答張叔廣

承損手書拳拳啓函伏讀可勝感慰丈文學治行
卓然一時顧人情不美好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
傳之聞者不察輕相附和何其甚也幸丈安意以
處之蓋緩之公心自出激之翻以爲慰往往而然
不獨一事也世路險巇孟門太行豈云其比乃器
識如丈祇足爲砥厲資耳草草附復不盡

與夏雲峰

嚴寒伏惟起居無恙往辱左顧匆遽中輒爾分袂
念之悵然足下以醇茂之德樹吾道金湯卽古人
復生自當心服留都多士如林顧以雅言矩步相
高知有向上一着者十鮮一二得長者儼然臨之
暮氣之惰煥然一新何幸後生輩見此偉人也足
下春秋日盛所學惟減損爲佳古人云省力處是
得力處此要語也幸念之屬飽繫不能方舟報謁
遣小僮一布區區願言自愛

答殷玄洲

承手尺知垂念甚厚感切感切 主上軫念畿服
破格從京兆公之請僕少慙慙於其間遽敢貪天
功爲已力耶言之含愧邸報中論東南旱荒者無
虛日不知近作何狀自賤眷抵都門食指甚繁頗
難爲力因思故鄉親友必有倍蓰此者念之甚難
爲懷也草草布復不盡欲言惟亮之

與王方幹

小价回得翁春秋二書伏讀累日不任歎服近日
士習務華鮮實高者剽掠詞人涕唾以相矜嚴不

復知有經學矣史稱徐偉長欲損世之有餘益俗
之不足思闡弘大義敷散道教時人美麗之文都
廢不作翁之用意豈異此也諸大撰卽宜流行俾
後生知此一脉何盛如之聞荆川先生言元人經
解佳者甚多鄴架有所收藏并一切書目望見示
但欲知其名目卷數不必見書也冗次草草諸容
嗣布不盡

答陳侍御

承委撰次尊甫志銘屬冗劇無暇追琢其辭以闕
揚盛美之百一顧有子如公紆未究之用樹無窮
之烈自有實際不在區區文字間也知仲春已襄
大事宿草幾青矣雖大孝之慕終身不廢而順變
節哀禮則有經唯若時保練以慰存歿幸甚使還
草勒占復東瞻海岱曷勝依依

答繆別駕

都門極承雅教雖淺薄未卽領會而窺足下微旨
若惟恐僕不與聞者何愛我厚也一別未能嗣音
方切馳遡荷書況遠及感慰可知南北風氣雖時

不相習然稍久自安之矣幸勿爲他念古之高真旌陽勾漏輩多涉仕塗豈以爲華顧假以積功累行耳足下其謂之何使還草草謝復兒輩南還來書卽轉致之容脩謝不盡

答江永寧

承教尺下逮深感相念永寧雖小邑而雜漢夷包邊腹經濟之大政具焉顧其要不在兵食在人心而已近世不肯加意民瘼至毆中國而夷之如板升之類皆是也夷雖豺狼非華人嚮導接濟未有

欣賞齋

卷十三

三

能入者藉令郡縣得人輕徭薄賦彼自樂歸之不暇又安肯以其身爲夷狄用乎漢沿邊不設將領但倚辦於守令而足然安邊禦夷之大本盡於丈拊循休息之一言矣惟勉之草草謝復相去不遠因風時惠德音不盡

與張叔廣

昨承手書遠及甚荷拳拳子喬遠訪有千里命駕之風退食之餘與之輕裘緩帶歷扣泉石旅中一快也第錄錄京塵自覺可厭故山時入夢寐又未

能卽遂奈何新刻一部附往所冀厚自持以須新拜不盡

答錢太學

令親張君至拜書感慰不可言國史肇脩爲方今一大事顧令寡陋如僕者濫竽其間非其任矣承見諭種種皆大有關涉卽以告之總裁公蒐討收入外有載籍可資采擇者更望一二見示鄭端簡公最名通今其家國朝典故之書必多丈一爲轉問其目僕自托人就其家傳寫之聞雲村先生有草朝志十卷乞轉借一抄至望作者苦心本欲傳信收入國史亦自其所樂也如何

答周翰檢

一別無繇更望顏色馳懷可知手尺遠至拳拳以學問爲急令人歎服第所言參求者以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也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卽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孟子言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蓋人生種種不

離倫物二字於此種種中加意著察久之一旦豁然槩柄在我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能明察傍前人格式做去所謂行仁義者耳行仁義與由仁義行真偽聖凡之路實判於此不可不慎也按院疏一到第卽言於秩宗云舊無此例蓋會典條例中已說定士大夫之家不得槩行旌表此亦無可柰何然此疏收入正史自垂不朽其爲旌更大矣草草附此時事日新第求去而未卽得也柰何諸惟爲道自愛

答劉翰編

一別忽忽再易寒暑矣丈雅欲以數年林居爲奉親學道計書來果爾丈夙懷得矣如同心日遠何丈天賦高朗稍加仰鑽汗寤殊易大伴明了却以其餘力游意朝章國典以需異日隙陰奔馬理無返轡蓋第自苦後時乃不惜拳拳耳夏初甫入都經歲間往來如織南中日苦應接無寸晷暇又無一片靜地可稍自憩因勉強以前然甚非本懷也金馬浮湛聊以避世乃世復不容則有投効去耳

同館兄弟得一二人爲時宣力卽足爲慰始不必已出也丈以爲如何使還艸勒附謝冗劇不能自一知能得之言意外也未聞惟強飯自愛

答金生

得手書知近履佳勝殊慰懸懸奉觀之餘得壹意讀書不獨可快遠業而精神專固卽具攝生之理惟無迂其言而見聽焉幸甚僕歸杜門謝客日以墳籍自娛差不落莫獨婚嫁逼人未易撥遣然只得量力爲之所謂水到渠成亦難逆慮也使還草草謝復諸惟原亮不備

答王方翁

罪戾之餘未能上訊起居顧辱手書拳拳所爲開論之良厚某卽懦夫能無感省門下耆頤之年不廢著作乃言非衛道不發於筆端韓子所稱其書滿家又不足云矣惟以墨本見示俾小子一錄其副將開蒙愈疾重有賴焉望之望之初歸應酬勞沓尚阻參承渾皆將屈伏冀倍加崇謨以慰瞻依幸甚

答李子大

子野至得手書憂憂且詢知近履平善爲慰書辭多鬱悵語當屬一時情境使然顧闕陷世界安能圓滿如意儻因此自增一重迷網則生平學力都無用處矣光陰如隙駒安得獨持慧劍不知剗裁也無緣言面往此以當一笑

與郭和州

頃負疴屏居卽相望伊邇無從接奉而區區祈向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歲杪至以教賜先之感悚

次賞齋

卷一三

之懷詎可云喻和爲聖祖開天之地天門華陽擅名南服門下以豈第君子臨之政成人懷緩帶之餘持一觴以酌江月何遜古人僕卽不獲陪後車之遊而沾漑餘波敢忘所自竊倖北征代申起居之間未間伏惟厚自持以需簡召不宣

答李戶部

客歲得手教逮及甚荷丈之操持與材力始目所鮮覩而猶然挂於計典雖高識曠度不以爲介而有人才之責者有餘愧矣若僕以淺薄塵黜清班

責望四至得此固宜又不敢藉口於丈以自解也頃巖居川觀差足送日但相去之遠無繇時聞老先生動定日切耿耿前歲以小啓托趙令君轉達亦不知曾徹覽否去人立索報書不能專啓因寢門問膳之餘一道區區幸甚諸不盡

答張任宇

丈數歷數載乃有此轉然穩步康莊何論蚤暮彼求速化而躡者欲巧而得拙者也第事本末付之公論丈入朝自當得之歸途非印石宇肩二丈之力寸步莫致顧通書貴人非第之事矣丈晤間爲第一謝之語不能悉統惟垂照

答江中丞

僕之於明公也嚮往不薄乃明公之讀禮也不能以一言唁而成功也又不能以一言賀蓋病廢以來一切謝絕不可於人理比數矣明公猶損手札諄諄教之誠不知其何以堪也國朝文儒鬱有武功者莫盛於陽明先生其奉命處分岑猛也而因以成斷藤八寨之績談者傳之明公與陽明先生

同浙產奉命以定播而因以平負固之洞蠻又適與之同蓋世有一番擾攘必生一異才以定之惟材生世世必需材自古記之矣陽明當日雖得封拜讒忌紛紛久而後定明公賞不酬勞公論爲鬱然尺蠖之屈正以爲雲蒸龍變之地而不足爲介然也僕迂直信書以爲介在下寮而講讀納忠亦自其分不意以此賈罪於當路雖知者或諒僕之無他而亦可以觀拙者之效矣尚能奉明公之驅策而欲少有立於時也邪伏讀獎借之詞但有感

愧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誨函之辱諸惟厚自攝以副倚毗不宣

答朱孝廉

辱專使以教尺存之書中獎飾甚至深愧不敢當僕雅自檢押內省無他過端祇以虛名過實爲同事所不喜頃歸故栖盡謝賓客開學圃亭於隙地灌園自給庶幾可免矣而足下猶然稱許之不置非所欲聞也時事莽莽爲聖哲所馳驚不足之日而以泄泄當之可爲太息冀公等他日自能任之

僕復何言草草謝復諸惟力學以就遠業不備

答劉孝甫

歲月冉冉方自含愧荷足下記注以教賜寵之彌增感悚尊體何以不佳吾人四十以來便當倍加保啻萬事以身爲本不可不慎重也草草附此謝諸容專候不一

答吳太史

丈位望方著當羽儀中朝令弟輩安林藪之游而乃蹙爲歸計何邪雙樓賦文藻渤發足令山川生

文寶齋

卷十三

氣丈之學力川至雲增卽此可卜曷勝歎服弟歸雖苦貧乏然曲肱飲水亦差有味自此于己分稍有得力處非上何以成之含戴主恩至於沒齒而已淮海集并領諸不盡

答鄒爾瞻

讀兄手述尊嫂狀爲之悽惻弟學道數十年未出見解窠臼憤然思一切抹撥以冀所謂歸根復命者坐此應酬之作久爲謝去然兄所委則不敢辭蓋欲以明主上之寬仁而發忠臣心事之一二

非應酬比也但不知可吾兄意否來況敬拜白沙先生手翰輿幣附璧諸惟亮在不一

答樂禮部

居官以明習國朝典制爲要衙門一切條例既能洞曉臨事斟酌行之滑胥自無所措其手矣此外治經第一詩文次之僕少日觀易只是求之語言文字間殊爲憤憤頃潛心玩味乃知真爲視身涉世之妙道殆無一字虛設者甚恨學之晚也疏解所見甚多吳草廬纂言石澗易說與近日熊南沙

伏貨齊

卷一三

三

象旨決錄皆不可不看李鼎祚集解李彥平義海撮要皆可備看足下以文名家自其能事若游意經史當更爲有本之學子美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有志者政不欲擅場於時流也草草附復知不罪餘惟以時自重不一

答高別駕

承手尺知從玉山之任免却過家一番勞費甚善別乘爲郡佐無地方專責惟善處僚友爲要然以足下謹敕而謙抑自不待丁寧也金華宋元間多

名儒敝鄉趙公爲郡時刻有正學編具載其人今其遺風尚有存否金仁山名履祥者著作甚多幸見其書見寄至望衣葛花木并領惠使還附謝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遠至具悉近況感慰無量吾輩名有學力者其所得不出情量中事自非咽喉下刀無究竟處顧未知懸崖撒手政在何日耳齒髮半凋歲月不待讀來教彌增愴然先公集序已爲取得寄上

伏貨齊

卷一三

三

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誨函之辱諸惟爲道自愛

與劉司空

國家漕爲甚重亦爲甚難門下當黃河改流之日獨能不動聲色而成功宴然僕謂兩語庶幾近之以門下洞達而能盡下覈實而人不能欺故耳推廕一事尤爲膾炙人口比部戴君徵僕文以賀非謂僕之能言以僕能不爲虛言也如何如何諸惟爲國自重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益稔進脩之力昔劉歆參道專至感神人語之云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不能破死生縱極玄奧皆分外事也老丈於此事白首一節可謂精猛矣而顧云云特言此以誘教弟耳然不敢不共相勉也草草附復并謝伏暑尚驕萬惟自愛

答丁以舒

頃聞足下文雅好事秀出一時而莫緣瞻奉辱損手書并雅況種種對之感忤尺牘在諸體爲小而其用則大究觀來刻片語間文義錯綜如團扇短屏居然有萬里之勢真李營丘筆也以足下之材美自可到古人佳處僕老癩病廢祇有健美而已使還草草附謝諸容嗣布不盡

與李儀部

薊門一再披奉然梧竹之姿一交臂而失未能相款曲也僕樸遯細謹雖材不逮人而決不敢踰軼爲行已之玷徒以虛名過實下召疾於同曹而木彊屢方上不能曲媚於時宰偶科場之役爲主上越次黜用兩人者遂合謀傾之科臣受其指噉

不復加察尋見僕辯疏始知分經校閱故事而彼所摘非僕取中之人卽向令師痛自悔恨而業無及矣當時行道之人爲僕憤激冠髮爲指薦紳中乃絕無一相暴白者甚且不齒之人搖唇攘臂若赴仇敵以悅當事者往往有之頃之冰山旣頽戎首尚在給事楊某猶假條陳以詆僕楊僕之同籍厚善者豈不知僕之爲人而前事絕無影響哉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誠擇所集於枯與苑之間而他何卹焉僕始絕意謂世無復有君子者矣迨部覆一上疏末一段言言當實不激不隨一時傳觀祇爲之敝問之知爲門下筆也嗟乎僕則何以得此於門下哉夫僕至不類固主上論思侍從之臣也一旦爲羣小擠排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於窮鄉編戶冤抑不伸者竊爲明時恥之得門下而士知清議朝有指南自是媚權賊善者皆可藉末議而關其口僕卽沒齒林壑亦復何憾相去甚遙未由聞問莊生純夫之便卒卒附言略明下悃空言非以爲報不盡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四

序

詩名物疏序

孔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論語於書禮不數數獨詩至十二舉而不以爲煩豈非可與言者之難哉當時學詩者惟子貢子夏爲聖人所深取二子之言詩以世儒觀之如收經而引其足也不知書禮意盡於言而詩不盡於言二子於其虛圓微妙不可控搏者而以意逆之明乎非世儒所可幾

矣夫詩有實有虛虛者其宗趣也而以穿鑿實之實者其名物也而以孤陋虛之欲通經學古以遊聖人之樊豈可得哉詩自毛鄭上下其凡六家半軼不傳今立於學宮者其解詩皆解他書之法也既非風人之趣若夫草木鳥獸諸名物之類非援據不明非參伍不覈顧往往置而不言則此興之義微矣陸璣作疏良有意於此鄭樵氏以支離目之迨自爲昆蟲草木略也謂以儒生而識田野之物農圃而兼詩書之理可無餘憾矣然僅僅三百

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語焉而不詳亦奚取焉海虞馮君復京童習是經久而有得取疏略而廣之綴集昔聞參以新義自鳥獸草木而外如象緯堪輿居食被服音樂兵戎名見於經者種種具焉足以補陸鄭之遺而起其廢疾至詩人之意則存而不論俟讀者虛心而自得之此於孔門之言詩不庶幾近之也哉近世竺乾之學其徒有教有宗教可以義詮而宗不可語解竊謂詩之可悟而不可傳也蓋與宗門同風然則君之此編其可釋者釋之

欣賞

卷一四

毛詩古音攷序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嘗深疑之迨見卷軸寢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

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
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
今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
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
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
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
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
而簡陋自安者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蓋余

序

朱一日

春秋左翼序

左氏之用不盡于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彼
其事判于數世之後而幾隱于數世之前或以一
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以徇或微
纍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
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
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
十二君之行事通爲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
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于其無所主名者
則強爲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
之說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
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爲左氏重而不知離
經以爲春秋用也余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
而爲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于不善讀左氏故
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既已獨詣其深而苦學者
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
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目
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吾人之論管
子也以爲變司馬法之鉤聯蟠踞者而爲直截簡

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
而能攻者哉故余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螯弧抑
亦春秋之墨守也歟

宗儒語略序

南臯鄉子還廬陵郡多士往稟學焉南臯子討論
之暇采先儒語之發明心要者彙次成編名曰宗
儒語略余讀之未嘗不挾策而歎也夫學必有宗
如射之的也儀的在前持弓以射之蔑不中者不
知其的將貿貿然用力彌勤而命中彌遠的者何
其小矣

吾之初心是已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
耳向明不以手任行不以足探物此豈待於外索
哉譬之魚鳥至渺小耳而飛雲泳川不借之人力
何者道自足也不知其足微以見聞智故益之矜
飾於仁義而雕績其毛彩苟以譁眾市聲可也何
道之與有傳曰言有宗事有君故知心有君則矜
綴脩爲安自外慕者皆臣妾也知見心爲宗則擬
議識知多而迷殆者皆支裔也古之明此者不少
矣而六先生爲大著能識此而學之思過半矣或

曰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學之爲余曰不然夫有火
而不鑽則不然地有水而不浚則不達六先生之
言相人以鑽之浚之者也而非能奉水火以益人
者也書若干卷余小子題其卷首

國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

君子之學知性而已性無不備知其性而率之以
勤斯仁義出焉仁義者性有之而非其所有也性
之不知而取古人之陳跡倣倣形似以炫世俗之
耳目顧其於性則已離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蓋由仁義行者性
之所之無入不得而行仁義者以己合彼即劬勞
刻畫巧爲之摹而畔援欣美之私已不勝其憧憧
矣此繇於倫物之明察與否而明與察則余之所
謂知性也孔氏之教以是爲儀的而當時之徒已
不能盡出於一蓋聞道者不時有而抱咫尺之義
亦庶幾可以寡過如是而已漢唐宋以來學術有
明若晦而莫盛於國朝河東薛先生寔始倡之
雖學主復性而孤倡於久晦之餘其說猶鬱而

暢至白沙陽明兩先生橫發直指孔孟之宗豁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弗可尚已不察者猶病其言靜也鄰於寂言知也疑於偏則未深考於孔孟之學故也孔廟從祀之議累代不決今上始采公卿之說斷然以薛陳王三先生入祀而敬齋胡先生亦獲與焉豈有感於知德之難而取其馴行亦足爲俗學之鍼砭也歟學者誠知性矣不患無行誼而知之未徹或至爲無忌憚之中庸此又司世教者之慮也祝君介卿學以新建爲鵠然謂三先生語不可以弗廢并錄其要以示學者而屬余序之嗟乎學者誠得學之宗則四先生之言皆問津孔門者之先鞭也而胡能低昂之輒以是爲復不知亦有當於介卿否也

刻傳習錄序

國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當時法席盛行海內談學者無不稟爲模楷至今稱有聞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沒傳者浸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實際未詣或以放曠自恣而檢押不脩或以良知爲

大實錄

卷十四

一

代序

卷一

八

京學志序

未盡而言寂言脩畫蛇添足嗚呼未實致其力而藉爲爭名挾勝之資者比比皆是今傳習錄具在學者試虛心讀之於今之學者爲異爲同居可見矣此不獨徵之庶民難於信從而反於良知必有不自安者楊侯爲冀州修政之暇思進厥士民於學而刻是編以嘉惠之語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觀者以愛人驗侯而又以易使驗州人令先生之道大光於信都而一洗承學者之謬余之願也乃不揆陋庸以貽之

志始成屬余稍稍刪潤之以傳余聞古者奠先師於學而無廟蓋郡邑之有學羣子弟學道與稅於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所自故有釋奠釋菜之禮以著其不忘唐宋之世廟事孔子而無學則不知所以事先師者爲何說而其失遠矣慶曆始詔舉之而士不滿三百不得立學亦未能盡達於天下然則由今之道而不失古之所爲惟 昭代爲然多士試講於此編憲章 謨訓雍容詩禮瞻 廟堂而駿奔俎豆之事備課士業而圖書射飲之用

悉非埒不居非典不敦卽節文度數未盡如古法而行可興也況其如 昭代之懿者哉昔老莊以聖智禮樂爲滑性命擾人心之具彼誠見學者離性畔道而文之無以爲也若舜在深山之中木石鹿豕之與俱亦豈有詩書方策之觀簾簾鍾鼓之飾哉然舜得其與野人同者以爲望而士嫻習禮文被服儒雅或不免爲老莊之所出此可以知學已喪學不能知性非學也知性矣而不能通死生外禍福以成天下之務非知性也記言金陵俗毅

且美士清以邁重廉恥而薄榮進任質直而絕浮巧今土風良然學者能因其有相與學而明之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亦勉焉以從上之教化庶不虛師友相成之意而無媿於都人士也已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敢誦以爲多士勸

忠節錄序

嘗攷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 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

德意建祠冶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羣賢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脩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頽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人若干人項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余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咏之而并

屬爲序余竊惟 高皇帝剪除兇殘鴻業未固必
得 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 國朝爲然漢
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第令如盈
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 文皇帝始
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
臣工人人楊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
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輩皆奔
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莫振究且貴富熏心廉
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
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
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
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寔有相成
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得諸臣事於故
牘中銓次爲集家世寢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
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
勒爲不刊自是忠冤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
令括囊金匱 公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
於指視 彰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

忠孝者未必非此書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
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教
而此編爲尤著云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古之舍生取義殉爲明神者多矣而漢前將軍關
公最著公廟祀遍天下山陬海澨罔不庀飭而在
解梁最著祠自元胡琦志之先後凡幾脩矣而今
大京兆趙公最著京兆公與公同郡人少卽嚴事
公宦轍所至必以志自隨每有見聞應時改定其
用意甚勤頃蒞金陵一見余出此本今相參校而
并屬爲序余固辭弗獲乃稍稍增損而緒正之分
爲八卷已定可繕寫漢末羣雄奮爭惟利是視士
不幸而出於其時能以義自立者鮮矣公獨能識
帝胃於草茅之中委身事之顛跌撼頓如水之崎
嶇委曲歷萬折而未嘗不東也嗚呼難已當是時
曹操以鬼蜮之姦不知禮義爲何物亦信公大節
有凜然不可奪者權輿公爲仇雖智能害公而於
其殉不難以族禮葬之此非精忠血誠有以深服

兩入之心而折其氣不能也嘗竊謂公之一處稍明大義者或可勉爲至於自始至終不以死生利害爲秋毫顧慮則公蓋篤於道者而史臣但稱公以萬人敵爲國虎臣淺之乎知公矣公少出入兵間雖嗜左氏春秋略皆上口其得從容學問當亦無幾而乃能挺特自信動軌於義其勇烈忠奮出於性而然歟抑亦聞而能踐其言壹砥世儒耳學顧有獨至者歟公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以照萬方心在人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公之晰義如此五代王彥章嘗稱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言校公何啻土苴而持此猶能爲世忠臣況如公者其皎然與白日爭光復何疑哉公之赫赫不繫志之有亡蓋人之嚮往不足者非志無以寄也拜公祠而識其面目無不勃勃感動況讀是編而詳公之本末與世所以尊事之者卽姦邪媚嫉之夫有不踴然泚頰面易慮吾不信也夫世知慕公者衆京兆公獨能追其遺烈嚴而志之以風示來世京兆公於是不可及已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爲談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唯兵爲喜強而猶然以柔詘卽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卽爲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外于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棄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者是滅有以趨無者也其名爲無而有之無者是卽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爲歸根夫苟物之各歸其根也雖芸芸并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卽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卽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言有卽無誠知有之卽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

而爲與事舉不足以礙之斯又何棄絕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談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數年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病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歎曰鄉也未嘗不非意

以字補

卷一

識而或思離識以求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談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意見了無朕兆而余亦幾爲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以訊余余以近見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閱之凡六十有餘家富哉言乎其中畔道離經之論雖往往有之而合者不少矣吟言廻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

盡容成子書列子又以谷神不死爲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古之聖人可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但取前人所疏乎自排續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亦方解陰符未就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序之藏于家

莊子翼序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列御寇

莊子

卷一

楊朱亢倉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惟揚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取莊子爲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獨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關尹子雖高要兒蕊女等語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非其真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莊子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言傳于世者唯莊子耳余既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疏義閱之采其合者爲此書名之曰莊子翼老之

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諸諸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卽寓于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彼老莊者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孔孟之有於焉取其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彼禮樂仁義之云孔孟旣丁寧之矣而吾復取而贅之則何爲乎此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固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轉上下爲妙微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不知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閱學者之失其性也而爲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嘵嘵然同異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聖人制器尚象厥義深遠後世寢以不存鼎盤量

銘間見于經而手不拊敦彝之器目不存蟲魚之書抑已久矣漢宣帝扶風鼎寶憲仲山甫鼎徐之遜荆楚諸古器斑斑史策中世未甚寶之唐初東巡之石偃師之槩岐陽之鼓乃有墨本猶未見圖鍾鼎款識於錄者宋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以爲書呂大臨考古圖出焉劉原甫歐陽永叔李公麟各爲傳錄以至晏惠開趙明誠董道黃伯思翟耆年王保薛尚功紛紛論述而莫備于博古圖蓋宣和間盡人主之力極其蒐討窮山古塚破掘殆盡三代之器來獻者至六千餘數秦漢諸物非殊特者不收何其富也是時博雅好古之士廣覽經傳求其源委而人主復賞其識鑒味其議論以爲一時之盛然第爲玩物喪志之資而于古制器尚象者未嘗過而問焉未幾尚方所儲歷代重器僅以給燔烹食戎馬豈不悲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無形而器有象如犧尊之重遲雖敦之智辨黃目之清明山鼎之鎮靜壺尊著之賁僕使人指掌而意悟目擊而道存

皆有不言之教焉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至若柱爵懲盜。饗餐戒貪。山觚防涵。觸事著警。凡以成德而礪行。抑其次也。原父謂禮家之制度小學之文字。譜牒之謚系。靡不有資。猶爲末務。乃上不能契道。下不以飭德而持爲耳目之玩。則宜和君臣之失也。適足爲戒而已。二圖流播。旣久。臨移失真。新安吳弘甫氏重刻之。以古玉圖附焉。而屬余爲序。余閱世之不原本始而第以玩物爲也。輒述所聞以遺之。

上元縣志序

上元古金陵。自諸葛武侯稱爲天府之國。孫吳寔始都焉。六朝嗣起。文物勃興。而規摹建立未離偏霸。至我太祖高皇帝藉江左之力。奄甸六合。定鼎於斯。雖一再世。徙都北平。而二京並建。與豐鎬爭烈。非復六朝之舊矣。顧其因革盛衰之際。載於典冊者。自南徐州記。丹陽記。以下若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各有所明入。國朝陳太史魯南撰南畿志。金陵世紀。陳中丞宗之撰金陵人物志。於邑

未有專述。萬曆壬辰。邑侯程公三省謂神州赤縣。文獻甲天下。而志獨闕。如無以備攷覽。存法誠也。乃屬鄉先生李公登。文學盛君敏耕。陳君桂林。攬衆說。撫遺事。芟繁取要。而成此書。若夫地理文學。祠祀食貨。兵衛與夫良吏名人。忠義孝友。高行隱佚。儒林文苑。靡不備載。而列女方伎。若事之不可吐棄者。咸附焉。總之爲若干卷。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程侯將刻而傳之以余爲都人。與聞其事。請叙於首簡。余以謂先

上元縣志

卷十四

王之政。辨疆域。程土方。稽俗尚。與時守靡。匪以適治而已。顧興敗之繇。其來以漸。苟非早見而力挽之。則莫之能救。若是書所載其龜鏡也。何者。觀其戶口。則由登而耗。賦役。則由省而繁。財費。則由縮而贏。吏治。則由良而窳。人才。則由實而虛。物力。則由富而貧。民俗。則由醇而薄。降本流末。何莫不然。斯非爲人牧所宜加意邪。宋元祐間。伯淳先生爲邑。薄如國史所紀。復均訟簡。與夫脯龍池之神物。析道傍之黏竿。事甚微淺。乃邑之人瞿然顧化。俎

豆至今以余所親記嘉靖中則程公憫恩施甚厚
百姓歌之今志成復屬之侯蓋有造於是邦者先
後五百年而皆出程氏何其盛也藉革今爲民父
母者皆若而人卽國家豈獨萬年之盛將永永是
賴非獨爲一邑計而已余嘉諸君子發凡證例以
筆削爲已任又親戾之審於政體能知所重而亟
圖之也故樂書之俾後之覽者知轉移之機厥有
所寄必有憬然而寤者焉

荆川先生右編序

欣賞齋

卷一四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
十計嘗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之諸
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爲
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轉皆有益之書餘非所急
也所輯最巨者有左編右編儒編詩編文編稗編
凡六種世所行左編文編稗編餘未出也司成劉
公幼安朱公文寧頃蒞南雍業以正學爲多士鵠
矣已復欲以經濟導之則取右編刻焉余藏先生
彙本部分未定且漢唐名奏遺軼尚多幼安因擇

其要者補入而緒正校讐則文寧有力焉刻成俾
余爲序余惟學者患不能讀書能讀書矣乃疲精
力於雕蟲篆刻之間而所當留意者或束閣而不
觀亦不善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
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古之善醫者於
神農黃帝之經方秦越人之難經靈樞甲乙葛洪
陶隱居之所綴緝咸洞其精微其於簡策紛錯黃
素朽蠹老師或失其讀與曲士或竄其文者無不
貫穿而辨晰之矣又必樂義耐事急於生人而亡

虞主人之奪解斯能動而得意攻邪起仆如承蜩
而撥之也藉今不由經論而以情揆疾曰古法新
病不相能也而第多其藥以幸有功則相率以趨
於斃而已是編自周秦以迄勝國任士之所勞謀
臣之所畫凡爲醫國計者班班在焉中間矯拂嗜
欲指陳利病與辨別忠邪而處其進退人主虛心
采納而言者亦精意體國不啻燭照數計然何其
盛也卽有言未忠而未盡用者其回隱蠱壞之
狀亦因可考見而無所從遜蓋非特得進言之法

寔善敗得失之林也其可忽諸語云學書紙費學
醫人費夫執古之法而不知變者非也惜於古學
而徒費人以嘗試其胸臆非之非者也學者冀無
蹈其轍必以此編爲嚆矢矣

刻蘇長公集序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見不苟同於人而惟
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托以不朽夫道莫
深於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
者也聖人殉其吉凶同民者故在而退藏之義隱

矣學者不得其退藏者而取已陳之芻狗當之故
識鑒之而賊才蕩之而浮學封之而塞名錮之而
死其言語文章非不工且博也然械用中存神者
不受以眊夫妙解投機精潛應感者當異日談矣
蘇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賈誼陸贄自命已從武人
王彭遊得三乾語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釋悟無思
無爲之宗慨然歎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
自是橫口所發皆爲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妙神
奇出之淺易纖微寓於澹泊讀者人人以爲已之

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學識方爲吾
用之不暇微獨不爲病而已蓋其心遊乎六通四
闢之塗標的不立而物無留礙焉迨感有衆至文
動形生役使萬景而靡所窮盡非形生有異使形
者異也譬之嗜音者必尊信古始尋聲布爪唯諧
之歸而又得碩師焉以指授之乃成連於伯牙猶
必從之岑寂之濱及夫山林杳冥海水洞涌然後
恍有得於絲桐之表而水仙之操爲天下妙若矇
者偶觸於琴而有聲輒曰音在是矣遂以謂仲不
必師於古俯不必悟於心而敖然可自信也豈理
也哉公著作凡幾所謂有所自見而惟道之合
者也而於易論語二傳自喜爲甚此公所以爲文
者而世未盡知也經以余向刻於涪州茅君孝若
復取公諸集合爲此以屬余爲序爲書此

令學者知循其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五

序

養正圖解序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卽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 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 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教可謂本末具舉筏以復加已歲甲午 皇上命

皇長子出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疎靡所自效獨念四子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我 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揆仰遵 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輒錄 上塵以俟 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傳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大學學大藝

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爲之尊善而抑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而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 皇上範型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 聖祖若某之寡陋如燭火然詎足以庚日月之明顧塵露區區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而出者續 聖志而成之矣特著之序以俟

國史經籍志序

自書契以來靡不以稽古右文爲盛節見於方策可攷已我 太祖高皇帝伐燕首 命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版籍既定燕復 詔求四方遺書永樂移都北平 命學士陳循輩 文淵閣書以從且輶軒之使四出搜討其時 睿藻宸章既懸象魏而延閣廣內之藏如觸目琳琅莫可注視何其盛也 累朝通集庫 皇史宬在所充牣而宣德以來世際昇平篤意文雅廣寒清暑二殿及東西瓊島游觀所至悉置墳典迨雞林土蕃遣使求書文教遠播直與奎壁日月

激衝光明而宛委羽陵之有方之茂如矣。繇此觀之，運徂則鉛槧息治，盛則典策興，蓋不徇人主風尚，繁之而世道亦往往以爲候，可無志哉！劉歆七略類例，精已荀勗，乃更著新錄，析爲四部，合兵書、術數、方伎於諸子，春秋之內別出，史記、經子、文賦一仍其舊。繇近世史籍，猥衆若循七略，多寡不均，故謝靈運任昉悉以勗例銓書，良謂此也。今之所錄，亦準勗例，以當代見存之書統於四部，而御製諸書則冠其首焉。

刻白氏長慶集鈔序

余少讀堯夫先生擊壤集，甚愛之，意其蟬蛻詩人之羣，創爲一格，久之覽樂天長慶集，始知其詞格所從出，雖其胸懷透脫，與夫筆端變化，不可方物，而權輿槩可見矣。樂天見地故高，又博綜內典，時有默悟，宜其自運於手，不爲詞家谿徑所束縛。如此近世宗尚子美，往往卑其音節，不復數第屑革，稍近而神情邈若燕越，非但不知樂天亦非所以學杜也。曩鈔其警策若干篇，冀曉世之冥貪，封

以庶幾乎詩之用，而豈以爲今譚執者道哉？霍丘李君近仁見而悅之，謂雅道眩瞶之中，刻而傳之，當必有助，而屬余題其簡端，噫，世且以余爲不知詩也已。

書文音義便考序

世之切於用者，莫踰乎書，其易譌而難以還之古也，亦莫踰乎書。人言漢世學童能誦書九千以上，得補爲郎，故其時精於小學。然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以束爲宋，子雲以三日爲疊，韓子以自營爲私，自古博學通人不能無失，況後世乎？蓋自籀篆變分隸，興學者驚其支裔，迷厥本根，而柄文者亦復涇渭同流，淄澠莫辨，至於今而滅裂甚矣。間有一二好古者，是正其譌，翻相怪異，如隱侯見嗤於其君，莒公召怨於其友，豈不惑哉？余友李君行周，學廣經子之餘，單精字學，規籀古而思結繩之樸，摩鐘鼎如覩商周之世，手披目玩，積有年祀，閱學者之贅贅也，作書文音義便考一編，間以示余，蓋上之不欲盤古而下之母，以賊世斟酌雅俗之

間而漸還之正其用心勤矣顧余之疑於疇曩者數端輒以其唯略論之如草長爲之因借爲語詞而加草爲芝舟慢爲凡因借爲總計而加巾爲帆假借不明客主倒置世因滔滔仍而不反其疑一也如亨益爲亨辟益爲僻知益爲智不知義異文同是名轉注而鳬鵠指資莫之判定其疑二也字同義判則韻部殊科乃一涯也而麻支並列一綸也而真刪兼舉用無兩端彼此殊押其疑三也如峙峙茲茲曉曉雁雁始以傳寫偶差後輒二字悉

載有若焦光爲先向平爲尚史籍並存莫能歸一其疑四也支支爰爰殊字同書蔡蔡蔡晉之首無異已已已之體莫別自篆變爲隸沿襲難更其疑五也如下之音虎馬之音姥服讀如迫降讀如攻毛詩楚騷參同太玄並同其韻而後世不知猥云爲協其疑六也古韻雖湮而梁陳季代尚存遺響自釋文行世韻略試士俗儒遂執部韻爲著龜視古音如芻狗是毛詩不如唐製沈約賢于孔丁其疑七也此其大者餘巨彈論嗟乎士未有不通

古人之經而能知其義者亦未有不通古人之字而能知其經者學者尚繇此編而觸類以得之母謂古道之終難還也

沈氏世傳錄序

金陵天下之一大都會也而民無土著士鮮完室則勝國時爲甚高皇帝定鼎於斯徙四方鉅族實之故今居金陵者率自四方來也而沈氏獨世爲長于人洪武中以罪適戍金齒尋自金齒復歸金陵兵燹崎嶇先後若干年而金陵之沈氏如靈

光之歸然而獨存詎不異哉嘉靖間韓峰公以進士起家御史公以剛行篤學爲時聞人而沈氏亦彬彬爲名族矣乃未竟其施而卒公長子宗明懼公之雅言懿行與公所傳先世之遺事久而軼也乃倣歐陽氏法作譜以譜之於是生卒行履居葬皆牽連以書而先朝誥敕薦紳贈弔之文附焉噫可謂有志者矣古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國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太史公當國亡族極之餘搜輯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諱尚書集世紀而已迨九品

家傳系數百年不絕雖未盡合於古法而崇本厚始之道未盡沒也今世譜學尤廢士大夫閱三數世迷其所出往往有之宗明爲此錄雖述自隱侯之裔然亦不欲遠引自其身上之至六世而止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語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言一氣耳故子孫忘其先人而不錄是蹶根棄本之行也而今人之錄之也或不務紀實而妄有傳會以爲名高其異於志而不錄者幾希宗明心恥焉特述其灼然可據者次於編使凡所繇以出者咸知其本知本則重親重親則勸睦而風化之美自沈氏始焉斯無負於金陵之故家也哉余與宗明爲文字交間出斯錄示余余觀之嘆今之君子莫能以爲也故喜而序之且知繼韓峰公以元厥宗者必宗明也

姑孰李氏家譜序

余聞譜史國史等所以聯族屬而興孝弟者也古者宗法明世系重世儒至有以譜學名其家者晚近官司無教令而世家復無以倡之收族睦宗之

道鬱而不彰不惟風醕俗降卽士大夫之有材力者智慮施爲或足以及人而於同姓之親顧有所未至出之無本而行之必倍其不足以有立無怪也姑孰李汝節君恐世德湮而族屬離慨然以譜爲已任抑可謂有志者矣李氏可知者自節度公有聞靖康間世有名德國初太守伯羽公能識真主於草昧之中率其徒陶公安往迎之高皇帝一見柄用以所得首郡畀焉未竟其用而歿嗣後州郡藩臬侍從之英比肩而起言世家者必稱

之載之郡志可攷也而莫盛於伯羽公藉第令天假以年龍變雲蒸稱忠令甲其功業豈減陶公哉公之材有造於國而未食其報宜其子孫蕃而世德茂如此汝節少以孝聞頃繇鴻臚出丞嘉禾不以卑官自菲薄節用愛人藹然有循吏之風此豈徒以材力意氣勉強於外者所能辦邪余知是譜出可以風邦國而化鄉人無疑也汝節乞序於余輒書數言首簡而并致余相期之意汝節其勉之

汪溪金氏族譜序

休寧汪溪以金氏爲望宗唐廣明中曰博道者由
桐廬來杉溪爲新安始遷祖又自杉溪遷梅結已
又自梅結遷汪溪垂三十世歷七百有餘歲祖孫
德業相望於屏山練水間何其盛也古昔最重譜
牒之學近世學士大夫多忽不講而新安之俗獨
能加意於是故金氏之譜先後凡九修藏於族姓
第末板行耳嘉靖己酉院判君弁念其久而未續
屬六水陳君有守大加修葺譜迺復完至是四十
七年矣爰俾其弟參軍甫問序於余夫睦族莫微
於宗法秦漢以來世無世卿而大宗之法廢所以
合親尊祖猶幸有小宗之法也至小宗之法不行
則族不可復合而先王之意蕩然矣有志者始汲
汲於譜法以維之乃漢尚官魏晉尚姓南北朝尚
詐譜之敝又復如此君子所以重歎於復古之難
也余以謂非修其譜之難而能修身之爲難黃帝
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姓同德異姓異彼其
族以貴德耳後世九品中正之法立權歸右姓尊
世胄卑寒士故世以門閥相高至托古名人之

以爲重何其敝也君雅意敦宗合族而譜則斷以
所知爲始其見甚卓且君與弟參軍皆篤於孝義
勤行樂施白首相友愛足令薄者愧鄙者寬其過
於人遠矣攷金之得姓昉於秬侯秬子賞若建迨
兄子安上安上子敞敞子步皆封侯侍中與張安
世七葉珥貂漢世衣冠以金張爲盛然自秬侯著
忠孝大節至唐徙新安繼繼繩繩雖隱顯不同而
同歸於忠厚今二君尤能修之不忘是金氏之亢
宗者蓋自有在非第以開闢相矜詡而已況是譜
也水木本源一開卷粲然在目孝子慈孫友兄弟
弟之行有不勃然而興者乎然則師齊嬰之推祿
廣范氏之義畝尊晦翁之家儀敦袁氏之世範族
之人必有繼二君之心以行古之道者余因序是
譜而輒及之以致屬望之意云

青陽陳氏族譜序

嘉靖戊午余始識青陽陳水部於場屋去之四十
餘年其從孫明鼈與余兒周同舉於鄉爲人溫而
恪蔚而有文余知陳氏之興蓋未艾也一日出其

家譜以示余曰此余世父一德一賓所修葺而族祖邦任及諸宗人之志也先生其一言序之余考古昔譜領於官其法最嚴隋唐而後譜局始廢世家寢迷其本始多而亡統遠而離宗焚焚然不可勝原矣官禮之陳本出汪氏自宋將仕公贅壻於陳子孫襲其姓而不能自還然類能以儒自振觀譜所載或總益州或按十道使或拜御史大夫不獨近世之水部公也家乘私史錄自相創述論著者據其所聞不能廣覽旁搜以會通其故驕駁不倫亦無足怪今陳氏之譜自志達公而下字名官位壽年墳墓以及縉紳之詩文朝廷之誥勅榮然如目見而耳受可謂備已汪出魯成公次子世言汪者必本周公而陳則虞舜之世胡公滿之裔也雖皆神明之胄而改徙貿置不無居同而殺人冒而奪之失識者嘗寘疑於其間以余觀之載籍其爲陳者蓋有四焉大舜之後以國爲氏者一也白氏自隋初改爲陳此萬千之陳二也魯相無後以外孫劉矯此廣陵之陳三也侯莫陳之後亦

以陳爲氏四也鄭夾漈氏族之學最爲精審所臚列殆非一端而於官禮之陳奚疑况君子微獨辨姓之亟而提身睦族之爲難陳氏官修職士修學民修業而定爲家規又扶善誦哀凜然以禮義相聯序同堂而處比肩接膝坐行拜起忠孝友愛之意可觸目而興也此其於敦敘之大本業無愧矣異日明鼂登朝疏請於上以還將仕公之舊而竟水部之志未晚也語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余輒書以俟之

內江蕭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而命氏其法甚嚴然氏族雜出爲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不可勝數矣而譜牒所載率犁然可攷至於近世絕無上所賜與下所更者一姓相守歷百千歲而不變何易簡如是士大夫乃有不知祖之所自問其門閥世系生卒之槩茫然不知置對者往往有之則宗法不行而譜乘之學廢也以故士無傳承鄉之禮讓敝且仕族亂而庶人僭所繫豈微也哉蕭出殷微子以邑命

氏爲最初而獨貴晉宋間品過江僑姓以王謝袁蕭爲大至武帝踐尊位諸宗文采照耀江左沿及李唐繇瑀至邁八葉之中咸躋宰輔其盛極矣余同籍郡丞君九成爲譜則斷自元季思德公爲內江始遷祖不欲冒所不知者以爲重蓋其慎也思德五傳而爲都御史翀又六傳而爲御史世延以名德起家爲右族頃澄江守節聲昌永菖御史如松與郡丞君項背相望在西南數千里外而以行誼勲伐燁然聞於四方矣君獨念近者不親難以及遠藉令經濟足稱而敦睦未至雖其所立卓卓猶爲施之無本而不足貴也故其譜於先後名字爵謚年輩卒葬必謹書而備錄之以至德相講貧相周患相卹所爲萃渙合離者咸具焉冀以追先人不泯之精神於冥漠之中以及其所欲慈之子孫厥意美矣自是本末不悖遠近兼舉以成社稷生民之烈豈復可量哉夫言氏族者貴門閥忘禮教其敝寔繁昔人欲明譜學而遺教以忠厚庶鄉黨之行修人物之道長教化之風興而可與古參

余謂蕭氏之譜出於斯言奚媿焉乃題其端歸之

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

余師少傅許公以歲辛卯致相事歸新安公之歸也門生故吏謂公受恩也厚不當力求去以自菲薄公則曰國本未建上遲疑不卽決吾以力爭忤意一宜去邊塞特款久弛備虜躡洮河當軸守故常不欲以一戰創之吾莫能持籌佐未議二宜去是時上重違公命其請賜乘傳還學士大夫譁然高之大都稱公明進退遠殆辱以無咎於大臣之誼而已不知公之一去有功於國家者大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得失橫於中則國計官方率徂而不暇顧有能蚤自引決以矯爲名高亦足快矣然以公觀之第小夫舛舛之爲非大臣體也當上意旁屬冀得一二入翼之事且不測公謂非一去無以明臣節而悟主意疏至五六上不休上雖聽其去而知公議堅不可奪事之萌芽因以逆折頃之上且下璽書罷遣邊臣大破和議

而西陲之捷踵至寔公發之也自昔柄事者多陰伺人主相上下又不欲自爲禍梯而因仍以嫁之後公不難慷慨引去以伐其謀蓋至國本安孟而邊亭臥鼓然後知公功在社稷非偶而已公爲人和平倬大不爲恃重乃大節所繫則侃侃無所回變蓋其寬也卽小夫孺子靡不欲其和而其介也至天子元臣無以奪其志此非古大臣不能也國朝閣臣首解大紳黃文簡兩公居多石畫若杜丘福之謀而黃臺之怨息散阿魯台之黨而紫塞

之風震其大者也然兩公奉魚水之歡而公當釜鬯之隔其難易又有不待辨者公春秋方盛其在朝也未嘗一日忘於歸在天下又安能一日忘公出哉異日天子念公功還之政府所爲計安天下當媲美古人於嚮所稱二公奚讓焉公爲世庀材大者梁棟細之椳闔亡所漏而小子某其一也公行二三子相率前爲祖其情一聲之詩而屬余序於首簡如此

孫仲可先生遜言引

余聞劉氏七略剖判稅文總百家之緒言人人殊靡不經緯事物跌宕古今學足臻微智能釋結故足述也兵燹侵尋古學掃蕩卽天不祿喪百有一存世復與之疏闊蓋別集行而九流泯矣洞度穆子有懷四方阨而不試材高學鉅嘗事浸多著述言十有七篇余得而讀之君道則在君也臣則政理則在臣也天測人絮經史學尚家範則在人人也大都原本六藝發揚時風按義舊名依輔王道鑿鑿乎與諸子臚列播於不朽其偉也夫去若千載聞孫鵬初校而刻之時官詞垣稍徙璫閣橐筆之游寔偕朝夕屬敘而轉藏之辱陵其家

雅娛閣集序

古之稱詩者率羈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鬱結而抒其不平蓋離騷所從來也今詩非在勢處顯之事而常與窮愁困悴者直取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則情不深情不深則無以驚心而動魄至世而行遠吾觀凡父所刪非無顯融膺厚者磨乎其間而諷之人人低徊而不能

去必於變風雅歸焉則詩道可知也余與王君德載相聞也久一日索其詩示余則所謂雅娛閑集也君爵萬戶侯提方印結紫綬於腰所居爲兵衛華腴之選胡志弗得而至爲詩與寒士角哉人之挾才必有所用之才不用於世與用於世而不究其材則必有所寓焉以自鳴譬之百川灌河苟不循孔殷之道其銍鉤鞿轡奔溢而四出者勢也國初藉將率之力經營四方恬嬉既久熊虎之材常戢而弗試雄心耗於日月豪舉夷於簿領藉令

韓白之倫有仰屋嘆耳德載者能忘其所欲聘而磊砢英多之氣盡創其銍角無復存邪抑委於時之不逢命之當埃而第狎於貴富之樂爲也山澤之癯其辭衣蕙帶難於儕俗而孤風遠韻猶足以見奇而成名乃材不究於用而第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進不得爲度外之奇舉而退無以別於錄錄者之流令德載何以居之宜其停酒醕藉憤滿鬱積決焉而肆於詩也德載裕樓藏書千卷每篇登展讀不夜分不休故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能

牢籠載籍之菁華不爲靡曼剽奪之語雖其和平婉麗溫而不怒而情之所寄深矣夫古今功名之士不乏而能美其言者不輕使有之也德載所就若是又何羨邪或曰今天下雖平而邊書狎至海波震驚蓋時有之君行如大路蒲車得時而駕其詩當與漢饒歌唐雅同風何論今日夫夫也殆自抒其孤憤則可而持以論德載過矣余曰唯唯姑引其端而序之

瑞芝詩序

嘗觀載籍并攷圖牒必在上者以道蒞人德及庶物斯有靈木神草儲祉效異非偶然之故也厥有仙芝尤稱上瑞聳魏皇之雙幹挺漢室之九莖晉都宮闕曾啟靈臺洛邑山川居然密地固以之薦郊廟觴公卿騰歡一代流藻千祀可得而述已維古青齊海方之一都會也我郡伯德門袁公以豈弟之君子奉簡書而治之比及三年政成民乂風化所浹神人以諧故能融液太和蒸而成瑞歲屆稟秋之仲芝生郡圃之中垂以金蓋發其瓊葩爲

殿爲閣爛然紫綬之色非日非星灼矣紅蕖之秀
晶光發於辰象靈華復於元氣仙人居上則車馬
疑飛神龍在下則風雲不去雖復晨敷者五競爽
丹田歲秀者三擢榮玄圃以彼絜此方之猶篋此
蓋惠澤旁流浹洽生類同唐叔之政故嘉禾踵異
軼召南之風則甘棠並美其與夫生於石室空傳
好道之言產自珠宮徒事不經之說者當異日譚
矣不然豈草木菌蠢無根而植不產他宇必郡之
齋扇其祥風以昭渥澤精靈符會一至此乎郭侯

宗堯輩十有四人公之屬也共覩殊禎悚神動色
歡抃不足播之篇詠豈將薦齋房而度曲蓋亦方
銅池而獻頌愧余半豹忻與一厘聊握翰鉛粗爲
序引若公治行宜書德政之碑留播士民之口願
以異日此不具論

五雲山十景詩序

余同籍兄弟在新安爲俞見臺君云見臺挾異材
敏寤揮霍事無留行始治巖邑入爲地官郎一遘
盤錯人方趨起不前而君批卻導窾略無難色蓋

名聞京輦間籍甚握端州郡符未幾中讒得量移
以去過計其不遂而思樂已之樂也卽少讀書五
雲山登眺四顧將營菟裘老焉觀夫蘿峰若蓋蓮
嶽爲屏烟裊三星雲縈萬壑綠萍與朝霞競爽白
沙共皎月同輝靈巖紫芝鶴峰馬嶺如伏如獻可
圖可歌洋洋乎賦詠盈卷軸矣而屬余爲敘嗟夫
以余之不才而憂天下者不敢忘也常冀得材者
共憂之二三子方爲君言其所樂以懈其中而誘
於外使君思自完其樂而忘世之憂也無乃不可
乎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
樂人已衆寡則必有分矣而樂未始異也故窮人
之樂以爲樂則樂偕失卽已之樂以爲樂則樂偕
得君行且柄事權當大受矣倘亦聞張氏之說乎
觀朝榮則思才英翫芝蘭則重德行臨清流而貴
潔覽蔓草以除殘觸類引伸皆政資也况乎人情
好動而難靜幽之生事則易而使之無事則難君
於是非毀譽之衝熙幾乎寵辱不驚而人已兩得
者由是出其恬靜澹漠者而與物共又未知孰爲

樂而孰爲不樂已則茲山也其果足以誘君而解其中也歟余知騷人墨士之所嗟賞於義或未盡也而特爲之廣其說如此

環碧齋稿敘

環碧齋稿者余友祝無功詩也無功好爲詩去而爲海陽余意簿書鞅掌劇於郡他邑非戴星而理不可然君顧爲詩不廢他人拈据不暇者君從容應之有餘邑有齊雲巖縉紳游者踵至君每與偕遊遊輒有詩弟子員知君擅名理又時負笈問學

君與倡酬問答無不虛往實歸人人意漸去聞者多恠君何有餘力如此余以謂世非治之爲治而能不不治治之爲治也故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鮮而鰯之則魚爛大國而治之則民勞曹參爲漢相日飲醇酒務匿人細過至與從吏歌呼相答汲長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兩公者豈不能畢其智力取斯民而磨厲之以市赫赫之聲哉不知赫赫之聲至而民之瘼已甚矣君不居赫赫之聲而寧爲悶悶之政蓋知民固自治而毋吾治之以也君

既以無事休息其民民亦幸爲君所休息三年以來因益得肆力於詩非獨不廢而已高適五十始爲詩竟爲唐名家子雲則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夫人亦各行其所安不必強同也余以詩書諷議竊祿於朝而疇曩篇詠不啻減半殆精力有所用不欲罷之此耳而君饒爲之嗟乎余欲棄去之如雄君力爲之如適余若以問曹爲累而君顧不累於巖邑此材不材之辨也君詩筆淋漓信其意興所到而聲律或有不合向嘗規之近作清峭簡遠往往中於法度而根柢前古如騏驥之奔佚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大道沛然非群馬所能及已友人陳少明刻君詩傳同好余謬爲序以倡於簡端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歲丁酉秋京師復當大比士府臣以請上命中允臣天敘典厥事而以臣某副之臣自壬辰濫竽禮闈至是兩與校士之役而彌有感於人文之盛也國家道化鬱蒸靡薄既深且久蓋窮檐蔀屋咸

耀於光明矧京師建首善所自始與賢關之鼓篋而游者皆四方所推擇百一之選也臣縱觀其文輒歎曰技蓋至此乎其綜敘天人若秦越人之眊疾隔垣而洞五藏也其引事理當否若庖丁秦刀騷然而大輒釋也其方物出處而通達大體若弘羊之握筭而析秋豪也臣於此矍然有不寐之懷焉雖然臣守官詞林抽覽故府於人材華實登降之際未嘗不太息也我二祖興建大業羅羣才而器使之當是之時代地菁英繼而未流然士大夫往往以體國爲榮自營爲辱駿聲鴻烈燭然至今卽正統之末傾危極矣賴耆俊不二心之臣興壞扶微而竟以安難難之天步繇歷而至弘正間遺老彬彬質有其文者未盡也乃方內晏如或酣秦於貴富而無爲其流至左事功右文墨與時恬嬉而身家之念騎重矣皇上英武同符二祖匈奴解辦臣伏海不揚波者垂二十年頃虜間淪約內訌島夷與屬國相攻直疥癬憂耳當事者部署其間四顧不給時時口高談市聲譁衆者非少

也卒莫有一奮身而繫其頸者則信乎體國之難已夫自營之與體國奚啻霄壤而士馳此如騖者見華標而忘實蹈其積漸使然也臣以故按此品士有能酌理味以融胸懷諳國故而需注厝斯華實相副者也亟收之卽不然而華不逮實亦收之其詭故畔經者雖搜奇扶異塗出幻化置不錄豈臣之好文與衆異哉竊念國初之人訥於口而實則有餘近日之人辯於文而實則不足實有餘者難在身而利歸於國實不足者難在國而利歸於身士至於利歸其身也世何賴焉臣誠不自揆思與世還淳也必自士始蓋自入棘以來心忤忤懼也已乃跂而思曰庶有一二體國者出而瑞於宗廟社稷爲多士先登者乎夫磁石不能引瓦也而可以連鐵黑蜨不能代犧也而可以致雨以彼異類耳而猶相應答如桴鼓如此矧士以實倡而不響然圖之如不及者非夫也詩有之彼都人士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藉令有都人士爲萬民望而又得一二入焉爲都人士望譬之鑒在

御執策而臨康莊推之挽之奚適而不可異日者
天子嘉其勞士紳讓其美四方載其德百世垂
其聲雖與國初諸耆碩身名俱泰可也而臣不佞
所藉手以報上者亦可少塞已錄將獻臣宜序
末簡因具述其槩以爲多士規

獻花巖志序

距都城南三十里有崇丘茂林曰獻花巖者唐融
法師觀心處也與祖堂天闕綺錯而居登臨之美
爲一方最嘉靖中內翰石亭陳公遊而樂之攬筆

爲志流播於時去之二十載余讀書其地問之巖
僧已無知者意嘗念之萬曆壬寅閒步西園沈君
生子示公墨本手蹟若新同遊者相顧愕眙得未
曾有於是歐陽惟玉請校刻之而屬余爲序夫公
以雄詞與學領袖玉堂其進於朝也掌帝制潤
國猷卓爾以冠羣哲其遊於斯也暢天機栖顙氣
脩然而遺萬物風華文采照耀林壑凡有識者疇
不慕之矧是志也軼謝客之山居同楊銜之寺記
使禪誦者知托遊矚者忘歸固僧寮之名蹟舊都

之勝事也傳其可後是歲秋仲余與公孫延之吳
肅卿陳盡卿惟玉兄弟惟禮惟功葉循甫七人憩
茲精藍迨於信宿下上巖谷消搖亭館陟高岡俯
長江羣峰積翠以廻合楓葉流丹而映發莫不懷
昔賢之高蹈撫遺編而太息乃相與剔薜捫蘿摩
挲碑板取巖中賦詠裒而錄之并系卷末嗟乎內
翰作之惟玉述之一則品題山川宗廟之琳瑯一
則激揚材美東南之竹箭後有攷者其在斯言

紀遊集序

昔王右軍欲遊汶嶺蛾眉終身不果予瞻謂山水
遊放之樂最人生難必之事况以市朝春戀之徒
而發山林獨往之言宜其難也余鄉翰講陳石亭
先生負高材勝情足跡半天下嘗云佳山水患不
能遊能遊矣未必能詩能詩又未必能圖故先生
每登臨之際輒繪一圖并系所賦詩於上卽時移
境去一繙閱之舊遊宛然如在眉睫也先生旣逝
諸圖散落人間爭寶藏之余見山東穆阜二卷殆
兼昔人之三絕覽之勃勃意欲飛動頃歐陽惟玉

得其手書紀遊集五卷則先生登覽之作斑斑具在學者得而觀之可爲冥搜者之指南臥遊者之譚柄不必如逸少之驚遠子瞻之苦難而手披目隨無非勝境詎非秬林之一快哉惟王從先生諸孫延之遊文雅好事爲刻此編并先生花巖志以傳因見屬爲序余憶先生所至憑高遠眺舉杯搖筆其氣韻軒翥豈復知天地之大秋豪之小邪然徐考其平生行誼政事無不卓然可爲模楷者余少嗜詩賦登覽不啻如先生又塵點詞林之後今老矣竟無一遂舊學消亡夙心若埽捧讀之第有太息而已乃書以歸之且志余愧

彭比部集序

比部彭先生諱輅字子殷浙之海鹽人始仕清江令已左遷南京學教授晉南北部郎旣歸而殤聞歲子潤宏集其詩文總若干卷名比部集云先生少穎敏甚爲進士業夙拔儔類出輒收其科其制義大傳於時及爲吏任真推分無所逢迎剴裁之際日讀書績文又工古詩歌識者推其能而上

官不悅徙學秩人多爲不平先生夷然不屑若更以爲得也金陵饒佳山水時從賓客及帷中弟子遊遊必賦詩以自見弟子之和者相屬片言當心研味移日卽金玉珠貝不啻矣久之入比部益以無事間合諸郎官眺鍾陵俯玄湖徘徊嘯詠篇什日富當是時先生風華文采與江山相映發見者以爲古人復興乃忌者以考功法中竟得罷此其故蓋難言之矣先生旣歸七子者出互相矜詡雖其有名於時而詞調往往如出一人獨先生爲於衆所未爲之時意氣高簡不少貶以就俗今讀其集冲融婉秀卓然自名其家非實有過人者不能然世率言七子而能知先生者鮮矣余兄伯賢雅爲先生所賞識所謂帷中屬和者其一也意欲哀先生之集以示知者未就而卒余嘗念之會潤宏能脩其業而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仕不爲飾信心而遊故多连文不干名動以求真故常澹蓋合於古必違於俗無足怪者先生旣不以彼而易此其又何憾余嘉先生之有子而前緒可亡墜也輒序

其大略如此若世系事行具於志先生之藝者此
不著

陳石亭翰講古律手抄序

楊子有言斷木爲棊梲華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
詩乎古至屈宋漢魏六朝律至三唐而法具矣金
陵之詩陳顧爲稱首東橋先生卅點唐音自言爲
用力工程業盛行於時頃余姻陽惟禮復得石
亭先生古律手抄若干卷舉括千百年之詩以爲
學者之楷法精且博矣惟禮既寶之而手錄其

副以傳且屬余爲序竊謂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
其所以同同者法也所以同者法者也蒲且子
善弋詹何聞而悅之受其術而以釣名於楚吳道
子師張顛筆法其畫特爲天下妙學弋而得魚臨
書而悟畫豈不相遼絕哉彼得其所以法而法固
存也夫神定者天馳氣完者材放時一法不立而
衆伎隨之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譬之雲煙出沒
忽乎滿前雖旁歧詰曲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爲
法者丙丙如丹噫此善學者也如吮豪而勒筆之

豐省踴礪以廉餌之浮湛詹吳且不爲况不爲詹
吳者乎讀手抄者當以此求之斯無負先生與無
負惟禮也已惟禮能詩精篆籀見於此編者規放
歐書亦足見其緒云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六

序

寒松齋存稿序

鄉先生顧公英玉詩若干千博士君繼集爲六卷而屬余序之余自束髮遊鄉校則聞霍呂兩公在南宮詢鄉薦紳廉直有聲者禮於其廬得赤貧者數人取廢巷院田資之悉拒不受公其一也夫人當仕進時或矯而爲廉至解組而歸功名無所企於前而困窮有所驅於後因改悔於末路者多矣諸君子乃能老而彌勵如此豈不爲甚難哉公與李公爲臬副邵公爲御史姚盧兩公典名郡皆敝衣含糗屹不爲非義所動蓋南都重名檢薄利祿流風漸漬所從來矣而公又能以文學潤身大篇短章流傳人間與其兄司寇公並轡而馳何其盛也南界之山川自岷江而下止於金陵扶輿清淑之氣蜿蜒而鬱積意非一竹前所能當者必有宗工秀人恆可現絕者出於其間矣然或志操文采互有短長而公能兼得之豈非難之難者哉

藉令能盡公之材其於振起頽風潤色大業何有而使之阨於讒以歿豈天之於人有不能兩授者歟抑公之取數也多雖窮亦其所固然者歟公之詩寓目寫心聲比字屬雖氣質渾渾不見刻畫而無一不中古法當時所相與賡和皆海內名流至今學者爭傳誦之不休然則讒邪媚嫉之人能困公之身而言之可貴卒莫得而揜也公歿去今五十年博士君手彙爲集令讀者卽此以求公之高風餘烈又嘉公之有後能傳其業而知公之世且益顯則是編也殆廉頑立懦之助而微獨爲秣林之嚆矢也已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晁錯賈誼恢備博達覈於事而辨於言卓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至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往往有之詎不稱謹言哉而陰爲權臣所指授彼方俛眉阿色承其餘燄之不暇此徒以言爲市人貌而禽行者耳晁氏論建多爲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

意長沙凌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爲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篤溫而理惻怛而有餘忠輒嘆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廩然危亡之立至宜以召恠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嘆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嗟乎誼惟仗氣騁才雖盡下之朝不免於疎斥向惟發於至誠雖其不然而亦足以容無足恠者以觀於余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繇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寇於東播起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晁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慤以徐解於上紆餘委至有悚然而髮立或惋然而心痛惻惻欵欵溢於毫素聞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稟於威嚴而下牽於文法於見有所不敢盡而用司

存復逆之格以發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騁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爲好訐者之所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可觀矣夫君與向皆爲黃門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同向言不得用鬱抑侘傺至托之九嘆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耳 主上善用羣言鼓舞不測有始格而卒行之者有尼於此而復得於彼者君言業用什伍安知一日不霑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遭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訥時錄而存之至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考焉而屬余爲序

由庚堂集序

李華嘗云有德之言信無德之言僞以彼自托於人僞爭須臾之譽而君子觀其人不啻若觀火然謝沈徐庾劉孝綽江總諸人摘英綴采上下今古謂足以揚未顯之氣光不滅之名矣文中子一二評之曰某織人某夸人某詭人而總之曰古之

利人也至王儉任昉之約以則也思王之深以典也則斷然以君子與之而不疑夫人之品格若福澤異矣而一決於其文此古之所謂知言者也大中承崑巖鄭公弱冠登朝能執法與要人抗業矯矯名動一時已歷儀曹典選部委蛇容臺澄敘官方錯綜禮樂識洞而學益融迨撫東省與今延鎮紆籌決策雲動雨施士荷陶冶之功人戴回轍之德學者間聞其緒論默然而思有薄游夏趣淵濶之意則公之所存可知已乃今得讀公之集澄澹

卷一

洗洋疏六籍之典窳闡羣生之理性內無蔽志而外無傷格支詞治語不賴自黜與文中子所言約以則深以典者適有合焉斯其爲君子之文非歟公少博攻典墳洞覽流畧說者謂公孫喬銅鞮伯華不過也其爲言豈不能掣電流虹震鐙耳目然多聞見而守以卓約磅礴而一不使有餘微獨爲有德之言而公之後福亦畧可窺矣公方年盛學益其事功進而未止頃特萬里一息之地耳異日握化樞建大業必有未盡之畧使膏澤流於宇

勲名垂於鼎彝以翼國家中興之運非公而誰同志者既刻此編以傳而謂余序之夫功德與文章古難兼有公之盛也德根於中而功若言從之公之所以盛也余故特著於篇俟論世者考焉

弗告堂詩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溫柔敦厚爲教不通於微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古十五國風而魯詩者獨參周殷而列於頌蓋齊魯嬗文學而周孔之風教其漸被者所從來矣明興作者如邊廷實殷近

夫李伯承馮汝言李于鱗輩先後鵲起家有其書以古若彼以今若此其短奕也以觀念東于公詎不信然公英名赫實爲士品規跡其廻翔中外餘二十年淹抑之歎畧無干其慮者顧日與白足赤髭之侶牢騷墜落之士提唱宗風揚摧雅道經史之外茗椀鐘鼎去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觀雲林海岳之風蓋公標格令上天宇清真雍容謙和聲華自遠故其詩不激而高不刻而工雋永藏於溫醇纖穠寓之澹所稱治世之音者

非耶昔李白有詩人之材而無其識杜甫有詩人之識而無其度故言非世法動迂於時輒近世家相凌競斌斌盛矣乃炙輠以畔經詰曲而寡適者往往有之公刮抉浮華獨妙間曠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者既與邊李諸公相鴈行而升歌廟堂和情理俗尤足與奚斯史克相終始然則少昊之墟蒙羽之野終不夷於邱鄘曹南者非魯能重公公誠足重魯也已余負疴屏跡綜理枕文知公所詣無遜大雅輒錄若干首用垂矜式夫世有心賞之

承賞齊

卷一六

士知言之人斟酌中和節度流競者將於是在其必讚歎愉悅犁然自解又何待於余言

陶靖節先生集序

吾者賢士之詠歎思婦之悲吟莫不爲詩情動於中而言以導之所謂詩言志也後世摘詞者離其性而自托於人僞以爭須臾之譽於是詩道日微余觀漢魏以逮六朝作者蜩起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阮步兵左太冲張景陽陶靖節四人而已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懷得失每

其人輒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若夫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采自露先生不知也其與華疏彩會無關胸臆者當異日談矣梁昭明太子嘗手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羣輔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冰釋此枕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妄庸所汨沒盡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并道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今上築金陵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玉露堂稿序

寶幢居士顧姓諱源字清甫金陵人也少負雋才襟度曠逸翩翩有奇氣好古文辭與顧司寇璘陳侍講沂陳明府芹盛太學時泰嚴山人賀姚鴻臚淵相友善家多樽鼎彝鼎彝法書名畫摩娑玩味欣然獨笑久之得古先生之書而好之精思出要諸

理盡廢至今傳其書與叔夜過庭相出入雲山點
染兼宋元之致早猶盤旋能妙問晚多率意爲之
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既成題詩其上大都
冷然出世語真以發起聳俗非爲畫設也今讀之
雖刊落一切而豪宕不羈之意尚隱隱於楮墨間
居士殆古高隱者流以禪栖爲寄者邪余鄉名德
不乏而留意宗門者惟殷宗伯邁葛別駕清其人
居士若不甚與之接不知何故尚憶余弱冠讀書
天界報恩二寺路旁松栢成行皆居士手種居士

冠維摩巾緇衣僧履旦夕經行余時時見之癯然
松鶴姿也會因公車業未暇扣其所存項屏棄世
緣思見若人者與之探討而居士之逝久矣聞居
士家禪室雅潔人跡罕至奉梵像其中日作淨土
功課然所爲詩言言冥契其得之參悟者多已平
生屬綴半就湮沒恐哲蹤妙韻從此遂絕乃購求
所知排綴爲編傳之同好嘉言美行十不紀一使
後生英妙不得盡聞前輩之風度惜哉昔昭明有
言讀淵明集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可廉

情可立余謂三復居士之詩安知無更進於是者
存乎其人而已

蘇叔大集序

蘇叔大嶺以南人也嶺表犀兕玳瑁海錯蟭珠行
於四方而以文學著者始曲江張公至國朝彬彬
稱極盛已以余所睹記叔大其一也竊惟元季以
來詞學纖靡迨弘德間李何輩出力振古風學士
大夫非馬記杜詩不以談弟傳同耳食作匪神解
甚者粗厲闐緩扣之而不成聲識者又厭棄之而

次

卷一六

冲夷雅澹之音乃稍稍出焉余觀嶺南自五先生
而下言人人殊而爾雅有則溫和最甚美誠枕死之
先鞭詞林之正軌也叔大年踰弱冠紹爲箕之業
韞席珍之寶抗跡紫宮策奇清漢在旦晚間耳而
材能高世志在藏山詞藻續情致顯篤一何工
也今讀其集登高覽勝窮二都之壯麗傷離喜邁
盡羣英而檉接每有綴屬靡不涉其源委寄之衷
素故能剔扶浮華直舉胸臆剗削奇詭獨妙閒曠
豈其和聲順氣飽浹心管緇磷遷染不得而施者

邪抑亦嶺南諸君子風流具存譬之莊嶽而齊語者也余每晤叔大循循文弱如不勝衣而語及當世扶義疾邪皎然有不可回奪之氣異日者功名節槩當趾美曲江不獨以文學名而已因書其簡端以俟

青谿山人詩集序

古今稱詩莫盛於李杜學者誦其詩莫不思論其世至爲譜其年以傳蓋自毛鄭以來皆然不知羔羊兔耳考槃碩人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有不待譜而知者故李杜之詩編年爲序豈獨行役之往來交游之聚散與夫文祕之變幻犁然可攷而時之治亂升降亦畧具焉嗟者取其編門分類析而因詩以論世之義日晦余嘗歎之以觀明宇周公之集何其有會於余心也公博覽強記於書鮮所不窺方起家輒爲水部備考一書於考工記又剖析羣言多所闡發此公之不苟於其職而亦可以觀學也間以其餘力尤喜爲詩自起曹而出有防海稿督學稿行河稿頃雖巖居川觀而

公之志方壯學方進其柄於朝以潤色太平之業未有量也而就余之所見者已可傳已曩公在揚徐赤地千里枹鼓數驚而中州當大祲之後文敝士弛公除姦振壞去其疾苦而誘進其秀民遂以無事故得與賢士大夫登覽山川品題名勝而客之喜文詞者相與屬而和之其見於集中者皆是也蓋公所至必有詩其出入交游憂思愉快所自爲紀者甚脩後之讀者低回吟諷而跡公之施於事者不必卽其貌望其廬而一撫卷皆可得矣視彼毛鄭李杜之譜仰思於千百載之上而追錄之爲何如也然則卽謂是編爲詩史無不可者公詩卓然能名其家覽者自能得之而余獨論公之繫於世者令來者有考焉集中隱顯畢具而獨系曰青谿山人者蓋在勢處顯而不忘隱約公所以志也

劉元定詩集序

古之執一道也神定者天馳氣全者調逸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此天機所開不可得而留也勃勃

乎乘雲霧而迅起踔厲風輝驚雷激電披拂震歷
以忽萬變則放乎前者皆詩也豈嘗有見於豪素
古作者流或以散鬱結之懷或以抒經遠之致
觸遇成言飛動增勢此物此志也世人把三寸柔
翰鉛摘緹油心量而手追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
此寧復有詩也邪劉君元定產自鄉門升於文陛
風塵獨出貴富不縑每有篇章直取胸臆蓋藻繪
未施而神情自遇與夫立木置塗望洋嚮若者當
異日談矣以彼生三楚歷二京徵造化之程考文
章之跡卷有萬覽之半於袁豹州有九游之類於
李固用能根忖文律蕩滌詞源將見習於通方豈
相沿於躅步是故神淡而氣藏語出而機溢等諸
王勃無假片詞方之揚雲何慙少作彬彬然見於
此編可諷也自是襟靈彌盾日新其業變化成一
家之體鼓動包四海之名當令白傳遜其步驟玄
晏相爲題品余之授簡愧爲先鞭云爾

南遊草序

孔子刪十五國風而爲詩大氏以微言通諷諭膏

以溫柔敦厚爲宗是時楚詩以僻左未錄于太師
至屈平者軒翥詩人之後一放而爲離騷絲其忠
憤感切不得已而出此後世輒名之楚詞而爲怨
詩者咸歸之甚者情匪鬱伊而鬻聲釣世如七諫
九懷之流類矜激乎一致蓋無疾而呻吟非其質
矣嘗觀江河之在中國演迤千里汨然浩然耳至
於峨嶠崩方與波撞衝惟於龍門三峽則有之非
水之大凡也藉令銜左徒之餘聲失黃鍾之正響
是欲水皆三峽龍門也詎不爲利涉者病哉余友

趙君安甫以楚之異才飄縷華省時翕然以爲得
人未幾要人竊弄威柄天部諸名士盡徙之南君
得南儀曹不調者且七載君恬然不少見於言面
作爲詩歌絕去忿悁寓之雅澹蓋和平切渺之音
莊士仁人之度而與窮愁侘傺者不同日語矣夫
莊忌王褒非江潭汨羅之產而自托於楚聲君生
荆江鄂潛之間乃不逐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彼
其材固升歌廟堂和情理世之具而非隨俗雅化
者所能及也君年方盛文學事功皆進而未已異

日者賡康哉之歌作穆如之頌以黼黻大業者必屬之余知楚聲果不足以目君矣

常談考誤序

昔賈逵鄭玄皆以通人模楷來學然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求全之流猶有遺論自非抽裂帛檢殘竹繙小酉之逸典盡天承之藏書翼以該練於稽古固已難已劉顯十對其九張綰百闕其六以彼秘文與帙耳目不經卽間有未諳猶足響千古之牙頰乃若篇籍遺文世所常引或不攷其原而迷沿瞽襲恬不知寤亦或粗挾時名著述自見者輕搖筆端動多譌舛至有闕門學士濫觴尚書之誥不其甚乎余攤書會友語次嘗爲是正而未能盡筆之書頃明宇周公作常談攷誤一編今學者邇流窮源引伸觸類因以洞俗學之非爲考古之漸真稊林之一快也往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坡老每有著撰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者人論而後出其精審乃爾明宇公之用心異者以以上下古今足以鍼膏肓而起

廢疾當不獨正常談之誤而已公門人何君躍龍司李京兆欲梓傳公書而以是編先之因屬余題其簡端

清賞集引

古今著作垂於編錄者不可勝原矣而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如張衡所賦者何其富也近世韻人勝士若林洪山家清事之書趙鵠洞天清祿之集雲林譜石洛陽記花酒史茶經解頤撫掌其流寔繁卽無當於大道而要爲賞心悅目之資不可廢也

禾川包彥平英敏動俗符采射人少綜博士業久厭棄之以綬冕之門獨遊山木擅經綸之緒高步烟霞摠括流畧汎濫篇籍攷古者托末契而推三益抽毫者覽清規而輟九攻固吳中之俊人詞苑之秀出者已頃以披閱羣籍當其會意撮爲一編余得而讀之蓋隨方滲漉於何不涉攔乎詞翰倍所用心自此揮塵者借其談吐據梧者助其呻吟登覽者以爲指南討論者資其練證雖君之才未盡百一而觀一節知侏儒矣嘉歎不足忻爲之引

至於三部盛作七志良書必有皇甫序而傳之請以異日

王氏家乘序

金陵人物衣冠之盛莫踰於國朝蓋以名德位尚書者至二十有三人冢宰張公銘善周公時中僕公斯曹公義倪公岳司農梁公材王公睇吳公文度周公金秩宗倪公謙鄒公翰童公軒司馬齊公泰胡公汝礪王公敞王公以旂司寇周公禎端木公復初周公瑄張公瑄顧公璘司空陳公恭劉公

卷一六

麟項臂相望爲海內所欣豔其黠美備載國史望士大夫能言之王公敞別號竹堂使絕域服其君臣誅逆藩不波及於脅從其才器卓然有過人者東橋先生嘗言公當廕舍其子而予從子企年未六十急流勇退卽此二事今人還能之否其推服之至矣余少好講聞鄉前輩行欲擬昔人作金陵耆舊傳一書因循未果公諸孫振宗一日持其遺書并制誥贈遺之文以相示且欲詳載累代世系事行生卒於編總曰家乘而屬余爲序竊惟

古有四姓尚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四姓世推爲鼎族百家婚宦皆不敢與其重如此自譜牒之學不明而宗法廢至於士族降而庶人偕流敝極矣竹堂公廉節皎然雖甚貴而無厚畜去之數十載子孫赤貧至無以爲家此其官閥人物皆氏族家所崇尚而世不知賢重之可歎也雖然昔人言尚官尚姓與尚詐其敝相承若夫子孫能立身揚名於世祇以世祿爲不朽者豈不爲尤賢也哉桓鸞之女夫少亡刑耳自誓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以彼閨閣者流而知砥行爲急況讀書爲士君子欲繩其祖武顧自力如何耳生其勉之吾日以亢宗望生矣

杜日章集序

杜君日章者關西呂族榆陽上將尊人鳳林公握招搖之柄位日月之際旣已一鼓而抗皇稜三戰而虜夷魄君符采驚人風猶擅世金滕玉版欽承

遊席之談玄女黃公夙奉過庭之教時建旗推轂
踏軍塞旗固矯矯乎上國之虎臣先登之駿烈也
乃以百戰之隙績三餘之學薛仁貴之經術杜元
凱之傳癖庶幾近之且也客集鄭莊之驛友命嵇
康之駕每白雲帶嶺素月流天未嘗不廢和詩歌
激揚琴酒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遠
軼安仁之興此又儒術之結習非將門之常談矣
古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兼斯二美自昔爲難若
乃詞林學府咸綰於心樞武節忠規並推於意匠

尺牘

卷十六

非君通材孰能與於此乎嗟乎士立功爲上立言
次之君世荷國恩才稱家寶謂當鞭笞四夷掃除
羣醜近留形於麟閣遠勒石於燕然與夫耽方策
之陳言懷空文而自見抱膝園廬馳精竹素者異
矣頃方內雖寧貢款難恃邊徼之地未盡驛兵也
君顧分前籌弄柔翰居然與寒士角豈欲寄其雄
心同結髦於玄德抑亦待時而動擬據鞍之越石
余不能知已諸文士篇詠言人人殊大都如慙慙
之者余懼君徇於其言而爲斯業所誘也爰序以

問之

禪寄筆談序

張衡賦二京言秘書有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其來
尚矣史遷有云天道恢恢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此何可廢也顧漢人纂述百不一觀時俗所傳浮
淺不經往往以怪妄雜之雖篇籍浩穰於世奚補
焉貞亭陳公示余近著禪寄筆談一編余伏讀之
蓋羽陵蠹書酉陽逸典公所馳騁上下既精且博
故沈研奧義擷發異聞皆足以是正前人指南來
學而一二感慨之言尤有裨於時事非僅僅與裨
官者埒而已昔孟德嘗自詡曰世老而能學者吾
與袁伯業耳蓋難之也公罷二千石歸僧寮儻讀
如寒士風書成板行至鬻屋以成之余謂卽二事
足爲枕林一段嘉話矣豈獨以能學稱者哉公所
論著尚多有之此特其一端云

何仁仲留都篇序

留都 高皇帝大業所起也鳳舉爲臺龍蟠設險
昔時割據擅六代之盛華今日太平爲一王之豐

鎬簪裾綺錯文雅響集和五品者振纓以杼策賦
二京者抽豪而揆藻所從來矣何子仁仲自羈州
之年從司寇而至業有篇章播於詞苑頃復自詹
府移官銀臺江山見若故知烟縠取之肘掖於是
休餘考勝以文會友扳天關浮秦淮望玄湖登徽
嶺徘徊乎江流盼仰乎鍾陵竹洞花關僧寮眞
館莫不恣其清機頽然自放故能宅遐心於事外
得佳句於物表疏導性靈含寫飛動疊疊手與山
川競爽矣留都涵泳皇風垂三百載山水清佳

民物康阜而又得英儒瞻聞之士鴻筆麗藻之客
以謳吟而潤色之仁仲其一也彼托跡隴畝系心
風塵勝在跬步過而不留者有以誘之耳仁仲能
就都會之輻輳挹林泉之清曠冲襟雅懷有足多
者然非逢世休明亦疇能致之竊謂是集也厥勝
有三地勝一也才勝二也時勝三也余學謝青箱
序同玄晏微闕旌仁仲之嘉藻蓋以紀昭代之盛
焉

余華雲偶記序

自千古以降八荒之內縱橫數萬里上下幾千歲
秘編與錄奇事異聞層見疊出不可勝原矣學者
顧知其一不知其二得於此或遺於彼此無異繇
蓋曲士寡聞窮陬鮮識學未通於流畧見方局於
蠡管以故流傳之文畔散不屬得一察焉以自好
斯已難矣若因一事以尋其餘執片言而窮其類
珠聯璧合鬱然脩詞林之觀者未之覩也余君
聿雲標準時英漸涵庭訓閱才獨出雋聲布於三
輔達人間峙門德勝於一時逢山芸觀之書玄扈

紫宮之記魯壁斷簡汲冢遺編靡不日覽萬言胸
藏二酉矣是以雕章摘藻人推傳毅之才探往知
來衆遜馬融之博乃能抽諸腹笥手自牒書櫛撫
千載必提其要區分羣品以彙而從駢珠擷翠代
異而事偕綴玉揉金人懸而跡合譬之富人儲材
棟椽枅栱雲委山積而匠石得之遂應手不窮翠
然就緒自是隸事者資以應敵綴文者仗以美詞
博古者借爲紺珠清言者持爲談柄非執林之勝
事也哉方士挾一經不爲伎君獨能蒐羅兼羣

籍之長撰述成一家之體不謂之奇不可也君文筆翩翩鬱爲國寶三千運北搏羊角以垂天九萬圖南比鵬程而矯翰其爲才美詎盡此編而嘗鼎一臠亦可以知味矣

墨苑序

上古典策以竹挺染漆而書迨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有中帥鄭延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

無此物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爲佳故易水祖氏爲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和翁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官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元造緝熙殿墨稅冠時流名徹黼扆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益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雜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寧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

非羅比雖馳譽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丸與墨苑遺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倘墨之衆美而體製精妙種種擅奇至令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豔在是雖君有不得而盡廢者耶昔常和膏墨少室取其贏創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者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於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于遇不爲五百歲名而減膠售俗稅日以下噫孰謂一喻糜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究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髣髴也余於交戟內嘗識君尋余柄鑒於世君亦投効南歸以四詩贊余金陵蓋崎嶇患難之餘而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濱行以此編屬余爲敘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盤山語錄序

老子古史官也聞先聖之遺言閱其廢墜者五千

言以存之古謂之道家道也者清虛而不毀萬物
上古南面臨民之術也而豈異端者哉古道不傳
而世儒顧以老子爲異多詘其書而不講至爲方
士者所托於是黃白男女之說皆以傳著之蓋學
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真者始宣意清
靜之說擯棄有爲以復還太上之舊其功甚偉顧
世人耽玩小術未能從之爲可嘆耳一日晤張希
陽子於金陵言與余合謂盤山語錄在修真十書
學者多未之見欲刻傳之而屬余一言余少喜是

尺牘齊

卷二六

書不必鉛汞龍虎別安名目與化金御女自墮旁
門孳孳然獨治心養性之爲務此七真之正派也
而希陽子能知而表章之其識遠矣夫方士言長
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性之卽爲長
生世儒言性命而斥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同乎天
道而不亡嗚呼得是編而讀之其皆能有瘳也夫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記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聖人之教不同也
至於修道以復性則一而已古之博大真人澹然

獨與神明俱與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
同患者固不同也況大慈氏夢幻其身塵垢其心
偶然高舉於天人之表獨示萬世以妙湛元明真
如自性與中國聖人之教豈必其盡合哉晚而讀
華嚴乃知古聖人殊塗同歸而經者之疑可渙然
冰釋已何者華嚴圓教性無自性無性而非法法
無異法無法而非性非性非吐棄世故棲心無寄之謂
也故於有爲界見示無爲示無爲法不壞有爲此
與夫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者豈有異乎哉嘗觀

尺牘齊

卷二六

法界品五十有三人爲比丘者僅數人耳中如大
光之淨修明智之福德勝熱之刻苦大天之怪異
主夜之幽陰童子之嬉戲靡人不證靡法不修舉
足而入道場低頭而成佛事灑掃應對得君子之
傳日用飲食知中庸之味孰儒孰釋奚異奚同然
則心佛衆生一法也理智行門一心也譬之若大
海然其源無首其流無尾而世出世間煩惱眞諦
無不波瀾于其間卽外道闡提逆行魔說求自異
焉而不可得此非所稱大莫能載小莫能破者何

以當之說者顧言司馬君實知佛而不談曰吾以爲孔子地也余以謂能讀此經然後知六經語孟無非禪堯舜周孔卽爲佛可以破沈空之妄見糾執相之謬心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其爲吾孔子地也不益大乎經自東晉已來斯土而梵帙重大難於行遠瞿君汝嬰始改方冊以廣流通是役也余寔贊成之爰述大綱以祛世惑若夫方山長者之論至矣盡矣在學者剗心以求之而已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七

序

贈汪少臺參軍遷劍州州端序

汪君少臺新安佳士也萬曆己卯參留都江淮軍事甲申移判劍州行有日楊君率其寮餞之江滸余嘗論少臺之爲人知其賢也江淮故典官艘其新故之簡修往來之撥遣繁且劇矣君督率而鉤稽之無不悉當以故駕部諸公獎勵之者踵至汪君名動金陵亦其才具足以召之也江淮寮友事

率倚辦於君於其別也惋惜之情見於言面亦君之誠足以動之也君行矣其無以蜀道爲難也哉新安黃巖白嶽之勝聞於四方君產於其鄉而其筮仕也適爲留都伏軾所至謁園陵望宮闕山川之雄富人物之盛麗張衡左思所窮年不能賦者君得以迴瞻而指顧之矣而今之遷也又在劍門劍門西屬岷峨東接巴蜀古稱兩川之咽喉其勝則普安之梁山是姜維鍾會之所奮戟而爭也葛山孔明之遺壘土人之所名而思之以志不忘也

馬閣九龍七盤普翠則又幽深阻絕仙人釋子之所託而栖也而君以宦轍過之時而周游時而歷覽詎非幸歟夫以留都視新安則大矣以劍門視留都則奇矣歐陽子所謂放心於物外與娛意於繁華古今所不能兼者而君竝得之此固人生之極樂宦游之勝蹟也蓋登高山則思峻絕之英臨清流則貴潔廉之行張天錫謂之觸類引伸行而得政者君能無意於斯乎爲我弔古人之名勝而攷其施設余知劍之無難爲矣

送溫守衛淇竹公人覲序

古之善道術者曰道之精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其言辨矣乃儒者猶然非之不知土苴以治人乃其治之精者也古聖人之治非吾有以爲之而能不爲也非吾無以爲之而能有爲也吾無以爲之而民亦無庸於吾爲之也故伯樂之治馬燒剔刻錐羈馭而阜棧之則馬斃十三馳驟整齊概飾而鞭策之則馬斃十五而襄城童子之論養馬也曰去其害馬者而已以彼勗興除設采色繁

科指舉吾民而羈馬楸飾之豈不治理爲兢兢而孰知皆害馬也衛淇竹公余舊從游留都其於事也迫而後應而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悛悛有道君子也去而守東甌三年矣余以汗漫之遊過其治采聽風謠庶幾聞公所以爲理者而其民不能言也知安之而已一日過公郡齋公與談芝桂而訪薛蘿余庶幾得公所以爲理者而公不自言也知與民安之而已噫此非深於道者能之乎公於趙閣學孟靜爲同鄉其講聞於性命者精而淳白備神生定矣故所爲省靜要以不拂乎民而止凡一切興除科指世所欲迫得之以爲功者公悉謝不爲而人亦莫深知公也迨夫劬興除繁科指者徒爲民病而公恬愉寧一之理卒最他郡於是始不能不知公而斯時也公亦抱其成績入告於天子公之寮劉君輩屬爲言贈之夫余所探討者薛蘿芝桂之譚而何足以知公哉昔李文靖當柄建明利害者一切罷之欲持此爲報國之實而和仲方之有疾不治常得中醫余意非中醫所能辦

也蓋扁鵲兄弟皆爲醫魏文侯問之扁鵲曰伯兄於疾視神嘗未形而已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已疾其於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也者剡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然則民非能治之而能不治之乃爲幸也汲長孺領淮陽盜鑄盛行誅殺莫能禁長孺不刑一人不壞一爐臥閣而淮陽政清是時漢方以黃金璽書風厲郡國治最輒徵拜公卿而長孺又傳黃老之術也故收效若此公行矣天子且獎異循良修漢古之事金璽書於今而公卿於異日者必公也

賀少司馬中丞徐公平臚夷叙

代耿師作

蓋孔氏之譚學詳矣而獨怪其不爲兵家者言及刪詩至采芑六月旆旐鼓鉦騏車武服委曲備具若於中興名將南仲吉甫有歆豔然者此何以故也春秋七十二國日尋干戈或至安忍而怙殺故談俎豆之業以弭兵周宣王十數傳之後人不知兵或至玩寇而養亂故錄撻伐之詩以振武然則聖人未嘗不言兵蓋其意各有主謂哉今天子

文武聖神中興之烈已方駕周宣不啻過之矣乃
蠶叢以西雜羌戎而治蟻伏蝟集爲內地憂故北
訖則憂松潘南訖則憂建昌又西南訖則憂馬湖
所謂臘乃者則時出而憂馬湖者也而大酋撒假
爲之魁其所穴凉山者崇巖密箐繚繞回錯獐噬
狙擊席裯干戈而黃郎暖反諸羌從而羽翼之其
爲西陲門戶患非一日矣邇且大肆兇頑劫幽居
民戕殺將領榮賴峨眉諸境道梗不通少司馬宣
城徐公旣奉詔討賊松潘建越之間以次削平威
靈大振而假恃其天險罔有倭格公奮曰所不翦
滅此餘孽遺君父憂非計也於是因大征之餘察
文武將吏已試者稍稍易置之具餼糧懸賞罰諸
毛髮事悉爲經畫乃會大將軍李應祥發虎符屬
國集其師大誓之然後三路進兵一從建越都司
宰調元邊之垣統萬兵周副使光鎬監之一從中
鎮叅將周于德統土漢兵武副使尚耕監之一從
馬湖蒙賴叅將朱文達郭成都司萬鑒各率土漢
兵李副使士達監之而大將軍居其中權發蹤指

示其紀功主餉則張孫繩周嘉猷兩叅政與馬公
視師嘉州已進駐戎州節鉞所向士心爭奮中鎮
周于德先率衆入斬其前鋒阿則而諸軍亦分道
并進茜雞坪西河大鷹崖殺馬溪大小數十戰賊
多棄輜重走而臘巢險遠饋糧不繼猶以深入爲
難公復進駐叙州以督之諸兵敢死深入無不一
當百賊奔潰遂探穴俘之林檎壑薙靡有遺者獲
其酋撒假及其母弟妻子斬名酋白祿等數十百
人獲首虜二千有奇殺麥弓甲馬牛羊無算諸降
羌泣且拜曰山箐萬重漢兵絕未有至者乃今天
威也咸歃血定誓瘞鐵牌爲界而嘉隆以來侵地
始盡還其舊云斯時也諸羌戴香以迎爰崩厥角
蜀人旌倪相扶縱觀道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而
木爪諸羌皆爲屬夷歲貢良馬比於諸部何其盛
也夫天下未嘗無事而常待夫濟事之才益之諸
羌公先後平之數世不誅之寇靖於一旦藉令公
非親馭戎路坐而自佚則不可得將吏之死力徒
銳意一出而憐於堅瑕先後戒令二三賞罰龐雜

則將吏雖致死而難與成功成功矣以一方勲名
自喜而餘寇爲梗置之不聞亦無以收破竹之功
成一勞永逸之策故人見公大造於蜀而不知其
才有以待事之變也往余督學留都校士如宛
陵見其士習蒸蒸敦崇學術乃公不獨富文武才
而被服于孔氏也尤深然則今日之功庶幾乎襄
儼狁平荆蠻之偉而與南仲吉甫爭烈也所從來
矣家弟定力守成都以疆事從公余聞三捷方喜
而不寐而藩臬大夫暨二三閭閻不遠數千里微

余言爲賀因漫爲之說一見公之勲名功伐垂之
彝鼎者繇才以成之一見學以養其才者又自有
本也

贈葉石渠司城遷魯府審理去金陵序

葉君石渠曩以文學高等奉恩詔選入辟雍久之
任爲南司城司城居輦轂下浩穰多權貴又諸司
皆得挾其體貌以臨之其所奉行文書日四出其
所讞訊多主以諸司之意而令司城者肩荷之便
於下或不能徇乎上悅於官或不能服於民藉令

才者處之未有能善者也石渠之處此幾年矣其
所從諸司之文移及所自擘畫者多矣中或仍之
葺之或改弦促柱而張之又從而劑之劇之無不
朝上書而夕報可於是數年以來靈者剗幽者爬
囂者屏舞文者鬼薪馘法者按配都人士數百萬
戶之衆無不願解而心服則公之才足多也予杜
門久不數數通長吏然余家去司城解不四三里
公之所施行狀里之賓客亭微所日夕過而口者
無間也予未嘗不大服公才居頃之孝廉湯惟揚

黃野王手邸報過于曰石渠公遷魯藩審理旦夕
行矣子可無言以爲贈于崛然起曰嗟乎是豈所
以處君者乎哉君固漢之茂才異等也卽世之遷
除拘身格而三途並授已稍稍見之行事君之材
譬則干將莫邪上之可以于虹霓薄日月而下之
可以剗犀兕截鴻鴈今特發錮於庖人一雞之割
耳而乃使之不得大展於京國若州郡間而以藩
理行也國初王官遷除未嘗不與朝廷相出入如
楊文貞以審理叅大政可見已其後以所司終其

身沿爲故事項趙光祿以長史序遷百數十年之
拘繫從此漸破或未知安知君之不更出爲朝
廷用耶且也諸藩之難爲不在司城下聽之則爲
竄皆而直之則不獲自遂安知當事者不以才君
而更以盤根錯節試之耶漢賈生董仲舒予之所
謂茂才異等也而以江都長沙終君即不得更爲
他官而得與二人者埒亦復奚憾予顧曉曉於中
外升沉之語余則鄙矣君倘能不以此爲介介乎
予固將以弔賈生者而更以爲慶於是乎書而投
之君之左驂

贈蔣翰吉道力歸龍溪省觀詩序

蔣君道力者棲神豹霧業久就於三冬矯翰龍雲
功遂收於一鼓頃承恩於魏闕俾繫籍於詞垣旁
抽魯壁之古文盡閱蘭臺之秘記乃長安之日則
近而親舍之雲已遙慨焉陳情因之返旆豈徒榮
錦還而負弩寔將斬采娛而奉檄君之行也能無
樂乎顧二三兄弟俛仰一時江山萬里分襟此日
聽別鶴之琴鳴促膝何年覩雙龍之劍合蘭缸桂

爾暫淹留於目前碧水丹山終悵望於天末不題
短什曷汰衷襟請各振夫詞鋒聊先驅於筆陳云

贈答朱翁之任河間序

君子之用世也行不得過物而賈其長思不得越
職而獻其功若此者其分定也分定而心有不安
非獨難幾於命表而必且有歎於分內其心將戰
闕紛紜而卒靡所定蓋國家之設官夥矣昇任則
置參佐陳師則立監貳宣命則設介副至郡國幕
寮人尤以爲卑散而不得聘者世或傲然辭之以
爲彼有所不屑於此也又或偃然當之以爲彼無
所不稱於此也噫彼其心之不自安而又奚以能
其官哉豈谷翁少爲諸生奕奕負俊聲竟與有司
尺幅相左今年暨長公偕之來京師偕之舉於南
宮成進士翁驩然樂也是時談者意翁久蜚聲賢
序必於幕職有不屑又偕之方致身青雲翁封秩
可待若不必汲汲一官者而翁竟謁銓得河間知
事以去翁之言曰人生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

僬僥諍人則不得不小爲冥靈大椿則長爲芝蘭則短爲鵲鵬於終北之北則高爲麼蟲於江浦之間則下彼亦各自足耳噫是不亦安於義命之君子哉余嘗讀北門北山之什貴爲大夫而其窶且貧乃室人交謫而不知所濟從事之敏至於劬勞歎掌靡事不爲其賢何如也而兩人者咨嗟怨憤委咎於天若人者不一而足雖其經營甚勤居處甚約而未見其心之安也翁得偕之色養既無虞室人之徧謫而僕囊就道無幾然不滿之意其政事之勤勞盡瘁而靡怠與悔抑又可知已異日者將拔滯振幽揚起紆英以受上之知遇豈終爲流品之所局哉余暨畢君輩十七人與偕之同門友善翁之行誼不可無贈乃不揆而論之如此

贈印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世之譚者患天下之難理而郡若縣往往忽而不加之意夫天下雖大郡若縣之積也治天下雖難治郡若縣之積也乃郡理者每憂于縣之敝縣良者或苦於郡之否蓋兩相求而不相得者何哉以

彼尊卑遼絕劑尚異方而所以善通之者乏其人焉耳以予觀于今位上下之間而用常妙于清虛無事之地者惟郡司理爲然何者郡之求縣也易陵而縣之事郡也難犯司理者居其中縣之不理吾以意導之而已不徒在法也郡之未孚吾以誠動之而已不徒在文也故下不苦其陵上不苦其犯而郡若縣舉歸於治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其效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擇官而仕宜莫善於此矣新安山水峭厲清激民雜甌駭性剛而喜鬪世稱未易治也而爲理適得印石畢君君循循雅飭人也與人交悛悛不能道詞而毅然有不

上之欲而不至爲徇非君其執任此故新安乃足以見君不足以苦君明矣語云見銚水之水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嘗一鑿之旨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言材無大小一也君行矣今居郡若縣間也特爲君兆耳自是又下之則匹夫匹婦之微又上之則雷霆萬鈞之重總之無傷於匹夫匹婦之心而後能無畏於雷霆萬鈞之勢古之循良名諫議類能辦之吾以觀畢君矣

贈張任宇年兄之開州序

古之君子有朝釋耒鋤暮登鼎鉉者非獨已能安之而亦天下之人能信之何者其養素也近世之仕者不然不得不以歲月踐更之久磨礪之豈惟藉是以塞觀望者之情而已之馴擾其筋力練習其聰明者亦于是在乃挾材者忽於叢委有不屑之心居佚者憚於繁苛有不妥之志亦已過矣以彼其人卽異日者宅尊臨下人且傲之以所不知而乘之以其未試其何以應之且其以雄飛爲美雖伏爲誦也則趨走簿牒得喪稱譏又皆足以

其易誘之心而攻其未定之見爲害可勝言哉張君任宇以歲己丑登第與余爲同籍君年甚少才甚美僉謂清華禁近之選無能舍君者而得知開州以去或爲君難之乃君意未嘗不自得也夫雖有殊才大器而使以未諳之人理不習之政亦未可以遽得志開爲畿輔近地生齒繁而幅員廣吏之綰帶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計戶之依土而食在所拊循而生殖者以萬億計其稟令受事咸於一人蓋俄頃之內應接旁午極其勞有細人之所不勝致其精有小史之所難察而以君之才與器當之吾知其進未有量也然則君懷印州軍投煩畀冗乃其所以爲大受之地而不屑不安之意又安從生哉昔漢宣帝之於望之方其談經獻議之日已識爲東海蕭生以其明經持重論議有餘寢爲嚮用然且再試於三輔明主之用人旣微之又章之于以嘗於事而考功也如此君徃矣異時柄用於朝若取信於天下惡知非茲行力歟余以開州之政卜君矣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子廕序

昔周成王推擇君陳委以東都也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以文武憲萬邦厥功偉矣而詩人歌之曰張仲孝友夫古之大臣殫材竭能所爲顯勲業震華裔而銘鼎彝豈非以其才力智畫出於尋常萬萬哉而詩書獨本父子兄弟之際詳哉其言之也何居蓋杞梓之上干霄漢蔽牛馬黃河之流灌輸天下而卒歸於沃焦之墟然藝木者不護其末而護其根導河者不以惜汪洋之浸而

大司空

卷之十二

亟拱把之穴者有所重也古道日微乃相與棄本實談事功而詩書之旨蔑如已晉川劉公以漕河奏績上深嘉之晉位大司空并廕其子一人公辭讓至再不得命退而以其弟之子衝應當是時主上之恩禮於公與公之宣力於國見謂爲臣主相遭千載一時而不知公之所以不可及者政在此也何者人心於功有必赴而情常不能無溺有所赴則冠冕簪笏之所不得而勝有所溺則中材好修之所不得而矯公嚮貳銓曹奉太公

邸舍余親見公垂紳正色出諷議於君韓祖甘毳入色養於親偃僂色笑若惟恐不得當者頃奉延世之賞有長公若長公之子在也公獨念曰吾兄弟兩人耳身幸列於朝而弟乃早逝吾不欲以子故而令弟之子以編列終也噫公之懿德茂行卽不可縷數而孝弟之大凡可觀矣故修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聲施於朝則顯而洽質諸三代之大臣所以寧輯諸夏而翼戴天子者孰非此道哉自國朝以來漕若河無兩居重者蓋大吏分董之時有弗舉今天子始推兩重於公而愈益稱治往大臣於漕稱李公蕙於河稱杜公謙公取轉漕之吏卒而卵翼之去其蠹賊信其約束而漕綱四百萬者如行堂奧然有李之拊循躬履水濱博采羣議蕭徐邳諸處舉大役者三而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蓋橈橈舂鍤間靡匪公之復棻也有杜之勞勩而公之洞達簡易又自有過人者故事集而人安之功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自李杜以來三人而已嘗攷國史李公於母必躬爲扶持至老不

倦待二弟尤有恩杜公父年九十就養於官以浙爲善地迎兄與姊事之而侍親疾也其事尤奇曩公之太公高年就養與杜公同弟早逝卽不得迎之官邸而以子之官官其子又兩公所未嘗有者夫卽公之修於家而其厝施於時可知也卽公之卓越於時而其進而躋於古君陳吉甫之流又可知也主上明聖無遜成宣異日者公繇司空宅百揆亡論中外飫江南陳陳之積中興之烈卽詩書所稱何以過哉公拜恩之日水部周君訓計部吳君士瑞呂君昌期比部戴君王言往賀之而徵言於余竊謂公之才畫勲望炳炳在人士大夫能侈言之矣而余獨推公之功業其盛在此而不在彼冀論大臣之道者知所本云

贈吳禮部序

道一也達者契之衆人宗之在中國者曰孔孟老莊其至自西域者曰釋氏繇此推之八荒之表萬古之上莫不有先達者爲之師非止此數人而已昧者見跡而不見道往往瓜分之又株守之我

聖祖獨稟全智大闡儒風而玄宗釋部並隸禮官若無少軒輊焉者嘗疑而深求之取其書而研味之始也讀首楞嚴而意儒遜於佛旣讀阿含而意佛等於儒最後讀華嚴而悟乃知無佛無儒無小無大能小能大能佛能儒而聖祖之爲意淵哉廣矣潤州在海門二山並峙爲釋了元與蘇子瞻談道之地妙高臺其遺址也了元見華嚴善財參海門事疑卽此處禱於佛以求證是夕海門現瑞甚奇載於碑記亭州吳君來爲李官偶遊焉恍忽若有宿契者修之繕之還其舊觀會海虞瞿君至謀以是經梵本易爲方冊而苦於難成君聞之喜躍出力相之自此圓極一乘之書霈然流通豁然憬悟不自君爲嚆矢哉近世微獨儒學不傳卽談釋者亦復吐棄華滋耽玩寂寞其於六通四闢子變萬化之用疇知之者君現宰官之身弘圓頓之教導亡機之智行不捨之檀賤緇素殊形智凡同性如彼子燈共於一室又惡得而畛域之君被簡命爲禮官行矣異日囊括九流幹旋三學以襄

主上華胥之理有無讓子瞻者君之職業君之能事也瞿君銜德也深微鄙言爲贈輒述華嚴大旨以導其行若他治行可稱數者非瞿之所以請也不具論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慧寺序

釋之有律猶儒之有禮也佛以六度示人禪那特其一耳而不知者至欲以一而廢五則其所爲一者可知已何者仁義以禮而立無禮則仁義壞定慧以律而持無律則定慧喪是故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人之所知也而慧復能生戒生定迭相爲用展轉不窮人所未知也善乎子瞻謂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而以人之醉而狂醒而止者卜之真知言哉頃余游都門聞愚菴上人之風而慕之一日晤於慈慧寺方聚其徒說四分戒余聽之悚然而嘆夫世道之衰喪久矣在凡庸既不知道爲何物其稍有聞者一知半解曾未涉其崕略輒欲舉古聖人之禮與律而蔑棄之曰法固無礙也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

而不知其不可假也余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心乎是故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戒菩薩留惑潤生不能捨律乃邪說喧呶之中獨能以此爲提唱余是以知愚菴之不可及也或曰子言以救時則可而冀以究竟大事則不可余曰儒者莫高於孔顏其論克已復禮也與佛法何異夫已克矣而視聽言動無之而非禮心空矣而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然則析禮於道離戒求慧卽堯禹瞿墨有所不能也而謂其非究竟法耶是時也諸聞法於公者聞余言而懷然欲書以爲贈顧余非知道者也惟公始終以尸羅爲教如烈炬之破昏群流之赴海夫孰能禦之與日勿謂姑舍是吾尚有大乘法在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八

序

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古聖人之道歷千百祀豈有變哉而莫盛於孔子其家法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皆挾聖人之才以康民濟世而要爲有制於時乃孔子以時不可爲而所爲寄其濟世之志者可以自必故廣土衆民所樂不存必欲得天下之英才也者而造之彼其作室爲壇相聚而講猶以爲未足而汲汲然

宋一八

去其未暖之席環車轅於天下皆此心也乃周游既久始知四方所推擇無踰於及門之英而斯文之託終屬之吾黨矣故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聖人者豈不思立天下之中定四海以滿其一體之心哉蓋四海雖大其爲英才者三數人止耳而此三數人者固四海之人之耳目也吾得其耳目即闔趨而矩步臂運而指從何施不可以彼不憚道路之徇木鐸天下而起人心於長夜誠以此爲易天下之具也史

遷智不及此謂其歷聘駕說第以求售至奸七十君不遇退而修經以見志夫不知以擇士而謂以干時不知其傳以人也而以經則亦講之不精之過矣自漢以來聖人之家法鬱而不彰者且千餘載非我師天臺先生疇能明之先生之言曰吾非樂於仕以求友於四方也又曰此學非特起丈夫撐拄宇宙者未易當之吾得一二人是矣而奚多言爲蓋先生之爲此言也適在留都而士之臚傳而風應桴捷而響隨者亦莫逾留都其間溫夷冲粹抱中行之質以副先生之求者蓋有之矣而走之狂簡亦不爲先生之所棄今去之二十年矣其溫夷冲粹者率相板以躡乎中庸之庭而走狂簡自如也不始於終負先生也哉歲癸未先生年且六十里中二三子謀共祝之而以走之少且賤也屬代之言嗟乎二三子唯服膺先生之教而無終負如走也是所以壽先生已矣

又

夫世之以道鳴者不乏矣而不必其身有之乃若

有之於身矣而其出處大節炳然而不惑者則千百中一人而已可不謂難哉初先生以行人改御史適分宜與吳宰相構爲姦利薦紳附之如市先生疏論之時主眷方篤得先生言怒甚斥吳爲編氓分宜雖未去而天下曉然知上意肯得終就詔獄則先生發之也先生督學時諸可補益者數正言不諱其施於時者什六七矣新鄭始用事勢張甚先生疏其剛愎不可用得遠貶去迨江陵柄國與先生雅知厚亟欲引之先生知其以天下爲任庶幾共致太平頃之意中變矜率之情往往見言而先生知正言不可入卽謀引去因閉不與往來蓋爲僉都御史甫數月而以內艱歸矣服闋朝議起先生時宰意難之而迫於輿論以原官出填八閩實遠之也先生以父老累疏終養而朝旨特趣之官先生以金革之事誼難固辭屢勉就道蓋餘二年而復以艱歸自此小人庸績任政時事日入於敝而天下益知先生之高矣蓋當分宜時排於羣議之旣同也易而爭於主知之方固也難

江陵時發其姦於旣梟也易而察其幾於未形也難且分宜黷貨自黷稍知自好者能辨而遠之江陵之始也銳情治理跡類荆舒有志者孰不思麗之以垂功名況其深相信者邪方荆舒秉政文歐韓馬諸人皆傾意嚮之獨呂公晦斥其信姦喜佞彈文一出朝士至動色相訝蓋人之難知如此故當時之賢人多矣枉已者竟失其身而直道者或蒙其慘然則處勢而自全非深於道者不能某以是嘆先生之大也夫志全者無虧成幾炳者無殆辱夫旣以道自命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得乎故孔子惡鄙夫之患失而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先生孔子所謂大臣者非歟今年先生年六十二三子之仕留都者咸過不佞某曰願有述某觀桓榮崎嶇草澤中以其徒何湯一言爲天子師梁丘賀非京房之門人則不得位大中大夫至少府彼其相爲引重名成而教立如此先生之學旣已無訛君明春卿而其徒乃無能爲仲弓之事者則二三子之罪也故敢述先生之大節

以俟聞言而奮者焉若先生方坐進於道則固可
以後天地而不老閱三光之幾凋而桑滄之變於
前也區區之歲年惡足道哉二三子曰然遂書之
以質於先生

許蒲塘七十序

夫學聖人之道者豈不以其志哉而志之得與不
得則繫乎其遇自世教日衰人皆以名寵芬華爲
志其幸而得之也忻忻然不幸而失之也戚戚然
蓋彼既無意於道而父兄師友日夜希冀於其外

迫其一旦獲之遂冒然以爲得志豈不謬哉斯時
也非其父兄子弟之賢超然脫去習俗之陋而望
其能有明也難矣余自嘉靖乙丑率鄉人談孔孟
之學許生吳儒以其尊人蒲塘翁之命來遊于時
四方之士魚鱗雜沓爭馳騖以爲名高其才華意
氣雄眎一時者殆不爲少生悛悛鄙樸人耳其後
日久事移才華且見其彫毀而意氣若爲之刊落
甚者不復憶曩之所講爲何事生顧見地日高行
誼日篤其皤然不緇之學可望而知之故一時賢

士大夫莫不因余以知生而又莫不因生以信余
嘻此豈生一人力哉蒲塘翁少游鄒東郭先生之
門其志早定故名寵芬華不膠於其心其於生之
學也不唯無以奪之而寔有以導之譬之鼓宮而
宮應叩角而角隨乃其理也翁賦性簡朴中年卽
棄去科舉不理其所居者深林長谷之間其與談
者農夫田畯之事蓋方安其子之心一道同又惡
知夫紆朱懷金爲得志而欲其慕從之哉然則生
雖賢而得翁開之其成此非難也今孟夏十一日

翁七十誕辰高生期輩若干人將往祝之而問頌
於余余唯茅峯天印間爲金陵地肺土良水清異
時葛洪許邁陶隱居楊義和往往從此仙去而今
得翁父子是地靈嘗旁洩於方外而今復鍾之儒
家者流爲可喜也審如是則翁之壽方與斯道久
長世之所云壽者何足爲祝乎是爲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大元輔申公致相事之十年 天子舉冊立大典
以璽書存公於家又一年公壽七十門下士某某

謀奉觴於堂效一言之頌乃不謂某謏劣而令其屬詞某辱公知甚深故不敢妄而竊有感於古君與之說云書有之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蓋古之平天下者必自平其心始以彼銳名者急於自標異乃始務爲殊尤絕跡若見以謂非常可喜者然內嘗與其心之眞違而外與天下之事幾違非不燁然有述於世要以當天心而殿國基斷未之有也惟夫宗工鉅人齊物我遺非譽寧紆體以持其衡而無私昂寧跳身以伸其衡而無私抑無昂無抑國平乃得及乎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斯曩者平格之效已往公柄國者十有餘載推其至誠與世相惻惻款款無標奇獵異之心纖介於其中推轂賢者雜遝而進乃天下不知公之有所薦曰彼自以其材見拔也博諮羣言擇可而用乃天下不知能擇之爲功而曰某與某寔議之也亦且引繩批根求多於公而鮮忌乃不知公之能容之而曰我固敢言也當其時公苦心密畫不激不隨靡以秋豪之端稍動於意氣故 上賢重公而倚信之方言

者爭爲許以忤 上與齟齬公以自名公宛轉徐解不令大有摧折他兩輔十三郡國以機事請者爲之條臧否臚利便的的中窾有言之而輒效者有旣效而人不知者卽 國本未建且尤公不以力爭迨大典甫定 璽書煌煌若以報成事於公者而人始曉然知議出於公無疑已嗟乎公爲心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見其操其所擘畫務於當國家之實而不必有其名大臣斷斷無技乃能用天下之技以爲技茲所稱平格之道而公所操以保乂我邦家者歟頃公耆年而貌愉神王不減少壯時蓋天下顯德公以平而陰頡公以壽公厚以平壽國而還用其平以自壽固其理也公巖居以來國眷多事非其舊矣卽世未嘗一日忘公而公亦豈能遽忘世哉 主上深惟嶽降至意必精繹重倚盡展公保衡之力於縣官而壽考之用乃究儻直以嗇氣葆眞不接天下之用而有餘於已爲公願者不足道也於是二三子忻然聽其言頌申甫之章以前爲壽而屬小子操牘載之

元輔荆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萬曆癸巳國本未定 上深居法宮諸事稍稍萌芽矣顧獨虛首揆席特起荆石先生而柄之政先生數謝不敏中外使者繹騷道路不絕先生不得辭遂起視事適先生指使之年七月二十一日爲降岳辰詞林故事推擇一人代屬言爲酌者免某不佞班列最下寔執是役大抵謂先生當釜鬲之時用晦而明深合古清淨寧一之旨其明年上俞先生請命 皇子出閣講學中外雖然先生遂稱病謝事累十數疏 上不能奪爲增秩賜金以寵其行又五年 天子卒用先生議建 東朝備官屬推恩臣下特遣行人從田間問先生起居狀時長公辰玉繼入史局詔諭江南因請急視先生上著今年先生壽七十南中公卿謀所以頌先生者而又從里中推擇不佞某執筆札某蓋觀往事而知先生定策之奇又感今事而嘆先生知幾之神也當國本未定時 天子意初無他特以其事重大不欲自下發而揣摩者以其意妄疑上以

爲意且不測主者稍不逐聲爲號惕狀則又以其意妄疑主者以爲意亦且不測激之則疑於上緩之則疑於下疑於上則欲豫而反遲疑於下則欲靜而反沸先生以其事爲兩濟之舟而以其身懸兩射之的爭之以羽翼之實而不爭之以名止其未必然之幾而不止之以口鄴侯所不能得之抵足之肅宗而子房乃得之以天下戲之高帝故曰奇也當時 上獨嚴重先生甚臺諫之言十有不得一二六曹之言十不得三四卽他輔臣十不得五六者於先生猷虛已以聽故萌芽雖蠢蠢動矣或脅息莫敢支吾或鼠伏莫肆猥偷壬人陽爲好音之懷而氣類亦陰有藉以厚集其勢乃爭靡者操室中之戈修郅者挑穴中之鬪 天子且漸與羣臣不相習而旁睨者復攫攘其間迨先生去國尋至嚴者不憚重者見輕繫安危而全國體者始莫知所屬矣當先生堅臥不出舉朝莫得其所以卽某亦嘗置疑於其間而不知陰陽消長之幾先生有獨觀其深者蓋 主上眎先生爲意指則政

本重而後來者賤 主上爲意指則意指之所從
出者重一則法有餘榮而國以榮一則斥有餘辱
而國以辱是子明所不能見之祥符者而文靖獨
見之于景德鄭公所不能見之入國之日者而希
文先見于議獄之時故曰神也譬之舟然忽相遭
于驚風駭浪之中衆且瞑眩失氣而舵者自若則
衆者客而舵者主也及衝擊曲折于縈洄宛轉之
波流倏而南北異轡舟中不知而陸人知之則舟
者動而陸者靜也夫衆之瞑眩失氣者先生一處

卷一八

之以無事而國本定至其所南北異轡者衆人亦
處之以爲無事而先生且奉身退矣故觀先生之
往事而知先生功在今日觀今日之時事而知先
生之功在當日今日之功當日隱而今日顯當日
之功今日隱而當日亦不顯或用而不用或不
用而然則先生之隱者以千萬計而其顯者不過
一二而已此其含而未吐茹而不窮豈算數尋丈
之可測哉固宜引而爲年象而爲賢若衡準之置
過者酌而不辭又若尾閭之虛百則注而不滿是

區松栢岡陵之祝不足爲先生道也或曰管平一
武人耳先零之動且慨焉請行曰無如老臣今中
外不謂無事矣 天子將幡然修政元之政先生
必杖而造朝如商文毅謝文正故事吾輩奚歛望
於先生之歸顧某聞先生栖神玄漠方與造物者
游名可得而聞身其可得而致耶然又安知先生
不用之非用也聞者謂之言也有當於先生輒書
以爲壽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自漢論才必首簡重樸茂之士推爲長者平陽之
清淨絳侯之厚重眡彼才敏辯給之人浚之輒流
擊之隨應者疑若無短長然乃至定危疑靖焚亂
才敏辯給者束手不敢動獨清淨重厚者不動聲
色而收之故能策名世流景鑠致足術也以余觀
於今陵陽徐公儻其人非歟公宛陵產也宛陵饒
豪雋尚儔藻表表一時公獨性宇澄涵精神欽固
顯而少華恬而不見跡居恒寡言笑而接人以恭
捐煩苛而應事以暇出守閩蜀爲循良第一繼長

滇臬晉右轄會岳鳳之亂公繇擁傳指授所從護
將士功什六七而不以自居已徙山東士民口次
公均徭編賦爲計久遠者難更僕數也公淵默如
圭韞琬含不輕以試而山輝川媚在所見珍上
特簡大僚以納言昇公詎非爲大受地哉而公且
上書自免歸矣當公在東省贖鍰盡輸之公而稍
出其美以繕官廨言者求多於公第以此爲詬病
不知長者如公所至莫能名其功而乃欲指其隙
得乎余間論公於國爲寶臣其所躬蒞羔羊素絲
之風與典刑著蔡之望當與漢之名碩等而卒以
單詞罷豈非傳記所稱爵不滿其材位不副其志
抑漢之祭酒若兩龔之屬已邪嗟乎馳騫者每一
世而無餘停滯者必苞孕而有遺味公歸兢兢抑
畏無改布素時人之德我報之恐後而以不遜至
者公不知也不啻容之而已譬若萬斛之舟載及
其半其衍而爲頽祥疑而爲壽考也固宜頃春秋
八十冬孟某日爲覽揆之辰子壻後君尚禮稟公
之教亦以長厚聞將率二子有聲有年觴焉而謁

余爲詞夫公用未竟而又泯嘿不自明意豈斤斤
斷報者顧壽富康寧子孫代興庶幾華封人所稱
蓋不自竟而必有能竟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
物哉遂書以貽後君使爲壽

李如野先生壽序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蘭膏明燭二八遞代徘徊
於觴俎之間窮日夜而不能自休叫臯肝盧柳手
交臂離合於一枰之上擲百萬而不滿其一睨此
世俗之所共愉快也有鑒古玩物者過而笑之曰
此何其垢且濁也則以法書圖畫之爲清彈琴奕
碁之爲適矣而又有笑其側者彼且與名勝相招
邀與山水爲游衍故有丹青浩然刻畫賈島若將
求爲師資而不能而登高丘汎長川不可驟得至
託爲臥遊以賞之噫此亦達矣而知道者猶然非
之何也物之美惡無常而人之欣厭有主苟屑屑
焉必得之爲快名曰徇物夫以我徇物則物貴而
爲物所徇則我賤世之有待而樂者未有不喪已
以逐物者也乃如野先生則異是先生少以文學

高等累爲鉅公所稱引後以久次出爲維揚弟子
師先生蘊藉旣不盡施用而日交歡諸詞人以著
書談稅爲樂凡名士贈言緘之滿篋筭每授經之
暇且咏且披若將樂而忘其老也于今世所謂七
子者至摹其象而玩對之曰吾以幾於神交又摹
五岳諸名山出必與俱曰吾以幾於天游卽先生
之篤好如此吾以謂直寄焉耳已而豈以爲先生
累哉先生春秋六十有六其目視不流而丰神四
溢舉趾甚重而步履若翔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意

先生者豈其寓意而不廢乎物神適而形不煩事
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爲託於不得已漠然而固存
者耶然則先生所者皆怡神引年之具也而與世
俗之樂異矣先生之子哲與余同舉其奉檄歸也
欲余一言壽先生先生其一笑置之而無更以是
爲篋筭之點也

右史春亭黃翁壽序

余濫竽史局蜀黃昭素者與同籍同署又同臭味
蓋相得甚驩無厭也時專人春亭翁歷官多各蹟

乃遷秦右史以行書抵昭素時僊僊有歸興云頃
翁春秋踰六十二三兄弟謀所以祝者而屬余爲
詞余聞翁自羈卽能讀古人之書解當世之務
阨於遇弗盡試第其課士者二理人者三所至有
錚錚聲焉而於通渭河間最著通渭多悍民上谷
商多奸孔顧能令民無逋賦吏無骫法豪右巨商
帖帖然重足累息而不獲一逞且也督餉則羨補
詘繕城則紂舉羸譬之淳于國能變方爲醫而疾
隨手差也斯豈非通方之鉅才吏治之善軌哉余

觀今仕宦有二千時者病其下憂民者忤於時益
其不能兩遂也翁豪爽伉直壹意在民在邊邊人
親之去天津天津人泣送之愛行而人懷固翁志
也翁卽不躋通顯而於志適得何屑屑然以纒綬
爲徽纒而務釋之哉史柄藩國事不爲卑散獨全
制一授不更出用世者或不樂就夫董賈古醇儒
材大夫也旣先之矣以彼挾天人之策抗治安之
疏切磋痛哭聲動人主豈謂其鴻漸之無翼豕跡
之難遠哉而平津東陽一加華斐輒棄遠國今去

之百禩以其人視兩公竟何如也然則翁其可無恨秦大國左右史高秩又終南太華名山水在焉退食之暇角巾野服相羊其間亦足自愉快已蓋人生適意我自得之儻其坐輒書空鬱而望遠卽山林漁釣皆桎梏也翁以曠觀優游俛仰朱門眎如蓬戶勢人等之海鳥又奚長裾之不可曳哉翁年甫指使齒髮光好笑談諧謔不減少壯其筭當未有艾也余特觀翁書因爲論著之以廣其意如此昭素博雅好修余一晤對退未嘗不發愧也賈

生矯矯登朝史稱子嘉能世其學以爲美談觀昭素嘉不足道矣

劉太孺人六十序

歲己丑 上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就諸進士選其雋又儲之館閣得二十有二人余與吳陶兩君與焉一時意氣翻翻爲後先所未有顧此二十五人其得全庭闈之樂如子輿所云十人而已九人者卽不能怙恃兼存瞻望兩慰而人子之情亦猶可以少解頤歲一

改火耳而以事歸者已三人其留者又不能御親以從所謂親心雖樂離憂在也中如黃林莊傳四君其親一就視邸中而他務牽懷頃之且襍被去乃奉母於茲者獨劉君幼安爲然豈非其甚盛而尤難者哉何者都名寵之華及庭闈之養據禁近之貴無桑梓之懷疑造物者亦靳之而不可以爲常也嘗觀北山大夫區區於劬勞燕息之校以致咎而發詬固無足道乃魏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爲志其所陟之岵岵啓其瞻矚而患其不來其情何亟也方小雅盛時先王以道德役天下之賢靡情不體然探其意而代之言餘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抑勢難兼遂卽先王無如之何耳幼安雍容於承明著作之廬迭宕於圖書文史之事非有征行軼掌如詩人之所嘆諸趨承唯諾寢興抑搔掬溜播灑無不得爲者外爲橐筆之游內有板輿之馭修髓之奉盈其前而珈翟之封湊其後餘令觀之蓋二十五人之中一人而已夫二三子知其能悅親也而彌信其爲人太孺人樂其能信友也

而彌安其爲子神康體適貌之癯者日以臍而髮之星者翻以黑也斯非吉祥善事而人世之所稀邁者乎推此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與魏風之仕者且不必作歌來諗而將母之情靡之弗獲又非小雅之所能及已太孺人今春秋六十六月六日其設悅辰也余以二三子屬筆輒書余之所感爲酌者之詞太孺人其知幸今之遭而母思輕去其子也哉

封君夏翁暨配鄭孺人偕壽序

夫江發汶山財濫觴耳已而括漢泗兼淮湘沅澧沮漳靡不包絡而其勢至於作界南北呼吸萬里一何壯哉黃河經朔漠徑中夏自龍門而南數爲洪濤播爲安瀾奔泓浩渺與天地相經緯然其出葱嶺與于闐可褰裳而涉也水莫大於江河未有離其源而爲大者況於人乎洪都夏君元甫已丑與余同舉進士君爲人樂易而簡直開明而整練見者莫不卜其遠器已而司理紹興能聲大起三兄弟方喜其能而君不以自多曰此吾二人

之教也頃翁年七十有三孺人七十春秋高矣然本其修於身若施於人者同心併力無矯情無倦色故純白獨完機事不作蹈繩履尺絕去嘻噓至其撫兄遺孤不異已子咸有成立而後已其爲德於家者家之人能言之與物以誠不侵然諾振卹貧乏不計有無其爲德於鄉者鄉之人能言之乃式穀其子卽有細故必加譙訶則又家人之嚴君義方之善軌已余觀世之儲慶源以發其家者率厚施而薄取多積而寡洩其累善也雖銖寸而不厭其獲報也歷久遠而不爽此其恒也翁爲人位不稱德名不暢實施不靳報善不近聞其停滯鬱積既深以久一發而爲司理君又奚恠哉或者謂司理縮一郡之要其所奔走之令丞尉以千百數其所品隲之孳有司以千數其所震疊而煦育之士民以億萬數翁卽負隱德所予不過簞豆之細其所濟僅可指屈而名聲亦不能出里閭之外也乃其慶在彼其源在此者余以爲亦顧其盡心謂何耳翁爲德於其身與家而其心盡孺人相其夫

爲德於身與家而其心盡心盡而慶鍾之矣卽司
理者出政發慮與人布利而祛害小大不同其盡
心一也然則謂翁之慶源深遠譬若江河然豈誣
也哉是歲也君政成人和而喜其親之樂見之也
謁余言而介壽焉夫都繁廩者生靡不遂而不能
無愧於志懷高尚者意無不得而不能不苦其生
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也翁夫婦既托鹿
門之高蹤而又得司理君之色養莊生所謂恬與
愉且侔兼之而全其天年以極壽命之數其在此
也夫故余本江河爲頌以見夏氏之爲慶其來有
自

贈兵憲鄭一所公暨配其宜人雙壽序

鄭大夫一所公者閩人也筮仕無爲學時余師耿
恭簡公領督學使者每指數諸師儒必大夫重已
令三水入爲南計部郎冢宰王金泉公指數諸郎
曹亦必大夫重大夫弗至則已至必舉茂名非賢
無繇也自此擢二千石往余巖栖遠不相聞迨叨
塵仕籍問訊公治行而公屬歸田久矣歲辛丑方

負疴屏居鴻臚何君大積王君用臣者與大夫仲
子忠同寮厚善屬余言爲壽余乃問知大夫歷官
次第而甚嘆知之未盡也大夫令三水時吏率貶
嶺以南爲外府以彼其時三水之民幾爲焦土大
夫不難以冰蘗臨之訓和其人民而名捕巨盜轉
餉二源蓋一夕幾十起云迨龍安新造番漢麗維
大夫繕要衝廣儲儲侍鋤強梗綬善良充也士民謳
吟而諸夷案堵孰非大夫功也藉第令竟其用於
洱海何虞緬事哉蓋大夫治計部七襮而得龍安
治龍安又七襮而得洱海主爵者豈可謂無意乎
誠欲盡大夫才耳往者捕寇而兩梁迹埽轉輸而
二源食足業效於用矣臬憲視治郡其權爲易行
治戎於先事校寇之方張其機爲易運以巨才當
局效謀而旁指焉其事爲易集乃阨於讒而未盡
以展蓋誠感遐裔而不能回當軸之惑精格猛虎
而不能弭宵人之謗大夫其如之何哉大夫去滇
里居今壽若干歲而筋力彊固不減少壯時配某
宜人少大夫幾歲健與大夫等以六月十有一日

同稱壽於家亦一奇也夫二人儷德齊齒子孫盈前華髮相望福祉兼美人間之盛事備矣曩之不竟於用安知非天留其羸爲今日地邪於大夫奚憾且也大夫子若孫以詩書亢宗方翩翩然鵲起謂卽以竟用大夫可也

余封翁筆峯六十序

新都爲金陵左輔山川清駛聞於宇內故爲名商巨賈之走集人物繁華之輻輳此蓋富貴之娛而非高人耆舊之居獨其旁邑去新都二百四十里

卷十八

三

而遙山拱而藏水深而聚有重巒疊嶂之阻而絕奇麗紛華之觀則惟星源爲然予嘗陰求之意必有偉人逸士居之而後無愧於江山之勝而其俗間或以財力相雄長大都與上國無異求其淳固顯壹澹然自守者迄不可得豈古今不相及而習俗亦因以轉移者歟頃因余門人持國相游從始聞尊人筆峯封君之爲人此余之所甚賢而欲亟言之者也翁乃大鄣名族王父效陳公以篤行伏一時筋力纖耜致豐盈萬與兩况遺孤共之私

一錢子株原公性質木一仍其家法無改迨翁生而儻扶義議論侃侃里閭中急難咸待其片言以解卽訾怨蠶起不少避不亦古節俠者流哉年長更折節爲儉磊砢英多之氣又若剴創無餘者持國成進士當選爲御史貴重矣翁乃修其馴行不替有加焉效陳公之淳德幾還舊觀卽一絲一粟分賦于婦視儒生時節縮無異也今人少得志馳意於驕奢佚欲之樂而忘布衣草帶之行翁履顯榮日觀貴富薰灼之勢顧抑志而出此其自處眞無愧於世德而可以回星源之舊俗致足術也於是翁年六十中冬九日爲覽揆之辰子壻潘生爲鯢乞余言爲稱觴之獻夫惟耆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其於永年之道竊意其有庶幾者乃書此貽之異日持國采風四方見山栖谷飲之士有得於道者問其術以歸壽於親其有異於余言否也

金全州思馨公七十序

范蔚宗作漢史始標獨行之目謂其成名立方風

軌足懷也是時士類於名刻情修容依倚道統以就其聲價而絕俗違時過爲激詭則含真抱樸之君子抑或耻之無論中表殊情老壯異節其曠括將有不至而較之自然之充符無慮遠矣唐史流例猥多卓行孝友忠義至析爲三品雖其與蔚宗異意亦非篤論也新安金思馨公孝義篤行諸姪節不可縷數人占其一端卽可以口名而公倜儻之藉令作史者見之不知當置公何等然公坦易率直未嘗與世之崖異者相頡頏也隕乎其處順

泊乎其似道合中表等老壯未有異也余每一接公如行霧露中潛自沾潤蓋公燕居申申如也其子弟恂恂如也僮僕訥訥如也惟謹故一時芸夫牧豎靡不以善良歸公蒙莊所稱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者非歟新安山峭削而水清駛士生其間尤喜爲奇節公顧胞切委篤不欲揭揭然以蘄哉自命世亦謂無殊尤絕跡可以驚動人之耳目者不知此余之所深服於公而非曠括爲名者之所能及也歲秋孟翁年且七十友人某某輩謀往祝之

以言余謂壽之爲道恬愉相養之謂也恬而不愉雖志悅於內而和不足以葆其外愉而不和氣循於外而中未有以久其子公以坦蕩爲心和平爲行足使疵厲無所薄而疾疹不得作人之履福而引年者孰踰公往公六十時余爲序業臚列公行事此復推本而言之令知公之誠心爲質絕去緣飾者異日良史出其必有以處公矣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晉陸雲之言曰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極恬貴

於焚華者享無疆之休夫杼指通意究觀其玄奧乃知達人脫然昭曠獨立埃壒師友造化而不爲萬物役也史稱由光義至高豈必畢志陸沈終身坎莽之墟乃稱逸哉顧其心抗霞表如沈麟士何點諸人雖開門教授宴樂不隔而皜然不蒙其溫虓儻推觀其致卽方軌頽陽砥礪頽俗其又奚讓焉新安梅友張先生少以經術著攻苦力學與宗人玉陽太史齊名久之以其業抗顏而爲人師時駸駸將顯融於時矣一旦親終報盡毀其業以去

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而壹困於酒以自誤
夫先生經學質行並驅齊美當其修賓揆之業詠
帝王之經祇三五之德豔清和之理蓋奮庸之門
軌非巖海之跡蹈也第以祿養弗逮飄然遠遯眠
居平之所營如將維繫之者斯其深中隱厚非常
情可測矣以彼挺夔龍之器襲木柳之遜懷巖廊
之寶踵輿蓀之遊卽沈何者流濤跡人世亦何害
其沈冥哉麟士教士差山所居成市先生業與之
埒而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復與子哲之通隱者同

大寶曆

卷十八

且三子才秀兼有亢宗之望季大鼎尤以博士業
負俊聲先生鬱鬱未寫胸臆欲披者將待此以竟
之雖恬澹寡求箕山托志未爲不遇也先生仲子
大晉能聲詩僑居白下所游多聞人歲冬孟十三
日先生懸弧之辰余宗侯夢熊輩將率同志祝之
而屬余修酌者之詞余聞亭毒無已眞人不瘁知
先生履福引年有難以歲月計者蓋恬之爲貴而
非芬華之以也旣以語諸君不見謂爲謬曰亦庶
幾先生之玄散賦非邪是日也有如以叔夜之酒

鎗進不知先生能終辭之否

蔣隱君七十壽序

嘗考信載籍及所目閱指數耆艾魁壘之士多得
之窮阨困苦中而佚樂者不與焉然則窮阨困苦
君子將取以爲資而未嘗前却於斯也故梗枿杞
梓材矣必飢陽和凌陰沍歷歲時然後棟梁楠梓
輪輿輻輳巨細短長無不勝其任是吾良金也火
不煨水不淬石不錯頑然鑛耳是禍之而福損乃
爲益固造化消息之常而壽命之窳係也何者天

大寶曆

卷十八

之生人業毓其軀輸流其氣胚發其聰明矣而非
紋之不全非鍊之不固以彼芬華波蕩方役吾心
之不暇吾復縱其情之所麗而莫之能止天地之
真氣日流月漸而不能以復存亦異怪哉以今觀
於新安蔣君有足徵焉君生素封家弱冠爲博士
弟子已遊成均交四方之才子會當乘時鵬起爲
門祚榮也而倏遭閔凶羣不逞謀危中之爲鴟爲
訟弄詈四布旁睨者以爲孤筴如君計無復之耳
君顧能難平之情付以理遣無對之感寄諸忘言

使期願可以坐致如君夫婦者方諸古之隱德豈
有愧乎戊申君五十秋季爲覽揆之辰閔孺人長
君一歲親知謀後先稱觴孺人謝弗受曰以待君
之誕期而舉焉意甚美也先期君子太學啓基屬
余言爲酌者先嘻異日史局有傳隱逸者聞之必
有以處君也夫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八

次子

卷之十八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九

碑

敕賜吉祥寺重修碑

蓋聞知言說之本空者因言可以闡教了色相之無礙者卽相可以明真故僧會遊吳法蘭入洛精廬表於南國招提創自東都詎非以竹林檀閣目擊道存柰苑祗園因敬生悟者哉哉者謂理超生滅之界卽建立皆有漏之因道絕形識之封則像教非無爲之旨是一隅之淺智非通人之大觀

狀實錄

卷之十九

者矣何者法之爲言也貫有無等空色融理事混中邊諸佛體之則三菩提菩薩修之則六度行海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着花善友求之爲如意寶故風柯月渚總露機鋒薛徑蘿龕咸提宗趣豈以象巖窈窕非解脫之玄宗龍藏森嚴悖尸羅之妙躅者哉吉祥禪寺者勝國時天妃廟在焉北接鳳皇之嶺形勢逶迤南亘清涼之山几按迴薄東則鍾陵標舉雲轂之所出沒西則馬鞍低控江濤之所激蕩兼之修竹万个挾淇

園之遺蹟舊桃千樹藏武陵之舊事誠南都幽勝處也永樂初中官鄭和歸自西洋增置爲寺朝廷降勅護之正統辛酉住持智能復加修葺迄今百四十年矣開林薈草古非乏人紐業承基久難其續尋至棟椽漸毀經像無依此緇素之所共人天之所興歎也釋眞慶者一心凝練五衆宗推萬曆以來總持茲寺傷智幢之欲折思戒寶之將沈矢志選材庀徒作室時則景仰者聞風助道効力者說以忘勞重開方便之門大啓圓明之域遂令三身競爽四殿肇新雲退寒巖出鈴閣山堂之妙月來湛水現鍾臺壠樹之奇蓋不必借座燈王請飯香土而洛水壘書之頌芳園華蓋之祠庶幾其不墜已是役也徐君承宗顧君其言李君紹者提萬戶之侯印契三乘之聖諦率衆相工既殫厥力詣余謀伐石紀之余也佩伽佉之一丸飲穉池之八味高談寥一古則愧漆園翁深入不二今則非維摩詰弟以遺民栖荆於蓮社玄風拾橡於檮林嘗沐無緣慈忻觀可久之業寓言頌禱敢辭

篆刻之勤垂示來茲永作津梁之助其詞曰

攸攸法界芒芒品類智慧停輟無明縱轡癡城悲

海情致意率疇擊其蒙疇覺其寐一倚歟大雄乘

運而興高披六度妙演三乘開茲闇室示以心燈

聲聞色見彼岸同登二大教陵夷枝分派衍正法

曰深像教曰淺二諦既偏一如誰顯方廣終湮真

空莫演三誰能獨悟種智都圓思超繫表道照機

前拈草建剎指柏參禪卽相卽實何白何玄其翹

翹鳳山名藍夙敞無平不陂有復斯往昔也莊嚴

今茲灌莽像設蕭疎停驂遠想其有美僧英重啓

香臺事從緣合緣因善胎千光霧動七淨殿開蘭

山桂水於焉徘徊其鳳仰蛾眉忻聞鶯嶺其風可

美修途難聘館宇新開薰修日引戒月悲花目瞻

心領其經行宴坐松門蕙樓無金可繪有石堪留

銘題翠琰字勒銀鉤願見聞者同乘智舟其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若夫鷲嶺開圖雞林闡法朗玄珠于定水抵蒼壁

于愛河據五演以發輝盡四流而提挈足使迷方

自曉蹇步同安非大雄孰能當此者乎顧自義學

繁興頓教日弛徇物情之好經忘大道之甚夷豈

知迷悟異塗聖凡同體其悟也卽衆生爲諸佛之

本源其迷也卽聖解爲凡夫之坑塹情生智隔力

盡功圓故釋天之寶網不藉人爲離垢之摩尼匪

從外得此之爲義莫備于華嚴矣始列毗盧法界

旣陳普賢行海體用互徹依正交參示當念之咸

眞信卽心而爲佛俾披覽者若獲如意之珠食善

見之果有求輒遂無疾不瘳誠所謂諸佛之密因

如來之眞諦者乎迨夫摩騰之至難隴之譯所爲

尋師鹿苑抱帙猊臺豈以忘兔而守蹄政欲因標

而見月然而爭參佛影徒侈說鈴悠悠者虛歷僧

衲皎皎者自纏法網詎非以秘密之玄宗下士大

笑究竟之微旨非人不行者哉牛頭弘覺寺者建

業之名藍也憑絕巘以規形俯長江而擬勝丹梯

碧洞上冒藤蘿桂廡松楹下飛泉溜遠瞻則千林

接隣近睇而雙角昂霄蓋自王丞相以示人融

法師坐而進道遂以雄標江表法紹曹溪百剎皈

依九衢瞻禮若其琳臺登照寶相分光有類飛來
無慙涌出銀龕幻影倒垂鴈塔之花石壁鐫經下
映龍宮之業是以黃旗晝徙紫蓋宵臨 仁皇率
文士以品題 武廟慕嘉名而眺矚信息心之名
蹟栖禪之勝地也金陵釋定林者不礙居眞甚深
爲寶觀茲蓋縛大布津梁謂非經易以度世非閤
易以皮經乃建置禪堂之後榜曰華嚴以全經貯
焉于時蘭足羸形大海枯浮之苦累時積歲流沙
懸度之勞願力旣登信心彌廣以故淨財霧集眞
众星馳架險連榮因高積磴丹青映于蘭閣銑鑒
接乎蓮宇遂使三十二好之相月朗毗耶八十一
卷之文雷轟震旦自非信格豚魚行瑩圭璧豈能
動玄機于盼蠻成勝業于須臾勲邁布金德超掩
髮是役也上人徵銘于余亡何訪道亭州示疾而
歿嗟乎見化靡常應身難駐繁霜旦委陰風暮來
隻履颺其若空雙峯黯而無色命也如此人其柰
何今年春余結侶南郊尋眞上刹但見樹藏糝于
玉葉鳥弄鳴于瓊音十種香泥瑤壇踴躍四依圓

鏡飛閣翺翔謝甘露于十方懸佛日于三際時移
事異物在人非感拂松之旣遐傷社蓮之永謝言
猶在耳死豈倍心爰竭鄙衷式昭弘美庶幾玄臺
湛霽長垂蔽月之基彩筆縱橫欲借凌雲之氣其
詞曰

猗歟聖言華嚴爲統十萬正文百千妙頌行海無
涯法界斯總淵匠旣遠妙義寔微智燈欲晦疑葉
時飛不有覺後瞻開悟機叢叢牛頭唐開淨國碧
洞樓霞丹丘抗月考室巖腰曾巢巖脅有美關士
卓錫來臻弘新杰構大演具乘迷雲盡斂法雨斯
興寶坊赧起銀面星布樹以妙捨登之覺路榮榮
千燈迷方自悟旣忻繩布候痛舟沈去來何在輪
奐長新題銘自琰敢詣靈津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作也侯廟祀徧天
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
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侯方崎嶇草澤
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摧強破敵

威震天下可不謂雄哉及艱危之際矢死不回以畢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稱殺身成仁者豈有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者其未竟之志鬱於生前未嘗不赫赫于後世矧侯之節皎然與日月爭光者哉余行天下顧瞻劇庭歎蜀至今千三百年事之廢興磨滅者不可勝數獨侯之祠蓋邊夷傲在有所之而芸夫牧豎婦人女子咸奔走恐後可謂盛已都城自奠鼎以來人物輻輳縮四方之轂凡有謀者必禱焉曰吉而後後事中間銷沮姦謀振發忠義以助成聖化者非細嗚呼爲君子而謀有同易筮拒不正之間無殊嚴卜非盛德其疇能之國朝受命宅中百靈效職乃太微管室之間侯實居之儼如環衛蓋四方以京師爲辰極而京師以侯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余少知嚮往夔寐之中累與侯遇屬某官某謂邊豆有嚴而琬琰未列懼無以歌頌遺烈垂之將來乃命予碑而銘之其詞曰

桓桓關侯天挺神武金節赤旂如龍如虎逸氣干

霄英風絕侶流連草昧歸心漢緒朋飛軼超爲帝禦侮大夏顛隳極力掌柱靈鋒電耀威策霞舉勇摧七將氣吞羣旅報曹詎整晉吳非忤炳炳丹心天高日午惟期一戰還都帝所兒哀掃除萬國安堵方倚長城遽停相杵鬱鬱遺魂咳寔怒雨豈其湮淪草木朽腐烝哉文皇鷹揚啓土奠鼎幽燕飛龍九五鬱屈觚稜穹窿禁禦侯呵護之如棟斯礎掩靄陰風弓刀楚楚森然環衛懍懍是屈伏臘續紛有來士女盛之湘之毗蘭洲莽土以筵茅蒼如抱鼓子孝臣忠弟友兄序匪耳提之凜面相顧義舉長信姦謀遄沮侯其冥冥庇厥區宇矧國熙恬邊陲中監翳日腥雲有紛獯虜侯甲皚皚亦緒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尚截狐豕披攘羯牯永祚皇圖爲百神主牲牲既肅松桂翔舞孔蓋低臨霓裳紛下碑然躋以鍾橫石虞敬勒銘詞流芬終古

明卓忠貞公廟碑

夫振刷頽靡汎掃風塵仗黃鉞以康帝國執朱旗

而清人瘼者聖人之畧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鼎赴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王綱解則開八紘以父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之斯所謂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忠貞公名敬字惟恭溫之安固人也召公卿之骨髮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爲之嚮導學府多聞披玉軸之文史兵符默契窮金壇之秘訣陳仲弓閨門之德蔣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武末國制草創儀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中梁國旌旗乃上僞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朝議固已晰曩萌通國體矣 高皇帝因大器公晉宗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 燕國始建公觀其幾微密爲計畫語具劉忠愍所爲傳中卽賈生策諸王之勢鼂錯謀劉氏之安何能遠過而壯事難期老謀莫試尋至中州圯圻上國奔離士女同歎于殷墟鬼神共謀于曹社蓋天步初夷屬搶攘而未定故人懷靡常舍 神聖其奚屬斯時也以 高帝之子續戎 高帝之緒以 高帝之

畧龕夷 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擬子燕孫詒豈瞻烏之靡定公卽準管魏之擇主撫鎮虞而自怡其與更二姓事百君者當異日談也顧刀環築口吹堯之語不輟戟枝入頸送往之情彌厲臧洪同日誓不俱生卞壺一門幾無噍類豈不痛哉昔伯夷之諫也太公扶而去之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異也以公材智邁於夷等生死能爲有無故也公歿 文皇帝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湯不以伐夏而效沈淵之務光武不以翦商而紂采薇之墨允非天下之至公其疇能與於此嗣後二百餘禩京兆用 今皇帝癸酉詔書建祠冶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爲明 主恩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乏專祀英魂未妥鄉人興嘆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卽中川文山祠右爲祠以祀公於乎方黃之死事非不烈也而石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危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舊一時而超千

祀者其惟公平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觀公廟
貌與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
悟光明其何暮擊牲爰告卽石爲銘詞曰

粵古貞臣動必以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
流疾風斯勁我我卓公忠出其性有明開闢地正
天刊龍戰甫戢玄黃未乾九海波沸十嶽峯剗勇
智不作華喬疇安 眞人踵興閏統斯削帝緒中
庸壇社如昨簞食壺漿稽首崩角命有廢興人無
適莫公也矯矯力抗其衝賈策定制量疏徙封委

心王室削款侯宗水投石拒心苦力窮無波不隨
有作莫遂大夏顛隤一木焉制勇嬰鱗逆心安骨
碎鼎鑊胡甘社稷是衛疇不自委曰國懿親公志
邁世矢死靡分心堅百鍊義不二君陵厲白日晦
靄高雲周民則頑殷彝已厚養士卅年庶幾無負
厥有褒詞皇皇 天口君義臣忠異塗同紐我
皇御宇丹書白麻閱彼忠魂一灑垢瑕旌祠冶城
錫胤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海嶠旣鄉公之桑
梓祠宇弗度仰瞻奚以有美衛侯鳩傭相址高臺

雲構層檻電起長江孤嶼楚楚新宮摹文像卓作
配西東姦雄泚頽烈士動容刊碑撰德今古英風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奉勅撰

蓋聞天地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凡入莫不欲
壽資享壽以盡年穀飲巢栖感物之情益寡范金
標木逐慾之道滋多而五味時愆六氣斯沴形神
互戰寒燠並侵疾纏奏厥靡知救止痼入膏肓歸
於夭折自非大聖哲人挺生踵出惡能見標知本
驅除滯固飛丹鍊石引納清和令黔首期於普濟
蒼生獲其大庇者乎鄭州故有藥王廟一區藥王
扁鵲一名秦越人蓋州人也禁方票於神人天下
屬之生死所論有三可及六不治名言鑿鑿流傳
至今先世封神應王土人以藥王目之累繫城郭
卽今威之靈墟縣縣俎豆比庚桑之畏壘 今皇
帝玉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齋香祈禱旋卽康寧
因念祠宇湫隘弗稱具瞻乃降大渙命中涓因其
舊蹟葺爲新廟且謂醫之爲道義農黃帝寔始基
之更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斯時

也 皇帝念民唯悅使力不徵於有司詎不舉荒
貲一出之中帑因高背下揆日觀星察隱嶙之餘
基易凋殘之落構於是大夏鬱起神儀穆然繡栢
雲楣爛斑奪目蘭橈桂棟氤氲襲人岩甍棖桷恍
臨帝子之宮杳靄風烟森若仙靈之窟神可降福
可興可以羞谿澗沼沚之毛可以酌潢汙行潦之
水蠲萬民之天札濟一世於仁壽非至聖疇能與
於此乎竊聞三皇之治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
之情教五谷以代血毛之食宣百藥以拯夭傷之

命民靡日而不用用彌久而滋彰此於聖真猶爲
土苴而已惠被羣生恩流含氣若斯之盛者矣迨
攷歷代醫師百九十有二人其載劉向列仙傳者
寔居三一斯皆人寰高隱曠代仙真吐納清虛揮
斥塵滓是以斷能使之續危能使之安慶能使之
興苦能使之樂非曰語怪徵神伎成則賤而已錄
斯以譚清淨無爲抱真守一以虛明應物爲用以
慈儉不爭爲寶者古人之本也本草石之寒溫原
疾病之深淺診處洞然隨手而差者古人之末也

故廣成對理身之間鴻蒙進養心之說鷄犬相聞
莊生指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黃帝之書尋
其微言並臻泰定豈徒以五毒五氣之調應九竅
九藏之變如斯而已哉臣伏覩 皇帝臨御以來
祀垂二十道咸五三齋心服形清淨寡欲不佳兵
而裔夷服不好察而甄敘明固已同天下於華胥
見神人於姑射而又斥其羸餘以爲此廟上以竟
母后欲成之心下以開億兆無疆之福豈獨施
法禦災協於祀典抑可導和發祥揚於來禩諒於

有知謂當有頌 皇帝曰爾某其爲銘臣惟宜
主德揚神休以垂無窮者詞臣之職也敬勒貞石
樹之前楹庶擬衛牲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闕宮之
什其詞曰

玄黃剖判粵有君臣體國經野司天屬人三微遍
襲五運相因不有聖喆孰拯蒙昏倚與三皇應期
撫世義易農醫開迷釋沴爰及軒岐靈樞乃著神
祖聖立古謝今升長桑嘿授渤海相承上池一飲
鏡徹波澄有觸斯顯靡應不神競生能起桓死可

判醫無定名隨俗爲變湯熨非材酒醪詎善唯病
之機厥有先見醫王久逝留韻芬芳豐渠高郭實
維故鄉椒蘭晝霽祠宇墟荒猶餘靈響呵護上方
皇矣 大君膺圖執象六氣氤氲三靈盼靈廓是
靈祠奠彼淵匠本之源之義舉軒像寢園增拓儀
衛加隆乾坤壯觀日月新宮龍衣近接虹渚遙通
宛其穆穆上古之風亦有羣英古今焜焯異代同
工隱茲醫藥雲與龍從聲華鏘鏘其化則遷其靈
是託仙真窟宅帝子山川丹梁霞銷紫柱星懸儀
刑肅穆徒御周旋清含玉座洞卷珠簾華蟲朱虎
來往連翩神之聽之聰明日在介福靡欺獨危有
賴黃絹新鐫綠樽斯將 聖筭繇繇千萬億載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人見古成材之易而不知先王之爲教勤且備也講肄必有所辯說必有數蹈舞必有節視聽必有物尊銅豆邊鐘鼓羽籥爲之器而盤辟綴兆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誦讀弦歌以爲業春秋冬夏時視其成蓋九年也而猶懼其反當此之時豈不欲以易簡者語之而第濡染其耳目

與夫締約其手足若斯之至也蓋聖人之教爲事詳而其妙則不可思爲物博而其精則不可爲聖人使漸劇涵泳以由之而其不可思與爲者從容以聽其自悟如此而已故學者天機與器數日相觸而不知其調劑者在身心性情而其適用者在天下國家教之行至於民化俗成而流風餘韻猶足以垂於不泯迨於春秋以成周圻內之地豐厚衰而子衿作然明之賢欲毀鄉校原氏之卿士以不悅學相語於朝其爲教者可知已然瑰琦特出

之材如史魚遽瑗公孫僑諸人皆後世所歧焉而不能及教之入人深且久也此非其明效哉去古益遠有知興學之急可謂有志於古而能識其大者矣內黃張侯延登是已內黃卽周與今畿服之地也有學而圯侯至嘆曰吾職造士於此不治卽欲鼓篋而從倚席而譚藏修游息而養也于何所矣謀鳩工庀材而捐數十緡爲倡已鄉薦紳黃君輩應之已鄉三老子弟應之大都徹而新者什七仍而葺者什三不數月而工落成經體面勢言言

噲噲不大變徙而煥然改觀士皆歡喜道說以得遊其間爲樂而德侯之有造於我也於是相率因黃君以請記於余余攷古者禮樂行稅靡物不舉卽論政獻囚獻馘皆必於學而弦誦其小者也今直誦而已況其保殘守陋斤斤然求合有司之尺寸又非古之所謂誦也乃近世新會餘姚諸君子默抱遺經求諸自性於其不可思與爲者時有契焉是學有廢興而理之在人心終不爲回變如此內黃之俗稱持重而矜節史魚遽瑗之遺風猶有

不者張侯嘉惠其士民建學右文毅然以作人爲已任多士之所遭已遠過於春秋之世矣夫古法雖備要以歐人於道而止以彼講肄辯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卽其有不同而道豈有以異哉以其遠而不傳者而因自弗其性則士之過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多士尚求無媿於古人以副侯之望也哉侯壬辰進士余鄉鄒平人黃君名古士於余爲同舉教諭河間戚府崇善程樂道訓導仙居尹廉平鄉王可彥武邑滕一敬於是役也與有勞焉皆得書

重修太倉銀庫記

成周內府掌受九貢九功之人以待邦之大用四方幣獻及良貨賄咸在焉漢又有少府水衡藏禁錢凡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勞賜供養一出少府水衡而已然或災歉若調發又時出內藏以助之其時非獨財無不足也國用典之司會司書而統于冢宰卽晚宋戶部之職實爲三司餘司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管

繕河渠舉以屬焉故貨幣之納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籍量其用斂散及時縱舍在已而不爲他司所牽制及事勢錯乘利權乃分他司以辦事爲効而不程財之有無計部以給財爲功而不論事之當否經用之數無定不急之費旁出而財之獎極矣蓋計入爲出則其出也常裕以出爲入則其入也常不給熙寧元祐主計之臣未必日月要成如周之密而每歲會計必有成書今人主觀其登耗疎然懷不節之憂固古之遺意也國初建太倉儲儲糧以員外郎一人督之至正統中始設銀庫監以部主事一人辛卯來推選員外郎主事一人典庫役與督儲分東西廳歲一代至今因之給符驗關防著之令甲典司者日皇皇錢穀出納之經而顏垣廢址未暇修葺壬辰春新安俞君指南來典厥事謂非所以重國計謹蓋藏請于大司徒石公總督倉場楊公命郎中郭君澹胡君宗洙主事黃君功懋會計工費凡若干具題繕之兩公因檄俞君董其役而以主事李君華附焉自是旦夕庀材

興工芟刈掃除塵埃漫漶間得遺金以兩計者九
百新舊錢以萬計者五百籍上大司徒以佐材費
而悉藏其餘經始于四月十有一日落成于六月
二十有五日至是弊者新什者起缺者補嚴嚴翼
翼壯偉閎耀還于舊觀俞君謂其事不可無述而
屬予記之予觀司徒公累疏言今之財用歲入幾
何出幾何總總然爲上指陳之而力止歲進其
言尤壯大率有古熙寧元祐之風又得能補弊立
廢如俞君輩者佐之皆可書也時巡視給事中張
君應登李君周策御史王君慎德張君應揚暨主
事蔣君杰皆先後在事樂觀厥成者因備書鏤于
石以示後之人焉

重修濟寧州濟川坊記

夫濟水出王屋山至浮於汶達於濟禹貢周官屬
兖州謂之大清河元於寧陽縣北築堙城壩引汶
水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國朝復於東平
州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於是洸沂泗與濟
會皆循大清河故道今其名尚著舊未嘗有橋司

空郎畢公瑜創爲之豎之棹楔大書其上曰濟川
落成之日公冢嗣適生卽以名之後登第官翰林
卓然文學侍從之還回憶所命名若操左券無爽
云時河流汎溢運道爲梗公日散放於畚鍤間一
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太逼吾
宮今不爲處區區桐園將爲行路奈何公寤曰夢
也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
故墓爲文以祭而歲前排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
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而登第

繼公爲河臣當是時也距宋七百餘年而相感應
如一日何其奇也成化以來濟之俎豆公父子者
不輟歲萬曆丙戌棹楔葺於邵公而規制湫隘弗
稱公耳孫侍御三才以督饒至慨然興歎以祖功
宗德在濟上者世世載焉乃光大之者非我後人
責乎因低回而不能去於是出贖餼飭材庀工增
高而拓其未備百年之久煥然一新濟之士女遠
近聚觀者無虛日侍御公率文武官屬若士民落
之而屬余爲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退

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其常也故春秋列國有入其境而達路川梁修除之不時輒譏其失政迫于後世以爲簿書所不責因而惰廢者多矣是役也邇其興事之始歷百十年而力振舉之者卒歸之畢氏其廢興所繫殆非偶然者豈可與有司之常事同類而槩論之哉昔宋蔡公襄記萬安渡石橋第書役要而不及其他蓋春秋之法直書其事具文而見意者也余竊取斯義載其創修之本末以明世德貽諸後之君子工始於某年某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司空名瑜成化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歷官提學副使濟川弘治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公長子濟時正德辛未進士工部都水司郎中公次子侍御名三才己丑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公孫撮其年月世次以記之者則侍御同籍秣陵某也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改鴻臚更名其屬行人爲大行令又

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後周有蕃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有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又有典客丞鴻臚丞賓部上士掌客上士中士張官置屬古今不同其以導護贊拜于朝會吉凶弔祭間以成一代之典禮則一而已我朝斟酌前代置卿少卿主簿鳴贊序班如干人鳴贊居其中所謂導護贊拜屬之者爲多蓋一時序班者之選而卿若少卿之儲也署中舊有題名載諸人歷官次第而鳴贊題名附在主簿廳久矣新安吳君維登來爲此官謂不可獨闕乃謀于寮案蒐獵牘書考前爲鳴贊者自吳槐而下百四十一人得其名氏里居若遷秩之等伐石鑲之而以記屬余余惟官以鳴贊名凡廟朝深嚴皆得索筆以從常陟降殿庭出入壇壝以佐熙朝之大事而侍儀御史相與察其如禮與否而糾正之非冗秩也蓋儀章品物周旋上下有難知之義非博雅通人不能具曉而導護贊拜又必禮度嫻美音吐洪暢者始克爲之然則是官於卿貳

雖爲之屬而其難有什伯焉者吳君之爲此蓋欲諸君考前人之蹟取其效見於事名著於時者以爲法非苟然而已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悉其束帶立朝之所存得其事尤欲講其人以追其流風餘韻於不泯此其意蓋甚美而可書也余觀古之居此者如陳紀蕭望之崔林韓暨咸以宿儒能於其官自後則上下古今指不婁屈其難得若此史稱皇帝臨軒百寮備位多震悚失其常儀唯武帝時劉總明帝時謝綽善於其事人主公卿屬目

稱嘆夫職無要散唯稱之爲貴名無小大唯專爲可傳諸君勉之異日令史策書之與劉謝埒斯有光於 聖明之什使而吳君之意爲不負也已余重君之請特爲論著之以荅其意且令來者有考焉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今上二十有四年泰運熙皞吏治嚮風善莪棫樸之化翔洽寰宇廟與學棋布星列鬱然相望多士歲時習禮者奉俎豆揖讓於其中濟濟蹌蹌低徊

而不能去何其盛也第國家每有一事 上卽拊髀而思者何歟豈才難之嘆自古而然歟抑養非所用用非所養而養與用常不相直歟頃大工肇興須材爲亟然而非蔽牛馬中絕墨不以進者必有當也故槐楓被宸杞梓跨谷上與斗極鄰旁與天漢通者是之謂棟梁之材木蘭爲芬檮檜爲儲胥令四榮風交萬栢雲薄者是之謂榱桷之材是二者亭毒於陰陽栽培於山澤飽以雨露護以鬼神爲春爲秋動五千歲簡書臨之太牢饗之然

後辭故土浮江湖而薦之明堂之上非是族也匠石不顧繇此觀之小大不同其期于適用一也斯其事與先王作人待用之意有相發者何者聖人之教人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開發於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器物差其度數以防閑於其外故六禮七教八政畢舉不遺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左道亂政僞學順非者有禁當是時論政辨才獻獄獻馘國之大事咸屬於學而衿佩者流自少至壯遵豆管絃詠歌講誦之具無煩更

去於前也九年視成四十乃仕所爲磨礪其德性而閉習其技藝者豫已詩曰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不宜之蓋古之人材其周於用如此永新吉之名邑自唐宋迄今鄉之德業問望師來學者相屬兩文安公旣以危科尊行爲時名臣而蕭儼左慶延補袞辭榮並著風節以彼清華在前禍患處後而無難脫屣者有所重也故風流漸被後先崛起者皆有砥礪名檢浮雲貴富之心士與士言不敢爲不合不公之論夫古先聖王立學

選鄉之耆碩有德行道純者爲之師而辨才論政靡不在學則又以爲公論從出之地也今其鄉無不具備則學校之教不必盡如古法而其意無不合矣惟多士勉之而已學始作於慶曆在治之東嘉靖乙卯徙治西南今還之舊址圯壞僦篋必堅且良棟桷豐碩櫺檻疏敞藉舊易新畢潰千成義山武功若增而高琴亭秀水如磨而深士皆相携而至以得學其間爲樂而謂非責師師如余侯者無以卒是役也於是思載侯之美於後而因江鴻

應爾海以來請記夫永新之鄉雅多良士而侯學道受人訟清政舉其爲令又良也及良令之時作爲黌宮以成樂學之願其興起當不難者故余述榆材之言本先王教學之法以導之庶幾異日者棟梁榱桷之材不勞而致而余侯改作之心可無負也已遂刻石廡下以俟侯名懋衡壬辰進士余鄉婺源人始事乙未孟冬以明年仲秋落之協議者鄉薦紳某某督工者某某諸生某某法得備書

和州重遷儒學記

和州古歷陽東與采石畫中流爲水疆總江淮水陸之衝爲姑孰金陵之蔽蓋南北間一都會也峯巒繚互雄踞西北亭亭如玉圭然道家品爲四十二福地民生其間者率剛勁而果決淳質而儉約其土風之美如此明興高皇帝由滁陽拔和城跨有江東混一寰宇不五載而大業成焉迄今公若侯而下礪山帶河載於盟府者且五百餘人皆和之產也夫五百人者起徒步而成王侯計非魁梧瑰瑋丈夫不能嘗欲問其遺事而州之人無知

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高皇帝投戈講執輒以興
學育才爲先而和去京師不百里而近日月之際
宜首耀於光明乃二百年以來學宮湫隘弗稱
明天子作人至意州大夫馮侯始謀遷之先後經
營未有成績歲壬辰會侯至毅然以爲已任凡百
厝置務竟厥功於是故者飾闕者興士繇此感奮
於學不勸而力莫不曰侯之有造於我也學正李
春茂訓導李一本馮三元岑東曙因相率而請記
於予予惟國之建學將畜材以待用也然而非文
致太平武龕亂畧則昔人之所言聚塊積塵耳惡
得爲材成周以三物造士維時士於三德旣已涵
泳其要眇而究極其指歸迫於行誼之醇備執術
之優嫺又兼有而時出之嘗觀其論士慮囚一出
於學師行而受成反而獻馘靡不於是則爲教之
備可知也近世上靡實用爲文者以呻吟佔畢自
多談兵者以躍馬擄強爲務其名甚美而試之鮮
效則無爲貴士矣夫戰禽攻取其事若難而時每
不乏至三德六執六行人心所自有而行之又不

難顧自秦漢以下衰微細塞空見於載籍之文而
莫或振起者患無其志耳記曰勇敢強有力者天
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
戰勝則無敵禮義則順治順治無敵此得士之效
也國初首建義旗羣雄角逐和之豪俊雲起景附
蒸蒸然勒竹帛而垂鼎彝亦云成矣至於嚮所稱
三物者非索之外也乃能黽勉於所難而不能反
求其所易則土風之剛勁果決者無乃不善用之
邪蜀至僻遠文翁修起學宮于成都親自飭勵至
經明行修比於齊魯況和爲首善之地得會侯焉
興作誘進之異日者真材輩出施澤於堂皇之上
服冕搢笏令氓庶安而姦宄息必自今始矣詩曰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濟
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夫修泮宮
而遽及於服淮夷狄東南以見文德武功非二道
也故予述國初人材之盛以屬望於多士如此魯
侯名克唯湖廣襄陽人其善政不可殫書而此其
一云

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

先生嘉靖壬戌以監察御史董學政始來金陵隆慶丁卯遷大理丞萬曆戊子爲御史大夫總憲留臺又二年召爲大司徒請老歸亭州蓋居金陵先後垂十載至今言先生所注念者必曰金陵而金陵之言學者亦必曰先生金陵舊都寔國之豐鎬天下首善之區也而先生居之雖教澤在一方其因而興起者豈少也哉國朝白沙陽明兩公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孔子之學以寤後之學者可謂盛矣而承學之士浸失其真溺清虛之旨而蕩於檢柙守循習之輒而迷其宗趣貿貿焉非一日也先生聲著中朝士聞其丰采不嚴而栗至則取簡書所云崇正學迪正道者準爲功令賞罰殿最壹奉無私以行之士心大服乃首聘楊子道南與講求仁之宗以感厲都人士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雋羣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一臨相率持所疑難問啓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踴躍或不待詞說而目擊意悟虛往實歸者往往有之他謠言詖

行足以害教者一無所容於其間當是時雨化風行轉相教詔士霍然寤仁之非遠而矩之不可踰庶幾道術不爲天下裂厥功大矣先生去鷺相在事埽除天下之學舍念退園先生杖屨所嘗至學者思見先生而不得輒畫像而俎豆於中亡何祝給諫世祿劉水部冠南謂秋隘不足安靈復相地其西偏倡同門構祠三楹改祀先生以楊子配焉而後爲依仁齋左爲僧寮以處守者踰二歲詹岡卿沂王郡伯堯封益倡同鄉者爲講堂三楹前爲儀門兩室翼之而稍斥餘材爲旁舍待來學者居焉少司馬臧公惟一奉常唐公鶴徵鄭公汝璧京兆徐公申中丞汪公應蛟咸以貲來事乃大集經始辛丑八月訖功明年二月堂齋門館嚴嚴翼翼閎壯靜密爲時偉觀先生第定力適持中丞節觀風茲土偕諸門人執豆籩具脯醢以成事告觀者如堵墻共相嘆息而問語余曰願有述余惟古者凡有國各祭其先聖先師使人知學之所自而著其不忘其無焉者亦必合於鄰國而祭之後世一

尊孔子爲先聖而國不必皆有師也則取孔子之高弟顏淵者爲先師久之復去師號夷於四配謂於古國祭其師者義未協也若金陵文行事功之美雖特盛於當代而開之學道者寔始於先生則祠之瞽宗而以爲先師也固宜夫學以得師爲難幸而得師而能尊所聞爲難尊所聞矣然得後人益光大之而使不廢壞又難也今言學者幸得所難聞而又相與闡釋其緒皆可喜無憾惟令先生之道益衍於無窮非後死者之自力其孰任之故

余爲之記非特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古之以道鳴者率師弟子同心協力相倡和於一時而其教始行自孔孟周程以來未之易也國朝之學至陽明先生深切著明爲一時之盛是時法席大行海內莫踰於心齋先生傳心齋之學者幾與其師中分魯國而維德羅先生行其餘緒則可謂橫發直指無復餘蘊矣先生嘗屢至留都最後嶺南楊貞復從稟學焉兩先生珠聯璧合相講於

一堂以爲金陵倡蓋當支離固蔽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霍然如梏得脫客得歸始信聖人之必可爲而陽明非欺我也所謂功施於人者非歟歲戊子羅先生歿於盱江丙申貞復先生爲少宗伯來金陵始爲祠以祀之又二載貞復應少宰之召徘徊於家亡何亦以疾歿給諫祝君世祿嘗從事羅先生之學而貞復之門人也謀於同志大葺是祠以貞復先生配焉禮成謂余嘗與聞緒論而委之以記余謂是道也老師宿儒所惑而不解者

欽賞齋

卷二十

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者也碩人名士所憚而不敢居者愚夫之所由者也失則難於升天而得則易於運掌迷則遠於千里而悟則近在眉睫乃得失迷悟之關非師友其孰決擇之然則吾人含齒戴髮而不愧其爲人者二先生力也祀其可後或者又謂孔氏子五百餘年而有濂洛又六百八十餘年而有越中古之聖賢蓋累世不一見也兩先生之言學顧若易然者何居夫學以致道而其理不出於心心之所無者聖人不能加也而

其所有者遂謂泯滅漸盡而不可復振豈理也哉故後世不患士風之難興而患無所於教不患無教而患於爲教者非其所自有之心頃陽明揭良知之宗嗣起者賡續以發之爲力至矣迨今日而其明無以復加非獨積久使然繇其學取成於心非外索也說者言熙朝乘大明之運天之將興斯文也適丁其時聞者顧不能自力於學非志士矣故余爲之言不特明兩先生與給諫之勤於是邦其亦以爲勸也是爲記

同仁書院記

繁昌縣治舊濱大江縹緲臺尾其後艤舟亭腋其西形勝爲一邑最天順改元縣治徙內地而遺址尚虛人無敢居之嘉靖末豪有力者挾當軸之勢異寵爲已物余師耿恭簡公方督學於茲諸生羣以告始奪歸之官置精舍以居諸生而其後爲嶽廟以守之迨今三十年往矣時久事變又有侵其傍者居民聞於今明府吳侯捐金錢贖還之而侯慨然益爲繕治於是齋祠講堂候望宿息以至庖

漏靡不有所而前復爲公署三楹以時休息焉而考學者之勤惰總名曰同仁書院蓋內外完善矣諸生李一恂輩相與謀取文頌侯之功而并以告後之人余曰若知侯之所以命多士者邪同卽仁仁卽同非有兩也夫人之不仁也孰爲之生於異而已人之爲仁又孰爲之去其異而已故理公於人而我皆我之則示禮示信皆霸術也欲起於我而我能同之則好勇好貨皆王道也倉頡製文八爲公益分公卽公非私外有公也人人爲仁蓋同人卽仁非人外有仁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使人詠嘆之不止豈虛也哉國朝理學獨邁前古河汾新會兩先生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洞見天理神融氣怡千聖之絕學霍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而萬物一體之說則至東越而益暢拔本塞源一論恭簡公口之以誨人未嘗不日三復也晚近世上失其道人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假令探微索隱足以雄長

於學林祇以樹之樊而益其障耳其立論彌高去仁彌遠無足怪者何者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儒者之爲蔽所從來久矣非在上者其孰能挽之夫源本師友而必納諸道德師帥職也余故嘉侯之意而樂爲道之使饒諸石翼來者得以觀焉

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應天府學在治之東南掖山襟淮據都會之勝宋景祐中置也國朝高皇帝定鼎金陵嘗就其處

爲國學迨國學建詔爲府學如故自此名卿材大夫踵相接於朝彬彬稱極盛矣頃萬曆丁亥濟南周公繼以巡撫至恐學漸墮弛士人挑闥舉廟學而一新之他有樓有亭有橋又公所創爲云今十餘載耳而圯壞居半歲已亥諸生朱萬選童廷觀言於大京兆熊公張公徐公疑者以物大務叢未暇皇庠序事也亡何京兆公謁聖於學謂此有弗飭無以稱明天子勸學興禮建首善自京師之意乃按行隱度鳩工庀材命典史喻蔡王汝寵

董其役而耆民徐文模又捐貲力偕兩生者贊成之費稟於官役不病民閱九月而訖功木斲黝聖嚴而不華重門繚垣殿堂庖廩若經書祭器之藏若師生之舍皆爽塏壯雅冠於一時縉紳學士奔走踴躍薦獻如禮弦誦大興京兆公喟然歎士之可與學也謂余爲郡人使爲之記夫聖人之道性自有之然必馴擾磨揉從容遲久至於禮讓興行風俗醇美而後爲學之成明興豈第作人者垂二百餘年尊尊親親四海嚮風雖田夫野老猶知自奮於隴畝之中而況遊儒學之館被菁莪之化者乎又況身際乎日月首耀於光明如留都者乎古無暇論卽近出斯學者如楊刑侍倪太宰以器識稱梁端肅周襄敏以政事顯丁中丞景宮允以馴行倡顧司寇陳翰講劉清惠以文學著夫夫也本瓌琦博大之材監光明俊偉之業巍行尊伐鬱乎不刊雖權倖當朝翠華遠指時事非矣張文僊何尚寶輩不難以九死殉之猶能令姦人泚頰回面竦然而不敢動人徒謂山川炳靈忠孝世美而

孰知 上之功德涵煦成就如此之深也多士幸
生於斯范型在望而京兆公復篤意教事砥前
有加焉多士尚益力於學異日者登巖廊都卿相
庶幾爲時之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砥礪名節鼓舞
震動有以自列於後異無愧於鄉先哲與京兆公
之意斯於所稱都人士者爲不負也已夫本 主
上之德與賢師帥之教皆爲史者之任故不敢不
書以示後之人而又使之知事之所以始也熊公
各某江西南昌人張公名某淮安海州人徐公名
某蘇州吳縣人時張以遷秩行而徐公寔克終之
法得備書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繁昌學創於宋之慶曆舊在延載鄉縣治之南已
遷東北天順初元徙縣治金穀鄉而學居其東成
化正德間兩徙其處嘉靖丙寅府推官丘浙用少
司徒徐公貢元之議復遷今址萬曆丁亥吳侯鎮
來爲令篤意教事念河直學宮之後形勢弗固采
李生一恂議浚河立廟河干爲墩墩爲二亭以障

其缺已亥春大成殿若兩廡若靈星門咸大修之
神棲士數既闕且康譽髦來游以後爲耻仁風行
而四達義方啟而遐驚寔侯倡之於是一恂輩走
金陵屬予爲記余謂三代遠已漢唐間立學而不
以著令宋至仁宗始詔天下爲廟學而士不滿二
百人者猶斬不得立國朝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
平之功其制砥近代爲備繁昌小邑也學屢遷改
必適士心而後已師帥之於是亦既勤矣而士之
居焉者僅僅操筆爲詞章以斬中有司之程豈國
家所以造士之意哉且學之議遷起於士風之不
振而所稱不振者非科目之弗盛而古道之不興
也三代黨庠遂序之法鄉射養老尊賢勸農攷
選言受成獻馘靡不繇學當其時士大夫材行完
縈而事功雋偉絕非後世之可幾然其本曰明人
倫而已人倫明則良心醇固機智不生然後能外
成敗而自信其守故古薦紳先生抗志植茲乃心
王室有廢錮摧抑而其操彌厲者輒近世敦樸之
行微而險詖薄惡之習勝廉耻之道喪而如前賊

善之意多其極也有不難棄君親而從之何者俗
流失世敗壞而孝弟之教衰也夫叔季眡三代如
夢覺之變古法弗廢非一日矣不知古之爲教寔
出於人心法可亡而人心自若也在有志者之自
立而已繁昌故靜僻芬華所不至士生其間復多
美茂之才況得吳侯焉作新之雖昔之蔽陷者將
革其敝風而偕之大道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書
侯之績因及古今之變與所望於士者使歸而刻
石焉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
侍中黃公死靖難間其夫人翁與二女及家屬十
人併日死金陵今去之二百年所矣乃有公鄉人
施益臣者索而封且樹之醮金爲祠若干楹并貌
公其中會宛陵徐公大任以大光祿來攝京兆徐
公廉直好義所在著聲與余善聞之而忻然往拜
焉薦蘋藻祠春秋勒爲常儀其於表章忠賢之典
始脩按公諱觀字淵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
幼受學元翰林黃暉暉死節於元公感奮以忠義

自許洪武二十四年廷對擢進士第一授修撰歷
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左右
侍中員次尚書改公爲侍中與方齊日見親用
文皇索齊黃時公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未幾
公奉詔徵兵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謂人
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是時
有司果收翁及二女給配象奴翁佯以釵釧付奴
市酒穀以其間攜二女自沈於水而家屬十人者
隨之公旋至李陽河亦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剎磯
以死公初以侍中掌尚寶司事而尹公直去公未
遠乃已漫漶莫決又實錄載翁死於通濟門河翁
旣給象奴今象房政在通濟門外當可信不疑傳
聞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而下至今賽工橋相持而
立顏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或爲具棺收之待
朝命久而不報天順中池人至京師柳林破棺猶
有存者土人指示曰此黃狀元妻女也乃相與藁
裡而掩之余嘗與益臣輩樵而問焉三四至其處
髣髴低回爲之凄然者久之野史翁譌爲雍又爲

冀且言淮清橋爲其死所後人弗加檢鏡輒卽青谿姑廟以爲祠其失遠矣賽工橋乃夫人二女埋玉處因祠焉而并以祀公固當嗟呼人生何常唯義之歸以彼炎隆熏轡在勢處顯而一旦身死名滅水消火盡旣已丘墟灰燼荆榛矣卽今白楊悲風纍纍道傍者皆是也如夫人者迄於今爲樵夫牧豎之所稱識仁人義士之所欽歎歷久而不能忘豈非忠孝之性得於天者無以異而興於感者不可遏歟余生其地而又幸及知之不爲之發潛

揚嫩何以示後公闔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母而滅獲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者不待余言乃徵之實錄考之父老之口其實蹟歷歷可證而至爲妄庸者所贅亂此余生其地者之責也殆不可以不辨且喜益臣矢力於下徐公振廢於上見好仁扶義者之猶有人而於以甄陶世風羽翼聖化也匪細於是爲之記

若虛精舍記

若虛精舍者何甘先生之棲而近溪羅先生之

顏也先生處父子兩貴間身都封爵之勝耳盈仁義之談富有孰如先生若之何其虛之曰是不然世之談虛者希老而彌莊豈其剗心遺形離人而立於獨哉莊子謂老聃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夫實之與虛猶方圓黑白之不相入也乃不毀物以爲虛必有道矣蓋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就下而流積於海而王百谷火因物而不有其形故傳薪而然薪盡而火傳實固虛之寄虛則實之母也以水超海而海無非水者以火傳薪而薪無非火者執

虛以御實豈復真有實乎則先生雖蓬累而行不爲阨軒冕而居不爲榮散髮箕踞不爲通方矩步雅歌不爲疑滯其孰得而測之或者謂至人不有其身先生乃尊其垣牖而繫之以名室贅於身名贅於室無乃與若虛之旨相刺謬乎是又不然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極靜篤雖萬物芸芸皆謂之歸根卽周身以室繫室以名皆幻也而必挾而去之母乃爲輓斷也者而去致虛之旨彌遠矣或又謂虛之爲道立象先超繫表乃局之於一室又

從而扁鵲之亦甚小用虛哉是又不然至人等芥
子於須彌亦納須彌於芥子患未虛而眉睫如丘
山肝膽相楚越耳審虛也此一室之內雖幕席天
地可也古稱若虛者唯顏子而其功得之坐忘先
生早從文莊公有所聞中通而外夷與物無競故
其稱名以類也余獲交先生家子督學君而次子
丙復從余遊爲言先生嘗策節履芒屨九疑周回
紫虛觀及魏夫人壇久之始歸余聞南嶽多異人
乘氣御風可聞而不可見而不可從先生殆
必有所會焉而余何足以知之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一

記

日照縣重修廟學記

莒自春秋時多遊孔門稱達者至漢而傳經之儒先後迭起益彬彬云金元始分日照鎮爲縣縣爲海隅僻壤洪武初天下甫定卽置學聚士文太平之功而頒經籍以造之久之繕治不常日就墮壞庫通破露蓬豆圖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爲令者率急簿書期會恬不加意而學者因益惰窳茲誦不聞文治愈以索莫事竊必變有才令李侯至下車首謁先師愀然興歎謂明倫堂與廟並非制又啓聖祠儒星門戟門皆卑隘弗稱於是首割俸以倡士民鳩工飭材徹而新之鼎建先師廟廟後爲明倫堂五楹改學門於儒星門之左建奎樓於學門之左啓聖祠改於廟東而名宦鄉賢兩祠各以序爲齋廬庖湍靡不畢具凡賜書禮器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學門至師儒齋舍爲屋總若干楹自計材至迄工爲日總若干而落成焉士之

來學者肅焉而莊衍焉而和昔之圯壞者日以美而索莫者日以盛其必自此始學博士扈汝時孟時芳以士之德侯也深而屬弟子員安重李蕃求余言以永之余觀齊之諸賢公冶長高柴公皙哀梁鯀陳亢之流依聖人之末光以脩身而繕性雖少遜於顏曾晁後儒之未闕於宮牆而髣髴其型範者固已異矣漢世田何邴丹梁丘賀之易徐良之禮殷崇之尚書轅固伏恭之詩胡毋生王中之春秋儒林稱思之至今皆瑯邪產也以彼芥藻其身心而揚榘於經典華實不同皆爲聖人之一體迨於今其風寥寥矣天子雅意作人而海曲又聖賢所生游衍傳習之處以古若彼以今若此者則士之不自力也侯業新斯學舉古道以風之諸士求之鄉邦之所傳轍跡之所及挹流風而攷其事禮教興行風俗醇美必有裒然爲百城表者異日余還故鄉見詩書弦歌之盈耳婚喪賓祭之中度入其里門而父子相孝慈於家行其塗而少壯代長老以負戴然後樂學之成而繼魯頌以詠歌

侯於不忘不亦盛哉於其始事姑刻辭於石以俟之

崇報祠記

余師忠銘王先生自讀中秘致位秩宗尊顯矣主上下壘書嘉其德若勞而又推恩其大父梅山公父龍泉公咸贈如其秩一時學士大夫榮之瓊故在海表先是督學使者難其險久不一至諸生擔簦就試涉鯨波飽魚腹者蓋時有焉又歲課曠廢士不以時進先生筮仕卽請於朝以備兵使者

代之如滇蜀例士無不藉藉頌先生德者而癸巳先生自南都歸也以鼎貴封兩贈公阡高視南陽矣已而歎曰吾幸通籍於朝而多士顧未有樂羣地也已而覩黎寇充斥閭里爲墟則又歎曰吾何以脫斯人於塗炭也乃出橐裝創書院爲堂爲室若干楹而又捐田二十戶歲取其租之贏給來學者且討鄉約保甲之法率鄉人脩之當是時勇義奮興寇不爲害備兵使者至取其法爲他邑程蓋青衿鼓舞班白謳吟自此益無已時矣戊戌春先

生被命再人都鄉人共謀建生祠祀先生踰月而得金錢若干緡爲祠書院之北名之曰崇報不二時而成先生聞之意弗許也欲更爲書院藏書之所與衆共之鄉人堅以請先生徐而曰曩吾之爲書院也嘗虛後一龕冀以祠吾先人而未及舉也願移此以竟吾志其可乎多士忻然爲祀兩贈公而并生祠先生於右於是諸生推某某走金陵屬余爲記余謂先生之爲德於鄉者甚具而爲德於朝者未竟也鄉人業相率而俎豆之不獨於其身而且上及其先世非深有以感之而然歟嘗觀河之在天下也雲蔚霧畜小而鱗介多而億兆其資灌溉者閎矣而後委輸於海然邇積石龍門以上自天漢下崑崙濫觴而已是河誠大不能自爲大也兩贈公以深中篤厚并祀鄉賢人無異辭假令乘時獲騁高步巖廊之上馳驅萬里之塗其功業可勝道哉乃位不滿德名不暢實博取而寡洩勤脩而薄售所爲橐而遺之子孫者厚矣以彼于之門焉而高王之堂焉而槐兩贈公之自信砥此

奚異然則先生之爲德孰非兩贈公之德也蓋其積也累銖寸而不爲怠其發也履盛美而不自有古稱鄉先生可祭於社者舍王氏奚屬矣余故不辭而記之以發明鄉人之意異日先生柄大政勳名在社稷福澤徧生民尸而祝之當不止一良壘間若方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也而姑以此爲先鞭云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懷雲陳公持御史符督南畿學者六載頌擢太僕少卿以行諸弟子員戀戀不能釋合十四郡之士擬醪錢爲祠以生祀公於金陵久之未具而南都弟子員奮曰南都首善地於諸郡爲重公出入弭節在焉於諸郡爲久是當特祠公柰何夷而與諸郡同也於是躬埏瓦畚土負木曳石致其勞以爲嫌而南都之祠先成敎授張君鳳以余爲都人熟公之行事也而率諸生請爲記音歎世俗巧僞率以祠與碑爲佞無論其人與政爲何如而受者亦不自揆其人與政爲何如蓋在他處比比

大氏守若令與民相煦沫者而已未聞以施於造士者也亦在位之日冀進熟以爲利而已未聞有去而祠之者也若京兆之祀公則異是蓋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街談巷議彈射臧否不啻如張衡之所賦而不敢以憎愛恣其譽毀強力嗜學恥爲干謁而或間有之必嫻笑而譏切之不置伉直守高卽師保之語不能面從而當於心輒錄其言行傳爲口實其最者至俎豆之累百年而不忘觀黌宮所祀自孫公鼎而下先後九人而適及於公蓋其甚盛而他郡所未有也公於都人不能優於他支郡而優都人士也亦不能盡予而無奪乃其所感如此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夫水之鑑物也而怨者不怨平也衡之權輕重也而抑者不怨無心也水與衡不知其平無心也而語平無心無不歸水與衡者今之祠公也抑又何疑祠在學文德橋之側據秦淮清溪之勝鐘山欲來遊舫四集蓋山川風物之美會焉公去而顯矣余尚能以幅巾杖屨從二三子低徊瞻顧而味其平生於

公之精神風采其猶可以想見也夫

大中丞馬公墓祠記

安丘大中丞定宇馬公殉葬於邑瀧水之阡大宗伯于公志而銘之二子應龍從龍業祀公於寢矣而鄉父老德公亡已謀卽墓左偏爲祠特祀公二子謝不敢當曰先大夫以諸父老故不難力爲德於鄉不肖乃以先大夫故勤諸父老不可請竭不腆之裝從事焉而以成諸父老之志旣落成二子率其羣從弟子薦獻如儀而里之豪桀醴拜於

堂下者無虛日於是不遠千里屬余爲記古者墓無祠祠之始於漢而寒食上冢則敍定於開元議者猶或非之然古之君子愛其人於其所讀之書與所御之栢槐閔閔焉弗忍忘而況其體魄之藏乎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之尸而孔子亦有望墓爲壇之說未嘗謂其非古禮而盡廢之也公起家故邑窶諸生耳至爲令而守而藩則爲循良爲御史爲臬爲節御史則爲名執法其事行卓卓中法程者不可縷數余獨以公之爲德於荆也難

其歸而爲德於鄉則又難荆之權相頤指諸大吏而亦具識別於儔伍間顧仕者匪激則諛莫知所與立公無屈節無軌法先後至十有一年乃能內亡所于權相之怒而外不至減通人之譽故曰難也士大夫進退無據者勿論其黠者或矯強於當官以鬻名而饗餐於鄉閭以牟利公里居二十載於郡國守相語不及私間爲父老畫便計至更僕不厭歲積粟數百斛稍侵輒推以予人至今父老語邑之條教善者曰此公所益損也閭井之氓獲

世其業曰此公之所卵翼也鄉大夫士之賢者曰公教之也故公病瘁羣望禱者千餘人沒而涕洟相告不爲祠不止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余觀漢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得古命鄉論士之意是時主父偃學縱橫鄉人排擠不容李陵頽其家聲則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蓋仕宦之遽廬可飾而桑梓之月旦不可假卽公行之在鄉評者而其大可知已然則鄉先生可祭於社惟公足以當之自是啓血脣而秉鸞以駿奔

楹帖之間將俾鄉人益知所風尚砥厲浣濯而比於諒於此祠不爲無助余從粉榆後輒本諸父老之意爲之記使刻之至公所施於國與天下者則有諸巨公之言在

督理楊州樵政戶部尚書郎游公去思碑記
今民若商困矣而在維楊爲甚以彼山行川涉之所震驚風霜瘴霧之所侵冒蛟蠃虺蜴衝波急湍之所抵觸出萬有一安乃得什一之息奉國家之權而以其贏爲俛仰資也頃復以中人四出索

之譬之澤竭而漁不已民往往嘯呻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歲萬曆癸卯春部使者當代大司農念無如游公賢則牒以往公讓材不任者久之余以謂此大司農之所以急公也夫鼓瑟者紆其大弦和其小弦而瑟乃可鼓若大小弦皆急非戾則絕世所稱材者常錮百貨之饒細若鍼芒一無所漏失云爾以維楊之商雁沓至之稅大弦之急如小弦矣大者戾小者絕矣非公其孰與紆之余知公甚深大都寬博深厚不好爲排決刻峭而才之所負

守之所抵蓋百口不能眩萬夫不能移焉公少名家子嫻文學負孝友聲藉藉筮仕同寺上林於俗所謂例者峻卻之不以秋豪之端自緇也迨蒞維楊壹意以寬商惠民爲計力言於撫巡盡改中人苛稅歸之有司已而寬減其科條爬梳其敝垢苟可使人蓋不汲汲於取盈然者卽額之當權者時時縱舍之念水潦祁寒之苦商舶之不征者市月放免糧艘至八百餘緡他可知已然公日視事最勤且覈而下無所避往者鈔戶若史書侵用金錢無算徵解不以時公多方程督尅期以完而且鐫碑以爲戒雖豪有力者撼之不爲動自此帑無匿財姦無軌法固非中材顧望弛而不張者所能辦也繇斯以譚紆與縱異先教化後誅罰是之謂紆好姑息贖紀綱是之謂縱鼓瑟而縱弦則無聲矣爲政而縱民則無政矣公能辨於此蓋其施在一隅其仁足以示四方其事雖行於一時而其法足以傳後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揚人之思將使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

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爲澤彌遠矣公名於廣閩之南平人以任子起家居恒脩身繕性動以聖賢爲矩矱此不著著其權政可師者俾後人得以觀焉

尚義坊記

昔周之於民流恩廣施賑贍困乏何其備也休息荒政粲然畢舉辨九穀待凶歲而鄉里門閭野鄙縣都莫不有委積焉猶懼其未也比相保間相受州相矚著爲挈令而至於大荒則移民通財不敢後當其時人之生道甚多天災地沴有欲歿之而不能者何其幸也國朝積穀備荒責之有司富人畜積多者時勸之捐貲而以義應者下令嘉獎最者遣行人較勞其家而加棹楔焉蓋繇王政漸廢耕之所入各爲私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奉令而拯急不能盡得之民雖上之鼓舞勸相未始不勤而事固已異矣往歲大祲主上憂勞萬民至出內帑以倡之海內應者指不幾詘其在石陽則婁君世潔其一也君嗜義好施出於流輩前是書

舍學宮河梁道路靡不以金錢助而歲侵散穀輒至百千石頃復奉餉輸千有二百中丞陸公夏公先後疏其名以聞天千嘉歎畀之冠服仍令有司樹棹楔於門而頌之曰尚義夫君閭里編氓耳一動而使姓名徹乎黼宸義聲流於海內夕出粟於廩而旦取名於朝如持左券兩易而各得古所稱市義之效非邪而君之爲此則難已何者法在比閭雖甚纖齋者不得以自吝而政之久廢非與物爲體者不能以相公故壻財役貧於人之疾苦往往瞽然莫之卹也君無所責於上而能割已之有推贏振匱不啻家人父子然者豈不爲尤賢哉哉諡儒法士蓋發憤思古而不得君之所爲乃如此以是知人之見義不爲可愧也君兩子以文行名太學間意天之昌婁氏也將於是在審爾君之市爲益遠矣兩生欲余紀其盛而勉以鄰君爾瞻之書竊謂明上德意而風厲於四方史職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涇縣慕山浮圖記

天下郡邑與山川陵谷相綺錯雖山川陵谷非爲郡邑設然氣之聚散而四境之和沴從之則郡邑之乞靈于山川陵谷者豈少也哉卽一水也形家者流有五戶閉藏之說謂氣有渙而欲去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樓觀亭垣增卑室罅皆留之之具而浮圖其大者也幕山峙涇之北兩水夾流勢陵夷蜿蜒無聳拔特起之勢水之去也幾一泄而不收士相顧言曰此非所以利我舊郡守蕭君良譽令何君大化謀建浮圖以填之畫基鏤趾有成議矣已稍稍遷去浮梁陳侯大綬以乙未進士來今茲邑侯爲政慎法近情與民爲便而於教事尤謹嘗葺學宮之圯羣青衿而督敎之學者鼓篋之風煥然一變矣而間以浮圖爲請侯次且未有以應也屬邑稍侵民有歲憂侯曰茲役也其可藉以食民因割俸百金首倡其事涇人起而助之不戒而集乃擇民之良俾勸分庀役而侯若不與知者雖餽勞時至以相其喜侯顧坐縣廨治文書談枕課士如他日居頃之執事者以畢來告自始作至落成

以日計一百四十以金計四千有奇官不知費民不知勞而浮圖適成觚八面而九梯之高十有七丈璀璨巍峩矗立雲表山不築而崇水不引而廻而涇之風氣固矣夫浮圖之爲具凡以留之也儻具而苟焉則猶無留涇之多士雅以文行相高而侯且萬方成之譬舟之順流也而揚之帆帆巨且完其行必駛卽謂斯舉之有相於涇奚不可者嘗觀父母之於子調利拊摩業無不力而至其瘵疾也雖難信如史巫且畢致而姑聽之何者誠愛之也侯之設心則何以異此頃侯去爲南工部主事士民德之不忘而推張生一卿者謁予爲記予謂情有必至不可得而拂事有必舉不可得而廢侯之爲役寔兼斯義宜刻金石以著盛美今是邦之人百世其有述也

重脩旌德令眉源蘇公生祠記

嘗觀漢循吏有廩廩德讓之遺風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在所吏民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元始中天于下詔書祀有益於民者以風動當世

又不止私祭野祀行於民間而已及考其行事深峭踔厲非不爲喜事功者所道大率以材指相高而民之不見君子之澤抑已久矣若夫惻怛根於心平易達乎政怛然入民之深有於世而不可解者斯非深於學者不能也故孔氏之徒仲弓子賤者流其治行絕無可表見以自遺於後而流風餘韻歷千數百年而不衰至今學者束軌斂席謳吟而俎豆之何其盛也眉山蘇公以名進士令旌德先後僅六載其臨政也他郡縣方以功名相矜激公一切斥去之獨以廉靖豈弟之德與吏民相相循而灌注融融與與不爲可喜可愕以震炫人之耳目而人之沐公之澤也如行霧露中有潛爲霑潤而不自覺者久之士與於庠序農狎於田野獄訟清而姦宄息當是時欲取公行事一二指次之始有不能言與言之而不能盡矣然未嘗不羣然而稱曰子產衆人之母也公之大指始於孔庭之微傳妙義相懸合豈直與漢之循吏絜長而埒美也哉公甫去邑業爲祠生祀公久之政弗繼民乃

大失望而思公逾甚相與號泣於祠而迺然有不可復覩之歎於是大酺金錢繕治之豐棟飛臺崇廣麗密而公像巍然於其中曰此非獨永吾民之思其亦以爲勸也噫斯所謂入民之深歷久遠而俎豆之不衰者乎公去旌德數載猶爲京兆別駕其信道彌篤而造理彌深視世之榮名如浮漚噩夢無足入其胸次而民乃益追思之而不置余以此知直道猶存於斯民而可爲當事之君子媿也雖然古之戢景藏采恬處下列而感會風雲澤彌寰宇者多矣公雖不急於人知安知無識者終致公於朝而以其福斯邑者爲天下地邪邑人以工竣推其秀民諸生劉光煥輩謁余言爲記乃書此以慰旌之人而且爲當世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冶麓園記

冶麓園者吳太學肅卿之別墅也肅卿自新安徙金陵評事街迫市囂欲稍稍去之而不能遠其家乃置此爲遊息計園北向在冶城東數百步顏其門曰冶麓書舍入門爲脩逕兩傍薈薇樊之稍轉

而西廣除豁然堂三楹南向最爲闢敞高槐數株
駸駸欲干雲與堂蔽虧友人歐陽惟禮篆書綠雨
堂三大字顏之階前栝子松二株又前爲月臺疊
石爲山東西兩臺牡丹蘭草之屬寓焉堂背臨大
池兩室翼然貯古書名畫蕭卿含毫而注老子處
也初移居時池有雙蓮並蒂之異因以嘉蓮名循
池東岸行小亭可憩又北行垂楊樹六七婆娑水
濱殊助幽意陂盡折而南向一軒踞焉把杯臨流
徘徊月上則迢然別一境界矣澄碧如鏡空中靚
絮倒影棹波下上異態時冶城笙簫歌嘯自天而
降與水聲林木相應答蕭卿取蔡君謨萬安橋碑
月波二字爲扁紀其實也軒後地漸高去冶城漸
近脩竹數千森然玉立中一小臺傍爲朱闌闌之
當三伏鸞稍逗風畏日不下又足令人忘暑矣已
循池西岸還雜花異草芬瑱目鼻水事窮老梅前
出玉蝶綠萼相間錯歷書屋數楹而復與堂會大
都衡不盈數畝縱倍之屋不數十楹陂水倍之方
之他園巨麗稍不逮而可以栖客可以攤書可以

涼暑風泛夕月雖于焉斯夕可已古人有言苟適
吾意其用則多若環溪之水石平泉之花木非不
奇且博也以彼厭薄其贏餘而馳騁所不足方營
營之不暇而惡能有之茲園足數舉而息目一覽
而竟而居者常沖然不知其廣耶狹耶樸與麗耶
蓋蕭卿嘗味於猶龍之言必有不俟境而勝者而
余不能知也漫爲記

成功莊記

余結髮置身師友間以爲並生同營當無分於奢
涼合離云者讀翟公之署門嘗擗然非之曰何待
人之薄也迨夫閱世深而游道日廣豈必歿生貴
賤如東西之不可及卽一曙而陰陽向背倏忽千
變甚者夸湯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寢多於世其扶
義倜儻稱賢豪長者寥落乎晨星之麗天也矧有
進於此者哉頃負疴屏居而余友靳之閔君元甫
寓書曰敝邑朱生康侯者名家子也能詩歌古文
詞擅名一時雖浮湛閭里而急乎脫人於厄雖承
藉溫厚而樂乎輕財於施友人姜夔以註誤被逮

生歲時往卹其家卒之寃狀賴生以白尋欲杖尺
筆走燕雲圖復十年之跼乃家日窳空懷反顧憂
生不難割已成功山莊若干畝遺之夔一身建而
白白而能脫然爲千里遊生之力也居恒讓兄振
族廓達好施載於鄉評不一而足夫激揚義氣軌
訓習俗維子之素其一言記之余以謂管仲鮑叔
分財無迕自昔豔焉非以言翹明其與也彼其於
名忽也三人者之在齊猶鼎足也可以生可以死
可以用可委曲以致之用而不必自有其用雅志
躊其平生顯業定於訟友雖其霸臣嬰爲近古晚
近世伏波衣羊裘而捐穀數萬斛共之知舊子敬
損園米與公瑾相親結而倚札之分定焉施於楹
堦俎豆之間而折衝厭難所懷者遠區區之推解
不在言已生以長材際熙世而能紆衣投分剖宅
隆好蓋儻然任心而賢與度會故閉門而隱則嘯
傲林泉之下結駟而出則跬步嚴廊之上行義求
志奚之而不可若曰是莊也披莽蒼而鋤橫清泠
而漁植杖耦耜吾以明素交愧末流云爾陳義雖

高非聖人之道康侯之意始不出此夫生之輕雖
刀卹患難歸然爲薄俗標人之所知也許與氣類
振貧推賢必偕之大道人之所未知也余記斯莊
而輒及之且令觀者執一節而可槩其餘焉

幕府寺脩造記

都城西北十餘里有幕府山晉元帝自廣陵渡江
丞相王公茂弘建幕府於此山因以名西有宋明
帝陵及茂弘溫太真墓石徑上出青巖翠蔓蒙絡
歲裂與風推移名夾蘿峯亦名翠蘿峯又上洞門
窈然可望可居長江迴合極目千里與鐘陵繖山
相縈帶登覽奇處也寺在山椒稍東圖經云梁天
監中武帝與寶公來遊見林巒殊勝始建爲寺名
同行一名聖遊後改秀巖院嘉祐中又改寶林寺
法堂琪樹鬱然梅摯詩影借金田潤香隨壁月流
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指此也余外王父徐公
坐去寺一二里許嘗攜兒輩歲一至焉崇化嘉善
二剎牘列而茲寺垂墮傾椅未支自成化甲午以
來不葺者百三十載矣萬曆庚子僧如方如覺拙

衣鉢之餘積合檀施之淨貲凡幾百緡撤而新之
爲大殿者二如其法作佛菩薩於中與十六尊者
相好皆備堂皇高廣梵檠有嚴光輝燁然風物具
美時一升其間玄湖之水木鍾阜之雲物雜沓而
入相爲澄曠與二三子顧而樂之二僧請爲記余
攷六朝史王氏自茂弘而下子孫有傳者至七十
餘人功名家世之盛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
也然去之甫千載尋其墓於荒榛野草間皆無知
者以彼祖詒孫蕢業著名尊可謂六代之業工一

方之華胄已而猶然泯泯如此況夫公麼宵人弄
其區區之智力排善良攫貴富譬之衝飈之一螢
而欲其久存豈可得哉若茲寺盛而衰衰而復盛
雖婁起婁仆而卒還其舊觀以此知道在世外良
非虛語而夢幻之榮名不足言也二僧器宇樸雅
可愛其爲人精敏而謹嚴鄉人信之成此當無難
者而此地有茂弘太真之遺跡與陳霸先周文育
之戰功旣令人感慨歎息而寶公嘗遊於斯尤足
以發來者景行之心故強爲記之諸捐貲者載於

碑陰不書

栖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居士吳彬者少產晉安長游建業真文下燭懸少
微之一星俊氣孤鶩發大雲之五色旣嫺詞翰兼
綜繪素團扇持而爲特屏風點而成龜高步一時
無慙三絕萬曆辛丑時維仲夏與禪師然定忘言
契道寓目棲霞觀仁祠大脩像設未備乃發弘願
手繪阿羅漢施於精藍以五百軀盡千萬變蓋起
一念於熏脩之上若撫四海於俛仰之間可謂福
地之巨觀名都之勝跡者矣夫諸漏盡空具多神
變解生必繼斷後有身者阿羅漢之真宗也乘般
若劍豎那延幢摧伏魔軍不戰而勝者阿羅漢之
威力也虛谷含靈洪鐘待扣靡供不應有感必通
者阿羅漢之福田也若此者咸承佛勅弘法利生
或隱真儀而同凡流或專一壑而徧四極倘非緣
會鮮能遇之居士釋稅死之斧斤建心王之旗鼓
吮筆和墨範素鏤金移衆善於筆端貌羣形之雲
變珠衣蔽於初地寶樹擁於香城迦陵欲飛曼陀

未落經行宴坐知往來之盡民語笑靜默總熾然而說法足使味真實者卽嚴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感丰神而遷善有求者植因以觀福罹苦者證業以弭災滌貪著之心胸開聾盲之耳目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言語之表曲爲訓柔此無聲之導師亦何薄於畫史而或者猶謂空寂兩忘方歸真諦法塵具在未入慧門豈知究竟達於無生因地從於有和畫且非實捨亦自如自非平等之觀一洗乎色空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先是黃門祝公世祿沉研二諦振耀三明以一遍一切之心護世出世間之法用能積累衆力助成勝因焚香讚歎散花瞻仰謂余嘗參支許之遊祖諸竺乾之語俾書貞石藏之名山乃爲偈曰相因妄有妄盡相滅如風火輪流轉不息佛導羣生種種相在曰色卽空等無有礙知相非相不離不卽執曰神明粉繪不及我作佛事聊以丹青悠悠法界畢竟經營傍熏獲寤自性當成

雲鶴觀碑記

萬曆庚寅歲夏初雲鶴子尸解于襄陽其事在鄒太史傳中甚具先時有姑蘇墨陽子道價鬱然重於一時至今復有雲鶴子與之方駕而出何其奇也襄陽人士遠邇聚觀誦說膜拜者無虛日隨卜大成山之陽斃石室藏其龕旣八載矣郡人復爲觀以祀之而屬余爲記余觀古仙傳代不乏人塘城集仙錄載女子上升者至百有九人孫思邈千金方論謂列仙多負篤疾或千重典或挾才而萬不一騁其計畫無復之也乃一決而能就此夫以大丈夫之膽智山海可摧天地可動風雨可以呼吸日星可以轉移何求不得而神仙之事率從困窮無聊中得之則識海之風波情緣之微纒豈易解免哉而雲鶴子者以孱弱之年間關萬里尋師于蒼山洱海出萬死一生而不辭此奇男子所不能而一處女饒爲之何歟豈丈夫子用志多分而獨房之秀獨以頡頏勝歟抑靈襟顥氣得之風稟異也雲鶴子目不知書今所傳偈頌肆口成文埋窟卽與士大夫不相應接而問有問答言

簡理當質之古丹經與典靡有不合以彼遺肢體
冥耳目息歸于踵神凝于穴其究也立亡坐脫靡
不自由旦宅情必有一貫方將入無窮之門游
化初之原直與百九人者把袖拍肩非偶然而已
觀在大成之麓脩廣如度小大畢集一心百身蜂
還螳往瓦甃無脛而自奔巧墁不期而就緒層梁
中豁飛甍四翥清風颭而徐來靈鶴棲而不去令
望之而道念興卽之而塵機息其于華胥之理不
爲無助夫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者非文不能輒命

筆研志於巖谷後之同好尚有攷於斯文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二

書後題跋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語

秦人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與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校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并前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傳至劉向典校經籍

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貳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竝爲之注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竝立學官未幾而安國之本亡隋秘書監王邵自云於京師得之以示劉炫炫因述其義疏講於人間其實炫僞作也炫以妄造連山魯史記除名獨是經爲可信哉今 上念士敝於俗學閔焉以經術造之命辟雍重訂十三經注疏於是孝經適成而臣敬題其後經自孔子迄於今二千餘祀學者所覩記無復全書於是時也欲校而復之知其難也以校而復

之之難而知先王至德要道燦然明於天下之尤難然竊謂孝生於人心經特以發明之而已故曰孝順德也聖人則天明因地義以順天下而豈其強之哉孝不明則順德塞順德塞則王化湮所謂以順則逆民無則也 上動遵祖憲嚴奉 兩宮孝治之風光於四海疊慶乎嚮無思不服之世矣乃命承學之臣刊布遺經嘉與天下共之顧臣如燭火焉詎足以庾大明之光仰承盛美不敢不自効也注疏幾卷總若干萬言上之 御府以待

制詔頒焉謹跋

書曲洧舊聞後

向與新安朱君正民游嘗以其先奉使公傳及行狀見遺公使金十五年能全節而歸宋史與張邵洪皓同稱其奉送徽宗大行文一時華夷傳誦其人可以想見也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公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公以歿自守不幾於老子申韓同薄也哉公自爲一詩題其後絕域山川飽所經客遊歲晚任飄公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

何容比二星蘿鳥施松懸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
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公之微意亦
自可見恨姦檜當軸不得如子卿圖形麟閣而僅
轉奉議郎一官痛哉所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奏
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龍陂說
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
南歸詩文一卷何時得盡見之以爲一快

題般若照真論

世法可名般若不可名非有般若不可名不可名
卽般若耳而人多強名之黃而老子說般若至六
百卷般若心至二百六十言已是逗漏不少月川
澄公復取而詮釋之如以楮墨描畫太虛世鮮見
月忘指之人又增一重纏蓋雖然楮墨本空文字
非實未獲魚見難廢筌蹄則謂此編爲善學者之
鞭影可也余故不辭而題其首

書李維明尺牘

此余友李維明寄其徒別駕趙君手筆也維明爲
客部時應接旁午每書及余皆小楷自書其精謹

如其爲人卽謂書可以觀人豈不宜哉且真意滿
紙不爲寒暄泛常語蓋其人足以廉頑立懦故讀
之使人廩廩生氣世之小人立身不端而欲以言
語字畫求工是不知本矣然譬之筌筴不有妙指
誰發妙音觀者卽以此知趙君可也

書鹽鐵論後

自世徇以仁義功利岐爲二塗不知卽功利而條
理之乃義也易云理財正辭禁民爲卅曰義而豈
以棄財爲義哉桑弘羊當武帝兵興爲三法以磨
之中如酒榷誡末事矣乃諸當輪官者令各輸土
所饒平其直於他所貨之輸者旣便官有餘利亦
善法也至筦山澤之利置鹽鐵之官真不益賦而
用饒柰何病之劉彤有云古費多而民不傷今用
少而下轉困非他古取山澤今取貧民取山澤則
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民去其
業此亦足以發明漢法之當遵用矣古先王山海
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厚農一足
國桑大夫蓋師其餘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廢也藉

第令畫餅療饑可濟於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爲甚美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書甘生家藏先賢手札卷

甘生丙從余游一日出其先大父蓮坪公交游尺牘令余題之大率當時名公卿之筆余平生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何其幸也讀之語意諄切悉以學業相規勸不爲近世諛言一時古風可以想見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卽此而蓮坪公之爲人何如哉生其世寶之

又

此蓮坪公郡中諸交游筆也吉安爲古節義之鄉入國朝而理學獨盛觀卷中自整菴以至雙江其于名理多所悟入非苟然而已者雙江先生云近世以義襲爲集義以知識爲良知以推致爲格物其於學者尤足以鍼膏肓而起痼疾也余辱交東郭先生之裔頗聞其家學獨未覩雙江語耳今讀之不覺變然生其勉之求無愧於鄉先達可也

題孫遜庭書千字文後

昔人評孫書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意輕之也余謂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項用卿出千文真蹟觀之尤可以見晉人用筆之意禪門所稱不求法脫不爲法縛非入三昧者殆不能辦此用卿其永寶之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胡懋禮書爲金陵名品行艸出二王父子隸書則未多見此本規摹元常大令古雅中天趣溢發尤難得也推中刻置僧寮與同好者共之其用心甚美因屬余題數語其尾惟中余兄靈山令伯賢子壻文雅喜事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題類林後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顛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

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
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
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
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
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
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設綴之卷首

題謝康樂集後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
後李獻吉增樂府若干首黃勉之增若干首吾師
沈道初先生冥搜博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
雜文若干首譬之哀虬龍之片甲集旃檀之寸枝
總爲奇香異采不可弃也輯成合刻之而以校事
委余余讀之歎曰嗟乎詩至於此又黃初正始之
一大變也弃淳白之用而騁丹腹之奇離質木之
音而競宮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樸易解卽謝
客有不得自主者耶然殷生言文有神來氣來情
來摹畫於步驟者神蹟雕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織
於藻麗者情潤康樂雕刻組織竝擅工奇而不

三敝者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爲敷叙點
綴之詞則敷叙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俳章偶
句之用則俳章偶句皆格調也以故美藻初日惠
休揖其高標錯彩鏤金顏生爲之卻步非此故歟
不然李唐以來類欲攀屈宋之逸駕薄齊梁之後
塵矣遽使之規跡古風配陶凌謝其可乎余觀弘
正一二作者類遺其情而模古之詞句迫其下也
又模模之者之詞句本之不顧而第繁其枝欲其
有可食之實可匠之材難矣以彼知爲詩不知其
所以詩也然則是集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
故於枝譬既竣而爲發明先生之意如此

恭題 兩朝諭祭文後

往營三殿采木之役命藩臣王重光董之事甫竣
而卒於蜀 肅皇帝閱其以死勤事贈官諭祭哀
榮備至萬曆甲午配劉淑人殉將啓重光賜墓而
寢焉 今上復遣撫臣諭祭於其家嗣孫象乾旣
手奉璽書尊藏惟謹又集柳公權書爲副墨刻之
貞珉而間以示臣臣觀人臣入官數十載或間被

聖書之寵而得之身後者爲難幸得之身後矣而遭際兩朝綸音再錫者爲尤難漢武帝以手書賜莊助且載之史冊以爲美談況我二聖睿文炳煥經緯圖書而重先夫婦其名行在奎壁光芒之中并藉以不朽誠千載一遇已臣職在國史當備述主上嘉與臣工風厲四海者以詔來世輒因象乾之請恭書於下方令觀者聳然而作如聽屬車之音與瞻太微之先以相與勉爲忠孝亦所以勸也

書王氏集古帖後

嘗謂馬記班書文詞瑰瑋至今道史漢時事千載如新也魏晉以來名卿才大夫非盡乏人而不挂遷固之筆雖其人材卓犖隨世湮沒者多矣然則詞其可已哉然亦有撰著未工而托字畫以傳者後世撫斷碑殘碣而因以想見其人亦不遂至於泯絕王氏自太僕公崛起迄今冠冕蟬聯名德輩出爲海內第一中丞公取志傳碑銘集古法書爲一帙自此王氏世德與文章字畫競爽於長山祝

阿之間何其盛哉集字始梁周興嗣而至唐彌盛今絕未有聞中丞公自出己意成之令古人名蹟粲然楮墨間尤可寶也

書信國畫像并墨蹟後

二帖四詩皆文山先生手蹟帖中吉甫爲聶心遠如心爲陳文龍其人品皆先生所推重詩雖間有殘闕然備載集中可考也晚宋賈蔡輩以詞翰名家其遺蹟見者欲叱去之不屑一盼先生字畫蓋平平耳至令人再拜聳觀如寶王大弓諦玩不忍釋手乃知夫人是非之心常凜然也吁可不畏哉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二劉公一爲宣教郎督府機宜帶行大府寺簿劉沐字淵伯一爲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督府機宜劉子俊字民章皆信國鄉曲友也信國集中具言歸國時淵伯收部曲赴府會於汀空坑之敗遇害於隆興長子同日刑次子貢元歿空坑亂兵第三幼子亦沒於廣一門忠義蓋無不備述獨不載民章爲昆弟豈自爲一劉氏邪民章招集敗亡詣行

府會於潮陽行府敗民章被執莫知所終亦未及就烹事也二人事皆信國所目擊宜得其真記當得之傳聞者耳祠祀二公以三子附於義始備夫信國起廬陵一時同鄉景從者不啻數十人乃知忠義本性有亦貴有以漸劑而風厲之也噫孰謂師友而可少也哉

書四體心經

昔有禪師童時讀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手捫其面倏然生疑因而悟道卒爲佛門龍象今誰不誦此經因疑生悟者寧有幾人甚者任其邪見破毀律儀餘波末流無所不至佛道愈益大壞矣存公近以四體心經見示欲刻示學者以廣津梁夫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踐皆佛事也觀者尚其勉之無俾古德專美於前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余友何公露自王父構亭于茲有鳩采巢今如千年矣中間盛衰離合其變凡幾鳩獨依依不能去公露義之而以名其亭余謂公露三世中四登甲

科爲都人士所豔鳩獨能識於未遇之始豈誠得氣之最先者歟且彼一得所歸至今以爲長子孫之所斯不獨鳩義乃其智也世猶謂鳩爲拙非余所知已

題陳純甫鵠居樓壁

陳君純甫築樓顏之曰鵠居觀者疑之君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輒跡而超詣懸解浩浩乎放於南溟而未知其際也君也爲之鵠孰能爲之鵠雖然此直其寄耳苟得於性卽翱翔蓬蒿之間奚異搏鯨搖羊角面上哉故生龍伯之國則大爲僬僥諍人則小爲芝於朽壤則短爲冥靈大椿則長惡知夫孰小孰大鵬之非鵠而鵠之非鵬也傳云鵠不木處而安蓋君業安之矣卽以名其居亦無不可

題陳少明詩

學書有臨摹二法摹如梓人作室梁棟榱桷悉據準繩臨如雙鵠摩空翩翩浩蕩栖止各異蓋摹得其形臨得其意自不同也至於得心應手神融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自法斯妙於書者已儻但

步趨古人而略不見我之筆意縱極工好未免奴書之誚非名品也少明詩始期合轍終乃舍筏雖其溫雅和適不見崖異而已之風骨意象時見於其間今讀之者憂憂而不倦斯足以一振近日之習於雅道豈小補哉若余之矜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又不得以此而自文也已

書葛萬悅制義

一枝所得雖以稅自列然必妙解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詎可以輟跡求哉制義以傳聖言有若畫然以似爲工今夫考墨設色摹形取類皆按物得之豈知妙悟者索之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觸之天機待其見於胸中者濃纖疎澹分布而出矣然後假之手而寄色焉斯進於技已萬悅之於義第得其形似已邪余觀其丰容骨法間所爲使形者若可以意色得之噫亦工矣撫卷之餘謬題片語而歸之以見此雖小道非造其懸解取成於心者不易論也

題嵇叔夜帖

絕交書文徵仲以尾有右軍字疑爲逸少作此非知書者張懷瓘言家有叔夜草寫此書常寶惜人與兩紙王書不易繇此言之寔嵇之手跡特懷琳臨倣之耳懷瓘又言王少縱逸乏丈夫之氣故評草書登品者八人偕亞而王殿今以此卷並觀良非過論唐人雙鉤下真蹟一等頃幸得見於京師會四明王生以席填檀場因命爲一自隨一遺無功閒中時一展玩雨散風行頽然天放龍章鳳姿猶若得其髣髴者無功其善有之

題鄧寒松詩卷

絳侯麾城陷堅在漢廷稱矯矯矣而一遇獄吏輒茫然不知所厝寒松公以註誤繫居室雍容不異平日今觀其詞翰適逸勁爽神采飛動對之廩廩猶有生氣如云此身旣作男兒身須作人間第一人又云君能長使天下安我雖幽處無戚顏此其胸懷磊落當談笑歿生之際而一置對何足以困之公旣以功名終而嗣計部君道馭購其遺墨并告身裝爲此卷以寓羨嚮之思而屬余題其後夫

以公之爲人而未盡食其報其後之焜煌始未艾云

又

古云隋陸無武絳灌無文才之難全久矣薛仁貴
韋孝寬經術詞筆上下古今不一再見余觀寒松
公墨蹟翩翩雋爽出姿態於矩矱之中譬之良馬
春原蹀躞自賞不至作款段委頓之步豈不稱兼
材哉戶部君裝爲一卷時以自隨此殆鄧氏之弓
冶而非尋常詞翰埒也尚永寶之

跋甲申十同年圖

國朝人材之盛莫踰于 泰曉始彷彿都俞吁咈
之風非獨近世所罕見而已正德之末國統幾搖
而猶賴數公以維持之甚哉國之不可無君子也
此十人中忠宣文正恭簡莊懿文肅爲尤著而世
或以文正之不能去爲詬病不知大臣潔身易體
國難文正之逶迤其自靖無愧於諸公而功不啻
有什百焉者此豈尋常局曲之士所能及哉泌陽
事行士大夫所不道其裔孫辯晰縷縷顧無能信

之者豈孝子慈孫不能改者邪抑天下之惡皆歸
之者邪是卷莊懿諸孫屯部君夢得持以見示恍
然有不勝執鞭之慕者莊懿持三尺與漢廷于定
國爭美其子孫自午塘秩宗而下功名之盛方出
而未艾宜也因紀數語於後俾論世者知所考云
庸言跋

人非食不生非菽粟不食此其常也謬者釋之而
山珍海錯之求顧暫御之則爽口久食之則爲病
何者以山珍海錯可一御而不可以爲常也日用
飲食靡之而非道日用而不知者失則愚雖知於
日用者失則鑿愚者昧道未爲害也而惟鑿爲可
惡吾師慮之以庸言相提激意蓋如此楊子雲論
聖言遠於天賢言近於地彼未知離地無天離近
無遠故也故子雲不知道噫安得知遠之近微之
顯者而與之讀庸言哉

題子昂書法華經後

世言子昂書初臨思陵中學鍾王晚師李北海亦
其大端耳書病至衆唯積學漸成以次解脫乃入

三昧世徒見公一種起姿媚書而不知其他絲見書不廣也此經爲公大德元年筆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年財四十有三精謹道勁有初唐虞薛風與餘書絕異相傳出毛宮係所藏諸鄉薦紳欲多方購之以還其家而未果恩公偶得之將置長于樊公塔院以充常住噫此經誠得其所歸而吉州諸公其亦可息喙也夫

跋玉兔泉聯句詩後

洪武初以京兆學爲辟雍景濂先生過訪鄉人張孟兼因爲免泉聯句詩命子仲珩書之泉上今不知所在久矣此卷仲珩續爲慈谿王允實書者藏友人陳廷評所學博張君履正見之請刻石黌宮以存故事而屬余題其後夫學士父子文筆爲國朝第一無待余言獨慨斯泉久爲檜辱而名賢一加品題輒令人懔然若爲改觀者夫人是非之心不可磨滅如此張君揭之首善之地殆以垂多士之法戒而非獨爲詞翰重也觀者尚相與繹思之

題華秘書集

昔謝公勳名冠江左而子孫鵠起世擅雕龍有集太傳而下歷宋齊梁陳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所謂蘭玉集是已錫山華氏自黃楊集出詩已萌芽至學士公益光大之今復有秘書禮部二集何其盛也秘書家富墳籍張華海內之秘班旃禁中之副時得窺之故能收五際之長波駕四始之芳躅落筆成詩自中音拍且也代遇昇平家傳簪組卽不雨之雲密而未杼然旣成之韶變而彌雅以故渾厚和平溫而有體眈彼子山之悲哀屈平之怨刺雖不遇之所興覺自待之未厚矣王筠嘗自詡七葉之中冠冕蟬聯人人有集夫筠雖粗有文而七葉之集絕未有聞僧虔誠子書可考也然則秘書殆埒美謝庭而王氏不足道矣

題詞林人物考

論人之著作如相家觀人得其神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之摘詞者不在形體結構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言者托耳若索諸裁文匠筆聲應律合卽盡叶於古皆法之迹也安知其所以法

哉友人王赤岡氏耽玩稗文錯綜今古乃取 昭
代詞家人爲之傳以爲不得其神未可論其法不
知其人未有能得其神者也其誦詩讀書而論其
世之意歟王僧虔論書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存
皆所不廢赤岡之多所摭摭殆亦類此宋人好爲
叢論然三體詩至以杜常爲唐人洪容齋博雅名
家所進萬首絕句宋詩撓入者什居二三彼其世
之不知而何以論於神形離合之際然則是編也
亦通今學古之津筏微獨脩詞者所當知而已

書金剛經解

達磨東來以楞伽四卷傳佛心印至黃梅始以金
剛易之此諸佛之了義度生之津筏也解者無慮
數十百家皆言以破相爲宗斷疑爲用然不達經
旨至破相而離相斷疑而成疑者多矣夫卽心相
而無分別心相頓空卽辨知而無能所辨知豈實
而世人馳求不已只爲不了佛與衆生自心常寂
妄計有心遂成河漢豈知清淨海中有一微塵可
作修證不思議解爲說夢秋潭居士閱焉乃於

無法可說中橫說豎說總之發明此義同社諸君
子謂其有破相之義亦有顯相之功有奪事之能
實有成事之力蓋取之則兩傷離之則皆是也陳
了翁謂年過五十卽當留意此經但日讀一遍其
旨自明早知則早得力雖然豈獨年過五十者所
當勉而已哉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屢常滿戶外
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

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
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
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肝江而其風尚懸絕如
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
向靡從旣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
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
今兩人往矣常言輩旣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
屬余題其簡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
知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道脫情境

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書漢延熹刻字

漢銅雀瓦稱為最古在宋已不可得洪容齋言世所有皆高歡避暑宮水井臺香姜閣瓦耳此碑有延熹字為漢桓帝時物又遠在銅雀先矣前為古篆後作分書古有其例昔臨淄得桐棺前和隱起為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古文餘同漢隸此其類也末二字為恒光恒從心當作四筆今惜書特從省耳詞義闕略不可讀然使學者於千載下得見古人之體法可謂世之一寶

書黃庭經後

攷之晉書逸少嘗書五千言遺道士非黃庭也然陶隱居論書最嚴言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為第一當是右軍自有別書特非換鵝經耳世行殊乏善本新安汪太宰家藏僅具點畫而少氣韻近且漸泐余鄉甘生賜掘土得茲石瑩潔如玉筆意宛然真數百年物也一石蓋已損世代雖莫

考而決為宋以前之刻無疑黃長睿云若無勝槩縱傳授有據亦無足取此本譬之華留一出而羣馬皆空學者當鑒以心目政不以耳食為貴也甘為金陵仕族御史霖次遜國之難評事觀別駕節先後以甲乙科起家賜亦文雅精篆籀說者謂此石為得所歸云

題集虞書王司徒墓表

此少司徒王公墓表今相國對南王先生所造先生於公所謂以法為師弟子耳而以道相成者奉

此書

卷二十二

奉不能忘讀其言可一倡而三歎也唐初去晉未遠所存右軍行書二百四十紙懷仁會粹為序時謂逸少劇跡咸萃其中然必累年乃就歐陽信本書距今九百歲鄭樵金石略二十有三種獨四三帖在耳中丞鳩集成文選勁茂美宛然孤峰拔起四面削成之勢此文足稱二寶矣信本銜位書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男始備黃長睿言一八分碑稱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本傳不載余觀史叙信本歷官自太常博士給事中弘文館學士皆具唐銀

書爲從二品散官給事中階五品自不相涉故世
行皇甫碑署銜有銀青無給事亦非分書也長睿
拈擊六一考校非長而持論不無逗漏乃知昔人
目論之語不虛耳

書袁太史卷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蓋上下四方
各有定位之東則離西之上則離下此可離也若
無之而非我無之而非道惡能離諸故以迷悟作
輟言者皆非也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日用

大賞齋

卷二十二

飲食又豈有作與輟哉學者日用不知不爲凝滯
所隔則爲聰明所亂於是身在高堂廣厦中日向
他人尋覓住處又如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
領古先生名爲可憐閔者莫大於此嘗記惟心訣
有言全體見前猶希妙悟從來具足仍待功成倘
知人人尋常日用無時不見前無人不具足又何
必鑽研故紙強生支節如蠶作繭自苦自縛袁先
生空野獨步如香象之絕倚高岸先登款小孤之
未濟時一過而存予真大慈之用心也於其還楚

漫書數言以志別緒亭州有卓吾先生在焉試一
往訊之其有以開予也夫

書董子誠卷

子誠自水西至金陵與余邂逅僧寮子誠自述其
學時而覺照時而昏沈不能昏照一如也時而放
下時而提起放下則樂提起則苦不能攝散一如
也予曰覺照無自性昏沈亦無自性不必貴覺照
而賤昏沈也提起非有加放下非有減亦奚爲苦
提起而樂放下哉蓋此妙淨明心原無揀擇苟欲

大賞齋

卷二十二

妄爲取舍強加造作如以兩手撮摩虛空不待智
者笑之矣從來門中自有向上一着子誠真有意
於斯墻壁瓦礫能談無上妙理政不俟余喋喋也

書唐子張卷

子張爲學故自宛陵迎羅先生於金陵不可謂無
志矣余與之遇一見言知余曰知爲常見是衆生
法余不許再見言無知余曰無知爲斷見是二乘
法余亦不許子張慨然如有失也余語之曰人心
之妙囊括大虛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取舍得以

無求之者攝心獨坐一事不理靜中光景了了可
卽事物現前茫無湊泊大慧訶之爲默照邪禪是
也以有求之者認取識神以爲家實有可挨排有
可着手輒生驕悅不知認賊爲子百劫千生轉轉
淪墜楞嚴所謂知見立知是無明本玄沙訶之爲
昭昭靈靈的禪是也波羅提未嘗不以在鼻辨香
在舌談論爲佛性然又曰不識喚作精魂傳大士
未嘗不曰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然又曰錯會
不少因此一片本地風光無徑可尋無門可入纔
有所重便成窠臼故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
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學者於口耳俱喪
之餘言思路絕之際瞥地一下任伊說有說無說
無爲真空說有爲妙有信手拈來何所不可未曾
實證此理若靠些子知解爲本命元辰不知此知
頭出頭沒時滅時生生滅流展轉不休於所謂
無生法忍還相契否自己脚跟既未點地一切談
奇說異外道邪魔得以乘間而人不免任他播弄
受他籠罩久入人于心肺雖其所爲市人嗤鄙憎

信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
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兇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
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
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
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
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
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
氏語意精麗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刪
無足疑者噫象誠僞識者哉

欣賞錄

卷二

六

三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三

經籍志論 四十九首

制書部

古之聖哲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從之如典謨訓誥是已然或謂臯夔旦奭代爲筆蓋間有之若梁武唐文贍於辭學至與寒峻之士競爲雕蟲何其小也我聖祖投戈講稅間有撰造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風動草偃曉然如推赤心置於人腹中竊伏而讀之疊疊乎如家人父子提耳以命唯恐

大寶齋

卷之二十三

一

其不盡也如導師之於弟子唯恐其不達也書之贊敷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嗟乎此非真有父母之心者孰能爲之而文殆不足言矣雖然蹟其震越渾鎧奇碩大難以凌跨百代而軼駕三王其何讓之有列聖代興著作相望今備列首篇至於辭苑之編摩一稟指授私家之紀載識其小大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成綴末簡以資憲章

經部

易

蜀張生有言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濃數而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而未詳於義也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爲宗自王弼之說出陰陽占筮皆眊爲術數之流而易晦矣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非直以其辭而已蓋嘗譬之象數者木之源木之本也卦有定名則水出木生而某水某木可知已六爻則其派與枝葉也派之通塞枝葉之華悴則爻之吉凶也

大寶齋

卷之二十三

二

書

辭則水之經木之譜也學者執經與譜而不復尋其源本謂學易可乎世儒王主理鄭主象二家局見今古所同顧承學左袒王氏者爲多繇象無筌蹄可尋而理則管蠡可測析楊黃華嗑然而笑無足怪也今並列於篇以俟采擇

書者失之矣始伏生授晁錯書二十八篇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僅此耳至東晉梅賾增多二十五篇卽所稱壁藏書也攷漢志有古經十六卷以其後出別於經不以相溷其慎如此唐人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弗廢近吳幼清叙錄一出乃悉還伏生之舊而趙子昂歸熙甫之流各著爲書靡不懸合蓋渙然有當於心夫古書殺於後人至不可勝數其文辭格制之異固可望而知也朱元晦嘗深疑之

欣賞齋

卷二十一

而未及是正今學官既有著令學士大夫往往循習不辨遂使唐虞三代之遺掇拾於故老者盡亂於僞人之手而不覺可勝惜哉故於臚列諸家而特著其事俟廣石渠白虎之義者有所考鏡焉

詩

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攷之儀禮皆笙詩也笙詩有譜以記音節而無其辭非軼之也春秋諸侯卿大夫賦詩道志率無所擇至攷其入樂自邶迄豳無一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

巢射之奏騶虞采蘋靡匪雅與南也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無疑矣故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舞象籥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文王世子又曰胥鼓南則南之爲樂益明已竊嘗論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韓毛諸家於鳥獸蟲魚之細竭力以爭而問其音節不能解也古者審聲以知治作樂以成教者其亦幾於絕矣夫以聲感者於性近而以義求者離性遠學詩而不知此也與耳食何異今錄其見存諸編令學者與樂部類而觀焉

春秋

孔子西觀周室令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諸國寶書而春秋作焉秦處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其自謂述而不作也以此漢初博士唯公羊一家宣帝益以穀梁至平帝時左氏始立大氏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覈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及乎後儒保

殘守陋往往主傳而賓經失乃彌甚夫聖人之作經豈冀有三子者爲之傳耶無三傳經遂不可明耶善乎趙鵬飛之言學者當以無傳求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得之矣說經者總若干家而余得並列於篇

禮

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卽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

氏實齊

卷二十三

五

明小戴之學自爲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生得周官書以冬官闕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闕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美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美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攷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

劉元州人見一統志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

沒夫以古經出千百世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之特附著於篇今好古者有所聞焉

樂

漢志以禮樂著之六統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今所傳三禮爲漢遺書而樂六家者不可復覩矣竇公大司樂章旣見于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錄于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諸史相沿至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部而欲與聖經埒可

氏實齊

卷二十三

六

乎雖然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儒者覩禮樂崩壞痛爲惋惜不知賈人之鐸諧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悉間與音會樂固未嘗亡也宋李照胡瑗改鑄鐘磬冀還之古蜀人房庶蓋深非之謂上古氣與聲樸後世稍稍更易而其意自存金石鐘磬也易爲方響絲竹琴瑟也易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甌擊鼓而爲革貫板而爲木于用亦甚適已泥者必指廟樂鐃鐘鐃磬爲正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

是欲反孟孟子俎豆更榻按爲簾席亦何益哉藉第令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滯滯靡曼而一歸雅正非識禮樂之情者不能也語具樂志中今備錄其書以俟考定

孝經

孔子爲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遭秦燔書爲河間顏芝所藏漢除挾書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所說皆十八章後復出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仍以十八章爲定五代兵燹二本舊注多軼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至邢昺乃合元行冲所疏爲正義以行顧聖言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非一家所能究也故並著之而以緯書綴於篇末

論語

論語孔子應答弟子時人語而柳宗元以爲曾子之門人記之者也物理論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砥行之卓絕造性之微言鄉黨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則有禪代之事暨乎無

弗備矣漢初有齊魯二家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因合而攷之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當世重之後有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何晏之流爲注疏者數十家近代疏解至不可殫述蠹測管闕時有所中不可弗廢也今悉著之而他仲尼遺言類附於篇

孟子

孟子著書崇仁義叙萬類趙岐所稱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非虛也前史夷於諸子莫爲甄別孝文時與論語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去趙宋設科語孟並列注疏之家常相表裏學者咸尊曰孔孟不能爲軒輊也其外書四篇不能闕深疑爲後人所假托今廢不存

經總解

孔子手自刪述者六經而已唐定注疏始爲十三經宋改九經國朝罷周官儀禮孝經春秋三傳

不立而以四子五經 制詔頒行之蓋不欲以脫
遺影響之文疑誤來者而令歸雅正厥意美矣漢
石渠白虎大集名儒講議經術時稱獨盛我朝
篤意儒雅方駕漢代而不啻過之書與春秋 聖
祖親相指授作為成書書傳會選春秋本末至永樂中又悉
為大全播於黌序念北方書籍鮮至時優賜之文
教彬彬風行雷動有不奮興於學者非夫也故諸
經著述日新且盛今與前籍既部分之而貫穿群
言難於難析者別為總解以附此篇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祗成童
而授之經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晰而小
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稅者莫
不先之於是有訓故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譌
舛日繁三蒼之說始志字彙而說文興焉於是有
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
音於是音韻之學保氏以數學教子弟而登之
重差夕桀句股與九章並傳而鄉三物備焉於是

有算數之學蓋古昔六稅乘其虛明肆之以適用
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久廢世儒采拾經
籍格言作為小學以補亡夫昔人所嘆謂數可陳
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
得其數則影響空疎而所謂義者可知已顧世所
顯行不能略也今悉次於篇以備小學

史部

正史

古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時事孔子西觀周室
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作春秋其蹟可攷已嬴秦
史職放絕漢興馬記班書始變編年之體後之為
史祖之顧二子皆因父業緒而成書况遷既收功
于商穀固仍丐馥于達歆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非虛言也繼是作者代興勝劣互異然莫不
鉤深故府囊括辭林一代興衰賴以攷見儻謂遷
固亡而無史學不亦謬乎漢志稱文原無史部但
以列于春秋近世史籍日多述作異體總之成一
家之言難於附載也輒依其世次敘而綴之以備

正史

編年

述史者體有不一而編年紀傳其槩也編年者以年繫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繫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大較各有所長而編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不無煩複故蕭穎士謂子長創爲不合典訓當深非之然左氏依經爲傳而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其義亦知事詞散出難於綴屬而自相錯綜如

紀年

卷之三

二

此矣荀悅袁宏干寶褚裒之著作一程春秋乃若通鑑一編通群哲之歸趣總百代之離詞雖其津涉九流鈐鍵六稅而實王侯之龜鏡經濟之潭輿也今取其體裁相近者並列於篇以具當代得失之林焉

霸史

孔子卜陽豫之卦刻心著作集百二十國書而成春秋然則古者國皆有史不獨天子矣周禮外史掌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之書則書國中之

事以達于王朝者也而天子又時巡以內之內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周室孔子觀于周而論次史記其采擷者弘已後世史學中絕唯一統之代率修闕文備觀聽至于群雄割據多未暇皇纂述之事也然或推奉正朔或假竊名號其匡定之偉略制馭之密謀不無可觀者當時方聞之士私相綴述以示勸戒蓋往往有之通人達士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霸史

雜史

紀年

卷之三

二

前志有雜史蓋出紀傳編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古天子諸侯皆有史官自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與貪而曲筆虛美隱惡失其常守者有之於是巖處奇士偏部短記隨時有作冀以信已志而矯史官之失者多矣夫良史如遷不廢群籍後有作者以資采拾奚而不可但其體製不醇根據疎淺甚有收摭鄙細而通於小說者在善擇之而已

起居注

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書榻前之厝置有時政記載柱下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爲會要粹編則爲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昉于蕭梁歷世靡缺宜夫執簡而書盡錄撫實借箸之策無不目覩而來鵠于此乃有三歎焉謂宰臣密畫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已嗟乎史者當國之龜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譚波訪勅編列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哉會要列於故事三者舊自爲部今合爲一而先後仍以類從云

故事

古者百司政典藏於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蓋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故實史職尚已漢建武初政鮮成憲朝無故老識者慮之獨侯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一時倚以爲重後世條流派別制度漸廣雖未必悉能經遠而各有救於淪敝亦一時之良也惜隨代湮沒十不一存

今據所傳者部而類之謂之故事

職官

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抵伏後世弗安厥官其方莫修而職業舉以放廢夫方者書也究其原本所思管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令居是官者奉以周旋古之制也周官三百六十屬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方則物爲一書至五書蓋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衷終依據精審斯其厝置也無不當者今史策中漢官解詁漢官儀晉公卿禮秩故事唐六典皆其類也但官曹名品撰錄甚繁其猥瑣鄙細者蓋多有之特刪其存而可覩者爲職官篇

時令

禮有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夏小正是已月令雖晚出而實古之遺法蓋王政之施歛民用之出藏與夫攝養種植隨俗嬉遊亦可考見承平之遺風故其書代有作者嘗試丹青衆言憑几以睎四時物色慘舒榮槁榮然如將接之而其宏鉅者雖以磅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前

史類入農家顧諸籍鱗次非專爲農設今特立歲時一條從中興館閣例云

食貨

洪範八政食貨先之非生人所至急乎顧自養之資少役生之路繁風流波蕩日以彌甚於是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異石奇花飛不待翼遠畜未名之貨競收罕至之珍而一罹歲凶卒無療於饑渴則何益矣昔醇人未滴情者跡寡奉斗膳已差不爲勞一夫耕則餘餐委室匹婦織而兼衣被體鷄犬聲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豈非聖人所深美者乎在投珠捐璧之主倡之而已今編列諸籍勸誠具存謂之食貨篇

儀注

孔子之適周也於柱下史學禮焉嘆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也曰克己以復禮蓋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序辨說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衆之動得其宜

禮備而仁在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什不得一然明君察相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卽謂禮至今存可也漢興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唐宋以來斟酌損益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類有救於崩敝亦何必身及商周揖讓登降於其間乃爲愉快乎哉故具列而叙之其謚法國璽原出他部余以謂禮之類也特改而傳著於篇

禮令

漢初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一代之制粲然矣晉令甲九百餘卷杜預賈充刪采其要有律有令有故事各還官府儻所云章程者非乎國家創制立法莫重於此史稱魏相明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故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可忽諸舊史有刑法一目而漢名臣奏事魏臺雜訪貢舉監學役法參錯其間近於不倫今更名法令以律令爲首而諸條皆檢括之其職官儀注又以其重大別出云

傳記

古者史必有法大事書之策小則簡牘而已至於流風遺蹟故老所傳史不及書則傳記興焉如先賢耆舊孝子高士列女代有其書即高僧列傳鬼神怪妄之說往往不廢也夫以六經之文皎如日月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巖居川觀而以載當世之務者乎然或具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旁摻互證未必無一得焉列之於篇以廣異聞

雜史傳記皆野史之流然二者體裁自異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紀一代若一時之事傳記例傳之

屬也紀一人之事外此若小說家與此二者易混而實不同當辨之

地里

古郡國計書上於蘭臺蓋地志之屬往往在焉尚書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皆聚此書也周官別山川分圻界條物產辨貢賦六卿分掌之而總於冢宰太史以典逆冢宰治其書蓋昔之史職如此漢承百王之末壤地變改劉向始略言其分域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而宣究之後世地志之濫觴也摯虞畿服經至百

七十卷可謂備矣而世罕傳後人因其所經自爲纂述卽未必成一家之體而夷險之蹟區域之界土風之宜星經之分考覽者率有資焉悉次左方以補圖經之闕

譜系

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褒上並效周譜則譜系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矇瞽主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

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胄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江左以未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冲韋述世多稱之大氏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卽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峻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

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與卑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勲恪史之流例故區而列之以備覽焉

簿錄

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滕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之力哉二家類例既明世守彌篤雖亡而不能亡也古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淵殺或自蹈之目論之譏誰能獨免今備列之而別爲糾謬一卷以附末篇

子部

儒家

子語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天子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孔子非以欲此名也冀其并包兼容而勿區區自營之謂也子夏學不見大而硜硜於言行之信果此與細民何異荀卿氏有言儒

耕不如農夫斲削不如工匠反貨不如商賈諱詞薦擢不如惠施鄧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四海一家歸命輻湊蓋九流皆其用也豈與小道曲學僅僅自名者同乎哉史遷敘諸家儒者才居其一彼未得其真而卽所觀記者當之故以寡要少功爲詬病嗟乎此不敢以望子夏何論君子古今作者言人人殊稍爲綴敘而或不純爲儒也亦備列之殆益明儒之爲大也已

道家

九流唯道家爲多端昔黃老列莊之言清靜無爲而已煉養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陽則言煉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則言服食而不言煉張道陵寇謙之則言符籙而不言煉養服食迨光庭以來至近世黃冠獨言經典科教蓋不唯靜之旨趣悞焉無聞而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而問焉矣而悉宗老氏以託於道家者流不亦

謬乎夫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故曰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此古聖人秉要執中而南面無爲之術也豈有幾於長生哉然以彼脩然玄覽獨立垢勢之外則乘雲御風揮斥八極超無有而獨存特餘事耳昧者至棄本逐末誕欺迂怪因而乘之假託之書彌以益衆嗟乎世惟卓識彈洽者能辨學之正僞彼方士非研精教典獨會於心烏能知其純駁擇善而從也世行道藏視隋唐宋著錄尤汎濫不經今稍刪次之如右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氏病其寂滅虛無毀形棄倫而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親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覺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學失傳往往束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陋一聞語上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

齊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與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節取所長而不蹈其敝如雕題卉服之倫合沓內嚮而王者巍然開明堂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之盛哉眊之遺釋曲防以封豕自域者狹亦甚矣漢初佛未盛行九流不載至范蔚宗始述之今琳宮梵苑殆徧天下不能使其泯泯也故因其籍而刪次以列於篇

墨家

墨氏見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聖人之道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並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疎此其敝也莊生曰墨子雖獨任如天下何其大轂而難遵有以也夫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世皆不傳晏子春秋舊列儒家其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無一不出墨氏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尊者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得之今附著於篇

法家

古有九流輓近世幾於絕矣而墨縱橫名法爲甚其篇籍多軼以此夫三家於理不衷於用非亟固也至法也者人君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顧可一日廢哉百家蠶起皆率其私智自附於聖人以譁世而惑衆然其失繇各奮其私智而其長蓋或出於聖人在善用之而已不然則衡妾馭四牡橫犇而欲以和鑾節奏救皇路之瀕傾其可幾乎今仍列其書以備法家

名家

名家之凡三有命物之名有毀譽之名有况謂之名蓋古者名位不同事實亦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治者不嚴其名實御衆課功反上浮淫而詘功實難以爲國矣晉魯勝曰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有以也至舛駁不中之失並見於篇俟博雅者折衷焉

縱橫家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爲蓋謂言有其道也前代若呂相之絕秦子產之獻捷魯連倜儻以全趙左師委曲而悟主斯亦何惡於詞哉乃蘇張睢首得其術而以召敗非術之罪也史言魏徵諫諍靡出弗從而其初實學縱橫顧用之者如何耳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前志列之史家晁氏謂其紀事非盡實錄附於縱橫者近是今從之

雜家

說文五采合曰襍從衣從集佳聚木上亦其義也

人情美繡而惡襍顧繪事必兼五色采色具而繡成若之何其惡之前史有雜家譬之製錦然巨細奇正典常倣詭并苞兼總而王治貫焉矣微獨諸子而有之易之興也蓋非其雜物撰德不備皆是物也第明天地之性則神怪不能惑知萬物之情則非類不能罔雖昆蟲水草櫨梨橘柚縮脣澁齒日陳於其前時以養生則不能勝五穀也在學者精擇之而已

農家

聖王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非以務地利而已
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而主勢尊人
農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人農則其產復其
遂之理不過也今大江以南土沃力勤甲於寓內
而瀉鹵瘠空西北爲甚雨澤不時輒倚耜而待槁
霍潦一至龍蛇魚鼈且據臯隰而宮之豈獨天運
人事有相刺戾哉斯民皆竄偷惰而教率之者踈
耳古有農官顧董其役而田野不闕則有讓播殖
之宜蠶織之節如管子李悝之書多具之惜不盡
傳姑列其見存者於篇

小說家

張衡之賦二京也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
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見王治之悉賈
與小道之可觀其言雖已何者陰陽相摩古今相
嬗萬變橋起鬼瑣爭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咫尺
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街談巷議必有裨官主之弊
之官刪絛麻悉無捐棄道固然也余故仍列之

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嘗聞之蒙莊矣

兵家

兵之興也或謂權輿於涿鹿然紫太二垣將衛環
跼將軍羽林楮槍旗弧騎官陳車鈇鉞積卒靡不
錯列於經星之次天垂象見吉凶其來尚已蓋木
行惟文金行惟武春序文秋序武經事文緯事武
東西相反而不相無也代之下也司馬法廢矣然
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敵尚伎巧者習手
足便器械以立勝識形勢者雷動風舉離合背鄉
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至委以鈇刃而無瓦解之心
則壹稟於人和誰能易之古法不同具列篇籍神
而明之則在其人

天文家

天地之化運諸氣天地陰陽之氣隨乎時聖人與
時消息發歛而常守乎平出則育物入則復命千
變萬化而不離乎出入之門故能從八風之順守
二極之中而適八候之平也蓋五星有贏縮圓角
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側匿之變王政有違天

下禍福變移所在皆應焉其重如此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夫七曜等耳而分爲二志疑於不類今一定爲天文篇

歷數家

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啓景三者之中啓景爲近而其久也類不能無忒則隨時刊定不可不講也劉洪有言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李文簡歎爲至言顧必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如班氏所稱乃足任之有虞義和與四岳九官同重而後世至以文史星歷介於卜祝之間蓋疇人子弟貿貿然不測其原抑已久矣夫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以厚生其在同官皆史職也故錄見存諸書爲歷數篇以俟攷焉

五行家

古有大事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夫龜具陰陽四方之體普備天地六子之象泊然無欲也乃夢則思爲不作而神與通之占者以此明吉凶

微得喪亞能匿諸後世諸術繁與非盡古法然風角鳥占堪輿壬遁與夫人倫祿命之類雖其浮淺皆得古人之一察故巧發奇中往往有之舊史雜出略無甄別今總列於五行而其中又以類從焉管輅有言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得數者妙得神者靈而其卒也第參隱書皆世所常有嘆曰世患無才不由無書諒哉

醫家

醫經昉於素問經方原於本草七略分二家寔王官之一守也許嗣宗曰醫特意耳脉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虛著方劑於世何益顧自六塵伐性七實移情衛生虧攝機速慶痿求緩齡於金液假息於銀丸則五色所書鴻寶所錄又可盡廢耶第方匪對症藥或誤人語曰疾不治得中醫非虛言也代歷古今篇籍猥衆今稍稍次之爲醫家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

其大而歸邊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際則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其說靡矣君子顧有取焉故至人獨稟全德而偏長小稊足以當緩急而狎世機亦取而析衷之未嘗惡其贖也史有秩術篇今甄列如前儻所稱猶賢於已者乎

類家

流覽貴乎博思其不精強記貴乎要思其不備古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羣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繇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芻編摩乃私家所成亦復復衆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類聚甄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鉤玄提要旨其謂斯乎蓋施之文爲通儒厝於事爲達政其爲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近代纂述取氣乃爲別出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籍自不容濶也他如嘉祐謚法考庶考史記道翰紀羣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自歸其部此不復列云

集部

制詔

王者淵默黼黻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賢則氣含風雨詰戎變伐則威震海雷肆赦而春日同溫敕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詔令最爲近古然枝節禹戾霸體例有乖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惛服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上於綸綍考覽者不能廢也古惟誥誓近有詔有令有制敕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今悉列之爲制詔篇

表奏

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嬴秦改書爲奏至漢章奏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面相獻替而伊周書誥已爲簡牘迨世益下簾遠堂高所以披見情愫覺寤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議第一文辭明志暢辭美不獨身文所在抑亦國華繫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

毛取瑕次骨爲戾夫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植矩自令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書曰辭尚體要體要並整辭則何觀漢志稅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纂乃各有故事備于司存也余恐隨世遺失特具列之綴於制詔之次

賦頌

詩有賦比興而頌者四詩之一也後世篇章蔓衍自開塗轍遂以謂二者於詩文如魚之於鳥獸竹之於草木不復爲詩屬非言天屈平宋玉自鑄偉辭賈誼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通相師祖卽蘇首製或時或不無而標能擅美輝映當時者每每有之悉著於篇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學者吟詠迴環可以慨然而賦矣

別集

漢初著作未以集名梁阮孝緒始有文集錄隋志因之至今衆士慕尚波委云爾不可勝收矣顧兵燹流移百不存一以故梓輟辭場風雨生於筆札

金壁耀乎簡編豈不謂極一時垂聲千古哉而一如烟雲過眼轉盼以盡以此知士之蓄時不在徒言也然而名談瑋論開道濟時者蓋間有之今具列於篇仍爲別集

總集

古者人別爲集蓋起於東漢然其後不國後世亦異各有一家之言學反苦其凌雜遂爲流別後世述之因爲總集如昭明所選是已古人有言之辭論升降繫焉與之類正好惡異焉作之固難解亦不易故長編巨軸半就湮沒而其僅存者又示盡雅馴可觀蓋亦有幸不幸焉今次其時代總爲此篇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四

傳

潘朝言傳

朝言新安人姓潘氏名絲然都人士皆稱曰朝言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大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古人未必盡知也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壯貌雄偉音吐如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觀齷老此奚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旁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獷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

夕嘉靖乙丑春浙東獷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源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歿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千河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拏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跟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流破之又明日代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旣以行誼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藉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檇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瞻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鉤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謹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耶

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蠲歲征六百有奇刊爲額
下之鄉民民大悅有替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
訟奪之朝言念其替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
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替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
寧死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
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
運長安邸當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
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真次不能感會
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動龍沙之北內不能批
鱗人主之前而溷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
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
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
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
人尚無恙而弟綸已物故朝言經紀其后人無異
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淫閣不下聞鵲聲陽
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
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咋舌
決齒於媚嫉之夫如不欲近每一縱言目究

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
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
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
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
子之爲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
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馮大夫傳

馮大夫名友字益卿長安人官至奉政大夫學者
稱兌泉先生童穉入鄉塾雅知自重不爲羣兒嬉
家貧不能購書手寫誦讀日夜不少休時已知種
學績業嶄嶄自樹矣弱冠游膠庠每試輒出其曹
嘉靖甲午舉鄉試一再上禮闈不第歎曰母老矣
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言詘乎乃就屯留學諭
屯留遠在山中人不知學大夫日爲指授經義典
作文法度亦時自作以爲程束脩問餽卻不納一
時諸生俛首聽命無敢諠譁者素許李尚智李之
茂馮典三人之爲文庚子之浙江典試留幣爲賀
已而三生皆得雋自是發解登進士者項臂相望

非曩時比矣壬寅晉岢嵐州知州州苦虜數被創
歲且大侵大夫省刑薄征一切居之以寬民德之
術卒擾民者悉繩以法又念城墉濠塹爲扼虜之
要殫其心計且築且濬蓋財無冗浮役無罷病而
井井章章垂百世規者大夫力也會忻州彫敝一
歲三易守衆議非大夫不可乃調守忻州士民欲
留之不得爭畫像祀之至忻知非岢嵐比爲嚴立
科條督之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諸情
竊類廢爲之一新一豪民能法痛懲之無貸時有
兩人肆惡十餘年莫能問一夕各攜竿以竄里人
至釃酒相賀云土風善訟稅糧不時入又藩封闢
奪民田歲額爲損至此獄訟衰減通賦日完民間
去田復還監司行部者才大夫藉藉不容口曾翁
兩中丞尤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脩垣
墻有功薦於朝上昂之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
都丞職清軍乃立保中增墩臺剽掠者不得騁
攝郡事入手輒所吏胥不敢仰視隣郡獄不能決
者卒歸大夫廉幹之聲最饒勳勳則十有三上

顧以事忤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中以姜非
之言先是大夫念母老屢乞終養不能得至是忻
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方大夫登賢書父信八十
有一未逮祿而物意嘗恨之故謁銓爲奉母計非
其好也是時母田春秋逾七十大夫以板輿迎養
徘徊邸舍者十六年視大夫歸榮故舊尚白首亡
恙鄉人嘖嘖稱歎以爲非孝感慕能臻也巖居築
別墅課農訓子或坐茂樹或登所作望山樓縱飲
嘯傲時製新聲自娛晚年喜客彌甚張筵談笑意
氣霞舉人皆謂爲壽徵乃僅僅六十而卒惜哉大
夫少貧苦得官顧以廉自持故居盡相與二兄撫
其子女爲嫁娶其篤倫叙理類如此元配贈宜人
翟氏繼宜人劉氏皆有賢行劉孝事嚴姑若養前
婦之父母撫側室之子息人尤以爲難其能儷美
比德垂裕後昆有以也夫
史氏曰大夫二子長敬吾仲從吾仲以文行著余
舉進士與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把臂論文間及
世德涕未嘗不淫淫下也蓋大夫逝仲子九歲劉

宜人逝十三歲耳是時羸病纏綿成立未卜迄今游館閣爲名御史矣而又不逮以祿養如大夫時第思以文字不朽其親亦足悲已嗟乎立身陽名於孝斯大仲子方存乎圖大何拳拳風木之恨乎余觀仲子之悲且以自悲因爲傳次以慰之并以示之人人焉

王憲副汝贊傳

王公名化字汝贊西粵馬平人爲人圓背豐下目炯炯如電少儻有大節而好奇謀世居郭外崗

獐忽引其黨來掠公披獐衣雜羣輩與俱出入識其鄉導乃里中惡少取泥塗手佯撫其背曰兵至矣盍歸已而官兵四集公曰某人者寔導賊試招之出禦彼恐人疑必求其背有掌跡者是也眾驗之果然送官笞殺之後三日賊又突至公已偵知之躬率數人伏其間候賊半渡蹴而擊之擒斬十七人餘盡溺必羣獐螫公謀發公墓公窮日夜驟增其壞賊至火穴中見與初墓迥異疑爲鄉導者所誤竟解之去墓賴以全嘉靖庚戌之變公從父

職方公城上望見虜大呼曰得壯士數十人可破也職方公目攝之乃止未幾職方公坐累係若盧公爲擊登聞鼓雪之 聖怒旋解得出名振京師壬子舉於鄉已未授湖廣石門教諭壬戌以最遷廣東平遠令平遠故賊藪巖險湍悍賊穿窬青石中動以萬計輕器妄走江閩間咸被其害當事建議設總兵并伸威道猶不能制至是乃請縣公初至謁督府卽詣行縣督府遽止之曰今賊如炎柰何先失吾令公憫然起曰不可縣立也新而不置官賊心益不安且我不入當誰入者竟單騎以往進其父老諭之曰若屬盤牙有年罪不可赦我旣奉命來爲若父母一切熟惡寔不問所不悛者有一劬耳衆叩頭唯唯公高睜大度日坐草亭中治事闕垣壘物土宜興教化復邦賦蚤紉屢思推誠已責凡所以卵翼之甚備一日長田人假牌捕賊公輒庭數之曰環視皆吾良民捕者爲誰長此不已使人人自危立榜殺其人衆皆感泣羅拜曰始見公之膽而已今乃見公之心矣於是各

寨盡出所掠民間子女一時扶攜歸者三千餘人
間巡行寨中至則呼其酋治食食畢則斂臥以兵
餉置其家又時時命優人辦演雜劇所謂忠孝故
事以聳動之無不疚心思復怛若創痛仰閱煥沐
姁姁有更生之樂矣一日南康被圍劇賊李文彪
者寨倚懸崖前爲木城機礮石以待公入援見羊
數百頭帚其尾夜從之上賊見火疑已登城遽發
其機石纍纍飛霄我兵力戰公由懸崖徒步自後
入從數十人齊蹠之且擊且射衷其衆賊大敗文
彪跳身去已而備江日照于會昌截葉丹樓於石
鎮鐵溫鑑於程鄉破伍端於成江口所向無前遠
近諸巢穴見乎遠旗幟望風披靡多折戈降者而
梁國相獨負其驍敢屢服屢叛南贛徵兵討之公
念曰相梁寧族此誰賊而馳驚擊之我城未固家
屬栖荆棘中倖乘虛焉至吾事去矣於是寄之會
昌臨行指其幼子元與妻計氏訣曰吾今行未知
勝負所在脫有不測謹護此兒歸慰我兩親耳直
抵黃沙石子嶺與賊遇我兵少却公怒馬先之獲

三人燼三十餘人明日督兵搗巢賊懼使人來會
昌曰王平遠陳亡矣計拊膺大慟遂自刎必報至
公不爲動曰狡賊乃敢警傷吾妻子乎我男子也
歟且不顧寧顧家邪諸軍皆泣泣自奮公乘銳崩
之面縛國相等八十餘人賊黨悉平乃赴哭於會
昌隨購得賊所用問者戮於市聞者莫不稱快部
使者上其事 世廟兩賢之乙丑詔所在立祠祠
計氏而公卽晉爲廣東按察司伸威道副使丙寅
大征二源時五哨進兵公居其中賊獨多山獨險
兵獨少先是英德哨失利坐踣者五六百人賊積
船艘爲山謂之人頭山公詢土人得其尼塞夜從
撐腰石襲登土嶺天明衆見前人頭山又嶂復木
深無不股弁咸欲出議請濟師公曰勝敗無形唯
計之得況我兵已深去賊不遠萬一因我退出覆
諸歸路夾面廢我則一人不可生矣乃踰兵目莫
成曰鼓之分左右中三路以進賊有赭旛者振飛
而上莫成一矢斃之羣賊竊立公拍馬筆下橫衝
直突應手而倒公追至牛神邊會募斬首百二十

級次日由間道復進見賊衆坐寨中以爲前英德哨兵燼略無懼意公遽勅旌第凌巔設奇制敵賊潰尾其後遂傾巢大破之前後斬首一千六百有奇深谿絕崗之間幾無噍類矣公遇敵輒奮臂當先短衫敝屣與士卒同結束數有人至軍者皆不識語之亦不信營中薦草假息不責供張濁漿糲食若厭梁肉其於懸車束馬之隘徒行至數百里不勅公旣甘苦食淡行間所得訾財人得自有之下走馬卒亦使之得以盡言以故顛倒才知柔馴

大賞

卷二十七

辯彊皆樂爲之用然性慷慨臨事裂然高斷無少退讓捐身赴公不肯苟爲姦姁自二源之役廣賴兩督府主之兵馬錢糧廣七而賴三公據實報功而禍繇此胎矣適公以職方公喪歸忌者遂以蜚語中之公旣逮至百姓聞之哭聲震天相與詣闕上書上亦廉其無罪所尋以僉事備兵惠潮云公在廉賴間先後十二年名賊宿猾懼公稜名已久至是皆屏至公拒之曰我去則叛來則降是二心也其前泣謝曰公捨某等無猜無援天施露

覆那得不服若其他則直視爲賊耳唯賄是聞無賄則羞粉矣今日之來進退生歿唯命所不敢怨公爲之於邑乃復署爲兵或疑署賊爲兵安所得餉公曰彼皆吾民也故皆有田撫之失道則聚爲賊而疽食于他我且不得其用業撫之矣彼還爲民其田自在也我得其力改得其田所謂兵餉兩足何復議餉哉公唯臨陳交綬不少假借及渠魁授首餘黨悉爲安置與之生產所全活不下數十萬其已降而健戰者卽分部之麾下無有異同以故同時用兵者兵日增餉日費猶苦不枝而公以賊攻賊因糧於敵不煩厝計而功已成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復丁內艱甲戌以大察失其官居家農自娛人罕識其面後數年邊陲多事東結倭北虜西起播酋夫文儒矩臣未可與議兵往往別豪更駕之才不足支一面滿朝舉屈指先公矣公僚友羅野庭嘗稱之曰中牟三異公經起家而精武技一異也眇小丈夫而也征伐武事而兼陰德三異也清

廉吏而好施予四異也疾惡剛介而能容忍五異也臨敵應變神奇百出而居常與人要約一言終身不易六異也識者以爲知言初公馳驅戎馬間百戰之威未嘗少挫崗賊聞之皆稱爲殺人王公愀然曰我世奉儒素而徒徼狂疾之功以爲名此豈我心哉第臨敵難於兩全吾不敢效宋襄陳餘之事則不得已爲朝廷百姓屈也此心亦付之天耳歿之日引火焚其書曰無爲子孫累也子元舉孝廉有父風

論曰嚮余伏讀世宗肅皇帝實錄見公戰功犂然曰烈哉公之於國也忠臣節婦世濟其美盛矣及得公子元所爲家乘益知其本末因爲含悖者久之夫國家爪牙之寄不爲寶惜而忌才媚功者必欲朋勢以逞之爲快及其有事始跋而思之豈有及已彼烏知所稱夏皮冬絺者乎公雖往而子元蘊奇結憤所爲成其志者當於此在公亦可以自慰矣

景中允傳

中允姓景名暘字伯時金陵人少產楊之與州尋還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公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中允及何瑋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寒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旣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退復不束脩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誣爲謹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

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慎兄弟妻媵易女凌童僕與阜里閉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精研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忤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

卷二十四

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覲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對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中允於請託一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簀之地卽

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中允爲人篤於孝義母目青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夫人稱其孝感云有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中允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中允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蹢蹢行旁觀者有不能堪自若也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以爲榮爲文以意勝恥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

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十四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歿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玩愒自放而至爲詞以自尅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管聞中允之言可愧歟矣

少司寇吳公傳

公爲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君子聲藉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爲深前是公爲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劬礪輒自剄死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厥單所畫傷指示衆曰卽如生殺婦能令婦自叩領以頸受及邪且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寃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

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公軼事屬爲傳余嚮往公甚切其曷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思誠號疎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爲人師事鄉先生黃卓峰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劇切故充然日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爲政責大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宣城至歲大侵清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彊壯者糴之封以外

而糴之封內民不苦粟貴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銜公介特當公滿考度且內召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特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爲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公以召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 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建公未幾 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列者已亥視兩淮漕政海潮暴溢廬舍湮沒亟疏請蠲恤通泰二州歿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覩漕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且謀不及夕而能少須邪卽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卽取漕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朱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蒙落祿米致歸德卹爲郡治築臺辟睢州水患中至今稱焉公爲御史久資望隆重大有日矣會鄉人竊桐鷄張力自求退巖居餘 十年柄臣

敗當事者引用耆碩收入望乙丑乃補公山西道御史不赴丙寅趣有司勸駕公強起赴臺財七日晉太常寺少卿亡何晉南太僕寺卿亡何晉大理寺卿一歲中所翔貴公至此蓋異數也明年爲隆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郎無滯獄無訛法一時靡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居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已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私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說請聘處士王

艮復薦辟之選請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相上表德章義率世厲俗者爲尤卓云大都公爲人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爲宣城舊令都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 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不從巨端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而遇德人則欣然以身下之類朱文季厭俗卑諂華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止飯客藁魚蔬

有貧士所不堪者而公饒爲之類羊興祖兩爲嚴邑其伐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登第四十年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而退易類錢澹成至其孳孳好學所偕師友相上下一軌於正而恬澹寡營直與古抱道術之深者等斯有典有則邦之耆蔡者非邪中翰君深湛而好義綽有父風故余聞而具述之語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太宰張恭懿公傳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娠父贈尚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貽之迨贈夫人夢日當戶轟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日誦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爲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紹介上謁陽明先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下帷編讀古人書文詞敏麗試輒褒然首諸生籍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董造諸船往帥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短長有所指索公爲發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

有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道大江公具舟逆諸
真州中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相機立應之中貴
人竟無以難也肅皇帝南巡擬從衛輝舟還詔
頒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公商諸樓船可
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後督理如期
而具人以爲神已罷不用而奉贈安人計奔
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卻一切外事服除補刑部
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兵張達輩四
人禦虜以衆寡不敵偵師繫獄久不決聞莊簡公
時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歿虜而願
使歿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於衆寡而俾戴
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公然其言爲請
於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歿時
同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
安孫文揆孝豐吳峻伯竝喜聲詩公與結白雲樓
社朝夕唱和不輟會廬郡缺守銓率以三輔重地
出公補之車下車卽葺宋包孝肅公祠爲文以酢
謂孝肅風裁節槩山十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

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公治廬一倣孝肅故事
先教化而後刑罰抵霍丘胡御史殺人大辟脫太
學生方士二人於盜出部民陳邦於歿一時翕然
稱服乃若勸農桑興學校湑渠水墾荒田繕津梁
定徭役皆百世澤也廬民德之建祠祀丙午公當
入覲夙戒行李候彭城尋奔贈尚書公計第取絮
衣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闋補大名郡會虜薄
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
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顧錯愕曰難庭謁禮躊
躇久之公聞報以募召遊食餓附飽颺不可用披
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
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
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十石顧春秋之義
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
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
閱師使者端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
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公文武才矣廷議四郡增設
備兵憲臣一人以尹某領之尹貪婪甚入境不事

事獨日強諸富人入貲予武功爵告身不者責令
市馬必得賄數百金乃已公勅屬邑凡尹有所索
務白府毋得輒予東明令首犯劾公立劾之尹恚
甚具劾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報而臺省交章論
罷尹官矣公嘗入謁都御史臺問開州守治狀公
厲聲曰開州廉而才公曷疑焉州豪宦某守故抑
之無乃以蜚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也都御史
改容揖公上公甫上簷楹忽墮擊向公所立處故
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脫於險都御史
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
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
遷廣東叅政從督府談公監軍征新會諸寇以大
捷聞直指浦嘗按廬有睚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
公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齋捧入京袁州曹子風
公媚已可驟遷而公置不聞也已乃遷福建叅政
袁州敗轉山西右轄直指潘者欲庇私吏不得撫
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卽治行當道
復議調時陸公先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

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
譖也祖與張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
猶兩以請奉旨得留用尋轉陝西左轄踰年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公敏歷久熟諳西
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謂須冬防兵至乃撤
不旬日吉能蹂米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
餘捷聞本兵不爲叙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
嘯聚當事者議勦公謂此屬迫於饑耳檄郡丞單
車諭之卽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
侍郎再陞兵部左侍郎出鎮鳳陽督漕運公觀漕
政廢首疏申飭仍條爲五議上之先是河決梗運
道大司空朱公開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所
虧粟不減萬石人人爲朱公危公第引咎自劾且
爲漕卒乞免償詔槩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時
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
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公殲
賊於揭陽賊其魁尋俘金已又轉戰海上奏捷比
比詔賜帑金銀幣公獨以一本勢張甚繇左廣

大帥選悞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南募兵變殺一叅將自髡而走倭公聞變卽遣中軍李峩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旨貶爵二級適左廣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是歲以冊立今上覃恩公文若大父得贈如公官母若大母皆淑人胄子蔭入太學公又上疏爲本生大父母乞貤封國朝貤封僅大學士楊公士奇少保朱公衡暨公三人蓋異數也新鄭入相首起公仍撫陝西尋陞南右都御史再陞南工部尚書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大父俱工部尚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公名以聞上謂公聞望素著超次特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入請上賜宴若金食殘者從建繫及司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肅清上愈重公凡園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屬公

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寵之丁丑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陵亦自爲臆風公使留已曹郎請覆議公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詔切責謂公奉論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慄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喉臺臣首劾公省臣繼之遂奉旨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耄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君不敢負陛下辭歸則遍謁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者爲怡老會外與同郡縉紳年踰耆耄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僊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載上念公舊德詔所司月給厚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問如今甲公生平無疾病老益伉健嘗語諸子曰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尚書夢徵之

爲懼乃今名位相埒齒復過之何幸也癸巳以天
年下世訃聞上悼惜輟朝於是翰林正致謚謚
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大宗伯致祭大司空致水
衡金錢以葬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

史氏曰當江陵柄國時推太宰都六卿間論次
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
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言之而公獨持
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容不動恐喝之
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
灑灑入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凜然不可回奪
此豈可以世俗闕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
鏞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爲天
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也夫

參岳王公傳

公王姓諱叔杲字陽德別號暘谷居士先世晉居
山陰唐宋而還一徙台再徙永嘉遂爲永嘉人七
傳而生溪橋公証溪橋公子左參議澈國子祭酒
澈爲最貴參議公有淑配曰潘宜人初舉憲副公

叔杲次卽公公生而警敏異常兒十二通戴氏禮
工制義旁及騷選子史祭酒公見而大器之曰此
吾家千里駒也數歲故徐文貞公以學使者至試
而奇之補郡諸生學益閎肆卽醫巫星曆輿地之
書靡不揅討癸卯登鄉書明年下第歸益明習天
下大計凡疆場士馬屯田水利以及食貨戶口之
籍一二若指諸掌乙巳郡大侵公佐參議公出
哺餓者存活數千人醴直指諮議法於公公請
沙城捍氓電至今賴之倭變起海上公聚族而謀

計在築堡衆聞以爲迂尋寇以無備突入邑
墟遂大服公議而公亦力任之堡成樓櫓相望
恃以無恐費幾七千餘金強半解公橐中裝也公
一意色養累謝計偕不往居恒廣參議公意立宗
祠置義田舉族約敦行之不少怠參議公既逝乃
勉起舉壬戌進士筮仕靖江令尋調常熟靖江水
四合姦盜出沒訐訟蠅起公爲經理振刷之而邑
大治常熟最蠻邑也公至首修言公祠以造士而邑
某侍御者數大盜而收其入勢張甚公立發其發

狂狷之風稱冤者公又立出之邑亦大治臺察以
最聞遷兵部車駕主事會世廟賓天莊皇帝
從裕邸入大內矣是夕有欲倣正德末年設兵九
門者公力爭之曰武宗時肅皇在楚大寶虛
也乃陳兵以備今上已入內而何以重駭士
民爲乃報罷尋轉職方員外郎公念邊事廢弛力
薦總督譚公總兵戚公當召入防虜患時戚募南
兵數萬歲出不貲公從中調護一時邊備大飭
上大閱有金幣之賜再晉武選郎中一切胥吏姦
埽之若洗部籍載諸武臣功與承襲條格歲久磨
滅公題請重脩而葉先春者挾輿援欲帶銜署衛
事公以例斥之伍司馬定濠亂予蔭一子部侍郎
難其久不許公曰例久不許者慮功未明也豈功
如伍公者而有不明耶力爭之叙於錦衣其強力
守官皆此類久之出守大名大名土沃而俗醇公
一以無事相煦沫而間脩禮文以風之葺元城書
院延碩師以敎一時諸士嚮臻後多顯重者如魏
解元允中中丞允貞李司馬化龍黃侍御吉士不

減十數輩畿輔文學爲之一變癸酉命以湖省憲
副填三吳方島夷內訌公閱江延袤八百里各相
其險隘而厚爲備精簡郡邑良家子程其騎射中
勇智軼衆如江應晴陳習朱先輩授之行伍中人
人感奮一日寇以百艘至所練士分道搏戰而公
提尺一如意揮之遂大破敵所俘斬甚夥且獲被
虜者數百人朝議紀錄晉右參政仍留填吳吳賦
累歲多積逋時有帶徵之議逮繫死者相籍會大
司徒殷公道吳公馳白曰江南財賦半天下歲輸
業不支而益之帶徵如吾民何殷公蒞事竟除其
議而吳民乃稍稍蘇矣是時督糧參政缺公兼治
之爲開孟河濬練湖爲轉輸計語具三吳水利考
比歲七月不雨潤州行千艘皆膠不可以漕公令
集田間水車灑湖水灌之三日而河溢不淹時自
京口達于淮衆推以爲神無何論折徵事起蓋公
條六利四害語甚辨而省郎不謂是也疏論公坐
改他用公竟歸或勸之出而曰吾曩在公車婁謝
計偕者以吾親也豈吾官若干年而倍母以出邪

歲餘部以閩臬起公友人有傳江陵相意勸駕者公堅臥不爲動迫時相敗而人益多公之先見云公所居有陽湖別墅玉介園擅一方之勝歸而益爲脩葺山池花木臚整幽覲晨夕偕兄弟賓客置酒高會酒酣自度曲爲新聲授童子令按節奏之歌聲鳥影相間錯於密容川色間驪如也性嗜義樂施其大者如郡學東山孤嶼仙巖東甌王廟鎮寧樓鎮東塔先後創葺歲所損不啻數百千緡至若饑待而食疾待而療物待而殮訟待而理者日集於前公應之略無忤色人人得所望以去公起家名進士三典郡縣奏課第一佐本兵參大藩歸而爲德於鄉不可縷數蓋所至尊以賢大夫而不取名卒之日年八十有三春秋高矣而學士薦紳猶惜其材而未竟用與年而未竟享也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所著有玉介園稿二十卷子一人光美以文學世其家

史氏曰公之兩舉與沈給諫束朱職方潤身甚相善也給諫困詔獄公橐糧之問無虛歲卒賴其力

以脫死而職方以旅櫬歸也公提兵吳會貴倨矣乃微行至金陵經紀其喪素車白馬哀感行路余嘗親見之士當平居意得指心自結一遇利害必生輒獸駭而鳥散如公衷誠秉忠誼形於色非夫浮華蒞利之徒所能規也語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信夫

大司空余公傳

司空余氏諱懋學字行之娶之沱川里源人曾祖登令廣昌有惠政邑相率祠而祀之祖石會公塋以子贈南康令父世儒令瑞安南康二邑卒合州守貞經行爲鄉祭酒配孫宜人生公公生卓穎有奇氣九歲讀書邑中邑有鐵神爲祟肖人形聲伺公獨臥將寢之覩公神氣恬如輒自失曰此貴人不可動吾謹避之耳自是祟匿不出人皆心儀公有大臣器矣長而益力學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授撫州府推官撫故冠帶郡訐訟蠅起公至按宿牘讞決若神然亦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闔郡肅然會勦巨寇有功賜帑金 今上改元名拜

戶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花頌於朝公念上方憂旱下詔罪已與百官圖脩禳而以祥瑞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留京中貴人信橫甚省臺交章劾之不能動公盡列其罪狀而得罷中貴人時相權璫兩目攝之矣而江陵相挾主上冲幼欲盡攬太阿之柄銳意振刷而實行督責陰排大臣異已者公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苛辦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有救大二親蹇諤三慎名器四戒紛更五防諛佞言言剴切江陵相銜公次骨其慎名器語獨指中貴人請乞無度恩賚踰等中貴人恚甚謀於江陵取中旨斥公爲編氓公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嘖嘖歎息江陵思中公未已因下傳御史疏置獄訊冀其詞引公傳備五毒竟不忍誣伏復以公郡民爭絲絹賦而閔以激變歸公移書御史御史中丞坐之罪兩公者指天自誓不肯從而弟委谷程任卿汪時二人以微解之乃得免明年借京察削諸言事者籍而竄公名其中又明年江陵死姦狀露公言大難

而郭中丞者且首薦公久未牽復踰年上大寤下詔引咎以故官還公等十一人而公爲冠於是公意益發舒舉遺賢覈圖籍釐贈典書無慮幾上頃之晉南尚寶卿是時人人自喜爭以言爲快而廟議稍厭薄之公慮開之爲塞漸也且羣臣自相忌交口諄語傷國體乃列爲十論上之謂執事者得必居功而失則歸挽回之難曰誣上之靈受官公家而因以爲市曰招權之靈已不受言而苛求於上曰諱疾之靈以窺矚爲常而弁髦公論曰承望之靈敢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靈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靈倒置是非曰欺罔之靈好勝不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靈結歡要津媚悅近習曰諛佞之靈自負時流急於表異不觸而撞擊無疾而呻吟曰乖戾之靈後一一如公所指切而公亦因不諧於時留尚寶者二載尚寶曹事簡居者不以屑意公條奏五事所爲申飭舊制者甚悉俱報可留都勳舊及衛士憚公各粥粥供事無敢怠晉貳大僕司農請馬

百支。費公曰：寺無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光祿卿，亦條五事行之。已丑，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明年抵京，會臨洮失事，當事主和戎，惡聞邊吏持千金居間，寄封事酒家，甚媒公廉得，狀立召而廷朴之，亟以聞朝士。多公不愧納言，而亦知輦轂下不能久留公矣。不數日遷南少司寇，以行尋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尋改公取記籍，酌之勒爲成書，所經畫者，曩以絲絹事坐程汪兩人大辟。

之雪之而未果至此，歎曰：沈寃未灑，吾何顏於朝乎？乃上書白見寃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事。下廷議，竟釋之。攝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百千數，歷三載，滿書將奏，後進者不諳公疇曩大節，見謂雅自持，約略如常人而已，而又入忌者之說，以老論罷公。時服官政之五年也。歸又五年，冬，里中山鳴有聲，亡何公卒。計聞天子用部臣議贈工部尚書，予祭，塋錄其子昌祚於太學，嗚呼公之事君，不必竟其用，上之厚公不必及其身，皆疑稍。

未滿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幾無憾矣。公內行淳備，撫弟妹，恩禮咸篤，念孫宜人，儉薄自章，服外不御綺綺，配汪淑人以荆布，終嘗笑曰：公孫何詐彼牧豕，老生於錦綺，固不習也。歸田自爲約，非賓燕不四簋，他酬應一以儉樸爲閭里先。間褻衣緩帶，延見儒生，談推今古，雍雍如也。子姓臧獲，訢訢如也。惟謹性耆書，饒著述，而尤明習國家典故，議論娓娓而不詭於道，所撰有尚書折衷、春秋蠡測、讀論、勿藥、閱史、隨筆、日札、家譜、娶稗、隨事排、續而在。

官有皇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疏草、南垣論世考、留儲志、仁獄編，凡十四種，見者莫不謂的然之論。而公之殫心職業，亦足以觀矣。晚見妄庸子作二朝編年，惡其誑惑，一一條析其舛謬，以示總之。皆有爲而作，如炫葩藻爲名，高薄不爲也。論公世儒術，行諄政事，氣節蓋偉兼之，謂隆萬間名臣不虛耳。

史氏曰：當江陵盛時，人莫能指議，而公首白發之，故望余公甚，迨夫柄地易，讜論伸而險詖者亦往。

往借以牟利率至羣言殺亂國是幾搖識者心非之而不能絕曰吾黨也本之擊姦而竟以自固初心之謂何余公十蠹之疏侃侃然顯斥之無貸豈不爲尤難哉而顧以此不容語云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信矣

常國寶傳

國寶常姓名信國寶其字也世居常之江陰國初名泰者從征以功授明威將軍隸籍興武衛始爲金陵人三傳生安爲國寶之王大父安生忠忠生

英英生銘銘配祁恭人生國寶蓋舉丈夫子四人國寶其季也國寶爲人孝友多藝能年十二父臥疾國寶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厥疾用瘳家貧攻苦力學不少怠精考六書旁及繪事至靈樞陰符之書無不曉解玉田盧公以行誼伏一時最愼許可一見奇之以其弟之子妻焉歲癸亥財弱冠耳南宮以書學校士入彀首領於官三載就銓埒於科貢拔五人於千百之中而國寶寔爲第一人閭里榮之隆慶改元授南印局使局爲儀部屬南宮清

重蒞其曹者多名賢國寶聞諸公緒論以其餘力益肆於學其材名蓋駸駸有聞矣五載晉撫州府照磨守胡性嚴重察國寶爲人事倚以辦如清陳鄧積年之訟散青泥蜂聚之黨定北門之宵變還府庫之亡財悉用其畫而所嚮亦隨有濟花園港多巨盜嘯聚行劫商旅幾絕臨川黎令舉國寶於當塗以其事屬之國寶詭爲日者服采人其阻圖上地形并所爲芟夷建置者甚具兩臺報可於是擒盜魁十有三人巢穴蕩平道路無梗當是時國寶以幹局最於臨汝間然素豪舉無脂肅能用是人多不樂而國寶亦不樂其官矣一日家報祁恭人疾亟遂委手板歸守留之辭益力洎歸甫兩月而恭人卒得躬藥餌親含斂人以爲孝感之致云國寶色養三十載日具小酌奉親稍沾醉自歌以侑先人物業一無所取比親亡花晨月夕泣下沾襟曰安得復承膝下之驩邪其永慕如此歸田以來道流釋部悉加接討最後嚮往天臺先生之學與一二勝友切磋商究之嘆曰吾疇昔所爲殊毛

也。益至是其趣操益歸雅正矣。國寶故卓犖貧困時拾遺金不取以苦刻自勵非有過人之識不能又喜爲詩政暇輒出遊遊必與鄉士大夫爲詠歌其治行亦不能不以才指相高晚而冥心內觀又若泠然物表而一切外膠不以侵闊其心可敬也。所著有同文北上撫遊振藻諸集若干卷藏于家太史氏曰余鄉盧公性高介不輕許與人獨契國寶乃國寶待之有本末恩禮不衰者三十年。盧公家貧好時花爲娛菊譜成不能行也。國寶爲賣所持劍刻之以傳嗟夫世人多於貴盛時爲人盡力及稍稍衰落棄去之如不相識豈可復以人理責邪而國寶不然其賢於人遠矣。語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卽可以見國寶也。

澄源張先生傳

夫犀象珠璧世所珍也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挈而過三家之市必有譁而怪之者何也。體不諧于衆用不乘于常貴富者獨握之以爲光怪奇偉之觀而賤貧者無所取以恣其適粟帛之爲物也則

不然用靡不適于人而人靡不適其用此豈有光怪奇偉可以聾人之聽觀也哉。然世未有舍以爲衣與食者惟不異也。故合天下之大常惟合天下之大常而後世之焚焚芸芸者莫能外。則澄源先生之行是已。先生恂恂質行不爲片異卓詭之操而一稟于誠自閨帷以及城市自一旦以及終身靡不式于繩規而衡于孝友。語曰經師易人師難嗚呼若先生者豈直經師已哉。初玉溪君舉先生晚十歲始就外傳讀書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涕淫淫下也。師怪問之對曰父年五十一母年五十矣其夙孝如此。十四以文受知于鶴洲錢先生稍長計滄隨無所出乃亢顏爲人師適歲稔諸姊暨姊于咸來就食先生分糜給之至經歲無勍恐傷兩尊人意也。天臺耿先生來視學始推擇爲弟子都試罷而樂孺人逝禪而玉溪君繼之先生每勸必絕卽歲事之俗涕未嘗不霑衣也。始玉溪君性嗜酒先生預貸付酒家且囑之善視玉溪君飲而歸先生必河干坎扶攜出人意相樂也。又慮

其以過飲階疾輒購書慎疾字置玉溪君左右云
先皇帝有優老之詔玉溪君年及格矣顧獨以
貧罷先生居恒以爲恨玉溪君嘗御重帛而稱寒
先生解敝緼以獻後每得一衣未嘗不泣然傷也
樂孺人病亟索羹羹糜不及食自是遂覆羹嘗貸
金于某甲得十六金姊夫以貧告遂得界之姊夫
歸而舟覆竟積館穀以償母靳也玉溪君少間依
陳氏後陵夷甚歸貧于先生先生卽推玉溪君意
弟畜之先生行誼純備迺獨注意師模謂師道在
嚴少軼開謂型範何因雜長公諸生間而亢之法
一日他出歸得諸生與長公嬉戲狀踈長公而數
之曰日所教頓忘之耶若不敗羣誰爲嬉者泣而
捷之諸生皆長跼靡所容間對諸生語及名節忠
義事娓娓不厭所爲嚴束長公者則自成童及授
室宵火晨鷄無頃刻間也既長設席鵝湖夜必呼
長公榻前語燭跋乃退其所稱愛而能勞者非耶
已長公聯第春官先生喜且懼教之曰而祖日以
是望我我弗克副見邇得之幸甚弟吾懼其以先

德之貽還頌先德也勿造請勿廣田宅勿飾舟輿
僮僕不者非吾子矣長公長跼受教先生乃大悅
長公又言先生自爲人師三十三年如一日某自
燕歸念先生喜佳山水請謝弟子爲一日之遊先
生慨然曰彼執經者其家之望之皆我類也先生
蓋不以今昔人已異跡而說者獨稱其不以百金
爲人居間過矣先生易簀之日謂長公曰吾家世
不談人過若慎守之噫先生素履懿行若人所能
辦而始終無违心前後無錯節卒以遺子孫而垂
里閭則彼之矯節詭行以驟然號爲異者其亦可
少瘳也夫先生名汝翼字雲程學者稱澄源先生
先爲無錫人徙居江陰之青陽里以覃恩贈登
仕郎祀學之鄉賢祠長公名履正今爲南京大理
寺評事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五

傳

熊長君傳

君諱高字時仰姓熊氏先世楚人祖友晨始徙閩之邵武爲建寧人十一世而爲教授月洲公諱某君父也君爲人忠厚孝謹能引義自重少思以文稅自奮拔迫教授公老付以生事未卒學也然有節槩重然諾大爲鄉人所信教授公苦痺病不良於行君時其藥物而掖搔之力致所親者與相晤言而忘其憂數年不少倦教授公庶弟友晨生三歲而孤愛之甚臨終語君曰先人以汝叔屬我吾歿汝其探籌而分財令吾有以報地下君涕泣受命輒以負郭腴田歸叔氏而自取其确者久之叔氏疾革謂君曰吾往矣以是藐然之孤能無暴露乎君泫然曰是在我乃以前所卜吉壤奉其喪葬焉平生治家人產毛密無遺筭至啗人之急出貨力如棄糠粃有來市粟者甫議直未入也而價忽踊其人請辭君曰價可易吾言不易也卒如約歲

庚寅邑大饑道殣相望君見之咨嗟流涕曰人餓且死吾粟陳陳欲何爲旋出所積千餘石飼之當是時富人方擁粟翼爲利自君以高訾倡爭相慕效出粟者至二十餘家所全活不可勝數有司上其事於朝詔賜承爵郎并樹楔旌之所知爲豪有力者陷以罪親舊旁觀相仗莫敢救君獨挺身調護卒脫之於難久之二子任戴冠君且老矣因盡謝他事而壹督之學嘗曰若藉祖父業幸無寒饑儻不刻厲而惰窳以敗是羞余也遠近賢豪過門講義君醺酒擊鮮厚與爲禮曰吾老不足以教其有以幸吾子其知所重類如此居恒教子溫溫誨誘間以意微感之不事訶朴其待僮僕也亦然家人蒸蒸雅飭其孝謹率如君不衰萬曆庚寅年六十有八卒至今里父老詔其子弟曰非熊君之行誼無以法其窮獨者曰自熊君歿而吾無所仰以爲助君非有名位動人而能使人思之不忘其有以也夫子禎祺皆太學生祺有文行與余游論曰世之擁高貴稱素封有不能竟其身者至二

三世而不失者未之見也富貴之不可久恃亦何足異而世率枉義挈挈以覲必得其偶得之者又錮而留之惟恐其失也君仁心爲質推已濟人暑不爲恡惜非賢不能余嘗撰士大夫之馴行而布衣之以風誼著者以爲難得也而尤亟稱之祺言其父事行甚備問其鄉之游此者乃以爲良然故余次於篇

少司農王公傳

公姓王氏諱之垣字某號見峯始自瑯琊徙新城至某以明經爲潁川王教授生重光嘉靖辛未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叅議采木川貴卒於官贈太僕寺少卿配劉封太淑人子六公其次也少赤貧與伯兄自力於學癸卯太僕公以工部主事理呂梁洪教授公就養邸中課公文泣下或問之曰兒異日必貴恨吾老不及見耳時諸弟皆幼顧而屬公曰若其善視之踰歲歸補邑諸生戊午舉山東鄉試第七人亡何太僕卒于貴陽偕伯兄徒眺之京師祈郵典會分宜當柄非重賂不行公嘆曰

吾倘有立他日自能得之以非義博上恩非孝也卽日歸壬戌成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輦母太淑人以從昕夕膳飲必手進卽政刑亦稟命焉楚故輕悍好訟公察隱蔽督姦彊訟爲之清它郡獄疑滯多以屬公甲子分典湖廣鄉試得僑鄭祖禹等七人遼王不法撲殺郡吏雷大夏御史下公鞠之置王左右陳廷璋等十四人於理王不悅竟錮高墻國除丁卯穆皇帝登極公績最召授刑科給事中疏安民固本四事北虜陷石州東危昌黎詔廷臣陳邊事公有重責實圖後効疏時議以爲篤論尋擢禮科右戊辰轉兵科左僭禮部員外郎今大司馬蹇公冊封鄭藩遺贐却不受擢禮科都給事中上疏言得失以激切忤旨奪俸者再念違太淑人久請假東歸庚午新鄭入秉國卽家起刑科都給事中進聖功圖基命錄皆留覽某給事中以論華亭公不當謫戍新鄭亟援之使所親遺意公曰某亦惟公論是聽新鄭不能強也蓋華亭公既謝事有望風欲摘其過者公力持

不可德平葛端肅公亟稱公言得體事乃寢辛未擢太僕寺少卿三月轉鴻臚寺卿鴻臚率異流積資爲之上下饋問儀節廢闕公申舊章絕私謁朝儀肅然甲戌擢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資望當開府出矣有宋某欲得其處以情懇公力讓之羅某又援宋事爲言公再讓兩人皆擢巡撫去而公竟改南太僕寺卿南太僕署越在江介公著游瑯琊記於馬政三致慨焉頃之轉北大僕丙子擢順天府諸輔邑苦勢家侵占影射徭役日繁公嚴編審裁冗濫民始有瘳欽天監故有候氣密室歲久廢學官亦就圯緝治之費皆千金丁丑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楚遼閩五方亡命易蔽匿爲奸公嚴其令格而馭以鎮靜其治大方在察吏安民民大化服黃梅舉入某以毆知縣置化外舉人名能文楚縉紳多爲解者公曰有三尺在吾不敢私也卒不聽景王故宮火偵者誣德安王同知張通判燕客所致詞連何生字度欲重坐公知其枉也屬李憲副率縣官入視無跡皆得免朝 旨捕

妖人曾光兵備道繫塗人令誣服翼以市賞獄具公劾罷兵備乃已其寬嚴持大體皆此類已卯三品滿加正議大夫教授公太僕公俱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沈盧妣劉配于繼路皆淑人蔭于象賁官生度辰擢戶部右侍郎壬午督京營戎政就加正議大夫資治尹二代皆戶部右侍郎綸音三錫公顯揚至意卒乃大酬云明年轉左奉 命督倉場疏乞歸省部予限六月劄亞卿去輒補無虛位待者茲異數也甲申再予限公固以疾辭乃在籍調理病痊召用之命公年這六十矣而太淑人劉安公養益善匕箸是歲公羣從子姪一以寧晉令一以保定守一以江西觀察使一以陽城令大計入 觀兩弟並以尚書郎過家朝太淑人堂下更上觴爲壽鄉人榮之公都尊撫歸衣服食飲無所芬華若人以急歸推財赴之無顧惜意創祠祀收宗族睦鄰保振窘乏卹孤寡除塗梁歲歲無勅曰吾先人之所以望我也處其子孫不所以使若守吾先人之法也先是諸子弟

就學每出計道里近遠刻時日無敢違傳呼會課則各從受業師至公坐其師於堂諸弟子受簡廡下香燼而文不就師弟子廡廡若無所措故相感厲學問挾所有校於有司常出表上自戊午辛酉而後弟子從子孫舉於鄉者十四人壬戌乙丑而後成進士者十人恩選者三人當是時王氏之科名彬彬盛傳於世矣長公英多焯烈以功名自喜一時邊徼功甚著公戒約之取能舉其職而止次公發姦擿伏精於吏事則壹以寬爲璜規至季公不以少子緩於教以故敏而能學文名奕奕聞四遠語云是父是子觀公之門益信生嘉靖丁亥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甲辰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八元配于繼路皆淑人子象乾兵部左侍郎總督川湖貴軍務象賁戶部員外郎象晉進士孫五與籽與瑞與齡與胤與繩曾孫二士勳士瞻太史氏曰楨幹維邦必徵信於喬木材儀閭里恒資範於名家紳芾奕世旣難縷數功言踵美抑又罕焉世所稱三山之林蒲坂之揚靈寔星無多

屈指何況兼二立之業擅子秋之名祖孫父子迭相雄長者哉新城之王譬之南金竹箭代供天府而繩前啓後莫盛於少司農公夫記德之史褒功之詔傳信於天下史氏職也故余特著於篇

旌德周氏家傳

歲己丑余備員史局旌德毅軒周公方承南京兆時早甚畿輔間饑疫相仍死者以澤量公抗疏請賑於朝余讀之益淫淫淚與俱也而當事者靳不爲動余奮曰公之所爲請命者吾鄉之人也而可漠然已乎力言於司農乃發五千金賑輦下二邑而餘格不行然公之加意於民大都類此矣未幾乃以予告歸又未幾而公且卽世余交公久稔聞世德乃爲作家傳以明公之所自周世家饒州其徙旌德也則自晚唐始十二傳而諱真者遭宋亂以進義副尉守本縣禦元兵戰死其子復徙南衝村又五傳至祥榮公以孝友聞性蕭遠多吐棄世故日從羣兒嬉有識者謂其風塵表物也祥榮生伯諒字子信少警敏能文辭負大志終以貧不具

養授徒爲塾師母苦河魚淹數年侍牀褥如一日
衣必身浣濯以爲常父衰不良于行每身爲扶掖
執二喪毀瘠幾不自存然不以哀廢禮晚節行益
孤潔有司欲以賓禮致之謝不赴久之用老壽死
一子志德字達夫周自志德公蓋與穰穰稱素封
之家矣志德公有識度中不設城府見不善輒面
指數之人有忿爭不決常以一言別是非往往謝
服而去以此稱長者歲役出穀輒減其直逋負不
能償則焚其券逮邑饑煮粥以活饑人甚衆推至
勾萌喙息罔不以意愛護之其天性也生子世祿
是爲贈御史公贈公字尚功爲人孝謹視先世彌
篤自王文成公倡絕學海內響應之起宛陵者首
公爲學以求放心爲宗始廩學宮名藉甚四方來
學者終三十年未嘗入一牀童僕偶摘傍舍蔬公
怒曰可不謂穿窬乎斥僕覆其羹道拾遺金不發
待遺者不至復置其地而去假館郡城太守下館
人獄其辜公白而出之館人謀以報公者公不
許異日密以一姬侍公厲色拒之遂辭去學使者

校士錄公高等而殿汪德懋將奪汪廩廩公公曰
世祿文行出汪下而謬以一日長居其上且汪貧
請仍以廩汪固請不許卒私以廩金歸之他如賑
乏撫孤不可更僕數會 莊皇帝覃恩以子貴例
得封公餽學宮久思以一職報稱竟辭封而應貢
鼓篋走都門卒於邸子疏請遂得贈御史如子官
後十八年而子希旦由御史累遷南京兆希旦學
者稱毅軒先生字汝魯兄弟五人公爲長生而廣
穎豐頤持重不妄語笑十三能屬文一日病疹且
篤忽室中轟然有聲家人相顧錯愕公醒謂人曰
適有金甲神易予骨以去痛不 人而病
亦愈自是肌骨豐瑩神亦大 耶 八比士公
卷以數盈不得錄擲于地未幾復在 上如是者
屢同考官駭甚以白主試潘公潘曰是必世德之
家亟錄之壬戌成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公以丰采
最一時然總之持大體不事繩削故人多畏而愛
之丁卯 莊皇帝立召拜陝西道御史時國家恬
熙久 上多游幸曠經筵公首疏崇正學養 聖

躬辭旨嚴正 上報聞幸太學賜金幣時新鄭相
侍宮僚舊恩大恣肆公劾其無人臣禮并劾其黨
某某直聲動一時無何以外艱歸庚午新鄭還相
攝冢宰事人多爲公危之未幾新鄭果請察科道
官異斥異已者非制也公得報聞住大洲趙公力
救之不免公家居門庭蕭寂垣屋不蔽風雨而意
常宴如萬曆初新鄭罷臺臣爭言故權相所斥宜
召用 上還公浙江道御史公受特知益奮發自
效請罷內閣定大峪山議劾撫臣某不忠請止入
貲正士習疏三四上時扈駕幸西山賜金幣者再
侍經筵賜宴以資深掌河南道大察持論侃侃人
多其公奉勅巡視京營上選將練兵四事三月而
稍遷南尚寶卿南曹務簡日從諸名公論學丁亥
遷南大理丞平反多當戊子轉應天府丞攝府事
直旱乾疫癘盛行籲天以祈天迺雨疏請發餉金
二萬賑屬邑度支不能盡從僅僅給四分之一耳公
多方裁割爲粥與藥以贍之僵臥之人得有起色
實公之繇京兆衡錢穀出入吏胥率高下其手公

下令釐舊弊出入如衡居庭稱無事無何給諫某
以干謁忤意謀中公者而不得迺以年至論公一
時同論者則大司徒王公友賢御史大夫耿公定
向奉常郭公東皆先朝碩望也或勸公出給諫書
以自白公不應竟疏乞骸骨與三公同被旨致仕
歸田杜門不涉世故郡邑大夫貢 望顏色有不
得公蚤年從大父聞良知之旨復嚴事鄉文莊羅
近溪兩先生他如周都峯沈古林皆相友善不標
立門戶而與道委蛇可謂不愧家學者性至孝宛
俗感堪與家言高曾而下俱在淺土公傾嚮得善
地厝之不取絲粟助於昆弟也其治墓與廨養共
拮据櫛沐風雪中無少休壆大父父雪益劇公結
茆栖樞傍虎咆哮至環茆走而不入人以爲孝感
云公歟歷中外夢寐在丘墓比歸則修譜牒構祠
堂置祭器若皇皇不及爲者族黨人舍焚公爲其
居食計得不轉徙娶婦苦節而以孝聞公白郡邑
旌之歲給粟帛終其身凡先世執友存不令有寒
饑亡不令無棺槨其厚多類此丈夫子二文澤文

溥孫七廷材廷棟廷機廷標廷楷廷柄澤應選貢
溥爲諸生有聲諸孫皆翩翩仕族之佳子弟也
史氏曰古之祭者必先河而後海蓋重本也周自
祥榮公而下施不靳報善不近名者蓋二百餘年
其綱緼勃發於京兆公豈一日積哉一洩而人載
其德如挾纊然蓋源流深遠矣迨按其吏業所嚮
不滿十載其積也久而其施未究公之寮而遺於
後人者又未艾也老氏之言曰保此道者不欲盈
余且日異周之興已

薛童子傳

童子薛氏鳳陽亳州人名大春字元初小字王九
父鳳翔鴻臚寺序班考功郎中憲世稱西原先生
其王大父也鴻臚仕燕母李感異夢而生天骨秀
特舉止言笑自然應會却統綺不御寬衣大履氣
宇嶽嶽卽髫髻之中知其非凡子矣三年從鴻臚
歸省雅多病口喃喃誦佛名不休七歲忽問母曰
吾小字何以曰爾善病王氏故多男令以客兒養
之耳曰王家郎能自致不死乎李曰不然曰若亦

死吾何托爲聞者嘆其奇是歲受業外傳羣兒間
爲戲童子匡坐自如卽強之拒弗從十歲通西極
化人之言未見內典諸書而語皆懸合時隨鴻臚
入燕經古賢遺事類如此矣抵燕攻博士業始
樵豎之遊乎世類如此矣抵燕攻博士業始
見老莊及維摩圓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嘗曰
詘二氏者未覩二氏也然亦未覩孔孟第能發明
自性何論同異是歲八月鴻臚部屬夷出塞上從
歸里劬書彌甚夜漏四刻下不就枕李慮其孱弱
止之曰父日夜望我不動是遺其憂也李譙讓不
已乃匿燭牀下候李寢起讀如初自此豁然心開
慧辯無礙語大舉當體全空或難曰天地間無物
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空故無物不具或問
考功未發之義欲知未發當會已發者曰性一耳
誰爲未發誰爲已發會得時如風檣陣馬必待已
發又成擔閣矣或問花鳥草木皆可見性否曰何
待言然纔涉擬議是識非性問者率茫然失對而
去一日聞花香說偈曰非動非定非淡非濃聞之

滿室攬之還空其胸中如春盎盎遇物成容皆此類也郡中詹楚堊廣文爲時名儒童子從之游步趨語默常得其意詹甚賞之戊戌二月夢大士導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汝歸路也亡何一鶴從空下齋前童子手撫其背鶴亦若素所馴者人皆異之且病病中所論皆出離生死語久之疾向愈舉家拾泣童子語鴻臚曰何痛爲人生四大假合我非與我也繇父觀之且得爲眞子乎總之妄見耳況我未生前父

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從何來幸自解因正襟趺坐而逝歲已亥五月五日也得年財十五太史公曰古之稱夙惠者不少然未有如童子者也其去來如雲影谷音無少繫著其酬對如仙陵方維聲壓衆鳥何其奇也竺乾之學高明者率侈談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沈酣於其間至臨死生變壞逼迫其不顧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童子顧能之何歟非其性現根熟而然歟昔年歲暮崔彥武之再生謂爲棄願

而來也童子豈其類歟以此知一念之力如金不改雖百煉而性存者也

萬純齋傳

往今庵廬在委巷窮絕處丙戌歲純齋君來訪時游從稀簡殘雪山積擁被趺坐續晝以廢窗紙忽白者不知幾信宿也所詰難反覆往往在窮微極深世論所不到一二勝士傍聞之如鼎中之變足壓饑渴已而疑吝水釋一起澹澹微獨能壓飽而已又當忘憂解慍心舒意閒而自以爲得也時余兩人樂甚未幾別去後三四晤余於京師追余歸書相詰問不絕不語君遁棄余而別也君其矣達甫字仲章別號純齋考鹿園公負文武才標望絕人於釋部玄宗極其宗趣與龍谿荆川念菴諸公爲綰帶交諸公愛君敏而篤親授道要而荆川令從孫一摩以經義相斧藻其淵源深遠矣故君爲子弟也父師稱良焉及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仕又能舉其職業而世推之以爲材少爲諸生一再試不售輒棄去嗣秩爲指揮僉事治艘築城

費省而功倍晉浙西運總時轉漕糧一大亡其累
率責償主者君建白簡旗卒懲奸梗追逋負及印
運互更數事者爲令當事者交口才公俄以誑誤
罷巖居五載起備倭把總又四載晉簽署閩閩已
長嶺東閩所至厚撫士無不人人樂爲用而不能
厚黨援動問餽故三政皆積歲始遷最後遷廣州
防海參將會二三蛋賊剽海上撫臣其張其勢博
首功君曰若輩鼠竊一長纓可繫奚煩大兵爲哉
遂忤追君解任去大發卒征之多敗然餉冒功級
煩言嘖嘖始悔不用君策而業無及矣君性孝友
事鹿園公母方夫人備極色養其幼也居倚廬不
飲酒食肉者三年已莫則傍徨涕泣眊眊喪時無
異也鹿園公適妾無嗣君曲奉之以康其老事庶
兄謙甫禮恭而恩篤從弟廉甫幼孤食貧君成就
之者甚備卒以有立他所知以急告雖無贏餘未
嘗不傾橐以濟也教子務依忠孝大節邦孚蚤游
學宮諭之曰世輕武人不知書吳蒙刮目固讀書
力耳汝勉旃暨邦孚簽齊閩率踐更卒入衛適島

夷蹂朝鮮國無成謀所募多烏合不任戰君條議
製火器練水兵鼓士氣等事令邦孚上之樞臣鑒
鑒中窾而開府萬公世德請于朝願得以邦孚爲
樓船將軍援屬國是時邦孚舉子未市月也姻黨
多難其行君毅然曰吾家世受國恩當捐糜以報
安顧呱呱泣乎語未竟邦孚色動趣治裝行千里
破浪橫戈虎穴則君一言力也君雖閒居念念不忘
國自礦稅議起市魁翼中人摩牙吮血百姓愁怨
君間語邦孚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顧中外久弛兵
汝曹詰戎待變乃其職也每按邸報視令下便否
爲憂喜時時動于顏面其忠愛如此年七十有三
病間點筆爲詩文超超玄著非涉死生之流也君
得父師之指授而旁通於古先生之書性現根熟
機鑄洞徹於諸行奚有夫千鈞重任也載以大鵬
之翼猶之毫末耳橫四海絕青雲上征帝庭而豈
與尺鷃校其羣丈哉然世所檢鏡余不得而畧也
鹿園公諱表中軍都督府同知邦孚今爲狼山副
總兵家世事行具余鹿園公墓銘不復次

史氏曰宋王彭以將家子博學精練書無不通乃子瞻之梵學寔自彭發之抑何奇也彭推見至隱以自證使人不疑蓋吾純齋絕似之世之游方以外者謂吐棄名檢爲無礙至聞者以相詬病而道益不明觀行解兼備如純齋父子亦可無置喙也夫

上園朱封公傳

自庠序貢舉之法行國論不及乎鄉閭之隱於是挾材者始詘於浮華淺薄之言然獨患無材耳譬之鎔金爲鍾卽未必震越渾鐸聲動遐邇而楊清播英詎必無所見哉若上園朱公是已公諱模字子範新安海陽人羈舛失恃遇母黨親輒涕下不禁見者奇之父竹亭公病篤刲股以進旣歿水漿不入者數日其夙孝如此是時公發憤下帷思以儒自見顧家仰質而食不得已棄之攻計然之策伯兄商淮楚卽從伯兄淮楚而割貲季弟令修息武林季貲中詘廉棠邑淳樸可居復割若干緡予之頃之業漸起伯若李相繼捐館舍公爲周旋其

家政持綏赴急情款殫竭量諸孤之才分授以業年可就傳延名勝師友厚與爲禮久之並令通籍成均如已子迫諸孤能立悉其產中分授計簿於孤而身營護之不啻百方而公諸子亦斬薪見頭角矣謂伯季少而材可付以其業仲及諸孫令讀書爲士將托以其志嘗曰公稅九世同居道在能忍予意須公以主之公而能忍雖百世可也諸子終身佩其言前是公游淮楚間矢曰不得志毋歸也公有心計而善任人人爭爲之盡占所進貲什伯他賈人於是魁然稱素封矣獨追念其父兄不置爲築一亭環以竹顏曰竹亭亭左右松楓夾之蓋松埜楓埜爲二昆別號也創宗祠時祀先墓侵於人與世久頗不治者復且繕之經費不減千百緡推范文正遺法爲田爲屋爲家族之憂者始有居與食而卒有歸矣楚金沙洲受江漢之衝公梁而砥之眾賴以濟江許暴骨山積泉其風銷水嚙無已時買地坎而瘞之橋與塚楚人皆以朱公名而公不自任德也長州徙學瀟涅與賑荒諸大

役率捐重貲爲倡微時所識有不給以公爲歸燔券弛責不可勝筭公年既侵一日慨然曰吾聞之得而不止無義也失而不止無命也銜於得失欲止而不能吾不爲也今止矣乃歸海陽築上園以老焉屏覲牖恤竹樹茂密與程孺人白首忻相對每燕集諸子若孫曾環列或劍負兩尊人兩尊人委蛇其間而出則與故人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爲樂年齡既邁輩望彌尊鄉人無少長賢愚無不歸德公者邑大夫歲請與蜡賓庚子例授藩幕職明年以子家用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而配程爲孺人壻書至與公誕辰會里父老爭持牛酒賀公遍揖賀者曰公等請言乃公胡以得此乃公爲若受牛酒客言人人殊大氏多譽公善教而樂施好義而慈因爲德種種公不謂然也最後有言公起餓人於死且掩骼埋胔恩及枯骨矣是宜有今日公頷之顙嘆曰是區區也者奚足言斯以盡吾心耳客皆歡服乃盡謝諸牛酒而大置酒酌賀者里中人無不霑醉出門舉手曰公真福

德人他人弗及也公年七十有四子三家寵家用家聘用卽中書舍人聘禮部儒士孫魯人黌校齒諸生者數人語在汪司空邵都諫金廷評銘表狀中不具論

太史氏曰少伯有言旣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公雖於世無所試然跡其施於家與鄉者其材可觀矣獨慨夫當勢處顯流其毒於人至死而人詬病之者何限其泯然以沒而不足懷於人者抑又多矣公無尺寸之柄而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藉令得辟舉如明興之初其所就當何如也嗟乎士之懷琬琰而就煨塵者獨朱公哉

劉處士傳

處士劉姓名漸字汝江新安休寧人其先自唐學士依仁世居縣前宋靖康末徙水南考古崖公某妣王氏處士生有至性幼從里社飲輒懷果餌歸遺其親里人曰是兒何異陸績耶七歲從塾師授小學輒問小學與大學何別塾師不能對也十五授經蕭山王某某微聞東學之學與處士語間及

業投種於識田中矣迨長廣額戟聲起望之凜然會島夷變起處士得善技擊吳生廷於家嚴事之畜刀劍習騎射三年盡其技古崖公讓之處士跽曰吾不忍赤子之塗炭也鄉人胡公宗憲督兵制直處士聞其大度徒步授以七策胡以其布衣不爲禮已取所獻策疾讀一過聳然異之遽物色其人而處士宵遁矣處士既負材靡所施用則托於賈以游兼主頓孔刁之責而錯綜其費用日饒乃時時有所縱舍奉千金古崖公佐其施宗黨里閭以急告傾橐濟之不爲靳閔稱貸者之貧僅收母錢或焚券不問者往往有之嘗言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吾卽以廉賈起家力本之謂何謀買田桐江老焉甫從業聞田媪歎息聲卽還券不責其直媪堅不肯受三反乃倍道而收其田性嚴急約僮僕如束濕薪一日盛怒發鬚爲豎處士弟遽持鏡向之處士大慙至是摧剛爲柔而彊陽之氣漸消矣時行林間聞有伐其木者恐盜覺而怖也望見徐而歸其能自克類如此始處士以

疾故棄儒而攻醫師軒岐已師柱下已又師竺乾蓋三變而疾良已最後晤龔存崖虎林論良知之旨與夙聞契委心聽之久之決潘入與不自知其神詣也歎曰乃今客得歸矣因屬子時中於龔而時相與放舟西湖談討名理片語會心必寄諸篇什所著西湖雜詠兒訓心學纂要諸編可攷也晚節語子時中曰昔吾聞釋白雲言命而不及性後問玄方朴素先生又言性而不及命心竊疑焉乃今始知之而獨不聞天命之謂性乎此三教之窾係在學者默識之耳處士生嘉靖辛卯九月二十四日初萬曆庚寅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配許氏子五時中時可時立時亨時耀時中博士弟子員以知學名處士爲不死矣

太史氏曰近世學者率以拘謗爲流俗所姍笑處士固縱睨無前其從龔先游也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乃不難折節以相師資蓋終其身樂焉此豈無得而然哉語云樹老傳果人老傳子卒之能開厥後以儒學聞有以也夫

洪孺人傳

孺人生歙烟村錢氏適邑中洪翁某某生豪豪生文衡文采文秀文顯文彬五人洪翁初食貧孺人來歸家四壁立孺人能節亡爲有久而若自然舅姑安之而母汪亦時時遣婢相給婢見泣謂曰嗟乎主生溫厚胡渠能堪此孺人笑曰若母言頃卽貧寧無異日幸歸謝吾母善自寬無爲兒感也蓋攻苦食淡閱二十年無怨色唯佐翁拮据蚤作晏罷以爲常久之翁家且日起矣會母汪寡居乃迎歸就養汪春秋九十有七以天年終孺人視臨歛塋哭盡哀歲歲寒食上冢祀至今不絕云翁嚴歲事孺人每丞嘗輒齋沐浴具邊豆菹醢無鉅細必躬親之客至翁留連張飲雖邂逅集語重觴累羞殷勤勸勞賓主留連莫能去洪翁至價傾一縣寔孺人力也性溫夷顧獨知大體子姪自外來謁必正襟與語足不踰閭閻遇諸宗人婦和而有禮有稱貸多委曲應之無不德孺人者子孫有微過從容訓誨令知改而後已時時立文衡輩于庭命之曰

我婦人也目不能知書然聞汝夜燈相對誦聲琅琅其樂卽金石不啻也道里中成壞近事縷縷甚悉曰此我所知也某也善其子姓寢昌焉某也不善其子姓寢微焉天道好還無爽毫髮爾曹其勉旃諸訓戒壹稟之禮則故洪氏子孫循循雅飭里中稱佳子弟者必推轂洪氏云文衡以今已丑成進士方謀從京師歸省親而孺人卒于家史氏曰文衡與余同門友善每道孺人之善語悛悛不能已也文衡目無流盼足無窘步卽材具未施用而能以珪璧之行發聞於時亦足覘孺人之內教已蓋婦姑子嗣不疚其難而能相依有成者人之恒也至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以亢厥宗則天啓其賢以庥洪氏非婦人之恒也往孺人病文衡母絕文衡乳乳孺人迨其終也文彬且剖股肉以進夫不知其施視其報觀婦若孫之事孺人益可以知孺人已余職在史局知洪之世德爲稔因備列其事於篇以俟論世者攷焉

謝母賀孺人傳

孺人姓賀氏新安郡人父鎮系出晉光祿大夫循後與謝公偕相知厚兩家約爲婚姻以故孺人婦謝公子黃谷君年甚少也而甚宜婦謝故饒至舅氏家稍落孺人執絲枲撰酒食敏而有法家倚以辦逾年舅物遺二叔幼孤襁褓間影相弔也而窘益甚黃谷君知不能以墳籍療困也不得已輟業則孺人脫簪珥屬君古有善微貴賤者一旦百息此珥願相百緡一矣君遂跳而走蕪城觀時角智效計然之畫孺人益自力持綬赴急以無遺反顧

附錄

卷二

憂亡何家日饒而二叔業漸成立矣爲娶二奴孺人不難以身下之筐篋錡釜必親不以煩二奴也久之知二奴習於家出諸資斧若田宅均析之無藉口拮据而獨處羸也至其羞賓客蠲簋盥又無藉口賢勞而推諉分作也二奴無不心服者事姑聲色無少違所進衣服食飲必適其節姑謂諸孫婦曰予願若等事若姑如若姑之事予所以報耳性樂施濟有以急來歸輒爲之出後亦未嘗銜以爲德閭里待舉火者數十人而于族親尤篤宗叔

蚤孤拊循之爲納婦校廬以居又有子女亡其父母者哀憐收恤不少置卽家人評語不爲動當是時資黃谷君之資以濟者甚衆而黃谷以善聞於鄉然黃谷稱於人曰是吾內之助也事黃谷君聲不揚屑無反生丈夫子三人猶迎君意置副室副舉子慈愛備至不知其非已出也相諸子材器所宜命伯仲世父業季若庶攻博士家言夜篝燈以機杼佐讀瑯瑯與書聲相間意甚樂之衣布食菲爲子婦先曰非不能美好顧無益於發志進業而

附錄

卷二

適以長過也其卓識類此居恒善病庚子益劇諸子籲天請代季刲股進得稍差辛丑聞黃谷君病旅邸副室且卒孺人以君無所奉湯藥也若勝子無所勤顧復也日夜憂而病遂革乃強起召子婦開筍出數線命之家事患不均均則長耳願均調如此線矣諸子泣受命乃瞑時萬曆辛丑十一月十九日距生嘉靖乙巳閏正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七子四長正芳次聯芳次庭芳卽刲股者庶子重芳庭芳與余宗尚明友善而謁余爲傳

太史氏曰孺人之徽多矣獨其處嫡庶者爲尤難置媵而喜媵亡而憂眠其子卽出毛離裏不過也江沱之悲不以小星之歎宵征猶以際後悔之恩沾在公之惠謂爲美談而詩人載之晚近世教不及女婦有如孺人絕去妒媚以安媵侍之筦簞使薦君子雖位分儀等非風人所稱於德奚遜焉余惜其不當采風之世與二南並垂於無窮故具爲列之士大夫佩紳玉具須眉而傷善妒前一女子之不若其亦可訾顏也夫

節孝王媪傳

媪臨潼諸生王節庵松之耦也姓姜氏渭南縣人父某舉孝廉早卒母張以節聞媪少負異質曉文義故受教於賢母率所事所言皆中儀法母張甚愛之選婿得王君者委禽焉時兩氏家比素封媪能不以溫厚自怠紀綱夫家至酒漿緝綴手自綜理婦二十歲所無雕文重錦之飾又懼節庵擁高貴倦於學也輒從吏之曰尊人起家荅研爲子地也子能以儒術鳴微獨亢厥宗卽區區子姓且有

藉焉節庵大然其言因賓禮之爲益者之友自是有助力爲多會節庵寢疾日劇語媪曰病不可爲矣母氏春秋高兒女子半在襁褓幸唯若焉依吾目瞑矣無何節庵捐館舍媪頓踊叫號一日三四絕復蘇痛自念從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計無如死潛欲以身殉衆覺防之力厥姑杖淚寬譬曰若爲死者死易耳顧老婦與伯父母無終貌諸孤無與虞水火也若何以謝死者地下媪意悟乃以義自斷盡屏常所服用髮免麻衣以居當是時姑與世父嚴而世母老且瞽矣媪曲事之食飲被服必稱所欲家一切倚以辦越數年世父與姑相繼沒媪率其子襄事如禮世父二子幼所以撫愛顧眠者備至教養婚娶各不失其時媪丈夫子二鵠磨砥厲之殫竭心力頃皆嶄然能自豎而伯且爲諸生有名於是媪之鄉黨鄰里咨嗟歎息曰王氏有子矣 國制節婦五十者旌於 朝并復其家媪年與格應有司上部使者將以彙聞而先

表其門媼賢聲噪一時以此總之媼事兩尊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雖之美主中饋課詩書愛勞之義表於宗門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如媼者起節菴於九原奚愧焉媼於母張業世其節而女歸張良玉亦以寡無二適化二母之屬也論曰婦道如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制也故江漲待符貞女溺旅舍斷臂王婦決惡疾偕老宋女貞早寡終養孝婦義自刑全節梁行高浴室畢命陰妻壯此其爲節豈復可軒輊哉然一日之決易而堅

韓節媼傳

節媼微之婺源人合州守余念山翁之少女而司空中宇公女弟也生而穎敏通書史饒志操合州公選壻而得韓生應泰以歸之生十有六年耳歸時韓獨有姑在踰歲生一子甫百日也而韓卒媼

欲絕下從者數矣姑止之曰我老無論若不爲韓氏如綫者地耶若死是死若襁褓兒也異日者何以見地下媼強削悲而起修婦事薦湯粥修灑惟謹而姑乃大悅曰微爾賢吾哀思無以解矣受其孤甚而能勞之少長卽屏去嬉遊督就外傳其歸自塾也程課不少貸口授書機杼中一燈熒熒至丙夜不休司空公嘆曰若代韓而家矣乃又能代而父邪亡何孤又殤媼乃大慟曰吾不幸而哭吾夫今乃哭吾子也於是韓氏聚族而謀所爲後者蓋應泰兄曰應軫子起龍弟曰應乾子文炳皆可立媼獨內斷於心曰夫爲嫡子母寧以嫡嗣乃定以文炳後焉其明於大義若此先是軫殤媼捐貲爲殯矣其次子夫婦皆死疫所親畏相及無敢視者媼獨率臧獲親爲含斂已念起龍之幼而孤也又取而拊之故文炳之忘其非媼出也起龍之忘其不爲媼後也蓋均母道矣居恒無穢褻綺綺之餘而急赴義好施予爲韓氏建宗祠具祭器伏臘烝嘗之典靡不汰然者聞書院徒杠圯曰是學者

所以論道肄業者而可後邪亟庀工繕之且置田若干爲來學者資焉所謂富好行其德皆此類也媼年十七而娶三十三年而艾乃其心若一日也方媼盛時欲奪其志者百方卽父若母不能抗也而能以死矢之當其時而死卽死矣而閔然爲血食計俾夫應泰無子而有子韓氏絕而不竟絕也豈獨志行足稱卽其識過人遠矣合州公與司空名德伏一時其念媼形之篇什不置有以也夫頃天子下公卿有司修節義之事會媼年與格應而司空子昌祚謁余爲傳以俟采風者觀焉

李節母小傳

繁昌縣節母胡氏邑黃許鎮人先世多以詩禮顯者及笄配同邑李熠未幾熠歿遺幼子基在襁褓中母抗志存孤力撫教之雖儒學未就而弦誦之業自此萌芽矣基生丈夫子二長伯達次世卿咸嶄嶄自樹隱德未耀達無嗣卿生子三人種學績行能亢其家聲駸駸然有騰踏之勢蓋稟母教也母言笑不苟瞻者原族族人非冠幘無敢以見示

食無所芬華而一出其手務致精潔勤勞紡績家業日起課子及孫尤不以慈廢視族子女無異已出每歲歎嫻黨有乏必以布粟餽至歲除偵不給者補之豐凶不問也當大事言論侃侃強者化弱者振教化同姓風起一方郡邑累以禮旌年九十餘而卒

太史公曰婦之事夫與君臣等耳孔子不薄召忽之死而管仲之功猶然亟稱之蓋捐軀殉難節士所輕爲而開國承家貽休永世非材莫與也況材與節兼茂者乎卽此以論母可以知其難已母諸孫一恂與余游久言及世德請爲之傳輒爲論著之

翟道侯世家

翟道侯姓漆雕名黜故上黨產也孔門達者七十人漆雕氏有三黜獨棄其學而從芬里氏遊因名其家遠祖隄糜漢給事中每令僕丞郎寓直必命與俱陽朔中拜客卿元帝欲大夸胡以多禽獸盡驅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爲戲農不得收

欽楊雄上長楊賦以風寔廢與翰林主人草定之時不能用隨雄守太玄以終八世孫龍賓娥綠娟秀明皇喜曰安得寧馨兒乎手書龍香二字以賜安祿山亂扈上幸蜀時時磨盾鼻草檄書薛稷論其功封翟道侯兼平章松滋膠陽二部事龍賓効子孫至突不得黔當五季而黜乃生迹跡新安山中獨奚超超子庭珪識拔之焚膏油相厲顧性膠柱謫爲城日春賴奚調劑之因定交於杵臼之間醇如也黜世業鈎槩至是得師匠摹範之面益工

會李主起江表詔求文士急庭珪以豹囊載黜而西三沐三熏之薦於上左右見黜面貌黧黑不爲重上一見知其材親爲拂拭曰卿固儒席珍摩厲以須令寓內同書可乎黜頓首曰臣以黧黧被收憂心如擣幸上磨礪之雖漆身以報何敢辭即日同歙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純拜秘書郎有詔令典策必更四人手稱爲文苑四貴云上第景遂景遠景達日侍遊宴嘗登樓賞雪賦詩命李建勳徐鉉輩和之景遂集一時名筆爲圖御容屬高

冲古法部絲竹屬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寒林屬董元詩書畫爲時三絕皆黜往來摹畫體爲皴裂上撫之曰卿以摩頂放踵爲學今果然矣乃命世其侯爵增食邑三百戶嘉庭珪造就功賜姓李以旌之久之白與純多引新進自代獨星負固而惡黜之加已上也譏曰黜居官緘默且無潔白稱黜聞之歎曰若知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消磨矣因亡去上曰古云江淹才盡今見之漆雕生矣遂不問黜面如紫玉脊有雙龍文芬香襲人

管陞水市月不傷其異如此子九人族姓殆半天下而居新安者最良今給事上方不絕

太史公曰黜崎嶇離間歷數百載能不失封爵豈非以其功哉文士類盛氣忤物獨黜門風寬博非目不識丁者召輒往豈其尚同兼愛固然歟庭珪父超子承晏三世與黜睚眦非庭珪無以成庭珪非黜亦無以名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豈黜與李氏謂邪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五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六

神道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留都爲國豐鎬民物浩穰大猾相磨牙爲姦利世號難治京兆又天子重臣唯旦夕坐待遷以去余弱冠所覩記名舉職者獨劉公公精敏果毅事

事致於理嘗歎曰禾莠不並茂與吾愛莠無寧愛禾也於是舉正羣枉禽摻芥斷姦吏咸廩廩奉法請託不行一尚書以事囑怒曰臧吏敢爾邪起奮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尚書臧與臺僵矯矯劉公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是歲比士於鄉公總簾内外部署勤甚得人爲盛余淺薄亦幸與焉頃備員史局晤公子懋武都門公捐館舍二十年往矣相與把臂道舊懷然泣下且屬余墓碑使補其闕則曷敢不承按公嬰年知斬斬自樹一日之會城直周藩選壻用事者奇公材欲鉤致之輒走匿密室中以免蓋屹然有巨人之志焉少明毛詩戴氏禮兩經嘉靖辛卯舉鄉試甲辰第進士授

廣平府推官賢能十最薦剡徵爲吏部考功主事歷稽勲文選一切戒嚴閣人母入私謁分宜柄政子世蕃以鬻爵干諸郎公峻拒不納蕃深銜之謀所以憾公者會遷太僕寺少卿亡何出補陝西叅議一時輿論藉藉公顧不以屑意也遷山西副使甫蒞官卒王慶率衆以夜畔城中大駭公知慶有嬖妾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攜孥輒斬其首以殉餘黨瓦解遷陝西叅政進按察使時大旱一城亡所得水公相解舍旁當有泉鑿之泉源涌出一郡饒給居人神之名劉公并云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歲侵民苦饑出美金大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甲子遷應天府尹滿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寇黃中負險猾驚公奉敕會湖湘兵討之屬妖人蔡伯貫乘間嘯聚鹵掠郡縣勢張甚公策曰中穴鼠耳直以泥丸封之伯貫出柙虎也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貫一鼓殲焉已回兵向中中大怖乃所據牛欄坪者險絕甚才通人中夜當道垂巨索屬鈴百餘勒卒更番守鈴索一動礮

石交下人無得免者公斬木百章爲雲梯陽攻之
微察山旁側有少鑄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并作
呼聲震巖谷中黨戰栗莫知所出以爲自天而下
也不戰而潰當是時不三月兩剪大慙如竈上埽
除公勞爲多捷聞 上大悅賜文綺白金羊酒勞
之丙寅入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戊辰轉南都
察院右都御史進南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參留務
庚午入爲刑部尚書公歷三部錢穀則慎出納戎
兵則務脩飭獄訟則尚矜卹時推老成持大體無
出公右者在戶部嘗奉 詔疏薦侍郎趙貞吉布
政使曹金荆守趙賢郎中呂藎孫應元後皆著聲
實爲名卿其人倫之鑒如此今 上初元累疏乞
骸骨歸歸則築園圃植花竹日與賓客談說弦歌
飲酒往往終日視向之功伐榮寵泊如也公爲人
內行甚備事兄如父忤兄子如子瞻族寡婦若祖
姑生予裹衾歿爲殯斂而又疏聞於朝旌之棹楔
邑博士旅歿者助歸其喪他如請均田議增城蠲
重役定水禍爲德於鄉不可殫述非特以宦蹟著

而已公字體乾世大梁扶溝縣人明興原明者爲
刑部主事生讓讓生淵淵生憲憲生興濟令瑞瑞
生國子生東實公父也配淑人范氏生公兩世皆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配李氏封淑人
子男一卽懋武宗人府經歷娶李氏封宜人孫六
克夔克稷克契克伊克傳克周女九人適名族歿
萬曆壬午正月十有三日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
三日享年七十有五訃聞 天子震悼賜諭祭命
司空治塋城西南原於時少傅郭公旣銘諸幽矣
余爲列其大都刻於墓道豈獨文劉氏而示其子
孫乃亦以慰余鄉之人焉銘曰
侯侯明造羣獻在工相協三朝時維劉公劉公顯
允文武爲憲威伏寇懷惠流寓縣自公爲士日購
異書率其所學以綏閭閻奮而卽戎貔貅虎指
揮進退受若兒女武職以室文懿而恒有偉劉公
爾取其長公文嘯施近而輦轂公武載揚遠乃秦
蜀 帝閔弗靖咨公視師梟狼革風乃恬乃嬉
帝聞而嘉錫之金帛公曰臣愚敢貪天力 帝曰

爾賢作朕股肱三典喉舌藹其膚公幣金市珠匪國之病公曰咈哉矢不奉命豈其權門瞻望踟躕迴翔藩臬公心日娛詘久且信出勅以處矯節完名哀榮終始雅歌吉甫碑名太丘誰其詩公以視漢周公歿廿年恫如始歿撰德饒氏公則有子

楊太母黃孺人墓碑

太母以嘉靖癸未下世塋澤塘上原其兆爲堪輿家所卜形相吉甚四世孫太常公時倚以進士高第起家歷官太常於孺人稱太母云太母初歿則

欣賞

卷二十一

邑人郡守蔣公爲狀揜坎則望郎姜公爲志若銘旣封樹則太史葉公爲碑距今七十餘年往矣志銘在坎下不得見碑已仆辭無傳太常公懼淑行湮滅無以示百世也復鑒麗牲之石檢舊狀屬余爲辭余惟人情近則慕遠則忘太常公爲四世孫乃篤念曾王母願爲傳盛媿而永丘壠夫非不匱之孝邪余故按狀爲辭成太常公之意太母黃之自出父河泊君以貲雄其鄉狀貌魁岸縣大夫偉其人舉授河泊孺人生有異質河泊君不欲予凡

子會太公父正科公署篆稅課局河泊君載酒至遇太公於門大奇之曰此吾快婿入語正科公郎君異日必有立願以息女女矣時無寒條在傍兩人從席上分襟爲約踰年太母歸楊氏裝賄甚盛乃悉置錦綺珠翠易以布素有王母在堂太母奉姑若王姑孝養備至太公方爲諸生餽學宮日孳孳下帷閭內外一切倚辦太母無不當其意者崇仁吳康齋先生以文行名于世太公嘗同婁氏兄弟師事之康齋先生知太公有內助也亟稱於人聞者嘖嘖楊氏有賢婦矣正科公視篆久頗自厭薄詣郡守求解守以楊氏世國醫自高皇帝迄今傳已累葉柰何一旦斬焉則罷太公諸生令赴部襲父職太公入京師游公卿間厚具謁贊又廣市書歸則盛治先世烝嘗費不訾會正科公卒姑若王姑繼之太公亦復繼之喪車四駕楊氏之室如掃矣其時二子未婚三女未嫁太母乃出外家所遺裝兩奩鴈三結褵而又慮二子無以生也則易所有及楊氏產得千金付伯子爲計亡何伯子

大亡其財太母以爲吾兒數奇爾置勿問太母少長膏腴一旦貲賄盡處之怡然中外聞者以爲有母如此柰何晚而食貧于是太公從弟雄婁公司訓諒方伯謙及諒子性時時遣人問餽太母以爲常故得從容程督二子而亢其家聲年八十有三而終至今邑中言內範者必歸之可謂賢已余嘗觀于家之興也必婦德貞一凝承單厚而世澤乃延太母之於楊不以貧富有亡而家道常存也其課二子不以隱若顯而令善常積名常聞也貞一

著矣太常公歷位顯融雖所自樹立而寔太母開之嗣今以往福澤未艾如日之方升則貞一之致也獨形相也與哉余于楊氏有厚望焉以是不辭而題其碑曰此有明太常卿楊某曾王母之墓

河南左布政使龔公元配封夫人趙氏墓碑
世有四德六行載在彤管淑慎方乎古人鄉國推爲女士動有懿範歿而可思者其龔夫人乎夫人趙姓世居楚之江陵景泰間占籍公安因爲邑人處士文深之女贈中憲東谷翁之婦河南左方伯

春所公之妻鴻臚序班仲純舉人仲敏駕部員外郎仲慶國子生仲安之母也初封安人再封恭人最後封夫人三命茲益恭夫人有焉幼而詔異長而婉穆蘭襟內映蕙質外朗由是宗姻延賜遐邇騰譽選於令族來嬪龔氏爾其歷堂仰侍由房下撫非儀莫彰恭舒並得時中憲公之喜士賓御盈門錢恭人之被疾醫巫踵至夫人不離脫簪珥以厭客扣神明而代母孝思維則道其遠而丙辰方伯公成進士官刑曹爲置側室高副焉關雎之義審以求賢小星之風仁能達下迨夫僉憲豫章備兵甌粵一則減敲朴而參高涼之獄訟一則勸撫綏而緩渤海之誅伐卒之邦有祥刑兵無濫殺寔夫人之助焉久之方伯以通泰兵備晉河南左使宦業旣著子姓日繁夫人上以知止規君子下以強學勗緩嗣疏傳揮金洽一鄉之樂泰瑛垂教流三世之業故子孫嗣起彬彬焉藹藹焉或句傳於畫殿或司與於夏官或贊序雍容或公車騰進卽劉殷家興七葉鄒氏亭參五馬不足多已斯時也

夫人綸誥三至渥恩游錫朝廷美其揚名閭里美其多福乃身却綺繡手勤縫紉每晨昏定省必嚴教督曰自吾婦於爾家未有以簪纓著者今爾之有皆祖父之餘也子若孫尚無盡其餘以長有茲日又曰乃父積既廩拓田廬不盡畀若曹而推以贍族亦惟是念祖父之餘也其能專食焉而忘乃父之志於是野有田園聚族人而同有廩饒粟帛散隣媼而無餘其明于大義如此晚節損服玩斥愛染間津淨域皈心化人法海汎乎仙舟擅林游其智刃斯又物外之曠觀非區中之常戀者矣辛卯二月四日適感微疾輒瞑目西嚮恬然而逝鏡奩不御珠匣沈光感茆莒以增傷瞻蓼莪而問極嗚呼痛哉距生正德壬申六月一日享年八十子仲純娶祝氏仲敏娶袁氏仲慶娶封安人陳氏夫人出仲安娶毛氏高出女二適袁某曹某孫男七世諱世煒世焜世焯世燁世燁方伯公以某月某日葬夫人某山之原禮也先是駕部君以御史建言左官白下與余談討爲文字交至是以其

甥袁太史某狀謁余爲碑嗟乎文伯子與之親賢母也而婦德無聞伯宗文度之妻哲婦也而母儀靡述孰能湛明賢懿聖善溫良垂閨壺之深規弘庭闈之至範宣昭譽問若斯之盛者哉江漢來同丘原鬱起佳城白日儻逢幼婦之詞瓏樹青松或表賢姬之墓銘曰

冀爲堅喬趙乃益後望偶德齊崇其婚媾既宜伉儷彌飾言容人稱郝法尼談謝風象服魚軒從夫仕路日有嘉言從容披露佳兵靡祥淫刑兆怒如耳有瑱遐不霍寤猶明止足早勸懸車始辱是遠丘園日娛萊妻疏傳光照圖書婦事一時母臨二葉禮能上載恩逾下接江汜均慈鳴鳩一德祥開夢兆服媚蘭蓀女歸名族男服明恩絲車齊軫畫戟盈門七族承和九闈連慶無福不臻有譽斯盛文衣莫御智翰思凭法流方衍電影先過星凋玉井月掩金波珠簾雲滿粉壁塵多蕙帳虛嚴蘭房幽寂樹暮烟淒瓦寒霜白象設空存禕褕成昔悲風夏水古木龍州繁筵淒切輕旆夷猶腐勝猶烈

珠匣誰收大化忽奄不朽者行采蘋趾美謠巢侔
盛慕切寒泉哀纏明鏡形管摘詞千載流詠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七

墓表

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儒學訓導蛟嶺黃公暨配郭氏墓表

公諱流字在中姓黃氏別號蛟嶺先世澶淵人洪武初有唯政者遷內黃又爲內黃人公子人行君登己丑進士與余同籍余賢重大行君因嚴事公云昨歲公以明經謁選銓曹杯酒過從雖春秋高矣而神甚王笑談終日夕無勑意其百歲不啻也

尋授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訓導堂邑轄東省而與內黃錯壤公之任取道于家大行亦以使命至姻黨宗親門生故舊以次稱觴爲壽里閭間嘖嘖歎美以爲盛事之官才一月而病耗至大行馳往省之因與疾以歸終于正寢嗚呼惜哉公考槐欽天監訓術有隱德歲歉不責逋負且出券焚之曰無以此牽其心也課子以質行爲先公能仰體父意讀書學古毅然以貢士自期待西北數遭兵燹禮法疏闊公居母周氏憂哀毀骨立水漿不以入口

久之歲時若諱日祭輒潛潛泣下不休余鄉司徒盛公好古士也按部內黃悉公履大加歎賞以風厲多士云繼母甘家族零落母與姪蕭然食貧公于其舍旁置膏腴地歲致十餘鍾贍之佐弟源輸粟入賢關會泰宰遺孤三長者七齡餘在襁褓中公撫之無異己子後孟若仲爲縣諸生有文名而季亦能孝弟力田斬斬自豎矣公謂關生世亨曰吾一子三姪薄業無幾必爲四分給之無埤其有不足之歎易簀時大行跪請遺教第云爲百姓作福而已他一無所言嗟乎此可以觀公矣元配郭氏扶衰出泰合其孝慈賢名臨一時後公十有四日卒公生正德辛巳十月八日卒萬曆辛卯七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一母生正德庚辰與公同月而先五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一曰吉士卽大行君娶張氏繼亦張氏女二適董四國張四位俱縣諸生孫五龍文鳳文麟文鵬文彥文曾孫一大行君以十月廿八日將合葬于高官莊之原函關君世亨狀求表其墓余不克辭則爲之書曰嗚呼世

知孝其母者有矣而孝繼母者爲鮮知孝繼母者有矣而孝繼母之母者爲尤鮮公母人之女而不遺其母買田贍之應仲華之梓樹宋過庭之泉水寧足多乎迨子姪分財哀益多寡抑何其慈仁均一也夫幻形有盡而魂行不朽余故表而出之俾後之徘徊瞻拜者知公夫婦一德齊齒而迴其浮薄以勉爲忠厚者其在斯也夫其在斯也夫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友人檢討周君上封事請旌母節并請予告歸葬

其伯母疊疊數千言情會絕痛余讀之爲呼唏涕淫淫不禁也略曰臣如砥生九歲而父倍母于不食旬日死臣世農家遠城郭母率天性不自知爲節人亦未有名其爲節者逮臣長有知識不難剖心以明母烈而以部例事涉久遠無得繫奏臣今濫竽侍從滿三年考臣父母俱拜恩贈又以令甲命婦無旌是臣每之節前束于例後束于贈而不得一表于世也臣甚痛之且臣非伯母孫無以及今日伯母撫臣兄弟若妹恩罔極而臣未能以秋

豪之端報也當臣與弟如京舉於鄉則伯母子如綸先舉而臣有養不能加之豐及臣選讀中秘書則伯母又以如綸考最封而臣有爵不能加之貴伯母乃不幸死矣伯母葬臣之父葬臣之母而臣不得葬其身伯母養臣及兄弟及妹之生而臣不能送其死伯母撫臣三十餘年之勞而臣不能爲一日之哭是得爲有人心乎臣不及躬訣視歛含梓主上恩之令得以一撫輿賻疏上下大宗伯察文所司核母節旌之而歸葬伯母也厄於例不許蓋孺人有子水部君能自爲葬也無何水部君以書屬余表文林公暨孫孺人之墓余服聞君兩尊人義甚高其曷辭乃撮其大者曰公諱民字振卿父處士娶張生伯仲繼呂生叔若季叔爲公季爲檢討君父公性嚴重於孝義篤至七歲授經術善屬文稍長涉獵群書甫寓目卽成誦同舍生嘗揭歲曆一紙從醉中強公一讀詰朝誦之甚悉也補博士弟子員名冠七序累舉省試輒報罷會季早世絕意不復應舉縣令爲勸駕不聽近屬力以

請公泣謝曰往吾所爲力下帷者以季在吾可無顧于家乃今天奪吾季以諸孤遺我內顧重矣吾惡能復從頌佔俾如曩時邪隆慶丁卯以明經上不就銓例授廣文還視季子伯不能儒則授資囊使賈賈大亡其財置不問日惟程檢討君及弟孝廉君與水部君而課之學若非是且無以報季地下者念地卑苦潦則買地鑿渠東注之沽田數百頃得爲沃壤鄉人至今賴之宗人旺病革屬之妻女公嫁其長女而爲次女擇贅婿奉寡妻諸爲德

於鄉大較類此不獨於季弟所託孤無負而已而公顧獨以託孤義發聞於時藩臬行部使者及郡縣大夫無不知公者表閭棹楔前後相望卒之日門生四十餘人私謚公文敏已以公居親喪哀毀異甚不愧吳隱之更曰孝敏云配封太孺人孫氏與公齊德奉舅姑睦娣姒于季婦最驩季死季婦絕粒伏牀者旬日已持子女強起頓首孺人前曰以是藐諸累矣孺人知季婦不可奪爲抱弱女而撫其背慟曰若以此重擔遺我乎蓋孺人二女一

子季婦三子一女長者髻次者鬣幼者襁褓啼號左右悉孺人身提挈之家貧僅女奚一人諸爨炊澣濯又亡不出孺人手孺人四子三女壹體視之不知其有出于季也間里見之以爲孺人四子三女亦不知其有出于季也卽季之子女亦不自知其養孺人出者孺人視諸孤語笑喧阗必譙訶之不以慈廢迨就學邑中念其遠也持其踵爲之泣久之檢討君與孝廉君爲諸生且鄉舉則孺人從文林公出季若季婦主而哭之曰若兒業諸生矣已而曰業鄉舉矣及嫁季女出主而哭猶是也孝廉君娶婦得外家笥中美金持獻孺人曰如京敢有私藏孺人稱其孝笑而受之後孝廉君以從師受春秋游學數百里孺人卽以笥金爲游資不令孝廉君知也以爲常居恒布衣疏食既貴不改諸子獻綺縠不欲逆其意受之旋以給人人庚寅水部君治襄陽考最詔封父母孺人冠帔象服北向叩首畢卽韜笥中曰無以易吾素也其天性澹泊如此余嘗言死與立孤未可以軒輊論也蓋捐軀

於所天也其情真而竭力於猶子也其勢高慷慨於一日也其道易而拮据於終身也其事難義哉文林公與太孺人之爲也隻千古無垠矣先是檢討君奏上少宗伯孫公議曰例命婦無旌謂命婦而抱節其恒也于從田間殉夫難詎可以曩例格哉余曰婦賢賢以節兄若嫂賢賢以義賢等耳顧以輓近世觀之節常有也義不常有也當竝旌之爲世勸一時輿論大遑之雖未卽以行而檢討君竟用其意引疾歸襄葬事余先爲書曰是墓也明

高義贈文林郎周公偕配封太孺人孫氏之藏而題者鄉人翰林院修撰焦氏某云

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表公以盛年謝事嚴居留意問學往丙戌羅近溪先生至金陵余與公詣之先生論明明德之學公曰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先生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公聞之有省自是浸浸寤入矣一日過余蓮妄庸子以文成公爲詬病公愕曰何病曰惡其良知

之說也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余絕嘆以爲篤論病廢以來方期與公更相切劘而顧舍我逝矣痛可言哉公嗣太學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宣義鄉龍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曷能辭公諱汝循字敘卿別號鳳麓先世浙之永康人國初徙京師爲錦衣衛人少警敏能文辭嘉靖乙卯應天比士學使者選高等應試卽中其科明年丙辰成進士授河南杞令才弱冠耳而杞劇縣公剗割之游刃恢然挈持綱維鋤削荒蕪既有緒乃時時延見諸生講解經義又以其餘力與詞人倡和爲詩風流文采聞汴汝間籍甚庚申遷南刑部主事已督郎中有僧爲姦十餘年無能發者公廉得之置於理都人大快之滿考以異等擢大名府知府大名俗獷悍多盜其魁杰往往橫行旁郡縣吏不敢名捕公合衆力擒之詳盜爲徙去境內一清郡當衝漳衝而累土爲城水至不可恃梧公決策庀工伐石

參鍾具興功成屹然爲金城水不爲害士民豎碑
頌德且爲祠俎豆之三載治最當選有仕族子坐
不法直指檄公鞠之得實抵罪當是時爲惡者不
敢怙勢以奸法爲吏者不敢懷私以市德輿情大
伸而邪黨側目矣逾年京察卒以南部事中公坐
降調公杜門却掃者十載著屏居集以見志會當
事者惜公材起於家補湖廣桂陽州同知尋轉知
四川嘉定州州民健訟公下車治首惡數人訟爲
之衰越雋兵事起轉餉千里民心洵洵公潛遣幹

吏囊金往糴之事集而人不困諸飭學校裁里甲
時征輸科條略舉薦者相屬亡何入計直指假公
驛符以行時相方嚴驛禁意惡之獨於五十七人
中視公官物論翫然不平然公往返湖湘泛洞庭
度三峽登峨眉登臨弔古自謂爲勝事意未嘗不
自得也迨歸益涵肆於典籍而時寄懷於詩歌又
喜行草書皆可愛玩短章醉墨落筆人多傳之居
恒儉樸間推所有周宗姻之乏暇與同志結淨社
相羊禪誦以爲常萬曆丁酉十有一月二日終於

里第距生嘉靖乙未六月十有五日享年六十有
三高祖林曾祖昇祖慶皆不仕考諱鍋以公貴封
南刑部署郎中事主事母梁贈安人繼未封安人
配王封安人無嗣以從兄璋仲子景春爲後卽太
學生娶葉氏孫世昌聘黃氏所著有錦石齋集若
干卷行於世嗟乎世之績學不及覩其理有言不
及施於政白首汶汶者不少矣余嘗奉使過陽平
大梁問公所以爲政者士大夫謠吟之至今夫於
郡邑爲良吏詞苑爲雅人而於道爲知學者亦足

風已立石刻辭豈獨以示其後人也哉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鐵峰蕭先生墓表

先生蕭姓諱與成字宗樂鐵峰其別號也趙宋時
諱國梁者乾道中狀元出知漳州國梁生煜左司
郎中煜生洵廣潮陽令愛其風士遂家之潮有蕭
氏自此始九傳諱廷國有馴行語具郡志中是爲
方齋公先生父也先生少敏十許歲讀書迎解
下筆有奇語每一義出學者爭傳之正德癸酉舉
廣東鄉試第一人進士財弱冠耳執政者

才之選讀中秘書已授翰林院檢討嘉靖改元上
三宮徽號封父方齋公如其官母郭配鄭皆孺
人癸未同修武廟實錄有金綺之賜晉修撰乙
酉冬方齋公卒於家丙戌訃至哀毀幾絕比歸苦
塊不見齒者三載既免喪當北上先生嘆曰母老
矣曩者以斗升之祿而不及視父訣也忍再蹈邪
會肅皇帝思得文學士潤色大業意甚盛都御
史御史累疏先生名上有司勸駕者趾相錯先生
終不應當是時先生之孝若恬天下無不聞者既
得謝事太夫人跬步不暫離出必亟反曰得無孤
倚間望乎女弟某太夫人心念之歲時餽遺必使
稱太夫人意季女弟早逝遺孤鞠而婚配之如已
子弟光祿君與潔先生愛之甚年五十猶同爨食
所營悉出先生不以煩光祿君諸子畢婚乃爲光
祿君繕第宅舉其業均畀之光祿君謂先生長有
六子而已子二不欲使二人者均六人之業辭弗
受先生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
耳不知其他讓弗決請於太夫人太夫人命以十

四千光祿君乃止居恒非古今孝友事不道曰人
不報本非孝也不睦族非仁也於是特置祠與祭
田若干畝祀父方齋公又推方齋公意割租五十
餘石祀外王父郭公奉使過漳郡捐貲五十緡助
修祠堂祀初祖狀元公至今鄉之人靡不舉先生
之孝爲子孫勸世爲望族先生捐貲拓大小宗祠
修譜牒行宗法以聯屬之族孤者貧者不能喪與
嫁者多爲之助而裋身顧廉甚被命封靖江王却
其餽王疑先生難於顯受也以二亩實前物再以
餽先生竟不受或持百數金鬻先生海產既市月
懼無所牟利欲改悔而不敢先生聞之曰奈何以
我故而損若也卽召還之其約已而厚人類如此
巖居三十年不以片札抵公府有冤抑則力爲暴
白不令其人知也先生負經濟才以奉養太夫人
故而不獲施用會長子端蒙由庶吉士改御史戒
之曰御史故嚴重務引國經覈吏治以佐百姓急
母第爲民病御史唯唯所至輒有聲比之京復畫
潮民瘼六事令上之先是邑有虛糧數千石歲爲

民害先生白有司以郡廣濟橋鹺稅代之迄今爲便城河饒海沙潮至輒墮舟者以病先生言於有司弗聽乃身護浚者而以已貲給焉歲大旱長吏禱雨不應鄉父老奔謁先生乃齋沐率鄉人以禱卽應後歲旱鄉人累以請先生輒禱輒應屬大侵先生稟命太夫人出粟煮糜粥食餓人死者收其遺骸用是饑而不害邑城濱海額設守禦兵歲久盡廢島夷數十艘薄城下士民震恐先生率鄉人設策防守賊夜自引去鄉人益仗之事大小必告

以此嘉靖丁巳五月三日以天年終距生弘治癸丑九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鄭孺人繼沈以子貴贈孺人子端蒙卽御史前卒娶姚氏封孺人端賁延平府同知娶方氏端升羅城縣知縣娶陳氏端晉娶姚氏端漸娶莊氏端渙娶郭氏孫十四貽初端蒙出貽祉貽祝貽貽福貽端端賁出貽箴貽堂端升出貽聃貽憲貽旃端漸出貽長貽朔端渙出女孫若干人皆嫁仕族賁升等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山之原以兩孺人附焉書來

觀焉

屬余表其墓余謂先生之秩人之思自振迅者咸迫欲得之先生遽拂衣以退退而不復進夫國家以科目羅士雖偶得之而鉅公名人多出於其間如先生可謂其人矣而竟不至柄用以殤其試於事者又小而不盡其才然至今聞之令絕裾之習變孝友之道興泣玉之風微恬夷之路遂蓋未爲無用也端升念菴先生弟子與余以學相切劘三十年弗懈余旣熟先生盛德而又辱爲詞林之後進誼不敢辭爲書其大者如右俾式先生之墓者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

國朝之學自陽明公始而安成鄒文莊公寔從之遊自後浸衰而吾師天臺耿先生復大振先生倡學京師與文莊子方伯公友善方伯公遣子德涵稟學於先生卽僉憲君也德涵君諱字汝海早聞家學挺持有大志迨先生董學南畿學者雲烝豹變而都人士被其教爲深君聞風而至與余輩上下議論爽然有會於先生之言進而相質正未嘗

不嘆君一日千里也蓋于時士汨於見聞知識而君能得其本心自是志意勃發壹以立人達人爲任先生甚器之會方伯公督山東學君往省方伯公簡譽髦與之遊處君以其所自得者隨機開發因而興起者爲多隆慶辛未成進士授比部主事先生以內臺召至君聯合同志日相講於其門汲汲皇皇若不能須臾安者時謂孔門得顏氏而門人益親君蓋庶幾幾焉亡何陽明公從祀議起在廷多異議君上疏爭之略曰守仁直契本心似禪辯駁先儒之言似訕愛惜同類似黨慙慙接引漫無揀擇似愚戎旅間聚徒講學似迂然本其心無非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已此雖以釋議者之惑而亦君之胸懷本趣也時江陵當國惡言學又君鄉人御史劉臺上書詆之謬意疏出君因稍遷君員外郎隨出之僉憲河南巡按御史望風疏論君於是遂拂衣歸未幾而以疾卒憶是時世爭言性命之學然而剽略於語言滯癩於形跡茫昧影響而已自先生開示學之津筏士始知以悟爲宗日用

之間懸解朝徹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得也而君尤師門所屬望藉令君不死必能更相細繹以益推明先生之道於無窮而君下世矣惜哉初余與君群居金陵者三載又庚午秋同舟北上明年三月始別去見君孳孳求友如不及雖知敬愛之然余年少識事淺謂世且多如君者追今三十年世變日新同心凋謝求如君之髣髴邈不可得然後知樂聚之難常而君爲不可及已君生嘉靖戊戌五月二日卒萬曆辛巳九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四配賀氏子男二長曰袞娶劉郡學生次曰袞娶萬繼鄧太學生二子以壬午九月二十九日葬君槩本禮坑之兆其世次官邑與事行耿先生具志於幽堂嗚呼君之用不究於時而學未見其止此不能無遺憾也而已足以表見於後世余故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於其墓之原而以慰學者之思焉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表
主上頃以三殿災閔訾算畢竭權姦至以鑛稅役

開之中使四出釀海內無窮之禍商旅藉藉曰安得前張御史一昌言於朝而已吾患邪張御史者穆廟初爲南臺御史建言九江稅爲民巨害不可增穆廟感其言中止故人傳之至今鄉君爾瞻曰公言未用什二安知今無建公者舉而行之命公嗣祖延廣其書世所行起草錄是也憶公所稱身歿而言立者非歟公諱啟元字應貞元季有奇甫者來居江西之龍泉始爲縣人奇甫生天誠天誠生永祥永祥生銳銳生賜烈賜烈生琅配彭氏公父母也少赤貧忍寒凍讀書人累擢之不爲動嘉靖丙午補學弟子員壬子舉於鄉已未授浙新城諭新城師生餽率諭收於民入恒倍公却不納辛酉典湖廣鄉試壬戌陞山東滕縣令至則墾荒地招流人條八策於張中丞而行之他如均賦役防火盜禁溺女裁馬丞惠政悉舉甲子復分校山東鄉試會黃河決蕭陽築隄之役波及滕人公以去就力爭之民奮曰詎可以我故失公於是競持畚鍤往甫掘地得金錢千萬計事濟而民不病

丁卯召爲南貴州道御史以登極恩贈考琅如公官妣及配高俱孺人公曰上恩渥矣其何以報先後疏十餘上馳馬禁中與遊觀南海子也而諫高拱之橫馮保李芳趙芬之暱也而劾奉常周怡給諫陸鳳儀石星之忤也而救其所劾切皆人引避不敢言者不獨止湖口商稅一疏而已公隨以侃直出僉憲事而亦以此名聞於時濱行屬有舉刺屬吏爲前直指劾罷者三人公心知其枉乃以列薦牘或曰前直指方按部閩中何爲犯之公曰違心附權吾不忍爲也會龍溪令不法直指以鄉曲故庇之公竟置之理蓋備兵漳南二歲且拂衣歸矣公歸卜築龍江而身往來於二邑間蕭然樂也萬曆丙申正月四日以疾卒距生嘉靖乙酉十二月十有五日享年七十有二所著務本錄宗範宗譜及前奏疏若干卷公以吏治顯而內行尤淳備恨親不逮養每祭泣下霜襟砥猶子衣食教誨之如已出而時代償其逋嘗周故人貧而中念不已或曰盡厚諸公曰吾更有急焉故也以此

觀之公之於宗姻篤矣自仕學不明怠者曠於職以內妄者言於職以外冀以譴衆而取世資公令嚴邑則知拊下爲御史則名敢言遷外臺則能執法譬若珠玉然山暉川媚在所見珍碌碌者後矣祖延從爾瞻遊有學行以太學生南來屬余表公墓而不獲辭也乃授其大者饒之隧道今來者考焉

表 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心夔樂公墓

始余通籍時輒有意當世賢豪君子聞虞部樂君元聲者侃侃朝廷間聲稱藉甚余幸得一當也後三歲壬辰與禮闈校士之役所薦拔十有五人今客部君和聲在焉兩君擅東南之美以球琳琅玕並登清廟一時賢士大夫無不倚以爲國器因得悉封公云公諱九德字君采別號心夔少以文雄諸生旣老以子元聲貴封工部虞衡司員外郎上世相州湯陰人宋岳武穆王之子也武穆子續忠侯霖霖子鄂侯河河勸良嘉興郡小城隅金花方

家焉珂生承事郎親親生江夏丞邁邁生監泰州酒庫涇涇生金部主事琳聯華國圖世載明德隆然浙之望族矣時胡元與岳爲難乃以樂命氏自琳始八傳爲鳴迅鳴迅生商爲東湖公配金氏生封公公少磊珂有大節時海寧猾以獄中東湖公公前奮曰吾固在也而難吾翁爲卽詳誤願以身代比至邑見許今天贈者慷慨白見冤狀立解散去而公遂奉東湖公以歸于時征賦叢沓拮据萬狀猶時手一編伊吾不輟與馮開之太史賀伯闇

銓部籌燈蕭寺中以太僕相期許顧數奇不售乃日討兩子而訓之教飭謹備注意鐫厲咸不廢譏訶倦不知游息迨兩子連翩鵲起而後公喜可知也公執二親喪禮不過而哀有加於弟九臯友愛彌篤不難以愛子和聲後之隱之親終輟事興悲稚春敦族兒無常父稽之前牒公無愧焉季金聲與余兒尊生定交於成均亦以文行負雋聲公父子間自相師友處則訓之學出則教之忠昵昵昕夕俾各發聞於時初兩子之令嚴邑也公一再臨

眠聞風謠藹然輒色喜已兩子訊斷時倚柱聽之
又未嘗不爽然也蓋公籌閭閻疾苦不啻觀火然
適得兩子以成之邑人戴兩子爲衆父而戴公爲
衆父父以此久之元聲登朝持論嶽嶽數與世桷
鑒尋以島夷封貢之議迂要人竟拂衣歸芻觀者
或疑公不樂公顧更以爲愜也居恒與人語莊而
氣和無藏怒無懌容日厚施而薄入以爲常以萬
曆癸卯十一月二十有二口卒距生嘉靖庚子十
二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封安人張氏某年
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嗟乎太丘之仁隱約於一
時而紀謀羣泰貴顯者累世公起詩書之廢疾而
世莫見用蘊經濟之器業而人未蒙福安知非留
其羸爲來者地邪况公重義而無固於位也故子
獲遂其強直秉節而無疚於利也故子獲就其廉
明卽謂以用公可也玄堂有歸宗姻咸會素車丹
旌徘徊增哀請纂懿行垂於後人爰撮其大都表
於隧道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

萬曆辛卯鳳梧張公以金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
公負人倫鑒擇計吏卓異者六人請旌之公與焉
當是時公廉直之聲天下莫不聞余意公必矯然
有以自異者久之與公遊蓋闇然篤行君子也嗟
乎吏不受昧常耳而世輒以自矜詡訑見於顏
而宜其一節之鮮終而又何以論於其大余以是
歎莊簡之知人而公之賢爲不可及已公年六十
有八以癸卯二月十一日卒明年冬十月二十六
日諸子將葬公州孔望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適
能辭公諱朝瑞字子積生敏而恪五歲知字義十
三入州校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隆慶戊辰舉進
士屬州有倭警議築城公卽捐坊金爲倡釋褐令
安丘臺使者以治蹟交上未幾丁外內艱歸服闋
補鹿邑令公至益自發舒賦溢額蠲之土蕪莫不
理闢之集流移舉鄉約嚴什伍大要以惠元元遏
姦宄爲急邑疆半侵於衛人民苦虐賦公履畝以
覈復侵地七十餘頃於是公聲補奕然著三輔聞
名今高第徵書補給事中御史而時相衡公

著書有所刺譏僅遷南行人司副已轉計部員外郎晉郎中凡鈔關板閘之役以膏脂名者力辭不行時時典衣稱貸爲朝夕費至事關大體則不憚悉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爲儲蓄其民而祗席之甚具會歲饑穀涌公出帑金貴糴而平糴活饑民以百萬計郡故有先賢祠曰杞公葺之更拓爲書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儒貯載籍以教語具崇正書院志中遷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八可已二可患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而總河糜度支水衡錢無算功卒不就朝論翕然多公居無何湖中民變起上下囂然復假公叅知以填之公居湖黜貪殘吏壹以清靜爲治若義倉義冢善政具舉而止曠一疏先諸司爲民請命紹瑞卒出干輿論者本公首倡力也召爲南京兆丞再遷鴻臚寺卿會黃河西徙漕綱爲梗公以分淮漕爲非策抗疏極論之大旨在塞

黃壩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壩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入主計者瞽夷莫決公引疾乞骸兩奉旨慰留給由復職攝南京兆公再蒞事風清弊絕民以救寧念士貧無資前爲置田者婁矣至是爲鉤陳贖糶伏匿得五百金益買良田以贍之如在郡邑時貢院之前築避雨舍徙甕治衢不欲以霑體塗足爲多士患也京兆有表忠祠祀遜國諸臣公以爲木備檢括史志增至六十餘人主成躬奉以入且輯忠節錄一編以垂久遠其加意風教類如此累推光祿太常卿命未下疾作一日端坐而瞑惜哉公任既通顯蔽永糲食終身不厭故廬秋臨不蔽風雨卒之日筭無遺金賴南中好義者奔購始克成殮夫世號潔廉者如建鼓而求亡子惟畏人之不知也自非然者或硜硜堅瓠無當縣官用公廉而不伐業與沾沾自喜者異矣其臨民治政殫竭心力至日不暇給或遇國家大計意氣激發侃侃亡所避雖責言莫能奪也公歿已怙穆鮮所見喜怒乃至

遠上守已奇禍不折危議不搖殆庶幾社稷臣之風而廉吏不足以槩公矣平生面目嚴冷交游間正色直言不作寒暄語歟歷三十年不以竿牘一通於津要以此自立亦以此不合於時然公亡悔也事伊湖公色養備至又廣其意作族譜九卷附名賢家訓于末創祠堂義田義學收族之貧者而養以正復推其贏於周親閭黨咸被焉昔范文正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而盡其力於施貧活族間如公之所爲何必古人嗚呼難已公淮安海州

人考諱杲卽伊湖公累贈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嫡母孟氏繼王氏生母鍾氏俱累贈恭人配葛氏累封恭人子三人應濯應泰應濬皆諸生孫一人所著三集外有孔門傳道錄禹貢本末皇明貢舉考南國賢書宋登科錄鹿邑縣志地志兩邑節愛錄金華荒政鄒魯水利常平倉紀奏疏文集總若干卷公既歿都人士思之不置謂公清畏人知如胡感愛而能誨如子產爭傳誦之猶若未悉其美也中丞耿公定力奉常丁公賁給諫祝公世祿

擬具公事行請贈諡于 朝未果余故忝史職有善而不彰罪也爰掇其大都表於墓俟諸君子以次而舉焉

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道明余師憲副霓川公弟也憲副公以文章顯於時所至輒有聲蹟於家庭友愛最隆也余因得與道明定交垂四十年不幸余師逝猶有道明在也而復相踵以殯痛可言哉道明子自郇等以其年某月某日啟君配王令人之兆而合葬焉屬余隨

道之詞余不能委也按狀君沈氏諱啟南字道明先世自汴來隸浙會稽久之徙嘉善又徙秀水之長溪今爲秀水縣人曾祖諱度祖諱復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考石雲公諱謐嘉靖己丑進士給事刑科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配亦盛氏封恭人恭人舉余師憲副公諱啟原復納潘孺人貳室而生君君生而曰哲豐下聲如洪鍾甫二齡石雲公爲遊一山王公女而聘焉及六齡則延文成高第王明公者爲塾師石雲公旦晚問

與講良知之學君從旁竊聽了無倦容石雲公奇之八齡石雲公起僉江右憲事退食之暇程其業于匡廬潯陽署中頃之石雲公疾亟請歸卒于家君纔十一齡耳哀毀骨立不減憲副公憲副公閱君早孤身為督教至與同臥起居亦事兄若父不敢小廷自是學日駸駸進矣十五補嘉善學弟子員十八而迎王令人以歸是春憲副公成進士留邸舍君以弱冠攝家乘二十而遊南雍不售歸益發憤讀書晝夜不怠三年復就試南都乃是

科世廟允言官議用南北部郎充同考而憲副公以水部應聘君於格當避過歸潘孺人悲曰而兄獨不一為若地乎君從容進曰遇合有命且兒業未成後舉可待也潘孺人乃釋然後盛恭人從憲副公入蜀邁疾而終君聞訃大慟經紀喪葬事甚豫及旅櫬還執喪如喪父時人咸稱其孝云服闋與憲副公家居數載詩酒相酬和事相商略疑義相質難怡怡如也而莊事加謹每燕會不敢與均禮已而憲副公出參魯藩貳秦臬三事奕奕在

平時益脩然委脫而逝亦異矣哉孺人生嘉靖己亥九月八日卒萬曆甲辰五月二日年六十有六子惟曜惟暘惟暄皆遊大學有雋聲而季尤工古文辭與余善以某月某日厝孺人水百漚之陽乞有銘矣復詣余曰敢微一言表于墓道余讀詩知周公侯士大夫之妃以馴德淑行相君子而王教藉以有成晚近世其風寢微矣孺人以順為婦而接族親以禮以嚴為母而拊膺御以寬是時長公負義俠名而曰吾能不以家為恤者內之助也故

次賞齋

卷之二十七

天

聞者於孺人莫不欲其有後而諸子果以材稱於世嗚呼賢已孺人子姓婚嫁詎載志狀中不具論予特掇其大者以附於雞鳴鳩泉水諸篇令來者得以觀焉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八

墓志銘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潤州之圖山學者稱圖泉先生考富妣王氏公年十八爲郡諸生嘉靖丁酉以選貢授閩縣訓導丁外艱已補湖州府訓導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府紀善以歸歸二十八年爲萬曆庚辰八月三十日而公歿距生正德戊辰

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爲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爲人慷慨有大志師友間恩義尤篤唐比部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挺挺自立其應貢京師也遭徐方伯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以師禮事之尋因徐師子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沒爲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閩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沒而棄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爲怪也見人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

可一引而盡有世所顧瞻回互不欲人知者公輒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之一哂而已居閩數年節縮裹飪計積俸若干友人頗釣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爲買山計耶公叱曰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在所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毗陵唐應德稱學知嚮方者以公爲最著而晉江王道思尤以人之有亡繫公去就今語具二集中可考也顧公旣篤信心齋之學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依有名其說者卽詐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爲浮游誕妄者之所托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卽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於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觀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

昔有饒女者曰慎毋爲善女曰然則爲惡邪母曰善尚不可爲何況惡乎余嘗三嘆於斯言自世下衰而士也之智爽於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君諱任從氏字子重先楚承天人國初徙太平之繁昌逮洞峯公旦且七世而生君君少以縣諸生

入太學久次選江西按察司照磨二年晉湖廣黃州府經歷未幾中讒者以原官報罷歸七年萬曆丙戌九月十四日君卒距生嘉靖庚辰正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劉氏子正思正懋女二嫁太學生管一鵬李爵君弟太學生仕以明年正月八日葬君冲天井之原而率其兩子丐余銘先是隆慶丁卯仕從余學君始與余交嗣後投分日密無歲不過從談笑然自通籍至罷歸數年不聞問知其病也余方嘆息昨乙酉襆被攜兩僮奴見過

觀其貌不覺愕眙久之驚定相問勞如平生悲喜交集也君身長八尺望之偉然神氣謾謾至是鬚毛雪白齒落而神耗矣又苦血疾一吐或一升不止余心怛色奪君猶欲登泰山抵薊門晤少司寇耿在倫先生而還余力止之留一月歸繁昌濱行期歲一再過余曰君苦多疾羈旅非調攝地也君笑曰吾非朋輩食不下口安能醒齷對妻子終老鄉間乎余又嘆君之形憊而志在也嗚呼孰知君竟止此哉君少負奇氣陋博士業不中用又視里人無可意者其遊太學意以徧交世名士廣見聞也性嗜書奇編輿帙不惜重貲購之至節縮裹飪以足其好天官律歷戰陳醫藥太乙奇門遁甲六壬皆探得其要異以其學待用不錄錄止也而世竟無能用君者獨時從問六壬占休咎而已余嘗同君過潯陽薄暮傍舟相尾知爲盜也一舟皆驚君占之曰漏三刻下盜且去衆匡坐以待頃之盜果去如其時抵黃安諸生薄試期占者十七人君曰獨方民昭得入試然不能竟也耿子健則辛未

登第其終場當有誤然得雋者亦終場後方耿
如君卜以余所見卽嵩真隗炤不能絕也張用夏
以計部郎謫知繁昌張甚患宵人敝風俗爬梳民
瘼不得要領二三年間拊擊姦凶與除利敝井井
矣邑人歡喜誦說君陰贊力請爲多退而默不以
語人雖子弟莫知也胡別駕劉司理雅重君時以
事咨君語不及私而贊成其美一如張公其爲照
磨經歷無不殫心力然束于職不得施用罷官時
聞劉中丞用兵嶺東西往訪之翼一聘其奇時落
谿賊蹇勢張甚中丞以屬君君單騎論平之中丞
大喜過望厚齎送以歸平生嚴事者耿先生其綰
帶交者子庸兄弟夏仁夫王郡丞德孺周參議子
敬鄒憲僉汝海居常問候往返不憚千里賢者親
行者卹具餐授館至減產贍之不爲悔嗟乎若君
者可不謂賢乎君心思挺出陳編宿說貫穿披剝
而不以飾聲律資進取吏道敏給鈞深應猝授機
立發而不以驚耳目博稜名明師良友追隨講解
議論文墨之間宮動商應笙鏞錯陳也而不以千

權勢厚黨援若是而不謂之賢吾不信也君將歿
子弟問所欲君曰無之弟以銘文請若師吾願足
耳憶君之望余深矣而愧余之不能副也姑撫平
生大指刻于墓以記余之哀而慰其家人銘曰
世道日喪士習卑卑爾足里門數米而炊君獨奮
興翩翩豪舉脫穎一方結交千里學種行績業就
其材就之甚難莫我肯培名疇中竅實迺惡富裂
棄文錦縫彼敗素龍江之許杜若空芬歲過石約
琴音不聞連屋者書思玄有洞二物則存誰知余

勸

鴻臚寺序班高君千晦墓志銘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余
廊署不受羈束而君斤斤務當繩墨余學右解悟
而君意主質行余懶慢避客而君喜纏綿禮節交
遊往來若無一不爲反乃其游驩然兄弟不啻也
於乎余方賴君之余輔也而君遽去余也哉君歿
且滿歲第期若朝將葬君萬歲嶺之原而以狀屬
余銘嗚乎余恐銘君曰君病不能酬對而弟匡坐

見余曰知已難鳴乎君知已余矣忍不銘君君先世武強縣人元季有德新者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徙和東華山北因家焉德新生鳴舉永樂朝以人才授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諒生景暉景暉生春封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配王而生君君性孝友年十三念封公拮据之難去博士業佐之日持籌無休時衆且易君少乃封公業隆隆起矣君日具滄瀾順適封公而以其間結納賓客問遺造請以爲常歲丙寅君兩弟以余師耿先生之命從余論學間歸持余說告之君大喜始慨然有從事其間之意尋余過京師君授鴻臚寺序班在焉一見恨相知晚是時君喜客益甚顧門無俗士之駕座多賢人之屢矣京師士大夫淵藪分曹而仕伏軾而遊者不可勝紀有名學道者君朝至朝聞夕至夕造士當倥傯羈旅不廢講究游從之適者以君爲之主也時周都峯先生倡學奉常君特嚴事之而與余友張吏部用夏詹文學孟仁李客部維明管僉憲登之所切劘者尤多賢

名藉甚居頃之補餘于縣主簿同志或唁之君曰若薄餘于邪異日者以所聞微試之亦可不負吾學矣薄職縣糧故事民不自輸而役人相番陳爲姦積通滿六萬君單車詣村舍集父老子弟諭之民始知前人侵漁多大不利已皆願自輸而爲姦利者悉得罪去有奇美或諷報官希薦剡君曰吾忍以膏血之餘自爲功邪卽分還其人罷之縣當水衝郭外捍以大堤數十里而鄉薦紳多負郭田堤壞輒役縣夫治蓋小民食其勞而鄉薦紳有其利故積歲無功令憂之一以屬君君曰是易耳乃履畝出夫并爲部落法勒之不十日堤告成令乃大才君此兩者皆百世利也而下不悅於縣役上不悅於鄉薦紳而監司者常寄臧否於其口於是君以飛語去矣然君意以講於師友者試行之不爲害達故奮焉而出於此君既歸人意其稍戾沮君更以得縱意問學爲喜輒走楚惠學於耿先生君自丙寅脩身臨政脉脉以先生爲程至此始執贄稱弟子焉留數月學益進濱行以愛衆

親仁語相勗自此諸瑣細悉本此兩言族子故相
讐族子死遺孤皇皇不能持門戶君曰衆且愛之
況族子乎力左右之令就衣冠貧而穎異者資之
成博士弟子不能婚者具六禮聘良家子室之益
君接人溫溫而察乎賢不肖甚詳于善良貧弱撫
卹尤至非獨學力亦天性也君本以積著發家乃
聲色玩好譚遊之娛一不繫其心而弟用之扶危
振乏尊賢養老間非所謂富好行其德者邪昔子
貢廢著粥財於齊魯之間孔子曰未若貧而樂
而好禮也然子貢結駟連騎卒成夫子之名亦何
必褐衣蓬戶乃爲愉快乎哉故余有回之簞瓢而
愧其樂君如賜之饒益而進子禮余不及君明矣
豈嚮所謂解悟者爲蹈虛而質行者爲近實邪君
諱朗子晦其字生嘉靖庚寅八月十九日終萬曆
辛巳正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元配張繼吳子二
爾升爾爲君自禮部儒士選鴻臚寺序班終縣主
簿然君名起鴻臚時故稱者第曰鴻臚今因而不
改所以志也銘曰

我我子晦玉立脩髯句傳賓設朝儀具瞻訢愛而
親既孝且友子學余銘千載不朽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墓誌銘

方君諱茂字子實其先山東濟南人洪武間諱鄭
者爲滁州學教官靖難師起不得歸卜葬歷陽因
家焉再傳而生偉偉生天俊天俊生德德生君君
生長軀美須髯方頤豐準望見者皆爲懋然幼勇
敢多智畧讀科目書不就嘆曰嗟乎士無不見材
安用此齷齪罷吾身爲去而操巨貲鬻鹽淮陽間
貲大起又督家僮種作城西南田歲積谷千百斛
君環視其家日饒貧交疏昆弟輒散給之鄉民來
稱貸亦時有縱舍子母錢不盡讐君不問也種作
暇或怒馬出柳下立標習射以爲常君旣犖犖偉
黨中又以貲雄於鄉州刺史廉其材可籠而用也
拔爲陰陽典術則時時轄投之州濱江巨盜乘江
流出沒君攝巡徵事因羣所部士練之州之人笑
曰若卑卑耳安用此自勞乎君微應曰吾有以用
此也亡何州獄囚破釜爲刃裂裳爲旗斬一獄卒

走刺史以下服栗莫知計所出急呼君君策之曰橫江者東采石姑孰西留京也今倭寇方熾上下戒嚴去則投虎口矣賊必奔梁山奪舟張帆望江彭蠡遯耳乃令壯士前伏道傍已從後躡之果遇賊矢發斃一人又發又斃一人賊衆驚走遇所伏壯士前起射殺一人生得五人共俘獲八人餘賊奔左右欲奮兵追之君曰賊窮寇也且公等力罷少休矣因罷不追第飛報刺史益兵四捕之餘賊盡獲刺史大奇君上其事憲司犒以金幣羊酒

君笑曰是足爲乃公奇耶君少思以其材馳騁當世困不得施用一混於酒以自豪蓋無夕不飲亦無飲不醉別業在臨湖門外常往遊其中或散步丘畝蔽長松哦小山招隱詞感慨激烈命酒獨酌曰吾其終老此野乎因自號西野翁以見志云平生好遊嘗七至神京三遊嶽嶺兩登泰山最後語人曰吾年踰半百道裝已辦俟兒歸盡付家事老足一登紫霄峯不復下矣時君子守仁方業太學未還也一日中酒疾作竟卒嗚呼惜哉昔宋公挾

峯研之筴以其五霸越滅強吳而用其二於積著譬之貯火於帷光燄閃爍不能自掩抑也君材試於積著種作者二試於捕斬亡叛者一乃其酣嬉淋漓長歌林樾踞天門觀日出絕叫瞪視其胸中之奇傍人不盡測也嗟乎世材者不必用而用者不必材可勝道哉君生正德丁丑九月十七日卒隆慶己巳八月八日年五十有三配張氏有賢行君以豪舉名而張劑以約斤斤務繩其子於規檢從余遊數年未見其一失色若足於人者稟母教也君歿十七年張卒得年七十子一卽守仁娶劉氏繼金氏王氏女四嫁爲盧宦范瀾劉繼武王一聘姜孫二贊覺以萬曆乙酉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合葬州西望舒門外四都祖塋之次守仁先是踰江泣請銘余重違其意且竊有感於君也強爲之銘銘曰

其材也信其伏也誦誦信冥冥理焉攸出望舒之東鬱鬱高岡同歸者妃于焉永藏

唐居士貢之墓志銘

居士耆浮屠法春秋八十有三卒葬安德門石子岡徐家四八年所矣秀才張奎妻居士女孫萬曆甲申冬偕寮塔姚祖舜謝石徘徊丘隴間久之意其坎厠嚙於水相地山陽改厝之而丐余爲銘余嘉秀才之風誼而且有感於居士也爲敘而銘之居士南京龍江左衛人考源妣聶配施生子高卒無嗣女二爲沈資李胤妻女孫三以弘治甲寅六月十四日生萬曆丙子三月四日卒甲申十月七日葬銘曰

君名富字貢之生三歲爲孤兒幼自堅操羸奇致萬金聚能施阿蘭若大修治牛頭巖燕子磯善世門繖山湄遠朱方近幽栖金界地石作楣紺布殿丹流輝三寶地生光輝齋萬僧予百裨飢者飽死有歸其名聲動素縑古朱公散財時念厥始猶難之況世人數米炊捐一錢死不爲視居士何恢恢我爲銘詔來茲石可泐藏不移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合

葬墓志銘

代耿紳作

余嘉靖間以御史督學陪都嘗簡郡縣士殊異者羣之金陵異有所就追還古聖賢之學和州高生期以選至觀其容循循樸茂人也甲戌余去爲符卿奉使命過和晤高翁與其季子朝時翁年七十有七康強如六十許人其閨門雍睦卽之令人意消也獨仲子朗方主簿餘干不及見明年躡蹻擔簦訪余於黃州意殷殷必爲善人君子者也蓋斯時高氏孝弟之風聞四方而余目擊之與所聞語合豈其質行厚於天者歟抑果成于學者然歟居

亡何聞餘干歿驚怛不已未幾期以兩老人銘文見屬回憶往時相晤語歷歷如昨余其能爲情哉則銘其可辭按狀翁諱春字一元先世直隸武強縣人勝國時德新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居和州德新生鵬舉永樂中以人材授成都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諒生景暉景暉配趙生翁翁生六月而父歿產盡廢賴母氏茹荼存孤以至成立故終身感愴力行孝不怠起商游至擁高貲稱素封施及貧交疏昆弟乃其初期自力備

甘毳而已不自意饒也少以貧去學之姑蘇見市書者取戴記小學冊中讀之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怒曰寡婦子何罪哉而經絕之若是已而深思之曰孤無教則易敗聖賢爲危言提激之耳自此一發齒曳足惟檢柙之歸一日同游者持之飲酒歌舞樂甚午夜忽寤曰我家有婦母忍以孤單嬉戲此因起罷去絕不復至同父兄爲族人所給求分異已復訟之官未入門病作翁聞亟扶歸親視湯藥兄感悔同居食者終其身聚族子教之諄諄治生無本業者不能喪若婚者欲學而無資給者皆出貲佐之庚申歲大侵州民嗷嗷公捐米數百石以賑唐中丞應德旌其楣曰重義然平居饑者哺殮者藏待翁而濟者皆此類也翁讀書不多而時得捷會於言外嘗登京口望長江風濤洶涌嘆曰吾六月孤兒非母氏不至此柰何數以身乘此險乎且吾舟游吳越往返四十年而無蹉跌天幸也陳希夷語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處勿再往吾計自此決矣因買田城西以耕稼

自娛不復出日以教養子孫爲事諸子問學白下黃州間關跋涉翁聞其說未嘗不忻然樂也斯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歟洪範以攸好德與康寧富壽錯舉爲五福然始論建極錫福曰而康而色子攸好德則知建若錫其大歸在德而舍好德無五福也翁雖隱布衣而孝履敦篤門庭雍睦人弟見其富壽康寧而知循其初者鮮矣此余之有感於高氏者也翁生弘治己未十一月十五日卒萬曆壬午四月十六日年八十有四以子朗貴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配王氏有賢行公之孝謹能力贊之後翁二十有四日卒年八十有二子四長珙州學生先卒次朗即鴻臚寺序班餘子縣主簿娶吳氏生爾升爾爲次期貢士娶王氏繼王氏生爾極次朝國子生娶班氏生爾積爾登爾積州學生餘皆幼女二壻州人沈文炳王棟某年某日葬某山之原銘曰

疇不讀書而翁讀書無虛也疇不爲善而翁爲善樂且也咨爾後人其無諉以慰翁于九原也

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予墓志銘

玄予諱光初姓金氏玄予字也爲人外若夷曠而內行修飭不自點於利績學勤敏手寫書至累數十帙而不夸多於人明習世故胸中洞然若數秋豪而墨墨如不能言者嘗稱曰治民無他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折獄鉤姦則於罪靡不得先是歲乙卯方泉趙先生董南畿學政余與少司寇吳君伯恒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鼎卿及玄予五人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相友善已又

同館蕭寺以文藝相劇切已余又與玄予同婚朱氏爲寮壻數人之遊驩然如兄弟不啻也甲子余與伯恒舉于鄉玄予以丁卯舉維德以庚午舉鼎卿以戊子舉五人相次脫穎都人士盛稱趙先生爲知人乃伯恒維德先後登進士余與玄予困公車者餘二十年已丑余謬叨一第玄予猶抱璞不售知者嘆憤玄予自念先君一經授我生不能取升斗以養沒又不獲微一命爲泉壤光顯視之謂何乃遂頽首就銓選得奉新令以去玄予今奉新

年餘以內艱歸少宰某邑入也生平鮮許可時時稱玄予所以治奉新者癸巳服闋赴部余語少宰令君操牛刀而蒞巖邑批卻導窾亦云勞矣願請善地佚之會遷安令缺少宰乃以玄予往而玄予之治遷安猶之其治奉新也有任二年當大覲玄予來都門數過余飲酒談笑道少年同硯席時事歷歷如昨適有他故不相見數日人言玄予病急往視之則玄予歿矣余哭之哀尋與尚寶王君出其裝纖細皆玄予手所籍記兩歲中以俸歸者十有八金橐中之餘裁七金余約於同鄉醮錢以助始能棺噫可謂廉已尉及史胥僕隸從玄予者亡不人人哭盡哀計聞遷安則遷安人亡不人人哭盡哀者玄予操姦猾如束濕然乃能得人心如此則余所謂其簡易者可樂也亡何孤山立來奔扶輿南歸將以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屬余志而銘之余觀古所稱循吏不獨以廉近世郡縣以墨敗者什七間有能稍飾簞簋輒沾沾自喜謂莫能誰何我者務在撻擊疆禦取怨無辜以自標異而爲

名高令僚屬士民重足廩廩廉而劇矣玄子兩任
百里之長迨歿而其廉見非以爲名也故治行平
恕不爲赫赫聲能令去而見思沒世而有餘慟斯
古所謂循良者非歟玄子上世家大梁宋南渡徙
金陵國初諱善貞者徙吳封門五傳而生鍾爲君
大父鍾生斗配張繼史君父母也嘉靖癸丑徙金
陵及玄子舉于鄉復奉父還吳君始配王氏蚤卒
繼朱卽余室之女弟生子二長山立長洲縣學諸
生娶華氏次山止娶卜氏君生戊戌某月某日卒
萬曆乙未正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嗟乎余從諸
君游迨於今三十餘年耳癸巳余南還伯恒歿于
家及余入朝而維德鼎卿之計至今復哭君於旅
舍蓋俛仰間而在亡離合之變如反覆手亦足知
人世之爲幻而有生之不可常已然則余之爲感
不獨游從姻婭之以也銘曰
維士之難不自爲材美矣玄子困於翼飛廉子有
聞著於兩邑不究厥施而以長逝君身則逝遺澤
在人孰當其興在于與孫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提
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鹿園萬公墓志銘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勲名如杜
預韋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
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
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聞鹿園
萬公與之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
其議論然後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
獨能不愧而已公殉屬汝中爲狀而應德銘之亡
何應德亦歿迨今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晤余京師
命補應德之闕謂余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
公諱表字民望號鹿園居士世居定遠高廟起
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充萬戶下
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畧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
北伐改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
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授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
寧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晉明威將軍寧波
衛世襲指揮僉事生武無嗣弟文繼文生全全

生禧禧生齡椿卽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畧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順頷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斬斬每事規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畫出治事夜侍恭人盡啟以日所爲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苦枕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象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未嘗忘蓼莪之痛也姊歸郡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兒一人幸有女兄當甘苦共之每宦遊奉母就祿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爲授貲娶室比卒撫兩孤兒教之相繼爲諸生嘗卜兆得佳地卽以與弟曰使他日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煩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珪聞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

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旣久國計詘贏河渠通塞祖制及時故當復當釐狀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榮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方黃河未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

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今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輪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

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顧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縣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賸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

中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有識者聽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攜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滅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欽汪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郵人蔣洲張維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

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
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
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
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
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
爲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
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
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厯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
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

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
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急治其標者也
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暇顧
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
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
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移
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
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
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

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葦息土俗漸宜心無
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
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
知之而諸邊饑餒殍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
吏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
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戕之禦也無時諸
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
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
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
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
已夫倭變作衆洶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卽引去
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訌則公林居日耳而聞
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間一時事未嘗
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歿然公則可謂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闕內
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練磨得悟絕
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
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

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頗子也
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
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
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
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
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
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
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
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
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
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跂者嗤耶爲文敏給
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
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
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
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僅供饘粥諸如建橋
賑饑類不可指數故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
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
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於

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九葬西湖仙芝嶺元配方氏督學侍
御誌女孫子二長謙甫貢士娶兵部尚書張公邦
奇女次即達甫能世其學歷官廣州叅將娶禮部
侍郎黃公宗明女孫女二長歸杭州衛指揮吳懋
宣次歸郡諸生吳思道孫男一邦孚山東都指揮
使司僉事嗟乎公晰理窮微細入豪芒而臨陣出
奇有賁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軍風走電擊不可
狎視而禪榻茶烟至與緇流共其岑寂枯形灰心
於物不留而暴尸徇國之志則至死不能忘也疏
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內施總之
其名理之精風槩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凱云若
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益加元凱
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爲池噴雪撼山萬怪千奇哲人崛
起濯纓其湄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褰裳歸儒孔孟
我師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
紵石畫旣富且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遇蘇門

據甲揮戈以一枝伯矢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危
城人曰壯哉公心靡盈驅民予敵寇是用張何如
收之以弱爲強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
其濫觴文經武緯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
用止於斯公則何尤文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此
闕公所自得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
之銘

明故龍田包翁墓志銘

臨安包君見捷以萬曆己丑成進士其秋改翰林

少卿

卷二一八

三

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明年三月十有九日君父龍
田翁以疾終於家計至吉士君踴躍欲絕賴朋輩
寬譬之乃克徒跣以奔異謀於兄以某月某日葬
翁某山之原而翁世系行能卒葬則屬不佞某次
而銘之禮也翁先家淮西系出宋孝肅公後徙宣
城至關壽者以謫戍之溷包世爲溷人自此始關
壽生雄雄生政政生昊昊生潮配潭而生翁爲蒙
縣諸生若干年謝去鄉人推翁長者銘曰
維溷包氏自祖壽始閔好不任輒代以戍迨潮五

世家問寢隆賑窮扶義實始生翁翁諱萬化春夫
其字少稟異姿拮据文事溷雲阻遼苦莫購書翁
手繕寫千卷以餘有文弗售衷乃不累名齋靜修
冀以見志專親色養怡其天年八十齊齒華髮連
翩族大以疏厥生榛棘捐貲佐難報怨以德曰能
耐辱不能辱人唾面自乾蓋以書紳有復其家甯
金糴粟翁曰往哉黽勉以續兵興山菁轉餉趨起
翁不辭勞殫力以輸寡門外交必端士人過耻
言言善則喜彈琴道故濁酒盤桓奉身儉薄施用
靡慳厚積於身以待令嗣有子成名翁乃卽世種
而弗食天道謂何積善有慶所餘者多壽七十六
二子女四伯曰聯捷見捷其次伯也續學敏有詞
章次公奮飛館閣翺翔吐其華蕤配實之美將潤
帝猶深閔卓煒本濟任國氏王若張謝訓樊源
皆壻之良中外彬彬一出母李終惠且溫克相君
子爰以庚寅困敦之月歸翁玄宮山之穴維翁
靜篤不苟笑嬉隆親範後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
古長者顧語兩子道當爾也謂登上壽以觀封章

一疾莫瘳遐邇盡傷叫天天遙笑歸子晨星夜
猿聞關萬里有櫓有松鬱乎中丘誰其銘之太史
弱侯

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志銘

處士公之葬已三十餘年孫湘潭令縣千辰進士
起家以父命手自追狀請志銘于余是孝子慈孫
之志也按狀何之先占籍楚麻城徙蜀富順則自
諱紹六者始紹六傳四世而有贈太僕公是爲公
大父五世而有觀察公是爲公父配母羅安人以

弘治辛酉生公公生有異質五歲時太僕公坐之
膝上辟咄授古詩文千餘言輒成誦及就里塾師
受尚書輒能問奇發難師爲之遜席者再八歲從
觀察公之邑誥以禹貢四瀆支脉一一數對如披
水經無爽弱冠爲儀封王子衡公所賞識補博士
弟子員嗣是凡九應省試輒報罷授筆嘆曰以我
蚤夜唯是弗讀父書憤家聲之爲兢兢也潛心下
帷亦既不遺餘力願將卒焉囊中不獲脫穎而出
命也夫則又安能必與命角而白首臚下喁喁作

苦爲繇是盡屏博士業覃精理學友人劉西峯氏
得邵子元會運世之學公從之盡其指授著先天
經世并曆理管闕數萬言自謂當與郭守敬齊驅
祖冲何承天以上不論也語具誠集中德清蔡公
汝楠武陵蔣公信並陽明先生弟子先後按蜀亡
不加禮遇公者蔣辟主四賢書院不就蔡則下榻
三廬之陽與語三晝夜而別毘陵唐中丞數相貽
書論弧矢圖筭測望橫立差法甚悉而趙文肅公
尤與爲石交每見相與揚挖道真推衍歷數不覺
膝之自前而桑陰幾移矣縣大夫舉鄉射禮迫欲
得公以爲重力辭不就曰陳人何德敢辱鉅典而
抗禮邑長吏以煩多士僕僕乎公故不善病病數
日輒不起其下世蓋嘉靖癸亥六月距生年六十
有三歲僅登下壽惜也公天性孝友居觀察公喪
哀毀幾不勝觀察公兄卒于落魄不能喪公爲殮
葬觀察公有子五人最少二子以孽故私橐裝焉
及觀察公歿或將不利于孽而發其裝公執不可
父所愛則愛之其友二孽弟也亦猶之乎其友二

母弟也居家不問生產客至不能具酒截以草蔬
飯客服一衫浣濯至數四游龍湖龍湖人聞公高
誼爭納履奉卮酒爲壽又爭獻金幣乞公赫蹏則
盡以散之峨眉青神道間窺人其不欲近利類如
此與人羣居謹浪笑傲不少見言面僅奴供事左
右數十年無見鞭笞者齋居擁書萬卷不以垂老
故停披輟吟其好學蓋天性也配董孺人爲雲南
司理孫觀察公性嚴急操諸子婦廩廩孺人以冢
婦委曲承順爲諸姒先觀察公以爲賢姑羅安人

承二一八

則更賢孺人日煦煦焉相得甚驩也公初工舉子
業及後顯精理學不以家政分念則孺人內助之
力爲多孺人先公四年生爲弘治丁巳歿嘉靖癸
亥七月後公十有二日爾于四人承允承久承吉
承憲允久憲並縣諸生憲早卒吉國子生爲公仲
弟後孫九人允出者爲起泰縣諸生起升卽相潭
令起晉舉于鄉久出者爲起宗起寰起宏起晨起
察曾孫十三人玄孫三人銘曰

古有國經孰先曆理三統以來疏密莫紀絕類離

倫宋有邵子疇人莫寤謬踵譌傳胡公神授獨契
先天二十五家自以無前譬之屠龍伎成莫以而
彼疇人名爵有偉唯餘丘墳巴水瀾瀾謂孫日起
公德未逢誰以歲差建議於朝書名國史日遠彌
高我象銘詩刻石以俟庶公令聞厥有終始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九

墓志銘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沱溪苑公墓志銘

嗚呼余曷忍銘公哉曩公官留都遣其子若壻從余兄伯賢先生游余時髮未燥也而公獎進之者備至頃備員史局公子若壻時時相過從講舊好蓋三十年如一日也則間公春秋高矣而步履矯健齒髮光好方以爲百歲不啻矣嗚呼孰謂其一

次賞齋

卷二十九

一

疾而遽辭人間世哉公子孝廉時蕃董將以三月廿有三日塋公祖塋之原先期以外弟孝廉劉君狀丐余爲銘按狀公諱園字公甫姓苑氏號沱溪國初諱士成者自清苑徙寶坻縣之洛水沱村世有隱德四傳而爲封翁章性剛毅有揮霍才家日起配吳生三子公其長也自幼穎異不喜嬉戲大父禮甚愛之嘗謂封翁曰此兒必亢吾宗及受讀封翁督之嚴公奉教惟謹弱冠起民間慨然首諸生籍自是益肆力於學夜篝燈起讀以爲常督學

次賞齋

卷二十九

二

使者謝公邑侯武公孫公交口稱之庚子中順天府鄉試癸丑登陳謹榜進士釋褐授鳳陽府推官廉直不苛時倭寇勢張甚撫院檄兵往赴之而將後期法應斬公惜其才萬方救解卒能以功贖富民吳若戚以誑誤久繫諸理官知其枉無敢出一言以明公毅然白兩院釋之其理冤釋滯不避嫌忌皆此類也中丞若按部使者薦剡無慮數十上丙辰進南戶部浙江司主事會推北新關者當代司徒廉公材輒屬之時浙暴中倭商販不通意歲額且誦公曰東南民力竭矣乃益務縱舍之聞者輒奏歲終會計顧浮舊額者什三悉籍而上之事竣還原職再期進員外郎尋陞南刑部廣東司郎中大司寇白石蔡公一見語合有疑獄輒相咨議從末減者居多已未冬考最階承德郎封父如其官母吳妻彭俱安人明年以風竄大察中蜚語左遷公六安州同知嘗署潁英霍州縣事政尚寬簡隣郡縣聞之求理者趾相錯凡有守令缺卽曰安得若公者而父母我也奉命嚴前中丞某軍餉人

謂公且引避竟以實上時論壯之當道王公廷朱公炳如尚公德恒亟稱公以首薦績進懷慶府通判以內艱歸服闋復除河南衛輝府通判諸馬政宿弊爲之一洗中丞朱公衡按部使者李公邦珍問卿董公堯封交薦之庚午進池州府同知攝府事更攝東流青陽二縣興革允當且廣厲諸生得民與賴英霍同按部使者劉公世曾中丞張公佳胤連疏薦復進南刑部福建司郎中公再至卽不無俛仰今昔之慨而於勤修職業者愈兢兢焉矣

西春 今上嗣位覃恩進階奉政大夫封父如其官母吳安人配彭安人進宜人公故倦游會喪封翁退意彌決服除懸車不肯起大司寇謝公登之大司馬劉公體乾家宰王公本固咸以未竟用惜之或有趣之出者公曰嘻吾年未六十顛毛種種矣奈何僕僕罄折諸貴人前耶課畊苦讀是亦拙者之爲政已歸而爲德於鄉者垂二十年誠心爲質無少長貴賤靡不服之親故貧乏不能存者周給之不厭居恒幅巾白恰手一編自娛意澹如也

生正德乙亥九月二十一日卒萬曆甲午四月三日得壽八十配宜人彭先六年卒丈夫子六人時茂國子生娶楊氏繼孫氏俱先卒時蕃舉人娶黃氏時蕃國子生娶蕭氏蚤卒時芳國子生娶喬氏時齊縣諸生娶郝氏繼劉氏時藻縣諸生娶趙氏女五人長歸縣諸生王九成先卒次歸玉田縣舉人李充大次歸豐潤縣諸生谷應徵一許聘艾應吉一許苗昌齡孫男三長弘猷縣諸生次弘胤時芳出弘胤以公命後時茂次弘典時齊出曾孫一興積弘猷出嗚呼造化之理一洩而無餘者卒不可繼其舍未鬱鬱者卒有時而吐乃其常也公以未老之年毅然自斷與千鈞之弩發而不中摧撞折牙以圖息機者同蓋位不盡酬才名不盡彰實而公之所未盡者有子若孫焉繩之則曷莫非公用耶是可銘銘曰

竭竭大夫崛起于燕有蔚其文有韓其賢奮跡鄉書甲第蟬連再入刑曹多所矜全璽書煌煌恩賁幽玄世好脂韋廉直棄捐大夫明哲舉裳而還仕

爲畏塗疇不謂然悠悠者流觸機而前如公勇退
息影林泉且遊且嬉二十餘年壽開八袞無疾終
天於人也嘯其天者全史氏銘之瘞於墓田松檟
蒼蒼公名永傳不弛不驚萬年之阡

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
君畢姓諱似范字一衡父松坡公某太子少保戶
部尚書頃年八十奉特旨存問者也曾大父貴大
父高皆以官保公貴贈戶部尚書當保公負大節
爲三朝名卿配夫人邵舉三子伯士涯仲卽君季
士渙先祿署丞君性雋異敦孝義事兩尊人篤至
夔夔齋栗與昆弟友愛甚昵居恒自相師友卽增
奏而荒和不啻也起家貴介子而無他厚畜徒以
廣置廢山燒地種木久之大竹長杉回合蔽虧而
君遂以背饒一時然不以恣已之爲而盡其羸爲
賑卹交遊費貲鄰兩人君童子時師過其廬升堂
展拜歲時必愧同以爲常見道殣者駐車立棺瘞
之乃行有急難求假隨力以應未嘗避遊士至其
家無不滿意去故飢者食病者藥而又助修黌宮

易民田廣其地捐三百金不惜也明與陳王兩公
考古聖賢微言自得於心以警寤學者及其久也
流風寢微至余師耿先生復大振曩在南部微池
寧三郡尤盛宗之符卿潘去華其一也君嚴事以
爲師會先生鄉人李君鳳米與君弟共學與者十
人君有會於其言嘆曰學不可已也而僅僅數人
何示人不廣耶於是爲創陵陽館盡招里中及他
郡有志者與處或欲出山谷求師友君具資斧戒
僮僕從吏其行而庶幾成之所謂耻獨爲君子者
非歟是時君名落公卿間藉甚楊少宰祝司諫肅
方伯崔大行謝計部程學博君皆與往復朋友過
從曲巷棐几茗飲冷落或窮遊縱觀杯行淋漓率
爲人講說眉蹙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相對忘
疲大率尊禮其耆宿以覲進而感厲其少壯以就
學數年之中爲會者徧三郡從遊者數百人朋簪
四合聲流繼輔嗚呼盛矣君少爲博士弟子以任
子思入辟雍七試不售官保公強赴銓授督府都
事使歸邵夫人病劇剖股肉和糜以進率崔宜人

侍臥起無敢歸寢者三歲疾乃差宮保公趣行車以北晉督府經歷再晉戶部員外郎三典職壹意奉公不以秋毫自點時東宮婚禮費踰常格數十倍君以職事所關力爭之踰雖留中而尋獲減十一二自君始也以日夜念親不釋移疾歸歸踰年邵夫人疾大作日夜料理湯藥竟不起君神意俱盡哀慟累絕歛合之次宿疾發不日知踰二日覺痛甚則氣已脫不可爲矣臨絕無一語惟曰陵陽館諸君不可慢也一時知交多慟哭失聲既次語則涕下不自禁蓋君之所感者深矣配沈贈宜人繼崔封宜人以賢孝著成君之名蓋多其力云子三汝楠邑諸生次汝柱皆沈出相繼卒季汝樞側室朱出聘崔處上廷信女孫文煒聘施孝廉天性女君生嘉靖丁未八月十有一日卒萬曆庚子六月二十有三日享年五十有四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而余爲之銘曰

君一倡兮真如堵
嗚呼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
道風煽兮十雨霜
嗟若人兮孰可忘
廣者地兮高彼蒼

詔來禩兮靈勿爽

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人段氏墓志銘

余先世莒之海曲人同里侍御陳君勗官京師余數過從咨山川人物因得其尊人昌黎公之爲人竊嚮往之迨侍御秉憲中州過家觀省曾幾何時輒馳使計余并函所爲狀屬銘其墓門之石余曷能辭按狀公諱良輔字鳴治別號念齋世爲莒父人少鞠於伯父前是公父易簣時公生五齡耳乃摩其頂曰續吾宗祊仗此兒矣幸成長能無墮青箱業乎公感泣若成人然髫髻時屬文間出奇語爲先輩所賞雖家貧其至哀任不給誦讀不爲綴弱冠補州學博士弟子茹荼績學文日益有名先後督學使者虞坡楊公江峰呂公咸歎其閎博非曹耦所能儷也嘉靖丙午領山東鄉薦爲七上春官不售歲乙丑謁選分符真定之靈壽縣至則約已惠民所爲拊循者不遺餘力一時編戶如登春臺而邇慈母者當道僉以上考註之內寅調昌黎公治昌黎與靈壽同縣治南臨海岸雖屬邊徼不數

中虜屬秋至城水漲城北方圯版築欲興而虜條至公登城瞻望過山盈野若蟻附然有周生者挈家闔門投北山而去且揚言曰此危城足支虜乎坐是繼往者趾相錯於路公怒馬出亟止而諭之曰城北雖稍圯吾有筴可當長城也人心始稍定城之鏽盡索巨木抵之設旗幟部分居人以守獨北城無敢往者公率百人身當之頃之虜薄城下連攻三晝夜不休獨北城疑有備不敢近越十二日虜攻愈急公厲氣巡城大呼曰吾輩當以死拒賊城全爲功臣城不全爲烈士奈何坐自斃乎聞者感泣自奮是日自卯至午急攻不下守者矢石交下虜中傷者甚多尋自引去凡避山谷者百靡一脫而城中億萬生靈藉以全活於公論功行賞當何如者顧偵者不解公出城諭留居民而謬謂公懷印綬爲引避計巡關使者竟以是論罷之公不屑意也公歸旣久屬令上壬辰侍御自家入內臺以公崇虜事備爲疏欲聞之朝公持之曰吾居恒不求知且事三十年往矣卽主上憐而白

之欲何爲第汝直道匡時如古埋輪折檻者之爲吾願足矣侍御乃止昌黎士民顧時時思公不置祀之名宦祠已又請於令馮鳩工庀材創專祠肖公而尸祝之祠成鮐背兒齒不期而集曰不圖今日復見公也低徊流涕而不忍去者累日嗟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哉公自巖居與朋儕道古彈碁餞送日月力田有餘積散之貧交而昆季一時待之舉火者甚衆他如修城郭構橋梁與婚葬不能舉者不恤資給里中歲累殺死者藏生者粥藉公力居多卒之日無遠近疏戚來奔走哭奠其爲德於鄉者可知已公生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卒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元配段婦道甚修事伯舅若母無異所親歲時采蘊藻羞祭祀簪燈和丸課諸子讀以共成公之家教爲有助焉先公若干年卒公以侍御令襄陵最階文林郎段贈太孺人至是合葬於西郊之原禮也丈夫子三曰最卽侍御君娶將贈孺人繼李封孺人曰勸曰助州學生勸娶劉蚤卒助娶左孫六元胤元受元敬

元度元賓元復胤受州學生最出度實勸出復助
出嗚呼公之仕也閱兩邑而未究其用保危城而
不居其功慶源福澤滙而沾漑後人迺侍御風裁
嶽嶽目無強禦直道匡時之說死者復生生者不
愧公之庭訓猶廩廩真可銘哉銘曰

有偉者公翩翩鳳姿兩試巖邑頓起瘡痍薄昌
黎害氣巨彌長蛇封豕踴躍以闕掃衝外舞缶穴
中虧屹屹孤城獨捍其危伊誰之功而以咎歸儼
德有婦宜於室家外內肅離曾不怨嗟亦有長公
維天子使公曰往哉直道以事神鯨晨馳禍踴
宵逝父能抗賊子亦忤權身雖蹙退名不可鏤埋
玉有期銘詩無射云胡不怡以永寔安

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

嗚呼自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適以松陽
令改學博士至羣諸弟子試之拔雋茂四十餘人
督之加嚴每一義出必細爲竄定至午夜不休或
片語有富嘉謨再四津津若有味乎其言也稍勦
時出酒箴相勞苦出是人人自奮惟恐不當先生

意者是時也凡屬先生所賞識率強半登上第而
凡登上第者靡不由先生所賞識歷歷至今可指
數獨余不類謬被先生知落落三十年頃叨一第
而先生且不待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事親孝與
二弟友外和怡而內謹立一切俛仰脂韋以投世
好非獨不爲亦不知也故人目先生簡亢先生寔
不然方令松陽也勤卹民隱挾其大蠹抑豪強扶
彫弱諸武健者人人自危且以失上官意調去其
爲博士也直指使者屬秉文衡先生慨然曰吾安

大賢

卷二十九

三

取提空名攫金幣爲使者大恚以勢恫惕之先生
卒不應雖莫可誰何然竟以是側目先生矣居久
之稍遷漳州府別駕時倭夷首禍海波數驚人或
不敢往且以足先生先生曰聞仕有擇人無擇地
卽吾不往誰當往者卒之軍興不乏海寇盡殲先
生與有力焉亡何苦痰眩作歸計遂決兩臺若監
司共惜之不能留也歸之日圖書外無一長物田
廬蕭然一如疇昔居恒不以一赫蹏致公庭角巾
野服與緇流墨士相吟嘯時時泛扁舟過長橋酣

暢自適有欲談世故者輒以大白浮之迄不得關說而止嗚呼此豈所謂好行其志者非耶先生心可信於門人世儒而不能不忤於大吏政足行于窮櫪蔀屋而不能不踴于通顯豈其豐於性而膏于命者然乎乃智故莫經歡戚不入得以備醇白而全天年蓋造物者之厚先生有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諱銑字重之別號春沂生弘治甲子八月七日卒萬曆庚寅九月十有九日舉嘉靖庚子鄉試享年八十有七配費孺人先八歲卒子四葵臣

庚寅葬

三

蓋臣恭臣華臣葵臣華臣邑諸生女二長適嘉善陸萬年太學生次適顧一鳳府學生孫十人曾孫三人歲壬辰十二月廿有八日將謀葬先生于僻山之原先是華臣過金陵以墓門之石見委余徘徊今昔而重有感也乃灑淚爲銘銘曰

王氏之先自蜀來蘇卜築僊里崛起以儒先生及弟爲兩別駕閩漳粵韶聲寔相亞三異齊軌一經爲師推心俊造稽顙耄倪自適則愉違俗匪病扁舟歸來魚鳥翔泳僻山峩峩雲樹蒼茫刊碑撰德

千秋永藏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王公墓志銘

代許師作

古真人在宥裔夏尊親豈嘗界中外如農之有畔哉漢文帝繕邊備遣將材而詔匈奴棄捐舊惡偕之大道蓋居然有古風焉輒近世則幾無聞矣國朝自二祖汛埽乾坤威被胡虜疆場宴如者垂百年而已已庚戌虜闖入爲患斯時也求一大創之莫能任者至于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稱藩納貢

庚寅葬

庚寅葬

二

喁喁向風則自莊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公疇定其畫哉方把漢邪吉之歸也公謂制虜之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縛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屬夷亦惟命迄今塞無傳烽亭有臥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顧不知公決策之難也而今已矣惜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薨于里舍守臣以聞上驚悼爲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謚襄毅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管兆域皆異數也公子職方郎中謙以薨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爲

狀丐余爲志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山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嘗大器公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爲安慶守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已未改鄜延兵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莊皇帝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以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公之勛名炳炳耳目夫人能縷談之也始在郎署巨璫麥福縱下爲姦利公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危法

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汝寧伊藩驍恣置左右于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諸郡震動公設方略倭其魁數十人賊鋒爲挫蓋公之戰功斬斬露鋒鏑始此在常鎮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于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寧夏上豫秋防六事虜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丈三百餘人虜徙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公親督勁兵往救之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鹵馬橐牛羊輜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也念四鎮爲西北要而套虜番夷不一撈刈不足令震賊遂疏請旗牌十事及延寧切要利病八事覈實行焉二歲中虜三薄塞公遣大帥趙苛董一奎雷龍等擊走之尋遣龍等出長城三百里至白城子搗其巢大破之軍聲大震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公檄兩省兵平之凡斬首虜七百六十七級鹵馬橐牛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六十蓋三邊功校寧夏不啻三之而公大畫俺答事尤踔絕先後云俺答者

虜酋之雄黠者也諸虜曰老把都兒曰永邵卜曰
哆囉土蠻曰吉能曰切盡黃台吉皆屬焉而中國
畔人趙全輩實傳翼之全居古豐州屋居佃作招
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虜數入塞公至鎮半歲會
俺答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扣關
請降公喜曰虜事入吾彀中矣屬閫帥厚鞠之而
上方略大指謂逆全等本以虜嚮導習虜虜厭戰
卽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臺街虜款塞未有
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
揮請卽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恃計必不以流人
易孫子便朝議是之封把漢爲指揮使於是俺答
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恃桀黠未肯弭躬以好語
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索馬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
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虜稍稍引退公卽
縱兵尾擊之伏軍四面起虜腹背受敵一日七戰
所殺虜過當其酋兀慎擺要中創虜氣大沮知不
可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
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僞乃盛陳兵出

把漢視之則把漢者已易縵纓佩印綬帶金瑩然
洋洋無歸意公指謂虜使曰此凡上物也 聖天
子寬之若此此不足購趙全等耶我國家急正畔
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
答且感且泣願悉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
外藩公得請于朝虜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旣
獻俘 闕下因受 詔議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
原廣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也時俺答
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審若是惟有戰耳
遂悉要諸虜番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乃
以辛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 詔下部集廷
臣議言者章日數十沮之賴執政力任公計 上
許可其夏降敕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
公親詣弘賜堡宣 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羅拜
龍帷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歲市馬
廐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附宣大入
貢而互市視宣大準事竣 上大說祭告郊廟御
皇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鱗介易爲衣裳要荒置

之祗席而古捷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
嘆惜謂大羊性叵測無能堅決卽同事諸臣或可
或否或可否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動
衆心公嘆曰吾卽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
如國事何乃剴然決計不惜嬰天下之口主上
亦感其血誠格群議而從公可謂臣主相遭千載
一時已自辛未迄于今邊鄙不聳所爲完室家若
首領幾何所省軍興費又幾何繇此言之公之功
可勝道哉予嘗論邊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能
戰而可撫者公之制夷不但孽孫來歸得握其機
要而氣岸能吞吐匈奴制其死命故可禽可縱而
功竟以撫就狀稱公因敵轉化不可端倪虜實欲
迎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吉實跳梁欲敗盟因
而間諜其父子令各自爲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實
內困請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
他患其操縱諸酋皆此類故公之成功非偶然而
已公旣解邊事爲部尚書時傳御史應楨封事侵
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衛帥戚繼光以公發

其姦私求解于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
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繫名王而不能討
城狐之慝信孚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
任事者之難也公歷事三朝陪祀園丘者三方
澤者四朝日壇夕月壇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
四宴慶成者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
廷試讀卷者一知武舉者一幸太學命坐賜茶聽
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蔭
子爲國子生三爲錦衣千戶一而其歸也猶歲給
廩賞資
夫若米贍焉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
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
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憾公薨距生正德乙亥
四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
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
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瑤配孫繼孟公
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
品夫人子二長卽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

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古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柱之樞之模之案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孫皆幼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於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嚮往之而其敬歷中外也多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愼獄獄宛然鄭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居家孝友周貧乏訓子孫語具家乘中茲不書謹

擬其大者爲銘銘曰

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啓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爲世宗臣方叔壯猷張仲孝友雄劍處囊洪鍾待扣奮蹟西曹持杓北斗帝毗上略公在邊隅山有猛獸庭無僂偷天兵電掃川陳風驅乃繕亭垣乃開阡陌戰守迭用正奇互出宣將環羅靡贊一畫牛方戀憤蛇亦銜仁戢彼左袵歸我中行冀恢王略特許戎親五餌方施九關不閉騷裏雲騰旃裘騰至卽迂漢之報收魏利公雖去鎮世稟法程

歷祀二十鳴鏑無驚豈惟鼎石亦曰干城公既起朝星辰劍履正色侃言熏狐掘鼠群飛刺天冥冥遐舉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蒲輪欲駕璽墨先溫大星忽隕箕尾誰捫華夷軫惻河山改色冢賜連岡助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中憲大夫資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
毅菴顧公墓志銘

金陵故多士以德學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矣而毅菴顧公獨推長者余少與公爲綰帶交迨今三十年如一日也公既致身通顯而諸子復饒辭學奕奕負雋聲父子接袵而起爲留都勝事可旦暮埃耳而孰謂公不少待也哉公歿於寶慶之官舍子起元扶櫬南歸謀葬公某山之原手自爲狀而屬余銘之嗟乎非余誰當銘公者公少發憤下帷勤苦甚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甲戌登進士初授比部郎時尚操切吏爭刻深爲名高公平亭自如會同舍郎論江陵不奔父喪江陵怒且釋憾諸郎偵者日持語長短中之公以素行清謹公所中

屬秋慮囚公意有所縱舍而江陵不謂善也詰尚書囚何以當醒屬公往對具言囚所以不當入狀詞反覆甚辯江陵不能難尚書器其能一切論讞悉咨之公爲郎六年以父憂歸服闋復補比部客有善政府者願介紹而謂爲公道地公謝不往于是有襄陽之命時值旱飢疫並作死者以谷量公下車首議賑卹民乃大憫澍雨如注飢者食疫者瘳四方聞襄得公而穰流民就食不下數十萬人公爲設糜五父之衢所全活甚衆郡事故劇又俗徒於訟晨起坐堂皇獄牒山積公目不再過批決如流水聽兩造曲直如別白黑巧猾者不得譎張爲幻訟日以衰往者好民以襄國君爲社有司捕之急輒跳國君所捕者莫敢孰何國君重公治行數戒舍人兒母數逋逃千良二千石奸民繇是愈益衰公自居比部明習法律郡中犯者率自傳爰書胥吏陰拱以聽而已包苴母敢及門者蓋公所祗席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吏移牒條教務緣吏而歸以儒當此時鄉大夫若士民以不

八人誦說公矣會戊卒譟郎陽羣毆監司則府不能制郡洵洵虞有脫巾應者公召諸將士論以大義襄與郎風馬牛不相及彼自作不靖以干大辟我何與焉棄緩帶之安而死是求如我民者必不爲聞者帖然亡譟已奉詔逮首惡泄殺于襄郡中復洵洵爭傳逆黨且下甲劫囚去公謂渠魁就縛餘以得免爲幸他何虞第令邏者遠偵之趣加刃已爾頃之卒如公言在郡五年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治兵寧紹先是歲侵餉絀部卒嘖嘖如郎陽公整前事亟請發藩司帑金數萬緡給之部卒感德靡不願爲公死者帥其耄而貪漏諸戍不籍攘其貲以結當道公屹不爲動帥乃戢而楊文者驍帥也公數爲中丞臺稱其才可備緩急文後帥師征西夏先登首功則公知人之鑒哉公好道人之善而掩其過襄守備不職直指使者有意督過之公力請解而守備者輒背公人或爲公不平公如不聞也者終不以人有負而故倦施御史臺索問僚屬賢不肖狀公悉列賢者以聞非大有穢跡不謂

不肖公遇僚屬至有恩也而襄司理以穢者疑不爲公所容乘公去浙撫舊事蠱楚使者以壬辰大計中公公聞報亟解組歸兩浙縉紳人人扼腕爲治橐中裝以行公卻不納董太史送公江汭泣曰吾不悉使君治襄而悉使君治越也廉明如使君而挂吏議黜幽之謂何已太宰若御史大夫尋知謗所繇議調公而楚直指使者亦知爲司理所蠱按其穢狀下之吏於是公之誣乃大白云公家食二年以復姓詣奏都下太宰輒調公寶慶公趙起不欲行以余勸駕而往公至屬歲飢壹切政事悉以襄之治治之積勞病發會使者按郡公力疾削牘上使者王恭人請假手休舍公曰夫牘獄訟錢穀之繁一或註誤責在守者而誰可假乎牘上使者驚嘆曰我所行過諸郡縣閱牘辨悉亡如守者而公竟以不起矣時萬曆甲午四月二十二日也距生嘉靖戊戌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公上世居吳崑山姓顧氏大父少孤育于張從徙金陵至父封中憲公一蒙其姓歲癸巳始復姓顧氏

張氏子妻亡其貲公時爲周給不以數數爲解伯父老而貧公損貲置產令歲收租入自給如是者二十餘年其爲德於鄉類此公名國輔字維德毅菴其別號也配王恭人丈夫子四長卽起元以明經選爲太學生娶王太守可大女汝紹諸生娶金孝廉昂女汝村娶金少府女汝恩娶王按察使橋女女子一適朱太學廷彥爲別駕雲龍子孫男一毓崑紹出聘張進士文暉女余聞古之稱人曰良士良士而重然慈仁謂之君子蒙莊氏則云世或刻情修容依倚道稅非不足就其聲價而究中斬然無贏餘之味其子孫可知已公溫良坦蕩動依長厚卽位不盡酬才年不盡配德而以所未盡者橐而遺之後人雖謂公身有之可也是宜銘曰維顧之先受姓于已儼陸妃吳姑蘇趾美或亡或微歷禩者于翳國之初從張以遷誰高其門寔自公躬楚麾卑節蔚有民功乃復其始以報于宗厥宗有光亦既有子翠竹孔鸞寔取寔似吉卜之從

兆此新岡太史銘之千秋永藏

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
萬曆戊戌十月二十九日都督尹公以疾終於里第所司言公功先後載 肅皇帝實錄甚具與卹典應 上曰俞命大宗伯庀器用史臣爲詞下大京兆諭祭於家辛酉三獻禮也於是公子邦富等排纂公事行來乞余銘按狀公諱鳳字德輝別號在竹先世直隸鳳陽縣人始祖榮從 高皇帝起義爲衛千戶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其官隸南府

欣賞齋

卷二十一

三

軍後衛六傳至昇者配朱氏以嘉靖癸未六月二十一日而生公公蚤孤有奇志貫穿經史諸兵法騎射舉武科鄉會皆第一榜出 上賜宴兵部命輔臣主之以儀從送歸觀者以爲榮授中都留守總公持廉片斤而能察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督備倭福建歲壬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一百六十級奪還鹵掠二百四十有奇捷聞賜帑金癸丑徙僉浙江都司事秋晉參將分守福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其擁衆來也公以所

部寡坐無功召詣對簿事尋白輒以新募兵爲公選驍果以軍法約束之稍不中率卽斬以徇於是烏合之人皆爲精卒矣戊午與賊戰許嶼東洛七礮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賊百七十有奇溺水死者無筭已未戰梅花等中竿塘等處生擒九人賊百二十有奇奪還所鹵掠亦無筭是役也公血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玄轡關海洋直糧盡輒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飽至人見公所摧敗震一時不知其難如此也捷聞復賜金說者

欣賞齋

卷二十一

三

謂公斬首虜多當益封然公軍吏封者數人而公不得封晉長浙江都司以疾予告歸隆慶戊辰詔舉邊材言者交口材公起長福建都司討巨盜曾一本平之捷聞復 賜金尋奉表入賀再乞歸辛未復起浙閩壬申晉徐宿歸德叅將叅何徙守蘇松會 今上踐阼念公功以彩幣勞之是歲冬用司馬譚公薦召爲後府都督僉事提督中外巡徵握環衛爲 天子爪牙貴重矣公感知遇奮曰吾職備彈壓安得以獄市解而酣寢輦轂下邪乃

條便宜十事上之下部覆 報可當是時所摻別
隱弊非一於 掖門左藏譏防尤甚貂璫貴戚多
斂手避者先是譚內召道杭公執三司禮見譚弗
悅陰訶之得公治狀歎曰吾幾失公矣坐是 廷
推首公人謂公之自守譚之知人爲兩得云公年
甫踰艾名聲藉甚一日忽語家人曰乃公倦游歸
矣曩吾在行間瀕死者且數而數以身免今至此
非天幸邪天幸不可久居乃上書固請歸日偕間
里以詩酒禪誦自娛消搖林壑者三十年而以病
捐館舍蓋春秋七十有六嗚呼盛矣公爲人施予
無所靳而非義則毫不以自點進數避不就而退
則一拂袖而決威行夷蠻而與士卒相煦沫精意
鉛鈴而以詩禮爲干櫓故能奮跡倫魁結知 明
主黃金 璽書之褒且數十下其劾也猶微 恩
卹爲泉壤光豈非生死榮哀有始有卒者哉配楊
氏贈夫人先五十一年卒繼配趙氏封夫人後公
一年卒子邦憲娶徐氏湖廣鄖襄叅將先卒楊出
邦富娶張氏繼劉氏邦定娶黃氏俱諸生趙出女

四塔文應詔徐大賓金時宜解懋卿孫心裕心祚
心祺俱諸生憲出心祐富出心祖心祺定出以已
亥九月某日偕趙夫人合葬孝義村龍山之原銘
曰皇矣左宥有鈇孔赫曰予耆之師武臣力公起
巍科問輿紛葩一洗甲兵手耕天河 帝錫公履
至於海嶠組練雲蒸鯨鯢電掃出如秋凜歸燠冬
陽勲何爛焉於律廼臧 帝曰懷哉汝瘁於職惟
時輦轂是拊是飭公扣 九閭冀閔若私靡欲弗
從衮衣東歸大星殞精驟裏却步峨峨龍山有鬱
其墓豐碑大隧寔象祁連子孫繩之曰千萬年
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
君李姓諱應時字維中先世浙黃巖縣人洪武初
名轉者隸籍水軍右衛始爲金陵人轉生通通生
榮榮生銳銳生柳泉公賢配令人阮而生君爲人
明睿而醇謹髫年出入無忤視余瓦伯賢先生方
遯壻一見奇愛之以其子妻焉君時讀書余家所
巖然擇地而蹈大都壹稟余兄教指當是時於舉
業外史傳雜記沈覽精研同輩者畏其苦刻久之

念家政浩穰老人難獨任乃入貲爲太學生而以
身肩之卽周旋埃霧中風素不群少年負俗者觀
其檢押往往色沮去此與古之望廬而返者相近
也父母病君不解衣而侍者幾而月夜輒稽顙北
辰求以身代至宅兆祠宇靡不殫力爲之處同氣
怡怡無間言卽漢姜肱所篤兄弟者不啻也急人
之難甚於在己宗族之貧者時割所有予之有所
施責子母錢不盡酬不問甚者燬券而他助之此
又與古之麥舟之贈略相似也君既負雋才諳世

狀

卷二十九

故爲人排難解禁所至悅服內而昆弟外而姻戚
若鄉黨以疑事來者必爲之畫每至於族躊躇四
顧寢不能寐必求無憾也而後卽安故一時疏戚
無不倚辦於君其大者如大馬快船爲京師重役
人當之家且立碎君與一二有識陰計之爲不惜
重貲以購然謹厚甚闕不以告人迨今二役並蠲
臥者帖席不知其始皆君本謀也嗟乎世之居位
處軸者欲甦民之困在一舉手耳而無君之心且
無君之才乃有其心與其才如君者又阨於無位

而不得試其可悲也已君於古敦彝法書名畫特
精賞鑒中以疾棄去留意養生術頃之余與論竺
乾之宗復盡棄其舊而學焉一月之中茹素者半
駸駸手五衍之軾可憑八正之門將入矣藉第令
天假以年其坐進此道奚疑而竟齋志以歿惜哉
君生嘉靖丁巳六月二十三日卒萬曆戊戌八月
三日年僅四十有二元配卽余兄靈山令伯賢先
生女早卒繼司徒交石吳公孫女再繼戚晚永山
王公女子一之英娶京兆諸生魏文龍女卜以歲

狀

卷二十九

十二月二十七日葬金陵鄉祖塋之次先期之英
手次君事行而屬余爲銘余觀古之砥行立名者
不少矣而類多有意爲之君之馴行殆天所篤生
庶幾傳所稱不爲浮慕不爲詭持者而流風醞藻
又足以文之是與古銘法應矣乃爲銘銘曰
衍厥後能拓其有匪特以守示厥詒大爲之基復
培以爲其茂寧其歲孔固我爲銘之維兄子之故

焦氏濟國集卷之二十九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

墓志銘

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

公姓黃氏諱尚質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州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始爲南京水軍左衛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閭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曰余兄靈山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隣辟雍而居相去僅數百武學問游處亡一日不同其第

朋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靖戊午公與維明並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初公之謁銓也得四川劍州學正丙寅晉南國子監博士隆慶己巳以京察左遷江夏丞兩閱月遷爲峽江令萬曆癸酉晉饒州府通判以歸歸二十有四年而公捐館舍蓋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數言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真樸而廉謹秋

毫之端不以自緇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人思之於劍州則精覈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知嚮方甲子校文闕中得今御史大夫溫公置之第一人倫之鑒上下歸之至若攝巴州繕城守劇盜引去一郡得完監司使者咸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貴權直道有立旁多橫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亡悔於峽江則流移來歸冤抑盡雪還忠臣之後於廝養却漁父之金於暮夜卽投檄歸久矣而士民載德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氏公所煦沫者在單赤以下而人所齟齬者在均敵以上故再罹譴毀弗克顯融此無異繇近世善宦者率厚結黨援巧相引納而公孤立行其一意或外自藩飾虛聲少實而公孜孜勤恤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恥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意輒毅然引退蓋南都士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也曩一朝士語余曰君鄉人當未諳作宦譜邪余應曰吾鄉獨諳作人譜耳聞者歎以爲然嗟乎貴富去來如反覆手世之挈挈枉義以覲幸於僥得者亦豈能長有之哉

卽見謂爲迂濶不足以趣時令變而所全者大矣
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珂婁更二真無
改而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汙泥而不滓燦燦火而
不焚直以方之良玉鄰八士至今傳之以爲篤論
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一
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人文辭玄保曾大父
諱勛入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銳湖廣邵陽
縣學教諭以公貴封脩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
有文行言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丈夫子二
應登娶別駕吳公女應仕娶余兄伯賢女應升娶
文學王公女登仕郡諸生女三長適縣令童公子
昌胤次適都督尹公子邦定皆郡諸生次適太學
歐陽公子禮孫男五體仁敦仁依仁純仁登出居
仁仕出孫女二婚字皆仕族登等將以己亥正月
三日塋公大南鄉花樹山之原而屬予志且銘之
予念公事行見於邑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
於利靡維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
良孰曰非遂航輿其悌車不授綬有命自天斯又

曷悲繩繩後人尚演厥施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
人胡氏合塋墓志銘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馮而哭之
爲經紀其喪嗣子邦彥迺以南還將卽茲萬年之
宅非余志之而誰也公姓王氏諱懋德孺其字鄉
人稱守原先生世家蕪湖考濟配某氏以嘉靖丁
酉四月五日而生公少惺惚不羣十五補諸生甲
子舉於鄉寔與余同籍鐸鐸以能文烏奕輩行矣
少失怙事母有至性處伯仲退讓有恩禮仲乏嗣
歿之日哀毀特甚與伯氏子分異產聽其自取而
逋負身任之曰彼幼無相累也已復減已業之半
給之曰彼衆無相失也鳩茲濱大江賈人雜選俗
靡甚公請當道創精舍以爲會所遷學宮以作士
氣自是駸駸知向學云公精制舉業謂一第承蜩
耳顧數上數報罷萬曆癸未謁銓典銓者試第一
得湖州郡丞甫至武康民變起監司以屬公公單
騎入下令曰毋懼第自陳所苦吾爲若釋之賊皆

羅拜卽日散遣去烏鎮一豪猾勾引鹽盜恣睢里
閭閻莫敢問問公名自縛請以公獎其能悔縱之
歸卒爲良民過淫祠見僧蹤跡詭甚意動亟使索
之得婦女衣物卽杖其僧毀其祠公之芟夷非類
而徂席其長老甚具會大計郡人以居間不獲中
公左遷陳州民無不涕泣送者陳俗織書而武健
公至先獎進文學示向往歲侵斗粟千錢爲發廩
作糜大疫爲設醫藥所全活甚衆巨盜張刺陰事
持吏短長所不快立中以禍公廉得實卽白當道

次賞齋

卷三十一

遣人縛豪豪拒不出薦紳爲豪關說日以百輩來
公乃爲好言聞若犯令甚夥若細人耳何至是第
出吾爲力白之豪喜詣公遽梓置獄中竟庚亥徙
黨屏跡吏民以安庚寅遷彰德府同知是時
天子封介弟爲潞王道出彰德彰德守牧圉之弗
捍一切倚公公毅然肩其事先期謁王左右陳
說利害從者盡說服至之日郵傳供億省以數萬
計公舒緩詳雅不動聲與色而一切治辦大氏此
類王之國適衛太守以罪去從官縱橫郡中爲

民害當道無可奈何則以篆檄公衆聞公來驚曰
是前彰德王公者邪卽不逞勿公公知北至已帖
息矣居恒官方人瘼與革利害往往精探其繇上
官有所咨問或不待咨問而公自發其端靡不曲
當顯重用事者皆引公自助其名聲噪一時以此
無何內艱訃至哭欲絕奔還竭力家事經三年仕
宦之意遂絕蕪令葉君浙人也悉公治湖狀爲具
橐勸駕不得已強起復除衛輝丞衛公故所拊循
地百姓聞公再至喜甚而值歲大饑人相食上

卷三十一

大發帑藏遺鍾公化民爲教荒使者使者至則盡
以屬公公是時起白骨而肉之心力耗敝諸所調
劑宛至中事窳所過輒署數語志梗概歸報使者
使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
於朝上嘉使者功而公亦益蔚著晉補刑部員
外郎無何奉簡書慮囚北平公奮曰囚當歿數
也天子且不忍歿之以屬我我何以稱塞百一
得牘晝夜自披閱務求生端爲之平反活人無慮
四百有奇故事諸曹所上牘不比法廷尉平得駁

放公所上無駁放每一奏至爭傳寫以爲程謂二百年來所無者歷寒暑始得還少司寇呂朱兩公大才公爭欲得之守其郡而公業已病矣余是時有校士之役比出圍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斂俟其子至授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相宜立朝先後相若比公卽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令公於今在也必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大抵公性英敏而貌則雍容動止自矩大節屹

沈貴齊

卷三十一

六

然不可動而卽之若春融與之語皆了了而氣不溢其純懿開明吾黨鮮儷或謂公所爲淵雅自天植又謂公陶汰於師友而反之性情之間粹如也庶幾能名公者哉公卒踰三年爲歲庚子某月某日邦彥將墓公與配胡宜人某山之原屬余爲之銘宜人賢婦也德不愧公公壽六十有一宜人壽四十有二子一卽邦彥無湖縣學諸生娶李貢士女女一歸端中丞孫諸生汝洛孫一胤祥聘後太學女孫女一許時姚大行子一男銘曰

謂公儒今而吏則良謂公恂恂今而譚則臧蓋進也有裨於國而退焉無愧於鄉偕厥妃今于茲永藏過者式兮余銘也煌煌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

墓志銘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安之二潘潘之字朝言者旣以絕世之姿不究其用於時以歿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爲最久當是

所宜銘

卷三十一

八

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竝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爲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爲仕族嘉靖中少司馬珍若旦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盛一門卽崔氏之重笏累戟不足多也君父湮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太宜人君舉萬曆癸未進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什而起起而爲符寢官禁近稱顯融矣而卒適迴不調以物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

子職未終宜君之不瞑以歿也嗚呼痛哉君爲人
磊何有大節與人言必盡領望而知其君子也而
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得一人推
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蹶瀕於危人皆
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他以
故君坐屢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憶君
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於同籍得二人問之則
遼左蕭君汝芳臨沮魯君黈也後二人爲郡縣鉅
鉅有聲皆以強項受奇禍君又力爲牽復今二人

皆知名於朝爲賢士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溫州也
衛公承芳爲守與他承倖皆賢士君與之喁于唱
和若填荒然而郡事大治別駕王貧且歿君歸其
孤又移書學使使祀之鄉賢祠其與人交有終始
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闥
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振者執之輒羣闥而奪之
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行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
司禮以聞上志曰東原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
非命杖二閹斃其一

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
璫微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
上謂君歸過責直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
三階調邊地於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
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爲諫官爲諫官要
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翹一鳴以塞責也
君首肯余言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冀以
次第上時鄒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旣而聞
君蒙譴乃歎曰真吾友也噫余方以輕擲戒君而
爾瞻以速去服君何邪雖然當是時中貴之譏未
甚熾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播掩以
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
非君意矣辛卯始改南刑部照磨爾瞻亦自銓部
調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驩也壬辰晉南吏
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旣以謫倖起爲中朝所
屬目又性侃直觀時事輒扼腕不平權有力者始
思中君故君官尚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
知君謀於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

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尚寶卿劉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孺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頃之余亦以讒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訾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冊封奉太宜入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慙見廢於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孺曾幾何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孺其可惜也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次燕邸余旣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世浮雲須臾變滅唯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兩

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剗而用之以白名一家昇歛間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冊於几間君輒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開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廿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魯爲鯤泰衡兆鰲爲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爲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魯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欣賞

山之原而丐余爲銘銘曰

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乘之雜僞真經經者流局前聞空有互闢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并苞絕異昭羣昏驅除異論如重蜚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如不信眠茲文

游擊將軍貞菴吳公墓志銘

萬曆庚子冬貞菴吳公有子曰必登以余里居手父執田將軍所爲狀泣詣余曰先將軍已矣以是歲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一二遺行不列諸龜石

無以托弗朽幸先生志而銘之公游余中表崔先生之門雅相善也安得辭按狀公諱邦正吳姓字元德貞奄其號也上世鳳陽府泗州新安鄉人初祖諱奴子從高皇帝定天下歲久功多授潘陽左衛正千戶階武德將軍傳數世至北樓翁諱洋舉職效才以廉幹見推公父也母黃封太淑人方太淑人有身夢麟鳳入庭欣然語北樓翁曰若生兒當大吾門已乃生公公長身疎髯動止自矩七歲時通孝經論語十歲能文詞塾師大奇之尋以

次賞

卷三十一

十三

北樓翁解官勉受世職改習孫吳兵法過目即了大義史傳諸書靡不曉解爲文數千言援筆立就而又饒膂力精騎射有名於時庚辰中武舉第晉指揮同知大司馬器其材選掌金吾衛事調小營把總晉新江營坐營特奉旨加都指揮秩追今江營得與內三營同體統者蓋自公始戊子晉神樞東偏兵坐營時上御六飛大閱公騎射擅場天顏喜動卽擢中都副留守以寵之公迎太淑人就養宦邸及部兵入衛慮北地非老人所宜以

朱淑人奉太淑人歸而獨跳身率所部營造天壽山事竣賜彩幣表裏者三繼晉薊鎮東路南兵建昌營遊擊將軍薊鎮外抵塞而內護陵寢鎖鑰天子之北門者也公至明法令遠斥堠蒐士卒以備七月虜訖義院公率兵直前奮擊虜三十騎殲焉虜獲無算軍聲大震自是一軍更喜得南將謂戚公繼光以來一人而已惟是信地東西千里而遙三隅設營而公握兵爲中權三隅有警皆救是冬石門路烽起公擐甲率步騎馳二百里至備

次賞

卷三十一

十四

兵副使以六十里至乃不虞地之遠近而以遲緩爲公尤公始意不自得矣先此虜酋長昂不逞率仗屬勇張武烈等三十人爲導邊人日思掃除之未能也公大布威信武烈等漸懼縮無敢犯一日公計張旗鼓犒前三十人者而擒武烈斬之一方牧寧公自謂可藉手報上恩已而同事者攘其功萋斐紛如公歎曰今之仕宦者壬夫得塗善人辟易矣予終不能偶壬夫宦而愧於志因決計歸當事者始悔知公晚而又以掩其功爲愧故彈章

上復有疏留者公語人曰吾功伐在邊陲公評在士論卽調官何傷顧母老矣釋此不去吾懼雉露之先晞也會太淑人喪以歲乙未孟冬奔還間關五千里至家拊棺一痛幾絕然哀甚而務致於禮二弟析居時分俸以給姻黨中婚喪不能舉者輒傾囊周之歲時諸子羅拜堂下訓以內政惟謹南都佳山水仕歸者多飾輿從爲游閒歌酒歡公角巾私第獨以墳籍自娛比鄰老友笑語移日無賢愚煦煦相得也而一日中風疾以卒傷哉公生嘉靖甲辰七月一日卒萬曆庚子八月五日年五十有七配淑人劉氏繼淑人朱氏丈夫子七必登娶周氏必健聚黃氏必俊娶尤氏繼王氏必偉娶吉氏必遇必延必連俱幼孫五人兆京兆中兆新兆起兆元人亦有言種木自庇種德自昌崔先生慎許可獨與吳公之爲人迨夫宣力王事被構而歸旣拙於用矣而有子七人長公負奇氣虛蔭不饒餘且耆學烝烝方駕而未已也以此凌跨曹耦而拓光先業當無難者凡可銘銘曰

矯矯吳公兮噫用拙才崇兮噫志士固窮兮噫子孫其通兮噫彼屋隆隆兮噫

太醫院吏目面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銘

面山金翁春秋八十時弟全州言甫嘗請余文爲壽迄今四閱歲公力行善不倦同視曩所稱無愧色未幾全州君復函兄子有焉所爲狀來請銘嗟乎余雅推公長者而今已矣銘其易辭按狀公諱弁字子休一字子順別號面山側授太醫院吏目世居休寧汪溪里國初名譯者博雅多幹局與趙

欣賞齋

卷三十一

六

東山朱楓林齊名 高廟特召見授縣丞不就歸作遺安堂以見志王大父芝芳大父璽隱德不耀父德顯以全州君貴贈徵仕郎騰驤右衛經歷司經歷公其長子也爲人孝友慷慨有奇節八齡大父目疾父商淮北久未歸家且落公毅然有恢復志十一從父學鳩茲亡何父歸省意戀戀不能出欲以殖業付公時博士業當就不難棄去而承考志獨計曰翡翠離越而貴章甫入魯而售者得其地也自是定居焉茲轉徙荆襄吳越而北輪於燕

家廼日起云一衣食輒念兩老人不釋擇新而時者亟致之恐其晚也及服御皆人未試且嘗者一日訓全州君曰重闈並老我輩萬無俱出理曷通歸省俾膝下有承驩子乎辛亥父歿王父垂百齡公哀毀中不廢色養越明年王父又歿當是時心憤形羸矣及營葬必備極工力爲久遠計卽垂老扶杖松楸欷歔移時乃去公之篤孝類如此全州君幼公絕愛憐之拊摩備至嘗病疫有諷其異室者公不爲動頃之全州君愈而公病意無悔也而

次賞齋

卷三十一

公亦竟安事從兄冠如父巨細稟度待從弟若弟子一依於厚妹歸朱早娶拊二孤不遺餘力家譜牒多軼公斷自始遷蒐次編輯繩繩繼繼開卷瞭然合族人創大宗祠脩復遺安堂以祀小宗春秋之儀一準諸古構請舍置義田羣子姓講藝其中金氏之文學自此蒸蒸盛矣嘉善顧九槐以金五百屬公而息之會倭變作公避歸而顧隨物明年以金子母還其家諸子愕然曰無此金也相讓者久之乃受四十未舉子媒氏謬以他妻進既覺

夫業持金錢去公惻然曰吾縱不如古人然何以舉子難納人婦哉竟還之置金錢不問乙亥浙澇田苗沒或竊高田苗種之相爭無已時公乘輕舸糴穀他郡歸以遺爭者衆大慙而止庶幾管勿安之風焉戊巳歲復大侵饑孱載道公計活之而托之脩壠墓興工作散者累千金嘗歎曰錢者泉也彌汲則彌新彼壅以爲有者如窒其源而冀流之增不可得已於是鄉人稱金爲德門謂善積又善施也性倜儻割斷如流語出人人謂得當間或兩

次賞齋

卷三十一

相構而睚眦有不之縣大夫而之公者前後縣大夫歲時存問賓射逆三老澤宮必首公五十失明迨七十雙眸炯然見者歎以爲孝弟之道通於神明信哉丁酉歲六月七日公不憚輒命遷正寢歷十三日而逝弔者趾相錯於戶曰善人亡矣配江梅田人慧淑婉嫕事舅姑以孝聞全州君方半歲取於姑氏所而襁負之卒以有立公家庭雍睦白首無間言內助之力居多爲公置側室生子喜不啻已出及見孫則又益喜嗚呼此亦詩鷄鳴小星

之誼已先公四年辛公生正德甲戌十月二十日
辛萬曆丁酉六月十三日年八十有四配生正德
丁酉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壬辰七月二日年七
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某山之原子二長
卽有馮太學生側室黃出娶貴州參議汪公珀孫
女次有翼太學生側室張出娶朱方丞鉉女女一
張出歸程理問本寬子惟浩孫四武孫善孫梓孫
岳孫孫女五長歸程文學懋功子元充次歸汪孝
廉泗論子咸穆次聘汪中丞應麟子元懋余竊感
欣賞

次賞

卷三十一

二

縉紳學士誦詩書懷印綬而制刃於人腹以相龍
斷首不少矣公也生能樹德必不辱名卽浮湛烏
俾如端木貨殖齊魯而仲尼與之弦歌不微也又
奚愧焉余故不讓而爲之銘銘曰

江若帶兮山爲礪日月曜兮蛟龍奮公一歸兮玄
宮閤冠履藏兮千百歲我爲書之照來裔

趙翁仁卿墓志銘

翁諱宏字仁卿家漢王元佐之裔十二傳至不劇
從高宗南渡居海陽之南閩觀疆宇口滅絕常續

憤竟舍宅爲黃竹寺今遺址猶存嗣是必贊中制
科官轉運而子良棟良偁省試兩魁其倫邑之言
科第者首推之二十傳至繼宗娶婦雲溪因家焉
是爲始遷祖又三傳生惠惠生浩翁父也翁生而
巍然莊靜動止自矩出入里閭無惰容里閭亦無
敢狎之者性孝友於兩尊人備極色養而事後母
不異所生人尤難之識度恢廓不設城府與人言
輒見肝膈而聞有細過又深爲避匿以此稱爲長
者少讀書績文不問家人產然與主司尺幅相左

次賞

卷三十一

二

者數也尊人故以醴起家一旦歿而翁實爲家督
不得已乃棄儒董鰥事他賈人率妻數重錢心計
及毛筆而翁文儒不習持籌事且性慷慨人以緩
急告翁不應應卽忘去未嘗按券而責負也由是
義者爲聞邑中而先世貲強半落矣翁不少爲
勸弟撫仲子時用曰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吾知所
爲亢宗計矣仲子生翁年業五十然不以愛而廢
嚴書今從外傳遊歸必自爲程督之一字不卽解
必旁引曲證了其大義而後止時用髫年能通曉

書旨人多奇賞之以此及客瓜渚令就師廣陵潤州間度歲所入自裹任外輒盡於脯贄費故時用文日有名亡何登賢書而翁喜可知也晚歲猶善飯每夜親燈火如少壯時書多手抄與客談笑慙勤杯酒間意豁如也同里孫希大以學行著翁與相友善往往從里中比肩而行鶴髮相映見者美之曰此何異香山洛社中人乎一日病諸子以藥餌進翁曰藥詎能活人耶而翁脉且絕矣遂不起時庚子十月十有一日也距生正德甲戌正月二

日享年八十有七配程氏繼朱氏先卒長子時發程出次時用丁酉舉人朱出次時璧時珏側室出時發娶程氏繼劉氏李氏時用娶汪氏璧珏未聘孫四應熊應麒時發出應星應岳時用出卜癸卯某月某日塋邑西石人之原時用自爲狀而以墓門之石見委余謂翁潛德幽光當大發於後昆奉璽書表其遂道蓋有待也而何事余言辭不可乃先爲之銘銘曰

趙姓之裔國維漢華胄遙遙有植其幹一奮制

科玉牒之標亦有兩子踵魁其曹根株既茂必繁其枝隱德乃興式是孝慈其孝伊何埒美休徵其慈伊何貽子一經簾裘既勤豐年可擬公侯之後當復其始我銘於幽以俟他年璽書焜皇貴此新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墓志銘

子公金姓諱甫海陽人子公字也拜騰驤右衛經歷已而晉貳全州未任輒投綬歸夫既列仕版矣世不稱其官而以字行謂夫聲不中其實與官不

滿其才蓋惜之云爾君與兄子順皆以孝友名誠心質行粥粥若無能者顧中藏幹略足以映蔽數十人徐而叩之不盡義不苟取自朱爲寢人子所不堪而人以急告輒領橐不少靳平生不妄與人交一條僑札之分則在久彌篤予與君往來三十餘年所得於君大都如此蓋予家食時君命其長子有鎔從予游予已丑登朝而君適至以爲參軍雖散秩亦求舉其職而已何自菲薄爲於是捐貲以新厝合挾纊以遇軍士釐敝剔姦百廢具舉諸

所學亦稍稍微見其能而一時名聞公卿間積
甚滿考得封其父母君即奉制而歸喜曰此可不
負吾出矣迨去參軍三載衛人追思之不置刻石
頌德亦異數也初君以親故弃儒而賈買於越賈
於楚已又賈於燕皆稟之伯兄子順無間言無私
吝廢舉間在忠信不欺使人樂從不屑屑權子
母而歸之者如流水十年占所進貲瘡其舊數倍
伯兄中年盲家事一決於君雖客數千里外飲食
衣服必與同之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全州命
欣賞

所活人以萬數曰微金公吾屬如何矣騰驤衛指
使以侵餉庾獄中心閱焉爲代輸出之然竟未識
其人也所歷吳若越若燕或爲粥以食或予枰以
斂或立阡以塋無處無之他陰爲人地而不使知
者不可勝數後伯兄替七十時兩目劃然復開人
皆曰此君兄弟孝義之報也予觀漢于公高大其
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曰我多陰德子孫必有興
者李邵爲候吏漢中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
于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邵猶
爲候吏人卒莫之知也君以碩德長材沈于下僚
冗秩不及施用而被其德者或歸謝君君色爲之
頽起避不與言其隱德如邵而純心無後冀又過
于公是諸瑣瑣者何足爲君道哉然撫其一二亦
足媿世之口惠無實者故予不得而略也君之歿
爲萬曆甲辰九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壬辰七月
六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汪氏封孺人子一卽有箴
側室鮑氏子三有華有蕃有馥鎔華蕃太學生鎔
娶胡氏華娶朱氏蕃娶朱氏馥娶汪氏女二余鳴

雷許時高其壻也孫男四洵郡諸生娶汪氏策

朱氏銘出庶孫輩出載孫蕃出曾孫一弘達洵出

有銘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君某山之原而屬余

以志銘予嘗銘其兄子順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

以善人爲易則孔氏不得而見矣以善人爲難胡

君兄弟之趾美咨爾後人勿怠勿止以副前人之

軌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午橋徐君墓志銘

君諱尚數字誠伯廣東南海縣人世居省會太平

橋別號午橋居士考佑弦起明經爲寧都縣訓導

妣王氏生嘉靖壬辰十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丁

酉五月六日得年六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某山之原子萬壽歲甲辰山縣諸生肄業南雍持

廷評陳公某狀屬余爲銘按狀君性夙惠髫年以

朱氏詩補郡學弟子員於業不督而工文舉藉藉

冠一時嘉靖丙寅試高等餽於學隆慶改元與弟

尚徽同選恩貢士以嶺南雙壁稱焉三試不第訓

導公命赴銓得直隸和州同知州介江而並畿內

號難治君敏練溫夷常兼其長之勞而不見爲侵

念江防爲專職募精卒謹候微賊發必得是時民

露積田間行者齋重物夜出無犬吠之警君力也

滿考晉兩淮鹽運司判官行之日士民留不能得

爲祠生祀君鹽運司目爲利藪君處脂膏而能不

賦會河水溢相當事者畫策禦之木不爲害部院

上其功於朝奉 欽命賜白金二十兩仍書河堤

懋績爲額以旌之上官莫不傾嚮君一日獨念曰

親老矣卽三公可易吾一日養乎遂投牒而歸君

事親不以老而自弛撫弟甚慈而有恩親友遊從

一不爲忤遇之者多踈釋而心醉有長者之風雖

黠於子而訓之常勤旦夜課業必得其多寡生熟

之數爲喜怒哀勸之節故其子也才噫如君亦可

以無憾已配黃氏側室韓氏陳氏子一萬壽卽丐

余銘者韓出娶太學生陶格女女二長陳出適番

禺吳應旂諸生次韓出適陳幼習銘曰

羊城之山氣所萃也蓋如春溫辟魑魅也君子憩

之百福會也以庇爾後人俾永無匱也

范長君本禹墓志銘

余少舉於鄉與范方伯涑同籍方伯行誼伏一時余蓋嚴事之頃余負疴巖居范生樸以贊至則方伯公之猶子也將以壬寅某月某日莖其尊人於某山之原手黃門祝公狀屬余爲志銘按狀范長君海陽林塘里人也諱濠字本禹先世名某者仕唐爲宣歙觀察使久之留家焉凡新安之范多本觀察公而徙林塘者自某公始傳十一世名鏐以

世貴齊

卷三十

三

鹽筴起家有隱德配程碩人生長君少警敏甫踰壯讀書能屬文時方伯衰然負雋聲長君奮而與相甲乙矣會父病案稍稍削又收責者麋至長君歎曰丈夫何所不托跡而戀戀管城子乎輒棄去之淮陰因故業而息之乃父病浸劇於是不解衣而侍治窮百方竟物毀瘠骨立幾不勝喪亡何母又病日顙天求代迨殯庀墓如前喪鄉黨嘖嘖歸其孝矣長君雅不問家人產而益以禱祠醫藥千金之著日損乃從憤快母錢走淮楊吳越踵白圭

計然家言而操其奇贏適有天幸可十載而訾大

拓長君晨起眠僮幹勞佚會計出入卽時時跳身林樾間斗酒自勞擊節長吟傍人莫測也長君以精計忍詢僥媮衣鮮食絕不御纖嚮壹如居約時顧于祠祀賓客有加禮饑者賑遺者藏貧交疏昆弟以緩急告至再折券無倦色故環范氏而里者頌其賢方伯最慎許可矣於家乘特立傳以表之以此聞爲詩與赤牘率斐疊有致有印石山人集若干卷藏於家配某氏舉四丈夫子各因其材成

世貴齊

卷三十

三

之曰械曰柁俾仍世業曰樸曰懶教之書並爲邑諸生長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六樸之言曰不腆先人爲家方伯所與而知吾子之不鄙之者其臭味也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世以儒賈君以賈儒蓋君爲德於廢箸而世發冢以詩書咨嗟爲銘賁此幽墟以永爾千百年之廬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參將田君墓志銘

君姓田氏諱應元字善長先出山東城武縣國初

諱興者以材略爲湯大將軍幕士累戰功授錦衣衛尉守禦鎮江晉水軍右衛千戶世著籍金陵始於此祖諱勳千戶以君貴贈昭武將軍祖妣倪贈夫人考諱表京兆諸生封昭武將軍妣汪封夫人君少雋爽有奇志從師受書冀以文學拓跡會大父老當代於是啓篋得太公孫吳之書誦讀窮日夜不輟文聲日起入武學丙子會薦大司馬翁公曰此奇士也置之高等明年襲祖職兵部會考第一一人南還當事以浦之船政委君浦人以爲能庚

辰登進士授吳淞總參鎮帥中軍事蓋吳地瀕海綰島夷之轂君蚤夜傍厲條備禦七策上之總帥張公繫鑿中窾一時制府監司無不目屬君矣亡何御史按吳時傳寇內訌遠近洶洶御史舉以訊諸部諸部錯愕不知所對君從容條畫甚具御史大奇之曰總司受事未浹歲也而年又最少乃能爾耶自是令下當議諮詢必加焉當是時諸部森立踊企非不見爲材片掄於君部使者撫臣首薦於朝因問閭河南管局捕事歲凶攘敗蜂起前任

者卽斗粟輒論以法君至歎曰民爲饑所驅奈何以深文治之今非傷人及羣衆者不問於是盜盡解散全活數萬人中丞大喜謂得君晚上其事晉遊擊將軍分守劉河時聞太夫人病君堅辭歸養兩臺論以非例及命下而聞計君哭泣無時水漿絕不入口昭武公泣曰汝獨不念我耶君意悟徐就湯飲裏大事中丞余公檄君之任君上書願終制解兵柄中丞勉留再三手札勿午而昭武公又時時趣之君不得已起視事甫至簡師申令爲桑土計加悲不斤斤以法繩下而拊綏擊斷人人感厲咸思一當寇自効然終任四年閭境熙恬無論荏苒之微卽甍敗不逞無片帆窺劉河者前後薦剗十餘上大司馬奏錄其功晉秩參將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君矣亡何鹽使者采蜚語論列聞者相顧愕眙欲白撫臣留君君峻拒之乃已語具王相國所撰去思碑中旣而鹽使者以指撻非據獲罪君得量移復任河南都司前此武臣列白簡絕無獲留者於此可觀君之素矣是秋君統宣武

等衛卒北防事竣論遂虜功 欽賜白金十兩時
以勞瘁致疾力求解職歸君既抵家疾良已乃以
居旁隙地築小園屋宇亭榭整而不麗草木栽植
有列鑿池置小舟日奉昭武公及諸父遊泛其中
不出戶庭而時放於山硯水涯樂可知已丁酉昭
武公患脾君旦夕手調藥以進溽暑汗淫淫下昭
武公止之曰婢幸可使兒何自苦爲君曰烹藥火
有候非兒弗任也自是脇不及席者四十日及
卒柴毀視太夫人有加喪葬成禮庚子服除與鄉
先生十餘輩結社徜徉林壑間有薦者君感之而
不通謝當道知其意歎曰吾乃終不能用田君矣
甲辰秋邁疾踰春竟弗起傷哉居恒不營生產曰
人生衣食外皆長物也自奉無所芬華惟祀與養
則志物兼至歲值 聖節必束帶焚香禮闕十餘
年不廢祖父母忌祭愀然如接者語次或及昭武
公輒嗚咽下目禁一子二姪撫之無兩擇師課讀
親爲考校文義日暮必與二弟小酌談說平生花
月之夕則召同宗飲焉無不盡意焉君尤以族黨

之行爲鄉人所推不獨兄弟能相友也族人或索
錢不能應解衣付之歲至三解衣族人知其貧乃
惠而止性不喜殺有饋以鮮者置之水久之魚鰾
蝦蛤蠃螯盈滿中矣晚節益向意梵學病中答客
書有云猶冀小安了此大事藉令君而亡恙也如
王彭輩豈足道哉君生嘉靖甲寅二月九日卒萬
曆乙巳正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一配黃氏封
夫人側室王氏子一善生王出聘臨淮侯勳衛李
公孫女善生將以歲九月二十日奉君柩塋某山
之原陪其叔以解參戎狀謁余爲銘銘曰
彼華者甫系究東迨茲昭武乃奮庸矯矯高步多
英風宴會夷門大造蒙兵農底定垂膺公飛章
上聞 帝聰角巾歸第何從容爾材則裕齒未豐
北叩新阡馬鬣封慶流芳裔奚必躬我銘貞石傳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一

墓志銘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公焦姓諱玄鑑字仲明別號洪潭寧國太平人宋嘉熙中昆弟炳炎煥炎文武狀元其後世以簪纓著考贈兵部公諱暹嘗夢朱衣乘龍者鼓樂導以前而公生頭角嶄嶄贈公大奇之稍長則置之膝摩其頂曰他日亢吾宗者汝也執本業程督之無虛日公性故敏且沈思精研絕出流輩時自負其

大
稅爲無前有司校士贈公欲大成之令無試公潛往試輒第一贈公怒答之曰汝欲速成如是非大器也戒終勿試於是贈公以卓識聞而公聲稱亦藉甚居頃之隨父避難郡中涇有王氏者慕公父子名一見結爲婚姻因贅公於家王挾貨自豪每以宴遊召公謝不往下帷舍中蚤夜不輟業歲庚子學使者楊公裁庵拔儒士第一人應試試則列鄉書高等矣辛丑上太常不第歸乃婚婚未暮聞浙王錢兩先生譔新建之學異糧往師之創台山

精舍與諸學士相切磨於中病世儒空語無事實底厲各行視勢利紛華無足居意者屬贈公疾劇公侍起居晝夜不解帶執喪哀毀骨立幾不欲生服闋母陳復疾作公步禱齊雲巖願減已等益母年病少間試期已迫母諭之往公謝曰吾幸奉母一日不以三公易也母疾竟弗起得奉飯含襄大事人以是多公孝感云數舉不售偕余師文穆許公毅齋查公念渠拙齋兩蕭公結社台山每一義必七易草乃出其精審如此戊辰成進士痛父母不逮淚淫淫不休請歸展墓故事鄉大夫家居有司僦車馬悉却弗受焦族大且繁公立家規緒正之遠遼必軌於義族與隣閭禍且不測賴公片言以解親故或負子母錢不能償立焚其券所捐不下數千金王氏以土地代奩資及其沒家多外侮公不難身爲之蔽者如千年尋盡舉其產歸之一無所受釋得戶部主事鉤考財賦得其夙敵然實泣以平恕百官吏盜糧業代其辜矣公粹之徐諭曰汝他日猶可冀升斗奈何不自愛乎其人感泣

卒悔罪自贖及改職方巡九門諸羽林材官慢令當罰公曰若功臣後也獨不念若祖汗馬勞而自聞其家聲邪自是感激奮無敢犯者公時時有所縱舍而下自戢人滋以爲能時虜警數聞當事者以邊才急公公亦蹕厲風發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太宰額欲引以自輔會新鄭相專恣黜陟非法公擬疏陳其罪狀爲同舍郎覺而阻之意不自得以疾告太宰曰無遽歸行以鈐曹處公矣公私念曰若謂一吏部郎可縻我邪馬歸愈急屬奉常劉公居間乃得請既歸灑掃台山偕一二同志詠詩樂道若將終焉者亡何以積勞病侵乃亟移至精舍廡左右毋近正襟危坐而瞑隆慶壬申閏二月二十四日也距生正德庚辰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三配安人王氏生子曰仁芳娶邵守王岩潭長女女三適太學生王廷樞舉人蕭思似太學生鄭鍾祥孫七世雍世彥世慶世庠世賡世庭世磨公有高識大度過人之材雖斤斤務當繩墨而才氣所底可屬以大事文穆公稱公沈雄個儻有

孔北海陳同甫之風而世未竟其用爲可惜也余甲子計偕遇公於宛問知余姓也嗟嚙而揖歎如平生後一再晤於薊門而公遂物填去之三十載始拜公像於仙源而志其隧道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余有感於公惡涕之無從也系以銘曰

有戟黃山水流云沄盤礴逶迤牛此俊人賢書夙占晚乃登仕維材之豐而薄於施

諱子孫有克厥家天之慰公庶在茲邪

張甌山先生墓志銘

先生張姓諱緒字無意楚之漢陽人嘉靖庚子省試以易魁其曹歷仕桐城教諭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中忌者鐫五階復諭繁昌晉德陽令以歸先生仕雖不甚顯而嘗有官位於朝然學者不以稱而皆曰甌山先生其先蜀人國初遷縣之周陂鄉始舉時弱冠耳入南雍師鄒文莊公因以聞東越之學知聖賢必可爲讀其遺書嚴奉若秘文焉志意高邁鄙遠聲利挺然以學術廉耻

自立士之求宦達問生產者見先生皆口噤不敢
出聲氣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而動異世微獨
一鄉而已甫九齡業斬斬見頭角如黨劉見而奇
之請於贈君育爲已子故楚庚子賢書稱劉燧者
先生也劉雖別生子盡以賢畀先生而劉卒先生
服三年喪畢則委貲於其孤而身調護之講者四
起屹不爲動迨其孤稍長矣乃還故姓名奉贈君
以養而喜可知也比仕宦四徙皆在留都昕夕與
同志相切劘資可與學者力爲推挽至痛哭流涕
以導之聽然後止家赤貧坐客滿堂督內人治鮭
菜供飢美或傾俸錢爲行者費不少顧慮江陵相
方貴倨甚獨念先生同舉傾意待之先生陳義激
切畧不遜避而於齊民名一能守一善者與講均
敵禮其攝繁昌與令德陽也附循賑卹恩紀勤備
至姦豪則誅鋤恐後要津貴門不一置足而許與
氣類或千里招尋不憚險遠當是時流俗多以矯
名先生善乎夏君廷美之言世所貪着者官位貨
財生死耳先生蟬蛻縉紳之中與古三不惑者奚

異世以矯目之必盡如流俗者而乃爲可邪廷美
繁昌布衣先生拔識於儔伍間卒以有直故能知
先生如此平居以道之廢興爲己重負憂人忘身
憂時忘家焦心恒慮若不能瞬息安者先哲遺言
皆欲考定後生才俊皆欲引掖幽芳潛歛皆欲表
章曰此所以逸吾老俟吾死也嗟呼自學失所統
壹而回變於俗故成之難成而不用樂而不悶尤
難也藉令佚其垂老之年竟其無用之用亦足慰
先生矣而猶不然惜哉考諱元方贈登仕佐郎母
方氏生母曾氏配某氏子潼娶李次潼弟練子而
子之娶陳繼易兩人皆郡諸生孫二曰竹曰
莊機戴國恩方應徵耿汝慈其婿也生
正德庚辰三月十有四日卒萬曆癸巳八月八日
享年七十有四塋城南鳳鳴岡之原沈郡伯鈇寔
經紀其喪而余師耿先生誄之矣余不揆敘而銘
之銘曰
既超既騰匪競匪營悠悠江漢千載同清於古爲
徒世則不耦母以所亡廢其所有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
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墓墓志銘

聖人顯道而不墮於無神德行而不涉於有非可
道器分也但一寓於器則階循等歷必有據而可
守見於魯論者班班可睹已學者道之未明而務
擬落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反
爲浮誕情縱者之所托非先生以身維之寧知其
敝之所底哉先生得年八十有一以萬曆戊戌五
月廿有四日終于正寢明年十月七日子書言等

將塋於利陽鎮之白石塢以元配沈安人附焉於
是持諸門人所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余不敢忘
先生又曷敢辭先生諱桂芳字景實學者稱惺堂
先生爲人風骨嶢巖鬚髯如戟望之凜凜不可犯
先是嶺表鄧公德昌陳白沙公弟子也以其學授
傅公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第
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
生懔然異其言蓋嚮學之意自此始嘉靖癸丑舉
進士交於羅惟德耿在倫兩先生而於欽又與錢

公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在留都六載時譁者
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性
嚴重苦確壹意內修而於成就人材則疊疊無少
勌久之爲守羣郡士民而造之旌別淑慝具有法
程盜魁四十有八人咸自歸爲善士晚罷官巖居
監司二千石延爲闔郡師多士聞風響臻一時爲
盛余所知如李君曉夏君子羽廉君清潘君士藻
祝君世祿陳君之可嚴君而泰陳君嘉訓其最著
者也當是時儒者立貪者廉頤蒙者達其爲法嚴

而信爲道久而尊嗚呼盛矣先生學以知耻爲端
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欣助若夫挾隱
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卒能抗橫流衛
正學今人不蹈於空虛而卓然知行誼之可貴其
功詎不大哉先生起家歙縣令徵爲南刑部主事
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
運司運使以歸所至省征徭崇孝義正風俗鋤姦
貪權貴者謂其清敏而士庶悅其真忼橫者憚其
檢押而善良豪其惠因循者難其尅苦而賢豪嘉

其志先後兩見論斤皆要人所嗾方其氣勢赫赫先生視之若無觀守已捍民峻拒其求旁側爲之暇栗先生自如也語載譜狀表傳中不具論先世系出溧陽侯崇徙餘干再徙鄱陽考諱某邑諸生以先生貴贈其官妣章氏贈安人配安人沈氏繼鄭氏皆有賢行以助成先生之學爲多子書言娶劉氏書襲娶羅氏孫稽古貢士華亭縣丞采古和古秩古稼古乘古孫女四曾孫祝男祝壽祝富祝冊祝祚祝萬祝永祝社祝華婚娶皆士族憶余弱冠未知所嚮往先生不難折節下之始以程秬相梯接耳已而意其無迕也乃徐引之學卽今稍知自立非先生其時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於門下士以此銘曰

允矣先生文儒申申孰知其勇超育邁貴人以勢休我操彌篤人以利回我白不辱權姦剝下虓虎不如守道捍民莫卹其軀信信宵人好佞醜正出力以擠大用弗竟位則有制道不可窮授老於家四方嚮風匪直也士上下是咨有直有曲繩之墨

之華繁實寡繇聖不作一奮自躬示以矩矱事功之盛砥世行藏學由乎已久乃益光石塢長歸有嘉者偶銘以昭之千載不朽

公諱良幹字以寧拙齋其別號也先世歙人徙涇之渣湖八傳至世貞公生五男子二十五孫而諱瑞者以正德戊辰進士起家御史蕭繇是以族望于涇世貞公第四子容公高祖也容生臻臻生鵬

鵬生汝金鵬汝金以公貴贈河南左叅政而金尤有隱德見許文穆公所爲志中配畢淑人生公公生軒偉有奇氣兒時甫就塾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卽識而欲放行之已屹然負巨人志矣少長遊郡校老師宿學咸歎以爲才嘉靖辛酉舉鄉試與文穆公同門因訂交焉遭畢淑人喪哀毀踰制於贈君不釋帶而侍以其聞開門授徒爲甘毳資授室兩弟仲蚤世又爲婚嫁其子女而淑人朱辟繼助之爲孝廉十年不自名一錢也公旣以孝友聞而

尤篤信文成之學緒山龍溪兩先生皆文成高弟
狎主道盟公寔師事之其倡會水西若貢受軒沈
古林查穀齋三公唱于和唱不啻用鹿然公三舉
不第陶汰于師友間而養日遒迨辛未始同世父
定肅公舉進士時榜首爲陽和張公而南宮舉首
則定宇鄧公公因締交互有所開發初授戶曹權
稅崇文門賂例簿多不均欲有所更定不便者因
以爲謗司農王公難之公毅然曰事顧是非何如
耳至於利害某願以身當之王公爲之改容卒請

于上如其議自是曹中議未定者輒就公以決章
疏必屬公視草矣退食之暇偕張鄧二公及海內
諸同志孳孳討論如在水西時已丁繼母艱起補
戶曹旋丁贈公艱已卯免喪復以原官權稅河西
商旅爭歸之課反逾額又爭構祠俎豆公公聞亟
以直易之爲齊賢館美金二百餘緡儲之篋庫或
曰不虞後來者竟沒于公曰吾求無內媿耳且人
誰不如我已嘗郎中秩滿出守越越故文
至月復稽山書院建仕學所日羣

衿紳講肄其中嘗曰諸君以學生而戎乃以仕學
其學一也公業子畜其民所當興除者不難排羣
議而肩之於是有三江閘西陵海塘之役三江閘
者郡水所由蓄洩也久圯不治公議建之功成而
所灌輸者萬頃西陵塘囑于水洞民居無筭築之
潮暴至石不得立公爲文以祭潮不至者三日人
謹以爲神二事見張太史及溫中丞記中越自宋
迄今垂四百年靡志之者公屬草張太史及月峯
孫公而志成歲當大稔寬賦減徭首捐俸爲郡人

水西齋

卷三十一

三

倡令富哺其貧而貧爲富守爲民兩利由是越中
安堵當事者傳爲閩省賑法公故殫心于理至是
守越者六載居恒嘆曰守乎守乎守介上下間欲
爲而上不與則撓欲爲而下不與則壅安所得爲
令樂乎使爲令而得行其志卽終老可也已轉蜀
憲副曾大計忌者力擠之中丞滕公爭之不得調
黔中黔故僻陋公治益辦或怪之余曰是吾所欲
於蕭公夫近則奮遠則以怠非知德者也公以余
言爲然會當慮囚囚乘間謀越獄憲長稱疾不出

公亟往諭之乃立定又以黔爲文成過化地從吏
直指使刻文成錄詔多士而代之敘尋叅政大梁
梁苦河決若歲侵上遣光祿鍾公以內帑金賑
之饑民庸至疫癘且作公分地以處其餽粥以食
所全活視越爲多已羸贖銀三千金言于直指易
穀備賑如挈令已秉憲晉中肅僚貞度制府王公
重之特薦爲填撫一歲而遷梁右轄三月晉秦左
轄秦地邊虜芻粟浩穰宗祿及上供袍服往往
溢額公爬搔按抑之而兩端適銜中旨至公一切
裁之以法會劉有源者怙璫勢挫士至死公立具
狀請兩臺籍奏之論如法兩璫信思噉公竟以
無所拾短長而止秦人以是欲得公撫逾甚而公
以入計行矣司功方報最或以晉事糾公主者重
違其意再議調公卽投牒以歸至則分金贍族子
若姪授田有差仍割腴田爲義莊如文正公故事
竟兒時志也治舟一若古人所謂浮家泛宅者欲
遍訪東南同志以所學印證之未果而公卒惟公
提身爲政大畧可紀者如此可謂賢於人矣查君

友知則言公然而人或不然乃謂之賢云爾公未
嘗以爲逾人也自學失其真往往生務樵奇以動俗
雖歸之輔教警世而無當於中道公得之龍溪龍
溪得之陽明先生斷然不爲隱怪與導道者所眩
惑所謂中庸而避世無悔者公所知之矣蓋其言
曰行不從心爲矯言不由衷爲詐此自托於人僞
爭須臾之譽耳非道也又曰學不可有執伯玉行
履至見信於婦人行年五十而乃白知其非也知
非而後能化噫公之所造此不可窺其崖畧也哉
以故平生間然自修絕不爲卮言現行以炫世於
義弗安雖在勢處顯不爲屈隨非其好雖舉世從
之不輒與之比自昔修士才臣未乏人也而篤信
好學卽聖門以爲難如公雖謂之信道之篤可也
所著有四書臆說家乘關志及詩文雜記藏于家
生嘉靖甲午十月朔日卒萬曆壬寅四月六日享
年六十有九配朱氏封淑人子四長思似舉辛卯
順天鄉試娶焦職方女繼娶趙次思修次思倡皆
貢士思修娶 伯女思偁先卒娶鄭叅知女季

思作縣學生娶趙中丞女孫七人之龍似出之
之豹之猊修出之鵬倡出之騏之驊作出思似等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邑合山之原手述官闕事
行及公門人葉侍御之狀徒跣來乞銘余知公審
矣不敢辭銘曰

惟性於人惻以福降而下衰混沌蝕既隱若怪事
魁躡人之君子乃天賊惟公闡然順帝則罔生焚
然不失直神祖聖伏道否塞我爲標之示遐躅後
有攷者庶茲刻

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墓

志銘

三代以來自孔氏聚徒洙泗之上師弟之名義始
著其時顛沛流離相依而不去及其歿猶低徊留
之守其教而不敢墜可謂盛矣嗣後惟漢之經生
謹守師說有古之遺意以觀於今若華君貞季殆
其人非耶君諱復元貞季其字常之無錫人弱冠
始生以孝讓聞鄉人賢之會余師耿在倫先生
令至以古學進多士疑信者方半君獨當於

心曰此真吾師也自是三十年步趨言動卒以先
生爲程先生爲少司寇及總南臺君從遊日久
所聞日篤每片言落紙手抄口誦冀旬日而滿國
中惟恐其傳之晚也先生歿爲畫像於祠率弟子
以時誦肄無少怠又爲位衙齋出告反面如其嚴
君然其在京學若辟雍壹以先生之教教之先是
有持異說者先生以爲憂君佐先生排之力或言
三教一也何自分別爲君曰三教而異也吾崇儒
爲正也三教而同也崇一乃崇三也聞者以爲篤

論君以明經起歷應天府學訓導國子監助教
部司務戶部員外郎郎中五仕不出南都所至有
能名而莫久於司訓時君意勤語和容貌溫然士
知君之愛已也委心焉君亦自喜爲甚至今知名
士爲君獎養成就者爲多晚奏績北上謁孔子墓
而南嘆曰吾少讀聖人之書長從耿先生游聞聖
人之道今老矣又得涉洙泗瞻闕里見聖人之居
平生志願畢於此矣亡何感末疾卒君生嘉靖辛
卯十月二十日卒萬曆辛丑七月某日享年七十

有二考諱雲南刑部郎中妣安人楊氏生母孺人
支氏子二之褒貢士娶曰周繼曰朱曰尤之喬殤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之褒持顙翰編起元
狀丐余爲志未就而之褒卒於京師無後以從子
璵與嗣銘曰

維司寇公門閭有爛君爲幼子堂構曾與鄉校國
雍仁型義範厥有頌聲後先同貫乃領兵曹乃綰
計繁戎有緝伍儲靡失筭士也懷恩吏不敢玩何
以能然學殖其幹言必稱師惟跡是踐在人亡書

守而無畔子巧埋附身頌異縣兩世忽焉所識悲
嘆何以慰之納銘幽窆

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
宜人高氏墓志銘

君諱某字行甫別號小江世居大梁建炎中扈蹕
而南居錢塘明興靜菴公文貴生子怡靜公士寧
怡靜公子都御史誠誠長子將仕郎謙將仕公生
子松江府同知璿君工文也璿少子龍江公源江
西按察司副使配恭人陸舉二子且勝冠矣最後

復娠厭而欲藥之夢一老人擲碩果懷中心疑焉
遂勿藥而生君因名之以志未幾二兄皆蚤世且
弗嗣君生而姿貌魁秀六歲從憲副公之燕見滄
夢公見而器之以長女字焉君爲文爾雅篤行誼
年十七當省試歸自閩而郡校士已竣應遺才試
合浙士二萬拔四十人君以第三人入棘名駸駸
起試畢補錢塘學弟子員是時茅公許聘女卒宮
保高文端公以女歸君君生十九年而宜人十七
耳兩人皆貴家子急赴義好施予君又好客客之

履相躡也而脯餽漿酒無不取咄嗟辦者宗姓中
表有弗給歲時遺之粟若帛或一再至囁嚅不敢
言兩人心知之先爲發端務令厭其欲以去友人
孫先墓併於里豪族一二寡人業頽首授券矣孫
飲泣以告君割橐立贖之以歸乃已沈某輪粟入
胃監至都而病逆旅主人無留者君延與同舍湯
羹食飲率躬致之而竟以病劇歿歸貧且垂竭君
緘數十金授其幹僕曰歸而主立志以金授吾家
不且可以代匱也抵京口而卒後事賴以濟毛某

名家子于燕從君游病二載而赤貧一椽蕭然偕一妾一稚女以居君憐而衣食之久之病不可起一椽復質母錢家收責者數姓相聞也君爲散金代償之毛感泣叩床請死以妾供灑掃君但曰是尚得爲人乎不數日死君爲治調凶事而厚歸其妾若女于家時君從高文端載而北輸貲入太學異以待試也歲癸丑憲副公致政歸君乃還率其配候起居奉杖屨日擊鮮爲樂猶慮不給而又廣延客客善彈琴者工繪事者鬪雞踴躍者皆令畢技于前蓋十年如一日也戊午陸恭人卒辛酉憲副公亦卒君哀不廢禮喪葬戚尤先是辛酉當北試君戀戀子舍不欲往憲副公曰若憊我耶吾固健七箸若何憂君行而公疽發于背宜人躬湯藥額天祈代迨卒且蓋棺宜人泣請少緩之以俟而是夕君至得視爲含歛聞者益賢宜人且相詫四千里而遙那得懸合乃爾蓋君于徐沛間聞父病乃兼程七晝夜抵家人咸謂孝感所致云服闋復當北君且倦制科業矣會江流相者憲副公推荆

時所識拔士也少與君同學相善至是重用事數以書召乃促裝往赴之因得以中舍給事殿庭先是高文端適宜人哀毀得血疾然聞之恐滯君行也行後病益瘁而効君聞而哀之乃請急歸官葬事而又念宜人不爲更娶抗人蓋兩賢之甲戌秋穆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紱宴于儀曹丙子與修大明會典丁丑秋世廟實錄成陞大理寺評事官辛巳年兼翰林院典和是歲以冊封諸嬪德成賜白金一鎰大紅雲羅一表裏先後贈憲副公中憲大夫母陸恭人高孺人丁亥大明會典成陞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宴賜如初庚寅五品秩滿階奉直大夫贈高宜人孺又以累朝訓錄成晉陞郎中加四品俸癸巳陞光祿寺少卿甲午進呈玉牒仍以少卿加正四品服俸其間蒙恩賚者十七賜宴者九扈蹕者再陪記者十皆異數也爲人馴謹然當大事則慷慨有節際方江陵盛時貴倨甚慕者爭求交驩君爲之地君謝不顧公庭長揖外不

經詣其門間一燕見寒溫數語而已以故有辟遠權勢之譽而亡可摘爲怨後數年江陵蒙譴親舊率以株累去而君自如居恒深念身扼一第非砥行無以自見坐是周旋數執政雅操無改然亦以此當執政意深相引重非如他簿吏隕唯諾而已文淵閣者上所藏圖書府也高皇帝諸御書在焉日久半爲蠹蝕君白諸政府擇之得四十紙裒而成帙爲疏以進上嘉納之欲盡覽累朝實錄而索其副于閣臣君曰故事正史尊藏禁中而異時纂述惟副草是藉有如乙覽末周浸致遺軼後將何稽乎聞嘉靖初亦取諸閣臣嘗別錄以進今宜先錄永昭二史其他經進者可仍也政府訊前事良然及詢嘉靖初所進已烏有矣由是益重君識御史某言事切直上怒欲逮杖之賴政府救得免而給事中某上疏語益切疏且奏呈副封政府政府曰是累主上之明而益御史臯也疏省必震怒并杖兩諫臣如國體何爲召君謀之君曰封事上未曰上矣欲疏請解乎曰然君曰

今日爲某御史解明日又爲某給諫收亡論召厭取怪得無重上疑而謂下之相爲此也請往見司禮止前疏無上政府大喜即趣行乃感重閣達直舍備言諸公保全直臣意者當有難色君持論歷歷數千言氣愈壯乃得發前疏歸政府政府曰微君朝廷又多一番事矣乃奉手疏分者再其所排解多此類歲乙未君以年至乞骸骨歸里于是益捐俸葺家舍且遍祭宗人而尤倍于寢者平居杜門不出公庭自鄉飲讀法外跡如婦也而

顧喜賓讌每花月之夕簪冠野服乘筇輿行園囿集親知驩飲優伶雜沓于壻次第捧觴上壽如是七閱年而卒得年六十有九子男六長大嵩爲伯氏某後次大山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次大猷大崙大對大岑大猷大崙郡諸生女二適周大毅錢養庶皆舉人孫男三遠觀遠大山將以辛丑某月某日奉君與宦人壻于龍華山之坐而先期走金陵奉狀與幣言曰壻子之習于先大夫也敢以不朽請余往遊館閣間日與君接觀君溫然長者也

而心敬之君甫歸而讒構中起良夫退舍益信時之不可無其者已是其可辨銘曰

噫吳君何儻似攻拙文揚芬郁卒致身游天祿維柄臣實推轂迥不賦徇轉得鳴能然識則足況淑媛相隨弱義而聽善且告生齊死共或何以塋訖山麓我爲銘志陵谷不遷秋名不沒

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

君諱敏耕字伯年先世是縣人國初徙富人實京師諱全者始占籍上元全生榮榮生經經生鸞鸞

生仲交先生時泰博學宏詞擅於當代配沈氏侍御韓峯公女君考妣也君夙賦異材丰神韶秀戲同竹馬見苦李而先知歲在珥車問楊梅而卽對矯矯然揚氏之龍文謝庭之琪樹矣兼以器業之敏無煩就傅朱穆力學中食忘餐延篤耽書借本輒諷是以節陵遺策汲冢殘編劉歆之七畧九流張華之千四萬戶無不因條得葉望表知裡間相與執銅斗以辨年指巾箱而隸事余嘗愧君君不余愧也年十有四遊於黌校君父方負盛名居京

輦一時綴學摘藻之士汗簡懷鉛之客靡不聞風響徐賓席常滿君以英年參其高詠拙學竒於三餘挺詞鋒於百戰四座懍然咸爲誦服當是時聳修幹以凌雲搏積風而運海豈足道哉乃豹文長隱狗監不逢君輒斥棄俗務澄懷觀道始跌宕於玄津終激揚於白法駸駸乎觀三門於鏡象悟一乘如掌珠矣每山水之遊風月之夕或我疑而君啓或君問而我荅衡轡旣設金湯斯闕一時之樂謂足千載而渠命不融有涯先謝惜哉時萬曆戊

朱三一

三

戊三月朔也距生嘉靖丙午正月望日得年五十有三厥配徐氏同丙午生在家爲女士佐君則良友傾筐倒庋延逸少之客舉按齊眉修德曜之敬慟君之亡遽成沈綢後二歲卒是歲某月某日合塋於孝義村起鳳山之原禮也子振之葺君遺草爲軒居集若干卷并仲交大城山集以傳且排纘事行謁余爲志嗟乎法虔逝而支言莫賞荀君少而鍾委後事車亡輔在老仕壯責寧不悲夫振之郡諸生娶呂氏君長子次揆之娶張氏次大有出

後從兄敏忠聘徐氏女適齊王孫睿諱銘曰

君之問無不知也外王父奇之謂前世所讀之書君之貧而掩骼也大京兆愧之謂我輩所難之事蓋其所組者萬有餘積而欲施者百不一試宜相識者弔君之窮而詎知其心之大通彼且以生爲遽廬彼且以死爲清雖是區區之遇合惡足芥蒂於其中也耶

贈將仕佐郎南京戶部司務芸莊石公墓志銘

項 天子上徽號於 皇太后念朝士大夫皆褒崇其親以風示天下於是南計部司務石君雷得贈其父芸莊翁如其官寔始稱贈翁云贈翁業以某年某月某日塋某山之原至是手盱眙令丁君汝彥狀謁予爲志銘按狀翁諱某字某芸莊其別號也先世居遼左高祖某從戎于貴之永寧家江安至某遷衛城以勸儉積貲起其家子寶領鄉薦仕至州刺史四政皆有能聲滇之太和鄆之安陽以名宦祠祀之不絕配略氏生贈翁兄弟翁長子

也爲人彊直而高曠慕古陶彭澤之爲人雖家四壁立靡一日廢酒然最敦孝友父別駕永州歷洞庭夔峽往省焉間持祿美歸佐乏則蹢躅負重蘭足走長途靡屑越一錢男女弟四人撫之皆盡恩意家事一切倚以辦不使爲弟累也嘗從父采木涉巨浸會風濤作帆張不可收翁挺身出死力落帆船乃獲濟間往反滇雲有女乘夜來奔者嚴拒不納其大節耿耿類如此久之刺史歸時奉酒食前倣昔人斑衣戲匍匐以娛其事繼茹苦無所言

卽臥水衣蘆不過也凡飲必偕諸弟乃盡懼居恒好儻儻非常之節言必準古鄉人或不類必援大義而判之不少屈於人以是乏鄉曲名然心腑洞開情意獨至其於錫簿絮紛機變四出不一掛目也囊橐故不充數費於婚喪補苴闕家益落未嘗以爲憂而酣燕自如其自托於古任達者流不虛耳生嘉靖甲午十二月十四日卒萬曆癸巳三月某日得年六十配鄆伯羅公長女子男三長曰渠增廣生娶丁氏次卽雷娶陳氏季星附學生娶羅

氏女三嫁百戶丁世芳盱眙令丁汝彥諸生陳經
夫贈君舍眞蹈義隱德不耀以有計部君計部君
矢志飭躬底懋厥職揚於王庭以知有贈君 明
主因心廣孝褒及幽遠而恩命行焉計部君擬錄
其副焚諸隧道室中之主易新題如儀而置志石
未備無以光昭 君賜而沒先人之德也故丐余
爲銘俾詔後人以教不忘余念明 上恩最有位
史職也故具列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有美石翁孰曰不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游何有

大書

卷三十一

鄉飲不汲泉酒德自豪其天者今入貲爲郎雅非
翁志 圖書焜煌乃以子致 恩明自天聲載於
人易慰爾後刻石墓門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
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
子東崖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
蓋以學世其家有以聞天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
先生卒於萬曆丁亥十月十有一日迄今十九年

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璧
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
徙泰州安豐塲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
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良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
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
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
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
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
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

大書

卷三十一

三

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
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繇枝葉而
達其根派流而迴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
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
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
主教者皆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
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
迎之真州董都丞迎之建寧徐殆難悉數歸則隨
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

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
天臺耿師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
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
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
余師大賞其言定爲石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習
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余友楊道
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
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
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

大史記

卷三十一

七

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
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
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
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
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
樂非樂道邪曰樂仰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
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
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
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

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
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
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
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
祭千帛長社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
罷蓋心齊 身格物爲鵠先生嚴取予敦孝弟
聯宗族關必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
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卧自如
臨終屏婦女母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

大史記

卷三十一

三

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
七葬塲東之新塋配吳氏繼方氏倪氏子之翰之
遇之麒麟之美之文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其
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
齋絕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
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
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
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
深輒不揆而爲銘銘曰

其密也蟻屈其動也龍變身不離潛其用則見如川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人

李隱君元美暨配孫氏合葬墓志銘

隱君李姓名芳元美字也先世長垣人靖康中諱堅者爲集慶保寧威武三鎮節度使堅生世榮以團練使防禦太平州因徙家焉世榮生玠觀察使玠生慶祖承節郎監江州酒稅慶祖生叙文學伏一時碑版之文昭曜遐邇終太平路儒學教授子

次金齊

卷三十一

三

二曰習曰異高帝自和陽取石習一見知其真主率徒陶安往迎之高帝曰吾得太平爲根本非習莫守挈安詣金陵而習畱守太平卒于官翼魁江浙行省爲熊朋來鄧文原胡長孺諸名碩所知從遊每數百人除教授不赴自是仕州郡史館編修者不絕皆以文儒負盛名至隱君年十歲始就塾不肯竟學也爲人魁岸有氣綜農圃方技家言性善酒窮日落月坐客呶呶宣臂相狎然無敢加隱君者世隸縣籍諸文鼎謀牽挽入成乃移

居里之泉塘村盡以故廬使田推與之無難色邑有蔡村川原幽邃隱君心樂之父析箸給隱君霍山田直僅百金隱君因售田而徙蔡村始至屋數椽田數十畝耳會大浸四望莽決復迫徭賦盡棄荒土而逃隱君乃鉏荆榛誅茅蕘大出財以墾田外爲長堤市之水不爲害三歲三餘家以此饒久之逃者反隱君嘆曰利不可專衆不可犯吾知所以處此矣乃以墾田盡還諸逃人於是隱君之義聲暴一時矣居恒哺飢者樵死而無歸者又繕梁

次金齊

卷三十一

四

除道建塾諸義事非一收青弗至多焚券不問人不忍負隱君坐此家累數千金隱君顧與力作同甘苦老身長子孫無文衣兼珍之奉也歲丙寅子儉推擇爲諸生始冠儒冠隱君託曰孺子冠何易之亟耶然隱君獨心喜於是進儉而語曰自子先人樹功名於草昧之中代有聞人今絕於予乎小子勉之夫身無顯晦唯德則立秩無崇卑自強乃榮小子勉之儉終身佩其言隱君配郭氏生儼甫四歲孫撫之與儼渠不殊佐隱君治家督農蚕

作宴罷未嘗一坐而飯也而又樂施予有求於隱君或予少輒曰予人矣而令其怏怏與無子同事有不平必宛劑之於僮僕榜笞欲下母傍解多得釋去至督儉學則篝燈達丙夜不輟也焦子曰儉幼刲股起母疾耿在倫先生賢重之自鴻臚序班永嘉興薪米壹取諸家邑以廉明稱夫資教以成理則家國成隱君夫婦厥有賢子宜哉隱君生弘治丙辰三月十六日卒萬曆癸酉五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母生正德甲戌五月五日卒隆慶辛未

次賞齋

卷三十一

三

四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八子儼娶趙氏儼娶戴氏繼楊氏女三壻爲鍾秀胡宗武耿宗周孫男五茂林茂材茂相儼出茂本茂根儼出茂本郡諸生曾承六啓燦啓煥啓煒啓炳啓耀啓燮儼先後墓考妣唐凹山之原墓宜有銘銘曰

古徵華胄八世其昌於美李氏有聲靖康握兵拊民重珪累組當勝國衰乃識 真主姑孰崛興大業肇茲開天首郡乃以昇之文苑治蹟世熾而降嗚呼元美乃以隱終鹿門之游儷德齊齒孰知公

侯必復其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庶幾俟之刻石墓門

養閒區公暨配易碩人合葬墓志銘

余已丑舉南宮與嶺表兩區君同籍叔中允大相季侍御史大倫並以材行擅一時於是嶺表鉅貴族咸推轂區氏而余友潘去華獨推本其尊人郡丞公時時及其隱德也嘗私草其事以示余久之兩區君手王父養閒公狀屬余爲志銘余益知區氏世德所從來遠矣按狀養閒公諱琳字某先世居南雄珠璣巷宋南渡時朝請大夫某者徙端之阮埔八傳爲樂澹公某配陳氏公其第六子也幼英敏絕出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一日之舅氏所命賦競渡詩了不容思辭義超詣四座歎焉弱齡失怙事母以孝聞定省暇博綜羣籍亡何補高要學弟子員以文高常冠諸生於是鄉人士靡不出公下公亦自謂鄉人士莫已若也顧宴試弗第及癸酉復試公夢梓樹於門意必第矣已乃竟弗第公仰天歎曰是夢何爲哉其在我後之人耶審

爾何必我輒謝去不復出時年三十耳聞者詫曰
公何爲者垂成而喪厥功公曰若輩安知予哉夫
秦我者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且二者固
不可必吾日拮据於不可必之場以搖精而汨形
去大道之程遠矣因號養閒以見志雅慕邵堯夫
爲人所爲詩與擊壤集韻度絕相似達者喜稱誦
之遇佳山水低徊不能去居恒澹然無營聲色勢
利秋豪不以入其心鄉鄰有鬪賢豪居間不能解
得公一言無不俛首聽者其服人如此羣居語笑
謹譁不可暱就至不言而飲人以和又令人意消
也當諸昆日事家人產公笑指其子曰此吾貴耳
公之托以竟厥志者自在眠人挾其有怏怏無所
施卒以不得志歿者其淺深何如哉配碩人易氏
新會縣人父居敬母某氏碩人事陳太君敬如其
母而事養閒公如事陳太君接妯娌甚和亡幾微
忤於言面減獲即甚怒不加鞭笞每戒諸子婦務
容忍母校短長然疾病凶札則調護經紀之不少
解歲飢里媪至必輟食餽之稱貸者量所有資之

不責報也故環區氏而居者頌碩人德不衰子四
長盈次益卽郡丞次寧次益盈生大始大亨益生
諸生大標舉人大樞次卽大相大倫益生諸生三
錫三聘孫曾以文學名者彬彬未艾云公生成化
癸卯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乙未十二月廿六日五
十三歲葬南蓬嶺葫蘆坑之原碩人生後公一年
嘉靖丙寅十二月十日乃卒八十三歲踰年居公
窆而合焉禮也曩郡丞公以名德自顯嘉隆間而
中允侍御復接袵而起鬱爲聞人語云期年樹穀
百年樹德以養閒公徵之良信夫公夢寐中親棹
楔之形一再世而卒驗蓋天固定之矣銘曰
種有弗莠耕弗獲力不逢年道絕寒未試而毀保
淳白獨留其贏侯來哲子孫勃興久彌烈千秋遺
統閼玄宅石可物兮名不滅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二

墓志銘

陳母姚孺人墓志銘

番陽史惺堂先生爲南憲部郎與余過從輒以古學相規蓋余方年少氣壯不可檢押得先生嚴事之志始有立云歲己丑先生鄉人陳君嘉訓同余舉進士君循循雅飭無一發言舉趾之過余心異之既問知其有史先生爲父執又知其有賢母也嘆曰君之能自匡持有自哉時君念母切日夕計

此實事

卷三十二

歸省而計適至君痛屢絕甦則晝夜哭同舍者至不忍聞徙之他所余往唁以大義讓之君乃勉強收淚扶病奔歸越辛卯十一月十日將葬母竟山之陽獨余志而銘之而勉以足先生之言噫是其可辭按狀母姚氏邑東關姚翁漢之女故文學陳翁龍岡諱尚節之妻文學嘉猷嘉謨進士嘉訓之母也初龍岡翁事繼母以篤孝聞久困名場能不以貧妻輟學母寔佐之龍岡歿教三子學皆就乙酉嘉訓舉省試第二人親黨往賀門庭晏然如常

時戒其子非謙當塗勿舉樂優伶輩勿以入門亂家教其識大義如此後五歲嘉訓舉禮部捷聞母病臥嘆曰歲大歉衆方愁餓吾能獨樂乎其以謙會諸廢費易穀賑饑人吾願也又語猷曰聞充賞者率雜以僞金無益事實易少予之便聞者感服平生中饋紉縫之勞不以老廢于婦諫止之曰此婦職也視隻字墮地亟取焚之伏臘祠祀親之唯謹與人慈而好施其天性也嘉訓自爲孝廉視身斲斷不欲齒時俗事干謁一日獨念曰母老矣吾

卷三十二

上

卽不能致甘毳如自潔何母聞而訶曰善養養志若乃不諳吾志乎哉故訓終樹立不以利自黷蓋稟母教云嗚呼不靡于流俗而知急守身之義利害窮通接乎前而不失其常心此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可謂賢已母卒以五月四日距生嘉靖壬午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八女一適太學生彭壽增嘉猷娶張氏嘉謨娶張氏嘉訓娶王氏孫男一寧一望銘曰

詩始關雎士靡不知孰能其家中外勿遠流風日

頌獨義是好於維母氏孰輔而告有美令子譽髦
畢渠終心母心象軸鸞書我友其子寔懷壹德作
詩北哀質十幽刻

李仲良繼室阮令人墓志銘

余兄伯賢先生爲人清謹不妄許可生女絕愛憐
之故於遂壻爲兢兢久之始得李君仲良子惟中
既成婚性中從余兄讀書往來余兄嶄新自樹不
以祿利爲規誨弟如世俗之旨而已者故惟中器
識日進卓卓非凡子矣今去之二十年所兄女既

中天又余兄若嫂且相繼卽世惟中乃於余日親
蓋有臭味之似焉非獨以子壻故也惟中秋九月
十日罹母阮令人之喪余往弔之未幾惟中自爲
狀偕其兄弟五人詣余曰不孝將奉家大人之命
以十二月十九日葬母蛟山而冀先生之哀而銘
之噫余知令人稔矣是其可辭按狀令人姓阮氏
先世有仕至馬湖守者曾祖舜樂自臨江徙金陵
父時配母龍氏辛卯八月十有三日生令人先是
仲良元配朱氏盛年未舉子夫婦輟以似續爲憂

乃謀聘迎令人側室令人生裁十五年耳而縫紉
酒漿饗養滌灑不習而能語默定動凝然見者卜
其遠器又五年朱歿仲良謂可中饋主者無逾令
人乃告於祖禰立令人爲繼室中表姻戚無不嘖
嘖稱得人而壺內之政一以付之矣時仲良方廢
著鬻財於外家有垂白二親令人曲事之得其驩
心以故仲良無內顧得以專意積居與時逐而今
人又爲之躬撻篋齋轉移節縮卒之化約爲豐而
貲力之雄襁至輻輳比於素封則令人佐之也仲
良昆弟間多藉藉口語令人調護之不以細故傷
巨倫久之諸子生相屬方毀齒旦旦洗面束髮矜
紳之趣使向學書出从先生家塾夜歸就膏火親
課勤惰不少置故諸子不以饒怠誦習詩書之業
日起也令人甫五十睹家政井井就緒諸子學向
成乃勅斷瑣細齋心禮佛以思所謂西方淨業者
孰意其遽止此哉令人顏如渥丹豐肌鬢髮望者
知爲壽徵而雅多疾今年夏以仲良抱危病旦夕
扶持憂悴交懷宿疾遂作而不可起矣惜哉曩余

兄女歸寧道令人溫溫慈愛御臧獲不聞叱咤聲
乃其子从賢士大夫遊類稟之母教又庶幾愛而
知勞者嗟乎代夫之養振業之圯以義豐家合其
孝慈婦人之恒德也獨剛也而柔劑之尚也而何
劑之者學若怡終篤而子令其有聞則識過其材
所謂非婦人之恒者茲其驗歟昔雍門子以哭見
孟嘗君孟嘗君於邑歛歔不能自止余哀兄伯賢
若兄之子也慈於令人之亡有深感焉強爲之銘
銘曰

旬五踰七閱歲年也厥字仲良長十有七粵所天
也男子五人應春應時應芳應和應元誵誵振振
續其先也曰春曰時辛業辟雍而和若元京兆諸
生文學傳也長娶於揚次余兄女吳王繼之而劉
氏湯氏張氏娣姒連也女子一人夫管齊朝年差
肩也有孫志英又曰志嘉嗣將縣也噫茲其所以
爲賢者也邪

封孺人任室孔氏墓志銘

語曰知窮之命知通之時此兩言者薦紳先生儉

難之往歲 天子妙簡耳目之臣中外秩滿者咸
側身俟命洵洵如不及余同籍任君勵卿獨澹泊
自持如身不與也者余灑然異之事未定君配孔
孺人以產暴卒又幾日君補南戶科給事中將扶
輿歸以歲甲午五月十三日塋先舅姑之次乃詣
余泣曰余妻非有德善可紀也憶旬日中銓曹推
擇余同官人言籍籍孺人曰此有定命卽不得美
除當愈牛衣時耳且失身與失官孰重余遂藉以
無動今言猶在耳而余妻已矣悲夫太史其憐而

丐之銘余聞而愈異之爲按狀孺人充之閭里人
大中丞任公瀛之婦澤州判孔公彥述之女今給
事勵卿君彥藻之妻也初中丞公得子晚且賢其
才求婦之可與齊者中外親戚曰澤州爲尼山後
其子女悉嫺儀法爲公子擇婦莫孔氏宜于是孺
人年十六而來歸歸三月中丞公歿孺人相勵卿
治喪一稟于禮事姑胡恭人扶持者萬方中其歡
尋亦卒當是時孺人與勵卿之髫髻也中丞之誄
于家也乃孺人當戶先後兩喪無爽禮歲時伏臘

涕泗連如人尤以爲難中丞公旣以清白貽後
卿俛首弟子員生事日落孺人盡出奩具佐餐
時時綰紉洗佐勵卿讀夜分燈然相對曰若書
誦與女紅孰多意以從吏勵卿而就其業也及
卿拜中舍都中煩費不貲問稱貸以給孺人必慘
容止之曰將安取償乎不然豈其負貸也以故勵
卿雖通顯迄無改於素蒙云孺人先以勵卿中舍
最得今封手雲錦之語冠填而流珠不以色喜生
平口不識甘毳身不織紈綺卒相其夫鬱爲國器

太孺人

卷三十一

孺人之力居多嗟乎去貧速者居富必奢方賤挹
者當貴必泰孺人以閨房之秀輒能道勵卿以定
命望津要而不華甘恬約而靡悔非丈夫之見不
能雖勵卿之賢不因婦言決策然視北門之交謫
賢不肖可同日道哉嘗觀世之薦紳有一釋褐卽
飾車馬耀閭巷及見擯于清華則溢氣全涌奮臂
而爭雖其人婦而鬚眉亦牽於兒女之情難自割
耳語云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
繇此觀之雖謂勵卿之賢以爲人扶之其亦可也

孺人生嘉靖丙辰十月七日卒萬曆癸巳閏十一
月十一日年三十有八子二長純忠聘鄉進士李
鑑女次敬忠女三長適儀賓張君夢符子所養次
許聘潞安太守張君子忠子允泰次幼銘曰
相厥夫夫以昌育厥子以子殃禦窮者誰歟弗丁
厥祥勒石千秋今嗚呼可忘

太孺人陳母勞氏墓志銘

母勞姓浙山陰人少爲令女父母擇所歸則無如
同縣陳翁石池諶者蓋石池翁有賢行好施予於
貧交疏昆弟百金無所吝至是翁配盛早逝母歸
寔其繼室云翁以賞雄里中酬應紛沓不暇問家
人作業自得母而門內之政斬斬矣又以其間爲
子治垣屋百堵並作工匠幾千指塲五鼓起治
燹夜分乃罷朝夕拮据者餘十年石池翁歿諸子
未壯時外應里徭內治生事皆母獨任之自嫁至
老壽綉縫紵濯饍爨朝夕人多不堪其勞苦子婦
諫止之輒曰吾自安之不爲罷也治神翁爲德晚
節好施彌甚亥子歲大饑自脫簪珥爲饘粥食貧

民死者予之梓以斂當食聞丐者聲爲廢匕著輟
食案中物盡予之蓋慈惠其天性也先是母盛有
丈夫子四人母生子亦四人教養婚娶如一卽萊
茹般核賦之必以次人人得所欲無間言季子惟
敬生六歲而石池翁病翁撫之泣母曰翁念少子
乎我在終不令若無成者翁乃瞑嗣是盡產業其
諸兄而躬自菲薄以督之所爲訓課經學磨礪行
誼者悉備迨已丑惟敬舉進士庶幾以成母之意
而計適至嗚呼悲已母生正德某年某月某日歿

萬曆十七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一子八人某
某娶某盛出某某娶某母出孫孫女幾人曾孫曾
孫女幾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從石池翁
兆禮也塋之前惟敬持陶君周望狀乞銘余讀魏
史見高謙之後母撫育之過於已生人莫能辨其
兄弟所出心竊奇之以今觀孺人豈有異也善乎
周望之推言之也均子也而已出者私均已子也
而少者愛母獨非人心乎而超然物情獨全碩然
則識能匡欲故也母之賢於人遠矣是宜銘銘曰

孺人之德慈仁平直能竭其材以善家則是生良
子慰於高堂祿養弗逮榮名則長王延母上撫如
已生亦有詠之莫辨弟兄有美孺人惟其似之善
必有報天道曷私白日掄彈佳城鬱鬱銘于好詞
永著芳躅

封孺人王母郭氏墓志銘

計部主事王君述古母孺人郭氏以天年卒於京
師計部哭之累絕已絞衿裘冑飯舍之屬凡附身
者無悔乃已將昇觀歸故園而卜塋焉奉傳太
史所爲狀屬余志而銘之余與計部同籍稱兄弟
好則曷容辭按狀孺人姓郭氏陽翟著姓幽間厚
重髫髻卽知奉母教儀度整整布觀色笑容及長
爲父母所受擇對名族得今封文林郎崇德縣知
縣王翁歸焉王雖名族而舅早世家四壁立姑拮
据以贍朝夕孺人來暨不厭食貧屏新婦裝壹意
練裙疏豆佐素菜云事姑慈愼飲食衣服非其手
出不以供姑意是適語里媼曰吾今日始知爲人
姑之樂耳事姑暇輒事織紉杼聲晝夜軋軋徹

戶外婢黠評語冥然若埽閭以內米鹽蔬糲醬醢
醢漿注造必時菽粟稻粱獨黍麻麥益藏必謹種
出納量贏詘口約腹裁寸積絲累一切倚辦令出
不濫而畜常有餘宗鄭姻媼交口賢孺人且以賀
其姑之得孺人也久之諸子生且長相其材各授
以業不任學者農不任農者學酌古述古質尤美
孺人愛之特甚顧其時髮未燥也卽遣之州城學
間歸省覲孺人亟斥以往不欲以小慈敗義妨殖
學功也二子因發憤力學述古以弱冠成進士孺
人始一開顏而笑飭之曰若通籍於朝吾不得子
矣試鏡往古富貴者安在唯賢士留其名耳爾其
唯古人是程彼鹿鹿者流直身家是營非教爾初
心也庚寅述古出令富陽孺人又曰爾今於富陽
有民社寄矣吾慮爾於事未練氣未平也勿謂民
弱而侮之勿謂事小而忽之勿謂朝廷遠而負之
求無愧民之父母可矣述古奉之惟謹已而述古
以考最得封文林郎崇德縣知縣母爲孺人
已未晉計部御孺人與封翁如京邸食四方水土

之腴狄冠展衣榮於闕下矣顧儉樸之性無改其
素日討諸子而訓之尤諄諄以聰婦言爲戒諸子
佩其言閨門雍睦墳奏而箴應未艾也乃孺人甫
踰歲二月十有八日以微疾逝矣距其生某年某
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
原丈夫子七習古憲古師古酌古述古期古遂古
習古冠帶儒士酌古縣諸生述古卽計部與余同
舉己丑進士婦陳氏劉氏和氏楊氏朱氏朱氏帖
氏孫六仕俊修儼价估曾孫三嗟乎婦之爲道有
順承之義而已才足助之則其難矣至智足以開
其子而爲之端其趣操蓋其又難也孺人子少而
登第無疏戚皆以寵榮爲孺人喜孺人曾不色動
而壹以名賢爲瑣規此其識可閨閣之流品觀哉
是可銘銘曰
維母於予亦或多有孰受其成以昌厥後文駟雕
軒白貽之究側視旁闕非邁則偶庭特與羊繇牧
與狩我篆銘詩以告他母嗚呼斯石其勿以枳
雲南永昌府同知簡齊李公配宜人胡氏墓

志銘

宜人文學胡公珊之女奉政大夫永昌府同知李公敬之妻峽江丞蔣孝廉蔚之母生正德乙亥某月某日卒萬曆庚子十二月某日享年八十有六閭里同哀黃稚走哭士大夫閔惻弔奠無虛日於壽福哀榮備矣而孝廉君悲不自釋謂宜有以垂久遠而不忘者手自爲狀詣金陵謁余爲銘余則安辭宜人生而端凝靜默家人竟日不聞語笑聲家池巨族璣翠統縠填委帷第間無所好也文學

公奇之語母張曰兒貴徵種種是不可與凡子時奉政公負詞學有雋名文學公器重之因納禽焉宜人年財十六耳見者易其少或不諳婦職宜人顧善事奉政公父母公父母靡不悅宜人者奉政公父爲古源先生從陽明甘泉兩公遊家儀壹票古禮他婦女率厭苦之而宜人功容範節自然應會當是時古源公談經樂道不問生產宜人相其夫檢料內外籌廢舉信以篤其生者甚均且至而有矩法其於親所晨具備夕具糜飲疾具藥皆手

誦而進蓋兩尊人安奉政公之養者若干年皆宜人力也生兩子輒爲選師驅之學比督業益厲讀稍間輒白奉政公加譙讓不少假顏色故孝廉君堅決績學一時輩流多出其下歲已卯舉鄉書而宜人喜可知也則戒曰爾世清白毋逐時俛仰以隳家聲孝廉君益自約敕如時人徵逐干請一切謝不爲宜人則又益大喜客至重觴累俎無不饜飽去而自奉則疏食菜羹不厭當奉政公倅充已守隨已貳永昌蒞三大郡號最沃饒矣而垂橐受代宜人無忤色語兩子曰吾豈以二簋傷而父廉邪宗姻中性行異度戚疏殊等皆劑爲之禮子婦燕見必整容侍側觀顏色進退宜人亦不以其故解嚴田婦里媼稍不檢輒屏斥之無敢近而以鄙窮振乏則不限畛域賴以全活者甚衆尤急喪葬予棺槨以爲常蓋孝廉君之狀云爾而孝廉爲人余乃得之士大夫間嗟乎奉政公未亡而宜人代之養與誨矣不獨以家能也孝廉未仕而士大夫信其守矣不獨以文著也是可無銘子蔣娶施氏

大京兆公堯臣女蔚娶孫氏縣令公湛女女適吳
大驂章世名汪士謙施鳴謙孫二吾鳳本立銘曰
天台之原山廻泉委築之俅俅外衍而中美公藏
於斯宜人副之更千百世其勿毀以來福祉

別駕龍岡黃公元配孺人徐氏墓志銘

故饒州別駕龍岡黃公之配曰孺人徐氏徐氏自
國初以軍功世隸某衛父武德將軍敬之母某氏
孺人年十九歸於別駕公以不逮事先姑爲恨歲
時修祀輒爲泫然時居貧奉太公以時羞食飲唯
謹晝汎埽汲爨夜則與別駕公一燈煖煖夫讀
紡不丙夜不休太公亟稱之曰賢婦云越二年別
駕公舉於鄉越五年而仕越十有一年而歸又越
二十有四年而捐館舍孺人攻苦食淡自少至老
如一日率子婦工紉組不得惰佚於諸子教之讀
書而日課其程後子成長諸孫嗣起而孺人亦老
且衰矣亦不以其故而弛嚴諸喪祭婚嫁躬自督
辦皆有法僅以告成事於別駕公別駕公不知也
別駕公以拙宦枵鑿於時孺人執詔由敖不爲一

切推諫語以傷其意人尤以爲難性端重寡言笑
顧能知大體持義嶄然不可動初別駕公得歸州
學正談者盛稱道遠多阻或有尼孺人行者孺人
曰惡有數千里外忍不相隨以自爲安乎已而人
蜀蜀中難隘如襍人輒舍舟而陸孺人端坐其中
素波白激衣裾盡濕屹不爲躍呂有頃別駕公偕
計吏北上學舍孤懸城外會龍州有薛宣撫爲亂
去餽不甚逢人情洶洶同官輩他徙避之孺人獨
闔戶不去曰有命久之寇竟不至人乃嘆服後自
峽江還次彭蠡夜風浪猝起水高數丈隣舟蒼蒼
叫呼至不可聞孺人胸別駕公曰危矣亟攜孺子
登岸吾在此母俱羣魚腹爲也卒亦風息獲全夫
世之以節顯者必要之危難而後見則亦所云不
幸者焉孺人身瀕危者數矣執大義而彌堅輕死
生而不顧雖亦幾幸無恙而操趣所寄凜凜焉與
秋霜比質矣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
伯夷蓋言難也嗚呼此不可以觀孺人也哉近世
士不知自立微獨教衰使然或牽兒女千語噎噎

不能自割者有之如孺人之朗識以成夫之美而卒開其後人非偶也孺人生嘉靖戊戌七月八日卒萬曆壬寅六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子應登輩於是歲某月某日啓別駕公之兆附焉狀其行以眎余余於黃肺附之戚知孺人也按狀言言實錄也曩已銘別駕公其世系子姓婚娶不復出而撫其大者爲之銘銘曰

勤禦諸艱底於白首死生倏忽執義靡咎岷江彭蠡山高水清吁嗟孺人爲婦程兮

兵部職方司主事焦君元配安人王氏墓志銘

安人寧國涇縣王氏兵部職方司主事同郡太平焦君諱玄鑑之配年幾十有幾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與兵部君同兆安人曾祖德甫守武昌兄岩潭守南安家世二千石安人處里含饴約未嘗以爲泰事兵部君謹甚衣食服御待之而後安夜讀則手治絲枲居其旁以相之蚤夜職作不以寒暑間或勸止之曰此婦職也

何能坐而耗所有乎其自奉養無敢稍豐至以窮來歸者輒分財予之不爲秋豪計惜當兵部盛時賓客傾一時自京師至四方多慕其厚既見皆樂從之遊資斧酒漿安人所以接之未嘗有倦怠不欲之色壬戌饑人晝聚剽人而奪之谷兵部君會遠出安人諭曰若等利吾谷將以生也而法掠者死求生而得死非計徐之吾賑若矣大發倉予谷至千石衆感泣而去戊辰春詔選良家女實官掖士民奔走不暇擇而婚安人曰國朝選女無及宜歛者此詐也止女弟婚不行頃之事果定其卓識類如此兵部君既歿安人教子女有節法書若女紅有不中程輒朴之泣曰吾不及從夫子地下徒以若輩耳以故其子女皆感而有立蓋安人富而能勤貴而不驕以能相夫子而宜於家知者以爲過人而安人若有所不及也噫可謂賢已余辱與兵部君同宗知安人行爲稔旣爲兵部君志而仁芳復以安人墓文爲請余不能拒也諸事行及子女婚嫁具兵部志中者不復出銘曰

吁嗟安人令儀維則來嬪君子時藝其德有偉矣
部學業章章旋爲大家爵祿寵光俯之仰之承翼
自我於慶有施動無不可梗挺中丘松楸如茨從
君子遊協我篳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元配孺人方
氏墓志銘

孺人姓方氏皖之桐城人配中丞趙公學者稱柱
野先生者也公材業爲世名卿其仕不究於年而
孺人既寡後七年年六十有四以萬曆丙子七月
三十日卒歲丁亥塋於縣之白楊冲十有四年矣
子鴻賜過留都手自排纘孺人事行屬余爲志銘
余曷能辭按狀孺人石山處士方翁濟之長女也
性惺惚不羣少聞兄弟輩讀書一過耳輒習又精
女紅婉孌寡言笑石山翁內奇之語嫗曰是女必
貴母予凡子時中丞公若年以夙惠著翁一見大
喜曰此真吾壻也孺人既歸中丞公舅一竹翁與
汪夫人兩老人在孺人手調漿消脯飽而進之以
其次佐公讀雖甚貧而能儲之積少人人得其意

一竹翁嚴教子如東濕然中丞一再弗第督過之
甚苦孺人慰解之而徐愆愆其就業時篝燈拭几
研以導之竟用歲庚子舉南畿第一人甲辰成進
士授比部主事改禮科給事中尋轉吏科左給事
中馳 恩封父母及孺人公笑屬孺人曰微而力
也不及此今稍足以償矣已中丞公丁艱巖居六
年卜築鷄林山孺人生田間雅習其事於是率臧
獲課耕紡戒約僮奴無輒入城市卽以事之城市
敝屣楚楚不知其爲貴人家也一時言家法者率
歸之無何中丞公服闋以吏科都給事中晉南太
僕少卿歷通政太僕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貴陽二年調南京時公年未至孺人輒曰髮種種
矣可再出乎公折曰吾志也孺人歸爲中丞公
選勝爲報地脫簪珥買田其傍曰此有洞有池
可游可泳殆足以老已中丞公益加葺治顏之曰
宜秘時時令婦長老置酒高會又招延四方名士
講孔孟之學於其中歲課數百斛以供賓祭待
問遺寔孺人發之富是時子鴻賜學日進益多

者遊其入陪鯉庭出從鯉館孺人悉資之無倦色
先是孺人出囊裝爲中丞公置側室丁卯舉一子
已巳中丞公捐館舍孺人撫其子涕泣曰兒尚未
識父也爲之哽咽不能語者久之蓋擁愛之不啻
已出云子二長卽鴻賜太學生娶盛司徒女孺人
出次鴻臣妾林愈憲女側室出女二一適太學生
方學惠一適方侍御子若節孫一湛之娶齊孝廉
女嗟乎事舅姑以孝克家以勤而逮下以慈惠有
一於斯足以稱賢矣至於各人勝士勤繕勸勞必

卷三十二

佐夫若子於正學而爲亡窮規非婦女之恒也是
可無銘銘曰

有儒君子永百秋斗揭嶽峙江河流美哉孺人真
其仇山回水複終此丘太史銘之

宜人何氏墓志銘

金陵爲豐邑舊都人物仕宦冠冕天下其崛起一
門重珪累組者蓋多有之父子則余祭酒顧翰編
兄弟則陳中丞顧可憲祖孫則張閣學沈憲副指
難婁屈中如

秋宗家子岳次子阜並躋

應仕爲時聞人可謂盛矣若夫三世之中四登
第如今何氏者殆未之有也意慶門壺范必有卓
然異於人者頃之何母宜人殉子湛之采事行爲
狀偕弟淳之來曰願以不朽累子余讀之嘆曰此
足明何之所以興已安得辭按狀宜人孫處士水
亭翁之女潘參龍崖公之配也生而厚重端凝不
假母傳而舉止應節水亭翁擇壻得參岳公奇之
乃委禽焉是時家赤貧宜人踴勦調治無幾微見
顯而者參岳公劬書甚夜分篝燈弗中程弗就枕

盛夏苦蚊至投足甕中以讀宜人相對緝紡而
佐之寸珥尺紕之御竭其共爲楮穎費不惜也久
之成進士筮仕濮州宜人知公持法嚴每退食時
時寬譬之得縱舍去者爲多屬當產而難語參岳
公曰得無困園有寃滯乎輒爲清出數十人纔聞
號呼聲而兒生如達矣卽次公淳之也尋自方州
而祠部而參岳 璽書魚軒之寵宜人與享之而
色不加喜自參岳而冀州而被構歸也窮愁困悴
之狀宜人備嘗之而色不加愠蓋公歸久門庭蕭

寂不無翟公之歎宜人從容解之曰公不獲於一官而竟其志者命也夫古稱不得志則衡命奈何求多於造物者爲以間課諸子若孫嚴而有法伺其誦讀漿脯勞賜相繼而勅其墮者故湛之等不獨以文顯而先後居官有治辦聲則宜人式穀之以也念宗枋卑弱置廢爲廣嗣計凡舉子者三人愛之如一參岳公卒囊無一錢所遺什器圖書盡畀諸庶語湛之等曰而輩無需此也聞者無不噴噴嘆其難其他宗黨戚屬之待而舉火者喪若昏者倚勢一人不啻外戚然宜人亦竟其身不以食德故而有勑獨於丐僧絕不應曰吾安得用何氏索而爲游食者資邪其卓識類此治家米鹽果蔬必有度履履間各得其任食指數百人人得其意而性寔侃侃無少徇與參岳公交相莊如嚴賓然子姓侍側屢屢奉約束惟謹庶幾哉可稱何史已宜人豐容健飲啖固強無疾也七十誕辰姻戚上壽者相踰踰三日而平生嘉靖己丑七月十一日殯萬曆戊戌七月十四日以歲庚子十二月二十

四日啓參岳公老官山之墓而窆焉禮也子六人湛之娶周氏淳之娶俞氏澄之娶金氏宜人出潛之娶華氏湜之娶錢氏淑之娶顧氏女二人嫁吳爲霖秦輝孫男十二人棟如森如林如樸如楸如楸如梁如楞如杪如樊如杲如枋如何氏自參岳公以名進士起家自是湛之舉己丑爲僉憲淳之舉癸未爲御史棟如舉戊戌爲理官余所謂三世之中四登甲第者也而三人之官業與來者之嗣興方繩繩而未已嗚呼非宜人其時能致乎是可

銘銘曰

相而君兮燕而後人有闢兮斐亹墓門之文兮吁嗟百世其女芬兮

贈安人鄒室江氏墓志銘

安人行九諱坤芷余友鄒爾瞻之繼室也爾瞻以曆丁丑成進士疏論江陵相被旨杖闕下均戎寅春娶安人子家未三日卽攜之戊

吏部員外郎冬調南刑部又三年滿考以病歸
瞻之南而北而南屢出屢入也安人咸與俱而
未嘗有一日之安爾瞻之戌而給事給事而照磨
照磨而員外郎屢已屢仕也安人咸與俱而未嘗
有一命之榮卒之後一日始奉 勅命稱安人生
以嘉靖己未卒以萬曆戊戌年四十而已安人家
素溫乃甫脫慈母之手從爾瞻越禾嶺渡瀟湘歷
長沙激浦凌站鳶挂猿之阻處蠻烟瘴雨之鄉有
壯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身翼之無難色爾瞻結

卷三十一

髮食貧卽入省閱歷銓曹而內無宿春之糧外多
賓客之奉有廉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節礪之無
愠容其在都勻也爾瞻念母甚淚日盈枕間欲乘
間歸省而心念安人不忍決安人以壯語聳之行
亡何二從者死于瘴安人經紀其喪備極周至夷
謂人死三日當盡室避之不然者其鬼殺人諸門
生固以請安人傳語曰吾婦人也有死無易且世
亦豈有鬼物能殺南風乎諸門生皆歎服爾瞻之
在銓也當計吏局開鍵宿署中者市月安人春

糧茹疏不以薪水故點爾瞻之慘友人或諷爾瞻
爲不情爾瞻不知也安人在都勻生一子以無乳
天卽寄聲其兄爲爾瞻置妾膏脣櫛髮若惟恐不
得當者其謁告歸也產孿子又以驚天自是無歲
不爲置妾計嗚呼安人從爾瞻于患難無依之日
固難而能砥節于通顯以相夫爲名儒彌久而不
變也則尤難能置妾于中年無子之日固難而能
割愛于新婚至流離顛沛屢易而靡悔也則尤難
以彼其德卽遐筭多男子豈不謂宜而乃奪于壯
年且無嗣以死也豈不痛哉爾瞻言安人至慈孝
事太夫人曲得其歡爾瞻元配吳安人忌日修醴
酒漿祭拜惟謹終身持姆訓甚力宗黨族屬罕窺
其面平生紡績織紉不能一日暇綺羅珠翠目所
未經也余鄉朱司寇公爲爾瞻師友清嚴介特中
朝罕倫安人從爾瞻謁其夫人荆布相映儼若婦
姑其雅素可知已嗚呼奢生于佚妒生于淫以安
人靜貞如閨雉而有逮下之仁汲春如少君而謝
富驕之飾當無難者豈所謂是夫是婦天作之合

耶抑爾瞻清標絕俗之致推賢援能之心有以刑
于家人爾爾瞻又言安人端靜識大體一日爾
瞻被酒聲稍揚安人輒莊語曰君以學名者乃不
知酒德耶爾瞻改容謝之然則安人不獨爲賢婦
雖謂君良友可也爾瞻之所樹美已不朽安人之
傳也無疑獨其豐于德而嗇于享修于名而短于
世不能無疑于報施之爽雖然安人之志吾知其
不以彼易此也爾瞻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安人
某山之原而屬余爲銘銘曰

斬而年也永而傳也烏識其所以然烏識其所以
不然也蓋年者天而傳者所天也嗚呼其斯爲安
人之賢也

太恭人王母林氏墓志銘

大恭人林姓故憲副西華王公叔果之配寧國丞
光蘊光祿大官丞光薦錄事光普之母也太恭人
用西華公封安人用于蘊加號太恭人以母終稱
王母云父濤母朱生而端凝敏惠仰俯有儀參議
東崖公爲子擇婦剛而委禽焉年二十一歸王氏

王族大且貴參議公方巖居委家事不問太恭人
上承下御顧事事當參議公意西華公見太恭人
事事當參議公意也於是悉家秉付之太恭人卽
又事事當西華公意蓋賓祭秩秩如也餽養離離
如也出納井井如也惟謹已西華公起家職方諸
子以次生太恭人留不行督就外傳夜篝燈程讀
無少怠卽諸子長矣出交際必以告稍不應節必
譙讓西華公出參湖省蘊業舉於鄉薦且受室太
恭人始一偕往踰歲西華公晉左廣泉副甫艾也
而有歸志太恭人不謂早也忻然奉公還當是時
西華公恬澹之節天下莫不聞而曰吾得割意羶
塗食風味道者以若人之相我也公已而光蘊仕
太恭人則拊而屬曰若父之荆西卽絲粟不以煩
縣官若所習也其益務自砥無忘父志爲予橐金
二百又度官中需力致之自是所至察廉無不首
光蘊矣居恒鷄鳴起諸僮幹以材受署太恭人盥
櫛竟遍行室中眎則無不稔然者已晨朝諸子婦
若孫婦據上坐諄諄以勤若慎爲瑱規也移晷乃

散丁酉蘊以寧都最上考功進令封太恭人八十
矣而恩綸適至會蘊徙官歸薦予告普亦初拜官
升堂上壽觴相屬觀者榮之歲庚子光蘊還自宛
陵太恭人感微疾輒環語諸子孫如與訣者甫五
日而歿時九月十有六日也距生正德戊寅正月
七日享年八十有三太恭人自奉常取其薄而推
羸振乏必以厚視身必謹於細而講於夫子間也
常識其大其馴行卓識謂王氏之女史非邪夫女
德不外見然陳定之辭封李審諸之却粟所以陰

爲助者亦豈微也哉太恭人一隱於義而夫婦白
首相顧怡然以坐觀子姓之成立壽富康寧舉世
所慕尚不可得者無一嫌焉可謂賢已光蘊娶某
氏封孺人光薦娶某氏光普娶某氏孫男十人至
言至充至齊至章至亮至奇至褒至亮俱郡國諸
生至雍至宏女孫五適林承超項國昇何君侃林
邦宗林承裔曾孫十五人欽欽吳欽欽旦欽誼欽
彝欽準欽履欽讚欽諤欽鼎欽泰欽謐欽復欽晉
恒光蘊等以明年閏二月某日厝於石壇山之

原附西華公兆禮也先是蘊銜哀著事狀而寓書
於余使爲銘銘曰

翳王氏裔始自瑯琊金陵來居班班史傳七十餘
人厥聲奕如淑媛相之若鄰與計亦圖亦書遙遙
華胄再徙永嘉不替本初迨中憲公乃有恭人繹
繹徐徐夫奮於朝子克嗣之名埒瑤璵恭人欲然
曰用而旣寧留其餘石壇之自雙壁共瘞峯迴水
紆太史作銘僊德齊齒有美不虛時論世者曰百
千祀石在玄廬

新安柳塘洪翁墓碣

有明長者新安洪氏諱福字德基別號柳塘春秋
九十有一萬曆丁酉三月二十有一日以天年終
踰八載甲辰十一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負某向某
翁孫水部郎文衡請急歸詣余曰期迫矣姑舉翁
崖畧朱書於碑而內之窆中異日者請於礎道碑
而銘之余曰可洪氏日文衡舉進士科名鵲起隆
然爲里之望疾然語發祥之自無不歸美於翁於
庫世之聘其機械者大都爲身計也而不得其欲

且蹈於禍患者不少矣翁好行其德而富壽康寧動與吉會究也克有孫子爲人間人易所稱積善餘慶者非歟翁之德之才僅施之里閭未及大試而獨全其淳白猶能起徒步之中以爲世軌然則人之不自力而責報於天及其不應也輒憤曰無天道亦謬甚矣哉翁配錢氏有賢行子男一豪封某官孫文衡卽水部君次文采文秀文顯文彬銘曰

桂林之墟觀察之裔生此淑人積善無斁還金梓

幣成梁創祠閱數十載竭屢以頌歌於人於神墓之家山雲氣氤氲以昌其子孫

太孺人沈節母廖氏墓志銘

太孺人廖女也而歸沈孝廉先生生二子而娶撫孤以節著部使者采都人士議聞於朝天子嘉之旌以梓樸矣已太孺人子鳳翔令績最考功推恩所自得今封茲兩承異數云是時鳳翔治行爲郡國第一召至輦下擢爲給事中命未下而聞太孺人訃匍匐歸毀幾至殞余往憫之泣曰不肖微

吾母也不及此然竊祿而不能以養也病而不及以受情緩鞫事也不肯何以生爲居頃之手張叅岳所纂事狀而屬余爲志銘按狀太孺人生而婉總有志操性尤篤孝父論母呂內賢之以適沈先生業成鄉薦矣顧壹意績學不問家人產有挾千金求居間者乃卻之故終食貧而太孺人夷然不屑也每問寢舅姑辨色輒興時時甘糲進客至供具取順旨辦無以壘耻告者拊臆獲而噢咻之無不人人自前也亡何姑武媼塲太孺人佐孝廉

供湯藥也塲而佐孝廉之毀也佐孝廉暴糧卜兆脫簪珥而不自靳也蓋賢聲萬如矣久之連舉丈夫子而孝廉以計偕卒旅舍書抵父西園公曰兒不幸且死惟拊二孫令有成猶子也太孺人間驚絕已稍稍蘇而水漿絕不入口衆寬譬之不應西園公哭曰爾不難一死而能委夫言不爲一綫地乎太孺人乃強起會西園公老不任而悉家秉付之矣太孺人則登暮治節漿恒謹退而撫兩子曰吾所不一日而餘吾息者汝也兩子任步趨輒責

課靡間日手足容有不飾卽引禮切諭之衣卽敝浣濯若新嘗言士衣麤何病惟端潔定正容耳度十歲所西園公以老病卒太孺人營塋具甚備而益感厲鳳翔於學丙子舉於鄉壬辰舉進士意太孺人且愜於志矣而恬穆不色見第戒家人毋生事端閭閻里而已秋鳳翔歸覲省拳拳教誡之如疇曩語間餉客率諸婦躬臨視之竟罷酒乃已曰吾令兒母變其初也癸巳鳳翔釋褐肅山令覲奉母行太孺人不往曰兒業以身昇官母以老人

易念若憶乃公卻金事手去之四十載而邦人稱之若不能嗣者何以見乃公異日且仕患不能廉廉而劓也民又奚堪若其念之鳳翔拜受教故所蒞以廉恕稱流聞里中聲藉甚太孺人乃一加七箸矣會旌書自北至太孺人拊心慟曰未亡人之謂何而以名我鳳翔令蕭六年娣迎養不許最後乃一往視鳳翔書夜平亭役稅拊獨疲郵傳造請旁午又以間出捍拒堤疏壅抵決不得甘食寢心痛之而私其婦曰嚮恐不能勞不圖今勞民至此

也戊戌鳳翔再入覲以恩命歸飾冠帔珮琚以獻太孺人服而廟見曰吾一嫠耳而乃再徵王言兒勉之思所以報者鳳翔以是治行聲益著顧其於貧自如或曰夫人幸晚貴胡自苦太孺人曰兒幾不隕家問柰何以我故剝其廉其刻厲如此是冬七十誕辰賀者踵至嘆曰嚮吾子然一身耳已稱母稱王母稱王大母不自怠目視三世孫曾肅前也吾可以見吾夫子矣鳳翔待命都門久旦暮懷思欲歸侍而所司阨之不得請太孺人感疾

以逝庚子五月十有八日也距生嘉靖庚寅十二月八日年七十有一孝廉諱九思有文行學者稱順貞先生子長卽鳳翔娶於張秀水學碑來鳳女次鳳儀娶於陳安義尉應元女孫五懋滋懋膚俱府學生懋衷武學生翔出懋和懋敬及女孫三儀出滋娶王南昌守堯封女早卒膚娶路通山令九同女和聘殷孝廉序女秉娶金太學生時行女敬未聘女孫適何應咸楊先春范舜智曾孫四中繩中矩中律中度嗟夫太孺人生十六而歸沈先

歸四歲而有子有子五歲而寡寡四十有六歲而封太孺人爲太孺人二歲而塋中問居約十七哀疾十二而亨不能一也其所問關百圻而不二念以撫其六尺冀必有以還報地下卽古貞臣誼士何以加焉卒之爲節於家而其効使 人主知之塋書赫奕兩賁高堂此足以荅太孺人而爲嚮義者勸矣先是沈先生塋城南久形家言狹不可附鳳翔乃改卜棲霞陳家庫新阡以辛丑十有一月五日合先生之衣冠而窆焉而余爲之銘曰

節已苦名則尊書於夫後乃蕃繳嶺西山巉既誰其過之式此淑媛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三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先生姓耿氏諱定向字在倫楚黃州麻城縣人先世於春秋爲國姓至漢大顯封侯將相者不下數十輩後子孫散處江汝間元季兵亂有均用公者負奇氣率里中豪據險自保尋受朝命爲鎮鎮撫公生國寶高皇帝起淮甸國寶公擢太子必

安杖劍從之必安公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必順奉母周自光山遷麻城之太平里家焉傳五世爲鳴甫公大振生靜庵公金娶於秦而舉先生及仲子定理叔子今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力季定裕鳴甫公挺身教家內行甚備而靜庵公棲跡衡門舉一切浮豔之好無以入其襟際裏誠秉醇意泊如也靜庵公以先生滿御史考封如其母秦爲儒人後與鳴甫公皆贈通議大夫刑部郎而王母李暨母秦皆淑人先生生有至性

甫二歲卽依依鳴甫公側晝夜不離鳴甫公性方嚴遇諸子姓不少假獨鍾愛先生先生一日繞膝下以官級問遞至公卿矣口更有上者否鳴甫公曰獨有聖人耳先生應聲曰兒異日當爲聖人鳴甫公奇其志已心儀其爲大人器矣七歲靜庵公手書大學授之爲命今名李淑人卽世哭之甚哀既葬時時率昆從辨香展拜其墓十二通書大義間有述造爲一時名流所賞異靜庵公喜遣訪彭公甫台遂定交十四召爰從師去家七十餘里冬

聞鳴甫公計奔歸沿途哭聲不絕自路旁之癸卯補縣諸生誦讀出入率與公甫俱金令勿者甫下車有材名風裁赫然而機宜或未協先生因試策具言利害幾五千言令大驚異諸首每督學使至輒居高等時公甫讀程朱語有六先生亦奮自樹始相與講古聖賢學公甫賓賓規行矩步意以主理在明倫盡倫所以學聖也惡用五倫圖說公甫不能易而先生中矣已酉落第諸從苦過

更笑賦不能庇始發憤下帷手一編至寒膚皸腹不知也壬子舉於鄉同儕擬製綺若蓋先生竟以布袍宴歸是歲春公甫疾革訣曰以若之才雲蒸龍變會當有時第恐我死無與成若志耳先生攬泣誓畢此生母相負丙辰以春魁南宮授行人司行人逾年三殿災奉命宣詔於楚便還中仲子覃思大道有所悟入先生未知也有問曰子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從無極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先生異其言因與討論不輟間舉羅文公語似

仲子曰學須靜中得一番光景白沙所謂養出端倪是也仲子厲聲曰有何光景先生且爽然自失壹意於存虛矣戊午春報命偕仲子入都與豫章羅維德胡正甫兩先生遊先生存虛之功實勤願於應感自覺支離一日與仲子飯忽契文成良知說仲子私諸同志曰吾兄近能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冬復奉命使衛維德先生曰子歸矣仲子殆天授非吾儕比幸與細商之至衛竣事歸習靜五雲山偶舉有省語仲子曰嘻一身皆知體也奈

何耿耿於膺耶頗自覺仲子曰通天徹地皆知體也乃益大嚮已未入都值詔選給事中御史靳陽馮公爲少宰使人諷先生一見先生謝不往秋授雲南道御史時分宜柄國家宰吳鵬爲之爪翼賄賂公行濁亂銓政舉朝陰拱而觀無敢發先生列鵬六事及諸以賄進者語侵分宜甚疏具肅皇帝實錄中上震怒因斥鵬而分宜亦稍稍動搖矣道人偵先生甚急之公善胡公正甫咸坐此補外知交經先生邸巷亟策馬過之先生不爲動其年巡東城嚴良賤服之等謹問里重蒙之羞省訟便民平反重辟若干條辛酉奉命按甘肅過里門以近學諗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先生首肯之自是於有無內外精粗顯微無二見矣秋仲以仲子行遊太和山至均州而別先生既履邊著巡夏約法三章至蘭州渡河以西沅寒折膠故事直指使至中丞具貂裘氈帳以迎晉庵戴公曰余視耿公蓋古道人也而以俗禮事之不可

於是諸將迎餽贈止母辦一見以實告先生感其知已相得益驩亡何改督南畿學政在事七閱月所舉如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孟公養性方伯趙公希夔皆藩臬中閭人而獨司馬王公崇古人諄知之者先生特迂爲之解使脫穎於時而後已後王公卒暨績邊陲倚爲長城焉往直指使出都門分宜必加幣燕之至所部括贖金稱謝甚者以千計先生第爲奏記述古義諷之而以絲帕枸杞侑其言曰公荷國重恩當求士以報而

因薦二人其一卽江陵曰此異日可以托國者其一卽維德先生曰此公鄉人中不食烟火者尋分宜敗諸蠅附者咸掉臂去獨維德先生時過存之分宜仰天嘆曰吾識公晚矣向耿公曾語我耿公其聖人乎先生既去甘肅一版篋自隨經關中直扣以石經餽先生喜而受之已見役夫行潯暑中惻然曰節用愛人非經中語耶吾寶此厲民始買積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有留經記冬抵任留都鉅公名儒往往稅駕其間英多特達

之士綴學者修者蓋不乏人顧渙焉而未有其統先生至毅然以斯文爲任舉簡書所云崇正學迪正道者稟爲功令直挈仁體以示人按吏則先風化而抑培植校士則獎名檢而黜浮華桑陰未移而下自化自屬吏諸生日爲汲引隨機立教不強所未至由其內者先生爲之推離還源相與踊躍如寐得覺由其外者先生爲之易辟就衷相與浣濯如疾獲差致尊中衢過者斟酌之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以故從遊之徒或彈冠登朝爲世羽儀

承賞齋

卷三十三

或重席談經爲士杓的繼屬蔓引於今不絕作人之盛近世未有也當海忠介公令淳安先生賞其風節爲著傳薦之徐文貞公得入爲戶部主事忠介抗疏忤旨繫獄先生復擬申救文貞恩益上怒止之時文貞與新鄭新有郤御史齊康探意章詆文貞朝議闕然先生以謂此邪正消長之幾不可失上言趙璟構陸贄李沐排趙汝愚爲唐宋覆轍康之効輔臣階也僉謂高拱嗾之夫病國莫大乎妨賢而凶德莫甚於此拱拱亦何利而爲此

自古亂人國者惟貪與戾而戾爲尤甚如棋者禍心蠱氣無大臣度 陛下將焉用之書上 上爲遠謫康慰留文貞而新鄭遂去國七月晉大理右寺丞凡都御史御史在外舉刺類不相詭時撫臣謝登之疏論維德先生及兵憲王道行先生特爲白之且曰撫臣職在肅吏治時見吏治之弊故其綜覈也嚴臣職在育人才每見人才之難故其保惜也切跡若相反而實相成也已寓書文貞曰閣下獨屬意張君深相獎挹誠爲天下得人者願性

喜簡淡吐握之勤於閣下不什一人或以少之願更與進焉書千言奉奉以推賢援能爲意蓋分宜時先生曾薦此兩人分宜不能用至是江陵藉甚公輔之望而維德先生亦失其官始故十一月晉大理左寺丞先是建崇正書院成著會儀遵十四郡髦士羣而鼓鐸之屬小子某領其事余時奉先生之教與二三子傳習其中當是時文貞以理學名卿首揆席設嚴待賢下及管庫視先生不啻天待人瑞而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摩蕩鼓舞

陳言邪說披剝解散新意芽甲性靈挺出土蘇醒起立歎未曾有皆轉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者亦藉名耿氏海內士習幾爲之一變戊辰北上次汝寧史公桂芳適爲守初先生在留都以泰淑人誕日享有加邊史時爲比部見之拂衣起先生固問之譬夷不言第嘆曰富貴移人先生喻其旨再拜謝而已至是始語之故史公曰子時何默然耶先生曰儻若所言必以余不喜聞過其誰復告我因相與一喙是年得予告歸文貞既老去位新鄭起田間以台司兼握銓柄亟合黨與以行其職恥歲庚午先生繇御史佐廷尉四年矣猶以舊官謫判廣西之橫州頃之新鄭敗御史馬明謨等薦先生起浙江衢州推官癸酉二月晉工部屯田主事九月晉尚寶丞冬北上甲戌春奉命冊封魯府八月晉尚寶少卿乙亥晉太僕少卿尋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五月聞秦淑人訃奔歸哀毀骨立喪葬悉慕古法不爲世俗禮自今 上臨御江陵勵精求治提衡宇內宴然如一後浸爲苛

急不類初政先生以桑梓之誼又雅爲所推重屢進苦言江陵卒瑱其規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戊寅以靜庵公高年鰥居奉之龍灣莊躬稼圃以養將終身焉甫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先生邑邑不自得亟勤疏乞休不報靜庵公趣之行先生含涕就道既入閩先撫臣劉公堯誨以閩濱海當備不虞顧爲不虞備者兵易而餉難爲是權商稅覈積逋清隱田拮据百方而餉始稍饒龐公尚鵬至一切報罷民多戴之者先生乘其後從劉則民拂從龐則餉詘乃在所周咨哀益審書其間用是於兵民胥不病已卯詔下方田閩少廣阡巨原於峻嶺如梯於窠谷如盂於江陀港澳則如漚先生模廣輿圖式地列區分揭之後屏山岨水涯之間咸若目覩者手條八法布之不數月報完力省而功倍已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取丁糧所輸銀署片札下之窮鄉令胥胥不得高下其手修保甲鄉約行之以其間輯小學新編閩訓禮纂以教民先生持大體不嚶喋苛細而其所爲實曠來遠銷

應同風者甚具時逆賊林道乾橫行海外島嶼星列迄於日際往往爲其淵藪四出剽闖廣闊勢張甚先生爲設方略徧檄諸寨酋并力擒之初我兵得銅銃一爲東埔鎮器相傳失之則災告立至寨酋皇皇無所據先生約獻賊腹心并我兵之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藝香頂受歡語如沸旋遣使齎金書牙蠟來謝誓與暹羅等國擒賊報效且歲請貢以爲常先生旣雅有金粟馬羊之誓而又以貢非國舊典卻之弗與通第十言東埔寨酋稽顙效順爲諸酋倡我兵復歸如獲再世此皆皇上之仁覆露使然卽今諭以擒賊之後格外懸賞庶暹羅進有犄角之藉道乾退無主藏之藪不煩尺箠而折衝有日自是鯨鯢遠跡海濱延袤數千里緩帶含哺無驚波怒濤之警先生力也先生坐籌帷幄不屑屑博稜名復恥以自張大而當事者旣久枝柱於先生疏上詔止賜金後先生竟絕口不言庚辰四月聞靜庵公計將解職疏薦參議今奉常鄭公汝璧等劾某官某等若干人時論

快之癸未先生變除踰歲矣會叔子出守成都先生泣送之曰先人種德乃有今日顧以隱約終澤未及人也成都屬三十餘城若能爲千萬家寄命乎乃可以慰地下亡何詔浚江陵登用耆俊臺省中如周公邦傑蕭公彥鄒公元標王公亮涂公本王公國郭公惟賢連章薦之甲申三月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八月晉左副都御史陸莊簡公爲御史周之翰所誣譏先生爲別白言之以爲光祖三朝耆舊辟之喬松古栢托根巖谷千百年長養之

所行

卷三十三

萬夫力致之以一匠氏之誤斲而頓棄焉不已悲乎時新進者爭爲搏擊相煽成風不顧事實先生陰爲調劑之不得則訟言之又不得乃疏問於上其保全善類而惟恐傷之皆此類也冬疏請從祀文成公得 俞旨乙酉晉刑部左侍郎丁亥七月報滿恩贈二世如制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已丑再乞休俱奉 溫旨不允六月以御史陳言外午引咎求退并中救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泰周公繼而部覆奏云定向道義挺身忠貞

許國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卽今總憲南臺真足表儀士類所薦三臣實見其才器過人未可終棄誠爲國惜才古大臣之用心也繼業奉 旨留有年元泰宜及時起用仍諭某不必辭免奉 旨都御史臺臣之長是非可否當言卽言何必自陳求退着照舊供職時陸莊簡姜宮保昝夕與先生過從談名理學者見之繪爲三老圖先生年漸高又善病無食頃不爲歸計獨念國本未定不難苦嫺陳之曰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庭

所行

卷三十三

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宮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官常國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而其後罪則諸臣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也臣久荷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心知國家有隱憂而不盡言悟 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填溝壑目不能瞑未報而先生求去益力十月召爲戶部總督倉場尚書至是凡九疏乞休十二月奉 旨卿耆德碩望簡任司徒以疾固辭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撫臣等具奏起用先生歸櫬粒屏屢文

室蕭然而閨時憂道之懷倍逾往昔雖居萬山中四方學士順風而請者如鳥投林如川赴海無不人人爲扣兩端期於有寤間亦泚筆多所撰述其言珠玉布粟藥石也要以沾丐小生鍼砭俗學不爲泛常無益之語暇時率羣從入天臺山天臺崔嵬鬱盤興雲散潤蓋光黃間一奧區也而先生杖屨消搖其間學者因稱天臺先生叔子晉奉常予告家居侍先生於斯先生嘆曰吾與此山別矣有八表父強七表子五旬弟傍七旬兄之句蓋追思

靜庵公八十時曾遊此云及叔子再起奉常觀先生疾劇日晡湯藥不能去自後氣息奄奄猶整衣冠危坐中寢與門下士論學如平時頃之如假寐者而逝蓋丙申六月廿一日也距生嘉靖甲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國恩未報母身後陳乞以增踰溢之愧而臺使者計聞於朝上震悼采禮官議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胤治葬追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嗚呼其於哀榮之典備矣先生生而岐嶷麗眉戟髯目無流視坐無倚容孝友忠貞

出自天性其好學不厭若火之必熱水之必寒有不能自己者主持正學先後凡累變大都以反身默識爲先以親師取友爲助以範圍曲成爲徵驗一言一動皆足爲學者法至於微言渺論第以開端啓途徐俟人之自得他如淫詖之詞詭異之教則排斥之不少假借蓋國朝理學開於白沙大明於文成文成之後一再傳而遂失之小學後進猶其管闕篋舉寄徑而穴焉以至發憤興受衍於荒淫之陂而失其大宗先生重憂之爲易其力海內游道餐風之侶悉咨覲而求足正兄弟間自相師友所爲鑄勉者尤篤仲子卒先生流涕長潛曰昆弟手足耳若仲者予心耳目也天喪仲是剔予目輝予耳與剗予心也何以生爲先生自謂於學得仲而有覺其痛心入骨非直以友愛故而已後進有片善以推挽之於內外族隨事拯濟俾其得所鄉人有見之者必言於當事伸理之惟師苦念舊是急不知其他少居麻城之西偏公甫語之曰是鄉陋吾必貴里而居先生曰天生吾儕

以化民成俗夫何陋之有後力議建縣是爲黃安
項芸夫牧豎亦知嚮學弦誦彬彬幾與鄒魯同風
矣歿之日四方同志咸爲位以哭鄉人追悼彌久
不忘尋請有司祀賢宮而留都既列之名宦且有
專祠貌先生而尸祝者鳩工庀材不飭而具春秋
舉事奔走如林亦足以見敬思之無窮而公論之
不可泯也嗚呼盛哉先生所著有綸簡類編奏疏
牘草應迹碩輔寶鑑耿子庸言先進遺風敦學商
求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牧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
學譯學彙纂黃安初乘耿氏家譜觀生紀詩文集
若干卷配彭氏省祭公愈楨女贈淑人先十年卒
子一汝愚選貢嘉祿人出娶彭卽鄉進士公甫女
公甫死先生歲時經紀其家終身如一日嘗嘆曰
恨公甫不見吾學之就也後竟修潘楊之睦以此
女一側室胡氏出嫁戶侍周公思敬幼子之復孫
三應某官生應某應某孫女一適尚寶周公弘禴
子應崙鄉進士汝愚以歲丙午五月七日薨先生
素英河之原而叔子方弭節留都時語余曰惟子

知先生者盍狀之以請銘余自結髮束修以至於
今其幸稍有聞秋毫皆先生賜也其何敢以不斐
辭嗟乎先生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而有爲
先生手効者至造作謗書以恣其唇吻雖浮妄不
根衆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已甚矣夫吾孔子不免
羣小之口端木氏嗶嗶焉辭之不置必得江漢秋
陽之說而後定先生統承孔氏而其之智足以知
先生也後乎子貢曾子第據事直書其崖略如此
所恃大君子椽筆發明先生之道而定其功從祀
之舉必有嗣文成而興者余小子屏營以俟謹狀
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狀
嘉靖甲子比士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
有學行者充之於是霓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
尚書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異日宣猶昔
績爲時名流者頃昔相率人以是多先生之鑒獨
不佞脉脉所樹先生開發成就之始終備至蓋
二十有五年如一日也昨某濫竽一第先生色喜
貽書鐫勉卽某淺薄不能副期待之百一庶藉模

楷以自免於讎戾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弟啓南將相兩孫堃先生嘉善思賢里祖塋之次以世系生平行事屬小子布狀將圖所以紀諸幽者小子則曷敢辭先生諱啓原字道初別號電川一號存石其先汴人宋南渡遷會稽洪武中始祖庭芝自會稽徙松江遷善鄉宣德中以遷善鄉隸嘉善遂爲嘉興府嘉善縣人庭芝生瑾字子厚始發居秀水之長溪子厚生琦璫生淵淵生度世以孝弟力田起家度生東園公復是爲先生大父用子貴封徵事郎刑科給事中東園公生石雲公謚卽先生考舉嘉靖己丑進士由行人授給事中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盛氏封孺人是爲先生母後並以先生南曹郎考績石雲公加贈朝議大夫繼配盛孺人亦晉封恭人初石雲公數艱子久之始舉先生先生而奇偉當庚寅年五歲會石雲公奉使代藩還京留先生侍東園公于家臥起唯諾有成人度東園公喜貽書於子曰而卽勤勞王事有此兒爲朝夕懼吾忘

其老也無何先生疹發劇爲小兒醫者皆愕視先生猶然持一編朗誦衆甚奇之及石雲公轉山東僉憲歸則先生年十二學日就緒自是更延高等博士弟子教之如一山王公文湖盛公皆先後受業歲庚子督學蒙溪張公校士得先生大爲稱賞以儒士應試省闈歸而補邑諸生益折節好學復集郡中時髦爲會于水東別業及文湖書院乃丙午舉于鄉年財二十有一也丁未庚戌癸丑三下第歸五七年間佐石雲公治大母喪及公宦遊江右所爲攝理家政井井矣暇日則經史諸家大肆觀覽至于麟經則有集解馬班則有集覽卽堪輿醫卜諸書靡不尋其宗趣父子家人自相師友所考究必詳且至蓋先生性敏志篤功夫深密宜其博而有要也癸丑石雲公自江右歸卒于家甲寅東園公亦逝先生喪葬事事致於禮會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憂徐海等于平湖奏捷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餼廩行糧日費二百金下貲縣令念閭里空乏盡

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令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則某之責可逭已先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先生亦拜卽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聞者以爲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倩齊力販徒散以飛舸日圍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一日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飛舸從傍夾擊之因迤邐北避至晚先生大犒之額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官較所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先生才可以大受也已未成進士登丁公士美榜其廷對策文詞古雅措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遣報一甲第三人矣曾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欲爲選首過先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

守矣幸若安之母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豈有所謁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數以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執下銓部時冢宰遂駕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而欲首前一人選司王力言于冢宰曰因親知而抑之不可因親知而抑之亦不可故不肯首前一人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爲屯部郎得報先生怡然曰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庚申蒞任值分司儀真者爲臺中劾去大司空康公曰是役也非屬屯部第極敝之後非沈郎不可于是直屬之先生先生抵真州大反前政於開時其啓開於舟䟽其往來於樁輕其陪罰於商任其通販於賈免其徵繇而浙直白船例不得由關先生具呈大司空弛其禁爪儀里老甲戶至肖形尸祝之蓋所攝僅四句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蘆政蘆政差奉旨有勅印其體觀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奉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塢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巨萬積逋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詣所轄中川

職掌而又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家利爲奸豪豪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于是人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下數千計前未有如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先生之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尋老績得贈考妣如制而其配錢亦封安人乙丑調南儀制司金陵多佳山水基置綺錯而禮曹又清暇先生率二三同志于燕磯樓霞間携壺賦詩凌凌其適人見以爲悠然送日而先生之韻度遠矣丙寅冬遷四川

卷三十三

參議明年丁卯奉盛恭人行抵蜀所轄爲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楊時譽相讐殺當事莫知爲計先生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朝廷之威德追述先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究竟起釁之緒端諄諄數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謂先生不卽奏勦而奉奉諭解使我輩如前搏噬能免禽滅哉於是鈴東部夷解散遺其一聽先生約束而邊民臥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嚴保甲慎巡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訟斷井續增

之課銀定番僧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皆所陳公寅所嚴公撫蜀兩列薦剴謂大用可指日竣也歲已巳以盛恭人卒于雅州官舍扶輿歸其弔之江許先生涕泣交頤令余不忍舉首視以別癸酉服闋適子邵領鄉薦北上先生偕之甲戌補山東參議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牧馬二事先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縣所行不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徵收經收人領解者有各里自收大戶類解者

卷三十三

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非畫一規擬總收之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卽以羨餘充道里費其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仍僉大戶收解而催督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課櫃設之公堂種種悉爲經議上撫臺著爲令而吏書之齊實寒小民之陪累減一省皆受惠矣牧馬之役清亮東三府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先生閱其不均酌令彼此通融以疏民困義上馬院亦爲令丙子秋遷陝西按察副使治關南關南當四通之達驛傳爲累錢

不支會撫臺董公下先生議先生歷考道路之
衙僻供應之繁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
其例行之丁丑子郇成進士上又試進士之雋
者令讀中秘書郇得首擢先生聞報嘆曰夫子家
世耕讀何修而受國恩乃三世哉吾其歸矣適撫
臺委勘城垣弗果行先生請各州縣躬閱略陽鳳
縣褒城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嚴邑先生
力也十月按院巡金州守道缺先生并署篆遂赴
金州不五日撫臺亦於是時巡鳳縣金州去鳳縣

卷三十三

爲里二千而遙度不能兩詣乃以揭迎之撫臺謂
爲慢已因以他語中先生奏旣上先生翩然登舟
無幾微見顏面歸塗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
勝輒低回留不能去曰吾少不能爲少文之遊幸
所歷多名山足償吾願歸而自號岷峨泰華主人
識西蜀東山陝右也比抵家奉旨調用當事以
先生清望久著輒議補先生先生徐念曰夫人生
之樂在曠然全其天真吾自登第抑首者二十年
茲得寬假又何能以七尺軀僕僕爲人頽叩耶且

機穽已蹈尚不覺悟將令溪上之鷗笑人也遂絕
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惟日相羊長溪之
上芟葺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息計爲堂有與
間存石爲閣有紫芝閣風爲齋有止觀徐下爲臺
有紫雲香雪爲亭有蒼玉點易戔花種竹野服葛
巾親朋來往如山人而已性澹朴無所芬華飲食
之奉雖精潔未嘗過豐見富室窮水陸之珍爲饌
者必曰古人飲不過五鼎陶然雖洽矣何乃暴殄
至此哉被服鮮整然非紉濯數四不更至于繕築

卷三十三

棟梁椽題至竹頭木屑經紀毛密斧斤無剩材布
筭無遺策卽匠石氏心計不如也或有以逐十一
之說進者則閉目搖手曰與其悖入而濫費孰若
節費而寡營辭受取予無大小壹稟于義有請托
輒遜謝之脫冤抑不自毅然爲之申理雖動遭物
議不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有以實
叩者則曰經目之事猶有未真况捉影捕風者吾
敢信乎與人交無所不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旣而
敗露先生知之如弗聞也者弟啓南少而孤先生

愛之甚置臥內與同課誦至漏下三四鼓不勸族
多窘先是東園公置義田若干爲昏喪資先生復
以其餘歲莫人給之每歲租入率蠲十之二三貧
交疎昆弟人人得所欲以去故當被疾日無貴賤
大小爭趨祈禱願以身代所在祠廟肩摩踵接至
屬纊後弔者無不泣且悲焉平生珍玩貨璫聲色
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
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
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
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
明窓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樂收藏不
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
先生書者啟封忻然卽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
應或談經史評法書而閤人持刺以進蓋未啓緘
肩或之贊矣卽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先生絕跡
不入城不投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先
生視之泊如也所爲詩冲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
不妄中夜推敲務是當文則疏暢縝密詞足發

意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庶幾近之所著
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先生爲人儉約自
飭而賑窮周乏雖多無所吝接人溫溫而義有不
當輒毅然不可回奪平居訥訥似不能言而上下
古今評騭經史如倒囊出物愈出而愈不可竭獨
其用未盡酬於世而其文章議論又未施於郊廟
朝廷第爲士民閭里所歌誦其所歌誦者不過以
爲有惠政與篤行爲君子長者之遺風而已未能
信其可大用者爲何如也嗟乎使先生調官時迴
翔不去居家不堅臥不起必能致通顯有當世事
功然先生去之決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出處去
就靡不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凡材敏者
類能馳騁乎事功而非負學術者其出處去就未
必當於義先生得其難而易者可知已小子某於
諸門人荷知特深握手深語進以爲可教顧於先
生之歿未能奔哭以少效執紼之役惟是講聞事
行最深且久敢謀諸先生之弟掇拾大略次序如
右以自附於門人小子之誼俟銘先生之墓者擇

卒萬曆己亥九月一日年七十有九配虞氏安陸
守連庵公愛女子四長啓疆以選貢爲涉縣令先
公卒娶按察使賀公邦泰女次肯堂翰林院檢討
余同籍進士娶都察院都事于公明照女次干城
娶尚寶卿靳公弘女次岳陞娶雲南守張公祥爲
女皆邑諸生女一嫁馬震器早卒孫五長懋銳娶
司寇姜公寶孫女次懋鋸娶汝州同知蔡公近仁
女啟疆出次懋鎖娶處士虞公一鳳女次懋鐸娶
貢士孫公雲仍女干城出次鏡娶余女岳陞出皆
諸生孫女四壻爲荆本端孫胤蕃周繩祖虞大復
曾孫四彥湏彥泓懋鋸出彥灝彥泳懋鎖出彥洸
郡諸生聘刑部郎中于公玉立女餘皆幼余少且
賤於公無能爲役第結髮讀公書知所嚮往頃從
婚媾後益習公庶幾稍窺其樊者輒取仲子堂所
纂事損益之爲狀以備采擇至發明盛美垂示來
世則有大君子之志筆在謹狀

焦氏集卷之三十四

詩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萬曆二十有一年夏四月十有九日兵部左侍郎汪公卒於新安之里第越二載嗣子無擇無競以聞於朝 皇帝念公雋文烈武照古騰今觀名蹟之如新惜勳猶之未竟知悼之痛同子卯之不樂耆舊之思豈簪履之能及乃命司馬議功秩宗議祀司空議墓哀榮之典大備邇遐之望斯慙余小子典司史局敢有闕文爰撰德於旂旒冀圖芳於彝鼎其詞曰

高山巨澤龍蛇寔生維公矯矯系出魯城厥祖龍驤江左蜚聲再卜松明世隱弗輝維公鵲起克構堂基胸多彊記筆擅清機書淫傳癖鑽幽晰微宣兼流略巧埒工僂學優而仕乃從國政威鳳儀條烏傷作今疑獄大明神君載詠郎潛二署民部兵司推錢講武識洞才恢駒陰多隙典寄墳怡金甌琳瑯大放厥詞襄陽奧區一塵出守檢柙貂璫鋤

平盜寇漢水安流姦人束手長溪乏使憲節以東孰是文士而難詰戎以綜尺籍以獎武功橫嶼牛田倭奴猖獗追甫東南更壁魁築公也殲之一月三捷狂寇逐利如羶集蠅鴟張豕突旋撲旋興乃屬大將戎車繼出雲旗絳天金戈鏡日莆田盪清仙游淨謐城保繕完鯨鯢剪除碩哉膚功公讓不居角中饒中服返其初 穆皇在宥秩乃游升自郎及楚節秉中丞 天子曰嘉司馬可貳璽書煌煌褒以名世龍章鳳詔白帶緋衣賞延三世恩傾一時夷夏爲家匈奴入質 帝曰乘時武備宜飭汝其行邊繡斧朱鞞薊門遼左有繁師徒公也邁征霆駭風徂曰兵若餉心規手募烽臺宵築戎堡晨治宿垢叢姦累疏以釐封疆返轡尊鱸在思位不盈德翕乃餘施嗚呼哀哉孝則因親友能愛弟提之挈之窮朝夕離師友家庭探討道執安則同驩疾憂其廢人琴一慟公亦隨逝嗚呼哀哉北地信陽文苑之匠杜律還書家傳人尚公獨翩翩超乘而上規隨左國馳驅漢魏咳有珠輝鬻嘗鼎味

文如藻振思若泉飛發言爲鵲落筆成規謂宜長
存開蒙愈疾頡頏名流規覆後進在人亡書俛仰
何迅嗚呼哀哉道本同源門分派異公寔超然一
往深詣緇素同觀儒禪共諦晚乃達節奚俗奚真
慧能兼律果亦脩因徘徊勝侶游戲玄津逸翮高
翔孤風中絕門罕留賓人理問疾視死如歸臨凶
若吉感額靡顏厄愈出扶景將殘濛陰遽戰嗚
呼哀哉性以梵脩行從儒飾武足戡夷文能華國
日短算長心遙路歇誰式里門往矣耆德誰嗣徽
承賞齋

卷三十四

音空存副墨家積梁塵庭留履跡嗚呼哀哉明明
天子推恩則隆寔以司空祀以秩宗考德定謚
俟論之同生榮歿哀疇與比蹤庶幾慰公其無怨
恫嗚呼哀哉

孫母王氏誄

維萬曆丙戌十月十日孫母王氏孺人卒越明年
丁亥八月十有八日將歸窆於休寧三教堂之山
塋禮也丹旌旣舒玄宮載啓俶魚軒而命駕就牛
眠以卜宅哀子鴻臚君承宣履舄空攀杯棬弗御

念蓼莪之罔極感茅苴而增痛爰屬友生累其芳
烈豈徒流音彤管永作範於雲仍抑亦播是清徽
用暫紆於荼毒其詞曰

兩儀剖質二曜分形坤承乾健陽倚陰靈嬪風似
婉婦道唯聽倚與令人古賢叶德夙閑陰教有光
內則糾組克脩蘋蘩是職髻年今舉蟬乎有聞諸
父稱之曰桓少君檢身圖史緝志松筠錄王之孫
婚成指腹梁孟儷芳潘楊比睦睢鳩載飛鳴琴靜
拂相夫承考孝德攸微寢門問膳雞鳴夙興靈異
日肅家道潛昇服媚蘭蓀祥開夢兆爲璋後
先焜耀食之誨之示以不忤仲學勤只伯行彌敦
各稟來訓常貽話言誦聲滿耳賢士在門聖善垂
芳式穀之似歸則事凶毀臺成汾圃暉俄輒朝華
忽墜嗚呼哀哉孝篤自天慈成以性追遠奉親必
豐必敏惟恩於母黨之寡女加意於先世之遺賸
粵占仁聖贊獨興哀豈伊母氏鞠是凶災無小無
大豈弟懷來仁可名壽惠能迪吉中壽方躋彌留
永畢思勿藥之有喜痛還年之無術嗚呼哀哉伯

氏鴻臚梯接者再敘是一心精持八戒行必正以自盟書非善而莫載世風靡靡樂騁支詞詹詹充棟奚極奚裨疇能力返邁是等夷不知其母當眊厥于德豈無根慈誨之以五福方臻百齡未已神人倏變容服頓更改珮環以哀挽易彩衣而素旌嗟鏡奩之掩色痛珠匣以沈精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烟觸樹而成慘露分枝而泣泣聞哀鴈之夕鳴聽悲風之秋急嗚呼哀哉香膝永闕履跡靡尋瞻帷帟之杳靄悵松栢以長吟流國風而不竭賴女史之徽音嗚呼哀哉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公李姓諱世達字子成學者稱漸庵先生陝西涇陽人也王父柰父廷相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公嘉靖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以家難還服闋超補膳黃通政南太僕卿今上改元晉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晉河道副都御史戊寅巡撫浙江尋改摠漕巡撫鳳陽中晉南兵部侍郎改戶部吏部已晉南吏部

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入爲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滿考加太子少保久之以疾告上重遠其志敕乘傳歸萬曆己亥閏四月十七日薨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七計聞上震悼罷朝予祭若謚贈太子太保黃腸題奏象廬之慕自尚方給造禮也嗚呼公功在社稷聲流寰宇敏好德之五福蕪不朽之三事生歿哀榮可謂備矣顧觀澤徧四海而台垣中圻延世垂千禩而天道寡知弢威明於長夜抱鄒攸之沈痛豈止鯢齒泣於峴首羊曇慟於西州而已哉嗚呼子皮逝而僑善奚爲鍾期頽而牙弦絕賞百身未贖一往奚之爰以蕪言累其芳烈宿艸凄煙誰識滕公之壠寒鳥斷鴈如荅任城之詠詞曰

世毓明德天資上才默識中照襟靈洞開百代遐驚九流悉該弱冠之年釋褐民部商通惠流京輦馳舉國器咸推銓路始步詭情異度泝懸世分公之朗鑒軼世超倫清通簡要千載同芬乃晉納言乃還回正讒說靡驚寒淵流詠三方建節望實彌

峻官方震肅人瘼拊循管庫隨錄寇盜秦奔泱泱
皇澤播於無垠自北而南邦治載掌旌別明幽
咨詢無爽屏斥姦貪壬夫絕響鎖鑰暫寄鋒車趣
臨迭操二柄匪兵則刑周留宛洛臯贊虞廷 帝
曰臺綱賴汝表率金條玉科上下有秩甄拔寒素
振興滯屈直指四出攬轡生風舉案或整擊斷靡
中公曰弗覈曷拯民窮撥厥垢瑕去其泰甚簡絀
具嚴紀綱以振吏畏民懷人心大定功成身退歸
志莫裁賜金予傳期公載來中山白水于焉徘徊
畢公在外乃心王室房喬耒老征遼是卹鴻達未
遙鵬運已息嗚呼哀哉風驚夜燭露盡朝陽白駒
何促黃鵠空翔功銘魏闕魂遊道鄉嗚呼哀哉維
公德業識度操履爲時而生作國之紀摠其大歸
得人而已袖餘夾袋館啓翹才菅蒯不棄薪樵畢
來譬若大匠室無留材問胡能然厥有與學冥契
根源滌除踳駁洞達魁梧儒之先覺離事語道學
乃日芬維公醇全博大齋淪休休斷斷古之大臣
隆棟甫施梁木斯折矧乃後昆寥寥中絕王碎清

瑩芝焚酷烈嗚呼哀哉老駟旨壽然而不亡子孫
委蛻曷論短長公之不朽星日同光公初遷余輒
以疑質余言斷梗公砥拱璧一日之知義貫金石
迨余升朝鵠誨逾勤儒玄游詠典章討論載挹載
味日遠彌親尋公西歸余亦南驚大道相期川塗
奚阻詎悟一別倏異今古俛仰疇昔載德難酬陳
墓累行聊暴前修搖筆摘詞與涕俱流嗚呼哀哉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五

祭文

祭盛仲文

嗟乎自易以風水語文而文之變盡矣方其微風颺波霏脉脉耳已而噫氣噴薄雷霆震萬馬齊發而三軍並作令人震掉不敢迫視已而恬如寂如放乎無有益不出畧刻而其變不可窮詰非獨水與風不能知造物者亦莫自知也噫其斯以爲文而已矣乃若三峽龍門其奇不在風而在石彼其巖嶮崩崩與波撞春文之險絕間一似之然而不常有也何者使水而皆三峽龍門則利涉者病矣故三峽龍門謂爲間出之奇則可而非所以語水之大凡也弘正間學士詞人競追古作往往詞意醜陋不相隨焉大都貌如魯衛而意相燕越甚者取古人勝語而離合之以相矜嚴大弓寶玉讓病公行漢子叔敖神情迴絕蓋至今日而文之駭極矣此繇大獨訪三峽龍門而不知風水自然之變也先生以振古之才博覽之學貫穿馳騁不

名一家方其伸紙行墨衆方切切先生如百川灌河秋水時至手不停揮目不輟瞬而長篇短章咄嗟已辦韓子不云乎唯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此所謂自已出者非邪余以是知先生之奇得之自然彼無其才而強作者爲可羞也世方馳驚於斯不自知耻得先生在高位當有以振之而一命未沾溘然不起亦足悲矣某茲年奉教先生而重以令子爲綰帶之交情好彌篤計音忽聞不任驚悼念先生懷異才不試之悲令子抱終天永慕之痛死而有知應不瞑目顧先生之文金薤琳琅垂世不泯其所取已多而令子力學好修發聞於時以繼先生之志而洩其未盡之用蓋必有日先生亦可以瞑矣陳殽載酒而侑之以此文先生其尚能聽之否邪

祭潘朝言

嗚呼痛哉兄其遽止此也夫方歲丙寅鑛賊起新安勢張甚部使者強起兄兄以一矢卻數千百人可不謂奇男子哉予少喜陰求天下奇士然慷慨

感厲之人率不開理義蓋既取其奇氣而復望以
奇禮宜其不能及退攷兄之大方其不合者鮮矣
初兄與予遇年已及強猶不能盡去其母語及亡
弟淚淫淫不止知其於孝友最隆也嘗從友人楊
道南之京務以身下之日伺其顏色唯謹一日訪
予秣陵濱行曰非久別也明年秋爲兒畢婚廣陵
過此當以九日子謂千里之外經年之別胡能自
必如此久之兄如期至矣予驚喜出自望外嘗思
古范張事爲史傳虛談不謂於今實有之蓋兄勇

大旨齊

卷三十五

三

於氣而小於心豪於才而謹於行克其膽智無不
可爲而卒不能一踰閭閻之外嘻可怪也曩與予
篝燈深語酒酣氣振揮刀出庭下奮臂一呼屋瓦
爲落何其雄哉以彼其材而令齋志以歿徒使越
甲鳴君而胡馬飲河此可爲爲國掄材者惜也予
少已知學而終靡成立求之節俠爲儒夫律以文
儒爲放人宜無當於兄兄顧引以爲賢於已也兄
始末識予即毀言疑之尋覈其妄也乃定交其不
爲苟合如此墳予舌雖在而落落不逢知厚者半

掉臂去兄終杖拭而紀綱之如恐不及獨予無所
效尺寸於兄者意有待也嗚呼孰謂兄遽棄予而
歿乎兄位不滿其才爲不當死有老母爲不可死
而乃竟以死也嗚呼痛哉兄其奮爲風霆誅鋤姦
欺以畢其志邪抑依依於親之庭而呵禁其不祥
邪嗚呼痛哉兄才雖未展而已小試於郡邑母雖
老而有子多賢能代兄以養兄其或可無憾也兄
常以不聞予問爲恨今年里人游太學甚喜書郵
有託矣孰知一再行而兄以計來我以奠往也嗚
呼此言悲矣兄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

祭耿封翁

卷三十五

四

祭耿封翁

人之高門結駟者疇不挾所有以自豐而翁都中
丞之顯號享天子之崇封被服起居卒無改乎
布褐之衣環堵之宮人或不堪洩洩融融人之巖
居川觀者疇不遺斯世以自待而翁身隱於家心
存於國貽厥子以桑弧曾寧居而弗克宦蹟焜煌
自南自北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
以爲心豈徒爲隱淪之高蹈亦幾乎儒術之中行

問何修而能然蓋問學之醇深宜其鍾此粹靈生
我夫子鼓鑄唐虞之模旗舉孔孟之壘還人心於
長夜作周行之遐軌凡頌德而知歸詎敢忘其自
始胡壑舟之不留乃一疾而遽已嗟丰采之難卽
半海內以盡傷況二三之渺末同繫籍於門牆驚
歲月之倏遷憑長風而薦芳豈予情之敢後恨川
塗之淼茫神昭回其如在倘鑒格於洋洋

祭許石城太常

粵伏龍之隩區寔文獻之淵藪其風流詞藻湛浸

斥實齊

卷三十一

三

醴郁者自六代以來已歷乎百有餘世之久試觀
古今賢豪蜚聲苑苑者孰不惟其後塵之超而餘
芳之漱第倡明陶冶之微其人也則文學之菁華
亦有興而有什憶弘正之昌辰而英賢之迭起也
乃能披華啓秀追疇曩而與之爲耦時顧公司寇
旣領袖于簪紳而石亭太史攝泉隱君南原太僕
又相與羽翼而先後公也師司寇而父隱君其得
之指授者已超然其獨異而才力之雄長又能學
殫乎宛委而功踵於宵晝以故出其土苴猶足以

大魁寰海而春容寂寥大篇短章咸可以開蒙而
愈疚其宦轍之所歷銓曹奉常符卿學使雖世之
所謂清華之選也而公之高於人者則不以此而
在乎飾吏以儒好學能守故其諷然去國無幾微
見于言而而心之泰然若進不知身世之遭而退
不知時命之謬雖其斧藻大業者不盡著于嚴廊
矣而弢其餘潤猶足以跌宕於山之幽而林之茂
嗚呼踰八望九不爲不壽終身無疾以福則厚子
姓斑白色養左右孫曾滿前一經能授公時一笑

斥實齊

卷三十一

六

祭吳伯恒

始我少年與君往還於時嘉靖寅卯之闕治城長
干青燈夜闌課書彈丸無隱弗殫鄉書並登殖學
彌力共被同行旁觀噴噴李杜齊聲余懷忝竊自

君騰踏不顧蟾蜍暗言終鮮音塵以疏勢則使然
匪君我遺昨余使歸適君南轉相見悲驩契濶稍
展握手川原笑言繾綣燕磯東山道之云遙攜朋
賦詩雨晝風宵無已太康歎自垂髫未幾睽違君
留我北方期同朝更相杖拭有計自東驚怛靡測
君位雖高用未究宣取精也多不足者年人其如
何有命自天我廩於斯撫棺未得臨情以詞情不
可極逢陳薄奠惟以告惻尚享

祭徐存齋少傅

代耿純作

次賞齋

卷三十一

七

古今理學極於明興皎然中天如日之升賢豪代
作道岸同登曾幾何人躋於臚仕矧茲股肱掌帝
之紀河津及公兩人而已如公之退乃展厥施矢
謨造膝帝心以怡手提國柄付公而治帝曰女賢
公益自奮恢振前摹漸除敝政大法小廉不詔而
聽政本還朝事還部堂亦有公論曰還四方獨咨
人才爲國之光逮今海內琳琅琬琰匪自爲材由
公括檢公用則行公退斯斂晚建國本情苦力窮
輪臺一詔惻怛春容袞衣東歸善始善終豈無豪

英取適厥意一念中非姦邪附麗民乃以殘國受
其敝固知公功先後寡倫道豈在多曰惟用人休
休斷斷古之大臣曩余祈公補外自效公最以書
政不踰教賢者賢乎成賢者較余言則鄙公何大
焉憶昨相鑑亦進此言往復錯勉惟道是敦客冬
遣弟拜公於室公曰我老相見無日惟學兢兢生
死如一言猶在耳公也何之士之型范國亡著龜
皇心震悼朝野涕洟惟孔若孟救世之志閱二千
祀鬱焉未遂公乃大行亦復奚慊慊余淺薄謬辱

公知含哀布詞聊哭我私攷謚錫典則國之宜

祭顧宮贊

憶昨與君禁近周旋抽書僦直居諸幾遷豈無觀
摩亦有笑言時觀朋儕君顧盛年頃以微疴請急
東還衆共愕眙君胡遽焉君曰已疾貴於未然償
沐幾何閔凶以傳翰飛未盡館宇長捐緬惟高門
金鉉三世君也獨才動必有裕奮步天衢潤色帝
制蔚有嘉言張瑕來異彤帟勸講青宮贊書瓊條
羽挿芝苑芬敷還重前代非賢弗居英英若君望

與實俱豁披雲醇同飲醴跌宕書林公回秋水
藩身以詛先幾則止決自張機如彼激矢激敵虛
中不棲塵滓云胡溘焉雲流星地人生若夢誰測
存亡方說同時隕葛與楊君計踵至祗益悲傷豈
其冥冥厥有成數乃如之人洵美無度疇昔謂何
玉堂連步今也胡爲驟隔泉路疊疊丰神依依情
悽幽夜玄扉一別終古何以告哀瘠牲清醑君其
聽之杳杳何所

祭程司徒 代許師作

次賞齋
嗚呼維予與公寔同里閭衿佩爲羣誦弦相望詎
意簪紳繼公有爛我縻於朝公賦歸歟謂宜白首
揮金共娛投閒幾何一疾以殂公蒞武康實始就
列衆易英年公若素閱矧其政成三巴兩粵晚居
京兆踣蹟煢煢春仁比盎海度流芳廿年遺愛猶
存甘棠 帝晉司徒實典國計柄用方殷寒裳以
逝殆辱莫干明哲自衛云胡傾隕魯弗勅遺蕙難
掩色梓里留暉親知傷悼朝野涕洟幸公公子能
隆公後三鳳朋飛一經能受委蛇自甘臧舟奚咎

嗚呼鮑繫執紼莫繇摘詞布奠心往形留公靈不
昧鑒格在幽

祭查毅齋 代許師作

嗚呼毅齋其至斯耶雲霞麗曜珥璫殺華鄉邦之
戚朝野之嗟憶昨從公期同節首隱顯中睽於我
心疚矧茲一朝我存公什公行其飭細大不愆公
學何游聲臭之先能嬰兒乎其天乃全一登諫垣
名成身立洪洪其聲碩碩其實引古匡今來職是
力霜落之林隼擊鷹高摩空戛雲羣鳥遁逃公獨
扶善不樂傾搖中參臬藩馳驅晉粵疲瘵回春茲
萌逆折百城晏眠吏士以悅厥用未究解紱懸車
朱丹者轍有儕芬如豈虞殆辱止足自居尚意公
良百齡天授胡然顛隕弗階上壽位不滿材年靡
德偶能知公者孰與予多處必並遊出則同科聞
計心惻雨淚滂沱惟古達人晝夜生死混合空虛
奚彼奚此公道有闕予慟何鄙一官鮑繫執紼未
由攝管摘詞以告九幽公其來歆不在醢羞

吳都閩

惟君其先黼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五兩之
綸千鍾之粟南北翻飛聲名炳蔚提兵入衛寔自
中都萬馬喧囂肅隊以趨握手薊門淋漓卮酒咬
咬有詞如不出口邊鄙時聳羽書憑陵余訊登壇
翳誰之能君曰虜驕難以兵碎惟古謀臣能破以
計君貌則斂名騰薦書期樹膚功爲光粉榆不見
幾日倏焉以逝藥石終垂飯含誰視骨肉千里生
死一時計音飛示疇者無悲愛弟來迎櫬還無咎
丹旄翩反羽雲南首念君之舊誼切情傷臨歧一

勸滄落奠觴

祭汪座師禮書

嗚呼生必有死如晝斯夜又如春花開必有謝胡
爲師亡淚盈心訝維師經術與雅精詳殿庭重席
英賢負牆三禮名家漢之高堂維師長厚溫其可
卽吟城莫闕喜怒無色汪汪雅度唐之師德維師
止足累疏辭榮典儀台斗視草承明急流中退宋
之澹成師澤何先損貨梓里遺書緩征感人心髓
峩峩鄧山師之畏壘師退何事青袍白紵詠觴多

暇杖屨時還疊疊結言師之香山師家何樂森森
蘭玉學解爲裘文能中鵠奕奕衣冠師之章曲宜
其長世爲國範型乞言憲老返樸還醇身雖退藏
其用則存曷爲一疾溘焉以逝朝野興哀鄉邦隕
涕匪直也私喬木之繫憶師典試公選明登某之
弱冠忝廁躋升驚駘剪拂聲價爲增累鼓累北師
顏有慙一第濫竽而師則沒聞計自東驚魂動骨
一官匏繫執紼未能布奠修辭寫此凌兢師其聽
之爲下雲乘

會奠張春臺洗馬

維公其先新安名家種學績行大振厥華越歲辛
未茂異升庸公于其時奮追羣龍匪駿其聲亦碩
其實金馬銅龍紆佩以入林空霜落隼擊鷹豪羣
鳥斂避直摩雲霄上京楚甸文場再典有美羣材
悉歸掄選望實日著晉秩 青宮龍樓邃密簪筆
從容 儲貳將升寔資羽翼方望來儀一疾以逝
公性坦蕩杜門無爲常布過從卮酒淋漓豈其他
人峻設城府衆望願願介福繁廡才諳燁燁一日

泯然百未一出況天其年母老孤遺行路閔惻矧
茲友寮能不心折殘燈總帳密雪淒風握蘭猶馥
高齋已空惟古達人死生夜旦乘化而遊修短奚
憾無繇執紼南望茫茫散陳薄奠聊寫哀傷

會奠陳碩人

粵子事親爰同氣類色養易承莫必者意相成寔
難墮之則易美哉碩人溫惠靜嘉相夫教子絀其
驕夸振振秀發詩藁書芽仲上公車荏苒三歲廉
隅自坊凜若有制中懷怛焉旨甘弗繼碩人曰吁

次賞齋

卷之五

上

子胡弗怡善養養志口體何卑孟機尹訓先後同
規仲也承之抗心希古剪髮成高九熊助苦行業
雲聲華振舉毘勉就試高選文場捷書飛示母
疾在牀馳暉難駐令問空長令子思親擬疏求返
南望與嗟詞哀色慘凶問俄承崩摧心膽養曾弗
逮名豈終收驚書翟服籠錫榮褒明恩如待英碑
可招某等誼切師資情兼友善清酤瘠牲摛詞布
奠差慰殯存匪足以薦

又

憶昨南宮羣英輻輳兄弟偕登世好初媾講闡母
儀心劬德茂愛以勞成義不利疚教子廿年經明
行就宜享遐齡觀子用究胡德之豐乃嗇其壽川
逝無還泉昏靡令子哀哀訣不面受承計崩摧
屢絕以什吾儕勉之生不可又不辱寔難滅性終
謬圖存爾生大事是懋績學康民彌厲其後貽親
令名暉燁宇宙大孝斯成奚取顛踣几筵遙遙酒
觴肉豆奚以抒哀詞爲奠侑

祭莊松屏隱君

嗚呼翁乎惟善是惇以直自遂鶴鵠在念而急難
必先乎友于果處知方而愧作不詒於胤嗣蓋人
之所難翁之所易博奕忘懷壺觴寄意劉興項感
而玩宇宙於一枰席地幕天而等秋毫於千駟蓋
人之所邇翁之所棄翁富長世以醒羣昏庶幾桃
薄日反與淳胡爲仙遊杳不可親幸翁文孫英英
與博天祿校書甘泉持橐恩綸有待慰翁與海某
等不佞通家是託聞訃悼驚相視涕落何以抒哀
摛詞布酌翁來洋洋九原可作

祭耿天臺尊師

惟師之生粹稟元精曠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
朝翼登太平道行志得名遂功成抗章得謝江漢
來寧神之聽之宜錫永齡胡不憫遺一疾以傾鳴
呼哀哉聖遠學察障蔽支離爰及姚江乃剖其籬
我師崛起闢發靡遺仁風義雨霑灑一時翳我留
都首被其教如什而興在寐斯覺求仁得仁轉相
告詔霧盡天開雲披日耀泰山其頽誰仰誰效鳴
呼哀哉匪躬莫履匪言莫見維風有編先賢有傳

欣賞齋

卷三十五

放淫距詖厥有學豪大言小言更僕難量抽深挾
密細大莫藏師誠何心其慮者長嗚呼哀哉古如
彝鼎重埒璠璣吳妖晉盡一力以祛豈無文章爲
世楷模如食太牢斯其棄餘頌有時犯闕靡不縫
正路斯闢姦萌輒攻豈無諫諍沃帝之聰如扣洪
鐘乃其從容長樂持麾中臺秉臬海晏人安風清
敝絕豈無事功爲世誦說如飲醇醪此其糟魄合
既不苟高惟戒顛三居廊廟七乃林泉其年未至
其車蚤懸疇能始終如師克全嗚呼哀哉某也何

知師顧不鄙匪手攜之言提其耳誨我則師視寔
猶子負笈從游三及師里戊子一別匏繫靡超豈
其亡何以疾告余銜憂遺子果藥保書聞疾漸平
我懷稍紓往再六載心通室迂忽承凶問且愕且
呼哀誠奚訴肝膽幾枯嗚呼哀哉爰從同心爲位
以哭一慟何從百身難贖惟相砥礪師志是續持
以報師庶幾無辱我愧古人生芻一束奠章寫心
涕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少司寇敬所王公

欣賞齋

卷三十五

惟歲壬辰多辟來朝令子自閩千里連鑣稅駕未
幾居猶飄搖良朋甫萃凶問俄交吉凶疇測歌哭
同宵緬惟我公三朝舊臣學洞往古鑑炳人倫德
潤猶露機清石神出鎮淮海南北要津二百年來
漕政已屯公起釐焉宿敝一新千艘萬舸輻輳上
京維茲水國災患頻仍民其昏墊魚鼈與鄰爰築
長堤易危以寧公餘奚爲盡謝將迎狎彼多士教
術是貞春風淮水法試有聲年方半百簪纓蚤解
佳麗赤城藍與時邁訪藥尋經遺榮賞會有嘉子

徹雕龍世貽三鳳連翩譽髦於時彌綸郡縣步武
工倅家聲蔚起公顏且怡邊疆多聳公有長才推
轂將及靖此氛埃君實欲柄夷酋以來胡天不憖
老成其摧某等後先納交令子悼往慰存零涕瀾
瀾盡柳逢哀焚芝忍視菅蒯星奔於旂何指白雲
英英營魄舍止顧茲北平室遠神邇有酒載樽臭
如蘭並酌以寫哀將告蒿里

館閣會奠王太夫人

人生爲女有不爲婦爲婦者衆或不爲母爲母已
難及於孫曾歷年也多用物何勝況觀令子歸榮
黃閣福壽滂洋古今稀濶祥不虛集有以致之惟
母令德全美具宜始公歸田板輿娛日孰不戀戀
謂可自適母曰咈哉力趣以出追公定國功勳旂
常主恩勤終謂宜少康母曰歸歟門有蹄航出
處幾微家國輕重如觀火然厥識何洞宜生巨材
爲世梁棟天語煌煌忠孝兩弘衮衣東歸善始
善終道祖錫嘏焉攸有窮某等綸屏參侍詞館從
游存亡之間厥有綢緼封牲縮酒愧頌且柔寓哀

於詞以侑薄羞

祭趙翁

嗚呼惟翁之於我益素昧夫平生自令子之啓予
聞懿行於家庭其行已也以直其待物也以誠其
出言也必信其臨財也必明約予於矩矱和鄰
保如股肱嫺嫺黨荷其賙卹稅術蒙其曲成善優游
而不放縱矜持而不爭其累仁而積德歷久遠以
不更故芝蘭之蔚起益大振乎家聲計雲霄之立
奮可接跡於公卿藹封章之踵至卽恒理而可憑
何溘然其長逝動哀慟乎輿情慨丰神兮未接嘆
瞻政兮杳冥潔微牲兮致奠恨執紼兮未能

祭刑部郎中孔公

大造生生陰隲者誰巨材小用疇顛倒之馮唐老
至子雲位卑從古則然於世奚悲唯公挺出粹靈
天資學能探賾行可作儀早暢厥詞扣玉鏗鐫文
場一戰陷陣摧鋒結綬中都部局生風入而會計
商通國豐遂遷刑曹以播華罔平反得中法紀錄
振中遭讒妒州縣踟躕和風載路甘雨隨車致用

無方迎刃皆虛 帝嘉厥聲西曹再入鴻漸方升
鸞書兩錫才諳則適身名自全懸車勇退曾不待
年林泉消散典籍吟哦廿年自樂入囊行過公於
取精其數已多素交風微古道時翼暮合朝離滔
滔者是振振公子亦粵厥壻金石非堅漆膠斯僵
余豈堪之寔公之誨我銘公行勒之貞珉聲殫天
地誰云不伸遣使奠牢聊旌我誠公其鑒之不亡
者魂

祭沈霓川座師

人賞齋

卷三十五

十九

先生其遽棄小子而歿也哉先生于小子始以文
字相提拂而周旋惠好逾越恒品迄今廿年所蓋
先生之望予與予之報稱先生者未一酬也乃遽
棄小子而歿也哉予謂先生有不當歿者二不可
歿者一先生深中隱厚非可盡識而度宇海廓仁
風春盎凡見容接者如羣飲于河各盈其腹乃茫
昧者擊其蒙孤貧者振其之九仁者事也仁者必
壽故先生不當歿先生廣頤豐頤顏如渥丹於法
當顯貴而悠長雖登仕版如千石之斛未實其半

舍壽考何以當之故先生不當歿先生一子官詞
林有孫蘄蘄露頭角乃立者早逝幼者未立三世
之事皆待一身先生又未可以歿以先生之不當
歿與不可歿而乃竟以歿也嗚呼痛哉小子自入
陶埏曲被恩誨非國典不為辭端非道要不着心
本情契深至嚮華為輕顧耳不聞曳杖之語目不
見如斧之封身寄燕趙神馳吳越心淒目眩恨其
可言所可慰者有弟能經紀先生之喪有孫能世
先生之業先生雖歿其存者長也齋心竭虔絮酒
告哀魂氣何之音容如覩憶昨錢茶人若茂仁踵
逝嘗再以蘋藻奠先生報曰此何等禮也歲兩承
之豈知遽及先生也哉嗚呼此言悲矣先生尚聞
之否耶

祭楊封翁

惟公之生提躬淑懿表閭啓後為同籍所仰惟公
之歿遭罹禍變冤憤酷烈為同籍所悲雖人百其
身曷其能贖獨念某等叨塵仕版寔偕次公離合
不同垂及七載行業更相砥礪道義以為切磋

接光塵幸承歡會遇合既深於恒品痛憤寔倍於
衆情岷蜀塋新燕雲樹老生芻絮酒寄奠因風寫
萬里之哀悰冀斯文之可託

祭朱少司寇

少司寇鑑塘朱公薨於邸舍友第某被放河干未
能躬視斂含以稍自效也乃遣兒某持炙鷄絮酒
奠之而系之以辭曰余始識公歲庚午時盍簪談
秣我倡爾爾隨誰云傾蓋有踰故知丁丑夏初金陵
再晤適國柄臣棄喪不顧城社潛依機牙風布公

大司馬

朱三十五

序

爲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冠天聽蓋高
未徹九關獻忠無何乃以賈彙削籍編氓還之故
郡如天道何害氣有盡風冥雨晦魑魅縱橫一旦
屏跡天癸日晶公復其官接武而升開府南都股
肱是寄弭盜安民潛銷異類人祝家尸千里頌義
帝曰賢哉晉貳秋卿節高彌厲豈曰宦成因災
陳戒異法之平亡也溢焉朝野震驚維公英風矯
矯天路奮志無前誓掃狐兔鄙夫見之泚頰卻步
維公篤行蹈地而馳何履之素羸馬敝衣冰無絹

綸譚有穀施嗚呼哀哉公昔忤時虐燄熏天何賢
不及而公猶安迨公賜環彈冠生氣有蘊未宣而
公乃逝維身進退與道廢興知公安之曰有命存
憶公斥還所識掉臂惟余送公執手以慰酌酒賦
詩傍觀興嘔頃余被罪公益勤倦夙宵問訊席不
皇安別甫三日聞公益棺嗚呼哀哉人之云亡行
道沾臆矧余淺薄渥承誨益忍痛摘詞百不及一
尚有編摹以俟異日

祭陶母太孺人

阮實齋

朱三十五

三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古今企美唯以養耳孰
不生男其成寧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孺人
亦既樂只憶昨耆年義方何美言斯不佻動必以
能愛能勞準圖準史巖邑鸞停版曹鴻起直上
則其止譬之巨木因常在始及其條達于
孺人患莫能俟何以慰之封童疊疊
有斐賁及千秋彤管有煒某等仕
情傷寄茲酒馘靈其洋洋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惟公質淳養厚識遠器閎學富經綸而言不出於
口材高羣品而禮彌見其恭故其詞館蜚聲不可
謂非際遇綸扉簡任不可謂非顯融而人猶咨嗟
歎息於公之逝者豈非以琳琅金薤之文徒流傳
於海內而舟楫霖雨之用未竟試於寰中也耶顧
公之和也如甘雨惠風霑溉萬物而人不知其澤
公之介也如泰山喬嶽屹無動搖而已不居其功
迨夫末年系心國本侃侃乎以去就爭也其英臆
靈氣不同物朽又庶幾與箕山而並峙隨潁水而
長東某等參陪禁路接跡銅龍咸望塵而請益奉
教語之從容曾爲別之幾何倏一疾而告終擬執
紼而未能望天都之幾重嘆百身其何贖徒有淚
而沾胸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維公貞元間氣萃于一身正而不亢直而能溫孝
友之行足以儀於海忠清之志可以質於鬼神
贊之清鑄大牧隱然繫廟堂之重而浮囂躁戾者

望其氣色莫不爲之卻步而逡巡當夫 先帝厭

代權臣秉成强者排闥而賈譽弱者毀轍而迴輪
龍登徑捷滔滔然如倒瀾之不可返矣公獨砥柱
乎其中而思身挽於江海之漬故其委蛇詞苑進
未嘗色取乎慷慨激烈之氣而退未嘗列方於養
交持祿之羣迨夫參貳綸扉待歸謁所爲潛移
默運者不可縷數而國本未定至決以去就爭也
蓋惟其 上心之感悟而不知寵利之可徇此其
嶽峙淵停蓋凝然古大臣之風度而出處光明始
終完美如 天語之所褒者誠足以負天下之望
而服海內之心某等門牆渺末挹清飲醇無不人
滿其量以去而終不測公之齋淪昨歲緘詞壽公
稀齡報書甫還凶問在門相顧愕眙涕泣霑巾爲
位以哭分曹浹旬練江縈紆黃山嶙峋其形可闕
不泯者蒐殺校旣旌牲帛載陳文以告哀公聞不
聞

祭馮太公

瞻彼雲門嵒岳降神匯茲丹河惟川濬靈德門慶

族毓秀甄淳通方奉義漸階賓廷挺彼夏簫鬱茂
周楨東海蜚英南宮振藻作宰分符郎潛起草動
必有聲如鐘在考臬揆藩最令肅化流敷歷孔韜
公材特優燕圻洛邑秦封晉州民胥鼓舞士亦吟
謳犬臥靡驚雀神且下何武留思寇公願借宦與
學成道隨時駕超然止足歸不待年遺榮爵服抗
跡丘園翰飛不盡車輪蚤懸旣邁前微克開後胤
有子雄飛名聲藉甚學乃帝師材堪國柄嚮用方
殷聞公遽病連疏請急 天子曰俞何以慰之增

次賞齋

卷三十五

三

秩賜衣有曄其門煌煌墮書千里過歸視藥猶及
式躬式親飯舍斂襲孝感則然子道疇匹罷市輟
相閭里紛紜矧予渺末霑丐餘芬載酒千觴崇蘭
以熏緘詞寓哀公聞不聞

祭史惺堂先生

維士有名未易以命其政維風其本惺行世降道
衰士失操柄遊談無根猥鄙不競惟公崛起以迨
究竟言必惠靈動必準聖尺圭繩趨周精程正明
志在澹致遠以靜擺落俗氛方之陷穽筮仕巖邑

再典名郡疏水自甘脂膏匪潤我以爲安人以爲
病聞人一善翼翼增敬去其蠹螟惟恐不勝扶義
摧邪玉貞松勁匪直性然良以示訓風俗大清綱
條以振治行既優學志彌遜理與經疑師鐫友訂
謹守前規不歧他徑歸修於家積有餘慶祖悅孫
賢子戴父令閭里風行是亦爲政某等弱冠及門
志意焚騁指我康莊德音聳聽聖范日臨趣嚮乃
定成我之功匪夷可並一別卅年因效尺寸仰德
長勤聞風斯詠猶異握衣遽聞歸櫬音微如在人

次賞齋

卷三十五

三

祭金面山隱君

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卓然古賢良方正之風業畧
見千贈文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愛與
人交有信處親戚閭里恩而有禮殆無一不可誦
而法也則又揭而書之宿草之墳嗚呼公其乘化
而仙遊矣而肺腑之戚若綰帶之交公所羽翼而
卵覆之者靡不傷感涕之無所而共爲縈歎於白
巖之樹與練水之雲嗚呼予 放歸而兩地相望

且千里而遙也不能及歲月持炙鷄絮酒以奠已而嚮風流涕則若隨七十二峯之靈若升若降若近若遠而與公者相嘆息而氣氤嗟淒風兮盈懷望素旄兮愴神輿椒漿兮有盡杏泉路兮無垠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閨帷所恃粵子若夫天遂同期疇能有無其間歸然既賢且貴展如之人寔世間氣當樹在背蘭芬在旁母慈婦順接附聯芳儉謝鉛華助閑環佩人曰宰公其樂鮮儷丹書來徵北行趁起云胡溘焉

大黃曆

卷三十五

三

相繼以殂咫尺步門閭轉慶為弔板輿輟馭善銅罷照哀聞行路悲感門徒發光竟拚驚影長孤曰世大常死生代謝言返其真如旅稅駕矧惟宰公孝齊閔參下迨房帷和如瑟琴孟母之賢其傳則千袁隗高名厥有馬女靈雖奄逝其存者長風微籍甚今古同光以此唁公并陳奠饋靈其鑒茲顧望歔歔

祭鄒母羅氏

吁嗟夫人柔嘉賦德倪彼天球溫潤以栗夙閑姆

教範我書詩倪彼苑林有楚其儀子與孟博厥有

令母展如夫人言續其組爰產大儒為世撐柱權

臣柄政虐燄熏天嬰之者碎炙之則燔令子取義

創裹血濺母心賢之詎曰不然皇路清夷哲人登

用銓部委蛇天垣鳴鳳敷歷清華朝端倚重母無

色喜食貧與共時事稍移賢路斯塞一麾匪辜三

已何亟祿人久虛菽水屢絕母實安之無我心惻

嗚呼有子而貴人之所榮不有其貴何窮何通有

子而貧人之所戚不有其貧何得何失發光曉沈

大黃曆

卷三十五

三

萱庭夕空杯園猶在鄰人罷春蕭蕭蕙帳慘慘悲風某友賢子異姓昆弟風木均哀非無從涕緘詞致奠薦以漿椒寸誠可達來格非遙

祭王閨學夫人

嗚呼維靈門如姜子行比璵璠至性不飾風德能

惇儀刑眾庶超靄諸姻來嬪師門寔天作比如珪

儷璋以衡和芷師勞於外靈佐於裡爰佐我師叶

贊雍熙邦禮典治成均作師絃塏丕著義問載馳

洊歷黃扉作帝元輔口出綸手調風雨內顧

靡虞則靈之以功成身退蜚遯安貞播薩舉莽蘭
紉椒芬靡沮與悔翳靈之明孝以承歡慈而能教
板輿行和良治速省閨門雍睦靈則有造鸞書瞻
燁高門有仇魚軒翟茀楚楚翔翔既庶且碩亦裕
而康貴乃能謙豐而不侈涕唾繁華燥批統綺深
入白法彌精玄理長歸真路遽委塵蹤玉顏如在
石鳥虛封霜前碎菊原上高松某等門墻末學瞻
仰在昔聞計自東相向悽惻何以告哀酒清牲瘠

祭陸仲鶴中丞

惟天生材成之甚難歷歲滋久始練而完公材開
敏不假雕鑄如刃發硎水斷陸剽公進則否人巧
我拙積薪匪病括囊斯悅奮跡州郡迴翔藩臬西
粵南雲靡遠不涉泊乎晚節稍晉中丞惠心咆物
譽門日升學彼洪都春臺以登載其清淨今古同
稱憶昔同心數人留指衆方雲散公獨霞舉輿論
屬之無操大匕盡究厥施以振頽靡鵬搏副鍛帆
張楫弛公節矯矯深斥詭隨如觚有稜如地畫錐
山石可泐介特不移貌乃含藏寄乎休覬殄域莫

窺苑枯靡競納垢隱瑕江海比盛以此卜公大受
攸宜謂可和齊異議紛披謂可平治世路嶮巖方
望持衡候焉就木閱齡幾何踰耆有六非曰無年
配德不足海內賢哲含涕嗟咨矧於我輩自昔相
知白門閭嶠纏綿有時痛公懷歸累疏以上有志
莫從中路凋喪巷聚以哭鄰舂罷相有生皆幻無
陰不空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知公無繫生死玄同
天地非長形骸詎促布奠銜悲未能免俗公靈洋
洋鑒此衷曲

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

翁之先人以文致身常平世業蔚乎有聞至於我
公益大其門邁跡亨衢何履之素衣敝馬羸一如
寒窶約已奉公擇地而步翁貌恂恂厥操何堅始
忤分宜臬憲乃遷疾風勁草問譽孤寡載及江陵
投分惟舊崛起鴻臚謂於我厚聞喪不奔翁眠若
垢蚤歲自異匪人之難迨乎柄用脫屣一官譬諸
金石矢志不刊晚晉述平若少司寇總憲中臺位
望日懿一節始終自反何寂歸來燕間庭無雜賓

良書自擁蕭然角巾鄉人觀之忘其貴人何以能
然根抵經學六統浩穰深鈞隱索斧藻前修津梁
後覺闡明與眇扶別垢瑕作爲義疏其書滿家周
精程正異代同誇某於今予稍同氣類辱知於翁
年輩絕異托交紀羣寔古之誼爰推心腹嗣締姻
親命子卜居以相比鄰潘楊方睦王貢彌敦翁約
來過期以明歲載往載還契濶差慰書尺猶新晤
言日冀胡奪之亟候焉蓋棺死而不朽於翁則安
喪我表儀能不永歎捧計悼驚遐修薄奠稿詞告

哀賞辭

卷三十一

三

哀涕淚如霰冥冥有靈庶幾來監

祭王涉縣

公之磊落心胸足以破俗春容文學足以發身生
華冒而敦素風馳康莊而遵矩步執成行備奮跡
明時春誦夏弦士欣師范雉馴麥秀人仰神君方
大騁於修塗乃遽反乎初服姜魚陸橘極色養於
庭闈王友金昆播和風於里閭豈斯具美而永永
年南北參辰未接濟從之未往還竿牘獲聞議論
之餘晚扳附於松蘿倍沾丐乎膏馥晤言差後痛

一往以何之方丈食前想百分之意氣知英魂之
不寐冀薄禮之能招

祭沈孺人

嗚呼昔之論婦人女子者唯酒漿刺紉之議而歸
於無非與無儀惟遭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
彤管勒於名山爲仁人志士之所弔而悲苟其幸
而無事非托於夫若子之賢且哲也雖行若瓊玖
其生也舜華而其歿也露晞憶昔吾兄嘗從願貞
先生以遊故余得竊聞其風誼真古之所稱孝廉

大書

卷三十一

三

者也而知其道之必行於妻晚交伯子孝友之聲
水蘖之操所爲信於鄉人而施於有政者何莫而
不本於庭闈此二者業可以方顧婦之閨秀並滂
母於儒帷矣況乎之死靡他之節霜寒雪皎又足
令二心於所天者凜然鬼沮而神摧頃者年屆古
稀邦人上壽會旌書封誥儼然其並至也亦庶幾
乎福美之俱胡爲乎方期眉壽之介而遽聞凶問
之罹也邪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
歸斯亦無足爲歎歎者也而惟百年之後長江之

渭學士大夫過其墓宮者必指而識曰沈氏之節
母於斯此其名蹟之不朽有雖死而不亡者也而
何嘆於空山之沈寥與宿草之淒其

祭朱納言虞封

自世道之交喪胡議論之蒙蒙詎耳目之有虧何
自爽其明聰心在射而有他乃勞思乎幾中公奮
臂而獨往知惟義之是從當波流方頽而挺然自
立於物表即膏脂易潤而皦然不以之自封故歷
巖邑而拊民贊銓曹而課功殆與胡威方其介潔
而裴楷埒其清通出西江而敷教標模範於士風
迨銀臺之編纂引古誼而比蹤期一時之建豎還
千載之醇醲何燄燄其日新遂淒淒而奄終嗚呼
造物多端匪智所窮胡彼易妍而此難工譬如杞
梓植厚于穹根蒂方深斧斤忽逢吾儕謝劣臭味
畧同儕標寒而韻遠恨棟梁之莫充縱百身其何
贖委萬事於長空豈時命之不與抑吾道之將窮
徒覆酒以成池如有痛其填胸

祭潘符卿

嗚呼人莫不有死兄未可以死也養未終于家用
未究於朝而胡寧忽忽至此也初兄遊恭簡公之
門以學自命蓋世徒得兄之名迨相從二十年攷
其行事如符左券也而人乃信兄之誠甫為御史
上書見斥若虞翻之遠謫而兄怡然其不驚久次
符臺權姦阬抑若楊雄之不調而兄坦然其自寧
嗚呼士居無事夸詡寵利憑賤齊民傲睨儕輩及
乎臨事茫無寸計阿時從權無風自靡詭為龍蛇
不愧狗彘疇挺然其不改信風雨之如晦兄之劬

書耆古寒暑不遷蓋無勦於夙宵兄之浩氣沈謀
六尺可托曾無忘於久要兄之好賢樂善心口嘆
喟恨不即升之雲霄兄之憤世疾邪義形於色恨
不即肆之市朝此在明時當為社稷之衛而於吾
黨可托死生之交者耶某等共學道於師門辱從
兄以先後或兄疑而我訂或我晤而兄授如於水
而投石若壘壘而差奏幸接武以升朝比貢王之
結綬中南北以分鴻帳晤言之難又俄秉節以馳
驅因盡簪於館候輟使輶以冀逢歷歲月之三穀

斯講德以窮年詎有懷而莫就憶朝章與獻實兄
獨憤其焚器采遺風於千里覈異議於一朝及晚
節而好易講傳注之昏昭釋眾言之牴牾扶聖學
於傾搖奚希編之未竣遽乘化而逍遙嗟稟命之
弗融年未登於上壽乃所立之偉然亦奚分於頃
久覩丹旄之翩躚低白雲於隴首淚滂沱而莫收
寄悲心於樽酒尚撰德而摘詞以圖兄之不朽

祭汪孺人

粵維德門將大而榮必有壽母贊成家聲於惟令

大書齊

卷三十五

三

儀蘊惠稟靈誼應陰教言爲婦程羽翼夫子淑茂
芳馨宜諧伉儷既休且寧鞠凶何意中道零丁孤
貞秉操壁潤冰清英英嗣子科名蚤捷染翰中朝
鳴珂左掖文陣長驅賢聲蜚越古之孟陶翼聖佐
國繇二母賢卜鄰截髮知母聲稱千古一轍綵衣
猶存杯圈空澤一夕長歸蘭摧玉折潘輿誰馭仲
養斯絕薊門啓嶺新安歸陌哭動塗人魂返舊宅
矧予懿親心驚涕雪酒清欲御殺訖可歡摘詞告
哀靡幽弗徹

祭尹都督暨配趙夫人

昨歲戊戌余方被放抵留之疆翁來存之爲相扼
腕曉譬萬方幾欲報謁有物錮留我懷徬徨曾幾
何時倏曰翁者其遊仙鄉驚悼未寧載傳母氏溘
爾並亡行路悽惻在於肺腑能無盡傷維翁與母
合德齊志福澤難量迨其饗年同躋上壽七十而
強生則同牢歿亦接踵翩翩共翔維翁壯歲勲名
鵲起嶷嶷光光文經武緯如彼宮鐘有聲載揚綸
音三錫國史累書旣美且章卒斂雄心皈依梵學

大書齊

卷三十五

三

有若斬王自非卓識愛河苦海獲此津梁子孫盈
前一經相授矧德則良其觀也稀黃髮雙垂彩衣
趨蹌胡椿若謖春馬方茂秋萎嚴霜嗟人生世譬
於朝露誰能久長如翁伉儷齒德兼之嘉問蘅芳
身雖淪逝月歿留暉蘭死存香時經冬序大隧開
塗營鬼永藏丹旌遄發送車千乘觀者堵牆我病
縻茲紉謳末由有淚盈眶靈其有知聽我楚些歎
此椒漿

祭鴻臚張公

惟公爲人內行修飭屋漏不欺不剛不柔氣度冲融喜怒莫窺歷官十五無赫赫名去則懷思古謂君子熏然慈仁非公而誰及其所守責育之勇雷霆不移位列九卿敝衣糲食甘之若飴抱默以老不伐不矜常畏人知詩稱羔羊其風既遠清節日衰或稍自潔建鼓求亡號於四達以觀於公何異山嶽視此黍紉天若不僭功名壽考惟公具宜云胡不淑而止於此聞者涕洟我以罪廢知識損棄意亦自疑公獨願交時枉車騎有懷必咨今其逝矣牙弦猶在誰爲鍾期公之堂堂豈其云亡往來在茲銜悲以奠望公凜然舉我一卮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六月二十六日後學某等敢昭告於故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之靈嗟呼君臣夫婦人之大倫臣能盡節於君與婦能盡節於夫已足以無愧彝倫爭光日月矣況夫闔門厲誠不約而赴九死視以如歸千古隻而無對者哉惟公鼓棹陽河既能信夫人之不辱夫

人委身淮水又能偕二女以必從以至城獲數人同心就義是公忠能報國教足刑家千載如生一往何憾獨夫人埋玉於斯踰二百載封樹未備顧貌弗虔行路之心鬱焉未甞某等疎賁庀工載修闕典庶幾英魂妥而忠節吐氣大義明而姦邪喪膽其於彰往勸來不爲無助嗟乎人之能國也惟君子世之不朽者惟忠孝靈明靈之猶在冥薄莫之能招

祭金子公

嗚呼哀哉我生多難老而少藉平生驪友强半凋謝逝如驚風存亦飄瓦惟翁兄弟連璧見稱不慙遺一神理曷徵鄉亡維楫人喪準繩我初與翁相晤京師熏然慈仁君子之姿及其勇也見義必爲我集鳳池翁參龍驤按袂聯鑣佩玉以鐙論心講德其樂洋洋迨余南歸翁亦解組徘徊金陵以相勞苦曰道則存餘乃直土風俗之衰頽正始衰羣犬吠怪狺狺如麻清餓和黜自昔然耶余曰不然咎實在我於心無他世好則左翁言已厚未知其

可客歲杪冬始過翁居喜極欲涕相迎路隅兩日而別執手躊躇余訝翁色稍異於昨翁曰予病外乾中涸勸以加餐輔之醫藥豈期逾年翁則已矣日月幾何遂有生死我老寡徒詎復堪此相彼造物朝必有睡人於茫茫凡幾合分如露如電理無久存何以寄誠生芻一束布奠摛詞寫此衷曲臨風淒然有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顏京兆

維公溫恭雅飭恬澹冲融心日游乎物始道不滯

欣賞齋

卷三十五

三

於環中繇天分之獨厚與性會而兼通故樂廣約言而能以理服衆徐傅善論而不以博爲功隱多於仕皆累迫而後應靜以致遠宜時出而靡窮顧豐鎬甫資於坐鎮而民物未盡於陶鎔迨京兆之簡授慰中外之仰崇聳一方之踊企沛八縣之仁風胡霍霍以先逝遂淒淒而奄終愴林臯之變白痛履綦而無從嗚呼傷哉位躋伸而道鬱神尚完而形沮方晤言之幾何遽一息而千古布酒醴而致詞愧哀情之莫吐想丰采於平生空涕淚之如

雨

祭施華峯

憶予南歸君偕我遊自惟疎慙有言莫酬子惠聞之如水東流攜琴命酒數載長留卜鄰歲晚劉柳同儔惟君爲人襟懷坦易事貴從心言無飾僞磊落心胸不可一世讒夫嫉善宵人竊位君怒眦之不啻狗彘忠臣死義節婦殉夫雖在異世竭蹶以趨築廟請祠不計有亡流俗異情乃羣衆忌白璧何辜青蠅爲累君曰何傷濯之而已謝甫息君心以怡謂宜壽考以共歲時胡命之促身嗚呼愛爲悲始存乃亡胎憶昨中夏顧子徘徊共理竹木前次淹隈豈云今古從此以言念知舊撫棺以哭何以情之生芻一束奠事寫心有淚盈君其有知鑒此哀曲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六

四言古詩

宗人時中之南鴻臚索余詩爲韋弦之佩作此輿之

炎帝開天垂仁創制爰及西周眷彼苗裔寔始焦城離疆啓世維陝有焦古曰名都胙土命氏此其權輿有焚孫子基時星敷代易世疎本根一氣譬若千江同源派異念茲厥初慨焉以喟猗猗令族來從宛陵有壁在懷和風鬱蒸匪我則阿寔宗之

大奇詩

卷三十六

英觀光上京音微日振遨遊冬春載觴載詠豈無他人不如同姓攜手亡何周南以遷孰是典司曰臚句傳何時復來一別三年漢有延壽經學之宗亦有孝然飛聲青龍和談遂飲奕葉清風峩峩德素開我後人庶其繩之以慰所親匪仁曷仗匪善曷敦一簣非微爲山可至千里雖難脂車策驥華胄逢逢孰敢不厲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六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七

五言古詩

贈王東崖先生五首

結髮抱奇氣，唾豪俠。儔風塵，日耽懽。稟性寡所謀，君屈起東海。高論戛琳球，陳義狎六籍。浩氣吞九牛，片言一指顧。四座皆回頭，精深魯鄒意。爛漫東南州，木石生羽翮。況乃知者流，快哉千載會。膠漆忽以投。

江水浩無極，烟波迥且深。扁舟一朝去，邈然不可

親。先生靜者流，縛屋東崖岑。微言自剖析，墜緒恣幽尋。荆棘奔道周，義和翳空明。那能千載後，獨契黃虞心。

商風天末起，中夜隕霜籜。有美三春花，朱條忽銷鑠。古人結交驩，意氣重山嶽。侯侯豪華子，朝暮見榮落。明晦日有時，所貴善斟酌。懷哉坦蕩人，永不負然諾。

峩峩陵上松，下有千歲苓。采之欲相贈，爲君延修齡。道遠不可致，物薄誰爲珍。臨風空佇立，歎息此

微誠

孔丘豈驕淫，老氏戒睢盱。世夢自耀熠，至道歸冲虛。所以古人心，澹泊足自娛。如何夸毗子，逐逐窮六區。先生謝塵壒，閭然中林居。天刑忽自解，守雌意晏如。邇來六十載，沈實鏡玄機。眞陽伏兌氣，純白鄰太初。行行千里駕，去與元化俱。

送別

庭前有芳樹，灼灼敷春榮。秋霜中夜隕，枝條忽已零。我有同懷子，倏忽如流星。生者日已垂，死者日已泯。徘徊顧四海，誰能喻中情。子從千里至，燕婉須臾生。含意未及吐，長路從此征。冷々清商曲，翻爲遊子吟。豈無他人俱，結交良有因。臨歧空佇立，恨不能平。

黃鳥出幽谷，嚶嚶自相求。胡馬依北風，悲鳴顧其儔。況我同懷友，從此遠行遊。明月照苦顏，嚴霜生敝裘。豈無盈觴酒，顧望莫能酬。緬懷河汾子，上書曾淹留。弦歌嗣音啟，抗志齊軻丘。斯人雖已歿，千載有餘休。遠業非一塗，所貴善自謀。勉哉崇令德，可以繼前修。

送李比部

昔我從結髮翩翩志狂馳凌厲問學場志意縱橫
飛慷慨思古人自謂不足爲世俗薄朱顏容華翻
見嗤中原一顧盼千載成相知相知今古難千秋
一嘉遇而我狂簡姿得蒙英達顧肝膽一以披形
迹非所驚嫵婉四載餘斯久長歡聚歡聚從今日
交誼跂前賢況君秉淵尚矢志義皇前順性奚矯
迹得道乃忘筌慚予非鍾期何以發清弦清弦中
座興音微振蒙鄙冷冷曲方調弦絕自今始山川
欸實濟

別四子

子美姑孰英綽然標雅度在久志不渝接廣情無
忤散朗溢風颺慷慨出情愔豈其文豹姿終隱南
山霧
王生吾黨彥天然有勝質和易向人羣耿介懷私

實玄珠逝欲探白壁寧與易凌霜君自知詎必歲

寒日

幼齊信才士文鋒振音響氣隨萬馬奔思逐層雲
上雅意薄時流結交盡英行江山自阻修含情宛
相向

陳生青雲器居諸時與競良書坐長擁高文自成
詠飲酒見冲襟論交剖眞性古道日悠悠微爾誰
與振

悲風響林木天地何冥冥客行歸有時游子不遑

寧良會在須臾一觴聊爲傾仰視日月馳顧盼生
衰榮盛年難久居所貴千歲名努力各先登一慰
平生情

送史比部

逃虛罕同人絕弦思異代豈無嫵嫵倚知音不可
待何圖解后聞復與英遊會英英時流奮跡階
雲霄秉筆屬西晉推轂盈中朝風塵耻稅駕訪友
就林阜林阜雖窮願我心殊自廣片語喜膠投千
秋脫羈鞅望海恣大觀披雲愜高仰高仰我方慚

離緒候相嬰潛虬無近韻霄鶴有遐征知言分可
悅心賞遙難并遙遙難久居歲月一何速九淵當
自珍千仞誰高躅君其振英風於以醒頽俗

賦得明月照積雪

積雪皓曾林華月生東方靄靄停飛閣臃臃含洞
房漸喜輕雲斂復覩流風翔連輝無礙影並承有
殊光舒圓一以眺俛仰增妍芳星漢屢淹薄淒清
未渠央內朗境逾適賞勝情彌康獨慙郢人曲吟
弄不成章

贈別

駕言發上國四牡何駸駸出邁遵長阪回望隔城
陰傷離豈無念攬轡多壯心悠悠欲往路遙遙指
故林故林渺何許禪房俯烟際青公官迴澤素水
縈迢遞往還餘十載倏忽如夢寐聊指區中緣仍
偕塵外契舊契與新知兩兩對嘉辰縷縷遲莫日
緬邈平生親幽尋協要妙冥討淵囂塵那知歡愛
日翻爲行路人行路復遲遲道夷竟誰領汎有故
迷方沈空亦昭非何津舟不擢是路車可騁忘言

意轉親攜手夜方靜靜夜未渠央歧路苦參差後
會未可期寸心難遽忘何當徑寸珠舒之照八方
迷途願有濟一別永相望

三餘

林端木葉下蕭條冬已深巖巒生暮色風雨激清
音虛庭屏氛雜山窗凝宿陰坐令三餘言偶與一
日并圖版共輝映樹石相陵臨人往有遺書客散
自鳴琴寂寂高齋晚誰明還賞心

秋日瀛洲亭講業作

道勝情可捐心遠地彌隙林皋颯已秋蓬山澹將
夕清曠對高槐虛明臨廣液古藤閒自度嘉樹芬
成積亭空山翠墮風定水花碧況復聞清言疑義
共剖析敢辭九朝勞終憐寸景散矢心游太初永
謝羣塵跡

和淵明九日閒居

銷門寒事早虛庭菊已鮮風來何蕭颯吹此自成
妍況復逢嘉辰感涼時運遷人雖殊陵樹鴈下迴
城烟徘徊鶴林遊望龍山顛千秋人代空勝事

從流傳虛疊何足嘆寒花聊解顏閒居有深情長
詠逍遙篇

聞西陸捷音

羽檄邊庭起馳烽達建章兩川妖氣入虜陣精且
強天王按劍怒徵兵集朔方熊車出細柳魚貫度
飛梁雙鞬明皎月雕弧生嚴霜威稜激將士況乃
胡運僵長蛇一朝剪奔鯨千里傷面轅方解帶曉
武盡歸疆伐罪龍溝曲弔民洮水傍愧予鉞刀材
風志在疆場何當埽餘氛談笑淨胡羌功成辭上

賞千載姓名揚

嘉善寺石壁

平生寡所營幽期在林壑及辰訪雲根巾車蔭蘭
薄山阻覺徑紆苔滑嫌足弱危嶺冒綠蘿空庭下
鳥雀崖傾石欲墜澗折泉如約一線喜披豁雙壁
驚峭嶸行看巖腹穿坐知谷口拓朋儕笑相顧文
酒時間作風微結篇翰嘯傲寄杯勺誰言賞心遲
授老幸可託

荅楊密雲寄丹書

青鳥來雲中翩翩墮嘉藻上言勸加食中及長生
道一淨乃胚胎三元若凋瓊還丹術何神童顏後
天老捧讀長嘆息聞此苦不早靈骨夙多慙塵機
老未埽猶忻世緣薄清曠差自保晨興入鳳池夜
靜思鴻寶因感瑤華贈大藥期精討茂宰卽神仙
風塵亦瀛島葉縣鳧鳥飛勾漏丹砂好何當懷中
方爲我悉傾倒身世竟飄蓬榮華日枯槁猿鶴與
沙蟲變化何草草願言謝纓紱洗心游浩浩從君
去不還攀星戲穹昊

孫子荆酒樓遺址在今石城莫愁湖側唐李
謫仙同崔侍御汎舟往尋之歡飲達旦風流
文采與江山相照映而樓之荒久矣新安孫
子真慕其風尚慨然以興復爲任表先哲之
遺蹤增舊都之勝槩異日韻人勝士憑高弔
古有不嘉其用心者乎乃爲詩以導之

澄湖抱石城飛翠橫空斷烟霞互明滅爽氣亘清
旦旁連孫楚樓突兀出天半疎簾面青葱下瞰綠
篠岸竭來謫仙人拏舟一遊款綺裘馭長風彩筆

燭銀漢篇章至今垂字字星斗爛耳孫有高懷撫
景發悽惋枕流風尚存凌虛勢已變眞從荒墟中
髣髴還舊觀我老苦摧頽聞之再三歎作詩告同
心成此奇一段他日聯翩遊觴詠互展勸快哉江
湖心適我魚鳥願

贈別

一落世網中去家八九年歸來齒髮凋頽影淒自
憐人生無百歲況乃多憂煎違已詎非迷負此區
中緣抱甕差自適攤書聊息肩矯矯巢居于千古

稱高賢

倚杖在東菑故人遠來顧殷勤相勞苦忼慷出情
愔爲陳離別來五見歲華暮日月東西馳觸目舉
非故靈藥能駐顏至人不可遇決策往尋之五嶽
恣高步

君爲二千石名爵豈不尊一朝解印去委之如浮
雲我貴物不羈道在能解紛千里倏命駕訪我林
中人炎炎明所避時棄轉相親抱影守空廬咄咄
那足陳

青天將玉笙吹向百尺臺對酒共驩呼如在緱山
隈金庭闕烟霞玉洞無塵埃長揖辭世氛拍肩追
洪崖英風凌八虛倏忽隘九垓將同丁令威千歲
一歸來

西園

林臯颯欲秋閒園自成步駕言城郭遊翻憚滄洲
趣臨深杳難卽躋險候可度危藤緣澗上遠岫當
窻露崖壑旣盤紆竹木亦交互怪石森餘株清川
貫中路微雨逗涼颺煩暑漸以去同人自相將杯

次賞清

次三十一

酒豁情愔栖遲少日懷緬邈平生故流光豈不道
延賞未云暮詠歸各怡然撫景謝良晤

賦得秋風吹海水循甫席上作

開秋海岸懸空水共澄霽商飈一以生玄冥蕩屏
翳稍覺殺紋迴旋看杳潮會濤聲殷地雷樹色沒
遠嶼淒清日月寒淠淠乾坤細大鵬怒且飛奔鯨
來倏逝憑陵詎有極搏扶自成勢何當風力微孤
帆指天際卓矣魯連懷冷然列仙馭蓬山信云遙
髣髴如可至

天關山同肅卿作

結念尋遠山杪秋出南郭青甸經崎嶇丹壁上崖
粵一髮長江渺雙開巨靈鑿豈知鍾梵筵乃在松
桂壑樓因宿霧隱磴與流雲錯幻影標浮屠琅函
粲珠閣旁探虎穴幽小構星查縛山深語鳥驕石
瘦游龍攫曰余采樵人筵簞甘索漠服道形可捐
乞閒心自諾多君富藻翰識度兩恢廓長握五芝
圖寧使三花落未爲堯舜用聊向烟霞托終期功
成還各區踐風約

次韻

卷三十一

花巖寺芙蓉峯

寒空聳危峯灼灼芙蓉萼連雲勢欲拔峭壁森若
削樹頂接蒼烟巖腰吐朱閣崖陰積霰冷林合朝
日薄靡靡饒木葉撼撼皆零落行行歲將徂冉冉
老自覺袖身遠繒緞委志投林壑攜朋文酒偕縱
覽心目豁悠哉古人懷恬然寄玄漠

獻花巖息心堂

花巖自各區面對天關麓何當息心堂奇勝森在
目下臨渺無地旁探如轉谷我來逢杪秋松杉向

人絳炯然塵土腸一旦濯冰玉幽深慮彌澹腸
會相屬歸路仍遲遲遠岫出喬木物情習俗勞崎
人戀幽獨緬懷弱冠年芸編寄茅屋星查自鳴鐘
夜半耿殘燭

田家二首爲吳次魯賦

中散豈不偉終以明自膏元亮中道歸棄官如逋
逃何如璜原叟白首臥林皋晨興事壠畝錢鏹亦
常操四體良已勤意適忘其勞不稼而取禾羞爲
達者嘲殘燈照風雨濁酒且自陶悠悠沮溺心千

載如相招

夙昔厭喧囂委身寄田廬榆柳覆茅屋綠陰盈前
除閒引月下泉灌我畦中蔬所冀營一飽意足不
願餘行看松嶺雲倦枕藜牀書有時會鄰曲酌醴
烹溪魚情親易成醉地偏來者疎優哉復游哉不
樂將何如

題董望峯逸老堂一首

董生淮海彥矯矯威鳳舉一劍龍醜黎英風動南
紀貪泉時自詠謔誇生蕭蕭臥林臯了不置

愜喜謂天逸我老錄錄胡爲

會鄰里回頭知曲誤賞心爲景美鬢霜詎易滑

斧差可理慙彼平生勞幸茲一日止枯腸得酒澆

寧復餘塊壘我亦愛閒人何時相晤語題詩寄草

堂商頌聲振履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七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八

七言古詩

謁定山先生墓

千古人豪去不歸空餘墟墓江之湄草木搖落滿
林壑蕭疎不受春風肥我來維舟奠椒醑薜荔荒
叢泣山鬼亂峯欲暝江氣寒老蜃吹雲白日死建
章千門燈火時從臣爭上鰲山詞封章慷慨羣小
忤抽身一去無還期明月長遭魚目如從古紛紛
那足數古塚猶令壯士哀不見當時狐與兔嗚呼

秋實齋

卷三十八

轅下之車空局促誰使遺芳照青牘所地長歌巷
伯篇習習悲風振林木

謝公墩同友人作

金陵佳麗帝王州往往古蹟藏林丘冶城逶迤一
墩出奔迴灌注長江流典午英賢夢籍籍獨爲蒼
生起安石西州花樹春溟濛林館歌鍾日盤辟苻
秦鼓輦動地來投鞭勢欲吞淝淮羽書憑陵急風
雨圍棋決賭何徘徊胸中別有平戎策百萬須臾
卷如席中宵邊馬無留行八公草木皆人色功名

兒女自平章一着聊持荅廟堂棋枰未收烽火息
還向荒墩臥夕陽勲業凌雲竟何似古人棄之如
脫躡勝負纔堪供掩鼻況把山林易青紫君過古
墩行且留心知自是公之儔小出經綸試花縣決
策終隨鹿豕遊飛翻逸興真矯矯弔古升高頻絕
倒燕子堂前非昔時落日山中空小草風流今古
鎮常新我屋公墩共隱淪不須名字問桐校長掃
青青作主人

送界公遊清涼

秋實齋

卷三十八

界公行脚處烟水晉陽深飄飄一笠小飛度萬雲
岑入門頂禮山中相香氣鐘聲宛相向清風人手
十八盤積雪參天幾千丈君其着眼無模糊一草
一木皆文殊牟尼如意隨方現朗照諸天及五湖
怒電蒼虬忽千里蒲衣童子定誰是回首人間熱
惱林等閒翻出清涼地踏遍千巖春未闌層層樓
閣一毫端歸來更著楞嚴論應作遺經鼓吹看

送蔣道力還軍州

朝登承明廡夕歸滄海涯人生得意豈不樂一日

思親生髮華憶昨戰勝長安日動地香名喜堪挹
金馬春明擁佩看銅龍曉闢排雲入帝城紫氣日
細繡親舍其如多白雲鄉夢三更懸馬首離腸九
折迴車輪曾共瀛洲三月住可憐聚散如萍絮高
館張燈話夜分霜落梅花月當戶明日征帆望海
雲搏風鴻鴈惜離羣長江片月迷孤影萬里烟波
也夢君

征虜將軍出塞歌

獵獵邊風動蕭蕭胡馬鳴明光傳紫詔飛將出長
城回首旄頭天北指鳴笳疊鼓紛紛起龍庭黯淡
陣雲高一夜天驕度遼水中朝羽檄大徵兵烽火
甘泉達旦明老將漁陽舊無敵俠少交河新有名
金鉦直擣雲中野練甲平臨黑山下返旆黃河爲
倒流揮戈白日應回舍草頭一點疾于飛生縛單
于馬上歸紅旗不動和門影白羽先開大漠圖
明主恩深軀命薄照腕并刀霜錯落肯令越甲鳴
吾君坐看猿臂圖麟閣歸來飲至紫宸朝珠勒琕
弓翬翠袍爲問漢廷功最著柰今誰似霍嫖姚

盆菊吟

林莽蕭疎歲欲闌霜華射地明琅玕藕花夢冷鴛
鴦浦白榆搖落西風寒盆菊君看開正小錦石高
雲相照耀翠色離離秀可餐浮香的的寒仍峭翻
羞桃李當春生淺白輕紅剩有情連枝無那妖嬈
態一夜空驚風雨聲高人避喧來海嶠靜女無言
偏窈窕時逢金令意轉佳移向玉堂看更好幽姿
不與凡卉爭靈氣曾延千萬齡青霞絳闕有時去
歲寒且締同心盟

和韓昌黎石鼓歌

周原石鼓奇且闕幾年蹤跡沈蒿萊世遙幾得睹
拓本殘章斷碣如瓊瑰何人輦載踰千里至今照
耀黃金臺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泰華高崔嵬蔡
邕嵇康那足數石經奔走洪都儕回思共和歷隋
代披荒斷古其誰哉天昏地慘鬼夜哭至寶欲出
風雲埋韓常博雅始一識鄭同搜索窮山隈四百
六字傳青簡二千餘載開蒼苔龍虎旁分爪麟鳳
蟲書深刻神翦裁求臻太學果鳳翔落莫

山崖皇明文物邁前古冲融雅頌相沿洄辟雍橫
陳維新黼廟堂弘列參樽罍想見周王盛羽獵從
臣撰述皆奇才聲詩炳蔚垂日月雕鏤宛轉回雲
雷之杳山泐跡半掃漢水鼎沈名已灰豈知籀往
蹟自在摩娑細讀如談詠近傳岫嶠碑更偉青字
赤石鉅以魁宣王雄俊神禹智何異阜祖於雲來
神物出沒兩不偶昔何揜翳今昭回安得移之置
一處拏螭披風心眼聞春風卻立讀萬過咎繇吉
甫親追陪嗚呼咎繇吉甫長追陪

帝京篇

星躔箕尾光耀滿皇州共覩天居壯安知地肺
浮太行千里排空下黃河幾曲回奔馬日月高臨
碣石門風雲長護幽并野紫殿氤氲接上台銅龍
雙闕徹明開柳迎御仗垂垂發花拂仙韶裊裊迴
千門窈窕羣官入鳩鵲虛明鷺鷥集上公車輶挾
星飛內史衣香沾霧濕星飛霧濕日悠悠更有驕
奢恩澤侯金張夜月連錢騎起春寒翡翠裘說
客常持小冠出公子時飛高蓋遊追遊翠黛芬相

接含態含嬌情未歇相看蟬鬢步生花半度羊車
行就葉日移調馬埽雲擁關雞場緩轡回長樂鳴
笳出未央東觀風光歷未能西山曉望漢登殿
澌寒水懸千澗豔豔朝霞羃九陵九陵千澗鬱參
差仙觀僧藍雨蔽虧欹飛校尉偏能供奉才入
總解詩西湖歸路酒方酣十里芙蓉萬頃潭錦纜
瓊舟連塞北水秧堤柳類江南漢主離宮那足數
秦關百二空雄武何似車書今日同萬方玉帛歸

明主門掩青春著作廬花光夜色映窻虛時平

願獻三都賦肯學相如封禪書

喜雨

畫樓五月停純紈複道高薨喜飛霞飄絲亂滴未
成聲獻景炎威如減半是時白苧動微涼酌酒凭
闌望未央雲膚寸寸帶山起雨足垂垂到地長赤
亭氤氲火雲會楚麥無秋禾黍悴豈謂桑林精禱
通高天萬里回生意已知穴蟻行先謀更見山蛇
毒影收池溜長流潤復積林芳欽萎枝還抽蛟龍
勢披挾電至間作雷霆鼓增氣遲旦中宵未肯停

草間樹色生蒼翠乃知雲漢未爲災豐歲旋從靈
雨來未鋤四出歡聲洽一日 皇恩徧九垓

燕子磯放歌

明陰變無窮開霽色若絢川柳發青條山花吐紅
豔長安花柳正芳菲仙觀僧藍映翠微連宵積雨
淹龍藏一日新晴上燕磯燕磯近出都門外羣從
驪遊擁軒蓋披拂今同石壁行衣冠似入香山會
山壁逶迤陰靄連氛霾如如豔陽年高城雨腳下
平地隔檻浪頭黏遠天早起西來風勢急稍喜孤

亭漏斜日川上春容向曙開岸邊天影隨潮入渚
蒲汀芷淨如洗陂鳥沙鷗閒自逸北嶺烟消翠黛
橫南峯霧盡青螺出語燕鳴鳩雜柳吹江頭花底
柰春何醉來時作洛生詠書罷還解道士袈裟竹
何須羨金谷祇詠真堪續永和幾歲京塵緇化素
賞心何幸兼良晤勝侶旁探玉笈文靈源不藉青
鸞度過逢且把酒中懷世事還同草間露桃花日
日武陵遊一任藍輿日來去

壽座師少傅許公分得黃山

黃山矗立千萬重白日照耀金芙蓉軒皇馭風攬
入極問道來訪浮丘翁鈞天樂奏鸞鳳舞至今林
壑含香風丹竈冥濛翠猶滴綠烟消盡澄潭色金
燈閃倏知有無瑤草歲蕤亂朱碧先生縛屋山之
陲三十六峯相蔽虧落筆雲霞常在手襟期欲與
山爭奇一從謁帝來天上瑤池玉署寄如何琴瑟
眞諧清廟音珪璋直付明堂匠紅紫時陪禁裡仙
白頭仍作山中相諫書三上辭承明規闕滄洲空
復情龍庭回首風塵靜鴻舉遙看羽翼成歸去來

宋三

天都下紫芝盈盈日堪把已知靈洞映花關更有
清池照深夏六月六日天貺時聞說彭篴降此期
壘樽滿貯長生酒樂府新翻上壽詩延賞不知年
攬結自成趣南榮不辭畏蠱遊任公自愛蘭臺聚
追隨日日駐仙都會見乘魚出烟霧

東山草堂歌送楊子漸給諫還平原

高巖萬木流雲氣白石巖峩巧相翳石上蒼苔雨
作痕崖前古屋藤垂地草堂面面傍東丘彷彿青
天十二樓鸞笙縹緲烟塵隔羽扇消搖洞壑幽竭

來聊爲蒼生起一日褰騰萬人裏玉珮時從瑣闥
趨天書幾捧雪霄至頻年籌策歎旋旒黃石山中
約自留郊原舉手笑相別翩然意氣凌清秋歸來
舊隱多叢桂石室猶藏藥珠秘瑤草琪花幾度春
玉泉靈藥三千歲只愁宇內須經綸未是堂中穩
睡人直看名上麒麟閣更乞天涯雲水身

玉陽草堂歌爲沈奉常作

隱侯詞賦東南美一生嘯傲山川裏浮玉之南構
草堂門對澄湖三百里宛轉丹梯日月開參差翠

檻風烟起千巖蕭颯常欲秋一窓冥濛得非雨水
禽格格鳴斜暉江草汀花坐不歸手把黃庭閱清
晝日暮流雲空濕衣一自抽身臥烟嶂縱酒彈碁
十年上天目徒藏金簡書東山久鬱蒼生望邇來
驅風華蓋前縱扇朱幡霄漢懸照耀仙班蒼玉珮
芬芳畫省白雲簾魏闕江湖心不改圖中咫尺留
光采一日移來裴几傍拂拭徘徊生感慨濤雪渦
雷雙眼明臨流幾欲濯塵纓赤霄碧浪知相接爲
清星查犯斗行

雨花臺歌贈陳盡卿

行遊城南今幾回丹楓欲老菊半開高座道人有
精舍相與推挽升崔嵬往事風流如可掬況復陳
君起空谷共推謝朓解吟詩又道周郎能顧曲茅
齋門巷接烏衣六代繁華有是非尋真弔古情何
劇載酒彈碁樂未稀高臺一望紛烟樹笑指城中
讀書處故篋長懷霹靂春振衣莫厭風雲暮君不
見明堂大厦須良材一丘突兀何爲哉

雲池篇贈王千美明府

次貧齋

卷三十八

閒莫如城邊雲清莫如城下池鵬冠燕坐者誰子
臨水看雲日委蛇蘇門恣嘯歌東山耽酒宴楊雄
一上甘泉宮潘安已試河陽縣四野風恬獄訟稀
千家歲熟桑麻遍見說爲官不愛錢陶潛赤手且
歸田門前垂柳長無恙池上流雲自昔年秀色帶
空餘百丈溶溶洩洩如相傍淮水新添朱雀橋王
家還住烏衣巷細沫浮花一鏡開雲能出岫亦能
來如車如蓋浮吳樹汀草汀洲近越臺水穀雲華
淨深夏似一屏閒開卷畫孤飛杳靄珠歌遏一片

澄泓翠娥寫玉壺水簾邊相羊祗覺山林日月長
舉酒從今爲君數更看三萬六千場

雪湖老人墨梅

湘江水落零雨絲羅浮遙夢難期華光一逝孤
標絕貌得寒梅第一枝肌膚綽約如冰雪翠袖輕
盈弄明月籬根竹外無人知瘦影橫波共清絕劉
生劉生老彌壯半幅輕綃傳意匠刻溪美人襟袍
奇對此悠然得真賞披圖颯颯生微風春入寒巖
雪漸融恍疑身向孤山道十里林巒香霧中

梅花行新安張梅友七十賦壽

君不見梅友叟七十華筵初命酒又不見梅友梅
白白紅紅相對開賀客升堂錦繡段交錯花前互
璀璨堂下翩翩動彩衣兕觥犧樽映花薦新安山
水之窟穴聞說梅花更清絕數行粉豔白於齒幾
樹天斜紅勝頰憶昨曾從江上移點綴繁英漸滿
枝絳袖着香渾自詫玉屏照影轉生姿起舞婆娑
忘夜久酒船動鱗紅經露濕烏巾總不辭幾人
得共花爲友夢醒梨雲山月斜裁詩東閣興偏賒

願君從此長爲主更看東風百遍花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八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九

五言律詩

將之陽羨留題退園草堂二首

千古陶潛逝何人更閉關世情看白髮吾道獨青山
蒿目終何事灰心可駐顏子真有幽興谷口未知還

貧病緣何事猖狂祇自哀言尋青嶂去聊避白鷗猜
薪木宜時護柴荆可浪開高懸徐孺榻未許俗人來

同李北都永慶禪房小集二首

一笑同幽事移樽向夕陰長風吹片雨蕭颯動高林
自愛丘中賞還同澤畔吟相看意不盡涼露滿衣襟

化城圍野色空翠落秋陰與客開香嶺談玄傍竹林
梵天留宴坐花雨助清吟一酌那為貴因之披素衿

靜海寺送別

江閣一相送愁心生二毛情知終是別聊欲永今

宵意與雲俱遠魂隨酒暗銷重來還底日知爾不辭勞

挽帝生堯臣三首

離別豈不苦人生會有趣那知燕趙去便作古今
殊說易慚關朗亡書問摯虞徘徊昨日事灑淚血生芻

吾久知交態如君復幾人回頭悲宿昔開眼漸風塵
名豈論文著情因問字親所嗟寒色甚轉見後凋身

東窗書

卷三十一

尚憶長歸日風期迴莫攀肩輿留白社揮手謝青山
爾已齊生死吾猶惜往還至今西澗水流恨日潺湲

羅生挽詩三首

秉羽早從軍來時誓策勲弓刀爭白日圖畫失青雲
定遠空投筆要離近築墳那能羞左轂越甲欲鳴君

高允傳書日羅含絕命時雨曹今短世吾道復奚爲
靈爽風雲颭从游日月私千秋看意氣誰爲托

孤兒

中丞新按節尚一試昆吾志士泥塗盡英風江海
孤那知長夜隔翻訝尺書無白馬江干去翻翻愧
病夫

題顧侯明月軒二首

上築鳳城隈亭軒傍水開閒門明月下芳草故人
來說劍光生座彈琴霧濕苔忽聞鳴唱動起舞思
悠哉

夜榻吟方穩春亭飲亦兼祗綠花泛泛翻愛月纖

纖薄

露難過砌微雲不滿簾所歡時宴生清影若

爲淹

鄔女翼李文仲羅敬未李承烈盛伯年李君
錫集冶城飛霞閣分得巾字

雙鬢逢殘歲逢山載酒頻日吾悲過客星覺聚賢
人幽賞知難盡沈冥自可親松蘿寒愈碧相映白
細巾

送元甫還武昌

候館冬難暝愁心生別前人今千里去月傍片帆

懸文字誰同調聲名爾少年江離如可贈莫惜數
行傳

送敬未還豫章

送子松門去其如芳歲殘祗應爲客久不憚獨行
難驛古梅花淨江空鴈影寒壯心知未落時倚佩
刀看

舟中口占別思兼

爲別何容易移家常苦遲駕言搔桂楫沉復是蘭
時樂事春增劇交情老更誰未應天畔月長自照
相思

送文仲遊薊門

南征意不盡春水亂流行詎是輕千里其將賦二
京孤琴迎暮雨罷馬度空城到日黃金地應多白
髮生

永慶寺竹院納涼分得烝字

結夏從初地高林散鬱蒸茶香透深竹人語隔垂
藤把臂連中散談心失小乘琅玕青可刻聊欲記
吾曾

湘西別業二首

近郊秋氣早行散滌煩襟坐愛澄湖影涼分碧樹
陰疎花遙對酒纖月曲通林況復高賢處彌生懷
古心

子荆沽酒地遺址半雲扃勝地猶生氣閒情似乞
靈蜎書塔蘇碧鳥破晚烟青無限滄洲意鳴榔隔
水聽

寄宏甫二首

歸田仍作客散步自安禪去我無千里相違忽二

尺賞齋

卷三十一

一

年夢醒江閣雨心折楚雲天寥落知音後愁看伐
木篇

風雨秋偏急懷人質欲絲飄雪遙俗久歲月著書
遲獨往真何事重過會可期白門遺址在相爲理
茅茨

九日登謝公墩分得今字

謝公臨眺處勝日一招尋我輩還時序荒墩自古
今天空江影淨木脫鴈聲沈不有茱萸酒其如搖
落心

和明甫移居三首次韻

卜居饒物色往往慰幽栖書可開新帙花仍落故
畦谿深夕鳥度門靜古藤低卽此堪投老風光似
竹西

多君芸閣裔老就竹林閒高臥捐塵慮長貧有好
顏開琴心轉寂投轄客忘還爽氣朝來劇葱葱近
北山

韓康非亂市藥肆亦避名坐隱無過爽長吟不礙
耕渚花藏客語檐鳥答書聲投策青林外飄蕭白

髮

集國寶振藻堂

彩筆題名處高堂半客裾銀鈎搖几席玉珮偶琴
書茗竈飛烟近花龕片月初未能參麗藻延賞愧
空虛

訪茂承一首

愛爾聲名早相過坐隱囊丹青古人輩詞賦少年
場紫几芸花潤書帷蘭葉香蓬蒿堪翦伐吾不愧
求羊

挽方思善太守二首

世道晚無賴哭君彌斷魂歌謠自楚越風采落乾坤白日泉臺閼青春原草繁祗餘風謾謾長似李膺門

意氣深投漆文章高築壇身驚朝露盡人逐夜舟看積雪平原慘悲風澗水寒翩翩淹病色空愧白衣冠

人日南郊僧寺作

人日仁祠好春風動鳥聲相期載酒往共作探梅

行澗水溶溶淨林芳轉轉生禪棲吾自適非爲薄時名

初夏同馬李二明府姚大名吳觀察集德載路園

桃苑人初集路園夏亦芳桐陰低戶碧梅子亞枝黃賦豈登樓著情因解帶忘聯鑣一柄息瀟灑在滄浪

王孟起百花莊

韓山明滅處聞有百花莊流水鳴虛砌垂楊出短

塋帶經鋤麥隴負日臥藜牀何謝朱更汙居人等姓王

祈澤寺

紺殿銜山古清川帶薄長樹身迷日月碑額見齊梁旛影風前靜曇華劫外香龍堂沉幽絕一酌世緣忘

嘉善寺蒼雲崖

噴岫開古壁陰靄款禪扉巖乳寒仍滴山雲濕不飛天花空處沒春草定中肥莫怪消搖久于焉願息機

梅花水

梅花涵靜渚空水澹相搖旋自雲根出還隨泡影消年深饒石髮坐久見魚苗只恐蛟龍動陰風滿樹腰

崇化寺

曾寮來客少僻隅受春多竹嶼孤琴入花朝病眼過酒鎗淹叔夜香積飯維摩坐覺幽期愜空庭閒綠蘿

送張光祿北上

李郭同舟日離筵氣色開銜杯春雨過卷幔夏雲來
白璧明調世黃金高築臺枇杷堪屬句時有大官才

龍泉庵

水晶龍庵最殘春挾茗過世誰尊白法吾自狎滄波
古樹間僧老空林野鳥多無因留信宿清磬隔烟蘿

齋居對雪

主署迎長至齋居澹泊時朔雲成雪易宮線轉春
遲枯樹寒鴉集空庭華月滋瑤花紛可望知有海神期

賦得雲近蓬萊

紫殿開南極宮雲采飛色因鰲石麗影逐風池
歸未覺爲霖遠翻捧日微滿庭歌旦旦虞帝正垂衣

送鄒太史歸安成省親

雲望憐華髮星言下紫微況君晨省日兼是晝遊

歸品味分官酒斑斕半錦衣螺川春有燕行路惜光輝

送全太史冊封趙藩便歸省親

上國封章重詞臣寵命饒鄴雲低漢節川柳引星
輶鳥鳥秋先急份榆望不遙莫言歸覲易恩自紫宸朝

送袁太史冊封楚府便歸省親

倚門親夢遠分土主恩寬豈謂一朝別先成兩
地歡綬花晴自媚劍氣晚生寒莫以鄉關滯雲霄

待握蘭

送朱太史冊封周府

十里垂楊色離心不可裁豈堪今夜月仍照蕩渠
杯喬與黃河遠人看金馬來梁園詞賦出轉見長卿才

送蕭太史冊封淮府便歸省親

寒星隨使節驛路滿光輝赤社分茅日蒼梧擁傳
歸江魚迎浪白林橘道秋肥不盡趨庭戀微風生賜衣

送劉審理還亭州兼簡宏甫二首

送遠紆征轡披襟得上標路分燕市酒帆度楚江
潮殘月明疎鬢寒風急敝貂鄒枚詞賦在應有兔
園招

故人棲遯久翮訝尺書遲日月空相憶雲山不可
期雪殘江樹夜烏下晚鐘時牢落還誰仗因君但
益悲

題黃生大有山房

龍臥耽高尚雲蘿洞壑深草榮當戶帶竹度隔谿

卷三十九

陰小西廡書日中條避世心仙羣如可下
遺音

贈吳封翁一首

上國褒封錫西亭芳讌開川原一以眺雲日共徘徊
徇白雪留蓬鬢青陽泥酒杯庭闌多喜色愛子在
霜臺

暮春署中作二首

寂歷蓬山暮春華脉脉歸曲池新漲滿高館亂花
飛緩步慙仙籍端居契道機還回溫樹影行坐是

恩聯

餘春歸閨月省署自留芳地有池亭氣花生澗壑
香閒多疎酒盞老至減書囊尚憶東方朔酣歌銅
馬傍

神策門城樓望後湖得開字

爲愛澄湖色高城載酒來峯巒雲外出亭館鏡中
開遠渚縈烟細殘潮挾雨迴時難聊騁望長憶濟
川才

贈林生還莆陽

綠酒青門別悠悠去路長川原更臥起雲木半蒼
茫落日羣峯暝歸舟一葉黃嚴陵行在望吟眺未
應忘

追輓張都諫二首孫左諫正學索賦

致主天閣杳投身夜壑幽渚雲低宿草林日澹荒
丘志已千人廢名因一疏留艱難歸骨處遺恨托
松楸

久戍應非願危言恨所期封章身後重諫草篋中
短天遠龍輿墮山深馬鬣移松楸尚在挺挺出

孫枝

送梅景靈之丹徒

山川望不極形勝鱣堂分鐵甕開丹幄瑤篇動白雲稠烟寒樹色落日亂江文匡鼎談詩處風流獨憶君

送陳孟芳之天台二首

石梁名勝地未易賞心諧以爾談經去兼之丘壑懷泉聲喧曲澗山翠落空階散帙門人至青燈對夜齋

少時隨研席老至共京華旅況憑君慰行年愧我加名山饒石髓深洞出胡麻有得分相寄無言去路賒

送王行甫還黃州

爲客風塵久蒼茫憶所親垂楊生暝色芳草遲行人綠酒堪攜手青雲已致身唯應歸鞅轡及故園春

李嘉紹挽詩二首

夢醒驚鄰笛書來薊北城倉皇失知己涕淚憶平

生白雪誰爲和青樽空復情慈親憐愛子悲見玉

山傾

地下修文久天邊賜訣歸因君不可見轉覺空交稀愛日心如在乘風事已非秋原多宿草一動淚霑衣

送歐陽宜諸守平樂二首

相送昭潭去無言鴈亦稀山川足形勝徒馭有光輝問俗風猷播行春誼頌歸懸知合浦珠逢向洛城飛

相逢元不易分手卽前期豈復辭難阻行當慰別離功名邊郡重歲月主恩私忼慨臨歧意無勞行路知

邵武丞鄭公祠名宦奉常王太父

何年仙尉往血食尚人間爲是哦松處常疑曳杖還恩波深鹿水寒色壯龍山伏臘顯繁外豐碑古廟開

鄭處士祠鄉賢奉常王父

鳳歌千載事龍吟一自成早就終焉志人傳達者

名雲山遶風昔俎豆見平生誰續先賢傳徘徊空復情

翟德孚生日約同志賦詩壽之余得二首

初度重陽近長筵風日嘉興饒呼白墮地勝更黃花法已三乘悟文堪十賚加猶嫌名字在門巷幾回車

有酒何妨社無弦始是琴談能飛屑玉書欲比懸金何胤中林賞韓康大隱心坐欣年冉冉不受二毛侵

八寶齋

卷三十一

五

胡安人挽詩

彤管音徽盛玄扃日月空淚痕消夜燭愁緒亂秋風珠鏡鸞疑在瑤琴鶴怨終惟憑少君術髮髯見修容

徐氏園二首

城市藏丹壑樓臺隱碧霄洞門行窈窕巖石上嵒巖雪壁花龕近星橋鴈嶼逢就中堪戀賞欲醉未還鑣

選勝來朱邸風華觸眼新軒窗臨水豁臺榭得山

嘉樹能留日名花欲殿春整遊歡未足小酌賴情親

贈楊學博二首

選勝山川美談經日月長名堪齊服鄭行欲重珪璋汗竹秋繁短芹羹午飴香及門多達者爲問幾升堂

學舍山雲濕城樓河氣渾長材淹冷局令子託斯文藥火連更曙匏尊四座春鯁堂知有北士習漸還醇

八寶齋

卷三十一

六

王節母

鏤月成圓扇歸雲柰秦砧空餘龍鏡色長罷風簫音碧海雙珠出青山片玉沈年年畫梁燕應識歲寒心

立春後一日治城送日常時方有悼亡之戚

維舟過福地載酒及嘉辰白雪留高倡青春別故人悲歡不自意貧病許相親倘憶停雲約還來漉葛巾

覽勝詩名出傷離酒力微春從昨日至人是隔年

舊雨期仍在行雲夢已非可憐洲畔鳥猶作一雙飛

七日立春集肅卿宅同用人字

老覺韶年媚過逢意轉親一春纔此夕七日況爲人梅閣含芳動蘭缸吐豔新朋簪喜披豁不厭舉杯頻

送楊參軍之漳州

不擇漳江幕談詩覽解順一官聊自隱萬里復何辭鳥下津亭晚帆開壠樹移殷勤前路酒誰爲故人持

贈陸生還晉陵二首

散帙鸚鵡林去經秋春復深如何搖落後獨有歲寒心山暝花含夕門幽樹積陰求羊還爾輩虛薄愧招尋

晉陵歸路渺相送片帆過曙色搖津樹江聲雜棹歌詩名因客著鄉夢入春多所歎中年後情如離別何

和余學士金陵登覽詩二十首

鍾山

名山雄帝里原廟枕神臯龍虎標形勝弓刀護寂寥雲深埋劍履時至薦櫻桃王氣千年在靈祇夜夜朝

牛首山

龍藏烟蘿閬牛山殿閣幽夜涼僧梵歇地迴佛燈流樹影兼雲合林香過雨收平生飛動意何幸得淹留

梅花水

投策長林外浮杯曲水隈影搖頻寫翠香冷不關梅雨脚添新藻雲根翳淺苔煩襟端可滌欲去雙徘徊

燕子磯

江葵坐依微繁星落釣磯寒沙連野盡新漲浴天低小憩村村暝前期事事非塵機吾已息不礙白鷗飛

靈谷寺

法筵開浩劫沸塔自先朝磴石三休至松雲十里

遙禪心隨步寂客望對秋高不盡經行意願垣起暮簫

鳳凰臺

鳳嬉曾此處秋爽共登臺一望東南盡長江鴻鴈來青林隨浦淑白石轉莓苔莫繼浮雲唱空傷蒼代才

桃葉渡

吾聞王內史落日淮河濱花塢飛瑤札蘭舟載玉人雕奩回曲岸彩袖隱平津珍重板歡意能無寫

洛神

雨花臺

南郭高臺迴乘春數散愁雨餘千嶂立樹杪一江流地擁鶯花勝情兼水石幽角巾差自得端合老林丘

方山

道者何年往深林尚欲廬冷咽翻翠壁古洞隱丹爐坐傍雲容斂行看樹色扶前山西逝水冉冉接蓬壺

落星岡

樓堞新亭戍山川自昔多曾聞沽酒客一著綺裘過霞舉占龍氣風期叶鳳歌悠然登覽處遺跡賁巖阿

獻花巖

一上花巖寺迴瞻紫氣遙幽深隔絕壑突兀礙層霄槎小星堪摘窻虛月待邀無人奈妙義旂影對風飄

莫愁湖

水闊孤蒲淨城闌睥睨斜懷人倚高閣落葉見平沙眉黛餘山色鈿金似野花徘徊湖上月一倍惜芳華

清涼山

精舍何年築高臺最孤烟嵐收紫氣色覽黃圖飛鳥遶哀郢吞江詎賦吳祗應游息地流恨滿平蕪

虎洞

大城東畔路小洞青烟髮落月烏啼急回風虎嘯

閒巖腰窺與突石罅漏潺湲況是宮泉近能清靜者顏

長千里

長千古阡陌佳麗擅名都花月三春暮衣冠六代餘
橋星隨寶馬檀霧雜巾車絲管淹良夜嚴城鍾漏徂

東山

謝墅維青舫蕭臺接紫城到門雙樹立隔岸亂峯迎
龍臥曾先送其鬼獨行蒼生凱繫空懷古重

舍情

冶城

冶城開別館行散自逶迤巘嶠供清眺亭臺狎翠漪
星壇月影度藥園露華滋望望三花樹遊仙若可期

棲霞寺

古寺俯蒼茫東峯一磬長人天留色相臺殿自齊梁
乳竇流泉滑風巖藥草香采榮心不薄吾欲問醫王

青溪

宛轉青溪步扁舟曲曲通竹烟籠罨畫花雨澹冥濛
豔雪歌蟬墮澄金酒蟻空良遊不知倦遙夜水雲中

達摩洞

禪龕淅綠嶼石洞俯滄波風雨江聲壯魚龍夜氣多
停杯今日望飛錫向時過欲問西來意疎鐘度薜蘿

惠氏澹園集卷之四十

五言排律

寄壽司徒盛公二十韻

雲紀軒皇代星高傳說名何人扶太極維嶽降元
精節與長松厲心將片玉貞旂常功跡絕甲令望
崢嶸遙憶周南日方深拱北誠羔羊貽後詠鸞鳳
軼前英貴比孫弘儉人慙楊綰清豈應迴薄俗直
欲贊休明保保障雄三輔風裁摺二京法星臨迴夜
卿月麗層城題劔名方重懸車意已行揮金洽閭閻

送嚴師孔之潁州

西序橫經日聲名達者中人知荆璞美價敵楚金
同都講方持鱗車人已畫熊近關愁驛使問俗念
民窮製錦平生略烹鮮上世風一行君作吏多病

我成翁招隱淮南子遊仙河上公遺言應可訊莫
惜寄高鴻

同翟思吉尋湯泉寄老庵遺址

昔賢棲遁處禪榻傍巖阿澗水迎人語青山入戶
多香名垂琬琰遺跡翳烟蘿弔古兼悲激攜笏與
嘯歌清吟爭奮發濁酒未蹉跎詎是高風在聊同
暇日過雙松期更種吾意在庭柯

端午 賜畫扇絲縷艾虎艾葉紀恩

佳節屆天中承恩霄漢濃絲絲縷玉臂執扇引清

風虎戲因釵巧人形入艾工辟兵今俗在續命楚
風同不爲邀天力何因薦女紅太平難報稱三祝
教華封

贈李先生十六韻

誰解辭黃綬繙經向遠林招攜庾詵輩蹀躞謝公
岑花鳥通幽意雲蘿澹素襟循良遺蹟久閭里洽
恩深飛鳥神仙氣烹鮮保母心青錢行飲馬白日
坐彈琴鸞鳳聲彌動鱸魚夢不禁蕙蘭長紉佩江
海一抽簪南郭甘雲臥東方豈陸沈書從鸞嶺得

偕自虎溪尋菴契希夷理長垂雅頌音化城樓趾
定世路轉蓬任雪月心同淨星霜髮未侵嗟予慙
比玉荷愛重兼金絲酒生春色清歌接其陰追隨
難盡意蕭颯寄微吟

松麓山房聽雨得連字

春陰遊寶地襟袖攪霏烟雨合千峰徧雲屯一壑
偏冥濛鶯色暗滴瀝訝聲連檐樹寒逾翠江海濕
欲然林空羣籟息門掩一燈懸徑所翻增勝勝處
不礙禪祇疑人世裏別有淨居天

八首

卷四十一

三

孔廟分獻一首

上日文明選清秋典禮揚太牢井渚祀秩禮盛
今王玉殿馳元宰琅函捧御香橋門森蔚蔚晉佩
儼鏘鏘澗可羞蘋藻詒堪下鳳凰寧知千載後猶
似兩楹傍翹首宮牆近齋心刻漏長受釐尚曳屨
執奠忝分行有仰神如在無言教敢忘平生聞俎
豆何幸一升堂

送馮官詹還青州觀省

詞苑聲名久寧親出帝畿聖朝敦孝理儒術

倍光輝束帛傳中禁兼金下太微人言家慶美世
仰國恩稀夜直千門迴秋風駟馬歸鶴書榮里閭
燕賀集輕肥獻壽分天酒裁班半賜衣魚應翻凍
沼草亦戀春暉雅懷庭閣樂其如廊廟機嚴程
明主意還旆莫依依

王太僕以王事歿厥子邵憲公索余詩紀之
得十四韻

雅望青齊上名家盧駱前爲郎推二省視草閔三
選一自旌麾出周旋賞竹邊掄材須匠石奉使藉

八首

卷四十一

四

張騫采掇要荒地沿洄江漢船關河遙歷楚杞梓
盡輸燕才大思兼濟時危忽棄捐告哀縈上側遣
奠出中涓勞勩祠官載班聯問命宣龍光紆後裔
鵲起象先賢甲第諸王擅詩書累葉傳恩榮均拜
手出入擬差肩孤突忠爲教阜陶美世延祇應同
報國夙夜寸心懸

東朝出內叨勸講之役賜燕文華殿恭

紀一首

鳳檢天門下龍樓帝子來衣冠驚綺角賓從儼

鄒枚討論篇章洽研磨禮樂該前星增氣色少海
日紫迴燕喜中台集榮光左个開堯博分雨露禹
膳出逢萊始命懸燕隗橫經淺漢才儒言探秘囿
民瘼起沈灰庶廣重輪照彌彰宇器恢萬年長此
日延首永明哉

書劉司理尊人榮封卷

秋嶺岑崟外禾川浩淼前相門標鳳範儒業映時
賢芹藻遊曾綴荷義譽蚤懸青春期鵬起碧落礙
鵬搏萊婦忻同隱梁鴻臥益堅養深虛白室跡斷

卷四一

孝廉

五

孝廉船莊孤時難用韋經子解傳金龜成軍鄧王
樹看翺翺一自逢昌運飛騰萬衆先才名京國滿
惠澤皖城偏治行推三輔恩私下九天冠裳霞綺
爛綸綉錦蟬聯雨露高堂渥音徵奕世延五雲邀
寵呪一字耀重泉磊落辭榮志端嚴訓俗篇名家
行紀述高誼合垂宣上國儒林傳西江世德編何
人參石馬題首誦磨鐫

酌石齋

有美齋中石繫繫狎世賢摩娑承碧草賦駁帶清

泉豈以雲飛遠將同鵲化堅錦文紛榮爛玉質謝
雕鐫意愜非關酒沈酣不問年過從真賞足因爾
一陶然

趙封君偕壽詩

瀛海華筵啓新年景色鮮地深迷曉樹花重壓春
烟縹屬嵩神降弧迎掖水懸膠庠鴻業著機杼素
風延三世推楊母諸生仰鄭玄庭闈趨燕喜地曾
引蟬聯雙壁名爭重三台望孰先經綸家訓悉敷
歷主恩偏共秉中丞節時兼上將權羣星賜璧
榮五色詔書宣貴盛顏方畏威嚴尚與鶴抵從鳩
杖出自挽鹿車旋結社開蘭畹留賓藉林田叩頭
觀盛世風節領時賢護以迎霜茂椿因足雨妍安
期何必待長傍彩雲眠

蔣莊甫自滇過白下訪李長者而還賦贈

萬里雲南路遙遙負笈前詎忘時偃曝爲憶舊周
旋見面嗟予晚論心覺爾賢尋真勤跋涉選勝且
留連點翰三春過停杯片月懸知應懷故國莫舉
式微篇

薛公儀鴻臚過訪有作賦荅鴻臚西原公後
北地稱詩久南征識面初杜宗真驥子漢殿小鴻臚
出境才彌著奉家節未疎詎堪償沐暇時問野
人廬雖霓明能辨雄風快孰如笑談淹上駟倡和
失前魚白璧爭孚理青雲信卷舒地應齊庾薛朝
擬待嚴徐莫厭承明入從容步綺疏

趙司寇索賦節孝詩

代比周南盛帷幄合有人秦瑛傳世美麗女到頭
貧節與飛霜厲心將片玉醇茹茶存弱息截髮感
慈親勝事聯姑婦同懷失苦辛幾題巢燕句小覺
侍鳥勤懿懌標家範難危起國珍榮枯人理隔生
歿主恩新命數紆天詔馨香借渚蘋移忠看
後裔長佐太平春

看竹

負郭茅堂小相期看竹來七賢同把臂三伏恣追
陪涼影生新綠深叢護舊堂晴颺時良玉晚翠欲
流杯遊鳳終能待成龍定不待聞心將物色延眺
日悠哉

曹能始嘉篇見詒微及往事賦荅

握蘭辭上國佐棘向陪京一藉栖雞樹雄飛覽鳳
城平反推政術著作表公卿未蹟青雲步方傳白
雪聲濟川看放鶴伐木定遷鶯憶昨差池日曾同
繪繳驚陸沈吾敢怨波及爾何名留滯不堪惜盈
虛理自明鴛鴦騰知有待翹首赤霄行

贈游戶部

垂璫辭漢署筦榷向江涓紫綬三春別彤彤一水
馳業曾傳世美清更畏人知文同馴禽茂天閑害
欣貧賈卷四十一
馬祛庭當時柳日秋進祝鳩司處處驚飛檄人人
意競雖未妨寬賦斂稍欲佐瘡痍閭澤流駢坐高
風邁等夷激揚無左顧騰踏是前期遠荷題書至
難忘講德時願留青史筆長以慰心知

馮母貞壽詩

帝寵回堯陞天書下漢都錦軒標內則彤管失前
模夫子當年少英名勛海隅雲霄方自奮日月竟
先徂雀愴屏花暗覺傷鏡影孤晨昏勤補綴童稚
費支吾窺壁殘賢士分機激壯圖祗應期特達未

欲阻艱虞經術家聲起文章王氣扶照車成郭程
歷塊匪輟駒弱冠推高第詞林齒宿儒篋書開氣
色隴樹幾縈紆建禮登朝日承明寓直餘還鄉悲
白鶴上塋會青鳥扣地知無策陳情甫上疏近臣
偏雨露直道未榛蕪節孝宸衷軫恩私詔命
敷定將敦俗尚奚啻潤周枯百世心常計孤貞敢
自誣復生曾不愧與古可爲徒詞筆雕龍貴勿簪
駟馬趨壽觴須強進一曲鳳將雛

鄭崑巖中丞六十

地紀標南服星纏應上台仙都蟠巨麗石洞擅崔
嵬維嶽鍾靈氣清時得上才三朝名德著四海壯
猶推憶奪鵬張口曾弭雀角災持衡高選部秉禮
重容臺齊魯瘡痍起邊陲節鉞來坐籌深七策推
轂盛羣材但覺威稜冷彌彰事業恢諸生焚玉筍
上將盡龍媒兵氣嚴城盡雄風大漠迴鏡歌閒度
曲斗帳一揮杯律轉花燈夜寒消葭管灰懸弧森
畫戟列鼎薦春陪鶴算丹經注鸞書紫禁裁歡聲
笳鼓競逸興嶺梅催講德心常折懷人首獨回程

如點作頌亦欲擬徂徠

孫太公壽詩

勝地標靈蹟名家得世賢公和真隱擅文度惠風
偏上古遺英遠長平令問延疎懷多跌宕太襟謝
雕鐫小技才初售適歸志已堅機忘沙鳥對氣轉
谷鶯遷豸繡雄畿甸鸞封疊詰閣圖開照曜絕
跡見翺翩絲服裁宮錦銀盤出賜鮮草堂中散駕
華氣蔡經筵下馬堪求髓非熊欲比肩優游富盛
際燕喜叶長年白墮飛觴數黃花得候先石樓雲
幙卷天漢斗車懸素髮翻宜老醅顏沃若僊不妨
滄海變幾度見桑田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一

七言律

初還退園作

猶憶高秋賦遠遊歸來吾土又登樓
虬龍滿地荒烟合鹿豕開門野草幽
魯仲不辭東海去周顒何意北山留
十年投研男兒事愧我談經自白頭

殷太僕六十二首

琅琊縹緲秣陵西九列班高日月齊
冀北羣空名早著襄城人遠路非迷
花間放艇雙魚入席上看

卷四十一

雲萬木低向夕金盤須盡醉麻姑仙醞爲君攜
翩翩壽筭在江城緩帶風流自列卿
深花馬嘶春對酒古臺花發夜吹笙
青雲自昔推名理白下于今見老成
一臥東山曾繫望願看黃髮慰蒼生

赤壁樓上作一首

誰與扶筇問薜蘿一樽風雨奈愁何
開簾吳楚當牕盡倚檻烟雲入望多
異代風流成夢幻他鄉容鬢總蹉跎
飛鳴玄鶴依然在似爲停杯一勸歌

留別天臺耿先生

崖落木動微寒匹馬西來歲欲殘
四海風流今下榻一樽烟雨夜憑闌
時危自覺知心貴身在翻悲會面難
一望歸舟腸盡結橫江波浪正漫漫

寶光寺訪耿克明

一從裘馬向飄零多少江淹恨別情
明月自憐長按劍香臺何意共班荆
青林疊畫悲歌動綵筆憑陵顧盼生
乘此登臨須盡興南朝諸寺待題名

與邦師克明汝教離鳴寺看後湖作

湖天漠漠蕩春陰湖上精藍載酒臨
入洛何人推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獨步攀嵒今日見幽心沙明鷗鷺寒
相竝水濶蛟龍晚自吟取醉莫辭歸
路暝殿鍾龜磬有餘音

同黃徵士李比部黃參軍登東山分得公宇

共上高岡坐晚風一樽今喜古人同
遙遙片月當杯落點點飛花入座紅
劍去自驚千載合詩成真覺四愁空
平生丘壑元吾事小築東山不負公

奉懷王東崖先生卻寄

凭軒西望黯銷魂蒼苔風流濁爾存
九鼎欲增淮海重羣峰還擁泰山尊
高歌醉裏春風遠細雨江

野火繁何日關門來紫氣爲予強著五千言

病中劇思三子

病來輦血欲全銷坐擁殘書破寂寥落日自裁平
子賦西風誰寄呂虔刀青燈永夜愁難盡華髮逢
春夢獨遙知爾淮南多桂樹幽魂欲付小山招

寄荅沈少參座師一首

孤亭晝敞雨冥冥猶憶風流滿漢庭花暗鳳城春
點筆月明虎座夜談經五陵人去清風隔千里書
來短髮星淺薄心知達報稱久拚吾道付滄溟

述感六首

一隔窮泉無見期斑衣還憶去年時殘機夜雨絲
絲淚團扇秋風字字悲朋舊尚存雞黍約門人欲
廢我詩春來壘上松千樹目極傷神那復知
中歲行藏漫倚樓吳鉤淨拂夜堂幽姓名未署騏
驎字出入長看鹿豕游遠道也誰思老馬褊心亦
自慙虛舟劫灰俛仰人間世且擬乘春一散愁
門掩虛亭不自聊風搖枯竹倍蕭條臯魚恨切空
雙淚潘岳情多有二毛青草林塘新水短白雲樓

閑亂山遙流塵寂寞誰消息腸斷幽魂不可招

懶校時名掩草堂十年踪跡總堪傷青雲宦達多
朋輩白首交親半在亡訖市乍驚成虎日隨人欲
入關雞場萍遊況復多留滯一望停雲重渺茫
幾載行吟江海邊黃金買駿事空傳迎門欲種先
生柳負郭曾無季子田天上片雲孤日月人間雙
淚墮嬋娟酒闌哀奏倚蘭橈一曲悲歌昔所憐
醉后誰聽斫地歌酒樽其柰客愁何半江雷雨淹
龍臥四海賓朋只雀羅少日風流魂夢過一春花

次實

卷四十一

四

烏淚痕多浮生轉覺浮名累好把衣裳付薜蘿

周柳塘太守同天臺先生遊匡廬隨同呂正

賓訪余秣陵卽席贈一首兼簡正賓

大江東控帝王州何處乘風不壯遊命駕遠從馬
往史寒帷初罷漢諸侯明星行約雙龍匣麗藻新
傳五鳳樓莫謂陽春元寡和虛中賓客有應劉
靈谷寺酬呂正賓

停杯昨夜夏雲生散袂香臺見遠情風定水聲來
絕澗坐深松千落空杵恐多今喜逢張儉賦就誰

嘗惜祿衡世路風塵俱涕淚不妨貧賤久藏名

劉節婦奉 詔旌表一首

封書一自動 天顏綵筆新題照畫闥雙鳳高名
江海重百年全節古今難松筠歲晚留風裁鐵石
人間有肺肝要使拍丹扶 聖化 主恩今日萬人看

王世新博士寄詩李楊二君兼懷小予經歲
之間李楊繼逝王尚遠別撫念存歿輟寄是
篇

王吉傳經老不休詩篇歲晚若爲酬懷人正直銷
魂日望遠還登何處樓千里琴樽雙涕淚百年天
地幾交游江南薊北今搖落歎逝傷離共白頭

寄題沈少參座師存石艸堂四首

東南雲物太青蒼誰爲移根向草堂自傍烟嵐開
藥圃不教塵土如荷裳水禽疏羽間當戶野蕩成
帷半護牆向晚談經秋色靜風流何必鄭公鄉
虛堂窈窕出巖阿時解朝衣洽薜蘿架上圖書今
日滿望中雲水向來多青林對酒遙遙入白鳥開

簾兩兩過一臥東山知未穩長安花裏待鳴珂

鴛湖楊柳綠陰陰湖上芙蓉是客襟愛士敢云堪
下榻賞音時或一開琴巖花閣夜扶殘醉木葉經
秋亂晚吟何日補天還自試未須長愜紫芝心
兩曹起草舊郎官爲政高風迴絕等一自閒身投
綠野脩然幽興滿青山門前蠟屐龍鵠至溪上
舟載酒還欲比侯芭應自愧問奇何日過林間

寄李子弼一首

家難間關兩索居每從江畔問雙魚別來瘦骨今
何似傳得新詩愧不如落魄定眠淮海月窮愁欲
滿秣陵書玄經寂寞千秋事莫有桓譚一起予

訓盛伯年見懷之作

搖落空山朔氣侵新詩慰藉客情深彩毫自挾陽
春色華髮堪依玉樹林歲去美人風雨夢燈前芳
酒薜蘿心南枝好寄相思訊寒入梅花半不禁

送殷生還丹徒

寒日蕭條鎖暮烟離心歲晚重翩翩即看雪片人
孤往欲問梅花動隔年流水有情愁白髮千將無

語泣青天何人定解鹽車苦千里驂驢待爾前

人日登靈應觀潭上亭子

花雨瑤壇晝不扃春風攬手上孤亭乾坤雙鬢近
入日湖海千秋自客星賦就總堪迴白雪愁來誰
解問青萍辛盤柏葉無妨醉容易江潭有獨醒

憶別

懷人幾上越王臺雲鎖空林首重迴夜雪有情憐
獨往春風亡恙不重來愁邊短榻寒禽下病起新
篇過鴈裁三逕荒涼羊仲老傷心閑落退園梅

送大宗伯萬公應召還朝三首

楊柳微風隔岸生送君花發鳳凰城五雲偏傍塞
帷色列宿遙傳曳履聲推轂總堪南北望橫經不
盡古今情從知麟閣須公等舊德中朝幾大名
橋門矜佩美登龍李杜聲名八座中喉舌祇今高
北斗風裁元自出南宮百年禮樂歸師說一代文
章擅國工行矣台階瞻望切可無清論答從容
每勞車馬困松筠座上春風幾夕曉冠蓋千年存
道氣江湖一夜動星文祇緣避俗情逾拙轉覺憐

才意獨勤辛苦不辭吾砥行微名今已附青雲

送楊戶部還晉江省觀

新知爲樂可堪云一別翻愁淚滿巾情比歸生終
戀友事同潘岳爲娛親城邊馬過纔芳草海上人
還已暮春篋有芙蓉君自惜幾人曾不盡風塵

臨淮侯六十壽章

漢將登壇舊有聲主恩今日寄尊城催班花引
雙龍闕按節風清萬馬營興到高漫曾坐嘯功成
銅柱亦題名懸知緩帶傾觴處無限千秋捧日情

送盛仲交北上

片帆西去是神州醉擁吳鉤不可留自昔黃金酬
駿馬于今清廟薦琳球誰言賦以三都著爾已名
從七步收虎觀談經千古事那能獨羨酒人游

題李公子喬松圖稱壽尊君臨淮侯

天上何人手自栽青蔥佳氣近蓬萊惟應帝子千
秋後會見松花一度開雙闕風迴鸞縹緲孤峰雲
盡鶴徘徊懸池擬獻長生露還仗郎君作賦才
既作李公子喬松詩因成贈章

欲以閒情付彩毫心思公子自終朝慙無上苑
雲意敢望夷門結轡勞天矯最憐龍作種文章還
似鳳爲毛傷人莫比丁生夢茅上千年舊是曹

寒食

一百五日春已饒閉門簷溜日飄蕭博無絲蟻從
懽減枝有紅英帶雨消韶景未堪欺蒜髮峭寒渾
欲妒花朝病餘抵覺襟期在昨夜空山長藥苗

沁花

宋玉東牆灼灼新無言翻覺不勝春掌中旖旎渾

大賞齋

宋四十一

疑笑意外風流似有神冶豔羞窺羸女鏡輕盈曾
鬪漢宮身東風那忍催遲暮好惜嬋娟未嫁人

寄潘巖州朝言

閒倚春風醉紫貂王祥新佩呂虔刀東遊自指成
虹氣西爽憑誰問騎曹滄海欲回公子釣青山未
厭少游豪辛夷樹底花饒笑縱有同心不易招

別楊思兼一首次韻

滿院松花客緒深一卮飛閣敞春陰振衣近引風
雲氣作賦清舍山空音寒馬未寒雞黍約江湖誰

寄巖微心相看歧路那辭醉離恨中年自不禁

渡江候天臺先生伯年以詩見懷奉答一首

尋師曾作采真遊何意瑤華自客投佳句似堪攀
屈宋丰神直欲度驂騑到來野老頻爭席歸去門
生半在樓靈氣杳然君莫恨五千今日爲誰留

太僕館逢許孟中一首

十年愁夢路湯湯江上離心鴈影寒霄漢何人能
命駕風塵因爾一加餐微名自昔曾相附雅志于
今總未闌況是西山多爽氣騎曹那惜且盤桓

次賞齋

宋四十一

送吳伯恒太守之杭州二首

唱罷驪歌不可留松風颭對午雲稠一瓢欲醉陶
弘景五馬爭迎郭細侯開閣自憐鸚鵡筆行春遙
繫木蘭舟菰蒲未覺清風遠誰是臨安第一流
東方千騎擁征橈涼入離亭酒半消天竺鴈來芳
草歇秣陵人去碧雲遙六橋衰柳吟風葉八月寒
江急暮潮君到備舟勞問訊有無高士在漁樵

九日登栖霞絕頂同伯年作

西風落日共登臺野色蒼蒼四望開江水空荒山

不斷徵君已去客還來天高鴻鴈寒相語秋老魚
龍夜自哀人世百年今九日相逢那惜盡餘杯

宿白雲庵和伯年作

香臺隱隱傍江濱謝客招攜到白雲自是名流推
慧業那知高座在人羣空巖夜靜風雷宿落月林
疎鍾磬聞沉說山靈解留客可令猿鶴重移文

送姚叙卿

南北翻飛舊有名東山一臥薜蘿生何來五馬辭
燕地又載雙旌入楚城老大漁憂國淚馳驅難
欣賞齊

減著書情遠遊正爾尋真日莫漫淒弔屈平

讀朱侍御疏卻贈二首

朱轡雲擁帝城西白簡霜飛獨爾奇耕隴昔曾卑
燕雀下車今不問狐狸襟期欲借山河壯肝膽惟
應日月知諫獵有書君未愧九重能不幸同時
庾信哀時涕淚殷一封迢遞上楓宸乾坤未盡英
雄氣江海驚看砥柱身常有鳴鳳終黯淡山無猛
獸不嶙峋都亭莫怪埋輪早從諫于今有聖人

贈鄒二爾瞻謫戍貴州

萬死投荒淚欲枯忍看天北是皇都雲霄自闕陳
情疏江海爭傳痛哭書炎瘴覷魑魅過陽春會
見網羅疎風波翻覆須臾事肯爲艱難賦卜居

陳昭祥見過陳爲潘朝言客

高齋樹色平臨市潦倒空慙大隱名自是楊雲航
寂寞那知許椽富才情青山遠道夢相問白髮逢
秋先自生十載舊游零落盡可辭呼酒破愁城

李文仲陳孟芳周吉甫集忻堂齋得山字

齋居多病畫長關樽酒憑誰一解顏試爲高軒過

白社從知小草在青山論文自覺雙金重訪道空
驚兩鬢斑緩酌清吟聊此日西風叢桂正堪攀

送懋德兄弟還新安

孤帆明日送將歸樽酒論心願獨違乍可雙龍從
冶出俄驚片雨各天飛承家今喜風流在歎逝翻
悲故舊稀幾欲西州尋往事羊曇其奈淚沾衣

題寓目松楸卷

如龍五馬帝王州何事行行憶故丘兩郡有天開
白日九原無路闕清秋鄉關目斷馳驅泣霜露寒

生薜荔愁欲賦招魂應自慰恩光曾徹夜臺幽

寄贈蕭翰編二首

垂垂弱柳傍朝簪日轉觚稜春已深霖雨會看來
鳳沼文章今欲到雞林爐香影動青霄近鈴索聲
遲白晝沉知是玄暉心最遠當階紅藥伴長吟
薊門猶憶聲交懽回首雲霄路森渺北鴈遙從天
外墮西山如在馬前看春來肺病餘蓬鬢老去心
情有穉冠萬里鵬程君自起鶴鵲無那一枝安
張以和王德載見過齋居有作奉荅一首

欣賞齋

卷四十一

竹房高臥白雲間好事那期並叩關舊雨幾回虛
蠟屐冷風一日滿鍾山愁邊王樹清無賴賦裏金
聲迴莫攀擬草玄經慙未就同奇空負酒船還

董文憲出示梅花詩屬和一首

都門何遜擅風騷苦愛芳叢索笑饒清影抵應寒
作伴吟魂何意夢相招愁來月向牕前白寄去春
從隴外嬌知是花神撩爾在坐令女髮老漁樵

訪沈大學集雲館留贈一首

蒼雲片片宿檐牙覓路相看到日斜誰謂谿邊高

士宅居然天上夕郎家雨經草閣縈書帶戶滿繩
牀拂劍花奕世玄成勲業在勸君無久臥烟霞

訓胡徵貞題欣賞齋作

一函昨夜到貧家片片驚看墮彩報愧我長攜緱
是蒯如君豈夢筆生花元卿未恨逢三徑玄晏猶
餘書滿車安得素心人不棄飯蔬沽酒共年華

送潘吉甫護漕北上

喧喧鼓角動龍城爲護軍需仗鉞行千里樓船重
佩印萬方貢賦盡朝京閒開小隊兵初勒欲繫名

欣賞齋

卷四十一

王計未成知是終雲年最少將因北闕請長纓

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

夜郎三載見班春又向黃州學隱淪說法終憐長
者子隨緣一見宰官身門非陳孟時投轄鄉接康
成不買鄰苦欲移家難自遂何時同作灌園人

黃安訪克明一首

林莽蕭條風雨寒一燈深夜坐相看干將自喜雌
雄合叱咤誰悲道路難小酌儘能開肺腑大篇時
復見波瀾清時勸爾無高臥萬里雲霄振羽翰

自題小像一首

幾人高閣畫麒麟丘壑翩翩四十春宿世不貪調
御位應緣聊見淨名身夢殘白日雙眸豁老去清
風兩袖新早帽窺園吾愧否依稀重覩漢天民

送君錫遊金焦二山

雙崖出水勢堪凭才子乘春棹一登檻外烟巒低
北固望中雲樹接金陵風回兩岸聞人語雨過千
颿亂佛燈好爲吾家尋舊隱洞門蘿薜翠層層

荅友人見寄之作

次青齋

卷四十一

七

忽漫相逢是別離冥冥雨雪重相思書來豈意憐
中散老去終當得惠施花發草堂春自浣月明山
寺夜誰期知君不淺談詩興何日臨風一解頤

贈沈翰林

供奉聲華通九垓玉堂題字上親裁家從七葉
推文匠國有三長擅史才麈尾幾於松下得洛如
多傍鄧中開亦知苦愛揚雄賦獻納應須羽獵迴

白溝河 四世祖從大將軍破胡於此

高皇帝親爲改名進秋上都尉語具家乘中

風烟莽莽白溝河欲問奇功跡已磨蕭艾幾家今
若此貌貅萬竈風曾過承家我愧恒榮祖破虜誰
還馬伏波鍾鼎空存人自遠耳孫無那淚滂沱

送王德孺都丞二首

欲別都門却自遲離亭楊柳綠垂垂畫熊自指蕪
湖路竹馬先期筮澤兒帳底諸生紛受易臺前老
將盡褰旗清宵鈴柝知無警月出高樓自詠詩
幾行蕭鼓送征車回首交情甘藪餘旅邸風塵頻
下榻僧寮燈火幾攤書致身美爾青雲早訪道慙

尺六

六

予白髮疎分手蹙時應莫恨春來欲問紫霞裾

代維遠贈友

翩翩杯竿及芳菲況是陶潛未老歸赤縣歌謠堪
度曲青山蘿薜試裁衣星文未掩牀頭劍雲氣常
屯竹裏扉莫道神仙能傲世雙鳬曾繞帝城飛

代質甫

解組林塘不厭貧羅衣猶是斷花人青山自愛栽
松徑白髮何孤漉漉巾刺有詩篇題甲子小留賓
客動星辰辛盤柏酒無辭醉嫩柳官梅總報春

代子女

一從勾漏覓丹砂小築林塘閱歲華問字時看人
載酒遊田翻避客鳴笳園多碧草皆爲藥手種青
松半已花最是龍門深接納孔融原日屬通家

同友人遊攝山

天開巖接古東峰望望雲霞紫翠重花發鳥啼千
嶂雨崖枯僧老六朝松谿邊石髓遙相待洞口胡
麻會可逢明令高風君未忝祗應求點得過從
一聞汝餘別業是孫楚酒樓遺址欲往看之先

次賞齋

卷四一

貽此詩

李白醉尋孫楚處小樓聞在莫愁湖那知公子新
歌館正是高賢舊酒壚樹裏蟬聲稀過客牕間蓮
豔雜名妹何當一到同觴詠爲寫蘭亭入畫圖

友人以詩召飲未赴次韻

未許輕陰咽管弦自教新曲試樽前酒杯竹葉清
相妒人面桃花嬌可憐香鎖銅鋪春不散舞殘金
縷夜忘眠恨予魂夢蓬山隔猶解乘風到綺筵

答德載題金粟齋一首

蕭然一室臥松筠半偈那堪問隱淪願我真成童

子戲如君自是宰官身衣珠舊繫貧難盡龍性無
端老未馴何事禪心關慧業坐教靈運得相親

友人題金粟齋以根矩隱居爲比賦答

牆東灌木自婆娑更覓新詩助嘯歌僧話未妨參
麗藻道情終覺泥烟羅龍頭許繼清名愧鵲尾長
隨白業多最是文殊堪問疾空齋力臥南維摩

孔殷初贈詩漫答

一臥丘園二十春文章曾未博聲塵自知白璧空

調世敢謂青藜獨照人河上詩瓢悲往事門邊池
柳得芳鄰知君亦是求羊輩三徑荒涼不厭貧

贈杜允脩

曾著荷衣學隱淪老年翻覩筆花新屏風誤點仍
驚妙業几問題解惱人雙屐有時臨水石一壺聊
復聚比鄰何當歲身長健共醉南山白氍巾

李太宰陰司空同集姚大名宅燈燕次韻

春雪春燈一夕中高堂袞袞會羣公素華似與冰
輪勝寒色偏隨火樹融梅柳連朝撩鬢髮歌鍾飄

泊度節櫓何當更訊閭閻苦欲話厭厭夜已窳

贈漸庵李公應召還朝三首

詔書重疊五花紋名起關西自不羣周室家卿留
四輔漢京太尉統南軍胸羅水鏡明珠出陣擁風
雲畫角聞不是裴公兼將相幾人能贊聖明君

分鉞陪京節制雄履聲又入建章宮股肱帝倚西

曹重嗾舌人看北斗同四海祥刑今有主三朝清

論盡歸公莫言鼎鼐調和易青史班班社稷功

青溪一榻臥荒烟幾見迴車深巷前三雅從知同

欣賞齋

朱四一

舉白四番何意一通玄劉歆刺有逃禪癖謝傳猶
牽應世緣總是心源無住著不妨雙佩日朝天

龍洞

江千古洞閣蒿萊誰共高屨載酒來雨足平臨千
嶂合雲根遙自五丁開燕巢絕壁翻空下龍挾腥
風向晚迴石室有靈人欲老風塵回首媿仙才

送劉學憲之滇南兼訊張方伯李陸二憲副

紅亭綠樹鳥嘯嘯遙羨詞臣載筆行攬轡霜威生

夢澤談經風采動昆明青冥自假搏鵬路白下猶

傳相馬聲萬里題才應莫歎將因水鏡見平生

明光起草舊仙郎星聚炎荒又一方行省半推名

下士長纓新繫日南王滇雲自勒千年鼎漢殿誰

含五夜香知是夔龍深戀主不妨聯佩到巖廊

荅國寶苦雨見懷作次韻

苦雨經旬擁褐看鷄鶩爭得一枝安白波粉壁時
相撼黑蜨商羊意未關竹素未堪忘漸瀝蟪蛄聊
復借蕭寒知君屬詠如張協一唱愁霖和者難

贈深公

尺室分

朱四一

春深聞爾百花潭曾與維摩共一龕浮世無成悲

小草空門何意見優曇龍知聽法歸池鉢馬爲馱

經度嶺嵐烏榜宗風今欲振好傳消息遍江南

鴈宕看龍湫天柱峰晚宿能仁寺

青霞長日護松門一人名藍下界分飛瀑冥濛疑
挾雨孤峰天矯欲排雲林深忽送玄猿嘯夜靜時
聞瑤草熏好趁天風凌海嶠滿空鸞鶴下仙羣

石梁寺

昨日藍輿自石梁探幽又過竹西房地因智者標

靈界人似維摩坐道場香積從知麻可飯水田翻
學荔爲裳烟霞亦是平生疾莫怪空山禮藥王

桃源洞

蒼崖片片削夫容知是天台第幾重人語深山無
魏晉鳥啼高樹自春冬千巖雨合谿增勝半壁雲
屯洞未封人世仙源曾不隔懶從劉阮問遺蹤

江中孤嶼別去華

孤嶼維舟欲發難他鄉去住共悲驩一樽夢斷江
天雨八月人歸海嶠寒肝膽自知從客盡鬢毛偏

大令齋

卷四十一

二二

覺傷秋殘徘徊臘有遊仙意悵望嚴陵七里灘

送梁子仁之乍浦二首

彩仗霓旌動地懽東南上將一登壇舟辭建業鴻
初度秋盡苔溪菊未殘滄海風迴鈴閣靜青天月
傍戟枝寒輕裘未是訓恩日篋裏陰符夜夜看
急管清笳杳靄聞虎符新佩出鍾山海天鶴唳軍
聲壯野幕烏樓戢舸聞雲裏旌旗開島嶼霜前號
令肅夷蠻虎崖自愛詩篇好應擬燕然勒石還

楊太宰桃花嶺二首

王母桃花就嶺栽上公曾此起蒿萊歲星自愛金
門隱芳樹還從海國開雲氣平分三島盡露華遙
自九天來功成何必三山去日奉瑤池讌幾回
桃花無盡嶺雲深靜者幽居隔遠林數頃綺霞迷
曉色一谿紅雨鎖春陰懷真自覺麻堪飯悟法渾
忘劍可尋不是東山三召起謝公高臥到于今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二

七言律詩

送彭太史冊封便歸省親

喧喧蕭鼓動征途才子新承詔使初帶鵷百年垂
屏翰絲綸千里重輶車雲邊召弩龍旌遠花外飛
觴鶴鬢疎此日主恩誰不羨邀歡親捧紫泥書

送唐太史冊封周藩

詞臣銜命出蓬萊帝寵親藩紫泥書
藏石室天書一日下金臺河風動虞弦入大樞

大樞

卷四十二

星垂漢節廻豈爲勝遊淹日月栢梁酬和待仙才

送徐太史冊封便歸省觀

舊德頻年屬望勞封章又下紫宸朝漢官自識威
儀重楚甸行瞻日月高花暗吳門親舍通風回易
水帝城遙吳鉤莫恨音塵隔夜夜龍光射斗杓

早入禁中

掖垣清切禁城邊鈴索風高朔氣偏雙闕霽華浮
檻外九陵嵐翠落樽前雪殘瑤島歇寒樹鴉散
金鋪起曙烟庭燎陳鑒輅迴淺才無計一回天

早春

帝城芳景倍他鄉獻歲韶光似盪陽風轉銅鳥春
進酒花迎彩仗晝生香林鶯過雨聲初滑苑草含
烟帶未長最喜御溝冰泮盡恩波先遶鳳池傍

玉河水泮

都城二月動微和冉冉流澌下玉河細柳風恬春
繁舸古堤烟煖夜鳴珂未看花片隨源出已覺雲
陰傍晚多最是詞臣叨寵渥鳳池無日不思波

萬壽節朝賀一首

曙光初動早朝天殿繞南山護紫烟金鏡欲披鵲
鷺集玉除端拜鼓鐘懸莫開八葉還知月桃實千
秋解紀年更羨夔龍深獻納珮聲長近袞衣前

送廷用之安肅

蕭鼓喧喧動客歡驪駒莫唱路行難日高轉覺長
安近春到應廻易水寒綬引濃花暗自媚琴隨明
月靜須彈玉轡知有神仙氣夜夜雙鳬傍闕看

孟夏太廟薦新麥

朱明欲動午陰遲原廟衣冠月出時采采商彝開

紫殿青青夏麥薦形輝卽看金奏陪三獻曾向圭
田秀兩岐一飯莫言民力易 九重風水不勝悲

黃金臺懷古

昭王遺蹟半蒿萊尚有凌空百尺臺駿馬已隨雲
滅沒霸圖唯與水縈迴天長草樹層霄接地迴風
烟大漠開致士無能恩誤始黃金慙負入燕才

秋雨言懷

二月愁霖濕不乾秋聲滴瀝動長安雲垂微閣羣
鳥下風滿榆關一鴈寒白羽書來兵轉急黃河水

落歲將殘壯心未覺隨周旋夜夜旄頭倚劍看

送鄭司馬行邊一首

朔漠曾資定策功行邊新佩寶刀雄山空壁壘天
低月落度旌旗夜偃風應似嫖姚真破虜敢言魏
絳復和戎清時飲至尋常事遲爾翩翩到漢宮

南宮詳定試卷作

老去雕蟲苦不爲塵編燈火嘆支離秣陵誰夢青
樓管異國虛傳黑水碑潤色豈堪酬磨造品題猶
恐誤明時虞羅欲下冥鴻遠細雨空堂有所思

華司訓遷國學

蚤年文采滿長安又見賢關寄鵬冠白下新移侍
中席青袍未改廣文寒堂虛石磬閒相發坐久金
樽興未闌辟水宮牆春漸轉陰陰桃李動江干

李惟寅燈燕同王董諸太史作

良宵開燕集鷓鴣銀燭金樽引客歡漏永歌鐘喧
幕府雪晴梅柳動長安華燈接座添增麗明月窺
簾夜不寒彩筆況逢知已在不妨仍作故園看

源公以造經像至自蜀中還贈此詩

承賞齋

卷四十二

手挈軍持不問程翩翩經像出都亭精藍長倚峨
眉碧名蹟今看鳳領青禮罷蓮華香象擁繡餘貝
葉夜寂聽皈依自愧沈冥久一遇金篋病眼醒

慈聖萬壽節皇極門朝賀一首

雲繞璇宮誕聖時銅龍曉闕御衣垂運開一代尊
堯母朝列千官儼漢儀霧引鑪烟縈柳細風傳宮
漏度花遲微臣自是金門侶願獻蟠桃太液池

弘濟寺江閣得今字

春江一雨畫蕭森江上花宮俯碧潯風擁浪濤翻

絕壁雲留睥睨結層陰魚龍窟宅還高下天地微
茫自古今徒倚不知塵事遠又看僧語過前林

贈鄒兩瞻應召北上

白門名勝足躋攀又見丹霄許賜環一疏孤忠懸
日月百年風采照江山維桑斲息扶搖翼臺筆仍
隨供奉班側席雲臺明主意看君高議動龍顏

別喬世昌給諫二首

披襟誰領大王風望入秦關百二重使者自高青
瑣闥路人爭指阜囊封天垂嶽色談詩後春盡河

流攬轡中沉以過家明彩服蟻樽鳩杖莫辭從
翩翩五馬出都城千里風雲擁傳生一自兔園紛
授簡有誰燕市與班荆味同雞肋輕相棄妒入蛾
眉浪自驚回首畏塗君莫慮邇來嚴助厭承明

送黃昭素冊封韓府因扶侍還蜀

殊方將父敢辭勞一日星輶下紫霄何處長天兼
遠水知君作賦幾登高飛觴花外雙蓬鬢負弩雲
邊萬里橋自是相如曾遇主桂叢那羨小山招

題鄭計部招隱園

招隱園成易水隈風光重向鄭鄉開參差樓閣鴻
邊入歷落烟雲樹杪迴柳浪自深陶令宅泉流解
送永和杯漢庭一自紆朱帟聞說高花半出臺

許都諫乞詩爲兩尊人壽

老去聲名闕下傳鹿門雙隱素風偏白頭有子能
殊衆青鳥銜書不記年家醞平分金掌露賜衣長
帶御爐烟只今左掖高梧裏更有何人諫獵篇

高子宗贊府書至作此荅之

憶別關河兩夢牽深秋千里一書傳微官爾定何

大令

時調孔道遙逢此地偏竹下淇園悲往事菱花
口得新篇懸知稍淨風濤色回首停雲倍黯然

原心亭撫庭柏有感

柏爲趙文肅公手植和
韓學作

絳帷廿載隔清氛回首庭柯總不羣影接華池生
氣色風迴上苑借飈風移根礪礪凌寒雪偃蓋垂
垂拂曙雲爲憶栽培難報稱願持楨幹奉明君

送吳太史冊封楚藩

楚天西望路悠哉絳節眞從霄漢來分土自勤
明主意承風方試從臣才長江極目寒聲轉大別

盤空遠色開鸚鵡賦成應不美知君授簡向平臺

送楊太史冊封周藩

翩翩一節發河湄樽酒驪歌戀所知楊柳石橋風
半度榴花驛路雨新滋城開白苧遊應數業祖青
編自可期君到吹臺勞借問棟雲碑藪至今垂

送史太史冊封代藩

清朝文軌萬方同地盡雲中總漢封茅土又崇昭
代禮咨諏兼藉使臣功拙毫色情恒山勝揮塵雄
章大國風回首停雲相念否祗憑篇詠托高鴻

書太末方翁卷

湖海翩翩學米真多君談笑出風塵江邊鮭菜供
新饌門外龍丘結近鄰地盡崢嶸開老眼天空峒
嶺乞閒身心知亦是嚴陵侶不用桐江着釣綸

書逍遙游卷

中原誰與豁雙眸乘興真成載筆游笙鶴九天瀛
海路鶯花三月帝王州蘭交母回雲霞締藻詠多
從水石留機問逍遙君莫惜榆枌今日不勝愁

題戴生卷

奕道函關紫氣收荷衣縞帶亦仙流年時未薦三
千牘海上真成十二樓鴻寶有書堪豹隱青山隨
地卽菟裘憐予不淺盧遨意何自相從汗漫遊

送何公露僉憲豫章一首

一曲驪歌酒未闌使君衝暑出長安雙旌曉入燕
山色六月霜飛楚澤寒釐下詩名堪自起篋中疏
草待誰看也知戀別須臾事明日風塵把臂難

送董職方秉憲衡州

地盡荆南驛使催翩翩驄馬漢京來十年奇策高
欣賞齊

卷四十二

華省一日殊方仗異才入部星連三涇動行春花
傍九疑開離居不淺停雲思莫道衡陽少鴈廻

贈高子大

三載都門見客星一麾聊復慰飄零虔南夢杳春
雲白薊北愁深夜雨青百里已看推製錦諸生猶
自讓談經亦知不染風塵色盡日垂簾戶半扃

贈李光祿

花引鳴珂入建章蕪陰猶憶對清揚宮衣錦借明
霞色鎬宴春潭湛露香天上彩鷄看羽接署中白

馬望顏行批杷屬句還誰似知爾詩名在柏梁

送華兵部還錫山

卽看奏最入楓宸暫作閩江畫錦人槐市襜衣多雋士菴廬借筇亦儒臣三千里外青霄路十六年來白下春莫以過家紆攬轡姓名高揭御屏新

送葉生讀書栖霞

暫寄徵君江上廬寒雲靈草伴幽居黃衣未出青藜火白下先窺玄晏書到處天巖吹玉簫有時月登駐巾車散花歸夜門徒聚應觀新篇 起丁

次賞齋

卷四十二

七

徐吏部父子朝天圖

紫禁朝天拜舞同千門曙色隱瞳眈卽看玉帛圖王會況復班聯似魯公春轉龍旂開羽仗日高仙掌麗芙蓉御屏隔座他年事青史班班有世風

立秋日集杜居士齋中作

高齋涼動雨新晴有客開樽傍鳳城當戶川原相映帶入秋雲物倍鮮明榴花偏媚閒居賦蕉葉能傳出世情翻怪周顒多愛染漫持麈尾話無生

送茂承藩端之粵西

幾年簪筆漢京秋八桂翻爲汗漫遊豈識鶯花多異候絕憐山水勝中州薇堂載酒榕陰合風洞吟詩片月流應似昔人成二始還都芳詠至今留

讀齊雲山志寄丁以舒

白岳崢嶸天下奇十年參道有心期寧知竹史書麟日猶是雲山夢鹿時烟煖瑤壇丹竈熟雨深簾洞藥苗肥何當一訪仙靈窟布襪青鞋信所之

送馬侍御

指點青山歸興濃白雲隨杖入秋風共憐岐路從

次賞齋

卷四十二

今別無復簪裾此會同西渡仍隨來口鶴南人爭識舊乘鸞曲梁知雨揮金處水接拳河月滿空史觀察按部臨邛謁先學博於賢祠有作輒

和一首

來尋古壁舊題詩綠樹朱幡擁廟扉刺有黔毛羞野老更無山鳥怪儒衣講堂重觀圖書盛畏壘還增俎豆輝絳帳門生今白首逢迎莫避隼旗飛

高龍南生日一首

提封百里卽蓬萊遠眺羣峯四望開彈父一琴兼

吏隱王喬雙鳥見仙才相逢擊壤歌風日
飛
董奏最回莫惜杯觴頻獻詩巡檐索笑有官梅

贈楊茂才

結髮爭馳翰墨場如雲詞客儼趨跬蓬山未售相
靈句藜閣時分太乙光塵世風波飛鳥過江鄉日
月著書長白頭莫厭當筵醉酒綠山青橘柚黃

書淨輪卷

相見飄然自不羣丰姿玉雪鶴精神盤山有路容
飛錫蓬戶無交忽遇君夢裏筆期生五色胸中鏡

次實寄

六月十一

十二

懶拂重塵他時只待參方徧要看空門一角麟

李築巖生日一首

年來解組臥烟霞滿眼交親語笑譁推長社筵今
幾席分春山縣舊千家清都有約遊應數白晝無
營夢亦嘉況是龍河稱壽地樽前處處足鶯花

范子喬自臨安過訪賦贈

危機知不到漁竿千里猶勤命駕看京國幾回驚
按劍鄉園何意共蓬閣情高不逐風波轉歲晏空
悲蒼髮珍重故人相慰藉敢言門下有任安

陳少明過訪見贈二詩賦答

曾憩蘭皋共放歌歸來還喜得羊何廿年去住身
無定千里音書鴈少過湖海嘗憐朋舊在風波翻
覺市朝多疎濶清簾堪同醉莫問門前有崔羅
歸來三載臥林丘誰復墻東一見求青桂再逢招
隱士白雲真署醉鄉侯共披萍藻知魚計滿放菰
蘆伴鶴遊樹色漸稠鳴雨急未妨長夏暫淹留

許南珍生日一首

閱遍春風六十迴鵬冠林際日徘徊閒曾荷鍾華

次實寄

六月十一

十二

黃獨時復開樽對早梅好句刺堪驅鮑謝微言何
必減宗雷赤山舊有鄰翁約已拚披雲共草萊

送祖心朗目二上人之山陽兼柬王明府

江天無盡片帆開飛錫翩翩二妙來滿望慈雲連
白社從知法雨自黃梅月明瓜步寒潮下木落山
陽過鴈哀最喜許詢身健在相攜同上妙高臺

壽崔母

誰能萊綵易朝簪啜菽爲歡意亦甘手撫貞松憐
愛女自裁謏草號宜男鳳簫猶憶丁年恨熊膽時

從午夜探莫畏人知
馳燕處賢聲今已動江南

九日登謝公墩

九日同尋謝傅臺
爲乘秋爽楚徘徊
城邊樹擁荒墩出
天末江浮疊嶂來
白髮自隨漁弋老
黃花還傍薜蘿開
酒闌莫奏桓伊笛
木落寒空過鴈哀

送包彥平還秀州

千里霜飛落木初
客心一夜憶蕭鱸
到來曾擅吳都賦
歸去應成越絕書
鴈底風帆橫極浦
雨中烟草過姑蘇
南枝莫惜頻相訊
知有梅花滿故廬

贈王子美明府

秋風曾繫李鷹思
意盡投冠不待期
宦味有如鷄肋薄
賞心偏覺蟹螯宜
可憐月澹花明夜
況復當歌對酒時
自是貞元能賦客
含情愛殺柘枝詞

冶麓精舍燕集

山園雨霽敞簷楹
況復波光面面迎
座有樽壺同北海
客言詞賦半西京
十童潛木寒沙嶼
一部清商落冶城
王謝祇今遺跡在
將因文酒慰平生

四第六十生日同都尉兄鵬之因賦二詩

曾參仲叔懸弧燕爾亦相隨
到六旬曆尾支子今更數
牀頭醴醕未全貧
風光坐惜垂垂老
世路旁觀局局新
弟勸兄酬聊自慰
不妨同作醉鄉人
十載金閨載筆行
殊方玉帳盛談兵
龍駒我自推持論
驃騎於君未減名
家有橘奴貧亦足
世同蕉鹿夢何驚
北窻五月堪高臥
風送清溪處處聲

成山伯母夫人壽章

魚軒容與向菟裘
恩詔新來出鳳樓
家有青箱推北地
門多畫戟冠南州
稱觴朱履皆三事
繞座

憑虛閣雨中秋望

斷塔稜層過雨痕
蕭然秋滿給孤園
雲屯殿角寒鐘咽
潮浸城根遠嶼昏
隨俗杯盤虛永日
媚人梧竹隔頻垣
梁臺宋苑消沈盡
猶有殘經鳥自翻

天闕山

雙闕躋攀石磴斜
古祠叢木亂飛鴉
夜深青嶂初逢月
秋老丹楓亦當花
坐傍毗耶聊命酒
夢醒天漢一乘槎
山前朝事紺殿雲陰鎖翠華

桃花塢同王子美諸君作

草長江南鶯亂飛，看花未與賞心違。
臨流幾樹垂垂發，有客能歌緩緩歸。
膩雪欲回雙靨笑，淺霞偏上五銖衣。
王郎可是相尋晚，桃葉桃根白板扉。

巨源宴坐齋

宴坐高齋遠世氛，石橋烟月對殘春。
一從海岱諸王後，重覩毗耶長者身。
心喻蓮花知解脫，手披貝葉見清真。
因緣幾欲相酬問，辯慧如君未易親。

蓋卿移居兼納新姬一首

移居近接鳳皇村，況復吹簫得侶新。
選勝不離行樂地，當杯長傍可憐人。
紅珠斗帳香殘夜，金雀屏風醉後春。
却笑楚臺詞賦客，雨雲翻憶夢中身。

冶城送蕭卿北上

暫向蓬山問解攜，幾年山館學幽栖。
牀頭醺醺勞斟酌，座外林泉因品題。
經眼物華長路換，會心朋輩後遊稀。
雲霄不盡飛揚意，芳草王孫何日歸。

至日登齊雲臺

殊方白晝照崔嵬，至日攜筇與客來。
一氣自隨葭

管動羣峯還對酒，樽開手扶帝座層霄逼。
望入吳門匹練迴，笙鶴滿空人語寂。
祗疑身世在蓬萊。

涌泉庵

石磴盤雲鳥道通，一庵宛轉翠微中。
浮生冉冉僧初老，時事紛紛夢已空。
過雨梅泉翻淨碧，得霜楓砌墮危紅。
何當長此觀心坐，茶燕爐熏午夜司。

中丞耿公奏最蒙恩增秩還任奉贈二章

奏最封章達上京，即看飛詔出承明。
安劉久繫中朝望，借寇偏深聖主情。
一水烟嵐開晚照，萬家

鎖鑰壯重城，漢廷司隸還元禮。
謾龍門避馬行，黃安兩見絳帷開。
白下重經繡斧來，記室半傾槐市士。
戈船親擁羽林材，鯨鯢夜偃頻看劍鼓角。
秋閒一舉杯爲問法星，干氣象輝輝芒采動三台。

松風堂燕集

迢遙門巷似陶君，也傍青溪臥片雲。
一曲壺觴開暮色，百年林壑屬秋分。
庭虛松子經時落，坐久風聲隔葉聞。
未必吹笙能勝此，盤桓聊共倚斜曛。

喜何司李榮恩放歸簡公露參岳

渙汗新頒下玉除，歡聲一日遍寰區。爲聞殷帝能
開網，不道鄒陽解上書。夢繞園扉驚未定，氣回寒
谷喜誰如。明珠欲報知難稱，況復承恩奕葉餘。

賦贈望峰董郡丞

早從霄漢起功名，未合滄波老濯纓。萬里橫戈妖
氣淨，一官高枕楚江清。難危世路剛腸在，感慨涼
年髀肉生。終是樂羊能悟主，謗書消盡薦書行。

劉司成幼安祈母筭於真館感芝蓮之瑞爲

作二詩紀之

承宣齊

未日一二

煌煌欲滿上清居，誰遣芝房帶雨餘。自以一誠回
帝鑒，坐令三秀擁潘輿。赤莖偏嬖宜男草，青蓋時
過反哺烏。爲問南陔曾紀孝，高風還讓昔人無。
禎符一日賴江傳，玉井移來十丈蓮。賸有仁風翔
異卉，定知精意動高天。筒將露酒香偏劇，花傍萊
衣影倍妍。從此六千三萬日，玉堂長見拜恩年。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三

五言絕句

夜坐

客喧隨夜寂無人覺往還愁心淹獨坐桂子落空山

題黃伯舉一几軒四首

小軒睡起餘閒凭烏皮几白雲自來還相見窗戶裏

牙籤三萬軸挿架有餘清一几當軒坐居然擁百

欣賞齋

卷四十三

城

今人讀古書不見古人面古人面難窺何況心一

片

鳥啼春晝永明月夜窻妍萬籟于焉寂知君契妙

題花水得轉字

尋梅來水上水與流杯轉不惜杯行遲祇恐花如

霰

題梅花塢老圃壁上

壯歲飛蓬過浮名春夢空惟餘看花興還與少年同

刻竹

婆娑竹數竿檀欒足容與颯然微風生暫忘人間暑

杜日章烟駕園八詠

虛白居

以我夢寐勤不達古人面惟應虛白心千載暫相見

欣賞齋

卷四十三

研沼

曙光散疎簾墨氣浸淨几涓涓研滴中似有蛟龍起

筮室

著牀盡日閒高臥古城曲難將擾擾心一就君平卜

筆格峯

疊石爲假山雲氣亦裊裊三峯互低昂髣髴見蓬島

茶寮

滯緒勞難理靈芽味自長殷勤就君語一酌得清涼

雨花窗

鵲爐相對焚松塵君自捉閒窗語不聞晴空萬花落

鷺闌

沙月上猶淺城雲晚漸多黃庭書欲就客換籠鷺

欣賞齋

卷四一三

圖書舫

日暖長隄綠榆谿水接天朝朝載書畫疑是米家船

焦氏詹園集卷之四十四

六言絕句

性公自高陽過訪賦贈

千樹萬樹雲嵐舍北舍南烟景高陽有客晨過小
徑無人晝暝

啼鶯寂寂深樹乳燕喃喃短檐清言何慙荀粲濁
酒泥對陶潛

竹塢松關自在楚鶴孤雲等閒門外青山正好雨
中白足將還

次中齊

卷四十四

舟橫遠浦斷岸鴈度長汀晚霞欲采蘋花相贈澄
江冉冉天涯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山下幾家茅屋村中千樹梅花藉草持壺燕坐隔
林猷石薌茶

蒼苔林東短壩曾開寶地齊梁初春老樹花發深
澗無人水香

落落半檣參月溶溶洗鉛華盈盈湘浦解佩吟
脉羅村浣紗

西湖夢斷人寂東閣粧殘月斜襟解微聞薌澤鉅
昏半卸檀霞

一枝初出巖阿看盡千林未多天女知空結習散
花不礙維摩

二十四番風信四百八寺樓臺何似草堂梅燕同
人先探春回

卷四十四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五

七言絕句

雨中作三首

白雪朱絲調最悲
人間能得幾鍾期
于今草閣遙相憶
江漢風流自一時

弦歌聲斷鳥空喧
舊事淒涼不可論
客散小園花自落
蕭蕭風雨近黃昏

風雨蕭條五月寒
吳綾夜擁坐燈殘
長江一別知音盡
此地何人意氣看

寄潘朝言二首

長風五月下江船
愛爾新詩錦字傳
今日文園秋草裏
相如賦就好誰憐

垂楊婀娜可憐生
猶記長干綰別情
落日半江風雨合
蕭蕭一騎下孤城

海棠二首

童子鋤雲晚自移
繁花猶帶水邊枝
莫言貧病渾蕭索
添得紅芳照酒卮

一自星槎海上通
送移零亂委東風
空山弃置緣何事
空山弃置緣何事

誰妒不學蒲萄入漢宮

送別

青天無盡水潺湲
兩岸鴻聲慘客顏
年少不知離恨苦
醉乘風雨下三山

爲陳子野作三首

五柳青青醉裏春
雙眉長向鏡中新
知君亦有閑情賦
無那腰肢解惱人

莫道先生懶是真
酒杯聊自抵風塵
雲中未必無知己
白眼那堪對世人

老去探春醉幾回
幔亭遙寄白雲隈
謝公已去風流在
重見當年翠黛來

別克明

一見風期暗自親
相看落日又離羣
滄江亦有無窮意
祇恐梅花難寄君

宮詞

幾樹桃花露井紅
衣闌無語立東風
君王漫自思傾國
却把題評屬畫工

送方子及學憲之滇中五首

飛花淡蕩燕呢喃千里藤蘿無綠正酣自是傳經
格在又攜絲竹過滇南

共指昆明舊使君翩翩繡斧出天門重遊多少風
雲色莫道炎荒不是恩

洱海繁華春更濃點蒼山色萬芙蓉何人日御輶
車出坐斷西南第一峰

搖落相看十二年自頃心賞共悠然論文自愛懷
中璧說法真成火裏蓮

獨抱瑤琴閑歲華高山流水漫相夸憑誰更覓鍾
期耳風雨空山老伯牙

期耳風雨空山老伯牙

考溪四首爲翟駕部賦

春到黃梅萬樹紅春流曲曲盡朝東谿頭勝有胡
麻飯疑是神仙古洞中

望望清川帶薄長無人溪館晝生涼日高槐影侵
衣桁風靜松花落筆牀

丹楓幾樹隱漁磯節近重陽蟬半肥一臥斜川知
歲久陶潛曾是黑頭歸

四望同雲人影絕千章落木鴈聲沈釣竿欲卷篋

衣雪門外寒潭深又深

詠上苑桃花二首

無數穠花禁苑西啼鶯寂寂樹高低東風開落無
人見驚怪仙源路易迷

幾樹夭桃隔苑牆不緣春日鬪紅芳從教結子三
千歲擬向瑤池獻玉皇

讀史四首

一自冥鴻濟北歸報韓安漢總忘機可憐辟穀窮
山日猶爲儲皇定是非

彫弧自日照青春走馬龍堆不動塵邊將功多君
莫問霍家兄弟衛家親

蛾眉雲髻入時工紫鳳簫聲雜晚風一夢吳王應
莫寤花枝平壓館娃宮

封書幾上恨多違肉食能忘國事非兒女不知人
意遠夜深唯憶泣牛衣

湧泉庵得雨字

春來遊興滿江南佛窟僧廬取次探雨脚風狂渾
不厭一樽相對湧泉庵

送馮正子還四明

長風吹送錦衣歸一日登臨願不違我亦題詩君
試問藕花烟艇六橋西

送范子喬還杭州二首

燕市悲歌舊酒徒幾年蹤跡滯皇都何人爲理將
歸曲一夜愁心徧五湖

草如衣帶柳如腰春到西湖景色饒愛爾年時歸
去好放舟頻過望山橋

贈李中丞開府遼陽四首

欣賞齋

卷四十五

朝奉天書意氣雄卽看談笑淨蠻戎歸來更畫麒麟閣君是中興第一功

七首魚文粲雪花鳴珂寶馬出龍沙匈奴未滅恩
難報不擬回頭却望家

海馬長嘶寶劍雙邊人猶自說劉江滄波夜斂鯨
鯨伏火照和門又受降

從征飛將佩拜刀草檄門生自彩豪聖主好文
兼好武逢時莫比漢皇朝

夢花

絕壑青溪一徑深戎葵豔豔夕陽沈雲低霧濕無
人見寂寞空街捧日心

口號

陶令五男能共隱彥升三子不聊貧可憐百尺樓
居者亦作求田問舍人

羅震谷七十贈二絕句

方平龍駕自蓬萊子晉吹笙鶴背迴誰謂海東桃
未熟恰當七十度花開

隱之賣藥華陰道魯望爲園顧渚中城市林泉無
約束了知身世亦墻東

一宗開士七十壽以二詩

少小攤書尚宛然白頭相對臥蒼烟大千沙界無
窮壽先占秋光七十年

賴有殘雲爲發機謝墩高處杖藜歸眼前一片鴻
山色總是晴嵐與夕暉

錢舜舉深宮戲嬰圖

水晶簾隱繡匡牀葉葉色蕉逗晚涼手撫龍雛成
一笑不知清蹕幸臨陽

講師極公之蛾眉

兩度簾前賜紫衣談邊玉屑倍光輝 皇恩已許
無拘繫一任凌空錫杖飛

深山六月停飛雪惟有蛾眉古道場不是朗公行
脚後幾人心地得清涼

劉承烈先師晚歲傳衣弟子也頃同志尊師
祠甫成而君至相與論道其中數日別去贈
詩四章

爲築新堂一安神先師遺跡未應磨傷心千里扁

欣賞詩 卷四一五

舟至同是山陽笛裏人

濯之江漢褰秋陽老我師門愧望洋何事曾參能
一唯機鋒偏屬少年場

四載歸來坐欲枯憑君何處覓真吾風簾忽引茶
香到一片冰心在玉壺

觸眼梅花歸興新流光偏感旅遊身一樽縱是逢
深雪猶及江南二月春

子真寫菊爲其世父九十壽邀余題二絕句
露下丰茸其晚吟秋光八十九回深風流可是輸

張翰滿目寒英如散金

廣除霜色夜飛迴碎影浮香落酒杯自是竹林風
味在一樽還待阿咸來

蒼崖圖

千尺蒼崖倚白雲畫圖猶得挹餘芬可憐滿耳陽
春曲都向鄰家笛裏聞

題許鎮江山水小幅

幾度來登多景樓妙高臺上豁吟眸長江如練山
如畫爭看仙人紫綺裘

羣峰江上帶斜暉林木深深鎖翠微問俗不須乘

五馬喧喧簫鼓畫船歸

遊仙六章贈陳鍊師

曾燕瑤臺十二峰酒狂謫下蕊珠宮紫霄不厭重
來晚便拍洪崖駕彩虹

昨夜曾過玉女家滿身環佩帶烟霞歸時更按遊
仙曲醉踏層峰弄月華

唱徹天籟日靜高人間生事細如毛深山忽現金
銀闕知是仙班散早朝

夢山渺渺接天壇雲影松聲滿路寒欲問高人行
道處花深時聽一鐘殘

古殿陰森山水春月明分路玉階塵好同簷下焚
香坐閒看人間夢裏身

一自尋真入紫微醺壇風冷碧桃稀冶城亦是仙
靈屈鸞鶴冥冥更不歸

劉生

縱博漫言能結客報讎誰復肯忘家驚看太史傳
書至君是當年古押衙

談笑東夷指掌餘腥風瀚海泣前魚長纓未繫名
王頸腸斷和戎五利書

幾見沙場殺氣高歸來戰血浣征袍十年破篋平
戎策自掩衡門看寶刀

題查養晦真二首

虛名世上一錢輕八極神遊見化城笠底數莖新
白髮不隨春草鬬輸贏

行蹤不與世相關散聖婆娑水石間忘却天瓢待
霖雨一龕香火梵王山

題陳石亭內翰山水

斷橋流水樹離離雲滿青山風滿池猶憶玉堂揮
彩筆亂峰殘日雨來時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五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六

詩餘

百字令

戴竹塘壽館甥李汝節索賦

采江江上謫仙踪景物依然清絕雪片梅花茅屋
底老子風流元別勾管烟霞平章泉石贏得頭先
白壽筵開處不知今夕何夕莫惜歌板舞裙試
教騎鶴去約樽前月我爲山翁拈彩筆一掃龍蛇
千疊冰則添清玉還增潤共賞椒花列從今仍記
一年一歌新闋

八

冬月一六

虞美人壽王守原母

牡丹三月開時候瑞靄芬清畫玉釵寶鈿耀人明
問取誰家此夕宴長生休誇工母蟠桃醉原是
君家事飛瓊不必鼓靈簧添箇仙郎來舉萬年觴

水龍吟

徐松山七十

繞山多少蒼松與君似個忘形友閒庭千樹長見
青青如舊翠簷層霄濤翻巨海幾番回首到年年
此際葵花席上爲君祝如松茂金印不須如斗
看斑衣舞破清依然再見徐卿二子鳳馳麟走

世事紛紛我評富貴不如杯酒待從君小飲八千
餘歲共莊椿壽

點絳脣壽前人

軒冕文章肯教換却樽前醉腳根如繫不到長安
市若問生涯笑指山深處雲鋪翠虬龍滿地有
箇松千樹

滿江紅送李韶州

草色茫茫一杯送天涯行客還自惜社蓮冷落豈
堪輕別舉目狼烟迷四野東南民力今方竭笑賈
生扼腕吐狂言如椽筆蒼生淚吾空滴芻蕘語
君須識看買牛賣劔坐消鋒鏑百粵溪邊千疊浪
清涼山上三更月歎等閒萬里路漫漫長相憶

江神子贈別

西風吹袂弄新晴月籠明小梅橫席上孤琴又作
斷腸聲人去青山衰草裏憑誰共遠花行強拈
絲筆賦離情憶平生到深更欲寫年來意思苦難
成但把深杯留客醉知何日笑談傾

無俗念丙寅中秋作

塵世勞勞能幾許問甚誰優誰劣變龍曾史海張
皇等是肖翹生滅蠻觸交爭螭蟻共關石火驚消
歇何事橫波黑海無端輕涉 曾如四望山頭三
江磯口同賞中秋月十二樓臺三千蓬島來往神
仙宮闕讀罷靈文吸乾金醴兩腋清風發此樂無
窮記取向人休說

滿江紅戊辰五日

滿眼繁華纔瞬息萑蒲泛綠彈短袂青蛇三尺伴
人幽獨名酒欲圖今夕醉不堪京把離騷讀歎風

辰

卷四一六

三

流千里阻關山人如玉 將矯矯飛鴻鶴還寂寂
羣麋鹿苦遭他鄧禹笑人難足人去孤雲無定在
愁來萬縷長相續最無端明月倚黃昏闌干曲

水調歌頭薛鑑泉六十

萬事成一笑不用苦思量君看此世幾許事業令
人忙富貴倘來何物一似兒童鬪草無處好爭強
輸却薛老子白首任徜徉 獅山畔泉如鑑酒爲
鄉好約舞裙歌扇日夜對瀟湘五十九年皆夢何
似醉眠臥月吟弄少年場人生行樂耳記取影毛

荅

菩薩蠻

錦書曾寄相思恨書中說著來期近紅藕幾迴開
扁舟猶未來 欄杆凝望處一帶山無數可是不
禁愁西風桂子秋

朝中措朱怡松七十

亭亭幾樹戰西風若個與君同瘦骨逢秋更爽蒼
顏帶雨尤雄 青肯不老待千枝萬葉要看摩空
我摘松花爲壽一杯笑倚虬龍

又夏令人七十

幾枝丹桂艷秋風還憶昔年中宴罷鹿鳴歸去麻
姑席上初逢 回頭五載一杯芳酒又拜仙容但
願一杯一歲從今數到千鍾

念奴嬌詠蟹次東坡韻

新秋雨足喜今年又見水鄉風物憶昔甕頭人不
見一笑猛驚鄰壁滿放堆金雙螯剪玉味勝經霜
雪鐫前檢點海味君是魁傑 還想口內雌黃胸
中甲冑空有雄心發吳越兵戈指顧間眼見橫行

但減何事龜蒙區區作志校量爭毫髮世情如夢
持杯且問明月

滿江紅壽高西野翁八十

華髮翩翩怪長見兩眉陰德那又是飛來鳳詔玉
皇金闕曾記幾家炊火斷賴君扶起千人力更詩
書萬卷有佳兒如椽筆 燕山寶壺橋發會稽謝
蘭芽茁且一觴一詠野城西側已拚舍飴弄孫子
更憑戲語嘲風月任人生七十古來稀如金石

菩薩蠻

梅花坐對天如水月明千里人十里莫上最高樓
長江生別愁 百年今夕會且共斟酌醉明日又
離歌天涯奈爾何

念奴嬌已巳中秋

水晶宮殿儘深沉幾見陰晴圓缺何似今宵來海
上一片圓圓皎潔吸盡瓊漿燦玉樹況是懷中
桀徘徊眺望滿懷相對清徹 爲想此夕從來幾
人吟賞轉首都消滅迴眼蛩蛩那足問誰箇肝腸
如鐵我欲乘槎扶搖天上逸興方超絕倚闌長

一聲吹斷橫笛

水龍吟壽徐荊堂

世傳荆樹風流到今誰是田家叟徐卿堂畔紛紛
又見紫雲如繡幾許清風四時和氣藹然春晝笑
別園桃李東塗西抹不如意常八九 爭似堂中
老子壽筵開兩行歌袖人間得意千紅萬紫總歸
烏有我見孤芳亭亭如蓋滿庭依舊把花枝笑問
此身長健莫須辭酒

水調歌頭友人四十

我歌君莫起一語試相開造化小兒無定何事苦
裝懷三十九年前事一百八盤狹路如夢覺春雷
政恐不免耳消息逼人來 舞裙邊歌扇底暫傳
杯有日還乘興馬負弩故鄉回且把詩壇高築況
是酒兵長俊春半好登臺我懶尚能賦風月恣追
陪

臨江仙重雙槐六十

手種門前雙樹子猛然十尺蒼蒼綠陰深處幾相
羊追涼方竹簟看月小胡牀 要摘天星三四點

直犯微茫綺羅叢裏笑聲長更從今日醉三萬六千場

百字令吳封君六十

玉兔青芝雙白鹿誰獻壽筵珍物一簇溫柔香陣
卷撩亂笙歌四壁仙吏持觴黃花插鬢雅調裁春
雪高雲錦席坐中多少英傑最憐龍馬精神風
雲意氣猶向樽前發銀箭無聲更漏永紅燭萬行
明滅世事難蟲從教來去莫負星髮腰纏跨鶴
揚州且醉烟月

沁園春汪次嶽夫婦偕壽時于孝廉以註誤

聽勒

伉儷同心我思古人其誰似卿有秦望朱公攜孥
采藥斜川陶氏妻饒夫耕練水蘿山藏名訪道等
是嶽崎歷落人筵開處放壽星光采雙照門庭
兒曹夜雨青燈曾閱盡千秋幾廢興豈屠龍妙手
終教落落如蓬口空自然寂寞豈鮮高吟長
嘯衝破愁城仗酒兵需時耳看眼前棋局未定輸
贏

蝶戀花題萱石長春圖壽趙恭人

堂北深叢枝裊裊暈粉採紅貌得宜男草更有長
春花最好嫣然不怕春歸早花際隴俄山石峭
特地青蔥點綴蓬萊島秀骨蒼顏能自保千秋欲
其人難老

滿江紅丘節母五十五歲

五十五年道容色于今益少曾坐日幾番霜露幾
番昏曉凜凜共姜千載誓明明母三遷教喜初
筵穀日景風來梅開早家正在紅雲島客爭賦

次賞齋

卷四十六

如瓜棗望層霄婺女一星高照日後定知長富貴
胸中不着閒煩惱任悠悠滄海更揚塵人難老

百字令宗侯魯瞻兄弟賜名賦贈

吳徐兄弟
皆國初御

金昆玉友看龍種自與清門別幾載天潢分派
後占斷青京春色青祖身遙丹霄筆切未覺恩波
隔一封朝奏嘉名肇錫金闕曾憶吳有良賴徐
更輝壽盛事人傳說何況雙雙標玉牒題處自天
猶濕驛騎星馳簪纓輻湊莫放杯行歇燭花紅墜

滿堂爭賀今夕

沁園春題吳生一枝庵吳善詩畫

手葺茅庵小小何妨疎竅短屏任南山射虎封侯
心在遼東化鶴練藥功成自愛鶴鴒一枝長足不
學蝸牛戴屋行林深處對蒼松雪嶠白鳥烟汀
傍人抵死經營似棟盡寒蘆宿又看須彌芥子
同爲世界枋榆九萬未問前程譬爲滄洲襟題漢
上等是風瓢過耳情頻舒嘯歎古今達者惟有莊
生

水調歌頭贈姜鍊師

冷城堪極目非霧亦非烟飲中長滿欲騎赤鯉上
青天稍進金盤麟脯指點巖雲江樹遼鶴幾時還
何處參真訣雙頰老猶丹 訊神仙殷七七許間
閒黃梁未熟相逢都在夢魂間豈意蠶塵濁世卽
是三山蓬海覺寤總非難石髓君休覓一笑出槐
安

蝶戀花

春到園林知幾許昨夜疎疎過却催花雨白鶴蒼

松饒意緒徘徊如勸金杯醕 五老翩翩皆勝侶
三素雲中時約朝真去要與龍江春作主千秋常
向層樓住

賀新郎李葛陽六十

倦整摩空翼早歸來婆娑松菊按行泉石落落元
龍湖海氣突起高樓百尺長臥對陽山色薊北
句傳清夢遠更嘉禾滿地棠陰碧多少事總陳跡
玲瓏牕戶青紅濕怪羣仙翩翩欲下珮環聲急
醉舞半參鸞鶴影漏泄蟠桃消息將進酒紅牙齊
拍未說蓬萊三萬里看百年且自佳眠食吟弄處
有椽筆

百字令贈杜日章都護

輕裘緩帶又東風淡蕩玉關春色一日題書來白
下滿目琳琅金壁梁底成詩楫間草檄袞袞烟波
出等閒遊戲龍蛇一掃千疊 遙想花月嘉辰指
頤何事對玉泉寒碧肘印從教如十大未減肝腸
似鐵壯志封侯長才倚馬直向燕然勒翩翩露布
看君飛奏瑤闕

菩薩蠻壽向孺人

誕辰恰是新秋日小堂已有涼颼人髻綠未成絲
心間景自遲藕花迎露笑淺水飛螢照莫惜緩
持觴斑斕舞袖長

賀新郎劉近野八十

南國秋容斂乍涼生垂楊院落拒霜池館冉冉嘉
辰將七夕百尺簾顏半卷稱慶處酒頻勸世路邯
鄲堪一笑要稚川編入神仙傳晚天淨壽星現
鼎中靈藥曾親鍊又何須五龍岡外百花橋畔一
派清商皆福地不限水遙山遠看萬里倚空長劍
欲謝時人輕舉手待驂鸞早侍蓬萊宴憑指點海
清淺

南鄉子王少渠五十

春風一夜動梅鬚五十行年樂有餘勝事只憑詩
管領須臾題徧方山與石湖一曲倒金壺醉後
偏宜翠袖扶要摘明珠三四顆相呼同看屏風百
子圖

鷓鴣天胡巨溪夫婦偕壽八十

九子英靈自昔傳當時曾墮兩飛仙有官不就方
爲貴到老成雙世所賢瓊液泛寶熏然逢春樂
事浩無邊木公金母知何處平占人間五百年
乙巳纔過丙午來後先八十巧安排夫妻穩作鴛
鸞伴親友誰非賀燕才紛綵服豔金杯緩歌慢
舞不須催十年一慶君家事更擬延開十數廻

壺中天題松苓桂子園贈朱明府

山圍畫障看寒松迎曉風弄晴碧鬱鬱枝柯長不
改影蔭圖書四壁龜甲屏開蝦鬚簾捲瑤草生秋
色烟消水國歡謠爭擁詩伯會見一片生香蟬
宮分種都與人間別爲是千家清照裏共道恩如
明月口口碑傳黃封詔卷逶迤來雲北金樽滿汎
華堂且醉今夕

滿庭芳陳孺人七十

玉露橫空曉風颺爽銀河涼影西流輝輝寶婺一
點照南州潑灑光宸釀面梅壽處月壁燈篝羣仙
會金盤麟脯清夜美遨遊況風流令子才高鳳
沼名動龍樓似康衢千里蹀躞驂驕好待朱轡丹

詔明歲裏直下螭頭蟠桃燕紅顏鶴髮幾度醉金甌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六

六言

卷四十六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七

崇正堂答問

秣陵門人 許吳儒
馬逢賜 記

問學須有宗旨人方有下手處先生曰向來論學都無頭腦吾師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識仁之宗其時參求討論皆於仁上用力久之領會者漸多吾輩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

問孔門論仁何以各各不同先生曰孔子所答雖

人人殊然看其題目却只是問仁故克己復禮仁也敬恕仁也詔言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也無處非仁無處不可體仁所以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仁也不知聖人是隨機指點却謂因病而藥雖若無害於理然於本旨有何交涉問韓子以博愛爲仁固是不切宋儒或言公或言生意或言覺鄙意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殆古之遺言還是覺字更親切先生曰此皆測度之言測度無益果能潛心體會久之築着磕着自有

得力處到此便以公名之以愛名之以生意名之無所不可不然便覺之一字亦是話柄

先生曰李漸庵先生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惡字是憎惡之惡人苟志仁見有不類者將哀憐濟度之不暇何憎惡之有當時耿先生甚賞其言

先生曰學道別無奇特只是休歇會求尋明眼人直下指出便歸本家鄉更有何事耿師語余曰余學實自仲弟子庸發之予以行人還里中仲弟適

自遠方來訪歸意充然如有得也余時與彭東莪

刻厲爲學仲弟意不然曰聖賢千經萬典其要語頗不多諸汎汎酬應之言不足究心余訝曰何語

爲要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語最要余未信然學道久苦未有入處不能無疑一日晨起就

問曰孰爲中弟舉手示之余豁然有省後以語人亦多開悟者

耿師嘗論道義由師友有之人儻將此身心頓放師友中道在此學亦在此矣殷宗伯一日問之曰道本淡然今以交情濃豈爲學可乎師曰人之情

非濃於師友卽濃於嗜欲吾欲以此而易彼奚爲不可五倫惟夫婦之情易溺故聖人下一別字朋友之情易離故下一交字蓋親仁依仁眞聖門第一義也

耿師一口至六合縣令率諸生請益令問曰陽明先生但言良知不言良能得無遺漏否師曰如子官名知縣不名能縣豈亦有所遺邪蓋此知字未易承當如一縣窮瘡部屋之下其艰苦疾痛無不了然洞晰則其拊循之者萬方自不容已矣若茫

然未知縱幹當一二興利除害事祇爲門面計回恩朝廷設知縣之意終屬曠官也

徐侍御巡鹽淮南聞王東崖先生先遣人問以克己復禮之義視其學識如何然後往訪之耿師聞而笑曰克復之義不離彼此當下如侍御欲訪之心眞能好賢樂善無一毫勢分之意夾雜其中卽侍御之克復也如東崖承當家學眞能與人爲善無一毫躲閃之意夾雜其中卽東崖之克復也若但以言句發明總說得精妙與孔顏之旨何啻千

里

耿師按甘肅回一敝篋自隨經關中董侍御以石經餽師喜而受之至役夫十數人行潯暑中汗淋漓不止師觀之惻然曰節用而愛人非經中語邪吾寶此厲民始買積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多士就問欲窮經當何先師曰先此一念不蔽不渝是予之窮經已

耿師嘗言安成劉陽者未第時從遊於陽明先生踰時辭歸先生方鞠盜畢諭之曰桶賊池人寶賊

魁也聚衆至數千訊其所以得衆者對曰平生遇魁桀人不肯放過萬方結託而後已如此三五輩嗣後不招而衆自集矣昔人云盜有逆正類是也子往矣復來當視所友以驗學劉師以興起斯道爲已任得朋最多卒爲名御史云

問困知是下民如何可止生知先生曰困是大智量人知學道至急苦心求通如西而壁立無一罅可入窘迫至此忽然瞥地一下便與生知安行之人把手同行此豈下民所可辦若雖經此一番困

苦未得徹頭卽自放下此與全然不學者何異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困字最善慕寫憤排氣象憤自啓排自發心花自開匪從人得

問顏子何以不遷怒先生曰憶丙寅歲與友得道南同游九華郡守尹來訪尹性卞急多苛政亦舉此爲問楊曰予惟患公之不遷怒也尹驚問楊曰公只知怒人能遷而怒已則善矣尹聞之默然久之竟以嚴酷罷

先生曰耿師長士曾有一策問道莫妙於一貫會

子聞之迷曰唯至論孝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汝知之乎却避席不敢當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夫子以知天命自任子臣弟友之庸行乃曰未能也此何以故對者不一余意理須頓悟事則漸修頓悟易漸修難

先生曰漸庵先生言舉直錯諸枉錯非放流迸逐之謂我只於直者舉之一等枉者但置而不用然舉者得人枉亦自化而爲直余謂觀子夏但言舉臯陶伊尹而不及放斥事則先生之言良然

問成人須兼四子之長又文以禮樂大是難事先生曰人各有所長禹稷契臯陶皆大聖人然禹不必兼稷之事契不必兼臯陶之理何況其他聖人言四子之長但有其一能文以禮樂便爲成人禮樂是中和之理今人一有所長便着色稍稍有圭角稍有渣滓如何可言禮樂能於此消融得盡不失原來中和之體豈非成人近有節義政事表表在人者却肯虛心求友討論此學余曰此卽文之以禮樂也聞者不解余曰此人何等品格乃不自

以爲足孳孳好學尋常滿盈垂退之意一旦消釋殆盡非禮樂而何嘉靖末余一鄉家抽分蕪湖先是權使涂指者多此君刻意洗刷夙敝一清差回詣余述其清節自以爲無前且曰卽公等講學亦豈能有加余曰君之清誠不能復加然講學者居之又曰不同渠曰何處不同余曰講學者知吏不受昧是尋常事安得夸誇乃爾其人慙謝而去問遜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如何爲化先生曰此化字說得極好

胷中情識意見一毫消融未盡不可言化昔李宏甫曾問羅先生於余曰渠胷中已得乾淨否乾淨卽是化吾輩未易到此須從知非始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知其爲疵卽是滌除若以爲玄覽此物方耿耿於中如何能化曹溪云人能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問既是玄覽如何又要滌除先生曰此中勿論有得無得雖深造之人若自以爲是無不是病雖積愆之人若自以爲非無不是道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

問頴濱以曹溪不思善不思惡之語論未發之中未審同否先生曰子虛心體驗當自得之不必於門面上爭閒氣向年傳順所與王麟洲見過傳言佛語多疵人何故惑之余問公於何處見得曰如不思善不思惡是也余曰此絕妙語公何得惡之曰惡可不思善亦可不思耶余曰公雖自謂思善其實每日間還是不思善不思惡時多也麟洲擊節起曰得先生一言直指康莊紛紛分別心如縛

得解甚快甚快笑謝而去

人須是識得道是何物學是何事如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都將欲天大事看其實無人不中和無時不中和識得時處處是道處處是學不然都無着落處

先儒言纔學便有着力處既學便有得力處不是說了便休如學書者必執筆臨池伸紙行墨然後爲學書學匠者必操斧運斤中鉤應繩然後爲學匠如何學道只是口說口說不濟事要須實踐

一友言自少卽慕先輩講學及特地往聽都不說及一道字只是尋常閒話而已先生曰麤言及細語都歸第一義此尋常閒話無不是道汝自信不及却別尋一理解方有孤壁不知道全解偏解生道喪

問色取仁而行違先生曰知性者舉手動足無非仁義何以取爲有取則有違故曰色取仁而行違又曰非義襲而取之也

問知天先生曰中庸一書無非發明此天字首言

天命之謂性中言不可不知天誠者天之道天之所以爲天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含此他求便居用智自私皆成邪道問何謂天先生曰今人謂仁義禮皆人力做出然人人相親便是仁相親中一有賢者自能尊之便是義親賢中不知不覺自有等殺禮卽於此生焉此等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非天而何此處不知一切應酬舉動皆是安排牽強豈修身修道者事哉

問誠爲天道何以有擇善固執之功先生曰擇者

擇此天道執者執此天道非天之外有人道也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正舉寫此天道欲人擇而執之耳蓋人有思與不思不思是善有勉與不勉不勉是善能擇此善守而勿失卽爲固執博學之密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之字皆指此天道而言

問四十五十而無聞是聞道之聞若以名聞言恐非聖人之意先生曰公語良是然此豈易事世有終身力學不得聞道者多矣余弱冠爲弟子員時

耿師一日問之曰子得此學如何作用對曰某一農夫有何作用然至於表正鄉閭則不敢讓師爲之懷然

問索隱行怪於道固無當若遵道而行已是君子路上人何以孔子不爲先生曰此等皆是拋家失業向外邊走的今人但用功夫便落此兩路蓋於中庸見不真信不及須作幾許玄解幹幾許美事方算做道不知此中少加穿鑿少增意氣便是隱怪在不知道者或爲所傾動聖人豈肯爲之又有

友聲易從而至哉

問格物先生曰此不可於言向上求之昔日與叔言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爲格物致知又云求其所以知是爲格物忽然識之則爲物格

問談者言怵惕惻隱爲真心稍遲便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心是第二心非真心如何先生曰孟子言乍見孺子時未暇有內交要譽等心正見人人具足築着便動搖着便轉今人却轉看難了如呼爾而與行道之人下受蹴爾而與乞人不屑與夫

無受爾汝皆就人易見者提醒之最善指點處今人多模糊看過了問知皆擴而充之如何先生曰此心具足最苦人不自知果能自知則見孺子此心呼爾不受蹴爾不受亦此心無受爾汝亦此心以至穿衣喫飯舉手動足無非此心卽此一念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謂之擴充

問孔孟之辨先生曰昔耿師曾問夏雲峰雲峰云孔孟之學只是一般若以其詞氣觀之如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至孟子則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在我者皆古之制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等處便覺不同耿師大以爲然

一友問孔子言一貫陽明先生所云良知只是貫處不是一處先生曰夏雲峰因友人論此問云如何是一處其人曰無聲無臭是也雲峰笑曰子謂良知有聲臭耶座人皆有省

雲峰起田野中却是一挺特丈夫擔荷此學甚力

耿師以督學至聞余資稍近託史惺堂先生委曲接引之每過余只談舉業久之覺無忤也漸以修身立政教之無一言略及於道譬孟仁偶問朝聞夕死之說先生詫曰吾曹滿身俗骨頭何敢遽言聞道一時間者慢然余至今思之猶爲愧汗

問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如何先生曰人非自立不能得勝士伐木之詩爲求友作也必遷於喬木斯友聲可求如止於幽谷卽

一等取古人言行挨傍做去亦自以爲道矣不知有違卽有違有行卽有止如何得不廢惟所謂中庸者無隱可索無怪可行無道可遵無學可學着衣喫飯之日用格柴運水之神通無伎倆無機織鬼神尚不能窺王老師天庵亦尋不着金剛脩其不見知何宜不求知故無悔

問依乎中庸先生曰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是中庸彼也怪與違道者亦何曾欠少只是自信不及河外求增所以反失之相傳自樂天作詩欲人易

曉畜一嫗於家詩成輒以問之有不解應時改定
今人學道只以愚夫愚婦爲師足矣

問韓歐皆不喜釋氏排之甚力其所得如何先生
曰退之答孟簡書言與大顛往還以其胷中無滯
礙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使其
果爾何處更有佛法耶福田利益莫大於此乃謂
非崇信其法以求利益又入其說而不自知矣永
叔尤倔強晚聞富鄭公得法於淨慈本禮之甚恭
以爲富非苟下人者不覺心動稍從顛華嚴者問
其說不久遂下世二公於儒理本無所得其闢佛
老亦慕孟子之攻楊墨而爲之耳非脚跟點地之
人宜無特操乃爾

問佛說與孔孟畢竟有合否先生曰佛言心性與
孔孟何異其不同者教也文中子有言佛聖人也
其教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
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古人論佛者惟此爲至
當今闢佛者欲盡廢其理俟佛者又兼取其跡總
是此中未透脫故耳

先生曰象山先生謂唐虞之際道在皐陶殷周之
際道在箕子殆必有說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蓋此心空洞無物卽名爲道名爲
極非無偏無黨之外更有王道也朱傳子駿云數
句自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之言陸少游
稱傳博極羣書其語當不妄

先生曰張子韶於性命極透徹其忠孝大節尤踔
絕然其幼年是何等志操方處學舍衣衾不備夜
讀書每至達旦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
不得已而受之卽以與同舍之貧者嘗曰士處貧
困正是用功時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恥
盡喪功夫安在子韶吾輩稱爲宗匠然亦嘗如此
厲志焉

先生曰龜山先生有言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
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
有余謂有所好樂有所憂患而不正則知寂然不
動之爲正東坡作賦云嘗於旣醉之方識此心

之正其言可味也

先生曰劉元城先生嘗言學者先理會根本其他末節都閒不知根本後凡所見聞都奔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臥無處不是譬如造酒須下得脚是始得脚是方論美惡下脚不是終不成酒一友問如何是根本先生曰連日所論皆是須汝自理會始得

先生曰胡安定孝行錄云李化清建業人世以力田聞鄉里宋稅祖平江南化清避地暨陽兄弟多

雜伶人中給晨夕化清潛諷詩書動止循禮事父母至孝常持巨竿釣魚供養遭父喪哀毀柴立造壙墓側栽植松栢妻孥至亦不之顧暨陽山多虎夜無行人化清之壙絕焉里人異之制滿還家踰橋度日教授鄉里從者翕然司馬詹爲邑佐親其卓行爲文以志於石此吾鄉行誼士也向嘗請於當塗補祀杜環等六人於鄉賢徐之當增入

先生曰程門嘗言學先理會聖賢氣象如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分明畫出夫子模樣令人試思

所得於古聖賢何如而一段粗鄙凌厲已自不堪以夫子之形容反而自照不啻愧死矣

先生曰古稱良士亦曰賢良若在心不良縱有操持節槩祇爲傷人害物之資不足貴也莊生言重然慈仁謂之君子此語亦善形容

友問程門每見靜坐者即歎其善學故學者須以靜入先生曰謂學以靜入則可然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不可不知魏華存之言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當因煩以領無耳因煩以領無一語甚佳不然未必靜之不爲邪也

問人能戒殺甚善世以爲出於異教必欲損其說何也先生曰人皆有不忍之心乃爲舊聞所汨遂失其本心至此可哀也好生惡死物與人同傳言陳元植惠及禽蟲每食百鳥飛鳴於座隅人不盡信余園居嘗有鵲鵲余前閱其傷於矢也爲手除之後方宴坐羣鳥數百噪於屋上心異之出視則一鳥亦被矢伏於地意求救於余也噫豈余之不

伎亦有信於異類者耶東坡有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鴟鴞之患人能不殺則自近人其不敢近人者以其人甚於蛇鼠也吾輩當自省

友問學當見其大而已先儒言存養莫多事否先生曰學須有根本根本既得便要存養如種樹者已有生意灌溉之功亦可廢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已無之獨有理義可以養心耳記曰斯須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樂則

欣賞齋

卷四十二

暴慢之心入之矣鄙詐與暴慢之心入之根本安在

先生曰曾子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顏色近信也容貌遠暴慢也詞氣遠鄙倍也若三者舉無之亦何貴於道呂榮陽公嘗言學者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分於此亦貴賤壽夭所由定也

二友論學所見不同爭辯至面頰爲赤先生曰二

君之言能互相取未必不爲益若因以動氣所損多矣二友乃慙服先生歎曰空華妄見定復何有乃不能曠然一洒電拂冰釋於無何有之地蓋勝心之難消殞如此

先生曰程子言思之思之又主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循其言可以入道其實吾人契悟無不由此人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古人皆以思爲作聖之路其來久矣象山先生言學曰謨洪範乃傳道之書信哉

欣賞齋

卷四十二

先生曰後生小子與之言此理易於透曉以其胸中虛明無物也一等意見之人便隔閡不相入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而然也意見之陷溺比之嗜慾更難洗濯哀哉

先生曰人之四端無不具足只緣不學都錯用却如德業不若人不以爲恥所恥乃在名位受享間豈不顛倒哉先生少時一同學當冠先生約數友與行冠禮其人羞縮先期業自加冠矣衆見之笑而止後與兄弟爭財因服訟於官先生謂曰昔恥

行冠禮今顧不之恥耶晉紀論風俗之衰在恥尚失所恥尚失所四字甚佳世之失所者不獨羞惡一端也

友人問顏子造詣已深夫子何故以克己告之先生曰象山先生言顏子非如他人之病所克只是些子未釋然處

先生曰人知薛敬軒公之篤行而已然其學以復性爲宗非淺淺者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皆名言也

翁周野出守撫州先生謂曰撫多名賢象山草廬康齋三先生皆當表章之以風厲後學康齋雖不若兩先生之透脫其志向力量却甚大當景泰中朝已遣行人聘之非自石亨始也少省親太監敝衣草屨見者莫知其爲司成之子衣食不給躬稼以養視不善如探湯然嘗從楊洗馬學提其重之後居保傳累以書貽先生不答也此其自待爲何如謂其以亨之一薦爲榮真井蛙之見耳

先生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痿痺者麻木不自覺此病最難療也學全在自覺白沙先生言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

友問論語一書畢竟何語爲要先生曰夫子隨處指示能體會之皆可入道以余觀之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直也已分明直截與衆人道破但夫子未嘗回避諸子諸子自當面錯過爲可惜耳子路語夫子曰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子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雖莊生寓言實與此章可相發

問未發之中既聞教矣發而中節謂之和有功夫否先生曰常人發於情有過無不及故曰中節者節其過也能節則和如喜怒哀樂少過則傷和陰陽寒暑飲食起居失節則傷和父子兄弟宗族妻妾不順則傷和此須善變理之至於變理陰陽以和天下直自此推之耳然非知未發之中者不能也

問妄念難除如何先生曰凡無而爲有曰妄如妄

言妄見妄念皆是知其本無如夢既醒豈更逐夢
昔與李漸庵先生嘗論及此李曰諸妄填曾何得
言無奈曰公試自見之李默然良久曰及根究之
却茫無朕兆何耶因悟曰古云三心了不可得者
此也自此心地則明日有勝進故曰思盡還源性
相常住其如思之不盡何

問格物之說孰是先生曰石經大學致知在格物
之下繼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其止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
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詩云邦畿千里
維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
情者不得盡其情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
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後繼以物格而後知至則
此一段分明是格物之傳不以大學解大學而自
爲應說儒者往往如此蓋物有本末卽物知所先

後卽格物中間言本者凡四舉其所重可知已李
善注文選運命論引蒼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蒼頡
篇爲字說之祖唐時尚存故善得引之恐不必舍
此更作他解

先生曰石經大學是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
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行焉松表述賈逵
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
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
子思所作至唐定十三經注疏多妄爲改竄今人

不見石經遂以唐爲古本其實非也明皇最尊
既亂大學次序又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去
閨門一章洪範亦改頗陂字嘗見明皇老子注云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原無求於二字朕所
加也蓋其妄矣毋如此

問中庸鬼神之德先儒以爲造化之迹非祭祀之
鬼神如何先生曰夫子明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引詩神之格思以證非祭祀之鬼神而何得用修
言朱子引程張語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

則不可以爲精氣游說其理甚微與中庸異是
天下有二鬼神也向 東宮進講同官以爲問余
謂只據聖賢章句之說不必從

先生曰先民有言詢于錫堯苟其言之益我固不
以人廢也文子引老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今禮經有此言孔明言澹泊明
志寧靜致遠儒者率稱之實出淮南子今知爲二
子之言未必信從之矣

問顏子所樂何事先生曰伊川曾以問學者對曰

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聞
之曰吾雖未識先生而已識先生心或問之曰心
中一毫不可留若有心樂道則有所倚着世味固
無足樂道德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也然
則何謂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堪其憂言之故曰不
改其樂耳伊川之說得志完而益明文子有云能
至於無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與此
相發

問忘食忘憂注以未得已得解之是否先生曰昔

人有一喻甚當如弈碁者以必勝爲主卽發憤忘
食也精神不倦卽樂以忘憂也連日這旦而不能
止卽不知老之將至也人之治生者亦然滿百望
千滿千望萬憂之所在卽其樂之所在樂之所在
乃其死而後已之所在也故曰飽馬口有孜孜斃
而後已吾輩學道還有此願否不可不猛省

問顏子從之末由何以未達一箇先生曰程子謂
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咬緊着力不得如所謂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進此一步則上下四旁都

無所倚入於空空之境矣蓋泰山絕頂之外有無
見之見無得之得此孔顏安身立命處陽明先生
之言如此

問象山先生嘗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至此
雖夫子亦不能過於曾子矣何謂也先生曰江漢
濯言極淨秋陽暴言極乾本體乾淨善惡兩空無
一毫他物帶水故曰皜皜乎不可尚已蓋意必固
我既絕獨存本體兼本體亦是假名非實有所謂
本體也此曾子爲夫子傳神語非深造自得者未

易與於此也

問有謂得學之門路復起疑情者意必未得其門耳先生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是門中所有未可自沮但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日用間有少執滯處少窒礙處總是習見之累徐徐滌除之當下了卽當下徹大淵先生言作如是功老種種色色剎剎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凌奪轉換之境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謂其粘帶遂難解

脫耶

卷四十七

二十五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八

古戒答周

新安之會從孝已久歲必延耆儒鉅公以主之
自甘泉東歸而下至今不絕癸卯劉生時中致
李邑侯邵都諫之命走金陵謁吾師澹園先生
而請焉時祝師石林先生官留垣力爲德惠且
命不肖棟奉杖屨以從先生乃慨然往新安心
儀先生也久至則自薦紳先生以至兒童牧豎
四方之人莫不麇集籍計之得二千有奇先生

大序

卷四十八

隨機指示言簡意盡一時間者咸懷震躍躍以
爲得未曾有如旅而歸如寐而覺如調羹而享
太牢以此知吾之相近而堯舜之皆可爲也先
生既歸學者相與各述其所聞稔而成編夫既
以挂一漏萬而具存者第亦月之指瑕之迹而
已棟之愚以爲不可輒廢也爰稍稍詮次之以
示來學庶此詎足以盡先生聊以紀一時從遊
之樂云爾

萬曆丙午秋九日門人高安謝與棟書

癸卯十月九日先生至還古書院禮先師畢時會
者千數百人先生曰先師言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吾人若祇爲飭躬厲行爲鄉里中一善人此在自
發肯心而已何以講爲先師所謂講學者大約在
知性性未易知須假方便以通之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皆知性之方便法也或言孟子說性善
如何先生曰論性之本體善亦無有何有於惡孟
子爲戰國時人心馳騁功利喪失其良心特提掇
一善字以示之終不如先師性相近習相遠之語
更覺渾然易云繼之者善繼如子之繼父繩繩一
脉然因子以見父則可謂子卽是父則不可善學
者當自得之

先生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解云不性其
情何以久行其正此語最佳莊子云性情不離安
用禮樂亦此意性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濁情熾
則性亂波生於水而濁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
性者情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
先生曰吾人未能知性須默默參求古入云思之

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汪生曰此與何思何慮是一是二先生曰說到同歸一致處更何思慮今日之思正思此同歸一致處耳汪生曰識得同歸一致處思即無思先生曰然

謝生曰先輩言無心之心乃正心也先生曰然觀有所恐懼有所好樂爲不得其正即知無心爲正心

仲晉曰心只在方寸間先生曰此血肉心非真心也謝生曰渾身皆是心先生曰盈天地間皆心也

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晦翁亦甚喜此語

程生渾之問克已復禮如何體認先生曰已與禮難離蓋我所獨者爲已足執已見而不能同人此非禮之禮也人氏勅以天爲禮生於人爲已由中出者爲禮從外人者爲已果能克已則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人於孔子絕四之域矣

吳生穆從曰先儒言堯舜之心至今在堯舜去今數千年心在何處先生曰心若不在汝此一問從

何處來程生渾之曰桀紂之心於今亦在否先生曰此心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然二君所問皆是他人屋裏事須自識其真心

吳密山年八十餘矣猶學於同學自言同訪羅近溪先生適羅他往住從姑山累月求悟轉迷張斗陽云公胸中話頭太多蔽却聰明須盡數傾倒方可受教從其言後羅師指點因得領悟久之以語王龍溪先生王曰汝此一悟亦須忘却今復數年矣不知當作何究竟先生曰將悟與忘一齊放下

吳躍然

先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何等操持何等品格然先師以爲不如求志達道者之難得何也汪生心聖曰前一人只爲一身計若求志者是求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是達萬物一體之道便覺大小不同先生曰然大學原欲明明德於天下求志求此達道達此在一家欲明明德於天在一國欲明明德於一國在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堯舜之學以得位而行先師則不須名位不須

等待處處皆明明德之地處處皆學所謂賢於堯舜者正在此處

邵翼庭都評語及精一執中之義先生曰道心無聲臭無說聞故曰復無偏倚無執着故曰中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動於外而好惡無節斯離乎中而侈繫於境斯時聖物侵吾舍而我反爲役動無非物天動無非我則一動無非物則亂故喜怒哀樂皆主於物而不由乎我豈不危哉方其性微之心涵於擾擾間非精無以擇之精者籟之得之陶之汰之如穀之得鑿酥乳之得醍醐殞砂之得金此之謂精精則二乃成一而中執矣止其所而物不能移允執之謂也

汪生又問精一先生曰此非講解所能明山谷嘗言細思日用應務處是精是猶是一不是一久自得之

李令君問學者喜言空此佛語耳孔門始無此先生曰孔門專言空也大學不正言修身正心之功

但言所以不修不正者敖惰憂患恐懼哀矜忿懣好樂累之也此等情累膠膠擾擾循環不窮吾輩必於一物不立之先着眼令空空洞洞之體了然現前情累禁禁自然無處安脚身不期修而修心不期正而正何等簡易直截李曰吾輩臨民應事却如何先生曰吾心之理種種具足用之不盡只爲從前忿懣好樂等無端遮蔽羣疑滿腹衆累塞胸應事臨民自成顛倒若是此類悉空胸中孝弟慈滾滾流出不待安排皆成妙用傳言未有學養

欣賞語

卷四

子而後嫁者也可謂善於曉人矣大氏吾人一片身心之其所則僻不僻則修有所則不正非有所則正如療目疾翳去自明非去翳之外更有予明之藥也

李又問求放心先生曰如何爲放曰心非操存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謂之放先生曰心是活物如何操得此數語乃先師形容心體之神妙非貴操而賤舍也然則如何爲放曰迷而不覺則爲放如忿懣未生視即見聽即聞食即知味一着於忿

懷此等處皆茫然不知非放而何語云一塵起而
蔀天是大小利害

問白沙先生詩云求心依舊落迷途學要求心如
何是迷先生云此心自在求即是迷如人忘己之
頭奔走號呼別求首領旁人告以汝頭自在却反
拒而不信豈不可憫古人云飯糲邊餓死漢大河
邊渴死漢又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問佛氏言超生死儒門亦有此理否先生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先師未嘗不言學者日不察耳或云知生死
即超生死先生曰知是生死根本然則百姓日用
而不知百姓能超生死否先生曰百姓不知却要
他知汝輩知得却要不知問者有省

鮑生問戒慎恐懼是求性命功夫否先生曰戒慎
恐懼即是性命生躍然

鮑又問君子侯乎中庸先生曰如嬰兒之未孩生
有省

又問集義襲之辨先生曰從性體而出者為集

義以名理而行者為義襲

問養性先生曰母害性為養性問養生先生曰母
伐生為養生嘗讀素問云情計兩忘不為謀府冥
心一觀勝於都捐故心志保安合同於道又云恬
惔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此古聖人
之遺言知養性養生非二事也

程渾之曰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孔門旋乾轉坤
學問先生曰先師言何事於仁言仁不可以事求
在此心而已此心之無動搖為立此心之無窒礙

為達乃吾人本心如此所謂學者不失其本心而
已汪心聖曰中庸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即是立達然又曰苟不固聰明聖智固者毫無滲
漏之謂少有滲漏難以言學先生曰然必精神歸
併一路方能達天德

問君子小人之分只在義利學者一遇此關多模
糊過去先生幸教之先生曰君子於義認得真切
纖毫曲折惟義是趨雖有時跡涉於利而其中純
是立人達人心腸無要求無顧忌總以成其為義

已小人自私自利正與君子相反昔人以善惡問中峯中峯令其自言有以鞭笞怒罵爲惡忍而不報爲善者有以持刀殺人爲惡順受而不動爲善者有以淫怒貪得爲惡安舒靜默爲善者中峯曰此善惡之跡耳若論其實凡起心動念但欲利人皆善也但欲利己皆惡也事或利人雖怒詈擯斥皆善也事止利己雖安舒承順皆惡也義利之辨卽此可明余友袁了凡著書嘗推此類具言之最當參看

問知行難易先生曰吾人終日無不是行所欠者知耳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惟其不知將自己一副家珍置之不理却依依然傍人口吻隨人跟腳孟子所謂人役也豈丈人所爲倘能回光反照瞥地一下乃知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更向何處尋覓昔余與蕭司李極言此理渠遂有省曰正如吾輩騎虎只難在得情若打板子有何難處時吳念虛在坐笑曰公未知打板子亦此知也衆聞之躍然嘆曰先生可

謂打開寶藏盡數與人矣先生曰此寶人人有之中庸說一費字正言終身用不盡終古用不盡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此理現現成成故又謂之誠人能反求如鸞人雖還富家一旦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何樂如之蓋此理不離人倫庶物能明而察之則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著不察不免挨傍格式所謂行仁義也彼雖不著不察道亦未嘗離之故曰不可須臾離非不可離不能離耳一友起曰不可離一語親切簡易最宜體驗此先生三字符也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先生曰堯夫詩云天心無改移知天地之心常在自知復矣張生覺之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先生曰昨已論及此須實心體驗不在言說默坐久之先生曰易言剝復不剝焉能復今人情欲意見牽纏不休何以復性人情易溺者莫如牀第故言剝牀以足以辨以膚剝之又剝至於剝膚所謂吾喪我也可剝的盡力剝去只到不可剝處真實自見所謂碩果不

食也

邵都諫言人惟欲念難除先生曰此要知根本昔
滕中丞問顏頭陀如何得欲念消除顏不應再三
問之口如何能勾得除是得道當時余甚喜其言
又問先生曰去欲則不能只有一換法曰賢賢易
色曰欲仁得仁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只將吾欲移
於賢也仁也明明德也何暇及其他昔蘇瓊爲清
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出息常得守令爲徵然
然見瓊輒不得言而返其徒問之研曰每見府君
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以此觀之吾人
立志高遠豈當逐念敲除
黃莘陽少參言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後世所傳
是子貢多聞多見一派學問非聖學也先生曰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孔子所自言
豈非聖學孔子之博學於文正以爲約禮之地蓋
禮至約非博無以通之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後學泛濫支離於身心一無干涉自是
無爲己之志故耳

查雲洲問日間應用不停當只是學問不得力先
生日公年七十餘爲諸友作王官辦不倦何處不
是工夫所以不自信者只是未嘗見已故耳人以
直下接見已爲難昔人云能見其性坐則伏於
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則於樽彝食則形於籩豆升
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能見已
者無道而不當

吳生用賓問孟子論養氣此孔子所未言先生曰
孟子提出氣之一字最妙聖賢言心言性各目已

多無柰學者以意見承接都不濟事若氣則一毫
情識參雜不得老子言專氣致柔莊子言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
者虛而應物者也心有是非氣無分別人能純
守此氣便是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
問孔子言爲己與楊氏爲我何別先生曰楊墨皆
是學聖人之人未可輕看今觀孔孟爲己愛人亦
豈能加於楊墨其所以異者只多一取字取者

有所欲也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
我所固有若以爲重而願欲之則在彼矣無取則
物物皆真有取則雖真亦假況大海皆水而取一
漚則一漚之外盡廢矣百體皆我而取一毛則一
毛之外盡廢矣所謂舉一而廢百也然孟子豈徒
與楊墨辯哉曰楊子取爲我使人知道不可取不
取則無畔援之心而心正矣曰五霸假之使人知
道不可假不假則無歆羨之心而心正矣故孟子
有功於聖門

汪生乘之問既云道不可離又云誰能出不由戶
何莫由斯道也如何先生曰我看何莫二字與舊
說不同誰人出不由戶誰人不由此道
金生伯祥問夫傳言心體何思何慮又言擬之而
後言議之而後動既言擬議安得無思慮耶先生
曰識得何思何慮之體終日擬議儘不妨
又問吾輩在會時妄念不起離却此會不免復生
如何先生曰誰教汝離却古人云以友輔仁如輔
車相依離之卽寸步難行西域利君言友者乃弟

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當

陳生所獻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生曰此
聖賢最喫緊之言中庸於此特異其詞曰中者天
下之大本也其所重可知已程門自明道至延平
以此傳爲學脉此處信得及所謂但得本莫愁末
何事不了古人言不思善不思惡恁麼時是本來
面目卽此意也問生每日亦有不思善不思惡時
如何先生曰此本命元辰能不失此卽謂之執中
余嘗言意必固我既無之後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最當體會

先生曰易言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此中爲正位人
於豈而無思夜而無夢時最可體驗得此欄柄人
手則超形越數外無繫而中得止所謂思不出其
位也

問古有常惺惺法今當依此用功耶抑不必耶先
生曰原自惺惺不是做出惺惺原無惺惺不必去
却惺惺

問夢寐紛紜不得寧一却如何先生曰既知是夢

他做甚麼昔一童子夢中得餅醒來索之不得
呱呱而泣見者豈不失笑大衆謔然

問止至善是無善無惡之善未知是否先生曰明
明德已是悟無善無惡之體止至善又以此解之
是疊牀架屋之言決無此理只以大學解大學便
自明白至善是絕好處所止是安頓之意如邦畿
千里是百姓安頓至善處丘隅是黃鳥安頓至善
處仁孝敬慈信是學者安頓至善處悟後之人安
身立命得此歸宿方是好結果近世一種談無礙

禪者一知半解自謂透脫至其立身行己一無可
觀畢竟何益此正小人而無忌憚者先師有言道
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又言不在於善
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語意痛切可
爲深省

問師見一章先生曰聖人平日以道體直截示
人莫踰此童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因有此一問
遂直示之曰道也及階道也及廟道也坐道也與
之言階言席言某在斯某在斯皆道也子張之問

聖人之答無非道也是道也人人有之人行之

人人不自知不自信向外尋求愈遠愈迷愈難愈
停陽明先生詩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
兒此之謂也記得大戴禮中公語孔子曰是非吾
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公行道矣
公曰道耶子曰道也楊敬仲謂自有載籍以來未
有發明大道平易明白如此者正與此章同

問魯子聞一貫之道如何以忠恕賞之先生曰忠
恕是門人日所服習但習而不察以爲此外更有
大章齊

道也曾子悟後直舉此示之所謂信手拈來頭頭
是道然非憤排之人驟而語之真成說夢余友邵
敬吾齋中閒步聞論此不覺洞然因曰此非玄語
卽云夫子之道與足而已矣也得夫子之道揮扇
而已矣也得衆有省

問耳順先生曰吾人只爲分別心重聞人之言便
有順逆生歸到六十時是非分別之心消融已盡
其於聽言如月之臨池風之過樹順尚無有何況
於逆此聖人化境未易以思議測也

先生曰余友李冲涵嘗言不知而作卽詩所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上等學聖人遜而不居只以多聞多見擇而識之自處雖曰知之次然其所謂知者正知此不知者耳實非有二學也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

問學貴於不知知者人所同休息於不知者聖所獨親其自謂無知可見先生曰學道門中難着分別纔有所偏便成窠臼余友王二峯嘗論此章若曰以吾爲有知乎哉抑無知也耶有無雙道獨

持一空空之心以應鄙夫此所以爲聖人

問先天後天先生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一落思爲便是後天境界昔一僧雪中下山失足將墮得伽藍神以手托之因大愧曰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覲破故知此向上一着是鬼神覲不破之機生死不相干之路

問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何以爲中庸先生曰君子知率性之爲道而修之故無時而不中小人率性而已自以爲中庸而無復忌憚

此正如近世之說無微不備者

先生曰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謂善爲性則可謂性爲善則非一面磨百矣

問尊德性先生曰人之德性廣大高明纔有纖毫便覺不相似此之謂自襲非尊德性也

先生曰大學中庸皆從禮記中摘出雖不數數言禮其實皆禮之隨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言道之統體其實在禮儀威儀上見得故功夫至精至大總歸於敦厚以崇禮而已孔門獨顏子爲好學然

舍博文約禮便無學問

先生曰今人攀緣心熟非湊泊一事無過活處象山先生比之猢猻失却樹良然又嘗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問儒釋同異先生曰內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豈復有加然其教自是異方之俗決不可施於中國蘇子由有言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不可一日無禮法知禮法而不知道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

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儒者但當
以皇極經世起數越乎而反一無跡何至甘爲無
用之學哉

焦氏滄園集卷之四十八

次貴升 丙辰八月十八

明德堂答問

萬曆丁酉予受學於復所楊師師謂予曰先師子羅子之特至金陵也稔知焦子弱侯具大力異日必弘斯道也予於是景仰焦先生若山斗然廼先生官翰苑侍講東宮請見無繇歲戊戌先生翩然南歸予獲聞緒論如飲甘露比載法海紀聞中癸卯秋予郡以歲會敦請先生先生不鄙而辱臨之因得侍側者浹旬日先生發

揮朗暢諸友各厭所聞以去且爲紀錄以傳矣丙午諸友復會金陵就子羅子之祠舉所見而就正焉先生精神煥發視疇昔更倍聞者歡喜踊躍得未曾有若惟恐其言之盡也予追憶楊師所云弘道語可謂不虛而子羅子臨之在上又不知其樂當何如矣友人程渾之氏謂聞先生教宜識不忘而以屬予乃爲述其什一如此且以請裁於先生云

萬曆丙午秋新安晚學余永寧書

同學以明明德爲宗然堯之克明峻德與文王之克明德還有優劣否先生曰克明峻德卽是克明德有何優劣隨又曰此明德且莫推在堯文身上吾人當下原自具足堯文不增吾人不減只今大家當商量明德却如何明這便是功夫友問何以明之先生曰明德本明自家莫作障礙

問曰吾人本與堯舜文王一般却不肯直下承當何也先生曰總是未開眼故顏淵陋巷簞人子耳却敢與古帝王作對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此非勉強之言緣他一眼看破便能毅然承當今學道者須如顏子具眼始得

問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先生曰仁卽我我卽仁雖欲違之而不得也顏子潛心日久信得通身是仁一日如是三月如是故曰三月不違仁其餘有信有不信信不及者仁自仁我自我仁自此違矣其實仁未嘗違也孔子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莊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子古之論者必以三月爲節其不謀而同如此

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先生曰此說大可參看仁者人也君子去仁惡乎成人仁也者不可須臾去也終食之間仁體具足慈湖先生言卽此舉筋之間皆仁也豈惟終食卽造次顛沛何莫非仁於此信得及君子事畢若以爲功夫施於終食已難況造次顛沛倏然而至譬之迅雷不及掩耳却於何處着力以此知君子無造次顛沛遠仁者仁原無造次顛沛遠君子也故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辰寅齋

卷目一

問信不及者將奈何先生曰此事全在乎智信不及者智不及也孔子云智及之慧眼一開自能徹始徹終一得永得顏子擇中庸正是智及之此其所以服膺弗失

先生曰信者實有諸已之謂吾人果能信得及則實有諸已矣此信一真美大聖神相因而至信如舉子登第出身美大聖神則累資而升自階逐品未信而希聖神如未出身而覬高位此必不得之數也所以一信最難

問曰心性還有分別否先生曰心性原無分別然既有此二字要說分別亦得古人謂性如水心如波又云靜諸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

先生曰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可見欲知性者須自盡其心請問諸君此心如何而盡眾默然一友啓曰敢請先生大爲開示先生曰一切種種心一時頓盡心無其心性體自現然則何謂存心養性先生曰常常如是盡心便是存養眾皆躍然

辰寅齋

卷目一

先生曰學道人不可當面錯過須要當體受用万好宋朱希真作東方智士說甚佳大意謂有富人家業徃饒所蓄甚備一日遠遊思得一能者認持之因托諸東方智士曰吾家藏備矣君爲我守任君享用不妨智士領諾富人行智士縱觀其家無不滿意惟厠卑不稱輒新之反復經營踰年未畢而富人還矣問智士大享用否對曰君家所厠甚都奈何厠不稱乎吾故盡力新之功未告成詎期君至富人笑曰君智士也吾以種種待君君自不

享用而祗營厠爲噫世之談學者莫不口予智然
事物備而不自樂祗以播弄矜覘此則東方士之
營厠者也在坐皆竦然

一友問無念而念念而無念此何說也先生曰無
念而念業果宛然念而無念真性湛然此內典語
也匪特內典舜禹無爲而治禹行其所無事卽是此
理故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古之聖人皆以無
爲法學者未窺此義多于有處尋求所以失之故
云但願空諸所有悞無實諸所無

尺一

卷一

三

問誠先生曰誠者天之道也纔著思勉便不得友
曰然則曷謂擇善曰執先生曰天道本誠求其誠
者而誠之便是擇善本無執執而無執便是固
執其友有省

問曰學問重知知之不得將奈何先生曰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知是誰不知又是誰都是知有
甚麼不得其友豁然

問爲學功夫先生曰要立志友曰立何志先生曰
立必爲聖人之志聖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吾亦欲

明明德于天下如此發願方是立聖人之志此志
一眞一切是非毀譽都不在念故曰匹夫不可奪
志也不可奪見志眞匹夫而爲百世師見志立其
友起謝

問與物同體之義某旣知之矣然遇人有不是處
不能不怒一體之義安在先生曰此須用功夫昔
羅先生語一友云子之面貌嚴冷何以接人友曰
面貌自天生豈可改移先生曰夫子不云色思溫
乎其人聞之忿心不覺釋然先生之善誨人如此

尺一

卷一

三

一友曰昨見應舉友人謂某年高日暑來此何爲
予詰之曰兄冒暑來此何爲曰爲應舉予曰兄欲
做舉人尚爾冒暑來此却不容他做聖人的來也
其友語塞先生曰舉人由人故曰人爵聖人由己
故曰其貴由人甚難由己甚易易者不爲而難者
爭爲之未之思耳雖然舉人信得過便是聖人聖
人亦不妨中舉人也只要大處明耳

先生曰予門人陳九經鹽城高士也耿師校士江
北首拔之重其行誼歲大比禮聘應試陳至期遂

延不入予怪而問之對曰某家世謹技敢厚自淑
斗南登高第家風遂衰此非吾叔意人心不一憑
藉恣肆有浸漬而不自覺者有識方爲抱恨某不
敏敢助其潤而揚其波耶聞者無不歎服此雖非
通論然今人未易有此卓見也

先生曰昔徐公九思今句容將下軍聞吏民以爺
呼之悚然思曰民以我爲爺我不以民爲子非民
父母也奈何覩然居民上乎遂矢志以循良自勵
見後園隙地募民闢之墾土鑿池畜養種植甫半

尺賞齊

卷四十一

八

載所蓄漸裕上司供具悉取辦于園中更時出所
有以賑貧乏嘗畫策於壁題曰爲民父母不可不
知此味爲吾赤子不可今有此色蒞任九載恩澤
深矣巡按御史以其異已竟被劾時公道在朝銓
部見之撫膺歎曰有此縣官而見劾御史之爲人
可知矣卒黜御史留徐公徐公一感動于民言而
卒酬其志若此志聖學者幸無自負

一友言博學之須在自己身上博方是學問舍自
身而言博學非真學也先生曰我爲君作一轉語

自己身上却如何博如視聽言動有非一端却思
視者誰聽者誰言動者誰此博也一旦豁然得其
肯綮非約而何其友應曰如此博學便是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已先生笑曰禮在何處約歸何處如
魚飲水冷煖自知

問求仁先生曰仁無不正不可執一求之然却不
在遠卽其能求處處便是子夏亦聖門善求仁者嘗
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先生曰所謂一切現成都是道者不過是箇端全

尺賞齊

卷四十一

八

在當人知得知皆擴而充之矣若不真真知得只
成一句死語定復何用問如何是端如何是知皆
擴而充之先生曰孟子爲人不識真心直以其易
知者指箇端倪若曰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如乍見
孺子入井便現出來那曾有內交要譽惡其聲等
事然不過此心之一端耳入能因此一端隨在體
驗乃知此心處處皆是不但見孺子是他惻爾而
與不受也是他蹴爾而與不屑也是他不受爾汝
不忘溝壑皆是他築着磕着何處不是所謂知皆

發而充之也大衆躍然

先生曰孟子示人極是簡易如說人皆可以爲堯舜如何見得只看徐行後長者便是第疾行先長者便是不第徐行有何難堯舜雖聖人遇長者也只這等徐行豈別有奇特人人可徐行人人可孝第便人人可爲堯舜堯舜豈難爲哉

先生曰今人勞勞攘攘似件件都欠缺的一般豈知性中無所不有所以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我實備之我不能受用却逐逐然向外尋求此所謂

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果能回光反照管地一下見得現現成成原無虧欠是大小快活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問曰大人之學聞者自謂已明矣然往往見其多過舉何也先生曰還是未明明此者應自分曉君子自是時中小人則無忌憚關尹子不云乎道雖虎變事則驚行道雖絲紛事則縶布

先生曰近于五更睡醒時覺萬籟俱寂獨此知在耳因思萬形有遷改而此知不滅卽楞嚴波斯匿

王論見恒河性也乃或流浪轉徙自失其本心豈不哀哉

先生曰近來看莊子有數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蓋道之渾淪無所不統又須有分辨始得蒙莊世稱曠達者其言斟酌乃爾

先生曰韓退之言浮屠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著審爾則顏氏之境界也顧以爲非而排之其顛倒乃爾退之所見不

逮李習之復性書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等議論近世儒者未有也習之作此書年二十九自言志於道者四年盡其潛心久矣

問鄉原忠信廉潔以媚君子同流合汙以誨小人所以見惡於聖人先生曰君子小人決無兼悅之理李漸庵先生言真忠信廉潔非具取者不知而其似者常足以動俗鄉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

其同流合汙處也後世知道者少不若染其習而不悟則莊生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害可勝言哉

問傳言道義由師友有之然不能常聚奈何先生曰學之成者離師輔而不反此豈易到然亦顧其志何如耳關尹子嘗言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衆人何必聖人苟有此志塗之人皆師也友問佛氏之道與吾道不同於何處分別先生曰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煩宣尼與瞿曇道破耳非聖人實齊未開一

人一道佛又一道也大氏爲儒佛辨者如童子與鄰人之子各詫其家之月曰爾之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爾我天無二月

問仲尼不爲己甚何也先生曰聖人事親無異行居鄉無異稱立朝無異節何也安於禮也矯者始出於禮而爲異出於禮非聖人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先生曰心齋先生以修身爲格物故其學獨重立本是時談良知問有猖狂自恣者得此一提掇爲

功甚大故陽明門人先生最得力其後徐波石大洲羅近溪楊復所諸公皆自此出至今流播海內火傳而無盡蓋其人不由文字超悟於魚鹽之中可謂曠代之偉人

先生曰國朝以道術著者不少至能世其學者心齋之子東崖羅石之子兩湖二家而已東崖和粹透脫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氣量力量又非兩湖所可及泰州更有樵者朱樂齋光信陶者韓樂吾貞事行見耿師所爲傳中皆奇士也

先生曰古人論學道功夫亦已詳盡若非反求諸心出入口耳間定復何益漸庵先生言呂涇野馬豁田嘗遇吳孝廉於塗聞其康齋弟子也禮致之問以危微精一之義孝廉請二公言之二公各舉舊聞以對孝廉不謂善也歎曰如何通未體驗竟無他言而別二公頗輕之意其無有也後數年巡撫延豁田修通志於省城方諸生分撰馬獨居山寺靜默中倏然悟曰此吳先生所謂體驗者耶馬自此卽若有得繇此觀之人於擾擾中誤却一生

者多矣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九

次

卷之四十九

焦氏澹園集

卷之四十九

焦氏澹園集

卷之四十九

焦氏澹園續集二十七卷(一)

〔明〕焦竑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金勵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焦氏澹園續集序

金陵焦先生著有澹園集往者
侍御黃公請梓之以公宇內宇
內業已奉爲拱璧不佞勵近承
乏江左獲領先生性學之宗以
及文章之事則五六年澹園所
哀又已侈矣因請併廣之而以
其愚竊質於先生蓋理學極盛
於宋當乾道淳熙間則朱陸兩
先生相爲羽翼顧以無極之辨
偶成異趣而解者遂借中庸之
語以文之謂德性問學各有傳

宗夫性學而有兩宗哉傳曰文
以足志志以足言吾夫子言性
矣焉不學也文章固問學事而
世之言者何其末也自義軒以
迄今傳授庚續其精神心思相
沿闡發較如一日至於抉精剔
微繙經叙史以逮記述傳疏碑
碣贊頌推類人事驅使草木有
槩于心卽發于辭旣以道其一
時不可已之衷而後之人亦從
而得其用心之所極則文之爲
也不佞勵嘗疑之語以其事則雖

負奇豪宕者亦各極其才之所就而聖門文學乃不得兼德行語以其體則雖苦心肆力者亦能工一事而詩如李杜顧不能兼叙記卽有能者又靡焉而不合于道若是乎深不可窮而其薄而不語者亦未遊其藩而窺其至也天命之謂性也經綸天地之謂才也苟有才不合於本如史氏所譏違道譁衆固宜談道者薄不爲矣若夫天之所命從寂起知靈明圓瑩無所不合

無所不兼方將扶圓景以麗空曠而照莫窮焉以之爲經綸天地以之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無以異也何必有才名而亦何必處于不才夫先生則以知性立教者也而不輟典學故綜覽之富考核之詳當世之精博未有兩焉而先生亦用此窮年少而習之晚而不厭履其門如公超之成市卽其言如孔緒之吹枯先生之於古今會而人已化矣而乃隨其興會發爲文章渾

厚峻肆如洞岳滄海不可涯涘
卽降爲六朝唐宋語無不窮工
極變才士刻楮而不逮者先生
弄丸而有餘蓋自我

明制科來有其遇不必見乎性
見乎性不必僂於才求其道則

合而體則兼如先生者尤未有
兩焉而今乃知先生之學定悟
叅徹于所謂靈明圓瑩者自信
而得之萬應不竭奚詩若文之
足多乎則嘗喻諸莊生庖割之
刃解曰官知止也乃瞿曇氏亦

以山河大地之象指其涵于妙
明而竅于靈覺彼誠異教然而
窺見樞牙者吾儒未有以易之
也今文章之技不卑于鼓刀而
其象不滯于山河大地先生獨
以靈明圓瑩之本馭之宜其縱

橫浩渺卒有所成以舒其衷而
裨於道也不佞勵向來志窺伊
洛之秘苦於入門退而沾沾焉
敦行自足今雅奉先生教而豁
然還吾真性命焉倘不遇先生
幾虛此生矣因卽先生文章還

質先生以証之於性而先生直
以爲未始出吾宗耶

萬曆辛亥夏日整飭徽寧等處
兵備副使大梁後學金勵季孺
甫撰

濟國錄集

序

七



尊師澹園焦先生續集序

吾師澹園先生粵自早歲則以
道德經術標表海內鉅儒宿學
北面人宗餘言緒論流傳人間
亡不視爲冠冕舟航矣洎登

朝列珥筆承明著作之貴高文大

濟國錄集

序

八

篇奇爲雄富暨卧東山休息乎
道林秣園遠近宗挹屢滿限穿
荅問更繇述作尤盛于是侍御
今大京兆黃公梓其集行世世
既人人頌述之越五載復有茲
集則憲使金公命其屬朱君汝

鰲刻之當塗以嘉惠來學者也
刻成以序屬諸小子啟小子啓
無似用研削薄伎受知于先生
為深自惟淺陋無所闕于文章
第嘗通觀古今之際而有概于
文之所由始也古之聖賢其知

文之所由始也

九

天事天至命立命亡不終始乎
身心性情默而存之不言而躬
行之夫安所藉文為凡文之設
以為人也聞道術德藝覆振蒙
文為人戶牖紀功頌烈旗表標
行文為人徽識矯枉揉曲砥愚

訂頑文為人礪砥代言素筆出
綸布憲文為人雨露謀事斷義
建法慮方文為人菽帛綜其實
有三端有朝家之文有大儒之
文有大臣之文其被于人也亦
有三端當物者使人油然以思

文之所由始也

九

若潤於膏澤入心者使人惕然
以動若中於肌骨切用者使人
俛拾仰取若程材于鄧林而徵
寶于春山也微斯數者雖復搗
藻華繁飛辯雲涌猶之乎文士
之文刻脂鏤冰而已以彼筭計

見效高者使人說情思虞耳目
無所能益於德利於行濟於事
也又況有使人損於德拂於行
廢於事者哉夫大臣之文伊傳
周召其至也朝家之文自漢以
來典則遷固通則賈太傅陸敬
輿大儒之文延于江都振於仲
淹醇於伯淳此數君子者趣操
事用悉不類其各有所益於世
不為文士之文則一也顧猶未
得兼長備美以為恨然其能兼
長而備美者近世見陽明氏焉

于今見先生蓋先生之文於理
學家言則備矣身為國史未獲
裁成
帝墳金馬石渠之間未及于政諸
所詮次擘畫斯亦紹明世繼春
秋敷讚翼新之端灼然可見者
也即所論撰經籍志若諸藏史
何渠非我
明一代文獻足徵而曩昔
臨軒大對醇乎其醇視之洋洋漢
廷者何如哉夫方陽明于遷固
以下諸君子若同若異如世俗

之言文者余小子弗敢知也以
先生之文絜之陽明若同若異
如世俗之言文者余小子亦弗
敢知也所知者兩先生之兼長
備美讀其文而有能益于德利
于行濟于事則一而已世之言

文者以為文不必為世用麒麟
鳳凰不與雞犬並夫雞犬之為
用則小矣不有潛躍隨時不崇
朝而雨天下者龍乎探之靡所
不藏施之靡所不應左之宜之
右之有之若先生者斯亦文章

之龍早服重積為初之潛中而
躍淵進退之間耶

主上春惟求舊方且虛席泰階居
先生于玉鉉大斗之間燮和翼
贊殆將進而為伊傳周召之文
是則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乎

余小子敬拭目以俟之

萬曆辛亥春王正月翰林院檢
討門生吳淞徐光啓撰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目錄

序

伏羲圖贊序

刻兩蘇經解序

刻蘇長公外集序

古史序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刻小學序

澹園續集卷之一目錄

小學衍義序

程子序

鄧潛谷先生經繹序

梁端肅公奏議序

穆玄庵先生集序

王順渠先生集序

戴司成集序

清閼閣遺稿序

劉選部集序

雲東拾草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目錄終

澹園續集卷之一目錄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

秣陵焦竑著

大梁金勵校

西吳朱汝鰲同校

序

伏羲圖贊序

易始庖羲有畫而無文世所傳先天圖是已迨夏殷周三易遞興要不出圖之範圍顧夏殷以象數爲宗無言說可尋周易則文王孔子推明圖之旨澹園續集卷一
趣詳哉其言之也乃昧者沿流忘源至日遠於圖而不知其者取圖圖而矩之析之爲八爲六十四紛紛紜紜而古人渾然天成之妙不可復覩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易一太極也太極一環中也而兩儀四象八卦靡不備焉其摹寫義圖奚啻指掌周子太極圖適得此意但變兩儀爲陰陽四象爲五行爲稍異耳而於八卦顧略而不言何歟豈其引而不發以待人之自悟與周子之圖本爲易設觀圖說及易

通可見而語焉不詳至令學者謂周自爲圖與庖羲絕不相涉亦已謬矣陳子一齋尚友古今潛心道妙恍然如見羲皇於千載而閔支離者之病遠也乃創爲此圖不必奇之耦之離且析之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相逼而來以爲固然則前此未有以爲臆見又何其慙於人心而不可更置之如此也觀圖贊與易問反復數千言靡非發揮聖真折衷衆說大率規方以爲圓融異而歸一拂有以取無至於拂有取無而洗心之學至矣竊謂易自太極而兩而四而八也聖人之吉凶與民同患不得已也此自無而之有所謂數往者順也至於逆志決疑壹寄諸蓍龜而聖心無事焉無思無爲澹然獨與神明居則理窮性盡而命以至此自有而之無逆也故曰易逆數也嗚呼卦寓於蓍而卦非蓍故得卦者忘蓍數托於圖而數非圖故得圖者忘數非知道者孰識之周子之圖得之希夷先生張忠定論公事陰陽源流髣髴亦畧可攷一齋子特起數千載之後不錄見聞獨契義易殆天啓其衷

以明聖人之絕學與周子之圖未知孰爲先後許
子瞻讀子由解老謂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余意子
由未易當也如此編乃真奇特耳

刻兩蘇經解序

余髫年讀書伯兄授之程課卽以經學爲務於古
註疏有聞必購讀聞宋兩蘇氏分釋經子甚慕之
未獲也弱冠得子由老子解奇之尋於荆溪唐中
丞得子瞻易書二解已丑檢中秘書始獲論孟拾
遺壬辰奉使大梁于中尉西亭所獲子由詩與春

清園續集

卷一

三

秋解丁酉侍御畢公哀而刻之而子瞻論語解卒
軼不傳刻成而予爲之序序曰六經者先儒以爲
載道之文也而文之致極於經何也世無舍道而
能爲文者也無論言必稱先王學必窺原本卽巧
如承蜩捷如轉丸甘苦徐疾如斲輪運斤亦必有
進於技者技豈能自神哉技進於道道載於經而
謂舍經術而能文是舍泉而能水舍燧而能火舍
日月而能明無是理也兩蘇氏以絕人之資剏心
經術沉浸涵泳之餘妙契其微旨若見夫六通四

辟無之而非是者故發之爲文如江河滔滔汨汨
日夜不已衝砥柱絕呂梁歷數千里而放之於海
雖舒爲安流激爲怒濤變幻百出要以道其所欲
言而止故世代遞更好憎屢變而二子之文卒與
六經爲不朽何者彼誠有所自得也不然操觚之
士代不乏人而灰飛煙滅隨影習而盡此其故可
知已二子旣以文章顯於世及其老而多難也思
深見定始徘徊而詮次先聖之文嘗伏而讀之古
之微言渺論班班具在蓋浮華剝而真實見斯二

清園續集

卷一

四

子之至者也世方守一家言目爲文人之經而絀
之而傳者稀矣夫道非一聖人所能究前者開之
後者推之略者廣之微者闡之而其理始著故經
累而爲六也乃談經者欲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
言而以爲經盡在是也豈不謬哉此不知二子之
文又不知二子有進於文者故也畢公視醴之暇
建精廬瀛海間簡燕趙之雋而造之而兼刻是書
以行豈第使燕趙多文士乎余意通經學古以紹
明先聖之道必是編爲嚆矢矣

刻蘇長公外集序

蘇長公集行世者有洪熙御府本江西本而已
頃學者崇尚蘇學梓行寢多或亂以他人之作如
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颶風
思子臺二賦人知其謬至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圓
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樂城遺言虛飄飄三首公與
黃秦伯和是少游集聯輝記擬無功醉鄉記而作
今並屬子瞻代勝由辨謗王銍謂是其父作四大
話備載其文與公集小異耳此或子瞻所潤色非

游園續集

卷一

五

盡出其手也大率紀次無倫真贗相雜如此類往
往有之蓋長公之存嘗歎息於此矣最後得外集
讀之多前所未載既無舛誤而卷帙有序如題跋
一部遊行詩文書畫等以類相從而盡去志林仇
池筆記之目最為精覈其本傳自秘閣世所罕覩
侍御康公以燧使至章紀肅法敵革利興以其暇
銓敘稅文嘉與士類乃出是集屬別駕毛君某校
而傳之而命余序於簡端孔子曰詞達而已矣世
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

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
謂詞達唐宋以來如韓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靡
獨見是非議論或依傍前人子厚習之子由乃有
窺焉於言又有所鬱勃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
於濠上竺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以故得
心應手落筆千言全然灑出若有所相至於忠國
惠民鑿鑿可見之實用絕非詞人吟口無當者之
所及使竟其用其功名當與韓范諸公相競美而
卒中於讒以歿何歟豈其才太高鋒太雋而不能

游園續集

卷一

六

委蛇以至是歟抑于角拔齒天之賦材亦有不能
兩全者歟然能錮其身而不能揜抑其言能遏於
一時而不能不彰顯於後世至今姦妄誣謾如蛆
蟲糞壤影響銷滅而公文與日月爭光今讀之者
快然如醉而醒瘖而鳴嗚而起行可謂盛矣侍御
公於是又表章其遺軼於後人見聞所不及而今
覽其文慕其跡者低徊仰思先賢之風聲氣烈如
親見其人則侍御公之傳於世亦豈有既乎故余
樂為之書別駕君博雅而文校讎審諦於此編尤

勤因得附著之

古史序

古之爲史創於馬遷而萬世卒無以易者其文至矣乃其以一人馳騁數千載之上又當秦焚滅之後經典殘缺不無疎脫舛誤於其間其紀傳志表自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蜀譙周嘗爲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而未脩也迨該子由古史益粹然有當於心其自言上古三代之遺意史公之所未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之跡

清國續集

卷一

七

史公之所脫遺者於此而足誠篤論也大中丞衛公出填豫章拊循之暇得是編而好之檄所司校梓以傳而屬余爲序蓋子由之言曰聖人以無爲爲宗其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谷儒者稱之而顧深詆其無爲之語不知人之不自力於善皆有之爲累乃不自病而以病子由則過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致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而大亂乃作聖

人獨持無爲之柄而還民於樸以謂樸者性之圓然而爲之者之無以爲也試觀五都之衢好惡相傾巧僞蠶起而郡邑之小則樸矣去而疏逖阻深則又益樸矣譬之於水撓之則濁而澄之則徐清譬之於木搖之則傷而委之則日茂聖人知其然故因人性而遂之體純素尚寬簡不眩聰察不役智能尸居而天下自化卽是編所載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道卒無易此陵夷而至於秦變亂極矣漢承其後休息之至於文景人人自重耻言人

清國續集

卷一

八

過而敝習一變固知書可燔儒可坑而惟民生厚者不消鑠也武帝恃其才力極其所欲爲而幾爲亡秦之續夫有爲之與無爲得失較然如此學者失其性命之情而徒爲舊聞所汨沒以論古史鮮不失之余故備言之以信子由之說蓋此書於道之大歸三致意焉非有識者惡能重其書得中丞而始盛行於天下中丞之於斯道所謂實允蹈之者也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宋韓忠獻公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三卷
遺事一卷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錄四卷尺牘五
卷行於世者吳進士習筆競惟浮靡之技是攻幾
若不知有二集者侍御康公以謄使至閔然思以
有用之學振之於是檢諸家簡以授江都令姚君
祚端楷之而問序於余余觀仲尼於春秋其所賢
重者齊則管仲晏嬰魯則臧文仲晉則叔向鄭則
子產此數公當周未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
不局於古不高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其文

游園集

九

具在方策如象犧雲鼎古色鬱然不可掩也自學
失其本繁言無稱文與用離敝也極矣韓范兩公
以巨才際明主其議論設施不必皆合要以左提
右挈而佐成一代之治非偶然也其爲心非靳以
言語文字名者而凡所撰造必有爲而作精覈典
重務以適用而止鑿鑿乎如食之必可療饑藥之
必可已疾非虛車比也當其出將入相上爲朝廷
所倚毗下而童孺婦女遠而夷狄無不想聞其丰
采中爲譏褒所沮抑亦有不盡施用者然自明道

至於熙寧中間章奏書疏論列天下大計者多矣
無不叶天理當人情得失有格於前而善敗足徵
於後非徒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故時
以韓范並稱至今尊仰之無異詞此於春秋五人
者異讓焉攷二公平生有用而言者有用而不必
言者其行事往往不盡於斯集以此世顧好空語
而鮮事實優焉而叔敖之衣冠丐焉而貧女之璣
翠究以枝葉而爲世道憂侍御獨表章二集於衆
所忽遺之中以爲用世法固忠臣孝子之志也

游園集

卷一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紀傳二家編年者以年系事詳
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系事詳一人
之事蹟蓋本史遷雖各有所長而編年爲古矣何
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彼此互出不無煩複蕭穎
士謂子長創作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傳雖以
年爲叙而別爲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
而竟其義亦知事詞不屬而自爲錯綜亦其勢然
也後之史家一以馬遷爲程春秋之義鬱而不明

荀悅袁宏始復其舊而事止一代於閔巨之觀
如也司馬溫公覃精史學思總百代爲人君之鑑
乃接魯史以迄五季一倣左傳之例說者謂其爲
流略之津筏經濟之潭奧詎不信哉但世遠事繁
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者往往有之學者尋究其
事欲卽始見終不可驟得不無遺憾袁機仲氏著
紀事本末以參伍溫公之書隨條甄舉離合始末
之間曲有微意卽謂爲溫公之國語可也金陵沈
君朝陽爲侍御韓峯公之子博雅多通又采宋元
清國續集卷一
史補機仲之闕於是上下千古遂爲完書直指雲
蛟黃公謂切於世用因板行其書與學者共之而
屬余爲序余謂古之有史爲憂小人而作也楚史
名檮杌而孟子亦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蓋世
之興且治也必由於退小人而其衰且亡也必由
於排君子豈不知衰與亡之爲患哉而愛惡取舍
或眩於是非或亂於諛佞往往不能合於大公及
夫世改時移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僉人卑陋鬼
蜮之論譬如白日出而魍魎消嚴霜降而蛇蝎避

雖其終無以自文而業無救於危亡之禍矣此編
事舉其類各以部分國之大厝置井然具在而廢
興所繇其大較卒歸於此故不必旁觀互證而開
卷瞭然誠一快也昔人謂讀通鑑而知溫公之相
業學者於經世匡時之略卽未可遽言而鑄磨致
練以充其材必於是有藉焉在剗心以求之而已

刻小學序

漢班固之言曰聖王之制里有序鄉有庠以明教
而示化焉故民年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清國續集卷一
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
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當是時鄉大夫州長黨正
族師類以教爲職卽士大夫歸老於鄉也猶尊爲
父師少師日坐里門廉子弟之出入而督教之蓋
性絲習定學以少成故成材易也而其義具於易
之蒙矣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障也一有所見卽
性之牯必脫之而天乃不鑿六三之蒙自上擊之
外障也一見可欲卽性之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
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法衰廢而內則曲禮少

儀猶存朱子乃取其說附以古人之言行爲小學一書令幼學肄而習焉其意甚美而未立於學宮儒者束而不觀亦已久矣侍御河南彭公以議使至正法肅紀壹以移易風俗爲亟務乃檄維揚守板行之而問序於余竊謂爲理者先之教化易而董之刑政難敘於虛明未誘之日易而挽之物欲既鑿之後雖國朝留心社學見於制勅者卽周禮黨正族師之遺法有司舉是書而訓之在一加意聞耳蓋赤子之心人所有也而意見梏之利欲

清園集

卷一

三

賊之非所自有也葆其所自有而祛其所本無則小學者固蒙養之正鵠而聖功之先鞭也其可忽諸頃聞三殿始構非干霄之材無能勝任者然非培之於拱把需之以歲月未有能得者也推侍御之用心何以異此余因序是書特及之以爲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小學衍義序

余少侍先師耿恭簡公於南都嘗語余曰先哲謂爲學無小學一段工夫故根基不立朱子作小學

清園集

卷一

四

以補之是也顧人孝出第一章幼學之大綱具矣因據爲經而擇古嘉言善行臚列之爲傳如朱子之例書成學者爭傳誦之且如千載矣侍御彭公督鹺淮揚嘉惠來學之意甚盛業刻未子小學布之而謂是書不可不廣也復屬余序而梓之嗟乎學之不可已也尚矣爲人上者鮮或知此而待御獨以爲亟又先其蒙養而成之豈不賢哉夫天下之道備於人心聖人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子以其所無也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敬兄者所謂孝弟也行之謂謹言此之謂信而廣其愛與敬也謂之泛愛親仁周子論蒙體以爲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此豈有所闕而欲其補之有所蔽而欲其澄之詩書六藝之文朝焉夕焉詠歌服習凡以保其本心而已後世爲教者出於勉強襲取之勞而常患乎難行爲文者在乎支離驕駁之習而常患乎難知彼豈不自以爲奇而於天性則已離矣吾未見失其赤子之心而可爲大人者也赤子之心失則不知在我者之足貴與在彼者之不足玩

怪奇瑰麗皆可以眩惑其心而何德之能修此編於弟子之持身養性皆取成於心無煩外索即所稱學文者亦藉爲涵養游息之用非綉其鑿悅爲耳目資也此其事若簡且易矣然養其良心坊其邪動就道德之實弘經濟之業無不具足如河出崑崙并渠千七百經中國而達四海者何哉有本故耳侍御以是書播諸黌校與胡公藩參孝經大學解相輔而行其作人善俗之意甚美故爲之敘以論其端云

清園續集

卷一

上江

程子序

昔孔子之言弟子各有所記子歿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曰論語讀之旨遠詞文不可尚已後世法言中說猶得其家法逮二程子倡道洛中從遊者記其所聞至今遺書具在雖其旨同而詞則異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於修詞居業之義何余舊藏宋本程子一編相傳龜山先生所潤色而張南軒氏序而傳之者也雖不必摹倣古人之體式而槩括條暢成一家言此固論語之遺而法言中

說勿論已新安程君衡氏與篁墩學士同宗宋文簡公大昌端明公秘皆其先世也攷其譜系寔出二程之支裔一日見余此編欣然喜而傳之余觀宋學莫盛於濂洛微獨修身行法復出諸儒之表觀其持論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縣通乎禮樂與下學上達何異嘗令學者尋孔顏所樂曰謂有道可樂非顏子也此非深於道者孰識之其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後世率執爲口實不知敬而非知則敬爲何物知不以養則知將奚爲此則晚宋支離之敝於二程奚尤焉嗟乎君子之於學也使天下之人身試之而可爲然後以倡則從使後世之人知其言之不可行然後以戒則齊學者取此編與晚宋之說身踐而獄究之其得失必有歸矣

鄧潛谷先生經解序

孔子之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追晚而學易韋編三絕曰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經之於學當之法

家之條例醫家之難經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損之而不能者孔子以絕類離倫之聖亦不能釋經以言學他可知已漢世經術盛行而儒當於身心中陋保殘道以寢晦近世談玄課虛爭自爲方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經所誦也我之所簡斥經所與也嚮道之謂何而卒與道經相刺謬此如法不稟憲令術不本軒岐而欲以臆決爲工豈不悖哉潛谷鄧先生嘉靖中以易魁其曹時余鄉殷秋溟公得其卷寔首拔之是歲謝公車不往問

清國續集

卷一

二

之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笑以爲迂而公乃大器先生曰斯道其有望乎後先生覃思大道且三十年以經徵悟以悟釋經沈浸醲郁卒澤於道德醇如也以其間作爲經釋若干卷旨遠詞文學者傳誦之不置久之以部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沙兩先生賁相望於定江清海間而世亦絕歎殷公爲知人何其盛哉先生門人左君宗郢視離越中閑學者空語無事實而冀以經學振之檄嘉禾板行其書而屬余爲序竊謂宗聖以鑄理酌古

以富言說經者之所同也文以行傳符采相濟誠砭俗學勵德樹聲先生所獨也故余發明之以爲侍御復侍御肅憲貞度毅然以風教爲已任通經學古之用亦可占其大云

梁端肅公奏議序

金陵自 國朝以來位躋尚書者二十有三人嘉靖中王襄敏梁端肅劉清惠顧司寇周襄敏數公其德業未有不碩大光明秀特者也端肅公自筮仕輒能自樹其治蹟在所志牒皆載之 肅皇帝

清國續集

卷一

二

神武在御制作日新所經費不貲公爲大司農量入而出歲有恒度一切漏卮旁出者無所容雖取中旨公執奏至再三斷斷乎不少假借其所題覆論著至今著爲絜令嗚呼盛矣當是時公之忠清直亮屢屢然貫金石感鬼神自 萬乘以至閭巷人人知而信之 上嘗念賢不肖混殽往往多枉取吏刑二部印付公令其澄汰而讞決之公一日簡斥者數百人并具獄以上見者無不服其神明至今謂非 上不能用公非公不能副 上之用

可謂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見此編者皆其在
計曹所作經國樞機靡細不錄詞嚴語覈鑿然
如粟帛寒可以衣饑可以食而支詞綺語一無所
屑於其間令脩於司存官修其方物不抵伏而職
業可以無廢至收錄國獻明習故典者當奉爲著
蔡未可與虛車之詞同類而共觀之也余承乏史
局嘗覽觀 累朝奏牘正德以前核而樸嘉靖以
還裁而練至近日而華與實皆難言之矣蓋言之
醇醪而學術世道率可攷焉所繫豈淺鮮哉然則
潘園續集 卷一 十九

此編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余語公孫臨安
守桂茂廣其書於世以明一代相與之盛微獨爲
家乘重也

穆玄庵先生集序

先生由南司成官太常卒贈禮侍謚文簡至今金
陵之人能道之知爲深造自得之君子也著書曰
讀易錄曰尚書困學曰前漢通紀曰諸史通編曰
游藝集未獲盡觀大學千慮一卷玄庵宦稿二卷
晚稿二卷余得諸友人許繩齋氏一日司成朱公

讀其書欲刻示多士俾余序之司成與余皆先生
同鄉後進而心嚮往之者也先生弱冠志性命之
學取古人之言精思力踐之弗造微弗止會王文
成公掄士東士拔先生第一文成道價傾一時先
生適其帷中弟子顧學取自得不誣信而苟從其
所反覆議論可見也卽服膺考亭而心有所疑亦
力辯不置至釋氏尤考卒所斥先生乃深味其言
而取焉此豈無得於心而第爲觀場之見者倫哉
久之嘆曰鑑照妍媸而妍媸弗着於鑑心應事物

潘園續集 卷一

二十

而事物弗着於心如鳥遊空自來自去至是於文
成公之言莫逆於心而先生所自得者深矣先生
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然 經筵啓沃朋輩
往復往往疏往哲之與言明羣生之理性令聞者
聳聽玩者心開至 上前反覆開諭務詳於君子
小人之際其心冀以自盡而要人忌之日甚雖踞
師席晉清卿非不尊顯而道不行於朝自此始矣
惜哉嗟乎士非不自詭於聞道也迷繆於趨舍操
術之異顧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學老而悖而

得其所謂道者鮮矣先生學不銜於繁而能獲其要其用也不在其身而思以致於君及其老也舍和葆真安以儉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先生儉兼之不謂之聞道不可也余謂先生於師友間不爲苟合宜所立乃爾而文成公知人能得士此亦其一驗云

王順渠先生集序

夫學知性而已性之弗知卽博聞強識瑰行尊伐銜耀千古而不能當達者之一盼顧知性亦難言

游園集

卷一

三

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譬之於水有源有流聖人所爲教者多其支流而於源則罕言之非不欲言不能言也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言者非所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者亦言矣故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順渠先生以絕人之資少遊詞館一切禁華文稅之好不入其心而直以窮理盡性爲志流覽古今出入老釋而得其所謂性者渙然自信曰道在是矣自是蒞官行已率以是爲歸方爲

庶常清華在望輒請教職而南其志固已遠矣至鼓篋京輦典樂成均靡不以古道相剴切士之彬彬興起者爲多是時大臣與先生殊趣猶知重其德學推轂不已自太常歷卿貳駸駸用矣先生乃屢退而一進甫進而輒退人見爲恬於榮祿不知先生之出處皆有深意非苟然者然則先生之於道所謂實允蹈之非耶今見是集者深探奧窔洞朗關竅於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隱者三致意焉雖率然有作必歸於此學者潛心求之卽聖

游園集

卷一

三

人所罕言者必於此問津焉斯固儒學之潭與非羣華之轉學也子夏之言曰剴心去智商未之能誠有契於子夏之言先生之書庶乎其可讀已集有文錄十二卷大學億二卷釋疑一卷易億三卷老子億二卷司成朱公梓行之餘尚藏於家司成於先生同鄉同官其趣操又同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則司成公謂哉

戴司成集序

自去古漸遠真風日微士大夫之高者率刻情修

容依倚道稅以就其聲價迫徐究其實或不能同者往往有之其於文詞亦然纂組於華彩而雕刻其詞句冀以譁衆而取名不知者問爲其所惑君子不道也大司成戴愚齋公起徒步爲詞臣爲人任真推分略無所矯飾於世之工爲刻畫深於城府者非獨不爲亦不知也至於泚筆爲文纏纏洋洋一道其中所欲言而止所稱文必秦漢詩必六朝三唐摹擬蹈襲以相雄長者公薄之不爲今讀其集瞻而不穢嚴而不拘議論馳騁於千百載之

澹園續集

卷一

三

上而究極於四方萬里之遠條暢該貫直欲措諸事業書疏簡牘陳情規過有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公直施之諸巨公名卿無少徇也蓋公言無枝葉行有根柢當爲識真者所賢重而顧以此齟齬於時卽居詞林十有六載不爲不久官至大司成不爲不達而卒未覩其經濟之用豈不惜哉公旣退輒自儕於編荷采芣者流於嚮之榮名不啻浮雲夢事然此何足復置之牙頰第令飾僞者首塗裏誠者遜迹鉤棘者騰譽道古者戡景當必有執其

咎者而微獨爲公嘆也公歿如千年長子祓擬刻其集以傳於家未果而卒其室舒郡丞公九思女也念夫志未竟無以藉手見地下而屬郡丞子其容成之請余稍稍銓擇而并爲之序夫平澹簡易忘懷得失公之性行也不握不鑿而盡其所能言公之撰造也余觀茲集爲僭評其崖略如此至其世系與行事載公墓門之石不具論

清閨閣遺稿序

語有之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君子而逢季代

澹園續集

卷一

三

惟有埋照衡門匿名愚谷超縵緋以爲心借風雲而爲氣斯亦足以成名立方激厲頽俗非得已也然而抱樸含真德執弗著與夫樵牧之倫亦奚擇焉倪雲林處士強學好脩敦尚孝弟觀其沿洄禮樂探索制度殆亦詠帝王之經脩賓揆之業矣而覩元將亂斥散家財浩然遐舉同時蹈禍者靡不以先見歸之是時士誠起姑蘇折節下士處士斥其幣交不屑一盼者非徒邁往之氣難於維繫而已太白昧永王之無成右丞結羯胡之僞秩以昔

方今處士之識遠矣自是一壑一丘亦玄亦史雖其篇章清潤繪事精絕人爭寶之非處士意也久之真主出干戈寧世路方夷而處士則既老矣嗟乎角里不以時清而輟茹芝嚴陵不以亂定而薄垂釣亦各言其志已矣於處士奚疑集若干卷嘗行於世裔孫錦更葺而廣之間屬爲序余病世以曲秋掩其大節也輒推論之如此若定處士之平生則諸鄉先生之言具矣

劉選部集序

游國維集

卷一

三十一

盱江劉君儀如爲銓部郎曩居者眈爲華貫持祿媚時者往往有之君獨以忤權姦調比部一時士大夫翕然以風節歸君矣初君爲金華李官賢聲最兩浙其入銓自以輿論得之權姦與君同桑梓顧居其功而謂君可籠而用也時時私屬君君堅不應最後其長守職不阿權姦者嗾黨人論逐之君疏直其事乃併罷君銓部而君亦自丐南以行亡何君遂歿年三十有三耳權姦貪黷甚而善自遣自君見斥姦狀始顯白於天下起而攻之者杳

游國維集

卷一

三十一

至使世不終被其毒者君力也當是時朝士如蟻慕羶覲於苟得率喪失其心而不顧或畏怯觀望泯默自全者輒以省靜目之然亦已寡矣若夫鄉曲後進矯然自異不爲患失之鄙夫所羈絡者蓋千百而一人若君是也君羅維德先生邑人平居覃思大道以盡乎精微觸忤巨姦以名節自表見者豈君之意哉余觀世爲名高者多詭而少實君之所爲蓋謂職之固然而秋毫顧慮不以于其心非知學者不能而君於是爲不可及已君省試第

一人試南宮連收其科詞學爲一時所推讀其集深閱奧雅反覆辯博其卒蓋不澤於道不止也藉令天假之年破去俗學以振斯文於將墜豈不爲有望也哉惜乎其志方強學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用未究於天下而言亦止此然君之魁奇拔出之材亦足以觀矣君之葬賴友人蕭元甫之力至是函其子睦之書而以集序委余輒不復辭而爲道君之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同好而亦以見余之志也

雲東拾草序

雲東拾草余館師敬堂韓先生所作也當隆慶戊辰上方招延茂異相與黼黻大業之意甚感時
擬其雋又儲之館中者至三十三人而適得趙文肅公爲之師後諸公入政府者七人尚書都御史侍郎十二人爲侍從卿寺者尤多成就之盛殆先後所未有先生於其間績學勤敏所造詣尤深觀於此編可見也然先生以讀學筦院篆稍稍晉禮侍而已未及偕七人者步武綸扉以竟其經濟之

清園集

卷一

三

用豈不惜哉夫君子之學大者行其道次亦成一家之言此古所稱三立皆人所甚欲而未易有也以彼山澤之士自力於學者率嘯傲泉石觸遘景光以鳴其窮愁抑鬱之懷而以其能自達也君子猶嘉之先生以文學進用清顯爲左右顧問講讀之臣當論思潤色之託卽未及聯翩秉軸而文章之用於世亦已弘矣夫復奚憾余小子受業門牆先生每舉文肅公之教教之是時丁寧訓諭不忘師授者惟先生與東阿于公爲然于公晚雖大拜

未小展而歿其不愧上委任者七人中自山陰王公而外無聞焉昔人云與其爲積譽之宰孰不若爲無瑕之侍從錄斯以談先生所得於諸公爲孰多也先生之文薦告盛美諷諭勸戒類施於朝廷郊廟間古燕許之手筆足以當之詩歌冲融雅潤頌美撫華文質各得蓋蹈襲要而毗清切者之體宜爾也先生子逢禧逢祐校而梓之屬余序其簡端他代言進講諸篇尤爲先生大製作別籍以行不具載

清園集

卷一

三八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目錄

序

祝氏族譜序

延陵吳氏通譜序

崇德錄序

刻晉遊草序

使楚集序

三秀亭詩草序

重暉堂集序

秦淮卧雪卷序

江月軒集序

竹浪齋詩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文壇列俎序

師資論統序

天都載序

大書本義序

琴瑟合奏譜序

墨寶齋集驗方序

華嚴新論序

崇德錄序

賀郡伯慕菴張公考最詩序

肺交館集序

續刻兩蘇經解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目錄

附錄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

序

祝氏族譜序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詩始關雎春秋起隱公皆有
所本祖稍因而定之未嘗有所增益也故孔子之
經歷百世而莫能廢迨司馬遷作史記務博而好
奇於孔子所不敢道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
去闕疑之意遠矣族之有譜爲尊祖敬宗而設稍
參以偽則誣先世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暖水祝

譜圖新集卷之二

氏自太僕孟獻始有譜至今凡幾修矣余友無功
去符卿之二年自家攜來金陵就余相商權旣成
乃屬余爲序竊攷國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
以天明地德光昭四海命之曰祝融融之興者其
在莘姓乎漢祝睦爲融苗裔見於古碑此以號爲
氏一也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卽今祝阿祝丘是
也此以國爲氏二也乃若祝史之後而氏以官此
廬之夷而變於夏星列某布不可勝原獨子孫蔓
延圖牒喪失兵燹之餘難於鉤考鄭之賸衛之鮒

晉之簡下及漢唐九真守良系臨湘司徒恬系
山益州從事龜系南鄭而江山之尚丘始平之繼
紛然四出轉徙無定承傳之盛衰無時無之必欲
絲牽繩聯強所不知以爲節抑已鑿已無功以其
戾於闕疑之義乃盡誦之一自南唐銀青大夫始
曰吾知其遷於暖水者而已自漢及今累繫傳紀
中不敢傳也曰吾知譜暖水之祝而已曰世系曰
居第曰丘墓曰誥勅無不畢載而自德興他後者
附具焉凡以別嫌而統同敦始而修睦何其確也

譜圖新集卷之二

古稱氏族者率出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本左氏
春秋左氏言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氏以謚以
官以邑而已後世得姓受氏至三十二類雜亂而
難明况地同而殺人冒而奪者之衆乎無功獨謹
於此其卓識有過人者蓋無功與其從祖南山公
以講學名於時先後起甲乙科蔚然爲衣冠之望
宗不獨顯於鄉邑而已夫賢者以其微顯而不賢
者以其顯微學者讀斯譜而見賢者之能貴族也
其知所以自力也夫

延陵吳氏通譜序

自宗法廢而氏族之學微於是系錄紛紜人競所習故山東尚昏姻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高下異矣而爲古法之遺一也古之命氏或以國或以郡或以鄉或以官而惟以國氏者爲最貴以國氏者唐虞夏商有二周有五秦有三陳有四惟延陵之吳自周封仲雍之後始子孫雖散居四方絕無地同而殺人冒而奪者以奸於其間是又最初而獨貴者也漢唐名賢著錄史策者不可勝言至乾符中守德錄蜀徙臨川寔爲始遷之祖嗣後仲若倫從游朱陸二大儒切劘理學至國朝康齋疎山兩公益起而光大之不獨以科名宦業著稱而已康齋父司業公洪熙初業爲譜系至是觀察念虛公乃大修葺之曰世系曰祠宇曰丘墓祀田曰祖德曰選舉曰人物曰恩綸曰稅文曰內行曰通衍總二十卷自唐以來上下千載聯絡數郡而吳之文獻備矣以余辱交甚久稔知世德使來俾爲序余惟譜學之難言久矣實則爲

尊祖僞則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之大也觀於此編繁之地望而不惑質之世代而無疑綴之昏姻而有別卽善言譜者莫加焉雖傳自襄王其遠而無攷者率所不載獨取其有據者錄之別嫌而統同敦始而修睦讀者心開目明知蔚爲衣冠之望宗無疑矣夫世之士大夫莫不思奮於事功然未有不敦族而能及遠不知學而能敦族者也觀察公歟歷中外以治行聞而復與符卿繼疎公講明正學競爽於章山汝水間今見於譜者萃渙合離油然有忠厚之風非深於學者不能也夫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古之衆善皆可參焉以此建功豎業視夫無本而易置者爲何如哉余故特及之令吳氏之族聞而共勉焉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沈君孟威載其先願貞先生制詞并祀鄉賢諸公移而縉紳大夫傳記之作皆附焉者

也蓋 聖書之畧曰窮經學古蹈準履繩家貧却
莫夜之金至孝切終身之慕稱先生之爲人宛然
如見而跡其事者鄉長老嘆曰何 天子深居九
闕而知先生若是也其少者嘆曰吾不圖先生乃
若此賢也都人士一日相與講頌論說盈於道路
有司采其語聞於學使者而祀之瞽宗先生之逝
於是五十年往矣當學使者下其檄郡邑若士民
其於先生行誼蓋纒纒言之而薦紳大夫又交述
之乃卒無踰於 制詞外者余於是益信 王言

卷二

五

之大已夫鄉人之所慕說先生謂一時無兩而綜
其實其端謹詳雅卒然覩之而知其爲君子長者
其介特廉靖卒以千金委之而不能使之動其孝
愛懇惻卽水可熱火可寒而不能使之改在先生
以謂學者之視身當如是耳然修之闡聞之中而
姓名徹於 九重行於耳目之近而尸祝延於百
世者惟其誠也蓋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
溜足以泐石誠與不誠致相遠如此先生種學績
行日淬厲不輟而卒賁志以殉鑣秦而無年孰不

惜之卒也有賢子讀其遺書當太平之用而成其
所未竟且舉不可徵之 王言與祀典而兼得之
如探契而取責無不讎者然則人之爲善可謂天
道遠而不自力哉昔晉人以藍田之晚譽謂人不
可無年而右軍遇不勝藍田又云人不可無子由
斯錄觀之先生之無年不足恨而有子爲可慰也
余故特書之見沈氏之交伸於父子間者以爲來
世勸云

刻晉遊草序

卷二

六

古之論詩者莫善於文中子矣可諷可達出則悌
人則孝而多見治亂之情至謝靈運之傲也而乏
於謹沈休文之治也而悖於典徐庾之誕孝綽兄
弟之淫湘東之繁率以人定之而卒於王儉任昉
之約以則者有取焉蓋古之君子高視闊步凌厲
軼越而一言一動如整冠裳謁宗廟如鳴鑾衡
一遵塗轍不斂而自約不法而皆法故足衍也近
世作者不循其本而獨詞之知刺譏憤懣怨而多
怒魂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美無歸奚關理道讀者

於其肺肝底裏可望而知之不待詞之畢矣余友
劉瀛海氏一日出其晉遊草示余前是君方少年
筮仕軼羣邁往才具獨出煙波萬頃納之胃次風
雲變態接於耳目名章雋語往往而是然氣溫而
語恬體馴而調飭於文中子之言適有合焉豈其
摩淬鍛鍊日積月累而致然歟抑其得之天者異
歟君爲李官行誼治蹟遠邇信服會大帥待其黨
援恣睢於上有所不樂輒授意於李而文致之君
挺然一無所徇其遭廻而不進累進而輒止以此

漢國新集 卷二

頃歟歷二十年忌者已去而君之直道天下莫不
聞乃猶詘爲南起曹君無幾微見於言面譬之豫
章生於巉巖嵌空欲透復縮而終不以礙其干霄
排雲之勢余然後知君之爲人卓然與儉若昉相
上下而詞章小道不足以槩君也余知君稔因敘
此編而略及之以信文中子之說嗣是君進用益
大爲詩日益多當更論次以傳此特爲前茅云耳

使楚集序

古之學者誦詩三百乃使於四方行者天子賦四

牡以勞之其還報也采詩以獻於朝而太史錄其
時世以備勸戒故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
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詩之用也自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
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世降而詩教亡文
中子嘗三嘆於斯矣晚近世倉唐李彪之奉使猶
有古之遺意余友沈君孟威殆其人非耶孟威以
名進士爲右諫議聲實四達鬱彼士林東臺載筆
鳳推顧問之儒南服驅車光被咨諏之命於是文

漢國新集 卷二

茵暢輟嘽嘽皇皇遵彭蠡升匡山遡鄂江終參嶺
上接寧城之英達旁察閭閻之疾苦冥探古蹟博
覽名區耳目之所摻羅包乎羣類曾懷之所囊括
奚啻千里峴山故事感羊叔以興言梁甫遺墟懷
卧龍而可作是時也以謂章上風悉民隱莫近於
詩故輅軒所至必形篇什楚歌既奏沂詠互發蒼
巖佐其鋒鏑清商激於金石風颭乎可以備詩史
可以陳王風於戲盛已夫皇華咨詢朝寄之重丘
壑游衍幽尋之還播諸詩章實兼三美相如作賦

覺含毫之轉遲玄晏序篇輒當仁而不讓微獨俾壯遊之有紀亦以明王制之尚存云爾

三秀亭詩草序

滇南唐君廷俊以詩名一時篇什出人爭傳之是歲長公郡丞林德過金陵持其三秀亭草問序於余夫詩出於樂一以聲為主孔子論關雎無淫與傷而於鄭聲則直斥之故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毛韓諸家於蟲魚鳥獸之細竭力以爭而至其音節未嘗過而問焉

清江雜錄卷二

九

逮宋人競以意見相高古之審聲以知治者幾於絕矣余嘗論宋詩主義於性離唐詩主調於性近蓋以此也君爲詩取材效法非選則唐雖春容寂寥賦詠不一於古之聲調悉與懸合譬之型範既正金錫不耗一脫於剞劂與干將肖也豈不宜哉觀其意在澗瀟之表天機開闔自我而得者蓋多有之若夫置涂立木幸其或至縮縮而求循者非君志也蓋君積好在心久而能化見萬象之橫於前者景臺而出直托之詩以寄焉耳殆所稱進於

技者非耶長公言近世孝廉稱詩者孫宜黃省曾及君三人最著君語性命如勉之譚經濟如仲可差可相上下然勉之一見文成幡然有少作之悔與仲可皆壯而自廢不難與世絕以彼離文字求解脫視巖廊爲狴犴猶遜見也君自舉首以來文學新新不窮其潤色國猷黼黻大業之意方進而未已豈其味道食風精思出要羊鹿小機有不得而錮之然乎余蓋杓之人也而惡足以明之

重暉堂集序

清江雜錄卷二

上

橋李屠君德胤所爲詩若文業行於世矣至是又哀其近作名重暉堂集者以遺余而命序之余惟弘治正德間者古閎雅之士彬彬代作顯且盛矣奪驪龍之珠而完趙氏之壁人人自以爲無與讓崢嶸山斗之氣歷百餘年幹之不少衰不謂非其力也顧沿習之久弊亦滋焉剽奪摹擬而本真弗存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欲其闢名理而關經濟豈不難哉夫攝弓而求羿不如引臂而弣率循鑑而捫形莫如內照於靈府乃今得之屠君矣君承太

保論德兩公之業前染既深該涉復廣理洞而辭
暢學足而機流是以形之篇什味之則甘腴披之
則絳繡譬之水深而漪動木茂而陰繁無足疑者
乃若請命代母立訓尊師教家則孝則女箴之畢
具攷古則談經論史之皆覈以至救災防胡褒忠
表烈聖聖之靡不中窾足令解緩嬰嬰者振其
靡而蹈仁履義者特以立則豈徒言而已哉君挾
材甚奇遇合未偶余以謂士患無材耳馳千里者
必騏驥棟明堂者歸杞梓在物尚爾人其舍諸然
濟園續集 卷二 十一

秦淮卧雪卷序

陳天樞家秦淮上一室之中圖書木石左右映發
如高人隱者之居也天樞將家子然介特自重慨
然慕袁邵公之為人顏其齋曰卧雪一時從遊者
多名人輒爲之記若傳若詩類如高其爲且慙慙
之者天樞把玩不置謀梓之以傳而問序於余嗟
乎余則何以相天樞哉天樞世韜鈴之業乃脫去

舊習追古述近者其之遊可謂多矣
其不類夫邵公方伯之清操高風矣
門偃仰自全其志大樞世受國恩爲騎尉卽今方
內雖寧而西書反覆於東西未解兵也丈夫生世
當鞭笞四夷建功建罪卽不然猶思乘一障怒馬
出一當單于顧窮瘁於窮檐枯槁之流枕藉乎荒
寒幽絕之境而湛然虛一息於牀簟余固知天樞
之有不樂也豈其落落倚伍中無以自異而託之
以爲高歟抑憤知己之不逢而姑有所待者歟不
濟園續集 卷二 十二

然天樞當酒酣氣振鋒鏑時露固恢奇可喜人也
而徒高卧一室日常於前堵而足極於四隅約結
委頓而不得一騁何爲者耶余攷仰公乘時自奮
論邊事與車騎相折難至噫嗚流涕感動朝廷史
評其引義雅正矯然王臣之烈此固非抱膝窮廬
甘爲巖壑之塊者所能辦也語曰人有不爲也而
後可以有爲計天樞意或出此余懼天樞征於諸
文士之言而爲斯齋之所誘也序以問之

江月軒集序

江月軒集者一時題詠賦記之文爲石民部天城而作也民部哀而成集屬余序之民部世黔中人父朝列公宣三德以代工歷四方而懷德是惟邦彥抑曰人宗嘗解組而歸選勝以處古是江月軒者隱隱然標於南服矣廊宇重覆山映帶竹樹在汀洲之外煙霞棲梁棟之間洽江澄碧春雕楹而不去素月流天散清輝而成彩此固門內之奇賞域中之樂事矣民部以童烏而與玄文擬康樂之詠祖德帝絲豐鑄依依堂構之懷結綬版曹

澹園續集

卷二

十三

疊疊田園之樂於是縉紳舊德遂掖名儒爲之點綴昔遊宣之篇什愉揚勝景奇於宅端遂使雲物不移朝夕在望大隱朝市無妨簪組之遊不出戶庭坐得雲霄之致雨鄉風月宛乎相接萬里江山如在指掌非高談軼於非馬壯思溢乎雕蟲孰能與於此乎覲琳瑯之觸目何莫賦詩愧糠粃之在前漫裁序引詎奈上駟聊作前茅云爾

竹浪齋詩集序

詩也者率自道其所欲言而已以彼體物指事發

乎自然悼逝傷離木之襟度蓋悲喜在內嘯歌以宣非強而自鳴也以故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體兩雅可小大而不可上下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擇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言矣豈可謂瑟念於琴琴愈於磬磬愈於祝圉而輒差之哉古賢豪者流隱顯殊致必欲洩千年之靈氣爲一家之奧言錯綜雅頌出入古今光不滅之名物未顯之蘊乃其志也倘如世論於唐則推初盛而薄中晚於宋又執李杜而繩蘇黃植木索塗縮縮焉循而無敢失此兒童之見何以伏元和慶曆之強魄也金陵故文獻之淵藪以詩名者代不乏人卽文學茂才在所有之以余所知如金子有之高古盛仲交之淵博以及子坤伯年世擅其長近日周吉甫陳延之顧孝直陳蓋卿葉循甫諸人彬彬盛矣李君象先最晚出而相爲方駕大都如李之仰桃之天蘭之芳菊之秀人有其美咸自名家余謂能道所欲言則一而已頃象先哀先後詩草名竹浪齋集示余象先贊雋而功深詞義茂美所交多一時

澹園續集

卷二

十四

名士凡棲霞燕磯西湖虎丘諸名勝處湍流噴薄
陽崖回抱綠莎盈尺羣花盛開輒藉草而坐嘯詠
彌日油油然不能舍去故所得之多至於如此象
先年方甚盛詩已可傳極他日之所至窮高詣微
當於古人中求之豈獨與流輩相雄長而已哉詩
凡若干卷余得而敘之藏於其家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自 上臨御以來以史官侍講幄
積官至少傳史書殿學士在密勿樞機之地垂四
十年是時 上虛心負展委事大臣而公奉魚水

濟園集

卷二

十五

之歡日取古今治亂安危爲 上開說中間彌縫
其將闕網繆於未雨者未易指數大抵於講授發
之未以書傳也公旣不欲語人人亦少有知者晚
節 上冊儲命未下懷姦窺伺者四出公謂是其
可以緩因露章極言至四五上力以去就爭之
上憤公不可奪雖聽其去而中不能無動亡何
國本定而姦謀沮海內乃歸公回天之力而其精
忠直道亦曉然暴白於天下顧非公意也公胸次

如地負海涵渾渾浩浩人鮮窺其際浮薄陰險之
人驟而卽之若不知其與常人異者退而考其大
方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微公不足以當之
以彼一節自耀如燭火然皆公之棄餘淺之爲丈
夫者耳何足道哉始公謚未定門人輩計飾惠所
宜少宰朱公曰公之博大人所知也其介特人所
未知也當江陵相奪情舉者蟻附高者譁擊公悉
不爲第潛往力沮之不從乃已頃之喪請留病請
禱勢饒所敵如風偃草獨詞林不與徒以公在耳

濟園集

卷二

十六

意易名莫文毅宜議上 御筆定爲文穆嗟乎

上知公深遠矣公少好學有文窮探力取極六秋
之指要蓋溫厚爾雅蔚然有德之言非支詞綺語
類也今歿未久求其遺編僅得一二豈公有所重
而不甚屑意於此歟古之君子事業文章率體乎
自然而行於不得已誠不得已則事固不足以名
公况其言乎詩文如千篇子立言彙爲三十卷門
人某校而序於簡端

文壇列祖序

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言者心之變而文其精者也文而一端則鼓舞不足以盡神而言將有時而窮易有之物相雜曰文相雜則錯之綜之而不窮之用出焉宋王介甫守其一家之說羣天下而宗之子瞻議爲黃茅白葦彌望如一斯亦不足貴已近代李氏倡爲古文學者靡然從之不得其意而第以剽略相高非是族也損爲非文噫何其狹也譬之富人鼎俎山貢其奇海效其錯四善八珍三醫七菹切如繡集疊如霧雜而又陸杜鰲泰嘉

清園集

卷二

七

魴美蚶魏國之杏巨墅之菱衡曲之黃梨汶垂之蒼栗三雅百味疊陳而通進乃有寔人子者得一味以自多忘百羞之足御不亦悲乎新安汪昌朝氏幼而績學讀書之暇纂集是編自經翼以逮詩概凡爲十卷君之言曰塗有殊而一致學雖博而歸約以故冥搜經子摭撫玄釋哀達人之短章采英儒之鴻撰漢宋畢收古今咸載斯亦六穀九鼎千珍百葉總而爲賓筵之獻也擅文苑之大觀極詞人之巨麗名曰列俎詎不信然君博雅多通著

作世富曰無如子曰人鏡陽秋創述區分皆於世而此編爲尤要云

師資論統序

柱下史有言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善惡異矣而學者之法誠在善不善人之資軼漢興遺文古事畢集太史公父子相傳其間班班可攷矣晉陵周續庵公登第官南計部非久輒自免歸居恒唯以讀書攷古爲事嘗輯昔人評史

清園集

卷二

一八

之言爲一編而冢君若齋公復廣之至百卷目曰師資論統至是秘書君治隆持以示余曰此不佞世業子其序而傳之余讀而嘆曰富哉言乎夫史譬之獄也先哲之評言人人殊所以識獄也周禮卿士遂士誅士辨罪小大而上之朝司刑司刺乃上之司寇達於王而復命三公參聽之其謹如此况古之行事非參衆論而覆其本末則是非得夫與壞理亂尚未識其大歸而何以定褒貶予奪之所在史之論贊人具有之往往語焉而不詳公乃

自炎漢迄今六執百家詞人墨客之語靡不采擷於忠佞姦良情偽幽隱興衰善敗之理馳騁上下犖然可覩大抵端其好尚明於任使賞罰有所不忒譏褒有所不殺則爲治微恣於嗜欲忽其禍患黨與成而不察大柄移而不知則爲亂徵興亡之端有如影響而一時爭奪詐僞作姦疾善之人雖幸免於身而卒無所逃於斧鉞嗚呼嚴矣公之能自致如此而乃不獲竟其用以殤以彼寡學而居禁近侍從之列冒論思耳目之任觀於是而低回

清園集

卷二

九

感慨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餒且病爲可羞也余閔俗媮薄積學待用之道缺乃不揆而爲之序續庵公名山字子仁嘉靖戊戌進士若齋公名良金字汝礪以明經任鴻臚寺丞父子間自相師友與司馬氏世其史學者何異治隆曩與余同館閣之遊今巖居著書方未艾云

天都載序

昔聖人慮人溺於物而莫之寤也故以上下爲道之別然離器而語道舍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

而道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往往爲學者言之豈非通其理則器卽爲道溺於數則道亦爲器顧人所心契謂何耳宋人好談理而寓簡筆談因學紀聞諸編事物名義精研博攷不遺餘力此何以說也余友馬君仲履博學多通奇篇與帙靡弗采擷少遊明德羅先生之門覃思大道而復以餘力爲天都載一書蓋學古有得不問遺經釋史皆辨析之歸於至當非但小說家合叢殘小語作爲短書資談柄而已此於子產甚

清園集

卷二

三

弘者流固所勿論卽前所稱三書何能遠過余恐不知者謂仲履學道而淫於末也輒弁數語於端以解之

六書本義序

六書本義句餘趙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古則字撫謙好古博雅精於字學國初修正韻以聘至京年二十八耳而自信其說不爲顯貴者所奪竟移疾歸宋景濂學士深知其人遣二子從之遊然不能居也居鳴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

本義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洪武二十二年召還
嘗會解學士於羣貴中語笑譁然傾其一座要人
率目爲狂生獨少宰侯庸大器之特薦於朝高
皇帝曰朕知之久矣俟老其才而用之顧卒爲忌
者所擠授瓊山教諭以行先生隨方指授一時名
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教以大行稱海南夫子云踰
二歲因進香入覲上其所著書高皇帝嘉納下
翰林看詳當事者竟爲寢閣亡何先生亦下世矣
惜哉先生自謂聲音文字通自秦漢以來所未有

清國粹集

卷二

三

惜不可得家藏本義習句乃國初善本楊生君貺
請刻而廣之并屬余序竊謂士於小學固九流之
津涉六藝之鈐鍵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
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於今而滅裂甚矣
昔人謂世無一物不識於書而實無一人能諳其
義良可歎也此編自班揚以迄勝國諸家之說靡
不旁采而獄究之如許慎鄭樵世所宗仰皆去短
集長而發其所未備雖去古甚遠而與文奇字猶
參其遺意學者觸類以求之詒經訂史糾謬砭

俗皆必有藉焉惡能廢諸君既童年而知學志不
後人觀其所好與漢之通急就凡將者何異余嘉
其意而爲序之如此

琴瑟合奏譜序

古之君子養德與身其具必備與鳴和驚步有佩
玉燕居肆雅頌非其故琴瑟不去於前也逮古樂
放失獨琴爲不廢而與瑟並奏則未之聞焉旣翕
之音篋如已萬曆己酉時維初夏參岳何公敬軒
舞會賓客鴈詠迭陳笑語甫輟新安潘子偕其友

清國粹集

卷二

三

生以琴瑟進音詣節應澄清撫綏聽之者雖雖怡
怡不知操者爲兩人樂之爲二器也聲動人靜樂
酣酒醒和氣盈座清風襲人雖所聞在几席之間
而希夷恬曠恍然遊於太古之上矣二三子甚樂
之乃屬潘子譜之而委不佞序以傳焉余觀李贊
皇論樂之有琴瑟也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
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蓋八音之中簡
有所重如此君子思斂其流放復於平和而成就
古之道德必始於此焉決矣潘君能留意於世所

不講而神解心悟以與古審音者同稱亦可謂有志者也

墨寶齋集驗方序

陸宣公在忠州日集古醫方或者謂爲謫居避咎計不知君子深仁隱厚畜積於中譬之源泉隨地而出期於利物而已而人情薄惡動以爲有爲而爲不亦陋乎歲戊申陽疾爲裁舟行於塗蛙產乎龜人不聊生甚矣新安鄭夢圃氏僑居金陵相橐中裝振之已疫厲流行民益大困爲延良醫數人

許目耕集

卷二

四

訊疾調藥寘之通衢賴以全活者不可指數尋念窮鄉僻壤苦於無醫者往往有之因出所藏集驗方若干卷梓之以行余嘉其爲仁人之用心也輒取余所有者盡畀之俾並以傳焉夫善爲醫者必識病情識病既真故藥之所投應手而差後人不能識病徒多其藥物以求中如獵不知兔廣絡原野以幸一獲鮮能濟矣其或形證了了不必明者乃能識之則又不守古方妄爲增損豈知古人製方君臣佐使致有精意秋毫之謬效懸霄壤不可

不慎也得是方者確與病合當準而用之毋以意更昔李廣自負其能行兵無部伍行陳程不識則不然斤斤尺寸亦以無害苟微廣之才而惟意之循其敗必矣故吾非爲廣言也謂夫不能廣而姑爲程不識猶可以自全焉耳

華嚴新論序

華嚴新論四十卷李長者通玄所著長者唐之宗子須髯飄灑眉目如畫丹脣紫肥冠幘皮衣麻衣長裙博袖徒跣而行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縣人

清園新集

卷二

三

高仙奴異之館於齋中每旦食棗十顆柏葉餅一枚沉靜冲逸罕接人事踰三年遷馬氏佛堂側築土室以居危坐者十年一日囊經書出門中道一虎馴伏長者撫其背曰吾將著華嚴新論能爲擇一善地否卽以經負其背而隨之虎至神福山土龕而止長者取囊寘龕中虎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殆天設也長者援毫之夜齒出白光以代燈燭時有二女容華絕麗以白巾蒙首日爲長者汲泉炷香奉楮墨供淨饌每食

畢散去莫知所之五載論畢絕不復見開元二十八年長者年九十有六一日謂里人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是晚煙雲密布巖谷震蕩飛走之類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往候之則端坐逝矣嗚呼異哉南唐嘗寫論四十部并圖長者像頒之境內其書世不甚傳獨金陵殷宗伯秋溟家有宋淳祐刻本趙大洲學士見而奇之屬五臺陸公梓於嘉興語人曰此性命之極談擬以衰殘身命供奉總持不自計其根莖之大小矣遇學者輒以此告之蓋篤

濟園續集

卷二

三

念是佛不思議神通自在功德不離識情而現智海卽諸塵勞而證妙用大方廣體佛華嚴行當處現前匪從言索善讀者於是當自得之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故太僕劉公少仕慈谿與廬江有惠政兩邑尸而祝之且相與詠歌之繫繫盈卷矣公孝廉君東乃取公志狀銘表哀挽及諸公移並勒爲一編而名之曰崇德志不忘也余自歲戊辰識君東京師投分甚深知余稔其世德也而見屬爲序余謂君子有所樹無不徵諸人者顧徵諸人亦難言矣自小民而上官則好尚異自郡邑而京朝則中外異自郎署而禁近則尊嚴異得於此或失於彼乎於上或拂於下欲其交口並頌相得而益章也詎不難哉公於兩邑雖答不妄施故豪強不敢有所騁於單赤無算器之餉以干閭閻則聞者不敢投以殮璧居間之語絕於耳而竿牘絕於目則請謁者退而無所枉其三尺逮歷兩部丞光祿其秩漸高而其難彌甚上而遂密之宜索下

而旁昵之假寄沓至而亡所程覈當事者率惕於雷霆而不敢少伸其喙公獨折衷今昔爲畫一以上肅皇帝欣然著爲累令公之才與識何如哉公從南野洞山二公遊學既有聞故其表章慈湖風起來學絕非期會簿書之吏所能及當其久淹於俸相柄用之時而稍遷於時事清明之日識者方爲公歎而顧加指摘於其間亦不量之甚矣今去公且四十餘年兩邑祀公於名宦而吉郡若泰和復以鄉先生祀公謳吟思慕者同然歸之無異

卷二

卷二

卷二

詞至此而公論定已夫一娼疾者之口固不足以勝愛公者之衆也一時之頌公不如思公於數十年後之遠也昔來仲卿治行第一入領大農稱賢九卿乃自謂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問其時官齋夫耳問其所及則佐令平賦訟耳以彼公卿大夫而不如親民者之流惠深也則公之所得與世孰多君東早謝公車屏居績學慨然慕陳新會鄧旰江之爲人噫公於是爲有子矣

賀郡伯慕菴張公考最詩序

萬曆辛亥年公持二千石符於茲三年矣而中都之士民吏卒自五州十三邑之老穉感公之撫摩訓迪恐一旦遷去思相與狀公事績請於朝冀加秩大觀察治戎斯地當是時上下愜心人神歸德義聲所播炳爲良臣可謂盛已公自少種學績行不事嬉遊嘗以生民休戚爲已之任凡所經涉四民土俗之業悉詢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瞭如列眉嘗自矢曰願得小國寡民而試之比於古之循吏足矣已丑舉進士授舒城令仕進之初年少氣銳率以風裁自表見公獨陰求民瘼而拊循之人所思者華貫清級公所求者更稱民安是以含光蘊德客貌若虛甘常調其如飽惡趨競而遠避坐是迴翔中外者久之而上終不能不知公也念中都聖朝之錫京畿輔之重地特來以畀公則用故所蘊蓄見之施爲以寬恕爲本以誠明爲用吏卒畏公之練達而不敢欺士民銜公之惠澤而不忍倍期年而仁信敷再期而刑政省三年而禮義興風俗備以故學校新而章服

有等句攝省而寇盜自清下逮橋梁驛傳毛容纖細靡不盡力繇初逮終手爲目覩悉以如志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猶謗黃霸潁川前後八年政乃就理以方於公所得孰多昔召伯甘棠之頌杜詩南陽之諺莫不弦而歌之載於往籍班固序中興名臣亦述龔黃等於將相余與公自己丑同門友善今田廬丘墓在公部內蒙庇寔深重以別駕周公之委敢以蕪語倡於簡端庶公之德業與荆山泗水相爲亡窮固古之道也屬而和者並列右方俟采風者觀焉

一代亭衛上如君逸步超海空搏鶴翼天路壓星杓大呂聲何遠元圭質匪雕帝鄉深仗節村步仰鳴鶴鸞鳳方伴德鷹鷂耻自標士風回有漸民隱切無聊筆爲平反點燈綠總擘挑拊摩難自暇延接不辭勞畝稔三農入家傳五袴謠蒲鞭東高閣竹馬戲垂髫泗水波瀾闊荆山霧鶴消仁風播蘭茝高價重瓊瑤谷鳥行遷木場駒正食苗紫泥書欲下鼎鼐待君調

神交館集序

神交館集者新安謝惟直氏集其尊人鳳山先生及兄一墩皆山兩君語也余髫年嚮學與吳伯恒司寇寔同研席時時道一墩之爲人已從天臺先師所始識皆山恂恂敦篤人也頃過古巖晤惟直因出斯集見示余捧讀之知鳳山因一墩受業甘泉先生之門甘泉與陽明倡道一時甘泉門人滿天下大都多謹守先儒之矩矱而止獨鳳山叔姪以自得爲心法講求於曹偶者往往多獨會之語雖其琢磨於容止言動者未嘗不至而反觀默省以驗未發之中者拳拳焉則其所造詣可知矣繇斯以談學在實致其力而已不用其力則良知爲畫餅而第成玩弄之資實致其力則體認皆津梁而卒爲致道之具於二先生曷與焉近日學者敢爲高論而或疎於彝倫喜爲空談而不求諸實踐視三君子之言若易易然無足怪者不知三君子以近裏着己之功發簡易直截之學與出入口耳者萬萬不侔一難也當羣疑衆喙之時以其獨造

者信心而言不爲自阻二難也家庭以絕學自相
師友與二程三陸異代同風三難也余重惟直之
請輒不揆而題其端惟直好古篤行華華以表楊
世業爲亟亦可謂亢宗者也

續刻兩蘇經解序

眉山蘇氏兄弟以絕人之才博古之學作爲文章
既已名一時而垂後世至其憂患之久閱歷深而
見理明始取遺經而闡釋之讀其書誠足以發孔
壁之精義函洪都之鉅典當與六籍並耀於亡窮

續刻兩蘇經解序

三

而世或不行則有繇矣熙寧初荆國以經術得幸
下其說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悉以新書從事不
合者罷絀之而兩蘇之學廢晚宋且目爲文人之
經而置之不省久矣頃制舉盛行古學崩壞士守
一先生之言煖煖姝姝而不知其他劉歆氏有言
學者有祿利尚不能明易蓋悲之也蜀桐柏顧公
持御史符來按豫章貞軌肅度靡廢弗舉閔多士
之蔽而思以導之乃刻經解以傳而委余爲序竊
謂 聖祖開天建學采古注疏與宋解竝頒學宮

說之舛謬者嘗一二指摘以示羣臣觀所輯書傳
會選春秋本末未嘗顛主一家而士乃矚其聰明
不復能曲暢其理抑已陋矣兩蘇以垂老股徒之
餘擺脫浮華洞見真實故能括綜經旨浸漬聖奧
披體遺緒摛衍微響卽陰陽異體政教異術褒貶
異宜以彼獨契於心邀會其趣引以旁通何所不
達瞭然若游於千古揭肝膽而行何其盛也當其
初謫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輩三十六人得其文
不以告皆罰金而兄弟連以貶黜其爲顛跌頓撼
去死無幾乃窮經著書從容自得直以俟諸百世
而不惑非深於道者孰能之是時孟氏旣歿周程
之說未行也而得意忘言爽然四解往往漢唐諸
儒所未及聞者余以爲斷斷乎非訓故家所能及
也覩余寡昧不能發古人之蘊姑述國制之無偏
主與是書所以顯晦令學者精心求之其於侍御
公表章先詰嘉興後學之意庶幾其無負哉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三目錄

序

送翁郡侯周楚之撫州序

贈郡伯愷秉黃公考績序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去全椒序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序

賀大郡伯騰江余公考最序

清園集卷之三目錄

贈歐陽獻之序

賀沈君鳳岡舉明經序

王封翁八十壽序

壽鄭君夢圃六十序

董母丘夫人慈節序

壽戈夫人九十序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壽金母六十序

張梅友翁詩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三

序

送翁郡侯周楚之撫州序

自世之逐末也君子矯以反本之論彼以爲事之
補於理而器之下於道也夫當執器滯言之時有
人焉能反而求之廓然外遺乎有物之累而洞然
內觀於未形之本其砥擬議矜綴似而非真多言
繁稱勞而迷始者豈不遠甚也哉敝且吐棄事物
索之窈冥之鄉以爲道二者之本末則必有分矣
總之聖人之所不與也翁侯周楚筮仕興化以令
高第徵爲秋官郎者五載居恒廉靜寡營有以自
足非意迫之而有不動囂然誘之而有不起不謂
無所得矣徐而察之其視身應物嚴毅粹密未嘗
以爲猥細而務擺落之爲快侯之意豈不以器下
於道猶不如即器而道之爲至也事備於理猶不
如卽事而理之爲至也噫侯之於學深矣余親世
儒依憑之勞摹倣之似旣難以內愜於心若夫融
澤未臻以此合彼冀以諭人於精微而令其向道

詎可得哉古之至人超形數而與造物者遊乃其運動樞機反一無迹卒使三靈被德而不知蓋無末非本何末可逐無本非末何本可反此所稱一貫之宗也侯行矣出政發慮粹然一稟於道德令體用一原之學至侯而益顯庶幾二視吾學者其有所聞而自覺也哉諸君子與侯昆仲爲社相與祖侯江干而屬余言以導其行

贈郡伯愷衷黃公考績序

論治者惟寬嚴兩端大都得於性之所近而甚者

清國粹集

卷三

二

或更相非也余以爲顧所施用謂何耳譬之治田蔓草不圖安用錢鏹而加之良苗則殘譬之理弦切響不聞不成音調而盡廢浮聲則絕持此以言治何莫不然太史公傳循吏以子產爲稱首當時謂爲鄭母及問其政則鑄刑書抑強宗定疆辨分黨然然飭其民之恐後彼謂非是無以行其惠耳嶺表黃公愷衷與余同舉進士積而至今官其貌恂恂然其口悛悛然如不能道詞其臨下也肅然慈仁之君子也室邪竇瑾私鑄不以秋毫煩其民

訟庭稀簡輕徭而薄賦乃水災猝至民不聊生輒傾廩庾賑之不遺餘力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至臨視學宮程其稅業造寺築塔諸可裨於士者卽形家者言亦所不廢公之愛人至矣乃其剔吏姦討軍實則斬然如崖塹之難犯方饑者起而攘斂一時大吏非獨不爲辟而加從吏焉公以謂亂不可長亟擊之而民以大定苟卿氏有言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理人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彼急小譽而忘大體者如數錢之鑄而任大烹鴛鴦之駕而馳峻坂以之方公奚啻霄壤故公惠洽於烝庶而精感乎天地拜火火滅禱雨雨澍使劉昆諒輔之事載於史策者於今親見之可謂盛已頃歲冬公滿三載績將以其課最上於司功余氏兩孝廉荷公知遇爲深則屬余一言以贈余觀公持養其氣度而絕去乎瑕累其本勝矣故推之於政寬猛具宜而操縱在手豈與材局一隅而可以節量者論哉主上方選良二千石以次爲公卿公行矣夫不見矜寡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

清國粹集

卷三

三

貴之可奪煦然有如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當
震撼擊撞之衝而勝遺大投轄之托其爲函牛之
鼎而實禁鬻爲禋祀以發聞馨香者必公也其爲
屈產之乘而過都歷塊今千里無留行者亦必公
也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漢設博士置弟子員屬所在二千石科察之自魏
晉以逮國初率循漢舊得以便宜勸作學士論
次行藝詔下求士謹察其可者以進正統中始設

憲臣董學事然歲僅一至而養士之政非守莫任
也頃獨徭賦獄訟之知而置士於不理譬之治家
者知問耕織而不知問讀也則亦非亢宗之術矣
嶺南謝公守和未期月耳諸政務斧斷節解業無
不迎刃而理於庠序宜未數數然乃諸士蒸蒸嚮
風惟恐後此何以故哉善治者躬行爲上條教次
之儆厝置失宜則羣士解體何者州之編氓皆弟
子員之父老子弟也居恒屈首閭巷於上所厝施
卧起相聞豈必戶喻以眇論而後化以彼眡公之

愛民若慈母之腹庀子惟恐其殘之也其廉如膏
脂之穀駟虞之肉自其性所不欲也里甲之冗費
史胥之放橫負重者釋肩而咆哮者不敢出於桺
也父傳子語目擊耳聽以嚮者彼以今若此有不
心服而顧化者非夫矣况公以時按視學舍葺其
殘破膏油既廩靡不豫給養士科修篋不具舉士
之於公如子之於父母不控而自察無欲而弗得
以此討多士而訓之令循理守正有如螺贏螟蛉
旦穀而夕肖其何日之有公奏最將北征二三子

清國續集

卷三

五

戀戀不能釋也奉博士王君啓中命徵言於余以
緩其行余謂今之良吏必積久乃徵公之蒞政也
新卽課最司功於遷擢尚有待也少宰楊公方秉
黜陟之成其爲世得人意甚盛公之來也楊公實
擇之有不久任公以慰邦人士者哉二三子母務
祝公之轍余知維仲之春公馬首且復東矣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廣東西爲古百粵地於中國畔服不常秦皆出五
軍開南粵卒不能就至國朝虞周漢唐所不能

致者奄而有之始遣重臣出撫其地冀顯精爲持
循計顧地闊而權分無能以其心力聯五嶺而爲
一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故總督之設時置時罷而
終莫之能廢有以也今 天子以無外爲治加意
南服尤勤因開府之缺 簡命吉州張公以往蓋
授鉞而體勢尊賜履而圻域廣可謂重矣公屬某
等以公戒行有日委余爲贈言余考馬伏波平女
側貳條駁漢越異律與爲約束甌越人奉爲馬將
軍故事李衛公慰撫嶺南宸威武示禮法民遵其

清園新集

卷三

六

教不敢忘豈秦之智力出此兩人下哉以彼意不
在民而獨犀象珠璣之求故也盛明人才度越前
代卽任此者指不勝誦故王公翺韓公雍朱公英
秦公絃劉公大夏王公守仁彬彬輩出豈非地雜
夷獠姦究莽伏撫御非人則憑山據海相煽而爲
亂不得不慎簡其人耳公爲人夷朗平直居恒從
容簡易而遇事輒定決斧斷不爲回變故人畏其
法凜然如冰雪而懷其德溫然如挾纊也往留都
有羣不逞之徒雖罪人斯獲而餘黨尚在公一以

寧靜鎮之是時公若緩收一時之效未嘗盡出其
才也而所部卒以無事蓋不用其才所以爲大才
也然則比肩先達方駕馬李皆其能事而公且無
難廣矣或者疑秦越人之已疾也必先腹心後手
足粵固要害手足也而捐公以予粵則愈不知
縣官以右秩畀人而大用之也必使之積功以待
蓋前所稱數公率位極人臣聲流天下者皆其勞
烈風猷顯白交廣以爲之地也昔漢宣帝察蕭望
之明經持重材任輔相而必試之馮翊安知 上
之意不竟出於此乎余爲粵賀得張公又爲公賀
得粵矣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去全椒序

爲令者上有監司守相之臨而下有士民之戴或
士以爲賢而稽諸民心莫與也此足以勸士矣而
未能附衆也或民以爲賢而致諸士論莫與也此
足以厚下矣而未能作人也至士若民交口賢之
而監司守相者又往往與之相左蓋閭閻之政可
以信於下而未必可以獲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

上而未必可以得民爲吏於今者不亦難乎南海
開侯來令全椒爲人恂恂儒雅不類法吏導民於
相牧養必以本業以教化磨探其民必先孝子貞
婦邑有賢祠歲必嚴祀之以爲常費序橋梁有所
圯廢輒捐俸橐以葺不輕以煩民也一切倚敵朴
以爲威事鉤擿以見察者曾不一出於政而未嘗
有不得之伏漏失之科一時政平訟理流聞圻輔
間上之馳檄而獎與飛章而薦者屢矣孰不謂清
華禁近之地且夕可冀且峻陟而大用無疑矣而
僅得丞嘉與以去於是士若民咸不能平又戀戀
不能釋也而屬學師某某請余言爲贈夫侯之當
峻陟而大用者其理也未卽峻陟而大用者其遇
也何者秉禮以事貴好諛者必將嫌之明憲以禦
彊愷法者必將沮之卽有知侯者以街談巷議之
微常不能勝貪人妒婦之口然而侯之心則無愧
矣徇職之與干時守官之與媚上亦既擇之審矣
況乎弔詭爲名者其效速而情見必敗悃悃無華
者其味長而久益見思峻陟而大用恐避之不得

而乃以一時程效也不亦固乎侯行矣郡丞
也品秩章服中大夫也蒙成於郡牧則歲月暇而
養日裕俯臨乎州邑則體貌崇而道行自是功
敘熙亮官方爲修益以自克而無咎雖喜告惡直
之人惡得而終掩抑之侯尚自信昔之守而竟
獲上之峻陟大用以伸余說爲世之當舉者鑑哉

贈關公晉嘉興郡丞序

蓋君子之才其成於天若人者常相半云譬之純
鉤明鏡擊之不入燭之不見者未入型也迨夫加
之砥厲粉以玄錫則斷犀兕察毫毛無不可者孔
明有言才須學也豈不信然哉嶺表關公以名進
士來令全椒先後屢數載所閱監司部使者無不
占上考治行亦可觀矣而晉丞涖之嘉興以去知
公者謂非所以優賢備而勵官方也相與嘆息之
余竊以爲不然古雖賢聖亦必歷試而人乃信之
次者漸摩誼練嘗於艱難者備而歷乎歲月者深
斯識洞而材無不達全椒俗儉而上瘠固昔人所
稱貧僻地也以公之恬靜卧而撫之庶幾老氏所

言小國寡民甘食美服安居而樂其俗者至嚮李
非滌比矣以土風則南北異以習尚則儉靡異以
物情則淳薄異公自此之彼所爲開廣其心胸堅
定其志意者將於是在豈當事者謂昔之事簡務
稀不足以盡公之縑必更之繁劇要鉅之地使自
見其盤錯之用歟抑以練達其材而大就之也夫
習俗異宜不可易者理淳清殊尚不可問者心公
之條悉職事而蕩滌滯使民謳吟蹈舞而不忘
業已效於前事矣自是與其守長同心合德勞之
獨任而事出於交修力之專成而謀本於叶贊所
治彌廣所及彌衆天子亦彌信公之大有爲而
而還之禁近有日矣然則劍割鏡朗公固自有而
謂是行爲砥錫也豈不宜哉縣人某某屬余言贈
公且謂吾曹意公不能無稍間而公未嘗以屑意
也噫余且不待砥錫而決公爲大受材矣

賀大郡伯騰江余公考最序

昔司馬子微之論治也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爲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

私焉則天下治其說本之道家昔曹平陽公漢
臣其始治齊實用黃老術卒以安集齊而成霸業
其事甚偉及夷考其行他無所槩見惟無殺於市
而已惟覆匿人之細過細文深進長厚而已賓客
之欲事事者今不得開說以爲常而已以彼校智
任數出百方以求理者曾不敢望其一二當深惟
其故民非治之難能不治之難也古云烹魚而
之則魚爛爲國而治之則民殘然非去德美詘聰
明泊然自守者孰及知此乃今得覩於余公矣公
爲姑孰淳簡超詣與之接者道義之味真可滌勢
利之腸而澄煙霞之致僉以謂郡國守相非動聲
色役心志莫可定公顧閉閣雅歌若無所屑置於
胸中而爲之屬者亦志定神安無慘情於承迎者
久之而供者無所置於財役者無所疲於道病者
起困者蘇閭閻之中悠然安於無事而靡知其自
蓋公無繳繳之名以干上無煦煦之情以媚下捐
智故而害馬去斤文采而盜竿息其斯而已矣余
聞軒岐之攝生也勿焦心以耗氣勿役神以煩形

虛以待之不爲物先故內機澄外滑銷是用因之
術也公治樵悴之民獨特太上之柄運斤於匠石
之意指而解牛於庖丁之神理不假聲色而圻輔
之民晏如此古之所謂善因者非耶史稱河上丈
人學黃帝老子四傳而得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
爲曹相國師余不知公學所從授而方之平陽所
施用如出一轍故余斷斷以公爲知道者不虛耳
當塗令朱汝鰲氏余門人也以公奏最之日偕寮
友魏君士前王君柱往賀公而屬余以言余觀公
所得蓋古執樞秉要而佐其主以南面臨民之道
也一姑孰之理胡足以盡公三君幸語公舍人趣
治裝 天子行召公相矣

贈歐陽獻之序

歐陽獻之余友鄒君爾瞻弟子也客歲來遊辟雍
爾瞻以書介於余言生是行也於山見鍾陵於水
見長江矣於人不可不見吾子嗟夫爾瞻固人之
鍾陵長江也其何有於余屬余有幽憂之疾不能
與獻之時相見甚念負爾瞻之委也久之獻之輪

貨入秘殿將北行索余言爲贈夫豫章之人多矣
獻之獨師爾瞻金陵之人抑又多矣而獻之又以
余爲師余自度無所取不知獻之所求於爾瞻者
何在也世之知爾瞻者以其氣節文章云爾然慕
其氣節文章而忘其所以雖得其近似而戾於道
者往往有之未見戾於道而能有立者也知道者
於心無所苟於物無所蔽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
而自信其守無蔽然後能徹氛囂而窮性命之秘
蓋虛其中以遊世而文章氣節從焉倘不能無苟

清園集卷三

三

與蔽也竄凌串狎之習與便辟燕遊之侶得乘其
前文章氣節之志吾知其不能終已况其進於是
者乎此余與爾瞻所不欲聞也夫學者三復遺編
見瑰瑋卓犖之士未嘗不臨文慨慕不一快覩之
爲恨顧當吾世面失之不可可也獻之之京師踐
清華居近密不患無貌言以相史故余輒及此試
以質之爾瞻

賀沈君鳳岡舉明經序

國家罷前代詩賦獨羣多士以經術造之好古者

管患不足收博雅之才余竊以爲不然詩賦浮華
薄技稍有才者可以猝辦至於經術非緼藉之深
不能入夫惟緼藉之深也高明者浸漬日久既可
化輕俊爲敦厚沈潛者磨厲已至亦能矯頑墮爲
奮迅所以均節人才之有餘不足令得其平而用
之也國初名公巨卿勳業爛然率繇此出豈詞華
末執之所能及哉近世士習巧僞經術之中復出
歧逕以濠上笠乾語采掇而離合之以相矜嚴此
與詩賦靡曼之習亦奚以異主司者或爲其所術

清江雜錄

卷三

五

而窮經之士始誦矣余友沈君鳳岡少承侍御公
庭訓卓然以經學名其家卽漢儒之專門講授不
過也循循雅飭自結髮以來無一發言舉趾之失
事父母友兄弟於古之六行殆兼其實而不必居
其名所稱經明行修者非君其誰藉今有司能得
君而薦於朝詎不爲世道賴哉顧學使者時時推
轂君而都試輒爲有司所遺君顧不以屑意其修
於經與行自如也頃歲乃終不能不爲有司所知
而以明經貢於禮部待 上親試而用焉蓋君之

行其志有日矣夫騏驥驟駟置之室中不能施其
也負輓而趨則一日千里于將在僊拂鍾不錚試
物不知異日者斷蛟螭截犀兕豈異物任哉川與
不用也吾鄉乙公瑄張公祺丁公鏞沈公序王公
鑒諸人始皆以明經進迨揚于王廷遭時遇主科
名遂擅天下故士患無實耳謂學行如君而竟泯
泯焉吾不信也同社諸君子喜主司之能得君而
君之進而有爲於是始也屬余言以賀遂書而投
於君之左驂

清江雜錄

卷三

五

王封翁八十壽序

遷書錯綜千古以醫著者財兩人扁鵲所從授禁
方甚怪而不能令終舍公意術動人主詔問所爲
治病驗者幾人意縷縷自言其於齊王陽虛侯濟
北菑川王尤習兩人國工也而無子意賴其女緹
縈僅以全豈史公所謂美好不祥而匿迹自隱亦
有未盡然者耶會稽王封翁故儒也而隱於醫嘗
冬雪歲饑閉門僵卧識者以袁安高之祠部廉其
術補太醫院尋令護諸邊卒已改比部護諸囚賴

以起者不可具數最後曾益王良醫王貴偁甚然博雅重儒術於公不冠不見也久之翁意倦游嘆曰吾何以曳裾王門爲哉遂解所職歸而翁諸子長業任讀矣乃撫之而喜曰吾非不能濟人之顛連天遐也譬之涓涓之流及者幾何與其日沽一人焉俾一家悅之孰若於林林者噓枯回生俾鬱而不舒者暢然以泰勞而憊者充然以完之愈也爲課子學業夜分不輟於是諸子皆有立而仲成進士爲吏有循良聲自是爲國宣力起生民於凋瘵而竟翁志者殆未艾云夫扁鵲倉公世以爲神翁知病良惡論藥用所宜既不屑如倉公自言術高下未決也獨兩人所至以伎見疑翁超然如鴻飛冥冥不可縉繳則其處之者蓋有道矣翁所事益王於濟北菑川等耳濟北菑川未聞視倉公以殊禮而益王者顧獨以國士遇翁倉公不能脫屣於尋常交接之中而翁乃能見幾於殷勤設醴之日此其賢於昔人豈不遠哉倉公以一女保其身翁得三子繼其志心神恬愉賡理宜暢行年八十

濟國新集 卷三

二十七

而康強不衰有以也夫先是翁誕辰余嘗以言賀矣至是兩易詞無愧色詩不云乎酌以大斗以祈黃耆翁其強精神加匕箸以長視其子之爲民福也

壽鄭君夢圃六十序

余讀太史公書至魯翁氏宛孔氏宣曲任氏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彼三數人者其心計智數筋力勞畫非卓犖丈夫子哉籍令在勢處顯以其精於廢著者庸之事功與授之握算不知縱橫者不遠

濟國新集 卷三

二十七

經甚乎而第隱其才於生產作業所施用不得與計研范少伯之流齊芳而並舉則其遇然哉夢圃鄭君世居新安之巖鎮事親以孝聞事兄若拊其兄之子也以友愛聞少讀書遊成均奕奕負儒聲矣已母夫人以父兄故業勉屬之念金陵淮揚往來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四十年無何擁高貲不啻倍蓰什百於前矣君歎曰吾之不獲志於儒命也然積而能散以無吝於先人則命如我何故家比素封侯服玉食悉謝不爲而以盡之

周貧振乏間閭里戚黨無弗霑潤者客歲新安與金陵苦旱且潦問之饑者曰微鄭君無以食也問之寒者曰微鄭君無以衣也問之病苦者曰微鄭君無以有起色也於是學士輩咸三吾白首鉉槩曾不得少效之民而君饒爲之儒何爲哉儒何爲哉君遜不自居曰此母夫人志也余益爲之大息云至是歲二月六日君覽疾之辰則行年六十矣子太學之槃謂余言爲壽竊謂范少伯功成身退三致千金散之貧交疏昆弟古今以爲美談君之

清園集

卷三

八

所施與已遠過之其功業不逮則所乘之時勢使然非才不足也夫吳會上遊江左揚其芬天都遐躅新安控其勝卽好遊者不能兩有之君少挹豐溪之秀長攬白門之奇今雖老矣倘回盼梓里則白嶽黃山落其牙頰遊目帝鄉則石城鍾阜任其杖屨不知太史所書諸人有此樂事否况君子賢而有文名聲籍甚必能竟君之志於異日此又魯宛之所不兼宣曲之所未睹也傳稱計倪范蠡皆久而仙去雖難必其有無顧思不分則精神不溢

則實蓋治生之通於養生審矣而君種種功行又足爲之地惟益勉之余不獨以難老爲君祝也

董母丘夫人慈節序

節之旌也有衆人之論有王者之制有君子之書詩包列國春秋二百四十年以節著者僅僅共姜紀伯姬兩人君子之與善雖至而亦可謂甚嚴已兩人者不二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皎白完善以報所天於地下謂其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必挺立於艱危困阨之秋能振其遺孤使門祚起而宗祊

清園集

卷三

七

延是又才足以輔志而兩人所弗逮矣以余觀董夫人有異焉蓋婦之殉節多齒之既壯與戀戀於夫家之有而不去夫人之稱未亡人甫二十有二孤甫六齡耳矧睨而奪之者日萬方於前譬之孤根生嵌巖巖寄之中欲透復縮而嚙以霜雪戕以斧斤者相尋也乃能亭亭獨出自全其干霄之勢可謂難矣當是時牟利者羣謁覬其殉夫人自計死與生孰重已再計貲與嗣孰重盡捐橐中裝于之手緝縊爲活冀孤可全蒸嘗可續孤燈敗帷其

心而不悔者數十年此其才與志爲何如者久之
銓部君生夫人則既老矣念其孤復取而襁褓之
卒斧藻其才而以亢宗聞天下使兩世之教成於
一人又可謂難也以故奇節之所震曜醇行之所
漸漬信於家族動乎里閭鄉評歸之曾無異議是
歲 天子上 慈宮徽號舉海內義夫節婦旌異
之郡國以狀來上者甚衆銓部君欲以請夫人遽
止之曰是婦道當爾敢有他覲且名吾之節而暴
人之短吾必不爲銓部君進之不得命而退弗寧

附錄卷之三

於心念二三鄉大夫固齊魯質行而講於仲尼之
術者也就而謀其宜否僉曰慈與節夫人之徽也
熾而弗居夫人之厚也若旌爲王制非子之私謁
而亦非夫人之所得拒者何謀之與有於是銓部
君特以疏聞 主上俞其言下所司嚴實施之夫
人修於閭閻之間而名徹於 九閭處於海陬之
遠而節表於四國匪獨矜節可稱而存孤之義得
君之衷蓋方駕古人而不啻過之矣鄉大夫以爲
桑梓之勝事不可無述而屬余以言竊謂惟夫人

夫志立孤含真蹈義以有銓部君父子惟銓部君
父子率誨績學名成身立揚於王庭以知有夫人
明主敦節閔孝褒及遐阻以有茲恩命余忝史職
不列其事是無以光昭君賜隱夫人之志而沒君
父子之孝也故不辭而序之以附於詩與春秋之
義庶幾異日傳節義者有所藉手焉

壽戈夫人九十序

士有甘藜藿如五鼎處圭竇如夏屋充然恬然而
人世之浮華不足動其一盼者此非獨所守之介

附錄卷之三

亦其道足以自勝故也然持此以事親果能以必
合乎哉有種放之母然後可以遂巖壑之高有尹
焞之母然後可以薄口體之奉挾已之所見令父
母與之同而無間是君子所難冀而事之不可必
得者也子知所以自重父母知重其子之所重兩
得而俱安於余友雲川君之母夫人見之雲川君
羈紲以學行聞在諸生間孰不以道取可旦夕冀
久之不售輒眷然上書以病自免上下欲挽留之
莫能得也夫挺鸞龍之器襲木柳之遜懷巖廊之

實踵與條之遊君之意蓋已遠矣第庭間之意倘不在是吾自決其志悍然顧行而不顧亦豈君子之樂哉而余聞母夫人不以爲迂也以彼抵華聯之騷馳不異乎遽廬之托宿都邑之輻輳不異乎谿谷之幽棲東西之陌南北之阡有底車騎從僮奴喧赫而過市歌鍾笙竿道奏繁會聚賓客而迷昏旭夫人聞之若無覩也蓋種母以子聚徒講業名動朝廷爲深恥而尹母亦曰不知子者以祿養知子者以志養也夫人之所見詎出二母下哉然

唐國寶集

卷三

三

則君之引退實母所深欲非獨不爲迂而已雲川君少聞學於耿羅兩先生與和靖之授受業無以異頃與方外者遊玄宗釋部冥契於心又若無愧於明逸然者子之所願順乎親之心母之所安發其子之志是可謂人倫之具美而古今所再觀者矣是歲八月某日夫人設悅之辰而行年九十矣夫人受氣既異又世俗所欣豔無少嬰於懷其久立而長存無足異者而余言何能爲有無顧余枘於世亦有類於雲川君者或夫人之所不鄙也

其道然而舉一觴也夫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仲尼稱仁者壽蓋理所固然世或疑爲不盡合非不察於理則自所激云爾共姜曹娥皆天壤英胤靡繫年所自非然者則天佑純德安可誣也新安鄭翁以鹽筴起家負長厚聲溪南吳孺人來配會家中落孺人曰君以素封之家坐而食貧非算也母夫人色養吾自任之輒傾橐中裝爲行資鄭翁得以肆力積著無內顧憂孺人爲之決策也居恒歎曰富不自行而肩貧者以行貧不自乳而代富者以乳此吾所不平故孺人雖饒而二子一女率自爲乳其卓識類此察長公之精計算也次公之任讀也其買荆楚遊辟雍各以材受職久之則遞往以均其勞兩君唯唯無敢後孺人有壺材而兩君綜理勤愷家道勃興於是人望鄭氏之廬隆然矣孺人始聚族而謀創爲宗祠妥先靈合羣族已而以災告者室之餓者食之不能樵者斂之構亭甃塗諸便人者靡難不舉頃陽侯稽天孺人曰人

唐國寶集

卷三

三

苦墊饑我獨能下咽乎出其餐錢至千金分賑貧者嗟嗟財者人之所不學而同欲也非纖膏不能聚聚矣未必能散范少伯非恢奇卓犖人哉策其子曰苦爲生難必重棄財孺人故折節爲儉致有畜藏乃好行其德出多而愈不厭斯固哲人之義舉丈夫之偉節也夫千人所指必蹶衆口所頌必昌頃中外戴孺人德者祝頌無異詞神采康悅譙御襲盛躋於上壽有加無已天植善人曷有不殷也哉昔鄧訓耀名於河渚劉翊顯節於故知皆忘已活人奮身將相余不及從長公遊聞與夢圖君咸好施樂義克紹母儀若子英朗積文奕世益茂揚華售瑜豈無時耶茲請銓敘因出所論著於篇知仁壽之理必有合也

壽金母六十序

易與詩之言婦德也曰無攸遂在中饋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豈不以坤道無成其斂縮儉退義固然耳顧古今才節表著載於史策者不可勝數此何以稱焉余嘗以臣道觀之周公孔明當武王

先主既逝之後藉令一意退藏以負付托之重內愧之謂何而欲引合章以自飾其誼信之海陽金母邑西墻溪里人年十九歸潤吾君新安故習賈潤吾君少卽逐什一往來松澗間終年無寧居種種家政一切母綜之年三十而寡拊孤持門戶衆且謂非婦人之能母仁足以柔強禦足以解難禮足以修睦嫺莊足以行慈愛卒之教行於子姪而義聞於諸姑壻之寒松老檜出崎嶇嵌巖之中飽霜雪歷寒暑以成其干霄凌雲之勢可不澹園集卷三
謂賢哉大氏處變非難識所處爲難母辛苦備嘗撐柱凌厲閱百罹以自全者其識勝也方潤吾產未饒母悉脫簪珥慙慙爲業轉徙積居佐成其畫子三人才人人殊宜賈者賈宜儒者儒因人成就之雖訓誨諄悉第以溫言諭誠不輕譙訶也王父母物故母寡居襄大事旁睨者多謂其難顧戚易咸備觀禮者嘖嘖歎服母之賢名益噪於里閭中以此今歲母春秋六十陽月既望其設悅辰也子太學生守道與余交因謁言以先酌者余無以復

竊謂古滄母截髮到薦厚賓客成子名是意在勸
業孟母三徙其居斷織示警是意在聖賢惟太學
擇之異日者凌跨時曹拓光先業母之代終者庶
幾有成而壽與名永又不在歲月間矣守道曰唯
唯遂錄其說歸而爲母壽

張梅友翁壽詩序

新安張翁少擅文名長逃酒德不貪爲寶均咳吐
於珠玉無事爲貴等軒冕於上且顧獨專一壑以
自娛與梅花而投分豈非以西湖逸種搖八卦之

序目新集卷之三

三

祥風東閣靈葩沃三危之沍露貞操懸諸日月孤
芳遠於埃壙非凡卉伍哉翁居恒登峽北踐莓苔
寒山四絕樹影橫斜古木千年朶雲冥漠固已得
林間之奇趣當人生之稀壽白下諸子聞而高之
蓋金昆玉友咸稟太丘之教異地通家并是龍門
之客松年喜茂梅謙非遙請諸文會之遊共賦當
年之事輒爲敘引綴在篇章

易纂言序

易者象也昔聖人隲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

妙有難以言示者於是擬諸形容若身與物皆取
而寓之於象象立而易斯見矣蓋不求之顯則幽
不闢不取之近則遠不明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皆象也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而詞
與占皆舉之矣鄭康成易傳九卷一主於象王氏
之說盛行而鄭學始絀至顏延之爲祭酒一以輔
嗣爲師非是族也不置學官而目擊道存之旨日
微陸澄有言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一以象數
爲宗不此之求而欲以明易是負笈者之妄人也

清江雜錄

卷之三

三

洛誦之流沿而不返近世復有理數並言者是索
理於象外而不知其非二物也吳幼清氏洞契於
斯作纂言一編總若干萬言而一決之象超然卓
詣絕不爲兩可之詞稽疑扶輿契於我心者抑何
多也學者執是以求之則可以見義文之心見義
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心卽天地之
心而天地之心卽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噫非
極深研幾者其孰能知之幼清嘗曰吾於易書用
力久而下語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又曰吾於書

有功於世視易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甚大學易者弗刳心於是如舍筌而求魚不可得也余藏是本數十年考功陳蘇張三君以通經學古爲心梓之以傳而余復屬友人黃應登氏校讎至再其於是役勤矣因并著之

山原羅氏族譜序

吉安稱文獻邦自昔爲江右重明興以來諸羅氏偉人項背相望如學士公復仁司空公汝敬都御史公通文毅公倫文莊公欽順文恭公洪先先後

清國續集

卷三

三八

以德學勲業節義文章彪炳於時又並爲吉安重然各自爲宗所繇來遠矣其在山原則從宋景祐逮今二十餘世絲聯繩貫代次可攷若今給諫君大紘所譜是也按羅之先以國氏者二一有熊氏一扈氏有熊氏分封宜城春秋沒於楚散居蜀漢唐徙豫章廬陵號甲姓而山原之羅則徙自宜城有諱拯者以進士任吉州司理參軍占籍於官爲吉之始祖故與諸改徙貿置者特異四傳至武岡公秉恭由完塘移楓山復移山原是又爲山原之

始祖給諫君曰吾不知其他知其遷自完塘者而已中間徙而之分宜之永豐之二廣之楚世遠地隔又莫能盡名而山原一派譜系具有曰吾知爲山原之羅而已是譜也一修於元再修於天順壽州公不訓三修於嘉靖初三潭公某而未竟徒念菴羅公爲之序以詔其後人邇去之又七八十年族指日繁而家乘益漫漶不可考給諫手自排綴使三百餘襍如指諸掌諸凡名字爵謚年輩卒葬班班具焉上率下綴雖多而不迷其統彌通而不

清國續集

卷三

三九

失其宗諸假托傳會如流俗者悉擯不爲卒令亡者如存而疏者常戚非君子不能存此心亦非君子不能有此具也譜成屬余序余曩備員史局會君以大行改給諫相與爲道義交驩甚君尋以直忤旨還田間其才縉未少吐其用退而纂修是譜余得而讀之氏族別而宗法出宗法出而崇本修睦萃渙合離以仁義爲天下先余以觀羅氏之有政非獨曰有譜而已山原羅氏最章章盛者宋進士四人鄉舉若干人漕舉若干人明進士四人

鄉舉十有一人貢士四人其布衣奇行見郡邑志者非一而宋之朝奉武岡我明之少保都憲二公皆天所豫擬以待一世之用功名奕奕在人耳目間嘗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頃之給諫君炳用於朝追蹤祖烈乃家戶中事耳昔漢之袁氏楊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奕世不替皆足以震天下矯異代非徒以名位故也其在異時嘗顯矣世濟其美而今開長世有不在彼而在此者後之子孫接武而起烝烝然以亢宗自勵其

清園續集

卷三

三

將益有與者乎序以俟之

秋海披沙序

昔稱齊泮知今高仲舒知古卽世之博雅通人鮮能兼濟以彼非松喬而曙上代墜戶牖而通遐裔自非併苞經籍博采諺俗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安能涉彼津要舉其芳藻者哉計部謝君在杭起自晉安蔚爲名士亦玄亦史學不局於方體既博既精識欲遍乎流略凡所綴述余嘗得而卒業焉莫不發言而官商應搦筆而綺繡錯其下拔諸作業

已嗣七子而騁轡爲八閩之先鞭矣乃其裨編小史亦復遇物成書燦然指掌抑何盛也諸子取秋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屬余爲序余涉獵一二若遊玄圃而得夜光汎滄溟而覩明月品藻分於朱紫囊括埒於羽陵誠洞心駭目之觀非僅僅會粹叢殘爲小說之靡而已余謂研味此編有三益焉蓋殫力錯綜隨方滲漉卽皇覽要略未易擬倫而秘府太常靡不摭摭可以折羣言之衷望果然之腹一也古典人所屬心而時事罕或載筆乃遇見覽觀無不疏記可以備當代之文獻廣方來之耳目二也語怪徵奇曲士所紬而窮幽極異罔羅不遺徵感應之不虛激中人之爲善不藉弼刑默裨王教三也此非凌高鑠齊涵今茹古挾寶難之多識軼癡龍之奇鑒何以辦此且參其著作率以適意爲宗注心典要不以繁詞爲貴往往掘井可以及泉披沙因而得寶在觀者善求之而已余也開篋筭以擬心神持涓塵而測海嶽雖難益者之數竊附同心之言輒序簡編寄其仰止云爾

清園續集

卷三

三

刻子由古史序

太史遷爲史記馳騁今古上下數子載而彙括之
百三十篇之書可謂盛矣獨其言非出一手爲後
人所轍亂者往往有之晉散騎常侍譙周作古史
考二十五篇以正其失而未備也宋蘇子由氏復
加補正大氏據尚書春秋內外傳世本國策諸書
非臆決也官論鑑湖孫公攝南雍事文教大興知
雍有古史舊本殘缺日甚乃取而校梓之以示多
士而見屬爲序余謂史之難言久矣馬記班書今

清國續集

卷三

三三

昔罕儼然班椽業嘗遷而范曄復詆固目睫之譏
不能自解免也子由是編自謂無遺力矣而發明
聖人之無爲尤非羣史所可及子固有言史者所
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三代之作非獨載其行事
蓋并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
餘雜家與聖學並驚如遷者亦雋偉拔出之才矣
而不勝其務博好奇之意雖其貫穿馳騁極於
闢而不合於道者固已多矣子由於此書之所
太調者益之謬者釐之采摭於散亡殘廢之

盤解條入葉貫而聖人之爲治者復具其

要而見之於後可以爲難矣往者余靖之刊誤
思之異辭亦有意是正至劉知幾師心妄駁
橫詆乃工於繩人而拙於用已識者嘗深非之如
子由所緒正援據精密足以扶微學存古義此史
公之功人非其苟爲異而已譙周之史錄存書亡
不少槩見此編之泯泯且垂百年鑑湖公於與編
遺事靡不畢講而古史始盛行於時余以謂於此
有三益焉念文士多而史材少欲以鐫磨後進爲
良史之儲一益也考見得失卽闕深奧衍如史公
不曲從而苟止二益也據經訂史令英儒秀人一
歸雅正而裨官雜說不汨於其中三益也多士方
顯顯響風詎必無感厲而興起者乎輒不揆爲之
叙論以俟之

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

今天下最重而提衡宇內則無如京師而留京爲
之陪貳其衰率百官統均四海者無如吏部而司
農司馬與之頡頏而相表裏其爲中外所歸而先

清國續集

卷三

三三

後屬之一人則其望爲尤重而余獨得之鄭公焉
公以司農請急歸不二歲 天子召爲南冢卿逮
本兵缺復以公兼攝之歲癸丑公滿三歲績業治
行而以最聞 上公屬之在兵曹者李君璩等偉
其事委不俟某揚扈之以贈其行余觀前蒞留都
者自名吏隱規撫矩削以相瓦合至今而陵夷甚
矣公性嚴重雅不假人以色詞以故始下車卽威
望風采豫有以饜貪婪慢侮者之膽而奪之氣顧
徐而察之實開朗坦洞不設城府獎進賢士如恐

清國續集

卷三

三

不及蓋畏之者如夏日之霜而親之者如涸冬之
日不必爲噉噉以干上煦煦以媚下而 宸扈傾
聽百寮動色無吐不納如響斯應者三年於茲矣
公居恒務持大體不責一切苛辦乃提躬若此收
效若彼者其道何繇傳曰大臣法小臣廉法與廉
臣事之鵠也而公饒爲之故修羔羊五紵之節於
千里之外而威動乎 九重之上以故冢宰司徒
司馬在漢爲三公邇爲之而兼之不以爲泰起田
間而居鼎鉉不以爲驟則以公之素先之也 主

上方虛銓憲之席以待公乘權握機而霖雨天下
在旦夕間耳公故楚材楚有太和衡嶽之峻漢江
洞庭之雄天下言形勝者首稱之孕於物則爲樞
柄杞梓以棟明堂鍾於人必爲貞廉者碩以襄盛
治究之非佐一人綜羣吏無以竟公之用余殆以
留都之人心物望卜之也昔倪公舜咨王公宗貫
劉公司直率繇南吏兵入爲冢卿劉且繇冢卿而
大拜三鉅公勲名與日月俱懸當是時 上之所
虛心而求與下之所跂足而俟固不在薊門而在

清國續集

卷三

三

澄叙南銓保釐豐鎬之日耳公則何以異是況公
倬仕路之未清嘆武功之不競憂天憲之旁寄閔
民生之多艱其扼腕而思非一日矣夫無其具而
欲爲者非也非其時而欲進者非也有其時有其
具而懷寶與棄時者抑又非也惟公勉之而已於
是二三子不謂余言爲謬輒命筆史載之以爲行
李先

晏氏家譜序

晏氏之族自齊晏平仲至今殆二千餘歲子孫著

錚者不下數千百人先世嘗有譜牒以載之焉唐
庚戌給諫公文輝大加脩葺以前所未具者增焉
書成凡若干卷余讀晏氏譜而歎曰語有之族大
者長德厚者昌豈不信哉夫晏氏故巨族也豐基
永傳茂嗣繁祚卽一姓而租繇賦需往往徧於郡
邑自前代至今兵燹洊經水旱時至民之繇賦科
逋遺缺者有之丁口井燹轉徙淪滅者有之晏氏
於其間非獨如魯靈光之獨存而已而日以加盛
如此今觀於諸晏以神農氏之裔家於臨淄自平

譜圖續集

卷之三

三六

仲顯名後分布列國至景星復歸臨淄故以景星
爲大宗至墉徙豫章故以墉爲小宗自臨淄外上
高二臨川四南昌五新喻二會城廬陵靖安各一
繩繩振振臚列不遺其於名字爵謚年輩卒葬無
不詳焉而於南昌之超溪尤詳詳所出也夫延盛
在積翊繁必仁是故旺族雄閥名宗舊家苟爲無
積而垂之則累葉風素一朝而殞者豈少也哉晏
譜之錚錚者自平仲以來有元獻公殊尚書公敦
復學士公陶名德相望莫可縷數至近世則御史

仕翹給諫文輝爲最著嘗攷元獻駁張耒之詩景
初斥汪伯彥秦檜之姦復之論賈似道之誤國盡
忠補過平仲之遺風歷數十世而如存此余之所
謂積也迨今駿發於臺瑣兩公如江河之流引之
而益長恢之而彌大豈不宜哉余故三德厚者昌
此也譜之族指最繁觀世系可考焉余輒叙作譜
之意而推其所繇盛以歸之若給諫所論則國
計之大者具留垣疏草不具論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四目錄

碑記

溧陽伍相國廟碑

寧國府重修廟學記

和州儒學尊經閣記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天臺先生書院記

桐川會館記

陵陽會館記

清園續集卷四目錄

天目書院記

直指雲蛟黃公高郵州生祠記

揚州修復三塘碑記

和州新建橋壩記

式好堂記

五岳園記

棲霞寺修造記

嘉善寺蒼雲崖記

遂有亭記

普德寺新建華嚴樓記

明道書院重修記

陽明先生祠堂記

瑯琊寺悟經臺記

清園續集卷四目錄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四

碑記

溧陽伍相國廟碑

上御極三十有四年率土依風羣靈稟明古義士忠臣孝子貞婦莫不秩於祀典罔時怨悞寧寧乎嚮幽明咸熙之世矣溫陵徐侯某者來尹溧陽政通人和乃建文昌閣廣濟橋并井章章百廢俱興已閱圖經稽掌故知子胥投金瀨江假道牙嶺皆境內事也而廟貌陵夷久廢不立無以勸忠孝倘

法誠復捐奉庀工次第興建而伍相之廟適成邑

人呂君昌期輩屬余碑之嗟乎時移事改跡往名留高臺已傾稷下動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況乎義特百夫孝絕千古厚可敦俗忠以激衰如伍公其人者哉公當姦衰肆兇父兄并命斯時也恨填胸腹哀纏骨髓非不欲奮曹沫之劍提秦王之胸念義不戴天身先朝露非算也於是隱忍避跡間關擇主吳宮計合楚氛乃翦前茅反勁俯雲夢而星馳萬弩千艘指方城而席卷揚

兵九天之上決勝千里之外遂能躡彼巢窟挫其為墟鞭其仇讎怨毒盡雪詎不謂奇男子哉夫其匍匐昭關沈吟瀨渚漁人望風而鼓楫貞女聞饑而授餐咸感激一言滅口而死此其精誠動乎天地義氣貫於金石故能一說而動閭廬再舉而傾郢郢成功之偉非偶然也所痛者逢一時事一國而違合異勢成敗相反其合也驅萬乘如轉圜其違也斥壬人如拔山卒至嬰龍鱗而上迓覩屬餽而太息第欲僵尸寓諫扶目觀兵不亦悲乎嗟乎

清園續集 卷四

公存而落落者與公歿而炎炎者滅興亡所繫可謂重已或者忘父讎而不復覩君過而不爭陰拱以觀坐而自保顧諟公援引非人鞭笞越禮何其謬哉年祀繇邈精爽超忽侯新其塋茨薦以蘋藻柱厲不知而殉難廉頗雖死而猶生足使姦雄愧心忠義吐氣於主上之風教不為無助列俎斯存播筆成詠銘曰

趙趙伍公三世作忠繩厥祖兮雲摩氣英目無堅敵拳且武兮逢時不辰父食兄骸來運監兮歸誠

大都蒙垢忍耻厭荼苦今有其授之如翼而飛奇
心替兮師出桓桓蹈淮以西挫強楚兮窮蚩與歌
厥動爛焉衆爭觀今功遂讒興有言不信退何所
兮堅貞不移誓死以報為代矩兮顧瞻深陽山廻
水榮公所旅今靈祠巋然毛牲既醑莫厭宇今金
節赤旂來憩來遊紛且舞兮禳祈榮雲尚驅姦兇
福下土兮神之聽之我刻樂石播終古今

寧國府重修廟學記

寧國畿南一大都會也計部郎金侯以萬曆丁未
清國續集 宋四

來守是邦政先風教要東寬簡民吏意得闔郡晏
然凡患除利興各以序為念士習之重循行學官
頒示條章以時肄習而錄其行之優者加激賞焉
廉邊豆廢缺琴瑟不修靡不繕理復其故常踰年
遂舉廟學而大新之殿寢崇邃門廡埒深而啓聖
名宦鄉賢諸祠悉成至講業之堂棲士之舍庖湑
庫庾煥然畢具射圃在學宮之西拓治寬衍小大
稱事一無所苟積工三百有七日糜金錢五百緡
奇皆捐幣俸之美而民不知役既竣歲涓日齋

戒大合其秀民陳牲幣三獻而落之父老聚觀嘆
息以為未嘗有也於是學博士馬君德澧欲紀歲
月於麗牲之石而屬余為記余惟宛陵阻陵陽三
溪之勝山川回合習俗甚美而又得賢師帥以成
之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脩好於治心脩身之術
當得其指歸無疑矣顧士微獨不學之患而知性
之難性之不知即殫力於學譬諸之楚而北轅車
堅馬良而其去也彌遠古聖人之教警策其耳目
清發其靈腑者可謂詳矣苟知所從入則竭蹶而
趨皆性所固然非外鑠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
煩而治不然歧其名義之美而第以矜激為功處
其華弗收其實陳義雖高終必去之於道奚當焉
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事也出之一而靡源弗
達者理也得其一則居簡以臨民正容以悟物雖
逆釐三辰折衡萬里可也侯不菲薄多士而以道
德行詛為之標表異日風俗成人材出彬彬然方
於鄒魯必自此始故余樂為道之其諸善政當載
郡乘此不著侯名顯河南西華人舉乙未進士倅

清國續集 卷四

四

君若揚梁君夢陽司李楊君若子皆樂其

和州儒學尊經閣記

歷陽自宋安撫使趙善相始建尊經閣於學其來尚矣後尋作尋圯國初高皇帝兵興實在其地頃之四方次第平以俎豆易干戈乃徙學建閣以文事爲天下先嘉靖間學再徙而閣隨廢歲丙午廟學悉還其舊殿廡堂廉靡不畢備而閣顧缺如嶺南謝侯爲政之期年適有水災侯補助興發葺

清國粹集

宋四

五

葺佐民之急使樂其生然後教以相親睦收恤之義服習戒令蚤避而鮮犯州以靜治於是役請於巡臺黃公公方以興學作人爲亟俞其議并以贖鍰來助乃爲閣三楹於明倫堂之後又爲聚奎樓於學東南隅與閣歸然相待如主賓然木堅石密崇碩麗壯士執經佔俾始得其所莫不躍然以喜益起其游歌講習之志工始萬曆丁未十月明年十有二月而告成黃公行部茲土吏嚴民信而復得謝侯以成之其本不擾又出之不爲無制

故其意能論於民不待程督而趨之者敏士樂其羣而頌聲作於是州學正劉君起潛訓導沈君作肅姚君一右易君之文偕弟子員輩相與謀而來請爲記將以載其美於無窮余惟二祖以經術造士頒四子五經古注疏與宋儒傳兼行之復輯諸先儒說爲大全以翼之使其沉酣浸潤自得於身心而推之治意甚美已行之既久士日事浮浪之文而利祿之意多明經修行之義蔑如矣攷漢初郡國未有學然諸儒以經教於其鄉從之者率

清國粹集

宋四

六

數百人各以名家齊魯燕趙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甚盛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爲禮弟子皆世守其師說不敢變迨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必令傳經義以對人主至親問其師爲何人其說云何其重如此卽於聖人之授受未知其何若然是時爲弟子者專而其業固爲經師者嚴而其說行故足術也今有司不憚興作以裨士歲時行視學官講解經義二三博士又相與勸率之多士能進而張大先王之教以輔世或不然亦能推行

其說以淑人異日以經術爲國家大議引師說以對如漢人焉必有傳儒林者紀其盛庶幾不失尊經之意而於上之意可無負矣公名吉士直隸內黃人已丑進士謝侯名嵩廣之卷焉八起賢科以治最聞州別有傳史紀之茲不著是興也謝侯倡議始終厥事而同知許君文燦判官何君台協贊其成吏目高冠董其役咸與勞例得並書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學求復性而已矣顏子之學復性之學也顧仰鑽

清園集

卷四

二

瞻忽功力莫厝雖賢智者有望洋之嘆焉子貢以知入曰億曾子以行入曰魯久之循序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一貫之道卒歸之及其成功一也後世學失其宗高虛者遁下而不知無器之非道卑陋者儕俗而不知有上之可語敝也久矣近者白沙陽明兩先生奮興先聖之絕學晦而復著聞者豁然如披雲霧而睹青天也自餘諸君子研味於典墳磨礪於行誼雖悟入不同而斷斷乎志於復性有不可誣者說者謂我朝以大明建國道

化休明絕非前代之可及豈不信哉符卿祝公石林少聞學於天臺先生令休寧六年爲南給事中九年華華以士心民瘼爲念所以圖其不及而拊循之者不啻饑渴之在已也逮考最將解其職銜德者靡所圖報謀於別駕程君心德爲祠生祀之公執不可至厲色詞拒之不止乃以語令曰南都之祠不少矣而理學名卿生於斯若宦且遊於斯者祀典獨缺無以稱學者高山景行之思因奉定而莊先生而來十有三人偕同志者俎豆於中禮

清園集

卷四

八

成而去比及三載祠部吧瞻葛公考薛公文清陳公白沙趙公文肅皆嘗歷茲地復增入之昔賢往矣距今年祀幽深寂寥鬱而未發者始皆大備且請於秩宗春秋祀勅爲常儀而屬余爲記嘗聞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第以事及人者其功小以善養人者其功大事及者有盡而善養者無窮留都士大夫之輻輳有名於時者至不可勝原當時則榮殤則已焉獨諸公之流風餘韻謳吟而思慕之至今豈非以善養人之明驗歟夫事有可繼不必

其自己出也祠部公修斯祀而永之彰往覺來令其長存亦可謂有功者已輒并鐫於石爲來者勸

天臺先生書院記

古學校之教修士求志達道未有不爲時用者其在於鄉也高者尊爲父師少師而下亦不失爲更老日羣其子弟督教之迨歿則相與追思其功德祀之暨宗推而目之曰先聖先師夔伯夷周公孔子顏子皆其人也近世理學莫盛於宋迨天聖明道間學猶未立而四書院之名獨聞於天下是時

清江雜錄

卷四

九

周之鹿洞陸之徐巖朱之隱屏各以道德師於鄉爲之徒者率振振雅馴行藝修好世徒知賴其用而漸摩成就之功豈一日積哉天臺先生崛起楚之黃安推明孔顏周陸之學與鄉人肄習之從游者履恒滿戶外已宦轍所至又自其鄉達諸四方今去之數十年而其教如存先生所風動抑已遠矣當其校士新安拔胡侯於髫鬢中而授之學至是縮印綬來爲邑令乃盡推先生之言厝諸政事要東精明寬簡中度閭閻晏然民吏意得以其間

造先生之廬與其子弟講求未墜之緒而剛繹之嘆曰古鄉先生沒必有祭吾師顧其可後爰卜地邑東偏構堂三楹奉先生像設而同志之友及門之徒皆附食於旁講堂三楹翼以二室待來遊者棲焉書舍二十楹羣多士於中誦詩讀書循循如也琅琅如也惟謹牆之東西復爲孝子節婦二祠周而覽之齋祭有所肄習有次庖湍燕休各有寧宇又出其餘買田數十畝會其入以具祀事既成書來俾余志之嗟乎先生特起千載之後明先聖

清江雜錄

卷四

之道以竊後之學者其於求仁之要脩身之矩本未粲然如指諸掌藉令遐陬獨學之士精思而實踐之可以學聖人而無難况黃人息游於斯者皆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於聲容而得其意之所存能無慨然思奮者乎自是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卽中材亦勉焉循其矩矱而寡過不惟先生之精神丰采久而彌新矣之傳於是邑亦將無窮矣侯名尚質字某微之婺源人蒞茲五載治最當遷矣而能加意於吏責所不及亦先生得士之驗

也是爲記

桐川會館記

古造士必於黌校孔子顧聚徒杏壇論道淑人以輔王教所不及此後世精舍所緣始也漢興郡國有夫子廟而無學且不置博士弟子員然諸儒各以經教授於鄉從者至千百餘人齊魯燕趙間經術名定不鬱起宋至元祐學猶未興而四書院者獨先有謂蓋以法爲師弟子或強之有不欲而出於樂學之心則久而不廢亦其理也哉桐川之學

清國新集 卷四

倡於何公省齋耿恭簡張甌山兩公於此蓋倡明之方本庵先生爲兩公門人經明行修不以漢儒所詣自安而毅然以倡道作人爲任當是時士之保殘守陋者雖其退舍而往往以清虛自命先生慮其高簡茫昧或爲浮誕者之所托是以檢束於身心者精而教誠於朋儕者密甚矣先生之似吾恭簡公也方士馨臻先生念樂羣無所乃築室桐川待共學者居焉館負城臨流據一方之勝中崇實堂三楹堂之前榮奉夫子像於中有先正堂有

畫心齋有左右室有更衣所有養正所凡爲祀往哲羣來學者靡不備具樹以桐栢羣花翠篠叢雜錯出川上植柳數百株名曰柳壇月會者二歲大會者一鄉薦紳孝廉文學父老子弟以及鄰郡邑之賢豪皆以時至自是東之樅川西之隄岡精舍相望而一以桐川爲宗興起者益彬彬矣先生間屬余爲記余謂仲尼之學載於學庸論語易大傳下學上達之矩矱在焉學者潛心於是卽進之語上何難而不能者亦足以寡過倘道之未明而擺

清國新集 卷四

落古人之形跡適以爲學而已先生坊學之末放而冀以閑先聖之道其意甚盛惟學者勉之循其言以共躡乎從心不踰矩之域是地也雖追蹤杏壇可也而四書院者勿論已余有言無出所講聞之外而先生鄉之先進輩望尊而學術美亦無待余言聊書館所錄作而并系之歲月如此

陵陽會館記

陵陽會館爲會諸同志而作也石埭故無會館有之自畢君一衡始一衡倡學已丑庚寅間一時從

遊者至屢滿戶外擬築別館以居之未就而殤弟一素毅然曰是在我乃出橐裝合友人醪金建講堂三楹明經堂三楹左右兩楹翼焉念國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而心齋近溪復所三公堦明闇釋日以浸盛學者得以豁其達心遊於大通者其力也乃復爲堂三楹祀四先生而以一衡及同志之賢者附於旁門廡三楹前臨舒溪構一亭其上俟風雪濯纓者休焉旣成仰君汝行蘇君學不遠數百里徵余言爲記余惟孔氏言學莫備於中庸而莫要於未發之中之一言易之密書之微靡非此理直所從言之異耳二程子得周子主靜無欲之說學乃大明遂以體認未發爲相傳之指訣自延平而上未有易也南宋以來浸失其真眩於事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亦已久矣陽明先生始以良知爲教夫不慮而知非寂然之性體乎但情易溷而性難明於其寂然者未知其爲性而於此喪身立命也忽在我常然之體逐俄頃應物之跡習動爲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

功遂欲窺大道之門難以冀矣古之求道有刻苦堅厲不爐不枕者有危坐一室精思不息者有靜默澄心驗其氣象者以彼形廢心死神觀氣聽一息懸解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豈滯滯於語言茫昧於影響者所能及哉夫恣情欲任意焉非知也靜以體之則所得者深而其見定無惑以培之則害者不入而其養醇所以善致知也余雖論者沿洄於未流而忘其源爰述孔思周程之緒言以爲鞭影助雖然世必有以余爲支離者矣

清國續集卷四

天目書院記

於潛杭屬邑也而在天目山西麓舟車不至土樸而民淳余友陳侯令於斯一以簡靜爲治鉤距惠文之事悉薄不爲有小過者率誨諭遣去所至輒召問父老所疾苦及所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久之獄訟稀簡庭以無事侯乃集諸生語以所自得之學無不欣然有當於懷也自是考德質疑者日相屬侯乃相舊學之址建精舍爲諸士講習之地而中丞高公學使陳公無不聞而獎成之於是爲

門三楹講堂三楹又進則奉啓聖祠如學舊祠之後則文昌閣巋然在焉閣左作先賢祠三楹祀陽明先生於中而配以心齋龍溪天臺近溪四先生右作景德祠祀學博士鹽官錢公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以至會膳有堂度書有室宿廬庖湏以固以密當是時藏修息游舉稱其度弦誦相聞矜佩畢集而上復念其無以久也爲給田若干畝爲享祀餼饍之需而且望後人之益拓之也則屬諸生謝有戚走數百里謁余爲記余謂學非他以還其

卷四

良心之謂也後世論說非不工名譽非不盛而心之柄失則偏黨誠淫以市於世至盡喪其常而不顧究且臧否溷殺黑白易處卒貽禍於國家非特不可爲學而已夫我言之而人不以爲安我行之而人不以爲信此必有拂於人心者矣微獨人之不安且信也卽夜氣未亡亦自有不安且信者良心固在也誠自信其心不以害惕利疚爲秋豪顧慮虛圓不測之神以宰制萬有可也而非篤於道者孰能之君子所以貴夫學也潛士寡營而易足

鮮紛華之悅又得賢師帥官於間遠清曠之地爲之去疑解蔽以矚於高明庶幾有其恒心以當國家異日之用稱斯邑者亦必曰上有愛人之政而下有易使之俗自今日始豈不盛哉侯名桂林字孟芳以學行名金陵與余同游天臺先生之門淵源蓋有自云

直指雲蛟黃公高郵州生祠記

今制御史按南輔者三而江以北居一焉淮陽南北咽喉漕儲之一大關鍵也而祖陵與河防相

濟陽縣志

卷四

六

安危復設巡漕御史一兩淮鹽筴甲於各省居積輻輳商旅櫛比以居復設巡鹽御史一鳳陽爲高皇根本重地至今爲湯沐邑地曠而民貧徐邳北跨中原當水陸孔道迫郵緇傳符之累惟盧爲稍平耳而治山泉湖姦豪出沒觀風於茲者厥任重矣侍御黃公奉 璽書來攬轡自惟曰古稱觀風者獨歷覽風土已哉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在所以爲觀者可風耳甫至會御史員缺不足給使事公攝漕鹽兩臺復以學使者不至割江北諸學隸

公人謂公一人而肩數事又皆其鉅者乃視事以來案牘山積公手不停披一閱立掃至性孤潔不緇一塵一切肺石之美在邑則用之邑在郡則用之郡凡興棄補弊賑窮茸廢輒傾貲以應無靳也每行部擇地之曠而號者集父老子弟問風俗利病守令廉貪狀若何吏民良窳若何其負隱操獨行者獎藉備至得胥魁若土豪寘之通衢榜笞之見者無不神竦心服而良民獲高枕以食矣公故仁人長者而賞罰信必以至漕無後時而鰥鮮匿

濟國續集

卷四

二二

賦以此行學朝諸生考較經術親爲誦說以時程其秩而等差之一時江淮濠濮之間靡不感奮自修者其按高郵也見學宮頽廢出帑金若干爲徙泮池櫺星門內爲石橋一旌賢坊一規制宏麗費以不訾未嘗煩有司若民間也學故水四面環之與漕河通氣脉融液科第接踵隆慶初豪族以河四通無以逗客艘而牟其利遂絕其一不使南漕人文寥寥不振蓋四十年所矣每郡士大夫請於當事輒阻道傷之議公喟然歎曰水猶脉也詎有

扼其脉而令氣和神王者哉爲通其壅閼時其畜洩學宮水乃還其故云復以學之異隅法不當虛爲樹浮屠其處璀璨巍峩風氣涸注未踰歲有以甲第起家者公之爲德茲郡詎易量哉郡人士德公而無以報卜學之東偏爲祠生祀公旣成孝廉李自華以其鄉士大夫父老之意來問記余曰是未可以辱我公而久之公且遷爲少京兆矣士民相率請於州大夫曰吾儕卽一息而靡非公賜乃能竟忘公於是章侯孚獻以前諾請余謂黃霸勸

濟國續集

卷四

二二

善防奸吏民興於行誼朱邑廉潔守節篤故舊而不可交以私召翁卿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民愛而父之文翁好教化蜀地學者比肩齊魯學宮祠之不絕王景參紀數術禁忌堪輿境內豐給王渙討擊姦猾民鮮侵枉每食輒弦歌而薦之以彼良二千石也而皆施澤於人久其得民宜也公銜使命先後三載任侍御之所難者四而兼漢人所謂賢者六士民交思而不忘卽仲卿之桐鄉不啻矣仲卿自謂異日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令士民

業及公生祀之久而益思新之公卽領大農稱賢九卿安能不有意吾鄉如仲卿也公名吉士字叔相別號雲蛟與余同舉己丑進士大名之內黃縣人

揚州修復三塘碑記

維揚當南北舟航之湊歲漕粟以四百萬計而商賈藉餘瀝通鹽艘取贏不貲顧漕絲揚子津入淮而鹽又自高泰抵揚方冬水涸舟膠漕病而商亦困國初在所設爲水櫃雨水猥積滯以待乏旱乾

清園續集

卷四

二十九

則轉轉漕輸於河若揚之三塘是也雷塘上塘在城西北廣六里下塘廣七里上塘東北曰小新塘廣二里炎漢間謂之雷陂其來久矣王端毅恕郭郎中昇成化中造石閘水礎其設甚備嗣後督視不時姦民乘之決塘爲田久不能正頃郡守吳公秀郭公光復銳意興復侵者以輸稅爲解當事又或左右之隨以報罷歲戊申侍御康公以驍使至貞紀維風百廢咸舉一日得三塘興壞之錄嘆曰奈何以秋毫之稅而蕞大計况茲塘頽隄斷沍肇

自昔人卽舊以謀顧其可後謂別駕毛君九苞能以贖鍰六千金俾治其事毛君擇民之有知計人信服者使督役而自主之於是買石僦工固其故開索石爲兩涯中置木樅視水之高下而開縱之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而又有虞風水相激爲隄害者君又於下岸置礮若版若干實土以護之如高寶湖故事役將竣侍御下令給公館增窩鋪令塘長閘夫居焉給廩稍司啓閉廉盜決者而寘之法某年某月肇工某年某月卒事用人之

清園續集

卷四

三十一

之若易易然藉今移之齊魯燕趙間何憂漕哉以此知人存政舉其繫於國者非細故爲之書俾來者毋替前功而且推其意爲漕渠資焉康公名丕揚字士遇山東陵縣人壬辰進士毛君江西安仁縣人起賢科以才爲公所任使是役其勞爲尤著云

和州新建橋壩記

和爲畿輔近地中外要重之臣與夫郡國守相使客傳遠之往來踵相屬也東門之外舊有石閘一

濟國續集

卷四

三

座砥水之盈縮爲啓閉閘圯不知何時獨其趾在耳或者據形家言以謂水流而無以固之則氣洩而不收微獨爲行者病也會三守何公至聞父老以爲言曰吾以治農爲責是其可辭乃集州人訊之皆曰州之東關與南之新河皆州水口地擬建石橋一壩一便請於州刺史謝公報如其請於是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始於萬曆癸巳十二月迨丙申九月而訖功橋崇二丈有三尺趾之廣加什五焉下爲陟門計丈有八尺以釃河流而隄其兩垂

度輒者壩以丈計者二十闊得四之一上爲觀音庵以填之所費銀以兩計三百有奇以傭計五千四百有奇貴取諸各廳之贖銀而不費民間之一錢力取諸傭食之閒民而不公徭之一卒可謂易矣父老德公也深於是推其秀民馬成六萬可賢楊鳳翔戴潔者求余言爲記且曰公居恒見謂材敏一意節愛民樂其業田里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願有紀以諭來者余謂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在缺而子產譏川梁墮而畢公刺蓋不

濟國續集

卷四

三

講於時久矣公獨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是人信其以佚道使也是以倡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致愛其力其砥夫耽耽而居飽祿以嬉於人之疾苦咄危湯不加省者何如哉然則觀公於此而其他政可推已公名台蜀之內江人以任子起家晉安慶府別駕以去其用蓋未艾云

式好堂記

金陵評事街多間右之居而莫久於歐陽氏歐陽氏多材良而莫賢於汝和汝誨兩翁先是愛溪翁

嗜書史敦孝愛嘗手拊三弟咸有成立其雍睦爲里中第一兩翁世其風老而彌篤年七十餘顰眉鶴髮相差肩以行見者豔之翁嘗稱曰我輩丁盛時蒙先業兄弟怡怡墳奏而篋應此三樂也於是構堂三楹爲游息之所堂右爲室室後有閣曰雲住左爲宴園園有齋曰聽秋亭曰愛日堂曰問月兩翁歲時率三子具豆邊燕樂其中而眉其堂曰式好曰吾以紀二世之美而爲後瑱規云久之三子者與予秣相講已又婚相媾也則委之爲記余

潘園續集

卷四

三

惟斯干之詩爲周人考室而作豈無他吉祥善事可相願望者乃獨以兄弟式好爲言其鄭重如此兩翁居恒兒無常父衣無常主眠昔楊津汜毓輩方駕而不啻過之既無失詩人之旨而居有疏堂之庇藉有喬木之陰升高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持杯而据石遺氛埃之溷濁所爲式序先業於續妣祖築百室爰居爰處者得無似之乎且三子嫻詩禮遊辟雍朝斯夕斯從容和孺與維熊維熊無父母詒罹者又有合焉何斯干之言多與兩翁類

歟無亦兄弟之愛根於天性卽去之二千載不謀而合者歟錄斯以談翁名堂之意遠矣古者爲學校申孝弟士靡一日去於教而又月書歲計以旌其勤匡其不率於時比屋可封卽有悍寒不逞之人亦無自而發晚近世薄義而趨利兄與弟若奕棋然小不如意輒勃發而相稽微獨教衰使然亦由無卓然敦睦之行出於其時今見而知愧故也夫君子之行道非必在勢處顯而後然居於家使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績行而種學率輒張

濟園新集

卷四

三

而偕之大道此傳所謂是亦爲政者非耶兩翁是已歐陽氏之孝友業有聞於人自是益繼繼繩繩令承其名觀其跡者低徊俯仰想其風猶行誼至於愈遠而彌新則斯堂之名於世豈有既乎予故樂書之亦以爲世勸也

五岳園記

若夫排層空駕遙峰高出星漢之上坐馳人寰之表五岳之奇乃天設也然亦有基累九成雲裁百里極玄功以壯址殫山林而崇構此所謂玄區得

之神匠大地錄乎心造非夫瞻覽之士忘懷吟域
之中得意形骸之外惡能與於此乎榆林杜日章
今之名將也杜自遜侯清靜績最晉陽元凱淹通
胸藏武庫君起近代實元厥宗夙以貂蟬之英抗
煙霞之志乃國恩縻之於前家聲系之於後青
山白雲常在夢寐因嘆曰羊祜日遊峴首吾未之
暇也築土以象東山吾其爲康樂乎於是五嶽草
堂作焉庀工程力疏鑿控會不易舊區別成遠趣
南曰岫嘯洞金簡玉牒髣髴見之象衡山也西蓮

唐同韓集

卷四

三

花庵三峰縹緲象華岳也草堂之前鑿石爲池曰
天中館象中嵩也東北迤西曰蓬玄閣太乙樓二
翼八山吞吐迴合象岱恒也總之怪石森列或立
或仆堆阜竅穴委遂突怒夫以宇內名山所推者
五宗炳圖而不能遊李固遊而未能盡君乃千巖
萬壑觀縷簇縮一瞬而得千里一拳而當五山坐
使幽遐環謁之觀不鞭而來無脛而致斯已異矣
或曰君駕四牡鑄八鑿所至變氛祲爲祥光馘梟
獍無留跡方將立會表於高阜敞和門於大荒令

若敖楚其六萃蚩尤劓其五兵洸洸乎習穹廬而
震高闕也胡區區一丘一壑問哉余應之曰沈滯
者志壅恬曠者業弘況乎留連觴詠寓兵機之淺
深指畫山川得地形之要害潛養而深畜必此階
之異日者獻凱雲臺飲至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
斗卽謂茲園爲君之土山峴首其亦可也是役也
其用雖小所明者大非余紀之曷示後人

棲霞寺修造記

金陵名藍三牛首以山名弘濟以水名兼山水之

清江雜錄

卷四

三

勝者莫如棲霞古高人勝流率棲迹於此自明僧
紹扈謙徐鉉以來湮滅而亡稱意江山雖在而昔
賢往矣幽憂寂寥殆有鬱而未發者耶嘉靖中殷
公邁萬公表陸公光祖聯轡而至愛其山深木茂
泉甘而石峻於學道者爲宜於是迎禪師法會居
焉時復得與善者相之都人士各出其力成就廢
闕居民亦稍以侵地來獻迨今四十載會旣化去
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頃釋僧定以道價
傾一時觀像宇圯壞擬爲興復意之所至不督而

常侍暨公祿劉公海党公存仁等爭以檀施
之而王公壽綜理加毖首於千佛嶺三聖殿大
爲負飾工未竣也會客公仲者卧疾夢神於摩
宿病如脫問其自曰攝山客心異之入寺尋訪感
諸緣會應如决川故三殿曰大雄曰天王曰藏經
力任修葺以仰藍祖師二殿翼之沿故壙新因毀
成妍於是高亮霑以雲扇眞儀揭其日慶荒榛灌
莽之間丹堊炳煥卽天帝釋宮不如也聞者以爲
勝無貴賤皆往觀焉或謂眞心本寂色相假名奚

游園續集

卷四

三三

以是區區者爲余惟心無不在巨而大地細而微
塵皆是也辟諸羣木生氣充足枝條花葉長短纖
穠無所不可譬諸百川原委有自江河洲渚流徙
轉輸無所不到豈可妄生取舍執輓斷爲上乘謂
造作非佛事哉故下士滯有而迷空中士著空而
疾有孰如憑相寄懷因敬生悟庶幾弱喪而得大
歸也况茲山巖泉含絕世之美自是結搆莊嚴與
弘濟牛頭相映發於江表諸君子之功大矣余自
罷歸累憩於斯尋徵君散騎之迹灑然而樂之新

舊住持請次其事於石嗟夫士之懷琬琰而就燬
塵者其有待於入豈不猶此山哉是又可臨風而
一慨也

嘉善寺蒼雲崖記

蒼雲崖奇石綺錯爲都城最顧閣頽於前勝掩其
半新安張大晉率同志改建於崖之左方於是陰
翳刻露諸巧盡出而閣踞高以臨下林壑全入深
秀挺特於恬曠者爲宜先後糜金錢二百緡有奇
工始萬曆丁未秋明年二月成瑯琊焦竑集諸名
勝燕而落之因著其事刊於樂石

游園續集

卷四

三八

遂有亭記

晉安董君崇相爲南計部時所治舍庾在城西北
阪地有金陵寺寺後高不三四引而股趾盤礴甚
大旁占數墟俗呼馬鞍山隱蔽松檟蕭然清絕市
喧蔑有至者崇相以職事之隙策杖攜酒徜徉其
上往往久而不能去因卽其地爲亭以覽觀江山
之勝而名之曰遂有以謂地因其舊而亭之自崇
相始也亭成而其地益勝放懷高蹈寓目而靡所

不遠仰瞻鍾阜旁眊谿谷勢雄氣秀若隱虎踞而
翔鸞鳳各效其技於几簞之下而風帆浪舶出入
於江濤浩渺煙雲香靄之間皆不出戶而坐得之
何其壯也斯時崇相以會計爲職方嚴簿書課米
鹽束胥吏日汲汲不暇乃能擇地之善者以寄其
耳目之樂非獨忘其煩且勞又將有以自抗於埃
壘之表其意遠矣都城以遊觀名者不下數十未
有及馬鞍者自是展齒日集觴詠通作荒榛叢薄
之區一旦而發聞於時物之興顧不待其人也哉

卷之二

三

以此推之嵯峨竟絕車馬罕跡之地爲人所不窺
者多矣豈世之負奇抱異者率深自閼匿非得夫
冥揆篤好之人不易與之接固其理耶崇相進而
有人才之責其辨於此密矣周生知常以崇相之
意問求余爲記輒并及之生能從崇相遊其作斯
亭也與有勞焉蓋不問可知其人

普德寺新建華嚴樓記

華嚴樓在城南普德寺佛殿之右偏崇岡疊巘環
繞掩映風林雲壑平曠邃密其中琅函寶笈夕梵

晨鐘凡叢林所服用寺宇之亟需者十具七八矣
於是諸檀越輩詣余曰普德爲金陵名藍項禪講
寂然僧之往來誦習者靡所栖止釋如果者始建
樓五楹延名德講授其中飯糲流三年是時遠近
聞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棟楹翔空雲
煙蔽虧萬衆歡呼聲應山谷糜金錢千緡有奇八
閱月而工竣更爲無遮大會落之而厲余爲記竊
嘆世人持左券取寓物未可必得其爭毛髮之利
也如頭目腦髓涉湯火蹈白刃有所不辭師意之
所到淨財雲湧不脛而至未一載間釋梵天宮談
笑而就此無異絲凡一切法惟愛故壞惟捨故集
以彼裨販如來者攬十方僧物以爲己有不旋踵
而禍敗隨之師衣取其贏者食取最下者勞心苦
形一以接衆飯僧爲佛事堂宇旣成居之食之浩
然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嗟乎苟存是心鬼神
歸之矣況於人乎師勤苦真朴不立文字祇夫綺
語高談凌跨方等者誠有所不及至於人我相際
利害在前蓋有不容僞者矣以此知言事易成事

卷之二

三

成事易無欲難藉令士大夫之欲有爲者能率是道其功用可勝言哉是不可以無記若施者姓名則具列於碑陰

明道書院重修記

明道先生爲宋儒理學之宗往主上元簿流風善政藹然被於鍾山淮水間至今謳思之不忘淳熙劉公珙祀之學官朱子爲之記久之改築學使者解西楚耿公定向嘗大修葺之後若干年圯而不治頃萬曆壬子熊公廷弼至觀其湫隘弗稱尊賢

三

造士之意謀於司空丁公賓納言吳公達可輩捐貲創爲之不二時告成且以學使者孫公鼎至耿公定向九人者拊焉齋祭有所講誦有堂俎豆有庖廡位有序皆因耿公之舊而拓之巖巖翼翼壯偉闕麗於是縉紳逢掖來遊來歌歡喜道說以得學其中爲快而熊公乃使余記之余惟學者求復乎天理而已而載籍罕言之獨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人化物

窮天理滅矣余謂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

之初也先生獨契於此嘗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自得之而推以教人必曰觀未發之中嗚呼微矣夫人之四肢百骸人倫庶物皆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故欲肆而理微知人之天斯能知性善知性善斯能誠意正心修其身而天下治非治天下之難動以天之難也先生正已率物惟天之師故所至安其政而樂從之遊卽新法之爭舉朝爲忤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斯非學之驗歟先生於上元均田賦興水利簡獄訟導良拒淫爲惠澤甚渥余嘗行湖熟大浸茫然而獨稱程子圩者亘數十里無少瘠食土之毛者蓋六百年而若新君子之盡心民事如此豈自待者厚而所垂者遠歟抑誠之所爲不自知其然者歟不可及已九先生之爲人不必同其修已教人無魏於先生可知也熊公慕伯子之風而襲九先生之遺跡其志之所存抑又可知也祠之建置不足爲數公之有無然後之人徘徊企仰有緬焉不可及之歎則於世教不爲無助九先生行事載京學志不具

論熊公戊戌進士楚之江夏人其功名方鵲起未艾云

陽明先生祠堂記

孔孟之學至近世而大明如日之中天非無目者未嘗不知而仰之則陽明先生力也先生自謂其學凡數變蓋從萬死一生中得之是豈可以易易言哉今先生之說盛行於世而尸祝之者幾遍宇內獨金陵京師首善之地先生爲太僕鴻臚卿於此者且六年都人士沐浴膏澤沾丐芬香者不少

清江雜錄 卷四

三三

矣而顧無專祠以祀之非缺事歟頃歲紹興周海門公以符卿攝京兆士大夫樞衣問學者無虛日其所推明闡釋率先生意也爰念居游無所而瞻嚮靡從非所以興學乃擇高敞燕閒之處畚壤測泉而大葺之經體面勢言言喻喻不大變徙而祠適成當是時京兆黃公繼至尤嘉公意而相其所營於是斲削丹雘之飾煥然完富而士以得學其中爲樂相約而詣余請記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余觀先生之始也其爲慮深嘗

示人以器而略於道俾守其矩矱而不爲深微之所眩然使終於此面已學者將苦其無所從入而道隱矣乃遵一二俊人時以其上者聞之如所謂無善無惡者是已至今昧者未隱於心而大以爲先生病孔子不云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不可者卽善與惡之云也究且舉意必固我而絕之則空洞之中纖微不立而何善之可言乎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無善者天下之至善也是非都捐泯絕無寄而變化兆焉此道之寂係而名曰大本者也本者也不此之求而呶呶然枝葉之辨譬於執糟粕而棄醇醪惡足以與於道哉夫爲學而致道猶掘井而及泉泉之弗及卽九仞何爲也先生起於學絕道廢之餘處困居夷矢志必得以彼磨礪鍛鍊如木生瘿巖奇蹇之隈欲透復縮而非于霄摩雲則弗止宜乎明旣晦而續不傳其所成之偉如此也學者有志於先生之爲人不可不求諸學有志於先生之學不可不求諸道苟其以語上爲諱而安於日用不知之民甚非先生之意而亦非符

清江雜錄 卷四

三三

卿所望於諸君子者矣余故備論其事今學者究先生之微言而不爲咻者輟庶斯道之明日仲月引而載符卿之美於後世其亦將亡窮也哉

瑯琊寺悟經臺記

蓋聞菩薩轉輪生生世界如來說法萬萬恒沙故知人代遷流性靈不改雲駛而月運自如薪滅而火傳無盡雖形氣轉續千變萬化達者盼之直老少旦暮之間耳是以易繫目之遊魂華嚴比於湍水運法航而拯溺懸朗鑑以燭迷而或乃倡言神

清江雜錄

卷五

滅著論無鬼茫昧三世恣睢一生棄大道之津梁投無涯之罟獲不亦悲乎瑯琊寺悟經臺者廬陵劉公感張公安道事而作也張公以端明學士出領滁州一日人開化蘭若宛然舊遊回憶前世手寫楞伽棲於梁間工甫及半因梯取之足成其文世稱二生經者是已公自是每以經首四偈開示所知且屬蘇子瞻氏書而梓之達摩所持傳爲心印者復盛行於代至今五百餘年舊跡湮淪鮮復知者劉公以太僕卿兩歷是邦詢訪遺蹤觸發新

得乃築斯臺以識其事是時曾儀部輯楞伽宗通適成因刻置於斯以垂永久而委余記之竊謂楞伽寶經爲西域之秘奧東度之先鞭就四諦之中開單傳之意譬彼枝川入大海而同味又如羣彩至須彌而一色徧周沙界不壞無爲濟導羣品無緣自若固慧業之總持法門之淵海者矣而劉公獨能融宗教爲一致洞古今其如覲堅固善本具足檀那假有作之經營爲無生之津筏往來倏爾示三世之無常締構歸然資十力而彌峻殆天俾激揚一大事於豐山醲溪之間非偶然也自是令環滁增色貝文再曜禪誦爲羣輝動巖壑挹庶子之波瀾清禪人之風韻閱繹故事嗟詠前生從容賞會而去安知無迎慧刃解疑網脫迷方歸正轍以慰公之心者出焉爲茲臺重也公名日升萬曆庚辰適士曾公名鳳儀未陽人癸未進士兩公爲斯道金湯卽一事可槩見云

清江雜錄

卷四

三六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五目錄

書

答顧中丞

答沈龍翁閣學

答趙侍御

答于宗伯

又

答任給諫

答楊侍御

澹園續集卷五目錄

與茅句容

答茅孝若

與王醴陵

與蘇眉源

答臧學使

答臧兵使

答薛鴻臚

答王中丞

答許繩齋

奉王忠銘座師

答金寧國

答黃少參

答王兵部仔肩

答管東溟

與金思馨

答俞定所

與金觀察

又

澹園續集卷五目錄

答張伯起

答王仔肩

答蘇撫州

答朱鬱儀

答余常吉

又

答程渾之

答羅給諫

又

答汪仲嘉

答馮少墟侍御

卷五月錄

三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五

書

答顧中丞

夏初舟抵淮揚間矯首以望輒有天際真人之想
恨不能奮飛也抵家始聞尊夫人之變與卓吾議
遣人一奉慰趙趙未行乃爲門下所先益愧歎不
自安矣僕以黠直積忤權姦借名文體指他人所
取者以爲僕罪一時朝紳率有嘻其甚矣之嘆然
召僕自僕不敢怨尤也緬惟戎馬郊生運籌無主
如門下者尚使之高卧東山時事可知矣幸九
廟有靈宸衷天啟姦黨既斥議論漸清門下還
軫中朝握樞秉要旦晚可必僕閤陋非適用材頃
日講求竺乾之旨爲此生歸着世事勞勞非所敢
知偶及之耳使還草草謝復餘容專候不備

荅沈龍翁閣學

明公清忠亮直表儀四海卓然令蹈正者有所稟
而懷柔者知所畏孰不仰之慕之况某謫劣嘗竊
奉教於左右其爲傾跂倍可知已第廢斥以來杜

門省僇惟終獲戾於君子是懼此某之旦夕惶悚
而不敢自寓於書也顧辱明公不鄙賜之教尺察
其去國之非罪幸夫公論之方明俾某積戾沈寃
立爲昭雪蓋大賢元老之言世將以卜其人之輕
重焉而非可以尋常妄得也自今以往卽終老巖
穴其復奚憾感荷之深莫知所報惟冀精調茵鼎
贊國休明僕願同一草一木之生以向榮戴吾
君吾相之恩於沒齒而已有言不盡諸惟垂亮幸
甚

清江雜錄卷五

荅趙侍御

僕遠遯門屏幾易歲矣曩者羣姦黨比國本幾搖
僕徒以苦口折其萌芽至爲所深忌特假科場事
擊去之僕去而所謂憂危僉議者出凡以嘗試人
心而爲之端也當是時人心洶洶不知是非之所
在迨明公一疏主上震怒視其尤者數人世始
曉然知忠邪曲直之辨而國是因以大定何盛如
之識者以此大服明公而并信僕向言之非妄僕
雖老死林壑其亦何憾頃明公振鐸而南僕舊同

館閣之遊而又在部內一人之數辱明公枉臨其
廬且加禮焉第以罪廢之餘不敢從薦紳末而一
望顏色以自壯明公其亦有以照容之否江南文
獻奧區法弛士恣至倍費明公之心力然范型在
望自有潛爲格心易慮者僕伏在下風但有企仰
而已參承未期使還輒布其區區一鳴謝悃諸惟
厚自攝以慰瞻仰不宜

荅于宗伯

某樸樸辱在門牆之末顧不自約敷積其狂斐至
罹斥逐以終負門下屬望之厚每一念之愧汗浹

清江雜錄卷五

踵雖仰夙眷未能慙忘不敢以竿牘通也乃荷門
下不鄙手書鄭重副之佳桀敝函伏讀慙感交并
言曷以喻某向於琢菴公所抄得門下詩二冊冲
融和適卓然大雅之音猶以未覩其全爲恨今幸
手全刻讀之心開目明不啻日侍函丈聞警欬之
餘也幸甚過望不可言古之君子出則抒謨矢音
潤色大猷處則著書明道模楷後進門下兼之可
謂甚盛第時事日新國論靡定殆聖哲所馳騁不

足之日也未知門下能安卧東山否某齒髮漸凋壯心都盡豈復能稱驅策之百一惟陰伏嵒岵拭目以觀相業爭詫於鄰翁野老爲願足矣王比部人還率此占復并謝誨函之辱未侍側間伏冀厚自攝以需簡召不宜

又

薊門僧持手教見遺言還日當取報書尋往維揚姑蘇至今未回也王比部至再蒙手札益深感愧某少讀古人詩嘗心好之苦白首程文不得一染指爲快迨幸廁一第又迫無聞之懼不復能分心力於此矣間有一二應酬語殊愧不工然不敢不呈於函丈之前惟一笑而置之幸甚荒裁率畧不能百一仰惟垂照不盡

荅任給諫

別久矣施丞之便稍抒積懷之百一輒辱手教見荅不任浣慰吟諷迴環不獨仰見不鄙之至意而丈之曠懷朗識超然流俗之表亦略可關矣古人敷名赫赫在蓋壤間得時而駕亦所願也然揆以

性分猶爲浮雲彼妒前賦善毀人自全者直蛆蟲糞壤耳宜不足動達人之一盼也弟齒髮漸凋世念已盡願結髮向道以未及登太山瞻闕里爲一次事倘數年之中未填溝壑必償此願與吾文把臂劇談當自有日耳風便草草占復未間伏冀若時保練以副馳仰不宜

荅楊侍御

古有聞風而相契不介而自親者其臭味似也僕淺薄無所能解之人乃明公望實歸然表於朝著

唐國續集

卷五

五

顧奚所取焉而齒頰之餘每形獎借蓋明公好士兼容並包不自知其踰溢而僕愧無以承之耳白門一奉顏色未獲悉領教私更辱手書腆賜自遠而至捧誦再三至引羅先生之言以相况甚非其倫也感作兼懷言曷以喻頃士習剏敝甚至羣謁有司干與訟事者往往有之坐敷教者主在寬之議浸尋至此計明公必有以振之若夫正文體崇經術又其後矣恃愛輒僭及之伏暑方驕惟倍加保練不盡

與茅句容

聞句曲興開河之工計門下欲通商惠民甚美意也但其關係甚重有未可輕動者金陵三面長江惟東面一方爲來龍今朱家巷祖陵與孝陵及都城百萬生靈命脉繫焉國初嘗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以便吳越之運尋慮傷殘地脉卽爲罷役故遺跡至今任其湮塞非力不能誠慎之也往朱鑑塘公以鹽商告開閘一議及聞前說乃竦然而止夫所利者一二之商人而所害者國家

卷五

卷五

卷五

之大計且赤山爲南都鎮山古名丹陽者取此今祖陵相去里許椎鑿者日數百人所損不細往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鑿淮以洩之今豈宜蹈此項采鑛者徧於海內主上以南都陵寢重地獨不敢動况以不急之務而爲無窮之害乎有懷不敢不告門下爲國爲民必能虛心以籌唯便之從也草草不盡

荅茅孝若

茅損教札獎借踰溢感愧不可言諭及長公論著

甚詳且覈捧讀佳集澄澹而精美奄有儲韋溫李

之致又目所未覩矣敬服敬服僕少不嫻文詞只嗜古人之書含咀其言思其道而未有得也故未敢與人論文况英英如足下漸過庭之訓譬之海若而問水於河伯祇爲笑耳然來意不敢不報僕觀唐宋之文莫盛於九家絕非近代詞人比也韓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未有獨見是非議論未免依傍前人子厚習之介甫子由乃有窺焉於言又有所鬱勃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於濠上竺乾

清國續集

卷五

七

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所謂了於心與了於口與手者善乎其能自道也裕陵評李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可謂具眼至子由直謂有文章以來無如子瞻者真子古之篤論但未易爲俗人言耳老易名理之淵藪晉人以爲談柄非他經比二解故應獨優公渡海幾葬魚腹曰吾易書論語傳未傳也可必不死自信如此論語解求之未得觀子由論孟拾遺則又有孟解未見也詩文秘閣宋刻不啻十數種願欲抄出會粹爲一編以拮据史事

未果亡何而以謫去國至今念之頃僕所藏唐燕
御府本一抄出閣本外集一開本尺牘一長短句
一世行江右本分前後續別是宋集之例但先後
復出又多雜以他人之作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圖
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樂城三首公與
黃秦倡和見少游集賡和記王無功陸郊記而
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言王銍謂是其父作
王公四六話備載其文與蘇集微異耳此作或子
瞻所潤色非盡出其手也如此之類殆多有之足

清園續集

卷五

八

下更考訂而是正之爲望洪熙本總爲一集盡去
前後續別之名以諸體爲序較是妥當而舛誤亦
自不少外集往往有出於二本者又八卷最爲有
倫如題跋一類遊行詩文書畫等各以類從志林
仇池筆記多散在其中鄙意以武王平王始皇諸
篇歸之論部餘一依其例可也李比部志林問之
尚未還荅倘真至百卷之多當爲別本耳尺牘閣
本可謂精備稍有別見者兒童復增入之殆前此
所未有也詩餘增入者亦多并奉去貌候裁擇艾

子與雜纂雖出諸譚尙爲有致漁樵問荅等不足
道矣指掌圖決非蘇筆然自是要書有新刻乞寄
惠一部此自可孤行不必附集也頃兒輩疾甚信
筆裁復殊滅裂統惟垂照不盡

與王醴陵

久不聞問日切馳系足下近補星沙知爲政風猶
復謫然被於瀉山淶水間矣僕灌園之隙時以墳
籍自娛卽口衆食貧難於爲力然曲肱飲水亦差
有味大率如儒生原未入官而已許觀甫奉訪之

清園續集

卷五

九

便聊繫片言未間惟爲蒼生自愛

與蘇眉源

得泰阿丈書知其向上機緣卓爾現前非一時意
識不行情塵脫落何以有此真爲之喜而不寐也
得此欄柄則蒞政臨民無不頭頭是當譬之甲第
得主人自知戶庭譬之律呂得本色自成官商雖
非於平常日用有所更動其精彩更不同耳

荅臧學使

以病屏居不復相聞問久矣忽承教賜遠及知鄙

薄尚辱記存可勝感愧學使爲薦紳所欲非爲其名位足豔也先師耿恭簡公言平生於此官得力甚多蓋言動進退之間衆所屬目進修有自不容後者以此知自學教人非兩事也足下稔身臨政聲實蔚然意自是當更有進步耳不佞錄錄送日無所比數獨駒陰之隙時從卷帙中追古人而與之游不敢以老病廢學也流覽之餘編蒲采苓差足自老世事豈復入夢寐中惟佇觀足下有所建豎爲巖居慰耳草草謝復諸惟爲道自重不宣

清國續集 卷五

十一

荅臧兵使

門下抵任欲弔月矣僕荒墮并薄田在和州寔部內一人之數分應申賀於左右苦次兒臥疾經歲拮据未有起色坐是不能遣一力奉候顧煩專使以教賜存之捧領之餘可勝含愧徐穎之間數人窟宅頃河工稅使又重毆之安瀾之中伏有駭浪計非門下長材遠慮不能消之在加意而已僕齒髮半凋世念都盡豈能復驅策爲壯年調度幸謗談稍息得安意巖栖力耕課讀含戴主恩至於

沒齒分願足矣來諭非所敢承使還草草謝復諸容嗣布不盡

荅薛鴻臚

承專使遠惠手尺并名花珍况物意兩重鄙薄何以承之領次但有感愧西原先生銘裁九流模楷來學吾丈遠紹其風何異康成之有小同審言之得子美也不佞傳癖書淫成於結髮然性昏質下垂老無成今且一切謙去之不爲理矣獨向上一着不淺望洋之歎讀令器之言彌生感奮承命湧

清國續集 卷五

十一

爲傳草以往篇中直書原語以令器超詣之言自足不朽不佞不欲沒其實耳幸教之名花品數太多遂令貧居一旦增采異日春色藹然把酒對之如奉清揚也草草謝復諸惟善自持以需遠業不盡

荅王中丞

使至再辱教賜并石刻之况展讀之餘風華輝映霞散雲流令人把玩不能釋手何其奇也卽德門盛美非藉此以傳而詞翰并麗自足增秣林一段

佳話耳但僕之惡札亦廁其間可爲含愧雖然
諸貴人燕樂傾銀注玉眩人目睛而雜以一二陶
匏又如冠冕佩玉之人紛然盈庭間之采苓編荷
者流以相爲揖讓或亦足以粧綴景致而不可以
爲病也明公之意其亦出於此乎一笑使還草勒
謙復諸惟爲時崇護以副倚注不宣

答許繩齋

久不奉起居之間承教賜遠至甚爲感慰金陵觸
處可供眺聽雖弟不出戶庭鍾山青溪坐臥可對
清風明月

偃仰泉臯以慰閒暮意味殆不減市朝時也兄其
無過念李君持論不無過激要其胸臆間語故自
足存若其行如冰雪尤弟所服膺吾兄異日當自
得之悠悠之論殊未足憑耳茅山在句曲郭門兄
倘以事至遣一力相聞當與兄劇談於積金華陽
之間亦一快也

奉王忠銘座師

放斥南還幸得老師相依歸未幾老師以高蹈去
國俚俚然殆無所之非獨一時離合之感也奉別

以少時事益難着眼老師巖居川觀待時而動明
哲得於幾先出處光於前輩載之史策當爲千古
美談豈但門人小子奉爲矩矱而已哉門生閉門
卻掃之餘偃仰林臯流玩典籍雖室乏兼辰巷寡
輒跡而自適之味亦差不薄陶詩不云乎何以解
吾憂在古多此賢老師聞狂斐之言當發千里一
笑也莫徐聞晤於金陵得詢起居之槩不任浣慰
施典史行草勒附候施爲楊復所先生門人亦與
門生游從最久冀推分教督而培植之至感諸惟
清園續集 卷五 十三

答金寧國

若時自厚以需簡召不備

承教札遠及且垂念僕骨肉之慘開慰拳拳捧誦
之餘可勝感惻頃酷罰洊至自是修行不力之報
然此大圓鏡中幻生去來不啻如過影然知道者
非其輕視之蓋世有觀溟渤之全而謂一漚之起
滅能爲罣礙者未之有也僕誠不及此聊爲門下
述所聞耳東南水災異常昔所未有門下焦勞拯
濟心力備至與姑孰余丈爲士民所共戴以二丈

學術皆有本原推之作用自與時流霄壤如此接境得良二千石二人部內咸知感頌然未知其爲難得也

答黃少參

古城數日相晤目擊道存真使人意消至今每一念及如清風颯然生於懷袖間也歸來紛紛不能一申謝悃顧辱教賜遠至捧讀愧感學道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癡直下便歸家鄉更有甚麼事來論欲覓元始真性了不可得已是一句道盡乃復澹園續集卷五

答王兵部仔肩

相別雖久時聞向道之切輒復忻然所謂千里同風也頃辱手教真愛雅志溢於豪楮間不任感慰吾性空洞本無一物只是自生意見捏目生華迷頭認影轉覺轉遠今欲深入知地別無奇特惟取

從前一切知解盡情休歇直下便歸家鄉更有何體可透何事不了同志者好爲苟難言及此等輒生疑駭挺然一往摧鋒單刀直入真難其人也足下勉之僕病臥日久絕無世念見諭山林朝市本無分別僕亦自知但老病侵迫子女牽纏欲寸步離卻鄉井爲時馳驅殆所弗能矣語具子先報書惟諸賢念之不盡

答管東溟

老丈之愛弟至矣向兩辱手札皆不取報而去又弟杜門卻掃無便郵可達輒因循至今丈猶不加督過開示者益疊疊焉何可當也弟結髮嚮學垂老無聞自顧摧頽怖心轉切坐本命元辰未能了了雖吾性自足而情塵未淨一毛千里一旦夙生至前何以抵敵故於平生之虛見戲論深切悔恨譬之心痛之入自不能作閒語理閒事耳非敢獨懈於丈也丈嘉刻種種閱閱瑰瑋創未嘗有之見開不敢開之口讀之如汎滄海登蓬瀛可謂大觀矣弟尚願丈以切要一言密相指示俾弟無終迷

焉蓋文欲集儒禪之大成所括者廣而第苦心性之未徹所求者約分量異耳宇內寥寥真參實悟之人了不可得何時合併乃究此性爲道自力不盡

與金思馨

門下德擅一鄉壽開七袞古之稀有者於今獲親之可勝欣抃不腆之文聊以布質憶公六十時鄙文會具列善行然公和平真至非矯以爲名者此又諸善行所自出也故更爲發明之新安山峭拔清閑讀集卷五

而水清駛其人喜爲奇節以自見乃公獨以和平真至出之故僕覩新安之士不可勝紀敢以公爲無兩者以此然言亦何能爲有無徒以抒情愫見企仰云爾薄儀奉爲稱觴之獻惟不鄙而麾頓之至感

答俞定所

別久矣雖無由瞻奉而馳仰拳切未之有懈頃承手教知吾兄好學久而彌勵令人歎服第於世路抹撥得專意已分覺有稍進步處蓋向以誤認知

見爲家珍觸塗成室所不免昔求開明今務銷隕雖未必水窮山盡而用力則異矣讀圓覺一編論我人衆生壽者纖微未淨猶爲命根不斷可爲悚然吾兄於此自信如何幸教之周生明快有志趣吾兄有與共學者此一樂也偶有陰符解友人誤以災木湯呈覽正諸惟爲道自厚不盡

與金觀察

曩辱名賢儼臨敝廬爲之生色命駕高風無遜古人而僕則缺然無以堪之且感且媿頃門下所詣書圖讀集卷五

愈就平實舉向時英華果銳之氣一斂而爲夷粹非深造自得何以有此祗深嘆仰而已頃聞下車未久苞苴之吏堅風引避政靈民害不肅而清此以知真儒作用自倍尋常萬萬也鄉約一事近雖成套而行之得人自是要事僕友陸仲鶴行之江右一時盜息民安識者以爲陽明先生後財一再見今以其原稿呈覽倘可備采擇否久擬躬致賀私緣老病侵尋咫尺自園特遣小僮代布區區不腆之將統希麾頓諸惟爲道自重以前微拜不宜

又

鄉賢原屬盛興近惟財勢者始得送入至有卓行君子往往厄於貧而不得上達甚非崇獎前賢風厲來學至意頃門下倡明理道嘉與同志如太平杜了齋質繁昌夏雲峰廷美皆行訖卓然貧不能自達者也幸一畱意杜了齋向會而言之其事行俟邵果齋上謁時具悉今以雲峰傳奉覽雲峰舊遊天臺先生之門曩畱都建理學祠亦奉其主入祀矣并以附聞不盡

答張伯起

久未以片言上候起居頃望亭僧持老丈手書大作見貽捧讀且感且媿不自知汗之沾衣矣憶丁丑歲與老丈方舟而南見諭自此不復更出意爲一時有激之言不謂丈自遂其高其果如此世之染指仕途知難而退者人猶以爲賢況丈鴻冥豹隱竟與黃勉之孫仲可張愈光諸人高蹈於子墨客卿之林又奚有於區區腐鼠哉弟少於丈十歲顧蒲柳之姿摧頹已甚如丈者杜陵之筆有神

江淹之才難盡名書偉撰日出而愈新殆天縱之爲枕圖之重非偶然也何日拏舟吳門一聞清論以洗憤懣吳君行率此附言一明嚮往諸惟厚自攝以慰馳懷不盡

答王仔肩

解司城至領教貺甚感記存僕頃踰七而齒髮半凋諸念盡矣世事自有擔荷者枯槁寂寞之人只如空山老衲擔柴運水自煮自喫爲自了漢而已石簣未勘破而殤直是可惜智者以性奪修成無滄園續集卷五

答蘇撫州

使至辱手教拳拳捧讀感愧二復書詞備見所詣
精進蓋我卽是道而昧者失之愈求愈遠古德言
拋家失業向外邊走殆無人不老老丈一眼覷破
自此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洒埽應對皆爲精義取
之左右逢其源何樂如之昔李漢老言着衣喫飯
色色仍舊既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已是
千了百當語大慧復詰之云仍舊處莫更走作否
不知着衣喫飯處如何走作真爲無風起浪矣泰
阿丈時有書相聞所見日益真確同社有此兩公
清圓集卷五 宋王

爲遮眼耳不盡

答朱鈔儀

僕於門下卽未獲承顏接詞乃觀華音而思美度
開篋笥以擬心神注仰非一日矣曩使中州過西
亭中尉之家觀其藏書甚富而經術居其強半竊
嘆今世士大夫摘詞流詠殆不乏人而學知所重
如西亭者寧復幾人迫讀門下所著作無非易象
之指南春秋之流例爾雅之關鍵甚矣門下之似

於西亭也川塗相間恨未能踵呂安命駕之風參
東哲發蒙之論顧承平書嘉謨自遠而降感慰盈
懷曷可云喻嘗觀漢之劉向忠義垂聲博雅擅世
今盡其用有裨於世道豈淺鮮哉而竟齎志以歿
門下有向之長而不獲一試僕竊嘆之顧事功學
術古難兼美如門下之所得亦復奚憾識比部還
聊附片楮一明嚮往冗刻數種奉覽不惜有以教
之幸甚

答余常吉

清圓集卷五 宋王

客歲得奉教累日雖朋輩袞袞然莫逆於心如吾
兄與汪丈者殆不可多屈指也此道無日不明與
行非得人擔荷而闡繹之終成汨沒如坐寶山日
苦貧乏世人之迷往往如此故所望於二兄甚非
淺鮮惟勉之勉之昨承寄惠詩經旁訓已領訖其
人竟未取報書而去今因程鴻臚之便草草謝復

又

查雲州來再得手札知聖念拳拳可勝感慰楊先
生語錄細閱一再過知諸君子深得旨趣乃能摹

寫如此益喜吾道之日明而楊先生爲不歎也中
有一二則僭爲刪去因語稍未瑩恐增未信者之
疑故耳批評恐不必只漫題數語於首簡未知可
意否刻成卽寄數冊爲望未間惟爲道自重不備

又

累承手教感慰不可言向諸友所記畧刪定附刻
拙集後今以奉覽今歲再讀兄所錄甚爲條暢乃
覺前者之未盡矣欲細看一過托貴鄉諸同志傳
之行者甚迫不能待遲三五日有友之海陽便當

清園續集

卷三

三三

轉上草草先此謝

又

寄示語錄甚爲條暢昨拙集後雖附刻數條然不
如吾兄所錄爲詳備畧爲刪訂呈上可傳之同志
以慰吾兄津梁後學之心也張康叔行已有數行
并小集同往小僮行更作此風便不惜時見教

又

久不聞問得來札讀之可勝感慰拙語本不足傳
吾兄加意如此無非欲學者共明此事特僭不

佞以相激揚耳故今不敢辭示來數則增入亦可
須兄檢示有重出者卽去之無致架屋疊床可也
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諸惟爲道自重不盡

答程渾之

客冬浪遊幸得聞諸君子之教喜幸不可言其間
最爲透脫穎出如吾丈輩者皆出於楊先生之門
益知學不可無師友而楊先生之功大也是道見
成悟入若甚易而保任則實難雖學如顏氏必拳
拳服膺乃可以與於中庸非謂其擇一善而止也

清園續集

卷三

三三

然不能拳拳服膺其所擇之一善則亦可知矣不
伎少微有覺輒猖狂自居至謂古語不足信久之
身涉其津乃知學問中自有此節次所云危微剝
復云者有一病必有一藥非漫爾也恨相去之遠
無繇盡質所疑信筆往此以當晤言頃老病侵凌
深秋多不能奉塵談矣未間惟爲道自愛

答羅給諫

去秋一晤甚慰積懷別後不能釋然者累旬而後
已兄才識俱高宜早爲世用而遲遲如此若弟則

衰遲潦倒無足齒錄置之無復道可也承委請序
春初已具一草而無便可達第自視語甚卑凡名
家之譜豈宜以此爲弁幸兄一笑而置之頃手足
生癢甚爲所苦先以稿呈上俟小愈可以擲管另
書一紙付顏生轉寄顏生是雲溪公之子方爲其
乃堂乞銘而來計非久可回也來賜非所宜承捧
領但有慙感使還率此奉復并謝諸不盡

又

竟從什爲羊角從目爲羊目從几爲羊足充爲羊
故取竟陸之象竟音九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
猶鴻漸于陸之陸羊之行路喜登高緣險而山羊
尤甚九五比於上六在羣羊之中獨能自決而行
於中道比之四上可以无咎然猶爲充類恐有濡
忍未決者故曰未光若往而成乾則爲在天之龍
不爲在陸之羊其道光矣此皆舊說攷說文竟從
羊其說不爲無據若竟菜實無取義更宜詳之所
論繁詞傳俱當辭占象變聖人就爻象中指出爻
象原爲揲著而設非揲著亦無取於爻象矣易道

深微雖孔子亦晚而始學之後世則如射覆然各
以其臆測之雖其有中不可謂之非易以
易無所不在也雖然弟亦所謂射覆者耳唯老兄
時有以教之

答汪仲嘉

令姪孫至領手札及雅貺種種感慰不可言吾人
五十以後血氣日減譬之天人歷劫既盈衰相自
現此必至之數也僕歲苦瘡瘍積傷不已目昏足
弱不復成步六月中復有次子之變眠者怪僕等
閒視之僕謂世爲苦海吾更加自苦可乎上者忘
情下者不及情上與下則有間矣而不爲情累則
爲猶賢乎爾晤言未卜聊往此以發一笑承委傳
草草塞命幸改削用之餘惟保護以副馳仰不盡

答馮少墟侍御

自徐醫士南還一奉手札知道體康勝不任浣慰
以南北阻絕不獲嗣起居之間但有嚮往之私耿
耿胸臆而已頃奉教賜種種兼讀所刻諸編知大
開闢甚詳擔荷甚力於關中橫渠涇野之學可謂

有光不但能不媿之而已第於此事研求印證不
下五十年竊觀孔門獨稱顏子爲好學自顏子而
下曾子以力行入子貢以多聞入皆得一貫之宗
然其始也聞仰鑽瞻忽之語未嘗不以爲類於虛
無而疑之久而有契乃知仰鑽瞻忽卽在力行與
多聞之間只分悟與不悟而已夫業用曾子子貢
功夫但未知於顏子何如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切無謂其近於異端而疑之第一老友沈艾陵者
力以攻異端爲事至八十餘齡然有得未嘗不自
清歸類集 卷五 三六

嘆昨非而今是也相去甚遠難於往復輒冒昧言
之不罪不罪序公草草呈覽附謝不盡百一惟心
諒幸甚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六目錄

啓

何氏婚書

答史參政啓

與黃按院啓

答金侍御啓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六

啓

何氏婚書

伏以跋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空家之慶敢貢尺書恭惟尊親家先生大人閣下許身欲比於雙金績學有同乎二玉業收名於異等定策足於明時何期聲氣之相求輒辱非對之不棄材非郭瑀昂然上座之先登鑒豈成公密爾東鄰之相締日者之吉占既協序端之微幣敢稽奉秦晉之歡忻旅永好望金張之館但魏衰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謹啟

答史參政啓

伏念服膺久矣每思管欬之親極目悵然尚墮塵埃之夢猥煩華問殊激懦衷恭惟門下賦材閎廓秉德冲夷壯猷藹於朝端雋望傾乎天下持衡憲府高論思獻納之風作牧藩方宣中和樂易之化馬人龍戶悉入甄陶嶺漳江氛咸歸蕩滌憶風欽於世德曾貢乎詩篇作者四人魏韓非乃混同

於老子有來一札因西施而刻畫於無鹽欲借潤
於陳人輒仰勤乎大貺豎懸海嶠雖凝香畫戟之
方遙認重粉榆幸賸馥殘膏之見及鄉里之衣冠
不乏巖廊之召節遙加輻蓋造朝適錦衣畫行之
會驂駢上冢覩先驅負弩之榮跂足以須有懷莫
盡

與黃按院啟

代作

伏審召節起家輜軒入境周原六轡與霜風和氣
以借來江介百城若景星卿雲之爭覩先聲所播

清國續集

卷六

二

誦頌相聞恭惟門下才茂剴繁學優致遠形於器
宇知溫良敦厚而有餘措諸施爲自博大魁閣而
絕擬數年仰咨諏之力五堡資彈壓之雄亦既久
擅其能謂當早畀以重中都非他鎮比繫國本根
內廷俾我公行問民疾苦卽遠邇聞之而咸悅蓋
尋常使者之所無頃自淮揚爲鹽盜之區抑昔徐
宿乃姦豪之窟慨凋疲之未復推叔綬之有繇政
果安和寧見駢輿之馬吏無侵枉疇爲游金之魚
此真元尚德之當先豈疾疾未瘳之足慮大起溝

中之擢雅寔資堂上之準程某自揆庸虛謬膺委
寄念向日交戟之內切仰高風將二方共事以來
幸陪餘論望塵未卜矢惟泰山喬嶽以相依報國
同心詎必禁聞淮揚而有間其爲傾企莫既揆裁

答金侍御啟

疇庸易部馳傳遵塗顧此中原松風聲而胥服有
如下士叨削牘以先施雅眷難名衰悰易感恭惟
門下學瞻詞精而貫乎道氣和貌粹而濟以剛小
試牛刀藉甚得中和之譽入儀烏府凜然形譽謬

清國續集

卷六

三

之名與其勞按視於殊方詎若展施爲於近地果
膺詔節改畀使華簪筆持荷輟班聯於侍從登車
攬轡觀河洛之澄清勁氣橫秋鶚乘風而直上墨
夫屏跡雲見現而自消才猶蓋稟於天資丰采獨
高於朝路詎期記憶猥及衰疲僕稟材過迂賦命
奇蹇嘗欲慕古人之節雖窮達去就之粗明不能
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然苟獲賢達一
人之知與亦何惜尋常衆論之紛紜服設甚高銘
心敢息謹附啟陳謝不宣

六卷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七目錄

帳詞

贈大都督王公總戎東粵帳詞 有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七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七

帳詞

贈大都督王公總戎東粵帳詞 有序

伏以法羽林而置將久殫出入之勞佩金印以臨戎益重邊陲之寄輟樞機於右府授節鉞於齋壇遙知五嶺之兵民欣頌十連之師帥恭惟大總戎閣下果毅不羣深沉有守鎮定大事如周條侯之從容貫通羣經如薛仁貴之博洽早齋雋選累著膚公刃遊於批大郤之餘器別於試盤根之日鄖襄寧夏有謀則告而有力則陳兩蜀三苗無剛不摧而無堅不破蒞樂平而雍寇臨邛水以禽生自北徂南由巴入楚馳驅黎莫賓廿年僭耳黑齒之夷節制建陵壯千里金城湯池之勢况夫刑輕典而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農無輟耕市不易肆舞羽有同乎伯益活人何減於曹彬蓋繇其一人兼數器之長故常以一身應四方之急念中外宣勞於數載乃豐鎬坐鎮於一時詎期嶺越之陬更借干城之重豈羣方庶定則還耆俊以強 本朝

南顧未寬則藉精神而折萬里知安危注意莫先
帷幄之籌惟文武憲邦可繫華夷之堅爰啟千乘
以總萬兵虎賁鏤膺正元戎之顯號神旂豹尾備
大將之多儀風稜大著於擁旄眷注益隆於推轂
昔陶侃督軍交廣啟長沙之封而方叔執訊蠻荆
振中興之旅在昔之山川未改知今之事業方新
某等御一代之偉人接九河之雄辯激昂懦氣俯
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油幕願同執筆草破
賊之檄書冀寬分袂之懷敢代攀轅之語詞曰

清園續集

卷七

七

隴西辛慶忌江左管夷吾英姿偉略曾向黃石幾
傳書硯礪胸中奇氣不肯低回京輦定蜀又平胡
晚學伏波老嶺表再馳驅相送處杯酒盡暫躊躇
舊時部曲紛紛岐嶺擁行車異日桂山荔浦佇聽
黃麻紫詔麟閣畫模爲問羊城勝弱得此翁無
水調歌頭

清園續集

於

續集卷之八目錄

贊頌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少傳許先生像贊

太宰見臺曾公像贊

余幼峯先生像贊

程澹如像贊

王酉室像贊

卜孝廉像贊

季徐于真贊

李龍眠畫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劉母項碩人貞壽頌

誰園頌并引

續集卷之八目錄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八

贊頌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第一

流水長者活魚幾如大士何爲以籃輶魚心出世
間世法不變離鈎三寸一語誰薦

第二

謂爲無着經自手持謂爲有經卷而未舒不以知
知不以識識欲求入處銀山鐵壁

第三

大士巖居雙鬢飄洒默然無言得大自在孰云是
默其聲如雷一垂手間作世導師

第四

飄飄寶珠垂垂紺髮德容恢晏天骨秀擢六時金
地衣灼天花以世眼觀空邪色邪

第五

閱彼衆生無繩自縛信心而遊擺脫羈鎖可道非
道行無行跡水中有乳無舌者識

第六

右執楊枝左則軍持雲衣翩翩其輕五銖雖云三銖函蓋實大一噸伸頃再拈海外

第七

有定可出則有不定此顛倒見非法淨六士之定不見我人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第八

跛倚箕踞無不是定無取舍相是名真淨如水涵影過而不留風恬海晏巖花自秋

第九

霜縑之上漠然不語時而風行時而鶴舉西來之意卓尔現前水滿於餅雲在青天

第十

匪曰拋迷亦不就悟青蓮花上從容穩步有少躊躇畱惑潤生四生滅度彼岸功成

第十一

手拈巖石斂足而坐鉏靜花飛寧知有我雲臺寶洞自演法音一毛孔中放大光明

第十二

兩手方用兩目自寂寂者冥冥用者寄膝用固非有寂亦詎無雲披月滿真體如如

第十三

不辱曰白能忍者衣有風襜如示同體悲所執非執如環無窮誰爲天遊遊此環中

第十四

手挈軍持足踏鰲背秀眉月弦定目淵注巨海渺茫而能空行心開形解示我化城

第十五

兩手抱膝連承其足獨觀晏然空巖突兀威祛二鼠駕舍六龍恒沙妙法海濤天風

第十六

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尔何喃喃耽此佛說若離言說是斷滅人不卽不離名最上乘

第十七

手攜軍持貯以甘露於電光中尋聲救苦知爲電露苦樂奚存一苦一樂皆方便門

第十八

六趣遷流根塵相刃變化幻生如響如勝大士總持示以寶輪一轉手間如日破昏

第十九

行必直視坐必加趺余獨回顧所顧焉如名何有鄉亦不動地此佛菩薩放身命處

第二十

獨依巉巖鯨波空濶華鬘翩翩不起於坐奚以悟入從聞思修苦海茫茫在一轉頭

清國續集卷八

月

第二十一

母陀羅臂以千億數而此何爲示現其六日用儼然異趣同妙卽事之理一體三寶

第二十二

菩薩六臂臂執一物惟無心故用各不減能暫斂念諸相寂然不用而用密在汝邊

第二十三

清淨本然知之者誰獨示妙相拯此羣疑疑纖芥生輒有四衆何以拯之如如不動

第二十四

佛說萬法其法則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誰具法眼表裏洞達無誦無聽心花自發

第二十五

大士之飾纓絡華鬘遊行自在步步生蓮須知我法不住聲色脫落皮膚乃見真實

第二十六

貯水滿鉢其流涓涓楊枝一滴熱惱可捐女四大中水相亦有業火宛然胡不自救

清國續集卷八

五

第二十七

收回足指不動大千我聞佛語此未爲難緝桂披羅無煩言說直露全身寒潭皎月

第二十八

白華巖頭晏坐自在闡化諸方不離本位如月在水如春在花無作妙力遍滿恒沙

第二十九

翳彼青蓮具七寶相足踏手持頭頭是當莫言妙理色見卽是靈山之秘一笑拈花

第三十

手持如意妙相懌悅以自在力海水可涉徐行安步魚鳥不驚恒沙億劫作護法城

第三十一

心淨而澈其神自紆六根一動衆妄紛披我自開聞旋聞聲寂一丫手時入三摩地

第三十二

合掌回向文衣燕如天風乘之其虛其餘一塵不立萬法攸始誰其頌之曰澹園子

清園集

卷八

六

少傳許先生真贊

以身翼漢雷侯其人辭榮悟主依稀淡成凝然不可測者其渾厚蕩然莫可擬者其心神化爐在手神機逸羣垂成之功皎如在天之日未竟之志鬱然欲雨之雲故松吟石臥在巖穴不見其詘而龍驤豹變在臺閣不以爲信詎非虛以閱世不可得而疏親者耶

太宰見臺會公真贊

國有棟臣鬱爲世瑞佩服五常翱翔六杻器能

物跡則用晦古名典銓簡要溝通公心了了如鑑在胸陶冶羣材必覈必公乘雲何之存者不化無愠無喜亦如此畫底幾觀之起敬夙夜

余幼岑先生像贊

貌遼遠而若鄰目炯炯而有神淵然不可窺者其雅量浩然不可禦者其雄文幾趁踰於三館作儀表於兩均非其馳驟於地負海涵之學何以領袖乎金華玉署之倫才優而施用未盡齒宿而輩望彌尊如公者微獨爲在鄉之耆舊實可當憲老之

清園續集

卷八

七

先民者耶

程澹如真贊

安丘作頌以表君平無欲無營澹然淵清夷甫宦人遊澹之宅曰師其心匪逐其跡一性冲漠不着鹹酸厭中空洞冥味乃全冥濛寂歷烟雨沒滅憑闌誰子心若水月混混其貌深深者機一室虛白天地同歸

王酉室像贊

風儀朗邁揮斥塵細遼遼鶴情溫溫玉氣時違道

松桂
養志未究者材不朽者秬圖繪宛然空山

卜孝廉像贊

亭亭獨立矯矯誰子中實川融貌乃嶽峙學府文
達英華絕擬丹青煥發儼若至止風行雲會一日
千里

季徐千真贊

韻出襟袖秀見眉須淡然淵清者丘壑之丰度矯
然挺特者巖廊之步趨顧乃挾簡編以送日弄雲
濤國續集卷八

泉而自娛豈其如透春之花形跡不見欲雨之雲
霖霖將施耶爲是據槁梧而遽遽者歟

劉母項碩人貞壽頌有序

余誦共姜相舟詩未嘗不嘉歎而心嚮往之也頃
觀鹽官劉母事與共姜奚異嘗試評之奉舅姑教
弱子爲德於鄉而務成子之令名此共姜之所無
而劉之所有也詩列國風見重於聖人而傳之天
下萬世此共姜之所有而劉之所無也至其志行
矚然一於所從而無悔則劉與共姜之所同也然

共姜當先王世澤未湮之日而劉處女教既弛之
時其難易又自有不同者其不得見刻於詩則時
之使然於碩人何憾焉余不揆援豪爲頌系之彤
管庶幾謀及刪後之詩者其有取焉耳

貞爲婦德壽乃福始既壽而貞世孰與比有允壽
母誕毓名宗柔嘉伊則令德維恭夫頌靡他聳節
高步指心誓天中流一柱風草斯勁燎玉不焚然
諾既踐婦誼以敦徇義實難立孤不易疇令死生
生者不媿從容課子匪善曷師振賢嫺德以勗我

濤國續集卷八

九

思千拜稽首母恩罔報立身揚名一稟母教輩血
可屏臂肉可封夙宵虔禱以延母禧匪千伊孫絲
絲爪爬婉變在旁母心則悅人孰無母福則稀有
母篤其貞天子其壽母孰無子色養靡常孰如母
兒率是義方孝義勃興感茲氣類我則不佻望風
者媿緬彼柏舟世之標表猗歟碩人耿介有耀含
豪慕德彤管載之其風肆好千秋令儀

李龍眼畫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庚戌元日鴻臚程君以吳道子畫觀音三十二

相求余爲贊矣久之又得李伯時畫數亦如之
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髮一日謂余曰
煩子并爲作頌可乎余曰大士功德窮劫贊嘆
所不能盡余奚辭亦以次年辛亥元日成之

第一

大士行遊泠然御風口吞大千不蒂於胸童子何
爲禮大士足潮音空洞寄此巖竹

第二

維觀世音見佛作禮代佛說法是法王子舌如瀾
漉因續集卷八
翻不失道根契之者緣緣在音聞

第三

龍性莫馴如火猛烈大士遇之湛然水寂水火性
空現大日輪施無畏力與此世人

第四

芬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一法不
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耿耿孤明

第五

霍然一寤證地包籠諸佛陀耶在我掌中婆心正

切無坑自墜伸母陀羅沒巴鼻處

第六

以刀截風風則何傷外道壞法祇以自殘於大獅
王威而不怒示大勇猛爲佛禦侮

第七

擬心一絲隔閼寔多日下孤燈其照幾何心花發
明去住無所水中之月了不可取

第八

夜靜水寒金鱗不餌此於何來得自船子縱之可
漉因續集卷八
逝操亦可求在一指間其價難酬

第九

魔事熾然日與法競以杵摧之不戰而勝譬彼夢
幻雜然紛披匪力所制知幻則離

第十

以佛執佛豈顛倒見化佛現前如法雲酸一示無
量無量一身誰除見網直濟迷津

第十一

飛鳥遊空楊枝生烟我不豎義如意長眠誰云大

士聞聲得度宴坐寂然觀者自悟

第十二

樹般若幢寶網紛綸羣迷快覩如蟄得醒佛選圓通獨臻要妙手拈一花臨風自笑

第十三

植拂枝願寄此冥漠四性寂然夢亦是覺舉世皆夢我寧獨醒持此夢機以示寐人

第十四

桓桓猛士負此稚子摧剛爲柔在一彈指瞬無烈

心與蠻觸爭豈如移之作護法城

第十五

掌中所持有水洎滴與大海水性同一濕業火熾然非人女燔知惟心造一滴清涼

第十六

森竦挺特空倚上千悠然大士拊石靜觀無情說法是語匪忒誰來問法請問此石

第十七

海中寶華超出萬象以定慧力宴坐其上遡風氣

影映水光華隨其心淨願結因芽

第十八

九級浮屠如攜如取文衣飄飄風動霞舉尻與神馬遠蹈獨游中有設利光亘十州

第十九

四大何重一葉何輕飄然而遊蓮葉可乘輕重曷生爲起心故大士無心從容安步

第二十

毒龍懷嗔墮此異端有願護法載我不難我道旣

成爾願亦滿持此見佛知佛不遠

第二十一

大士導人在一指端云何據几嘿而不言我知其中無法可指根在塵空木石自語

第二十二

粲然者少皞然爲老形之遷流剎那莫保彼君形者卓爾不遷見恒河水百歲宛然

第二十三

眉峰星燦面門月皎纓絡華鬘具佛相好兀然一

無思無爲是不動處萬法總持

第二十四

明月在天清風滿袖手攜笻籬盛水不漏水動珠
圓控搏靡由我欲從之有覺無修

第二十五

相喻以言非言可盡相照以沫沫不能潤何如回
頭大圓鏡中朗然一照萬法皆空

第二十六

大士緒經經自我作如人爲繩乃以自縛以無言
音誦無說經是無耳者聞此大乘

第二十七

琉璃餅中得法水淨童子何爲乞以自潤爾以法
乞我以慈與挈火宅人入清凉地

第二十八

一葉蓮舟遊行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我本圓
寂湛而不移聿來化人慈力所爲

第二十九

一水一月常湛常徹如如不動了不相涉晏寂之

門總持羣機函蓋大地此福田木

第三十

熱惱冥懷根種焦枯大士閔之灌以醍醐澤灑
清真慈在物叢竹風裾珊珊可掬

第三十一

稽首觀音獨坐一石丫手觀心寂若水月勿云宴
寂雷聲默淵一刹那際三身現前

第三十二

玄文五匣青簡琅函窮貝多葉四百五千置而不
視云此誑汝如來在世寔無一語

誰園頌并引

摩詰有詩云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蓋欲齊物
我於度內滌貪着之心胸其意遠矣孔陽宗侯爲
園以誰名之顧摩詰寄慨於身世之後而宗侯蟬
脫於指顧之間又自有不同者夫園亭水石士君
子以適情蕩滯自抗於埃壒之表乃李贊皇之流
竭蹶以致而又欲其錮而田之曰以一草一木與
人非吾子孫何愚之甚哉夫苟適吾意投足所至

皆佳境也不然人我攻於中得喪殺於外豁山皆
桎梏草木皆敵國矣而奚樂之與有余嘉孔陽之
達輒爲之頌以附於園記之後古有風雅頌賦比
興之義具焉後世賦乃別出不列於詩余以爲非
古仍名爲頌云

維古達人同物斯貴異則九州爲狹同則環堵爲
大茫茫堪輿乃有南紀洪居其中一彈丸子乃夸
毗者執以自多於蚊睫間妄分誰何達哉孔陽在
寐而覺與物爲適詎以自縛龜魚迭主禽鳥互托
鴻同類矣

卷八

二六

谷不必字子真池不必名謝家賜書則來者可讀
里門則通德可誇康成之草若帶安期之棗如瓜
三竿兩竿之竹十種五種之花蓋隨物而可共又
奚擇乎自他彼披風臥雲環谿曲沼非不雄冠於
一時而卒委淪於野草況夫贊皇木石平泉花鳥
未得之患其不得旣得之患其不保其爲累也何
多其爲適也何少斯不足爲明者之一笑也嘗譬
諸晝而醉隱夜而夢逐孰彼疆而此界孰昨君而
今牧超三才之鴻濛混百年於儻忽殆無何有之

鄉而至人之所爲托足者耶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九目錄

書後 題跋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題四子會解

書荆川先生傳後

題陳氏手澤二卷

題方輿勝畧

題鴈蕩圖經

題嘉善寺蒼雲墨客

題曲江集

書畫漫錄

書品茶要錄

書香奩集

書魏鄭錄

書蜀檮杌

題養生諦言

書謙司直所藏名賢墨

題楊復所先生語

題問馬集

題諸王帖

書吳德基千字帖

題李龍眠星官圖

題宋人傳燈圖

書洛陽伽藍記後

書方林宗墨

題吳儀部陽羨溪山圖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題幽明錄

題稽神錄

書正鳴稿

書黃庭內景經後

題任彥升訪阮孝緒圖

書趙松雪秋興賦

題沈啓南秋江待渡圖

書楊晉庵先生山居功課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游

題錦研齋集

書發香劑墨

書烏玉珠墨

題寄心集

題尚書疏衍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九

書後 題跋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昔歐陽子在夷陵觀吏牘焚錯大爲民害自是與學者多言吏事曰文學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也先師命世大儒顧於民情吏治靡不精討見守今循良者薦達之惟恐後余所親記不可勝數矣此卷爲余姻尹南臺氏而作南臺爲吏潔廉簡易所經不爲赫赫聲而上下安之先師一得於其弟子健輒深嘉而樂道如此藉令先師而在目擊南臺治行之始末其推轂之又當何如哉觀者於此微獨知南臺之爲人而君子居官之要前輩成人之美皆可見矣

題四子會解

聖人之道微非言無以通之言也者道之筌蹄而非道也昔人以先覺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伐異焚焚而不已遠哉其分於道矣定所俞子閱之於是以其獨會者假四子

通之其用心甚美夫學患無知尤患於有知惟
至未之或知而知泯良其背感其胸而見息則名
言所及皆筌蹄也嗟乎苟可以得魚兔矣何筌蹄
而不可用苟爲已得魚兔矣何筌蹄而復當守讀
者其亦以是求之

書荆川先生傳後

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
爲連璧云達夫一斤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
晚節爲分空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

卷九

二

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
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襲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
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
也始島 踰姑蘇戰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
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磴磴之節繩
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
俗者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
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題陳氏手澤二卷

天竺以貝葉爲書亦已異矣至遲空翁題詩花片
一時游戲翰墨耳而遂傳之至今亦苑林一段奇
事金夫人番馬矯矯有致知其人有林下風也陳
氏子孫其永寶之

古人臨書譬之優孟學叔敖非必改形易貌而見
者以爲叔敖復出要在得其意度而已遲空翁之
於蘭亭亦然石亭先生詞翰妙一時其淵源乃出
於此知世謂芝草醴泉不必源本者非通論也

卷九

題方輿勝略

昔子長作史記必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
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鄆薛彭
城梁楚以歸況士欲經世也九有而戲萬務乃以
寡見設聞冥冥而決事豈不謬哉鄭夾漈志地理
以水爲主挂一漏萬無足繩準一統志葺於近日
而義例猥繁紀載無法觀者病之程君幼與刪繁
就簡勒爲一編又謂古人左圖右書經緯相錯後
世圖譜不傳祗滋詞說雖胸藏墳籍及冥之行事

茫茫然不知所向况并其書而未之攷乎乃每一
省會系以一圖其於黃河海防九邊海運凡關經
濟之大者靡不森然臚列如指諸掌此固問俗之
津梁而求理之關鍵也詎可忽諸雖然古有方輿
記職方記周地圖郡縣圖凡爲卷帙動千百計區
區是書惡足以盡之得幼輿爲倡其端庶有志者
知所究心焉耳

題雁蕩圖經

鴈山名勝甲一方往有繪爲圖者不甚稱登覽題

雁蕩圖經

四

詠之詞亦多軼而不存玉洞山人生於其地而清
勝之具與品題之才蓋僥兼之暇曰同友人梁進
甫歷覽山中挾繪事者貌其大都而躬指授之撮
其景之最者各爲一圖以標其勝每圖爲記而題
詠之什附焉題曰鴈蕩圖經曰能仁寺曰大龍湫
曰靈巖寺曰龍鼻水曰靈峯洞曰淨名曰東礪曰
梅雨巖曰石門潭曰石梁洞圖凡十詩凡若干篇
余觀元李孝光袁采游歷茲山具有圖記而近世
陸文裕公言之尤備然山之佳絕處往往深阻曩

絕非冥搜者不盡得之古人言繫絆芒屨行一月
彷彿見得皮膚耳况托之豪楮間而可以罄其美
哉今圖經雖畧而能撮其勝會令夙覽者可以討
論其奇臥遊者可以想像其處亦一快也嘗聞潘
柱史有言鴈山有峭拔有空洞有雄渾渾淵澄峭拔
者如介空洞者如通雄渾淵澄者如旁行不流意
謂非其人不足以當之斯又出丹青題詠之外矣
山人世以德學名余知不愧斯語也輒并及之

題嘉善寺蒼雲崖修葺疏

嘉善寺

五

南都山水聞天下而城東北爲最玄武湖幕府山
梅花水燕子磯相綺錯而以巖石勝者嘉善寺之
蒼雲崖爲最諸石森列奇勢迭出或盤坳突怒如
靈丘或端巖挺立如正士或纒而潤如珪璧或廉
而劇如劍戟或蹲如恠獸或削如橫几至其攢簇
而輻輳深靜而窈窕行之而臨下如谷壁之而關
天於隙晴雨異狀烟緞弄色雖非閭閻之觀而百
仞一拳千里一瞬達者有真賞焉第閣當巖腰石
障其半且頽墮不支久矣往姚郡伯叙卿嘗曰此

一移置之庶閣之類可支石之勝盡出而卒不果
今歲新安張君康叔同謝君少濂洪君禮卿王君
曰常遊而樂焉與郡伯君語懸合乃謀於余約名
勝士相與醵錢撤而更之夫昔之嗜石者如唐之
平泉宋之艮嶽非不鉤深致遠賦魂爭奇然輦嶮
巖凌險阻歷歲月疲功力可致以來亦可徙而去
未幾委棄道路淪落草莽徒以增今昔廢興之嘆
孰若茲崖一丘一壑坐而得之使問禪者可憩攬
勝者忘歸致足樂也諸君子必有離世樂道能成

讀書錄卷九

六一

斯志者汪君仲嘉余友也其亦以是語之

題永慶客問

此編乃禿翁尋常情狀被余常吉吳得常兩人等
閑拈出便如傳燈數則公案蓋非禿翁不能道非
兩人亦不能述也得常難髮遠遊未幾而歿禿翁
亦以壬寅化去獨常吉在耳回憶疇昔不任惘惘
惟常吉其益勉旃令此意火傳無盡則續佛慧命
者在常吉一身雖謂禿翁爲不死可也

題曲江集

劉夢得集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
致裁冀無似終爲餒魂近世筆疇諸小說皆因之

不致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
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
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
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
及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
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司倉參軍敦慶
子景能景能子涓嶺南觀察衙推弟耶湖南鹽鐵
判官涓子浩仁化令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
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非竊語耶
一時浮言聞之不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
當爲不少

書畫瓊錄

甲辰初夏對芍藥花細雨闌珊賓客稀至讀此編
點定數十百字惜無善本一正之然祇近刻稗編
中本不啻霄壤矣芸叟爲人大略具棄少蘊巖下
放言可敬也

書品茶要錄

嘗於殘楮中得品茶要錄愛其議論後借閣本東坡外集讀之有此書題跋乃知嘗為高流所賞識幸余見之偶同也獨傳寫失真謬舛過半合五本枝之乃稍審諦如此因書一過并附東坡語於後世必有賞音如吾兩人者

書香奩集

香奩集綺靡而乏風骨視開元大曆之風遠矣昭

宗末年朱溫篡形已就此時韓偓在翰林蘇檢苦

卷九

八

欲推轂入相偓曰公不能有所為今事勢至此乃欲以相淹耶昭宗累欲相渥渥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其志節如此韓熙載不欲為江南相而以聲色自淹偓之為醜辭豈其方與抑賦梅花者與鐵心石腸自不相礙與世鮮此集偶得寫本命侍史錄一通而書此於首令攬者知其人焉

書愧鄰錄

士大夫學問以國朝制度典章為第一近世宋文憲之外鄭端簡雷司空皆其人也後生學文徒獵古人唾餘以相賁飾而實用微矣岳亦齋所著述余及見其三程史金陀粹編愧鄰錄是也愧鄰錄於國之典制名數蓋三致意焉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學者得此意攷古通今不至虛用其力其可免於面墻也夫

書蜀檣机

蜀檣机十卷宋張唐英著雖偏部短記事蹟微淺

卷九

九

而亦有可以廣見聞備鑒戒者但錄自吏人譌舛十有四五歸田多暇輒為審定蓋以三本互證乃稍諦當如此子孫其存之

題養生諦言

道家凡數等清淨無為如老關莊列者一也飛昇冲舉如劉向列仙傳所述一也存想服食卻疾延年又其一也世人或混為一塗而方士之言又多其名目適增後學之岐路新安汪子正予少苦篤疾遇異人授以禁方不假外索而抽添烹煉立奏

奇功慨然冀世之共躋於仁壽也乃撥去龍虎銚
汞諸假名而直截示之非仁者之用心不能夫學
大道者無意學養生者有靜中之意毫釐有差鮮
不爲患必輕重浮沉虛實老嫩審而消息之斯水
火均平而疾可祛丹可結蓋悟真謂之有作豈能
無失也關尹子言人去識則精神魂魄意五者皆
廢五者廢而陰陽五行自不得以圍之噫非出世
奇男子安能與於此哉

書謙司直所藏名賢墨蹟後

清國集卷九

詞林故華貴國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後獨以一
甲進士若庶吉士克之他有與者輒擯不相容而
其途狹矣嘉靖初永嘉貴溪受上異知所遴士
不主故常謙公與槐絲御史改春坊司直至今指
摘禁如余亦不能明也頃其家出所藏交游尺牘
獨鄒東廓程松溪趙大州唐荆川羅念菴五六公
皆名碩也手書款密非肺腑交不及此噫諸公豈
世之汎交苟相悅者哉非數公不能知司直非司
直不能以友數公余乃知流俗相詆皆承媚疾者

之誤非實錄也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
爲論公左券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屢常滿戶外
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
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
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無
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肝江而其風尚迥絕如此
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爾則信向靡

清國集卷九

從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爾則情塵不盡天
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今兩人
往矣常吉輩既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屬余題
其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見諸君信
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者出於其
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
全寂寥也

題問馬集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長

洲人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瑞公之子由翰吉
謫邯鄲馬曹著此書蓋以自托也語甚雅馴可觀
古有相馬經辨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穎
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補圉
人太僕之闕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遇而相駑
馬者富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題諸王帖

王氏自過江以來六朝史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古
今所未有也此卷自二王外擅臨池之美者十有
九人嗚呼盛矣然吾不甚願子孫效之唯得篤厚
謙和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卽手如懸椎亦不
恨也

書吳德基千字帖

德基爲人見宋景濂傳世絕不知其能書近趙學
士刻而傳之以此本遺予觀其姿態絕類文待詔
書然文一意取妍此則筆中有鋒愈玩愈佳文不
如也文書名滿世德基埋沒者且二百年而始傳
其傳也又以目中無珠之趙叟此又未可理推也

已

題李龍眠星官圖

古作畫人物第一谿山次之花卉禽鳥爲下蓋聖
賢仙佛使人因敬而得悟非苟然也唐以後獨龍
眠不失此意宋祥符以來尚道家者言此卷蓋當
時應制爲之精緻中韻致具存故是合作用卿其
寶之

題宋人傳燈圖

昔人多畫古聖賢圖蹟謂文弗盡經緯不能形容
乃托之於畫其用意遠矣參禪者必當攷其源委
此卷咫尺中諸祖傳燈大意已自瞭然善巧方便
之顯度生利世之範可一寓目而得之自是熏修
之一助微獨以畫重也

書洛陽伽藍記後

舊藏伽藍記寫本五卷書主伽藍而於時事無不
貫穿馳騁是水經體例其人雖酷信梵學多舉諸
怪奇詭以相夸詡知其於實際惜如也新安吳氏
以刻之逸史中初本遂不見還刻本通未校讐訛

外至不可讀頃得宋本躬爲刊定如此古書爲後人所亂類此者不少僕近刻九經刊誤陶靖節集壹據宋本正之實稅林之一快何時併傳是本與好事者共之耶庚戌夏五月憑虛閣看雨待客不至書此

書方林宗墨

新安以墨著作者率盡其技以自名最者三數人置之常和潘谷間不復可辨林宗起與之方駕而不啻過之豈廷珪承晏之遺法猶有存者邪東坡言墨光而不黑固爲弃物若黑而不光又乏神采觀林宗所製豐肌膩理燁然如漆適合坡公之論紹聖李伯揚墨譜論古之作者甚備余欲廣而傳之當獲麟於林宗矣

題吳儀部陽羨谿山圖

東坡自嘉祐登第卽與同年蔣之奇有終老陽羨之約後入荆溪自云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非山川勝絕何致名流欣賞如此微如儀部出示善權東溪二圖一則雄深峭拔一則清遠秀潤覽之

姿態橫生可以想見二溪之勝恨不卽置身於銅官水榭間也買園種橘尋蘇蔣舊事殊不爲難異日當與微如成之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曩在都下見唐人臨摹黃庭樂毅十七帖十數種不惟風骨神采蓋人人殊至字形小大肥瘠於原本亦自矍絕乃知古人得於化牡驪黃之外政不拘拘也譬之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見者驚謂復生豈必改易形貌而爲之亦得其意度而已山陰王君應遶撫蘭亭於石存其家舊事觀者以余言求之則知善學柳下者無如魯男子矣

題幽明錄

劉宋臨川王義慶著書有世說八卷宣驗錄十三卷幽明錄二十卷世說業盛行於時近友人取余家藏幽明錄刻之錄中類言神怪觀者嘗竄疑於其間余以爲其原有三王景文言得左史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一也人情喜新異而薄故常二也善惡感應爲流俗之勸戒足以輔王教

不及三也士大夫之退休以資談柄而備閑居之覽或不無取於斯焉况六朝遺書僅存者相與廣之亦好古君子所不廢也

題稽神錄

稽神錄六卷拾遺一卷南唐徐散騎鼎臣所撰也鼎臣以忠義博雅名一時隨後主歸宋不以希合而薄舊君之誼蓋志有足悲者其為此書豈以排悶釋滯而故托於無町畦之言邪世徒以鼎臣端亮不當為語怪之事往往疑之謂皆賓客不能自通者說言求合而鼎臣誤采於篇此揣摩之言非實錄也馬端臨通考云原作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又言自乙未至乙卯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今卷中凡百九十三事則端臨未見其全書故耳余舊藏宋本恐其久而泯泯語同好者傳之

書企鳴稿

有客過余貌古而語樸非塵中人問之知為東陽陳汝器也出其詩賦百數十篇曰企鳴稿者雅澹纖穠參錯間出流易而不乖於體恣肆而不失其

正譬之泰豆之御自得於中外合馬志雖兩駢如舞自應節會蓋矩矱森如而跌蕩軼羣之氣未嘗不蔚然於豪楮間也汝器邁性為心煙霞成性非世罔所能羈絡故語氣洒洒非食烟火人所可到少讀鹿皮子詩清峭簡遠負拔俗之韻意甚愛之宋景濂稱其沈酣道經心契指要謂片言可盡也而亦系籍東陽汝器豈其苗裔耶審余則汝器家學更有在詩賦外者惜余衰未能盡扣之也漫書此而歸之

書黃庭內景經後

黃庭內景經舊黃素書或以為右軍跡非也晉書言右軍寫五千言遺山陰道士則黃庭尚在可疑況因黃庭又及內景經乎唐人臨倣率用黃素據此以証是滿世界皆右軍矣董玄宰欲援陶秀實趙吳興二跋定為楊義山書亦屬臆決余觀宣和書譜明載道士梁元一寫太上內景經見藏御府且言元一效鍾王楷法其法嚴其氣逸其格清嚴如秉簡而立呈壇逸如馭風而揮八極清如秋宵

之飲沈湮推許良亦不薄今遺跡大畧近之何必如骨董家盡歸之右軍以眩聾瞽耶

題任彥升訪阮孝緒圖

畫家首人物山水花鳥次之以人物寓意於法誠非餘畫比也此卷傳爲任彥升訪阮孝緒圖史言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樹木環之彥升偕其兄訪之望而不敢造歎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欽服之至矣孝緒自嬰年能讓遺財百萬於姊氏隨父之湘州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平生砥節如此其爲名流所景仰不虛耳畫不著作者姓名余觀唐宋工於筆法至元人獨以韻勝而前人筆意盡矣獨子昂不失吳道子李龍眠遺意此卷精緻簡遠當出子昂無疑尚俟識者定之

書趙松雪秋興賦

昔人言有字學不可無性有字性復不可無學吳興功力篤摯爲書家指南其不可及處正在韻勝耳大氏下筆無一點塵氣而古書法無不懸合此胸次使之然也世人效之多肉而少骨力至貽墨

豬之謂觀此賦道美俊逸而中藏鋒鏑凜然與秋色爭高儼無此胸次雖盡力臨摹豈能及哉以此論之非獨評趙庶幾畫古今書同一關紐耳朱民部出此示余乃大父一溪公所世寶者子孫其善有之

題沈啓南秋江待渡圖

啓南秋江待渡圖朱民部所藏自其大父一溪公而來不啻百餘歲矣啓南畫於北苑巨然諸名家無不撮其勝而奄有之此卷落墨皴點氣韻生動觀其懸崖斷岸江流逶迤橋約參差雲烟變滅無一筆不自古人而以胸中一片天機發之如身坐扁舟出沒於巒容川色中令人應接不暇眞明興第一手也昔人得先世一畫扇輒緘藏之時出爲感恩之助民部以此索題意亦猶此非獨楮墨之玩而已

書楊晉庵先生山居功課

聖賢之有言豈得已哉得於已而冀人共得之行於已而冀人共行之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譬之豹

澤於南山之霧而其文卒爲國器者不可揜故也
後世道之不足而有意於文組織綺麗張虛駕誕
非徒無益將有簞鼓人心而助之亂者上下古今
相習爲之而莫指其非良可嘆已余友晉庵楊先
生心游聖真學窺理奧曩者影綴梧省抗疏 楓
陛不一二而足是時權姦斂跡忠良伸氣跂足太
平者就不屬望於先生未幾爲時宰所螫卷懷而
退乃以其所蘊公之鄉人如義學社倉助婚平糶
以至修學築堤無不曲爲之所而敬老興學爲作
人善俗計者尤拳拳焉見於山居功課者累千百
言大氏余之所謂得於已而冀人共得之行於已
而冀人共行之其游言枝詞把翫一時者皆絕不
爲然而敦龐秀杰之氣亦自有不可揜者信乎爲
有德之言非虛車比也昔孔子以言行之枝葉爲
世理亂之候先生當華繁實寡之時獨能言必以
道如谷之療饑藥之起疾鑿鑿乎無高虛凌獵之
敝然則反樸還醇爲世道賴者終屬之先生奚疑
余故表而出之爲讀是集者告焉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游

柳柳州謝康樂雅好山水故其登涉之語締構妙
絕窮情極態識者謂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把之
不得余友黃君貞父寔似之讀其南遊詩記長於
摹寫不離本色其體物也如雪舞巖林隨形宛轉
無象不得其摘詞也如春在郊原氣色照映絳繪
奔赴蓋其情景靜默意與境合卽巖巒谿谷之間
悠然會心有人外之致非偶然也君旣負絕人之
才復饒濟勝之具冥摅遠詣得之真際自應罕儔
卽與柳州康樂相方駕奚不可者或言盧遨向長
皆枯槁之流背羣絕類恣其遊歷君方敷歷中朝
爲世所倚而故意泉石之表抒寫烟霞之趣無亦
異乎余謂不然昔謝公出處之間忘懷任運雖其
經營大業不廢運籌而觀者識其檢鼻顧眎皆寢
處山澤間儀古之偉人類不可以跡求也如此是
編詎足槩吾貞父然跡其纂造觀於風調亦足以
滌其煩襟矣

題錦研齋集

錦研齋集友人鄭愚公所爲詩也君系出建武弭
節金陵采江山之後勢歷豐鎬之形勝觀其巖嶂
重複川流灌注青溪九曲紆回而不返丹崖千尺
嵯峨而橫立斯亦攬結之名區品題之絕境已君
伏軾而遊搖筆成詠紅英雜沓對疎雨以留春黃
鳥間關結流音而將夕抑或名寮聯轡益友班荆
撫金石而論心聞驪駒而執手於是詠歎不足則
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詩作焉據其匠思幽妙振
言清遠弔古興懷則有感而無憤晤言因寄則雖
適而不流卽符采驚人鏗鏘滿旺而緣情綺靡一
言可以蔽之昔以唐人選唐詩者不啻數家唯才
調集稱焉爲其一本才情盡鏟支蔓成一家之言
致足術也取君之作雜是集中不復可辨竊謂世
之秀氣鍾於雋人其色舞於須眉其聲動爲比興
天之所與若或相之以彼染夏而爲羽猷刻玉而
象楮葉縱有似焉相去遠矣余愛君材美輒倡同
志叙而傳之若君之爲人以蓄神挫銳爲宗應機
靈照爲用淵矣矧矣乃其英辭逸響琅琅然戛雲

璇而凌倒景殆不足爲君多也

書凝香劑墨

梁供備使張遇以墨名家所製爲螭龍鱗鳳悉具
背書張遇麝香四字其墨香徹肌膚所至盡而
餘馥不散其異如此卽廷邦墨有以四和名者意
亦取此也汪君深源製墨甚精奇芬鬱然李太白
詩云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余因以凝香劑目
之君墨出灰池中而旬月耳而已能如此日久膠
定與李廷邦張遇何異乃書此示觀者令知其非
凡墨比也

書烏玉玦墨

徐鼎臣云幼有李超墨長幾及尺細方如筋與弟
楚金共用之日書五千字十年乃盡邊際有刃可
以截紙非至堅且精何以及此李有藏墨訣曰贈
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余得汪君善墨以烏玉玦名之蓋置汪於廷邦父
子間也君尚益精其技勿俾古人得專美也哉

題寄心集



ZW 21181000824901

蒙莊有言詩以道性情蓋以洞達性靈而勸諭箴
 砭以壹歸於正卽其懇款切至要必和平溫厚婉
 委而有餘情故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也後世詩
 興性離波委雲屬祇以爲流連之資而六稅之義
 微杜子美力挽其衰閔事憂時動關國體世推詩
 人之冠見良非虛語樂天雖晚出而諷諭諸篇直
 與之相上下非近代詞人比也一齋陳子通五經
 尤長於詩易觀其伏羲圖贊毛詩古音槩可見已
 其爲詩無非風人之遺意言非有爲不發於筆端
 砭季代之膏肓而起流俗之廢疾蓋三致意焉其
 溫厚爾雅動物感時而無所容懟此與子美樂天
 何異讀者以此求之庶可脫近習而還三百之舊
 觀若與時輩同類而共觀之非所以論一齋子矣

題尚書疏衍

尚書疏衍吾友陳君季立所著也季立平生注意
 經術易圖詩韻業有成書矣此編又探四代之精
 微衷羣儒之論議指陳得失如別蒼素真後學之
 津筏先聖之功人已君以讀經覽勝爲日課行年

七十有二矣頃遊華嶽終南而還此編乃出昔嚴
 君平有言州有九遊其八經有五涉其四君旁通
 五經而履齒所歷遍於諸嶽其意駸駸未已也夫
 挾其有餘之才以驚於無涯之知必極所如往而
 後止則將安所稅駕哉自今駸影金陵忘懷息照
 與余共游於無何有之鄉余之幸也君其有以許
 我也夫